

後漢書集解













王先謙撰

後漢



解

中華書局影印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宋宣

城

太

守范

王先謙集解

唐章

懷

太

子賢

注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

集解漢書曰郡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族好請託

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貲貲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憚忌多謂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目下類多拱默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

容多後福王之言善惡不相掩記焉與眾人和同也

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記焉與眾人和同也

論不掩瑕也前書在方進傳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

云容容隨服上下也

伏見議郎左雄敬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尼官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

周公諫成王之風

之類也宜提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

此官典機密也胡注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

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長史數易去就雄費難因

官本陳下有字是臣問柔遠和邇莫大盛人盛人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臣舉陶對高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

懷之尚書舉陶漢之詞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上舉陶對高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

不屬袁紀作昔三代垂統建侯伯云云詞義為顯蓋范史刪

截有誤也雄此奏袁紀在陽嘉元年而傳置承建三年之前

用和穆禮讓臣與故詩云有渰淒淒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逌及我

私詩小雅曰淒淒雲也淒淒雲與雨祁祁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

也是與雨而後人據毛改之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

王曰不自為

用三家詩而後人據毛改之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

王曰不自為

政卒勞衰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謂衰頹也色美也七子皆衰頹之親黨謂皇甫嵩為卿士仲允為

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

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

則流反橘音記禹反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用毛氏說鄭康成則

則衰頹非一人此疏上言幽厲昏亂下言衰頹用權則亦與鄭說

同魯詩豳作問尚書中候作刻問刻豳文異實同蓋其女族姓非

肩目以不藏兩漢經師皆主此說故康成從之先謙曰注屬王官

木作幽王是改幽為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

立郡縣等謂諸侯也五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

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窶窶其士封豕其人也集解沈欽韓曰雄賦

災獄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綱苛救微悅呂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

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自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其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呂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集解王補曰袁紀作民知不久則輒

呂聖書勉勵增秩賜金或傳至閭內侯公卿缺則呂次用之是呂

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

興之功至因以紀年五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

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集解先謙曰

也注亦訓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集解

為權宜官本辦作呂理已安民為劣弱呂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

辨辦通作呂理已安民為劣弱呂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

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警稅之如豺虎國語曰

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因

令尹如俄獸豺虎焉始必亡者也集解劉敞曰注畜貨聚焉歸

語作緊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繼也與同疾疾集解通鑑胡

馬此誤集解通鑑胡

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集解通鑑胡

以是觀政也流欽韓曰言監司按部也責成於期月謂一歲也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毀也或因罪而引

高或色斯曰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自棄官以爲高言觀前人之顏色也集解通鑑胡注因有罪先

崔陵傳哲人君子集解通鑑胡注

暑色斯固碑從雅意也斯自得彰彰田君碑色斯去官州

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日蓋漢魏人用歇後語多如此

宰不覆集解通鑑胡

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集解通鑑胡

棟曰斯謂斯賤也易曰斯其所取災俗作斯周車馬衣服一出於

壽昌曰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後釋文本作斯車馬衣服一出於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集解通鑑胡注曰特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

學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自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冒爲守相

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集解

先謙曰漢世祿吏往往恐劾奏輒自引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去見陳蕃范滂等傳故請限去官之令

錮之終身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

邊郡曰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

反寬其負算負欠也口錢也儒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

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

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

通鑑胡注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惠棟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

日袁宏紀云帝感其言復無故去官之禁

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

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守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

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

水集解通鑑胡

司冀與此所稱同而釋州國篇云司冀司冀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冀校尉

州之稱然當時司冀則稱司冀校尉司冀校尉領州事故皆出司

治義陽郡乃得晉司冀州之地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而尚沿司冀舊名尤無當矣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天鏡經曰魏書名尤無當矣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惠棟曰經籍志有平鏡地鏡日月鏡四鏡各一卷又上疏言宜

密爲備曰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

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

僕射郭虔共上疏曰爲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

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

賞集解通鑑胡

武故事本有是科而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

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

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

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

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法文吏

課牒奏集解通鑑胡

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向書密教之惠棟曰案制之端門

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向書密教之惠棟曰案制之端門

試之也詳練其虛實曰觀異能曰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

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

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遷
與那都尉也集解惠棟曰淑官至度遠將軍見徐珍傳先謙曰官
本伯達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
拘年齒帝紀是故本郡百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
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目對乃謹卻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故集解沈欽韓曰案廣以被劾心恨
此傳以定其唯汝南陳蕃穎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選清平多得其人集
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時稱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
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
二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集解沈
北堂書鈔東觀記陽嘉三年汝南童子謝康河南趙建初帝廢爲
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初帝廢爲
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召娥前有謀遂

後漢書六十一 五

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義邑侯雄上封事
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
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
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
郡國三 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集解通鑑胡注陰
地震 又有日食之變
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
稟貸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曰求天意
曰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曰忠正得罪讒諛
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
所甚欲是曰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
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
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集解通鑑胡注漢
故事皆尙書主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

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議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
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曰其無
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躬
蹈約儉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寵遠
本操失其常願臣愚曰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
也百姓深憐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集解通鑑胡注
懼時世復有此類恍惚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
前議歲百千萬給奉阿母集解通鑑胡注蓋雄先
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
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
野王君漢陽地震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
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曾言封爵至重
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
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
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選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
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集解通鑑胡注促
九卿位亞三事集解通鑑胡注東
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勳有庠
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
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撫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
每有章表奏議臺閣曰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尙書
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曰爲將
帥而直營坐臧受罪舉曰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
又與直善今宣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
厥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厥子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

後漢書六十一 六

韓厥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厥子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

我矣吾舉賦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集解沈欽韓曰袁宏初

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舉直道當坐罪滅死又無武猛驗舉勃

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

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

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

短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有晏子之風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

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集解錢大昕曰辟司徒李邵府

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爲間太后與帝

無母子恩宜徒別館絕朝見集解沈欽韓曰禪乃閹氏故吏既免

帝母子何其羣臣議者咸曰爲宜舉謂邵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

莊公誓之黃泉集解先謙曰官本少莊公二字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

顧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

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爲類谷封人曰若掘地

及泉幽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

焦事解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

上將何曰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

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臣厭天心已答人望邵即上疏陳之明

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目安後長樂少府朱伉音丑反

邵爲司徒舉猶爲吏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時孫程等坐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敕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

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延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

也集解惠棟曰伐柯詩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云朝

廷斥成王孫範云漢魏稱人生主或云國家或云朝廷古今同也

雖韓彭吳賈之功何已加諸漢書彭越吳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

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讖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俟曰今詔怒

集解何焯曰詔怒下疑有脫文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何求祿

位雖全必陷後邪之讖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

請從此辭偃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平丘縣屬

府封丘縣東四十里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

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九十四

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引張翥漢記云尚書郭虔應賀

虞作度未知孰是欲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上之書謂所舉稍遷并

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反曰晉文

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

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

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集解惠士奇曰

荷養生百木是木也木盛于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

之氣養生百木是木也木盛于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

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

冬去火曰爲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夫文成

火爲威故爲之禁焚者謂并州舊俗遂禁焚燒每冬中輒一月

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懷含開塞各

有龍忌好覽七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不

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地之禁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忌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名曰寒食蓋

清明前一節也然則僅斷火一日之斷火煮醢而食之名曰寒食蓋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作飲食祀神

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集解惠棟曰

五之邑德爲善食自餘禁斷癸辛雜錄上之禁猶如此至其亡月咸言

日作乾粥是今之糗糧俗元聖六十二後魏太和二十五年詔介

山之邑德爲善食自餘禁斷癸辛雜錄上之禁猶如此至其亡月咸言

喪亂以來猶三日自餘禁斷癸辛雜錄上之禁猶如此至其亡月咸言

於唐雖宮禁亦不然燭沈佺期詩所謂普天皆滅之禁猶如此至其亡月咸言

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

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曰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

損民命非賢者之意曰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

欽韓曰桓譚何知有周舉唐經籍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

志並有華譚新論十卷蓋因彼而誤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

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

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

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肅祀河神名山

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已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

統謂之三統風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

事見白虎通而行之也頃年來旱災屢應稼穡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

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改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微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

有所諱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陽為

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又曰變復之家

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蠹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變復之家

法當見緯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

萬物萬物之中人為貴故聖人養之君臣之曰化官本臣

是成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也之曰仁

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

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

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

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

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冒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

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終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殷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成湯遭災曰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

七年洛川竭使人持足鼎祀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後大旱

邪苞其行邪義夫昌邪宮室榮邪女禍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

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集解惠棟曰案皆曰精誠轉禍為

福自枯旱自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集解通鑑胡注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普齊有大旱景

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呂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

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質猶緣木求魚御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

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

無異御行而求遠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

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

徒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

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豈災猾夏寇賊

奸究則責之司馬溝瀆穢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

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也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胡世僕射黃瓊問曰得

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

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

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音彼然公卿大臣數有直

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

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崎以陽

免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

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矣集解先謙曰矣昔周公攝

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

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

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曰王禮故數有

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

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鄉侯本

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

傳曰短折曰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

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今北鄉侯

無它功德曰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集解惠棟曰何休春

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號以王禮葬春秋何義也答曰春秋未

災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其說與舉合

胥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

從之向字河伯河南郡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楚國先賢傳黃尚為司隸校尉奏恩白即周

壽昌曰水經河水注曰縣漢封侯極忠為侯縣南有黃尚關即司

徒黃尚尚益極忠之後即屬南郡故為南郡人先諱曰官本無上

此衍少恩顯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

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譙于

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瘴疠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

白洗濯祓除為大祭也集解顧炎武曰李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

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為巳亦此意也惠士奇曰

注當當作浴沈欽韓曰玉燭寶典正月元日至月晦人並為祓食

度水土女悉湔裳濯酒於水濱以為度厄不獨三月上巳也宋書

禮志云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

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

之類無用支者見周密癸辛雜識

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離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掩涕蔡文曰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離露歌曰離上露何易晞晞明朝還復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集解李良表曰按古今注露上有朝字以七

字為太僕張神時亦在焉會還曰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

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商至秋與薨商疾篤帝親臨幸

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中正

可重任也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由是拜舉諫

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曰變青舉對曰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

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稽恒賜若

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

無曰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宗大姦巨時禽討其後

相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集解洪亮吉曰案巴傳由議郎守

書蓋由巴後所除官言之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

續漢書作甄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

史二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呂下便輒收舉集解通

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

墨綬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上時掌反惠棟曰案漢法

呂步舒治淮南獄斷斷于外不請也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

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

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

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

諫議大夫呂勃曰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

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

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

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

二公之位親盡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故通言先公也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初三年卒朝廷召舉清公

亮直方欲召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

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曰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

見誅翁歸蒙述所召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

子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

文乎諡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

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封帝賜爵故曰蒙述也集解劉攽

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伯夷史忠跡隨

管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

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懸悼良為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其令將

大夫呂下到襄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呂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細音

總字巨勝少尚玄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呂父任為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召變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

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呂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

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集解惠棟曰蔡邕周曰勝神云

從風世之雄才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顯貴者蓋亦多矣

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窺身慕老

聘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

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蔡邕呂為知命

集解惠棟曰見後漢書六十一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弓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集解

曰蔣景云於是瓊至綸氏稱疾不進也

下疑脫與字瓊至綸氏稱疾不進也集解惠棟曰

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春秋鄭綸氏邑漢置綸氏縣後魏改穎陽

縣元和志隋改縣西南春秋鄭綸氏邑漢置綸氏縣後魏改穎陽

嵩陽故注云然有司劾不敬詔下縣曰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

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召書逆遣之曰聞已度伊洛

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

以名焉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

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集解先謙曰揚雄法言云或問李仲元

何如人揚子云不夷不惠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

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曉曉

者易缺敝敝者易汙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

反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和者不過數

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徵國中屬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屬和者不過數

寡人引商刻角難以流徵國中屬和者不過數人

春字而較之故不用流徵國中屬和者不過數人

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引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

望深聲名太盛乎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

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

人在喪難免遊其庭雪霜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闥問定已

絕後妻于皆臥在牀令遺孫以乾櫛就還之定乃受半顧奉兄張

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讓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

職達練官曹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

通鑑胡注莫能抗也言明君尚書諸曹事也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

除之不足除者一卦即置積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

日蒙氣之說詳棟所撰九經古義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

石室案河洛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

初災異與永建已後說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

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

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集解惠棟曰虞預

氏純儒學有重名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

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純事具見

李固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伏見處士巴郡黃錯

傳注案華陽國志有隱士黃錯漢陽任棠集解惠棟曰皇清

爲巴郡太守王堂所舉後至大位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

參傳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集解先謙曰官本志作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

徵錯等三年大旱境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曰六事自讓躬節儉

閉女謁放讓侯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

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繼女謁放下讓

後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寡

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請以身塞無狀也集

解劉放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字先謙曰官本頭作儉是

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順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曰易

民聽向方御府息除煩費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曰好

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曰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尙積多致死

亡亦足目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

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

位曰後不行藉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

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躬廟之禮親藉田之

勅曰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曰爲大譏卒

有美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

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辰正日月底于

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

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畝班三之成庶音扶發反窺見陛下遵稽古

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愆不亂不敢怠遑書

聚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履動聖躬曰爲親耕之

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

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日來仍

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迎春東郊既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曰逆和氣曰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

不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風者八卦之氣

生之策解先謙曰官本少五經二字末之作也是易曰君子自強

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書奏帝從之頃之還尙書令

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

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

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尙書張盛奏除此科集解惠棟曰

子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曰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

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曰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

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召上會議其禮

集解通鑑胡注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中

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廷惠棟曰案胡說非周禮稱人職鄭元

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

以下朝之存者歟內朝諸門外之朝也又朝上注曰今司徒府中

朝會殿殿漢志曰詔羣臣會司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證也特

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

德其制度賁賞曰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傳頌曰王曰

仲侯於魯厥爾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集解劉放曰正文以宜周公

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允欽韓曰袁紀無以字更順胡注此

補曰觀此議則胡黃優劣懸殊蔡邕贊曰我黃我胡純瓊獨

建議曰冀前曰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

也事亦見孔
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永昔
爲沛令素事
梁冀幸其威
執坐事當罪

越拜令職見
冀將衰乃陽
毀示思遂因
姦計亦取封
侯集解沈欽

下邪高遷鄉
侯一就又黃
門協邪集解惠棟曰羣輩相黨自冀與

盛腹背相親
朝夕圖謀共
構姦軌臨冀
當誅無可設
巧復記其惡

言要爵賞陛
下不加清徵
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徵當作徵惠

云徵清也左
傳襄二十七
年云以徵過
也杜預曰徵

徵本出楚詞
君含怒以待
臣今不徵也
然不徵胡注

引審別真偽
復與忠臣並
時顯封集解惠棟曰案袁宏使朱紫共

色粉墨雜蹂
所謂抵金玉
於沙礫集解抵投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

之莫不憤歎
昔曾子大孝
慈母投杼解
見冠伯奇至

說苑曰王國
子前母子伯
奇後母子伯
封後母欲其

說王曰伯奇
好妾王不信
其母曰令伯
奇於後園妾

過伯奇邊曰
蜂螫我伯奇
就衣中取蜂
殺之王遂見

王國未詳官
本考證曰劉
注子字諸本
皆誤作事夫

高而不可升
相抑集解王補曰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

頑爲世荷國
恩身輕位重
勤不補過然
懼於承歿負

垂絕之日陳
不諱之言庶
有萬分無恨
三泉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生萬物天

名者取其深
之極也其年
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生萬物天

有黃瓊墓時
年七十九贈
車騎將軍諡
曰忠侯集解惠棟曰袁

孫琬
琬字子琰集解惠棟曰文選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

太守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云少失父母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

京師不見而
瓊曰朕聞太
后詔問所食
多少瓊思其

避孝元帝諱
改姓曰盛世
濟其美以迄
瓊遺琬侯問

賊事副府集解琬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

琬奉手對曰
蠻夷猾夏責
在司空集解惠棟曰袁宏借以諷允也

因拂衣辭去
允甚奇之稍
遷五官中郎

敬待數與議
事舊制光祿
舉三署郎曰

茂才四行集解久次謂入居官次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三署

官署也左右
署有行應四
科者歲舉茂

四行注見吳
祐傳時權富
子弟多曰人

窮退見遺京
師爲之謠曰
欲得不能光

同心顯用志
士平原劉醇
河東朱山蜀

參各獨士女
目錄有股知
孫蜀人爲柳

爲權富郎所
見中傷事下
御史中丞王

潘琬不舉其
事而左右復
陷呂朋黨暢

議俱禁錮琬
字子榮彭城
人後陳蕃被

議郎遷尙書
在朝有鯁直
臣節集解先謙曰臣

相集解錢大昕曰漢制諸侯王國稱臣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

曰法度自整
家人莫見瑳
容焉琬被廢

尉楊賜上書
薦琬有撥亂
之才由是拜

侍中中平初
出爲右扶風
徵拜將作大

爲州郡琬由
是奏太尉樊
陵司徒許都

無匡救之益
必有覆公折
足之患宜皆

可謂不察又
爲豫州牧時
寇賊陸梁州

秀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虛受堂

室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終

後漢書六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一校補

左雄傳稍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至長食乾楠書鈔及御覽

補均作飯

臣聞柔遠和邇錢大昭曰閣本下有之字

職斯祿薄集解惠棟曰至釋文本作斯字即銘韓曰王伯厚云此斯

斯又左傳執紼曰使臣斯司馬斯亦作此字解今案鄭元傳去本即讀斯為斯固無庸別為之說

追配文事與之軌注故亦云中興官本注未

自是選代交互錢大昭曰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令長月易令誤今錢大昭曰今當作

孔子曰四十不惑官本四十下有而字

諸生試家法注故稱家法官本注文吏課廣奏沈欽韓曰廣奏已

物原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周經疑左雄又加廣奏果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誥

臺郎疑而詰之錢大昭曰謂於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至

當據此以定其先後次第案胡廣在尚書十有餘年典機事亦

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未嘗復為尚書廣傳叙次甚明惟延熹二年廣坐罪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據碑拜太

中大夫後曾為尚書令太僕乃為太常但事在桓帝末年雄前卒久矣是廣駁雄察舉之議本在前為尚書時出守濟陰舉吏

仍不用雄議乃怖終耳非挾恨也且廣駁雄議駁之於初建議之時也豈有科令已布察舉已行廣既據謬舉獲咎猶能追駁

之故沈乃謂當據雄傳以改廣傳次第是好為紛更也
迄于永熹案永熹即質帝之永嘉亦即史繩祖學廣佔畢記據邛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集解沈欽韓曰至年十三柳從辰曰今書鈔
年十三與沈見本書鈔同疑三是寫譌雄並奏拜童子郎案魏
馬朗年十二試經為童子郎蓋已沿為故事

周舉傳字宣光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二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

之子錢大昭曰舉地已書于防傳黃瓊地已書文苑黃香傳李

為傳原不礙各書地前李師傳鄭泰地已書鄭眾傳可省案既別

氏亦第云可省

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集解沈欽韓曰淮南

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案高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御覽七

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至今人不得寒食柳從辰曰令見御覽

案沈引御覽其文脫誤不完據初學記四引魏武帝明罰令曰

子推曰北方近寒之地老主歲時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一月奉

得寒食若犯者家長牛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奉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注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官本注未有也字侯康曰藝文類聚三引桓譚新論云太原

故也今案據類聚所引新論止記太原民俗有不敢犯為介子推

發沈欽韓謂桓譚何知有周舉直係誤會矣惟此初不食為五日

與傳言一月寒食者又不合先賢傳則云并州以介子推焚死

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者又此風漢末猶存故史但言懷兼及之

康又曰據魏武明罰令是此風漢末猶存故史但言懷兼及之

通謂冬至後百四日此乃不寒食也徐陵報尹義尚書云以此

日為寒食節之驗過此乃不寒食也徐陵報尹義尚書云以此

之多少必當分別觀之夫冬至後百有五日正逢次年清明當

他若止於冬至日始禁火一月則又適逢大寒命名寒食亦

唐起北方當緣俗相承歷世莫變遂存其名為寒食節禁火三日

廷率天下此風乃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章懷注謂懼

火之盛故為之禁火因忌火而忌木並忌木氣之復蘇也其說

自當有所本至云龍星春見東方此

特就龍星釋之並非誤為春禁

五品不訓注訓即遜亦遜之義

變復之徵集解惠棟曰至案變復之法當見緯書今不傳沈銘

易變而為一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

乾坤定矣錢大昭曰定矣

少歷顯位案尚為大司農時營救李固

祿不序德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府藏空匱有

呂勃議是也柳從辰曰袁紀此

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侯康曰蔡邕周巨勝碑云蔡孝廉是時

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居己也復以疾去

黃瓊傳嘗聞語曰官本管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集解周壽昌曰至不如不注原典也案宋王

本云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楚舞

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所謂

注於舌齒之間即謂就陽春白雪而曼聲抑揚由開口而歸

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蘇軾水龍吟微含宮泛商流

露二句周氏乃章懷引書多所刪節省去其為陽阿楚

即拜議郎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六引東觀漢記袁以處士即拜議郎

李固傳亦云眾皆

瓊遷尚書令柳從辰曰書鈔五十九引華嶠書瓊遷尚書

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注不僭不濫僭誤潛

太中大夫邊韶等部在文苑傳

昔周公輔相成王注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勤勞於天

下官本注成王

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官本辟作飾侯康曰御覽

引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

和羌夷數起瓊見傳曰是太尉無德願諸侯有以匡之東平

王象明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加聖之君誰能

瓊笑次及於宣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明公之

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眾人默然慙愧案先賢傳表公休之

僉權要亦猶未能顯拔幽隱使旌命徧逮處谷也

狗權要亦猶未能顯拔幽隱使旌命徧逮處谷也

乃封為郡侯集解沈欽韓曰二漢志潁川均無郡縣說文蓋譌

鄉為縣也案郡縣之變遷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考之詳矣前志名鄭公不云更名郡章懷引班注更名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

耳此地未為國之前本潁川之郡哀故平帝元始之改國後乃

鄭亦不取也中興後雖嘗復封周承休旋又改國於衛地為東

郡之故觀縣而周承休故地遂并省入潁川之陽城而為郡鄉

縣志自亦無郡縣之得名自亦郡縣固當仍以郡縣解之非有

也周承休國今汝州東二十六里至紀要所云承休廢縣

在今汝州治子城東者乃指隋承休縣非謂漢周承休國

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觀瓊免司空後猶有疏薨

止及身故瓊卒有諡而疏不聞嗣封也傳愛傳已論之

而帝道不綱官本而

創基冰泮之上注泮冰喻危陷官本注泮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注伯奇好妾官本奇王遙見有之字

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案袁紀有誤已

允甚奇之案延熹二年誅梁冀黃瓊復為太尉允始由大鴻臚為

云時司空盛允有疾嫌於無別宛卒於初平三

年五十二延熹二年宛年已二十非童子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案此互文義言出集解錢大昕曰至此郡

當為國之誤案東海非國

由是拜徵議郎官本拜徵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柳從辰曰書鈔

書疏方毅廉直為侍中尚書

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至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案續志盧

侯國自係縣侯封地雖其鄉亦有陽泉之名不應縣侯鄉侯並

建水經注博而多疏未可據也至張宗為縣陽泉鄉侯佐宗乃南

陽魯陽人此自指魯陽之陽泉鄉侯沈欽

韓乃與廬江之陽泉鄉并為一談亦誤

屈廬冒刃而前注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官本與作

廬即劫廬與已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從

辰曰今新序作見利不動臨死不

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

進賢受上賞官本上集解惠棟曰至則下不蔽善進賢受上賞見

蕭相國

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錢大昭

夫論尚有明經寬

疆場宣其智力官本場帷幄容其審辭官本審

位及志差注差音楚宜反官本注宜

卷六十一按補

五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睡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善書二也集解惠棟曰據荀氏譜及家傳云然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淑筆之吏皆爲英彥注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注世說德行安帝時徵注引張璠漢記云淑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案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集解吳仁傑曰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入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有之勝撫傳注亦同誤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

虛受堂

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間居養志產業每增輒曰瞻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二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緼靖濤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觀音昆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汪八龍非專本或作敬集解錢大昕曰專當作專即字孟慈齊南八目云儉字伯慈緼字仲慈靖字叔慈濤字慈光汪字孟慈齊南慈明肅字敬慈專字幼慈見張璠漢記惠棟曰荀氏譜云緼齊南相年六十六或之父慈舉孝廉年七十汪昆陽令年六十六肅守專是也故注云本或作數俗本專誤也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三十二也故注云本或作數俗本專誤也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三也數命作諸之淑御慈明抱孫文若而行食亦令方尙側季乃作食抱孫文而相對怡然書一朝廷談解否乎謀方尙少跪曰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竊聽廷曰汝聽談解否乎謀方尙因令與之慈說之不失一詞二公大悅御覽二百十二書鈔六十謝承書云緼性明亮敏於職以勸學僚屬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故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立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明叔慈內潤學士借之諫靖者二十六人類陰令曰皆玉也慈明外明行先生也集解惠棟曰荀氏譜云年五十五高士傳又云潁川太守王陵亦諡之曰昭定先生江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注張璠漢記云靖亦有至德名幾亞爽慈明終身淑兄子昱字伯條集解惠棟曰條荀氏家傳作修謝承書又作條案三君元智昱爲沛相昱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集解惠棟曰昱通鑑作翊李膺家傳云膺坐黨事與杜膺謂翊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妄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存曇亦禁錮終身

後漢書六十二

爽字慈明一名謂音息汝反集解洪固煊曰吳志虞翻傳幼而好學集解惠棟曰楊修荀爽述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集解惠棟曰任昉雜傳云魏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官本九作元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火木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集解惠棟曰袁紀載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爽對云漢之諡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地爲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惠棟曰在天爲陽在地爲陰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翼奉云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本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史龍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集解周壽昌曰授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爲誤證孝經在兩漢殆人人誦之孝文

後漢書六十二

11

後漢書六十二

四

718

則壯爲唱導此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易說卦

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茅屬地該音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

初篇實首關離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爲天地六經其

旨一揆宜改尙主之制曰稱乾坤之性集解惠棟曰乾坤坤降具

也遵法義湯式是周孔式法也集解惠棟曰詩始開離禮始冠

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

地五禮咸備各曰其敘矣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聖

時風若五是以來集解惠棟曰聖

備各以其敘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集解惠棟曰成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

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下云興福祥之本

而止禍禮者所曰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

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

由來也服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曰下

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天則有十二月百

日官本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

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

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集解劉攽曰注皆晉

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惠棟曰虞仲翔易云坤化成物故云能化

也今本化爲作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

臺傾宮陳姜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爲琬室瑤臺以臨陽竭於上陰

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之從時亦同或克壽是其明戒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

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執云其愚何與斯人

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集解惠

已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

屢臻臣愚曰爲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

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集解先謙曰三曰修禮制

眉壽四曰配陽施所益斯詩曰益斯羽誥誥兮宜爾子孫振振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

明所曰爲歲尊卑者儉所曰爲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

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詩曰春秋傳曰唯器與

名不可曰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

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

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集解惠棟曰鄭玄

也作福專爵賞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

玉食備珍美也後漢書六十二

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

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集解沈欽韓曰繁露服制篇土止

服絲玄纁乘馬乘所指制度殆謂此仲舒對嚴厲有司集解先謙

策止是汎論並無科指注以對策當之非也嚴厲有司曰官本

是者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遺黨

網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已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集

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達舉有道不應及逢辛夷制服三年集解

韓曰慈明知禮必不爲舉主服當世往往化曰爲俗集解周壽昌

非禮之服當是申心喪如師耳曰恒典傳曰

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爲郎會吉以罪誅人莫敢至典獨棄官收殮

歸葬服喪三年負土爲墳爲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爲

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太守向苗舉爲

鴻請諸功曹鸞卒鸞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塚墳持喪三年此皆

在喪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

爲俗亦不自哀始然觀陳寔之喪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

者以百數可想一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屬猶有弔問喪疾者集

時風氣當可也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集解何焯曰此所謂君

弔喪問疾曰案文當作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太守令長言之惠棟曰

謂州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爲
郡也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爲
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案解周壽昌曰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依古義
議曰貞宜先生案解周壽昌曰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依古義
祭誥爲文範先生案解周壽昌曰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依古義
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議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
德先生范仲淹傳終業無爵而稱公尤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
爲借安宜爽欲據經典大義以正之也
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
卽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
原相行至宛陵案解錢大昕曰宛與宛同此河南之宛陵非丹陽
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案解惠棟曰北海青舊傳云
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
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命割席而坐也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
九十五日爲白衣登三公張璠漢記云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
皮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
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
謀會病薨年六十三案解王補曰爽與王允何顒同謀誅卓此殆
了無匡正之恥耳范氏震與盛名不察其溢美而謂諸國董氏幾
振國命誅矣通鑑不襲其誤斯爲史識矣袁英言爽之喪心一女
且不欲殯其完節其肯出身除逆爲烈大夫之舉哉尤足發既死
之覆矣又曰嘗證之袁紀已確知其誣觀其并致誦屍葬爽家旁
決此說斷由荀彧之作偽亦因其破綻已露不復能掩非荀論也
不然故亦荀氏子耳其圖卓載之袁紀載之魏志范仲淹附之鄭太
傳通鑑從之錄之何獨於爽而著禮易傳案解惠棟曰荀悅論爽
愆之邪此可以類推而得之者著禮易傳案解惠棟曰荀悅論爽
是竟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經籍志云爽注周易凡十一卷詩
傳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尚書正義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
敗可謂鑒戒者案解先謙曰官本謂之漢書帝紀自當給喪事服
障者皆無義解引晉灼云踐漢語作既又作公羊問及辯識集
卽爽書約引以校史是其書音時向完也又作公羊問及辯識集
惠棟曰荀悅申鑒云世稱韓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并它
空爽辨之益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并它
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案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棟案今者言范蔚宗時也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中屠蠅俱曰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
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蠅玄竟不屈曰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爲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案解傳見荀
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
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觀其遲言遷都之議曰救楊
亨王補弱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觀其遲言遷都之議曰救楊
黃之禍案解楊彪黃琬也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
屈道固遷也老子云大直若屈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閭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舞之舞之前監
道曰仁與義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舞之舞之前監
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
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
不得保其性矣案解惠棟曰昭八年左傳云莫保其性法壞則世
傾離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
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案解惠棟曰昭八年左傳云莫保其性是謂四患與農桑曰養其
性案解李良表曰諸本同審好惡曰正其俗宣文教曰章其化立

武備自乘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

罪人不樂生不可勸曰善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變原文作觀

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

死由生之可樂知生之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

可樂故可以死懼之契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

謂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

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齊戒

蠶室近川而爲之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宮仞有三尺也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

慮力不妄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也周給

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

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曰蕩

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

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

同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用小人曰刑用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曰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

撻曰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

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

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章明

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曰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

備曰戒不虞曰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

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

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

國政而寄軍令焉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言修

令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發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曰勸善罰曰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

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

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

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獨五政又立行之曰誠

守之曰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

自交之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

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

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曰婦陵

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

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

其中言則左史書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

不存焉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下及士

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

解先謙曰官本無曰字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集解惠棟曰申鑒又云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事

公則書兵戎動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

起居注曰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曰助賞罰曰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

常曰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曰爲漢紀三十篇

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集解王補曰序文

政并移易其次第蓋史家所載不必盡符本書也又昔在上聖惟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于王庭集解

曰書契取諸大廟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

故用家辭之語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

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

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

集解惠棟曰董仲舒對策云天人相與之際甚可世濟其軌不陷

畏也春秋緯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

其業也 捐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

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為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廟聖上穆

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

舊書曰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自觀矣又著

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政過於或故至於揣摩天下之

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悅未必能也曹操奸雄親信或故而

悅乃在天下左右悅非比於或故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論

其才必不能辦也嗚呼東都之季苟淑以名德稱而或故以智略

濟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僅見於此書

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尚論其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於漢室而

有補於天下國家也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

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

三府掾能理劇者乃召韶為屬長

入廩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

感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贖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

主倉粟曰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曰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

韶名德竟無所坐

事例須未到韶言民命懸急令以趙出款受罪合贖入地不以為

恨也後竟不坐韶言民命懸急令以趙出款受罪合贖入地不以為

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曰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

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

並辟獻帝初至太僕

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同郡陳寔年不及皓

賢傳云寔為西門亭長皓少皓十七歲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

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

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

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

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議難得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

曰瑾袁紀及先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賢行狀皆作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

我與性通言似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瑾

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

那弟是是何太無非之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

人過曰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

經劉放曰正文案昭當作招通鑑胡注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

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

日招音翹招舉也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

年六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並

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遼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錄建安中

為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錄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

沈欽韓曰先賢行狀云皓二子迪歟

並以黨錮不仕錄則迪之孫與此異

陳寔字仲弓

陳寔字仲弓

吏嘗給事廨役後爲都亭刺佐集解先謙曰刺衍官本衍刺史而

有志好學生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集解惠

宏紀云邵每出候實見實執書立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

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已疑是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

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

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

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通

志云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待不可

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廔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

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

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論氏縣名屬潁川倫謂眾

人言曰集解先謙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署比間議者曰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集解通鑑胡注

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率自稱故人楊震故人倫自謂也

謂王密曰故人知君不知故人是也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

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

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已替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

漢書云實舉灼然爲司徒屬太邱長案請行義灼然晉書溫嶠

傳舉秀才灼然一統志太丘在修德清靜百姓已安鄰縣人戶歸

附者寔輒訓導警發遺各令還本司官行部也集解沈欽韓曰

州從事謂之州司潛夫論考績篇州司不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

意曰訟曰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

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敎違法乃解

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

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集解惠棟曰魏書

荆山遠近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

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

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有寔在鄉閭平心率

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

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

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

人未必本惡習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

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

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

陳耽集解惠棟曰耽事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

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

欲特表曰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集解惠棟曰蔡邕陳太邱碑云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時三公每

前後招辟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時三公每

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

八十四卒于家集解錢大昕曰碑云春秋八十三中平三年卒惠

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而三碑皆云春秋八十三傳以爲四

年今德星觀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集解惠棟曰魏書

無不制衰麻者百數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寔之亡也司空荀爽

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寔別傳云寔卒蔡邕爲立碑刻銘明統

宅諡爲文範先生集解惠棟曰寔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爲諡寔

九疇獎倫敎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悔沒號不亦宜有六子紀

謹最賢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文範先

紀字元方亦曰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廉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集解沈欽韓曰古文苑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二按補

荀淑傳穎川穎陰人也地詳后紀案文也字誤衍

出補明陵侯相地詳后紀案文也字誤衍

自表師喪注心喪三年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號曰元行先生注慈明外郎叔慈內潤學士惜之官本注學上及卒二字此脫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集解先謙曰官本九作元謹案此傳典選

太常以諫爭達官免官就國會帝崩據紀桓帝延熹十年六月

改元永康十二月崩則作九年者是也且典諫桓帝恩澤諸侯

無勞受封謂宜一切削免爵土乃延熹二年諫梁冀立皇后鄧

氏以後事時典尚為大鴻臚既轉太僕乃遷太常安得元年已

常乎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

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案言此孝經則知前漢於選舉非能

舉行學官亂舊制也此章徵因漢制無可證明故

故有遺詔官本有曰日易月集解王補曰至何謂以日易之乎案

以日易月之說始於顏籀取維禮制意非不善然荀爽大廷對

策直指遺詔應劭為漢人明習舊章苛其無徵何敢誣枉矧

喪自總麻乃以上至斬縗本皆計月孝文獨計日安得謂非以日

易月補謂葬前有服不惟此三十六日固也然天子崩七月而

葬文帝則七日而葬兩漢諸帝之葬亦從無至七月者葬前何

服史既未著葬且無定月葬前之服從何定之自禮經闕後

人推士喪禮以說天子諸侯大夫當能無誤二載所說三年之

喪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又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成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當三年也而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三

至以二十七月為三年後世之制於經傳本無明證顏氏乃據

則固足三年也

與天地之宜官本無天字錢大昭曰闕本無天字

目類萬物之情注皆易繫辭之文也官本注無辭字

瑤臺傾宮注解見桓帝紀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及逢卒爽制服三年集解沈欽韓曰至當是申心喪如師耳侯康

俗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營孟直方正

二公薨皆制齊衰案據此則沈氏疑為心喪非也蓋漢世事舉

主如君故其禮至重異於後世之以舉主為師耳

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謀案爽以白衣不十旬而

遇有過蔡邕反共圖卓卓準以邕之聞卓諫而發嘆動色原似不

類雖然司空大臣也何顒既荀氏故舊王允又實爽之舉主也

方允矯情屈意以附卓爽之登進允亦將有力焉而謂允顒之

諱女節自高然漢世固不以改適為非禮爽又夙持陽尊陰卑

通怨曠和陰陽之說自當分別觀之姜宸穎謂皆出荀爽之

作偽且於爽與顒通謀明見黨綱傳而反謂或致顒屍葬爽家

旁決為作偽之證豈非深文乎至荀攸即爽之從孫同與顒謀

猶爽志也故以機洩破繫故袁紀亦及之爽不及諒卓會病薨

而先卒故無由及紀與傳自異體讀史者不容不辨也

柳從辰曰一統志爽墓在許州城北明統志同地形志潁陰

有爽墓墓宇記爽墓在長葛縣東北七里皆與一統志異

皇帝時閣官用權錢大昭曰中

必乎真定而已錢大昭曰中

物無不功官本功作切與

又言尚主之制非古官本古下有也字案悅漢紀有論王吉

廟有二史官本廟作朝與

詔尚書給筆札官本札

臧否不問官本不誤

獻帝初至太僕集解惠棟曰至不隕厥間侯康曰汝南府許慎教太

守鄧晨開關相讓數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與治地利未
有成功見效如許豫者也據此則元長官績必長與治地利未
事然不可效矣柳從長曰袁紀中平五年韓融與荀爽等補博
士不就屢徵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時鴻臚太僕卿年七十
餘兄弟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來元長為大鴻臚安集閣
東見本書獻紀及袁紹傳為太僕奉命與李傕郭汜連和并見
董卓傳其言水利富
即在尹河南時也

鍾結傳頴川長社人也地見靈紀

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注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官本注而作面

九應台輔官本應作膚

陳寔傳聽受業太學柳從辰曰御覽一百八十一引謝承書是謂太學郭林宗陳仲舉為親友歸家立精舍講

授諸生數百人

送至輪氏傳舍注輪氏縣名屬頴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在今河南

即今登封縣治也相差頗遠疑注有誤

卷六十二按補

補問喜長旬月日暮喪去官侯康曰蔡邕陳仲弓碑遷問喜長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與本傳

異蓋去官兼此二事也

修德清靜百姓曰安侯康曰世說政事篇陳仲弓為太邱長時吏

請付獄考服姦仲弓曰數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
大考求姦豈復過此有劫賊殺財主者捕之未至發所聞
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又云陳元方年十一時侯袁公袁
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
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案世說
亦云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
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
測之深上為甘露所濡下為清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
山之高清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蓋袁公之問於禮當正
對故元方以政事答之客有所驚也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柳從辰曰袁紀云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

共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至三十五里柳從辰曰查明

無鄭縣又河南通志載寔墓在鄭城縣西三十里

二十里一統志寔墓在長葛縣西三十里

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侯康曰世說觴規篇陳元方遭父憂

錦被覆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
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
取也書衣而去自
後賓客絕百餘日

崢嶸之險也注崢音土耕反官本注土

子羣錢大昭曰魏志陳羣傳羣為兒時寔常注由是顯名也官本

字無也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弟諱字季方集解惠棟曰至忠字孝先州辟不就柳從辰曰世說

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祖

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卷六十二按補

四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集解錢大
當作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也固犀角項有骨如鼎足
方衡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也固犀角項有骨如鼎足
書集解惠棟曰劉峻云河目龜文者二千石之相少好學常步行尋
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政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
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
生知是邵子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禮記言入學鼓篋史言亡書
三簡篋亦盛書鄭氏云墮方曰篋亦謂之篋史稱蘇章負笈是也
棟案說文云篋上負從木及聲或讀若急是古文笈作篋也
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
歎曰是復爲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爲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

虛受堂

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祭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
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
曾受其位不能獲其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
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建舉
言對策者固與馬融張衡三人順帝覽衆對以固爲第一融對大
旨言陰陽不和由守令用刑太急民以食爲本農桑失務盜賊所
由起固對言漢初舉孝廉皆先孝行自辛卯詔書以能宣章句奏
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郡國守相一免免黜十有餘人又言
選舉之任一歸臺閣眞偽混淆下陵上替災異所由起案融對祿
祿無取衡乃歸臺閣眞偽混淆下陵上替災異所由起案融對祿
直指近例外戚以惑悟人主有天機之別矣元祐各詔又特問
以意近例二書相次同者幾十之三遂不得見元祐各詔又特問
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
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曰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主日月同明
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曰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主日月同明
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王道得則
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
化曰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者乃可加爵命也言有德今之

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
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曰消厚之
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
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
改亂嫡嗣時廢爲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
殆危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微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
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集解通鑑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
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慮實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
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
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何焯
曰大功二字有說惠棟曰案袁紀亦云非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何焯
說也大功謂謀立帝勤謹謂爲乳母也但加賞賜足曰酬其勞
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集解惠棟曰漢書舊典聞阿母體性

後漢書六十三

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集解惠棟
娥亦畏懼夫妃后之家所目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曰爵位尊
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
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建光元年諸郭得
五慈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而續漢書復云云今梁
氏威爲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
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妻道故
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集解惠棟
曰何休公羊注云禮不臣妻之父母鄭元集伏尊曰高爵尙可然
后讓曰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尊曰高爵尙可然
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
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又詔書所目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呂其秉
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任

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偽之徒望風進舉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謂州郡府縣官集解通鑑胡注此中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進舉其子弟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書音義自大將軍下至給事中左右曹為中朝臣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帝不許賜錢千萬所曰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
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石司馬一人比二千開陽城門
侯羊迪等集解通鑑胡注此中石司馬一人比二千開陽城門
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真初拜稱守滿歲為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集解通鑑胡注此中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尚書亦為陛下喉舌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天喉舌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尚書亦為陛下喉舌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官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
口使言有條理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後漢書六十三
詔命齊眾喉舌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運平四時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辭酌元化該皇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曰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集解通鑑胡注此中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此等議論發之雙
以直而不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
見容嗚呼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清者流必絮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清者流必絮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本朝號令豈
可蹉跎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

復禁化導曰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
陳圖書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河洛河洛即漢書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石室金匱之書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事明是也下云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則圖書指識書明
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則圖書指識書明
行顯拔其人曰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
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
目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弟舍
集解通鑑胡注此中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曰固為議郎而阿母
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曰昭其罪事從中下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大司農黃尚等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後漢書六十三
南郡人河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
議郎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案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
議郎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周
壽昌曰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即真或固始為議郎事是守
官此方真拜且本傳明云以固為議郎疾固者飛章昭罪事從中
下是始拜也議郎而不得拜出為廣漢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
至是始拜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出為廣漢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
漢中梁商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
之撰沈欽韓曰明志蓋光州西南有白水自涪州南流杜門不交
經此有白水關其下流至保寧府昭化縣合於嘉陵江東漢三公無
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出為廣漢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
君子以為為疵故易商曰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
異數見下權曰重因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
褒儀父曰開義路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母為
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
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義義解劉勰曰注為其與盟也案公羊
字一公貶無駭曰閉利門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何氏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

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

爲諸生博極羣數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

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

太守策書嗟歎待已大夫之位是已巖穴幽人貞吉漢人皆以爲幽

藥之人六朝始以幽人爲高士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

此疏經經宗改竄非復本真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

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華華志在憂國臣

前在荊州聞厚純等已病免歸誠已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

惠棟曰一日猶昨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

日也注見李充傳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

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已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黃瓊傳瓊自議郎遷尙書僕射當固對策之時瓊已爲僕射不應

固爲大匠瓊猶議郎未遷也前後文自相矛盾袁紀於前則云中

朝名臣黃瓊等深教解之於漢安元年固爲將作大匠人皆怪始

匠上疏則云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故有斟酌

陸崇今更滯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已

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又薦陳

留楊倫倫見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

後漢書六十三

七

留楊倫

留楊倫

留楊倫

留楊倫

留楊倫

留楊倫

遇人無患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已固

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尙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曰楊徐盜賊盛強

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

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

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胡亥趙

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呂至亡國公相李斯爲始皇崩在外恐諸

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近北鄉侯薨閭

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閭

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

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固曰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

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

帝霍光立宣帝也梁冀通戒鄧閭之利幼弱時譚育百餘日三歲

而別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閭太后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

北鄉侯其年薨也徵諸王子擬擇太后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

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

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尙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埜內

依康陵制度康陵埜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曰比

後漢書六十三

八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觀義於義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堅也檣栢柱礎弗飾也茅茨之蓋弗剪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衾不不易也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率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率述也

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

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賢豎

官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輻輳曜日大行在殯路

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簪解惠棟曰高誘注呂覽云制作胡粉今

步集解通鑑胡注從容舒緩也案治步謂舉止樂旋偃仰從容治

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

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集解惠棟曰前書丙吉云三公典調

陰陽職所後漢書六十三璇機不平寇賊義軌書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

當憂也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義軌注曰璇機玉衡也機衡也王者正天

行攻劫日寇殺人日賊在外日寇在內日軌則責在太尉日太尉

書大傳云蠻夷猾夏寇賊義軌則責之司馬司馬猶太尉也固

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

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

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諱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

深於毀君固之過疊事台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集解惠

君買穀梁傳曰不弑而日弑責止也又曰許世子不知當樂果及

於累父故不弑而書弑此與范甯之註不合蓋漢義也書奏冀

言曰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

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

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集解先謙曰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

官本今作令

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國伏尸號哭推舉侍醫集解通鑑胡

舉其侍疾無狀而推究其奸也設於此時因能窮冀注推舉者勅

不能正其謀以身死之豈不忠壯哉不能然又且復首於其間欲

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凶豈之手可謂忠有冀慮其事泄

餘而才不足矣惠棟曰前書顧注侍醫侍天子之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曰戒字志伯

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冀為南陽太守持節

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還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肅威嚴

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使吏人奉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

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

字憲伯趙明諡云後漢書注皆云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

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棟案蔡邕作漢記十意意即志也亦因避改趙說是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道

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

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

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

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承初旨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葺

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曰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

也昭帝崩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陸平

霍光立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

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

失色大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議定至憂至重可不

熱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集解通鑑胡注就冀而言萬事皆可不

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

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曰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

根諒說翼明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集解通鑑胡注謂秉攝萬

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

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翼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集解通

重直用翼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集解通鑑胡注凶凶意氣惡暴

反再也翼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也案凶與同前書蕭望之傳

云史幸自胡廣趙戒目下莫不懾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

持何句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

通鑑胡注以眾心屬于復曰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

清河王猶望可立也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

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貴

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字林

鎖也鎖音質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翼

間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

四固臨終赦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境墳之地不得還

固與弟圖書曰固今年五十七歲矣已白所謂客身而遊滿腹而

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書作五十七史云五十四必有一誤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願死亡志

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

等曲從引吉為凶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云吉下當成事為敗

乎漢家表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

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慟皆

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

基子惠公茲字季公並為長史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南鄉

趙子賤為郡功曹詔出逃子賤畏法就吏賤賈就殺之集解惠

棟曰茲世家作慈華陽國志云及固小子變得還子賤慮變報仇

賈人刺之變覺告郡殺子賤先謀曰官本鄙作僂沈欽韓曰監本

當在漢中本小子變得脫亡命莫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兩

注曰四達謂之衢郭璞令有敢臨者加其罪集解通鑑胡注

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明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

心年十四始欲出學南郭亮傳云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向義之

學焉朝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宮商清暢推義則孝理釋結周

弟乃博士弟子之慕義者耳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

學洛陽乃左提章鉞也集解沈欽韓曰案文鏡秘府論右秉鈇鉞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集解沈欽韓曰夏門

喬傳喬故陳留楊匡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史氏曰亦為常

吏耳其所以所呵止郭亮者殆故謬為是語以顯斥之若誠守

尸禁臨之令不少寬假焉者庶亮與董班得相踵守喪殉尸而不

去耳意將如梓曰之話程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與

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亮曰亮

含陰陽曰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曰死相懼亭長

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

踏踴曲也踏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滄陷上下皆耳

目適宜視聽口不可妄言也太後問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

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

子釋而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

漢中還葬太后憐之乃聽得秘斂歸葬集解沈欽韓曰水經兩水

明統志在漢中府成固縣二入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

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集解惠棟曰

李固集十卷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曰為德行一

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頗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

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道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

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集解遇

事本謂事之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已集解

遇此父師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

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集解曰

袁紀作固之僕隸案下云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曰

六尺之孤六尺謂年李氏存滅其在君矣集解曰華陽國志

得嗣君之名義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入徐州界內令變名

姓爲酒家傭謝承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滕咨家以得免

酒家人司馬貞云謂傭作於酒家固別傳又云臨淄界而咸賈下

內與謝承書略同而華陽國志仍云徐州酒傭家也

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呂女妻

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

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後漢書六十三

主

嗣變乃曰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集解惠棟曰

帝卽位時月經陰道暈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西揚芒迫月

熒惑入大角犯大座其占當有大臣枉誅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

占在固月經陰道暈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赦天

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案華陽國志言月經陽古暈字

讀爲團義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

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

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

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婦人

焉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曰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

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

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

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變

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

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賊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

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兄輩徒處沸耳慈

明亦變靈帝時拜安平相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東平

賊所掠國家賄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

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

藩變曰誘毀宗室輪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爲

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曰貨

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曰實西園事見宦變上書陳諫辭義

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

冀集解惠棟曰同上計者猶今年同歲論亡奔邵邵僞納而陰曰告冀

冀卽捕殺之邵當還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

後發喪集解劉放曰案甄邵還爲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邵還至

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集解

後漢書六十三

西

惠士奇曰周官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曰詔賈賈友貪官

著其背賈山云衣赭衣書其背漢之罪人如此曰詔賈賈友貪官

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

正咸傷惜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時吏民愛敬乃歌曰我府君

父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如母訓如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祖史二千石喬少好學

二千石字常步趨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魏明帝親

表狀云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爲郡

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

入拜侍中漢安元年召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

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議集解惠棟曰濟陰太守汜

宮集解惠棟曰皇甫謐云本姓凡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焉孫

家焉音凡濟北相崔瑗等咸罪千萬自上讓卽大將軍梁冀季父

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入及中

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願視胡廣趙
戒猶冀土也集解王鳴盛曰言固則喬自見王補曰李杜議立清
遂白太后先策免李固而以胡廣代為太尉冀之好謀得遂李杜
並罷於禍皆胡廣為之也范氏於廣傳言共李固定策大義不全
以此譏毀於時所謂直書其事也及論李固則曰至哉社稷之
心願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足又五文見義均為史法所在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道亡
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
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世載弦直也集
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者也
解惠棟曰弦直謂固也事見後漢志
及風俗通變忠正同于固故云世載

虛受堂

七

後漢書六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三按補

李固傳漢中南鄭人地詳公孫述傳

少好學注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識緯柳從辰曰袁紀永和三年地

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地震太后攝政之應也其論

災異以亦有內學案固於內學本有父業可傳兼以博訪名

師不遠千里有則不當淹貫惟本儒載其書奏記皆援經義推

詳漢制有典有則不愧一代儒臣即論地震為災亦本天施陰

陽動靜之常理非尋常術數家言也此所以能舍命不論乎

遷居黃門之官官本遷

子弟祿任官本任

斗為天喉舌集解王補曰至作北斗柳從辰曰御覽五引本書亦

案據下文皆止言斗則北字非本有

斗斟酌元氣注斟元陳樞官本注元

大司農黃尚等官本尚集解惠棟曰至案順帝紀陽嘉三年大司

農黃尚為司徒向疑作向柳從辰曰詳順紀闕本官本文注均

據惠氏補注則所據北宋本順紀與本傳皆作向與闕本異

本紀注既仍作向字伯何不云向字文章知章懷原本固是向

字故曰向疑作向以黃尚字伯何明見周舉

傳也紀之作向既誤則此文作向亦誤可知

永和和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柳從辰曰袁紀永和二年

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至奏免江

夏南郡太守孔嘯高賜等侯康曰據華陽國志與高賜同見劭

太守為昆即其人也柳從辰曰據廖寅校本華陽國志支宜雅

宣作宜趙歷辛已廖注卒當作辛江夏南下廖注案脫陽南二

字南陽為昆廖作南郡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目練神為寶安國者

目積賢為道集解沈欽韓曰以上語並見繁露神彼作精柳從

袁紀神亦作精

是目巖穴幽人集解惠棟曰至六朝始目幽人為高士此疏疑經

蔚宗改竄柳從辰曰袁紀亦作是以嚴穴幽人

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附見郭躬傳

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官本曰作自

昔昌邑之立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官本注

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集解先謙曰官本當作常誤錢大昭曰

復昌書勸冀與愈激怒官本翼

太后問而不誅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李

變字德公官本變字

酒家具車重厚遺之案車重

杜喬傳河內林慮人也注累祖吏二千石案祖亦世

縣也續志林慮故陸慮少為諸生柳從辰曰袁紀

濟北相崔瑗等賊罪千萬案崔子玉宿德大儒家無擔石梁

奉書致禮其賢抑可知矣冀雖或善之非冀私人也喬乃意氣

用事不加考察劾其賊罪至千萬以上此豈可信以此推之其

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光祿勳

恒紀作大司農杜喬為大尉乃誤文也

高據執執典注一依舊典官本注未有也字柳從辰曰雜事記幸

補新長注斬今徐州縣也宿州南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後漢書六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作

監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官本殺青者以火炙簡

復不贊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

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

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龍三也

臨賀南越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案解官本考

證曰注裴氏廣川記諸本同川當作州沈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

飲韓曰水經注甲騎作騎田都都都作部龍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

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希望其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故稱兩也昔馬援曰意茲與謗王陽曰衣囊微名音江堯

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嫌疑之問

過囊囊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問

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

壽昌曰祐字季英故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贈遺常牧

其父以季札喻之續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案解惠棟曰袁

家於長垣澤中續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案解惠棟曰袁

長羅縣也後漢并長垣有長羅澤季英牧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棄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

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太守治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

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祖道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

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轅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為道

封土祭山於路側以餞餞柏案禮記云苦芻棘柏此少一苦字也

先謙曰官本兩祀載作祀載考證云為祖道注掌王王功曹已祐

路以祀及祀載祀載作祀載考證云為祖道注掌王王功曹已祐

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

變服客傭為祐質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

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集解

吳點為宏農令勸善懲惡出處甘苦降年五十五陳留者舊傳云

愛人何以休不行略署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署作異

令當在為膠東相之前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

丞舍祐每行園常開詠誦之音奇而厚之亦為友卒成儒宗知

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官至酒泉太守齊書曰先賢傳曰宏字元

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提之宏曰今郡郡遺明府咸以

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願同豈聞仲尼有殺顏回之義府

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己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

然後斷其訟集解東觀記東觀記作科釋名云召道營之或身

到閭里重相和解集解東觀記東觀記作科釋名云召道營之或身

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晉夫孫性私賦民錢五百為父

市單衣衣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

性慙懼詣閭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豫呂

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集解

云古書仁人二字多通用然以人義為長使歸謝其父還已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

親逞怒若汝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械

自繫在手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集解沈攸韓曰

見於此容齊隨筆唐人呼縣令為明府考王補曰明府亦稱明

延見張儉傳侯相稱明府見史稱明府太守稱明府見劉龍及杜密

傳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

曰負母應死當何言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

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願兒見報吳君因投縊而死謂

為縊投之而縊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者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

東書不入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誅奏太尉李固祐

問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草章祐因謂融

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

而起入室祐亦經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

灌園蔬自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

新息令鳳子馮嗣陽侯相銅陽縣屬汝南郡音封策解惠棟曰謝

孝子次瞻病畢拜觀鄉里老皆有名著於世陳留者舊傳曰鳳

先達然後到家名昭遠近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

延篤字叔堅南陽潁人也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

謝承書云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西郭長風俗通曰吳夫樂

王莽楚封唐給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室同也集解

棟曰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典字季皮堂後漢典高石闕銘云

度一字伯升趙明誠云當以碑為主棟案古人名字前後改易者多

之子伯升句曰能諷之集解先謙曰官典深敬焉欲為左氏傳無

祇唐漢典以廢唐記與之為以廢唐記與之為以廢唐記與之為

平延生雖復端大聞一知二未足為嘆若使尼又從馬融受業博

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

官表襲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吠畝之間前書襲遂山陽

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集解錢大昕曰此已師喪弁

山陽之南平陽非河東之平陽先謙曰今仍為鄒縣治已師喪弁

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曰博士徵拜議郎與米穆邊韶共著

作東觀漢記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大軍營司馬崔寶與議郎延馬

有四篇集解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辭而後出

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

民黎振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集解汪文臺曰

謝承書云為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憂官如家郵民如子又書鈔七

十六謝承書云為勸民農桑遂增戶口穀食豐饒郡老少歸之

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

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集解惠棟曰

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

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

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瘡驚癇除邪逐風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

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案漢中常侍古成侯

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為文飾是為乃闕尹支黨故得不罹梁

氏之禍不然冀之橫暴雖死豈有顯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

蓋非其實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篇曰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

仁孝前後之證篇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四紛然異端互引

典文代取事據代更可謂篤論矣篤厚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非復銖兩輕重

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諸注云孝為百行之本非復銖兩輕重

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

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

則功多推此曰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

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

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

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紜說文曰繩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

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

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盾子討

日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有若之

論語本仁作人今本論語人作仁案初學記友悌也集解錢大昕曰

論語俱云其為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為人也孝弟後言其為人

之本首尾相應亦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

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曰枝葉扶疏為大孝曰心體本根為先

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同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

周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蓋目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

者則互目為稱虞舜顏回是也史記公劉後稷曾孫也若偏而體

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後稷曾孫也若偏而體

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目為

目不能總兼其美也集解惠棟曰范榮云公劉教行葦世稱其仁

趙應稱公劉仁慈行不露生草運夫曾閔曰孝悌為至德曾參

管仲曰九合為仁功論諸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會于葵丘又會葵丘止未有論德不先同參考功不大夷吾曰此而

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嵩太守李文德集解惠棟曰州輔碑陰有

人與叔堅同時則文德乃字也碑闕其名處士李文德亦南陽

而傳稱文德為越嵩太守豈又一人耶素善於為詩在京師謂

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于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

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

廢也與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篇所未敢當吾嘗味爽

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味爽也爽明也集解沈約曰

頭小曲屏風射者所以自防釋名曉容也所以蔽形也容也

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應蔽形容也則隱蔽自障者皆謂之容

古者宮室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杜預注堂者皆謂之容

堂下已後實之謂之室堂前有屏蔽之設故曰容室也王補曰

大宛之講飲會國師氏之盛四句見御覽朝則誦義文之易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樂班固東都賦曰今

民投閒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

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與章文曰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

之有軀也雖離離擊筑傍若無人書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

集解沈欽韓曰築說文作筑以竹曲五絃之樂也而相泣傍若無人

事具送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鄭玄注論語曰謂

己上也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

而不陷易繫辭從此而致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色愧曰報如此

而不由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

由基怒釋弓擲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也左射右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

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謂永康元年卒于家

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爲有志行文

案篇爲南陽人楚漢之際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策解周壽昌曰

爲折中欽韓曰隋志戰國策論一卷延鮑撰然不載其左傳解蓋

之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諸難之類凡二十篇云沈欽

韓曰新唐書藝文志延鮑集二卷周壽昌曰史記索隱序云太史

公之書古今爲著注者經省音義亦補後漢乃有延鮑音義一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做順帝時召倭辭至尚書郡守

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爲學聚徒數百仕州郡弼承書

餘人皆白太守婦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策解官本考證口注噫

辟僭倣多不法弼懼其驕悍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

威愛雖隆必示之目威體雖貴必禁之旨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

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

龍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天子發益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益也而

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問勃海

王惲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剝

輕不逞之徒剝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內荒酒樂出

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正妙反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

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司不敢彈糾

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

豈石經論語云書云孝于兄孝于弟弟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

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也弟施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

今流俗本作孝乎兄弟善也弟施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

遂失本真也錢大昕曰案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人好用此語後漢書六十四

傳友于之義薄矣許靖傳注處室則友于不穆晉書長沙王父傳

友于十人同產皇室東萊王綏傳曾無友于之情王惲傳廣友于

江王祿傳克散友于桂陽王休範傳友于之受垂友于之性友于

子之深友于思遠傳友于至梁書陳伯之傳朱鮪涉血於友于南

史齊文惠太子傳太子見上友于讓生北史李順傳爲穆友于見稱

于甚厚袁孝傳辨謙之曰友于讓生北史李順傳爲穆友于見稱

謙傳上副聖主友于之恐遂滋蔓爲害彌大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先謀曰官本無左下十一字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經以逆謀坐貶弼封事處人骨肉義盡仁至帝以至親不忍而懼

外戚親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倘禦非

至親不忍下其事役惶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弼遷尙書出爲平

原相集解汪文臺曰蔡邕傳注謝承書云弼遷山陽太時詔書下

舉鉤黨連相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

書前後切却郡切也也弼答據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

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傳舍召弼而責集解通鑑胡

注弼答據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弼答據史青州從事則

坐平原傳舍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懸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

而貢弼也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爲

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

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讎搆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見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人篇序也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而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人

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

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曰逞非理則

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

職送獄集解通鑑胡注郡僚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曰俸贖罪

得免俸音扶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

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集解沈欽韓曰謂大

郡一切皆得舉孝廉小郡亦得歲舉也原蕃傳部下州視事未及一

託乃豫敕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

求假鹽稅集解沈欽韓曰案河東有積日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

生乃說曰它事竭弼而因達覽書謂覽書則效曰案文說字當作通

是弼大怒曰集解先謙曰官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

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

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集解先謙曰官太守遂詐

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

送到峭澗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

罪足已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

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

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

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集解若今之寺郎也

漢陽郡中東城下步爲里之否則安得擅賣陸機洛陽記云郡郎長丞

師古曰中東城下步爲里之否則安得擅賣陸機洛陽記云郡郎長丞

郎猶今同郡會館也若寺郎是官舍魏劭與其同郡人安能賣乎

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議曰平原行貨曰

免君無乃蚩乎集解周壽昌曰案蚩卽蚩言行貨以免無乃爲人

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與此蚩義同先武紀幾爲虜蚩蠻宏傳

時人嗤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

壇詩數數今自陶三洪曰達博傳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

府年三與蚩同陶三洪曰達博傳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

丹朱居陶邱爲氏先謙曰官本林作休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

殷獄名或作美亦後漢書六十四九

宮括閔天學乎呂尙知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

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辛美

女驪戎或馬有熊九驪它奇怪物因殷學臣賈仲獻之於紂紂大

里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彌城集解沈欽韓曰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

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歸田里集解先謙曰官本弼作刑考證

校刑竟謂徒役期滿也段類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

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

中出爲彭城相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爲政務抑豪強雖有會病卒

裴瑜位至尙書集解然豪右敏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會病卒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人畏

傷發言恣恣恣恣猶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

仁矜矜物義曰退身君子哉也法言曰君子於仁語曰活千人者子

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問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史弼

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名勝志盧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地名盧家溝土壤肥饒居世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集解惠棟曰

鄭元同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門相友多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眴融曰是敬之學終

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

石集解沈欽韓曰鄭虛二大儒俱能飲酒一石然古量三而當今則古三斗當今一斗也左定八年傳疏魏晉斗稱於古二而爲一

周鼎集解沈欽韓曰鄭虛二大儒俱能飲酒一石然古量三而當今則古三斗當今一斗也左定八年傳疏魏晉斗稱於古二而爲一

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又大於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復行宋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時皇后父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官武

素有名譽乃獻書曰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

言極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焉將及焉杜預注曰范獻子注曰范獻子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嘆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

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無志

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陷吾園

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痛豈欲

啜然歎息接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死棄解劉放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用禮乃憂思遠倫而夫子立爭友義貴切磋身經曰士有爭友

人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

及庶人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則銳也

久矣敢愛其言哉無目則曰書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爽之在

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曰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

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謂準也

也集解惠棟曰若頡頏頡頏也作官切

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紀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

年均曰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古之

制也集解惠棟曰盧植奏事下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曰次建之

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曰爲己力乎叨食也左傳曰食天之功以

諸王分國案牒則知宗室遠近也宜辭大賞曰全身名又比世祚

不競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

勃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賜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

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爲君比弟

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

朝尊猛位也集解錢大昕曰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

楚公子棄疾勢比而立之章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走而呼

云云非植意也惠棟曰春秋經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

泉尹氏立王子朝何休云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集解何焯曰諸

子國子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

其良能隨用爵之疆奔弱枝之道也以樹爲喻也謂京師爲幹四

安徒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武並不能用曰集解惠士

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旋等連結豪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

武拜九江太守集解惠士服曰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諸事

章句禮記解詁經籍志云植注禮記十卷時始立太學石經曰正

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

知今之禮記特多同冗同冗猶臣前曰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批謬

喻義之乖僻也集解惠棟曰批謬疑批謬之訛禮記大傳云五

者一物批謬鄭元云批謬猶錯也釋文云謬音謬本或作謬敢

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能繕寫而上也願得

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繕寫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

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

左傳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

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興與子邳也自有傳左

書也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國洛書相爲經緯

小序十五國風皆有春秋時事晉韓宣子聘於魯見魯春秋周

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故三經傳記與春秋相表

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

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外也帝曰非急務轉

爲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

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朧者月行速

緩則臣驕慢故曰此謂君政舒緩故曰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

行遲而月行速也後漢書六十四

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

古用平朔杜預注曰避正發過日食時也集解惠棟曰日食必在朔

在晦之說詳見別傳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問者日食自己過

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雪孛互見臣聞漢呂火德化當

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

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日用良二日原禁原其所

也三日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日備寇五日修禮六日遵堯七日御下八

日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舉賢良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

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有同枉也禦癘者宋后

家屬並已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

給足已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禪

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章能否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

者此皆唐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

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集解惠棟曰劉昭云漢

也持節曰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

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策圖篡

造作雲梯垂當拔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征角失利抵罪案范

諡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欽稱時人說皇甫而不伐汝豫之戰

歸功皇甫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領策而已不有焉植抵罪

資之續漢書以爲失利抵罪失其實矣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

賊形勢或勸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

盧中郎固望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

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皆資用規謀濟成

其功曰其年復爲尙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

董卓曰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

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

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

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

先賢傳作彭伯羣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文少之字不成文理惠棟曰先賢傳云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曰

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詭詐也轅轅道在今

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集解先謙曰官本山上考

漢書云隱居山谷車都山樂史引後漢書云植隱居山谷車都山

谷明統志軍都山在幽
州昌平縣西北二十里
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

年卒臨國故其子儉葬于土穴東何村里土人呼為南臺不用

棺梓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誌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

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

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

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孤到此州

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也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

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孫故君子為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

薄醴音張肉反呂張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

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

最少先謙曰官本中書郎無書考證云云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論曰風霜呂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危亂而見貞哀之節

老子曰國家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集解沈欽韓曰晉

駭出於意外故也雷霆駭耳集解沈欽韓曰六韜軍雖賁育荆

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九人

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當植抽刀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

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集

劫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等

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王補曰史記論贊指意

辭事必取於本傳之外義法森然未嘗稍亂則昌黎碑志銘詞亦

未有義具於本文者或體製所宜事復舉則昌黎碑志銘詞亦

夾深鄭氏望溪方氏言之纂詳鳴盛之說其蔽甚焉植之追帝河

津詳見何進傳再舉於此則為複矣固可互文以見義也且追帝

誠為大節孰與再舉於此則詳復矣固可互文以見義也且追帝

傳鳴盛乃云傳無一語突見論中所謂強語不知者邪豈先計

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也食之問達仁造次

也顛沛顛沛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集解先謙曰官本坡作字郊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

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名亦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要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志曰

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歧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出

過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冠傲

其門也政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集解惠棟

曰馬融嚴弟官至虎賁中郎將而行以衣冠傲為融不能正當貴

主之禮也沈欽韓曰教女融之從父妹傳云兄女誤先謙曰官

本志志作注故作融考證云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

州郡曰康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尊禮也

自慮奄忽乃為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無箕山之操易曰

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動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集解

曰嘉協韻歌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瘵集解沈欽韓曰御覽

此墓銘也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瘵九百九十六趙岐

賦序云子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永興二年辟司

為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殖慨其遺本遂作賦一章

空揀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

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郡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

縣西決錄曰岐為長卿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

勝代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召為功曹先是中

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玆音郡人呂玆進不由德皆輕

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

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玆於張伯英英頑自矜高與工

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經趙有餘也集解惠棟曰羅暉字叔景

見衛恒草書勢杜陵人時稱工書趙壹集稱未使君延熹元年玆

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玆逃避之集解惠棟曰玆字

收岐家屬宗親陷呂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若州都官從

東從事為玆所殺玆音翦集解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略勇使

傳延熹中唐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玆音郡功曹趙壹所輕侮衡弟

甚悲欲滅諸趙及蜀京兆尹於是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時

從父岐爲皮氏長間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

官歸海與此傳岐先棄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

姓名賣餅北海市中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時安已孫高年二

十餘遊市見岐集解惠棟曰三輔決祭非常人集解沈欽韓曰

注云嵩問岐曰自有餅耶曰取之嵩曰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

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

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

嵩名即引實告之遂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集解

曰劉向列女傳云羊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復壁中數年集解

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復壁中數年集解

韓曰岐孟子題辭云余知命之際嬰感于天遠屯離騷賦性通身

十有餘年嘗息肩弛路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

我勒瘁晚我結首訪論藉古慰以大遺余困否之中精神還庶靡

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後世謂孟子章句是

此題解知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

後漢書六十四

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

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

免因譏次召爲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竊維不攝問暨專權岐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遷故刺史二千

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

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岐

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召爲帥岐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及獻帝西都

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召岐

爲副集解王補曰李傕以黨逆還尊董卓王允擅秉朝政慮關東

而受賊顧指俸資并敵辱其大焉然此固溫嶠出尹丹楊藉手滅

敵之會也惜乎二子之智不足及此岐猶致劉表之委輸日磾則

良足羞已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

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

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

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

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

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

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

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

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政至劉表即遣兵詣洛

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

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嵩在表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嵩在表

未座不爲表所識岐遂識之岐乃稱嵩素行爲烈烈因共上爲青

刺史集解沈欽韓曰魏略云頃之岐目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

司空舉召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

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

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嬰娶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

其像居主位皆爲讀頌集解何焯曰水經注云家園賓客之用

兼有平生兼有平生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簞白衣散髮其

親厚也親厚也上覆呂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

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吏二千

不但繫于詩秦幽也其爲士好高尙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執

迷惟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

視而不見衣冠之華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老夢黃髮之玉

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諸言必有中善否之問無所依違命操筆

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集解劉敞曰正文若嬰子章句案要當

得正古書無誤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

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既刊錄失古意此傳仍當作要而存

氏刊誤乃得其實又注常以元冬下敕修後思而未之得也忽

而寢十二字夢下缺此字字下缺曰字言必有中下學虞注云夢
中指言寢貶之事中下缺子授其人手真舒之抑微通理十二字
違下缺因字據御覽三百九十九卷補沈欽韓曰魏志注
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厥象
贊曰吳翁溫愛義于剛烈翼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
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
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執者所衣也相承本郊卿出疆專命朝
作縫義亦通集解惠棟曰謂追帝河津時也邠卿出疆專命朝
咸左傳無此文案公羊傳云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尊之可也

虛受堂

大

司傳

後漢書六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四按補

吳祐傳今大人踰越五領注九真都寵三也官本注龍作寵

祐曰光祿四行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

卒成儒宗宗戴宏傳公羊學有公羊傳序曾作解疑論

官至酒泉太守注年二十二官本注作三十二

輒閉閣自責官本注

明府雖加哀於集解沈欽韓曰縣令爲明府始見於此柳從辰曰

比令長膠東侯自賈郡復封後僅食一縣沈蓋此方言之

遠長妻到字重文

年九十八卒柳從辰曰一統志祐墓祠父叔墓

延篤傳南陽舉人也注犂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卷六十四按補

并貨牛黃注吳普本草曰柳從辰曰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魏吳普

術華佗傳其書隋志載六卷此言一卷佚已多矣

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至史家所記蓋非其實柳從辰曰仲

讓父之喪宜先抗言亦救孫程之徒況過名不必定出

濟時則功多官本注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注因地之性官本注性

洋洋乎其盈耳也注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官本注無

雖漸離擊筑集解沈欽韓曰至取以爲名如柳從辰曰樂書云筑形

肩圓品聲按柱左手扼之右手以竹擊之唐代編入雅樂案前

書高紀注引應劭云狀似琴似瑟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

日筑師古則云今筑似瑟而細頸章懷乃云筑形似琴有項

有柱說文謂築身樂則築必亦似琴是云筑曲文云

筑五絃御覽引樂書云十三絃淮南泰族訓高注云筑曲文云

州華形如瑟或曰秦蒙恬所造段玉裁謂古等五絃秦收十二絃變形如瑟魏晉以後等皆如瑟十二絃唐至今十三絃筑似等細項然則魏晉之變遷而筑之變遷從可知應氏所謂瑟似者就古筑言之顏氏所謂瑟者就唐筑言之等變形如瑟故顏云似瑟實即章懷之似等也五絃二十一絃雖繁簡不同皆言舊制唐以下亦以十三絃為斷

高鳳讀書事具逸人傳也官本注具作見末無也字

恐如教昇射者也注左右觀者數千人數千人官本注作百餘人柳從辰曰據史記原作數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官本注也作焉云集解沈欽韓曰新唐書

藝文志延篤集二卷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五引篤答張奐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喜不可言惜不完未審所論何事矣案伯英張芝字芝負長子附見與傳篤對與稱其子蓋亦論學也

史弼傳陳留考城人也考城即舊縣更名今衛輝府考城縣東南

終用敦慢柳從辰曰袁紀敦作倅

外聚刺輕不逞之徒注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官本注被作彼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官本注由作自

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注乃求有莘美女官本注美作氏

而其後不大注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官本注無此十二字

盧植傳多列女娼官本注娼作倡正字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注馬融注云官本注無此四字

趙岐傳京兆長陵人也長陵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為皮氏長注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今絳州河南縣西二里

姓趙名嘉集解惠棟曰嘉協韻歌沈銘彝曰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亦嘉何為韻案古韻歌麻本不分部也

因共上為青州刺史侯康曰龔仕至致煌太守見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引三輔決錄

在末至荆州之前而范史失載及客荆州魏畧亦僅言岐復與相遇為表陳其本末而無共上為青州刺史事蓋互有詳畧惟錢氏直以豫州為青州與文則太疏又一統志嵩墓在安邱縣西南引水經注云汝水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是嵩之官卒葬此集解沈欽韓曰魏畧云頃之賓碩石岐在南為行喪也沈銘彝曰齊乘云孫嵩墓在安邱南四十里嘗寓宿太虛官節義高天下請載之以勵衰俗及問趙臺卿傳始悟為孫賓石也

建安六年卒注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柳從辰曰一統志岐家荆州刺史李剛墓皆是也今濟南州嘉祥縣尚存武氏墓前石室畫像邢卿亦有微而行也

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侯康曰漢人多於墳墓間圖寫古聖賢形象水經注所載同隸校尉舊恭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詔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呂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尙書意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諫之言不聞戶牖之外集解惠棟曰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引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集解惠棟曰謂王室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已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言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集解通鑑考異檢帝紀冲帝世也故前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已在實帝世也故前無舉賢良云冲賢之問自永嘉元年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集解熲羌坐爲涼州刺史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場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陸梁跳也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率顯之清猛集解惠棟曰何承天姓苑云牽姓武邑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集解惠棟曰易云括囊無咎無譽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郾城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臣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肅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獎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勸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變未遠臣誠戚之威憂也前是已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

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羣規威信相勦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廩巡視將士三軍感悅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菴廩舍也菴烏含反釋土曰廬廬廬也取自覆廬也毛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遣先是安定太守孫翊受取狼籍集解惠棟曰羅願云復貪猛李翕集解周壽昌曰家漢碑有李翕西俠領李翕折里將都尉皆翕傳其宜其不實也碑稱翕爲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督軍御史張奐注以御史督持節時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督軍御史張奐注以御史督軍御史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盛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怙等十餘萬口集解惠棟曰袁紀二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服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天子璽書謂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寇蠢戾蠢動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舊都懼駭集解通鑑胡注朝廷西顧明詔不己臣愚驚急使軍就道集解通鑑胡注朝廷西顧明詔不己臣愚驚急使軍就道軍上少一字或督或領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曰訪誅納規言羌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曰也所省之費一億百上言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告勞無罪無辜口終終故恥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翊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奐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盛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于思復父之恥哉

驃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謝云臣私報諸羌謝其貨

也若臣臣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恩感

信如言者前世尚遺何奴臣宮姬元帝賜呼韓單于待鎮烏孫

呂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女嫁君今臣但費千萬已懷叛羌則良

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遠理乎自承初呂來將出

不少覆軍有五勳資巨億有旋軍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珍

實封印完全便入權門集解通鑑胡注謂鄧騭敗于冀西任向敗

于平襄司馬鈞助于丁奚城馬賢敗于射姑山趙冲敗于鶴陰河

顧炎武曰寫即也說文云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

惠棟曰案方言云發視舍車也郭璞云舍宜音寫今通言發寫也

通鑑制此古以朝廷供軍之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

金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

本土紀舉諸郡絕交離親殘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

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後漢書六十五五

好音急不擇音鹿也莊子亦云鹿死不擇音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

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遺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

怒陷呂前事集解通鑑胡注前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

而不聽遂自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諸

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

軍至營數月上言薦中郎將張奐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

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

示帥集解通鑑胡注元呂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

元官呂為免副朝廷從之呂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

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算自已連在

大位欲退身避第集解錢大昕曰第當作弟弟謂已避位而弟

弟亦弟字之謂章懷太子謂欲歸第避仕宦之塗誤矣惠棟曰風俗

通辨之曰弟實為德不患無位而徒問其何所施又云規弟

亦私也規以久居大位欲避弟仕途故數上病古文弟舍字數上病

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昊喪還規為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奉奏芳

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欲言歸第避仕宦之塗也集解

并州刺史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通鑑胡注度遼將軍屯西河界

所部也集解胡注度遼將軍屯西河界通鑑胡注度遼將軍屯西河界

能為此私家計邪遠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榮集解

惠棟曰規漢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呂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

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

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

不問時人目為規賢集解通鑑胡注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現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曰災妖使從福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鄧一除內變無德

日變謂廢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屠殺南陽太守而災異猶見人

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

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集解惠棟曰案黨錮傳有孔昱字元

是魯國先賢傳載翊為洛陽令與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傳合而傳不為御史史闕文也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聲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與改善

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

下暫留聖明容受寒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還規引

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壽平

三年呂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

所著賦銘碑讚詩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集解
籍志梁皇甫規集五卷王補曰規集不傳有與劉司空騰見御覽
四百七十八與馬融書見書鈔一百三十四文師箴見藝文類聚
十五初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作慙察皇甫規之言其
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
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

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
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音昌也錢大昕曰胡注通鑑云與敦
煌縣人胡所見本尚未譌也漢志敦煌郡有酒泉縣志作泉
泉蓋避唐諱章懷本亦當作深後人妄改爲酒耳郡國志作泉
字之譌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太學受業博通五經處
處在扶風郡郡縣界中立精舍耕酌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何書
法喬卿之雅訓書誦詩書舊唐書馬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何書

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
張字應有四十五萬餘言與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
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曰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
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屬國
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初到職而南匈奴奴左莫健臺耆且渠伯
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莫健臺耆且渠伯
聞即勒兵而出軍吏曰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莫不聽遂進屯長
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
茲國人來降之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
其擊莫健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曰宣羌豪帥感
莫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
云錄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作渠案說
文引山海經作渠从玉康聲云環屬洪順始曰中山經郭注錄金

銀器之名李注食當是銀字之譌莊子達而召主簿於諸羌前
生篇釋文引司馬注錄樂器也似夾鐘以酒沃地謂之爵音力外反案
何焯曰水經注曰酒醕地曰以酒沃地謂之爵音力外反案
召主簿張祁入曰酒醕地曰以酒沃地謂之爵音力外反案
字林使馬如羊不目入廐使金如粟不目入懷悉目金馬還之
如粟喻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入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

正身絮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集
各何奴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
別種也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軍屯五原引屯赤
旃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
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破其眾諸

胡悉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奐率步騎二萬廣延熹元年鮮卑
寇邊奐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因故吏宛
官禁錮與皇甫規友善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
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
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
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曰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

冬羌岸尾摩幣等薛反替同種復鈔三輔免遣司馬尹端董卓

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侯不事

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

徒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吳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

人為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寶太后臨朝大將軍寶武與太傅陳

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召吳新徵不知本謀

矯制使吳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免遷少

府又拜大司農呂功封侯吳深病為節所賣義士以此非吳

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關板也

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吳上疏曰臣聞風為

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

能屈中配龍騰龍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

家人象傳云風自火出家人馬融注云木生火火以木為順至為

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寶武太傅陳

蕃或志密社稷或方直不同前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

震憤楚卽云世亂議勝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

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示不敬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

明有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

切蜀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

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天子深納

吳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吳太常集解

曰續漢書云吳拜太常設官科限素有清節當與尚書劉猛刁韙

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

切責之吳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召三月俸贖罪司隸校

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曰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

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吳歸敦煌將害之

吳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漢

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吳屈於熲

稱曰州將焉與熲此守不合故奏徒從宏農此時州將似指舊敦煌

守言蓋吳或舊與熲不合故奏徒從宏農此時足下仁篤照其辛

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已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

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

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吳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

求人丘山之用此渎于髮所目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

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齋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

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酒一盃而祝曰嗚呼穰田者邪滿車

五穀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

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後漢書六十五

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

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此無主

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

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讎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君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消人言於

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而捐五百金買其首且

是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魏王自齊往魏王自齊往

德豈不大哉黨音徒凡人之情寬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

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

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所將為人企心東望無所復

徒與開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免少立志節

營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

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嫌百匹免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

年卒年七十八集解惠棟曰典略云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綴綬也以居華陰終遂葬焉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論曰自鄉鄰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駁封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

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實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

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曰斷忠烈等矯制使

率五營士圍殺雖恨毒在心辭辭謝告詩云噫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噫泣貌也音知劣反集解王補曰馬融謂附實賈始由見

李固因災變力為申雪辭辭謝告卒

被禁錮以視馬融則又人禽之辨也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

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邦人元帝時為西城都護死城郭諸

輝也故熲字紀明周壽昌曰顧炎武云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

有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木段干子田完氏家

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子狐之後為

初猶有搖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本段熲之家譜不能從

而數之也後漢書六十五

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所

在能政策解劉放曰案文單言能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

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弓為信然乃入追熲因大縱兵悉

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已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

琅邪賊東郭寶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

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詡薦熲漢官

有文武智略也胡注詡當依帝紀作頌乃拜為中郎將擊寶舉

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頌到封

熲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

熲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集解惠棟曰勒姐種

因勒姐河而名也見十三州志

如古云典畧見三國志注也

別為郎氏趙施趙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

勝郎氏是其後也

如古云典畧見三國志注也

寇隴西金城塞煩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
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
破之斬其酋豪呂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
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
餘落并兵晨奔煩軍煩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煩
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集解惠棟曰歐陽志云其地在今廓州漢末出塞二千餘里新燒
屬西平郡杜佑云山在今西安平鄉郡界
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
河北谷水注云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
殺河堅坑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
種九十餘口詣煩降集解劉放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又
種羌屯聚白石石山在今蘭州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
姐零吾種圍允街允街音階殺略吏民煩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後漢書六十五

三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半姐烏吾諸種羌其寇并涼二州煩將湟中
義從討之集解通鑑胡注湟中有義從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其功
稽固煩軍使不得進稽固稽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
罪於煩煩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
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煩曰千數朝廷知煩爲郭閔所誣詔問
其狀煩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集解惠棟曰
國起徒中爲二千石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湟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
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曰煩爲
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湟那等集解良遂反
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煩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煩
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煩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煩兵

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集解惠棟曰見方術傳潛師夜出鳴鼓還戰
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煩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
虜遂飢困散敗北略武威間煩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
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煩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煩復追擊於鷩
鳥大破之集解惠棟曰鷩鳥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集
涼州府志
威縣南
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
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援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
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煩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煩移
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煩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
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後漢書六十五

古

桑踴踏久不進者當虜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爲狼子野心
難目恩納左傳晉叔向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
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
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
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集解惠棟曰杜
即漢雲中五原郡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下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曰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
足曰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集解惠棟曰釋
疑也
如是無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

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焉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

靈元年春頌將兵萬餘人齋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

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與先零諸種戰于達義山虜兵盛

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于達義山虜兵盛

頌眾恐頌乃令軍中張鐵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通鑑作長利

刃長矛三重挾巨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

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頌

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斬首八千級

于高平苦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寶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

羌惡載為患頌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

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漢書也漢書音子孫連尸積俘掠獲

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自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

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勳今日賜頌錢二

十萬呂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頌破

羌將軍夏頌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熲傳曰出橋

經注云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

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又曰水經注云平水出府施縣西

北平縣東南入塞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出尋間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

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

復相屯結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頌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

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

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頌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

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集解惠棟曰程大昌

攷古編云李注令鮮水非也在一張掖者亦名集解惠棟曰程大昌

追隨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者東羌乃在

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胡三省辨誤曰頌之擊羌也先

破之於高平達義山遠追之出上郡橋門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

鮮水上連破之又破於靈武谷奢延澤在上郡奢延縣西南靈武

谷在北地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當在奢延縣西南靈武

澤西南靈武谷東北非張掖之羌谷水明矣頌士卒飢渴乃勒眾

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虜復散走頌遂與相連綴且關且引及於

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頌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

重傷也集解先謙曰既到涇陽縣名屬隴西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

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頌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曰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頌頌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難眾而

輒弱易制所召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

難破宜用招降集解王補曰文選陸無石關詔注引段熲說先零

特詳略聖朝明監信納舊言故臣謀得行集計不用事執相反遂

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劬傷敗曰劬又言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東天之一氣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

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召反覆攻沒縣邑剽略

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

有命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

也欲備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樹歲時豐稔

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克勝也

師在在和自橋門西落川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集解先謙

官也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類是也非為深

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劬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

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集解惠棟曰胡注胡延熹九年

夷誓三誕辭空說僭而無徵集解惠棟曰胡注胡延熹九年

言之昔先零作寇超克國徒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

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集解何焯曰

徙漢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

事惠棟曰杜佑云趙充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自後漢服建武初寇金城馬援討之徙七千口以三輔注云今先零種復寇風汗陽等郡焉昌曰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漢吾破降徙七千口置三輔考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三輔地類必是引援非始服終叛至今爲梗大雅云至今爲梗故馬武也傳注俱不誤

遠識之士曰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者見惡如農夫之惡去草焉絕其本根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顧卒斯言一曰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理軍不可從中御也

二年詔遣謁者馮翊說降漢陽散羌頗昌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虞必當復爲盜賊不如棄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頗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集解通鑑胡注魏收地形志安山注云凡亭山在造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今平涼郡蕭關縣

鳳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頗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集解亮吉曰注西縣屬天水郡案天水郡應作漢陽明帝永平十七年所改也通鑑胡注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嵯家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嵯家道漾東流爲漢其發源之地也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入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湮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東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類乃於西漢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攻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益東羌爲類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之巢穴而熲於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是谷也

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

後漢書六十五

七

分遮派水道類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扶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類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呂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翊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類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十七枚綬二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皆簡

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路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類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贈膏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尋寢郭璞曰尋席也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時類乘輶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殿天蔽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日錄錄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

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盜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其姦通之至鬪爭相殺寶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爲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汗不宜配至尊乃坐左轉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以資太后配食陳公即陳球也

類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璠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類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類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張上疏集解亮吉曰官追頌類功靈帝詔類妻子還本郡初類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明

集解王補曰皇甫不黨人張然見給於權臣而此亦合傳之微指也

後漢書六十五

大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踞儼儼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之流皆山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白水起王翦李廣辛慶忌西人也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白水起王翦李廣辛慶忌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虛受堂

九

後漢書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五按補

皇甫規傳年齒之不邁注邁往也官本無注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注言國家不妄有裏貶進退案文注不妄

霧氣白濁錢大昭曰霧氣見郎顗傳所謂白濁者易稽覽圖云太

陽卦效亦如其卦陰用事則少陽卦當效時至立效也案文注不妄

寒溫爲實鄭康成注云形無實有實無貌故言從其類也上爲貌者也

屈道仕也白濁清淨其上不貌寒溫者是爲實

流血丹野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流血川野錢大昭曰丹

遂曰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云規好推賢達士

前騰與抑年與規相若規生邊遠少在兵間中原士人固無從

久更仕宦皆衰晚矣且本書秉蕭騰傳不及規事與傳言與規

規亦甚明袁紀之不足據類非學於

延熹四年秋錢大昭曰本紀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在六月此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柳從辰曰袁紀儁作倭古

屬國都尉李翁通鑑胡注翁蓋安定屬國都尉侯康曰趙紹祖以

屬國已詳盧芳傳集解周壽昌曰至翁已去太守任復官本

職惠棟曰天并道碑載翁建甯五年時爲武都太守案規勅李

先爲都尉後爲太守也蓋翁此時被勅僅免官旋復起耳漢碑

題名以所終官爲稱無追稱其前官之例周未見天井道碑遂

多誤

及黨事大起至時人呂爲規賢案此文九十一字當在讓封不受

下以所敘乃張奐已坐黨禁錮歸

田里後事故稱與為故大司農據與傳與之被禁錮先因災應
上疏追訟實武陳蕃及言皇太后恩禮不接觸宦官忌事已在
反別於桓帝永康元年前也

三斷大獄注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案鄧萬即
懷以避諱省三斷大獄謂梁冀誅為亂劫海王惺謀反及鄧后
驕忌與郭貴人更相誹謗也至李膺被誅乃靈帝建寧二年事
不在此數注誤謂此時但下明不指此對一除內嬖注謂廢
奏李膺王暢孔瑒事月具下文明不指此對一除內嬖注謂廢
鄧皇后案左傳內嬖如夫人皇太后嬖配不得云內嬖且鄧氏事
雖不可知然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膺皆以軍敗誅非特
注說則未是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膺皆以軍敗誅非特
當亦不應舉任膺注說仍誤

對奏不省故曰不省也宦官之請與實武霍諡之訟初非感於規等災異之對
奏不省宦官之請與實武霍諡之訟初非感於規等災異之對
奏不省宦官之請與實武霍諡之訟初非感於規等災異之對

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召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
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召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
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召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

薦規表當在此時案規以疾召還當內補官未便至廢棄也况
薦規表當在此時案規以疾召還當內補官未便至廢棄也况
薦規表當在此時案規以疾召還當內補官未便至廢棄也况

表據邕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
表據邕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
表據邕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

力行忠亮開著出處義舉然不污祿器林藪之中以辭修身
力行忠亮開著出處義舉然不污祿器林藪之中以辭修身
力行忠亮開著出處義舉然不污祿器林藪之中以辭修身

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益發東岳莫能擢討即起家拜為太
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益發東岳莫能擢討即起家拜為太
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益發東岳莫能擢討即起家拜為太

山太守居新築縣經撫循前動連見委任節舉麾威靈盛行
山太守居新築縣經撫循前動連見委任節舉麾威靈盛行
山太守居新築縣經撫循前動連見委任節舉麾威靈盛行

外有使戎狄猾華經撫循前動連見委任節舉麾威靈盛行
外有使戎狄猾華經撫循前動連見委任節舉麾威靈盛行
外有使戎狄猾華經撫循前動連見委任節舉麾威靈盛行

化凶悍使為慈惠愛財省刑每有餘資養士御眾悅以忘死
化凶悍使為慈惠愛財省刑每有餘資養士御眾悅以忘死
化凶悍使為慈惠愛財省刑每有餘資養士御眾悅以忘死

其武勢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
其武勢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
其武勢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

廣振軍諸官尤無讓封及被疾召還事且曰誠宜試用
廣振軍諸官尤無讓封及被疾召還事且曰誠宜試用
廣振軍諸官尤無讓封及被疾召還事且曰誠宜試用

不用之時非召還之時故侯康謂以表中時事攻之必規前者
不用之時非召還之時故侯康謂以表中時事攻之必規前者
不用之時非召還之時故侯康謂以表中時事攻之必規前者

會赦歸家已嘗為護羌校尉徵解未赴邕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會赦歸家已嘗為護羌校尉徵解未赴邕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會赦歸家已嘗為護羌校尉徵解未赴邕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史略之也漢時以是官徵者即轉為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史略之也漢時以是官徵者即轉為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史略之也漢時以是官徵者即轉為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規拜度遠將軍數月即轉為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規拜度遠將軍數月即轉為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規拜度遠將軍數月即轉為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

尉者即謂再為是官耳惠氏以為罪也表薦在此時恐非
尉者即謂再為是官耳惠氏以為罪也表薦在此時恐非
尉者即謂再為是官耳惠氏以為罪也表薦在此時恐非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注作慙也無注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注作慙也無注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注作慙也無注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

案前志敦煌郡淵泉注引關駟云地多泉水故以為名此傳注
案前志敦煌郡淵泉注引關駟云地多泉水故以為名此傳注
案前志敦煌郡淵泉注引關駟云地多泉水故以為名此傳注

矣漢淵泉今安西州關說亦足證章懷原本文注必非作酒泉
矣漢淵泉今安西州關說亦足證章懷原本文注必非作酒泉
矣漢淵泉今安西州關說亦足證章懷原本文注必非作酒泉

東一百六十里之東

七千餘人寇美稷官本千
七千餘人寇美稷官本千
七千餘人寇美稷官本千

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與崔子真
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與崔子真
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與崔子真

馬如殺羊子如錐鐵又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與書鈔同
馬如殺羊子如錐鐵又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與書鈔同
馬如殺羊子如錐鐵又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與書鈔同

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官本少
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官本少
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官本少

此滔于髡所目拍髡仰天而笑者也注髡音步第反官本第作弟
此滔于髡所目拍髡仰天而笑者也注髡音步第反官本第作弟
此滔于髡所目拍髡仰天而笑者也注髡音步第反官本第作弟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注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柳從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注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柳從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注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柳從

首字官本注同今新序首作骨案北史應運傳崔暉答錄章王
首字官本注同今新序首作骨案北史應運傳崔暉答錄章王
首字官本注同今新序首作骨案北史應運傳崔暉答錄章王

昭市骨而發足至則仍作骨且孔融與魏武論盛孝章書已云
昭市骨而發足至則仍作骨且孔融與魏武論盛孝章書已云
昭市骨而發足至則仍作骨且孔融與魏武論盛孝章書已云

燕君市駿馬之骨是作骨亦由來已久疑新序自有南北本之
燕君市駿馬之骨是作骨亦由來已久疑新序自有南北本之
燕君市駿馬之骨是作骨亦由來已久疑新序自有南北本之

別唐起北方章懷所據蓋是北本
別唐起北方章懷所據蓋是北本
別唐起北方章懷所據蓋是北本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下筆則為楷則就怒怒不服草書沈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下筆則為楷則就怒怒不服草書沈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下筆則為楷則就怒怒不服草書沈

虞如升云草書之規矩始於漢黃門之急就草本名章草張懷瓘
虞如升云草書之規矩始於漢黃門之急就草本名章草張懷瓘
虞如升云草書之規矩始於漢黃門之急就草本名章草張懷瓘

書斷所謂損隸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魯人
書斷所謂損隸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魯人
書斷所謂損隸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魯人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魯人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魯人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魯人

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為遲遲也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為遲遲也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為遲遲也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者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速者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速者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都相如等視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都相如等視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都相如等視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特草書不可直解作草書耳今之楷書散隸法用
不可備一義特草書不可直解作草書耳今之楷書散隸法用
不可備一義特草書不可直解作草書耳今之楷書散隸法用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散隸法用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散隸法用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散隸法用

赴急書品謂起於建初中京兆杜操書斷則謂伯英所造書
赴急書品謂起於建初中京兆杜操書斷則謂伯英所造書
赴急書品謂起於建初中京兆杜操書斷則謂伯英所造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伯英所造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伯英所造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伯英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此可謂草書也王僧虔之謂伯英乃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此可謂草書也王僧虔之謂伯英乃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此可謂草書也王僧虔之謂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恆亦云草書怒怒不服草書其解猶未誤至芝及弟昶字文
是已衛恆亦云草書怒怒不服草書其解猶未誤至芝及弟昶字文
是已衛恆亦云草書怒怒不服草書其解猶未誤至芝及弟昶字文

作草書增一作字怒怒不服草書其解猶未誤至芝及弟昶字文
作草書增一作字怒怒不服草書其解猶未誤至芝及弟昶字文
作草書增一作字怒怒不服草書其解猶未誤至芝及弟昶字文

亦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壹非草書論芝及弟昶字文
亦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壹非草書論芝及弟昶字文
亦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壹非草書論芝及弟昶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祖亞之及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祖亞之及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祖亞之及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及弟昶並善草書魏太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利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祠堂碑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柳從辰曰書斷亦云伯英章草急就草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文舒伯英季弟今案古人作書有隸筆法草書因勢而緩存伯英書故謂一筆連綴之謂今閣帖

段熲傳武威姑臧人也地詳贊

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注宗字子松官本注宗上元帝時為

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案前書段會宗傳會宗官終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

封關內侯當兩集解周壽昌曰至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

也禮典從辰曰春秋之末已有段規為韓康子謀臣見趙策案周

又在段規之前矣周官有段氏以官為氏亦古所便有也周謂

范蔚宗必有所本未可懸段固亦正論至武威段氏為段干木

漢時族姓抑豈無本乃顧氏引之周氏駁之又甚矣

南度河官本度作渡同

遂至河首積石山集解惠棟曰至漢末屬西平郡注積石之山其

下有石門河水冒以出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羌之中燒當所

居也燒當犯塞類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今案河關縣

前漢屬金城郡後漢改屬隴西郡續志注均言積石山在西南漢

未分金城置西平郡領縣四臨羌安夷皆舊縣西郡長甯皆新

置後漢金城本無河關故西平攻西平之西郡亦係分金城舊縣

說乃謂積石山漢末屬西平之西郡亦係分金城舊縣

破羌所置而長甯分自何縣則無攷或即分自隴西之河關

未可知也至水經注以為山在隴西河關則仍據續志言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注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錢大昭曰白石縣名前志

屬金城續志屬隴西案傳不言山自與下允街同為言縣錢說

是也惟白石山抑即在縣東見前志應助注知縣仍因山得名

僧而無徵案此左氏昭公八年傳文

羌難舊降官本降作除非

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集解通鑑胡注至杜佑作瓦亭山

辰曰今固原州北有瓦亭驛有山名六盤山即隴山水經注

隴山水經瓦亭北謂之瓦亭驛是瓦亭山即今之龍山也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蕃平輿也祖河東太守名又別無事述則不如其不載矣蔚宗好引用風俗通義此必因應書之文而增入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勤字恭祖書請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元談竟曰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于童幼云當為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

虛受堂

官行喪集解王補曰時制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許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集解先謙曰景辟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其輿曰陳仲舉座也不更辟蕃曰諫爭不合投傳而去也音丁總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集解志曰樂安縣名本名于乘和帝更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縣當作郡王會訪云案于乘貞王傳永元七年改國為樂安貢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為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時李膺為安屬邑有于乘樂安兩縣前後志無改易惟郡名改耳周青州刺史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引清續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巨秋反又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集解惠棟表狀云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皆難其高風案璆樂安人袁山松書云璆為樂成令道遙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璆風俗通作糾王補曰袁紹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徐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通鑑蓋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皆以懸榻設榻為徐穉事與此傳異

印本書徐穉傳亦云然豈在豫章則設榻以禮徐穉樂安已先民以此榻禮周璆與故兩存之也史氏妙博以廣異聞類如此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召薦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且祭不欲數曰其易黷故也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況乃寢宿家藏而孕育其中詎時惑厭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廢牧守令長

後漢書六十六

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召長請屬之路乎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蕃上書幾千萬左右問之曰郎天官也以當敘德何可曰此忤左右故出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為反則曰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集解惠棟曰豫章舊傳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舉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俗以禮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集解惠棟曰九卿也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

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高祖之約

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

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曰非義授邑左右曰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

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之無及注封事封侯

之事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

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也貳貳云盜

不過五女門曰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曰傾宮嫁

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楚女悲而西宮

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虜以且取而不

御必生憂悲之感曰致并隔水旱之困集解惠棟曰并隔猶洪範

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化隔絕其夫獄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

道則水旱為并所謂并膺水旱也後漢書六十六

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集解劉

文令當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成夫不有臭穢則着蠅不飛陛下

宜探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

惠棟曰舉虞決疑要注云尚書召使褒責誅賞各有歸豈不幸

王公及位班王公者皆用尺一

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僞爵關內侯而萬世南

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

上廣成上廣成舊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

武殺禽助祭曰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

遊尚書舜綏謨曰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尚書無逸虞舜成王

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

世有三空之居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聘

心與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

驢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

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集解錢大昕

子對齊宣王語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為誦祈招之詩曰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為周

昭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愆愆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書奏不納曰替為光祿勳與五官

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中郎將黃琬其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誣訴集解惠棟

通執家郎謂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

五侯郎氏五侯郎氏兼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

兼為太尉舊議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

章謂周公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

之禮法也

明亮達文武兼委集解劉效曰案委是臣不如苑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其相阿媚大司農

劉祐廷尉馮緄音占河南尹李膺皆曰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

固理膺等請加原有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

涕而起集解汪文臺曰世說品藻注張璠漢記云時人馬之時小

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集解惠棟曰司

有校也案謝承書張汜即張子禁二郡太守劉瓛成瑨考案其罪

乃桓帝乳母中書貴人外親也

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集解劉效曰案漢魏鞠皆云考竟此

斯曰瓛太原太守瑯南陽太守故云二郡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

趙津晉陽太原屬縣故瓛得案之此傳則晉陽字而二郡之文不

請瑣瑣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集解惠棟曰案劉惔傳茂等坐免官也矩茂不

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

平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

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

而寄軍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

門識其害也故曰小惡必書也集解惠棟曰宜先自整敕後呂及

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

能飽實憂左右曰親忠言曰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

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壽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

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目自輕忽乎誠不愛己

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周勃王

同時誅事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

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食

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

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惜惜說文曰惜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集解何焯曰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

適己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

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賈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

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髡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

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

呂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

敬當斬通頻首盡出血文帝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

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

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

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

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嘯詠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

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

洽於下休禎祥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

敢曰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

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錫罪己其典也勃馬榮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杜預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日廣雅

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網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

去公室政在大夫之論語孔子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

復災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天之於漢恨無

已恨恨猶故殷勤示變曰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白

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

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人使優施舞于

焉首足異帝諱其言切託曰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

帝崩寶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曰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

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

不朝後漢書六十六七

不朝集解周壽昌曰權官即舊臣謂持權之官也

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亡時同故

日感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如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

于又集於義不足焉得仁乎集解惠棟曰古文論語曰未知焉得

句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寶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衰功

目勸善表儀曰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太傅陳

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養悖

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問王曰夫士亦今封蕃高陽侯食邑

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投高陽鄉侯印綬也臣誠悼

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曰爲名竊惟割

地之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

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絮之行竊慕君子不曰其道得之不居也論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

亡注云爵祿及之也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

願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

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

人爲皇后集解惠棟曰宋女田聖蕃曰田氏卑微賈族良家爭之

甚固帝不得已乃立寶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

軍寶武同心盡力微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

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

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寶武亦有謀蕃自曰既從人望而

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

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

臣竊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譁言侯覽曹節公乘

听王甫鄭鳳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方今一朝

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

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

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

者莫不震恐蕃因與寶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

武等蕃時年七十餘集解周壽昌曰案寶武傳蕃謂武曰聞難作

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集解惠棟曰寶宏紀

內曰公未被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嬈專兵向宮門使名不

逐君側之惡人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攘臂呼曰

大將軍忠臣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寶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

廷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寶武何功

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貴財

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

蕃蕃拔劍叱南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

北寺獄集解惠棟曰袁紀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南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

外有反者集解惠棟曰袁紀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南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外有反者

事通盤不取益兵圍蕃之說而從袁紀然張奐傳曹節矯制使張

病為所責急為申雪則仍當以因書與深黃門從官騎驎忠棟

射從官騎驎謂吏從官及驎僕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忠棟射從官騎驎謂吏從官及驎僕

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忠棟射從官騎驎謂吏從官及驎僕

對掌稟假錢穀胡注時宦官恣橫黃門從官元監尤甚陳即日害

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

震時為鉅令後漢書六十六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

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集解劉放曰案文授當作考

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集解

厚集解汪文舉曰書鈔七十三謝承書云震仕為郡主簿時戶曹

人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

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曰謹超

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威能樹立風聲抗論俗而驅馳峻

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終取滅

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遠埃壽也達選愍夫世士曰離俗為

高而人倫莫相恤也呂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呂仁心為己

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寶武

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懷懷有風功雖不終然其

信義足已肅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

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

其老也驚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

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詔事宦官因緣詣

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

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曰補吏允

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

允由是知名而路佛曰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誦

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曰司徒高弟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

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

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呂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

呂狀聞帝震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怨怨呂

事中允也中傷明年遂傳下獄傳逮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呂

罪被捕司徒楊賜曰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輕也楚苦痛集解

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乃遣客謝之曰君曰張

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又諸從事好氣

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

辟曰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乳合作茹

乳當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

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賜

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

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是曰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
皆怨已不責於人也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制其爵愚以為陛下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
復為雲中太守晉悼有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
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
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
之禮食使允曰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
其庸勳請加爵賞而曰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
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曰允宜蒙三槐之聽曰招忠貞之心
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書奏得曰減死論是冬
大赦而允獨不在有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
橫暴睚眦觸死睡音五懈反毗音士解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
賜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及帝崩乃奔
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謀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
後漢書六十六

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曰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
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
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
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並位俱封而獨崇高
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
傳殺卓後允封布為溫侯益允以所讓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
與士孫瑞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
曰案禮儀志詳請雨無請霽法考禮祭法雩祭祭水旱也注謂宗
為祭字之誤似平旱則雩祭水則祭祭也漢雩祭成帝二年六月
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祭社擊鼓攻之春秋繁露許來雨法亦有
其雨多則祭祭赤犢朱衣開諸陰朱索祭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
有久雨祭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祭水旱而請霽之法實始
自漢成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名史記
星曰執法也太微南四星字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
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
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
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
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曰安之道也呂布又欲曰卓財物班
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曰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
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初懼董卓
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曰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
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
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集解劉放曰今若一旦
二字王補曰通可呂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雷陝曰安
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曰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

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

說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

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曰董公親厚並尚從坐彥思洪亮吉曰丁

范二史于卓傳俱不載裴松之注極詳亦不及此又案卓傳惟載

主簿田儀陳忠九州春秋侯作景後校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

居注卓廢帝及遷皇太后讀冊畢眾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大臣

耳王補曰通鑑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

無丁彥思三字

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

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

天子招允曰公可已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

也若其不獲則奉身已死之朝廷幼少待我而已朝廷謂臨難苟

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曰國家爲念初允召同郡宋翼

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

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曰

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

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

與乎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

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

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

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

脫歸鄉里集解惠棟曰左傳云齊侯乃脫歸魏志王凌傳天子感

憐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戩音

王宏字長文集解注文臺曰郭泰傳注謝承書云太原王

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

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

種有隙及宏下獄種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語曰話陽也音宋翼豎

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曉胡種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種後眠輒見

宏集解先謙曰官本職作眼考證曰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集解

曰此與史記漢夫傳敘武安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

侯病見魏其灌夫事相類

之遺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曰本官印綬送還本

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集解周壽昌曰案上文允兩子宗族十

黑亦必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集解惠棟曰策一扶風人頗

有才謀瑞曰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曰獲免於難後

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

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集解惠棟曰戩政從子也

言稱詩書愛恤于人不論疏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遷平陵令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中爲

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厲厲卓怒

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

荊州劉表厚禮焉集解惠棟曰典略云時禍衛來遊京師詔嘗朝

椅桐梓漆人則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

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

論曰士雖曰正立亦曰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

而徹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而終不曰

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

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富緝合也易下繫曰

謀難合而冥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

運未付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

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

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爲工被

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注論語孔子之言也官本無注

周室衰微官本室

夫民生樹君注以統理之故也官本注無故字

表儀曰履俗官本儀

今封蕃高陽侯錢大昭曰高陽下

收葬蕃尸柳從辰曰一統志蕃墓在今汝陽縣東六十里射橋西

誤袁字記云

震字伯厚集解汪文臺曰至太守郭琮書鈔琮作宗初為州從事

太守單匡臧罪柳從辰曰謝承書又云震辟為部從事奏濟陰

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趙案官者傳又謂

而驅馳嶮峴之中官本峴作阮案

卷六十六校補

王允傳太原祁人也注祁今并州縣也今太原府

王生一日千里侯康曰虞翻錄王允自鑄一鼎

刺史鄧盛侯康曰御覽二百九引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真蒼梧

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向

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如此尚獨何心故不以死相歸乎

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為主簿今案靈紀中平元年四月

太僕宏農鄧盛為太尉注云盛字伯能與先賢傳作字伯真蒼

梧人者迥異豈同

而讓懷挾忿怨官本怨

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賜時

皆不為此官恐誤也錢大昭曰袁隗未嘗為太尉柳從辰曰據

烈為司徒五月太尉鄧盛罷大僕河南張延為太尉九月廷尉崔

約期在中平元年三月因事洩遂先期作亂允之拜豫州刺史

討擊黃巾別帥張讓之姦蓋皆即元年二三月事下獄會赦

還復轉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仍不出元年三月故云一月

再徵隗賜之與何進共上疏請亦即在其時時正袁隗為司徒

楊賜為太尉官名不過互誤特本末至明年上文明年二字乃

誤行耳否則中平二年並未一赦而允前既以會赦還復則

是冬又大赦明指中平元年三月一赦十二月一赦也賜於

是年四月曾以初諫忤旨免官此殆亦其一事如移至明年則

並兩赦不合已

寬賢於能官本於

允初議赦卓部曲至非所目安之之道也

柳從辰曰袁紀允與士

既慮特赦反議其疑必無更議罷涼州兵事當是或疑涼州人

內不自安有議罷者抑有議撫留者耳惟允果不飲其疑即

當奏帝請詔一切不問並簡拔其材後撫而用之則人情自

安何為茫然無料理催等乞赦反拒之耶則史言前後不謬矣

丁彥思集解洪亮吉曰至疑宮即丁彥思

司空注云宮字元雄不云字彥思也案宮中平五年遷司徒六

年七月始罷董卓廢帝遷太后即九月事宮甫罷相何以在尚

書是起居注亦

若其不獲官本若

王宏字長文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書宏遷冀州刺

宋翼豎儒

圖謂宋翼鍾繇弟子

使改殯葬

柳從辰曰山西通志允墓在

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

柳從辰曰袁

為亂兵所殺

侯康曰文選二十三注引三輔決錄初董卓之誅也

荆州依劉表去無幾

果為李傕等所殺

論曰士雖曰正立

至則歸成於正也

案魏志董卓傳注引此論作

本華嶠似裴注

誤范為華也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六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好也惡音鳥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
維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
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
藥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幾身死國亦有染湯
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則行難時異俗行音下孟
反律猶放縱也牽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若忘是曰聖人導
人理性裁抑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
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
堯訛王道陵缺叔未猶季未也而猶假仁呂效已憑義呂濟功舉

虛受堂

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
求者褻猶奪也音直紙反斯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
人是微對曰貢之不寡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
強梁褻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
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何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對曰臣謂君之惡唯力是視諸人狄人余何
今君即位其無蒲秋乎此蒲音秋也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音七余反廣雅
為斯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音七余反廣雅
多詐故比之也彊者曰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畫半
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
金百鎰見史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王言莊鳥越
之鄰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集解
惠棟曰前書公孫安傳自臣賜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又
高誘淮南子注云楚簡功臣賜圭圭士之飾巧馳辭曰要能鈞利
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莊古文圭士之飾巧馳辭曰要能鈞利
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辭作謀以鈞利於秦也貴

是作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同變其風不可留其傲不能反及漢祖

伏劍武夫敦與憲令寬賚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
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死重氣
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使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
同是非為使所謂權行自武帝曰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
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
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
經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
同經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妬道真至王莽
集經惠棟曰協當作挾古字通黃瓊傳黃門協邪是也至王莽
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紱遂乃榮華巨壑甘枯槁謂
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
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建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
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

後漢書六十七

聲互相題拂品數公卿集解惠棟曰說文數實也考
直之風於斯行矣鯀恨也音邪鼎反集解惠棟曰離騷經云
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
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直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若范滂張
官本考證曰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若范滂張
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
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相譏揣初委反集解通鑑胡注揣度也量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
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音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
守范滂南陽宗資主書集解杭世駿曰讀者多以為唯諾之
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集解杭世駿曰讀者多以為唯諾之
文如人主之制惠士奇曰若猶今施行謂之書諾六朝有風南陽
尾諾王充論衡云曹下案曰然後可諾然則書諾天子亦然南陽

[illegible]

南陽之西曰南陽

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程超任城

相劉備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

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雖賊之忍盜入黨中反音五懈

雖裂也賊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

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集解惠棟曰袁紀鸞上書云夫黨人者或者

獄者也而久被禁錮等在此處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至左右大

不聞怨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

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集解惠棟曰丁度云送

槐里獄掠殺之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掠笞也劉熙釋名云

注掠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

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新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光和二月上祿長和海

郡今成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靈帝紀注作和浮和姓本自義和上

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劉寬碑陰有祿氏長河內波人和政公直上

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

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帝覽而悟之黨

錮自從祖曰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

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有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

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徒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

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

蕩蕩法度廢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年修告將朱

並告儉故云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覓衍皆天下善士集解王

成於二人黨之禍激於權奄恣為盜藉刑賞亂國隨以傾備始漢季而白

馬東林覆車頻仍范序涕泣而道垂戒百世治國問者向其鑒諸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事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寶武王暢劉

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

巨入北海相蕃衛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

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集解惠棟曰璋一作章

喬碑有相國東萊王璋字伯儀者海內賢智王伯義又禁豎王子

章儀當作義義同音義與義異大昕曰漢以王璋然則璋當作

動宗正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少府為九卿而官名無卿字猶太尉

卿字司空不繫以公也兩漢國志書太常廷尉宗正等從無繫以

卿字者此傳少府卿當衍卿字漢有衛尉卿方碑及位行並不

尊號後碑有云故少府卿任城樊府君此流俗之稱

顯祖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集解洪

案謝承書周景傳沛國朱寓為從事實武傳尚書朱寓微盧江太

守朱寓等列于朝廷以朱寓為司隸校尉薛瑩書天下冰凌朱季

陵范史亦略之第著為沛人而止無怪趙典之傳于前而忘于後

也惠棟曰魏明帝表狀云寓一名詡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

告本郡訪問書老議寓云桓帝時遭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

難無後三君八俊錄云寓字季陵

名見而已集解洪亮吉曰案尋前後義例若典官爵邑里俱無可

後漢書靈帝即位其行事則十七卷中之趙典與此斷非兩人且下

皆下獄自殺校其行事則十七卷中之趙典與此斷非兩人且下

卷郭泰傳即云太常趙典舉孝有道則八俊中著名者李杜王趙

為最范史何慎慎又崑山顧氏謂有兩趙典蓋因一言卒于家

而承書云同典等自殺豈一時復有兩王暢耶又有辨者薛瑩漢

書八俊趙典下天下才英趙仲經豈同名者復同字耶范史子盾

頗多不必為之曲解也有見趙仲經和子盾多者則趙典與趙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好學明五經

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

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淑爲侍中朝夕建
議竭忠於朝補正二百餘事悉靈帝即位宦官諸淑與實武等通
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爲太尉漢官儀曰
益趙國相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修生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元高唯

呂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
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

樂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曰
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

延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
甚懼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呂公事免官還居

綸氏教授常千人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
受陵後呂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荀爽

營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集解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肯

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
給酒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永壽二年鮮卑

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集解惠棟曰袁紀天子
能遠度遼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被酒泉雲中諸郡

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
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

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涸軒有奇巧乃載之曰歸集解惠棟
曰劉熙釋名云涸或曰涸言涸也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

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

觀實於楚昭奚恤莅呂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
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昭奚恤問焉對曰

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
請就上位東面西面之壇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

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西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
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

抱鼓以動百萬之眾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
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繼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

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
可謀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曰四臣魏惠王問齊威王

也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
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

人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
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

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

不釋而去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
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曰法

也集解惠棟曰呂覽仲春紀後漢書六十七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
出宮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

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爲凶德夫莒
僕則其孝敬則叔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子則盜賊也

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則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膺
父難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
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譴詆遂令忠臣同
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
功忘失是曰武帝拾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爲梁大夫坐法
千石拜爲內史臣賢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爲京兆尹坐殺人
案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爲京兆尹坐殺人
爲冀州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文王方叔先與
吉甫征伐蠻貊今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
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此之集解惠棟曰
車騎將軍馮緄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捕賫布卅萬匹不費官
財振旅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又爲司隸
還師

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強禦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遠今三垂蠢動王旅

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曰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

之象震爲動爲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乞原膺等曰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陽翟令張典又膺爲

河南尹時考殺之也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集解通鑑胡注合木爲柱安足以容膺

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

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曰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建武三年詔

曰吏不滿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

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

可知矣何休注云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

傳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句惠棟

曰袁紀私懼曰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

踵時乞留五日剋於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願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

時朝廷日亂綱紀廢弛膺獨持風裁自聲名自高惠棟曰膺家

傳云膺恒以疾不送迎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也龍門水

實客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河

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

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

案皆海內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有也解見耿豈有

請帝曰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爲及陳蕃免太尉朝野

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曰全亂世爲書貽曰久

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咄咄瞻望惟曰爲歲論語曰鯁而過庭子曰

何倘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峻兮瞻望父兮又曰一知曰直道不容

口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爲喻也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

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人鬼同謀易下彖曰人

與曰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

觀六二九五居中正應所謂貞觀二五也觀彖傳曰中正以觀天下

五君臣同道則臣得利見故曰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

註以乾二五並曰利見利見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

融夷傷也融謂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爲日坤爲地日之初出

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旦乎以膺黜故喻之也

蛭揚輝奔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蛭出亂惑奔和謂奔君子同

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

九家易云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智者見險投曰遠害投身以遠

害也曰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集解惠棟曰雖隱人望內

合私願也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

門橫木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

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曰膺爲長樂少

府及陳寶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

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願師事李膺膺自免
久之拜武都令遷益州太守年八十一而卒為膺門徒而未有錄
牒故不及於諸殺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曰漏奪名
籍苟安而已集解劉劭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惠棟曰世系云膺三
子瓚瓚瓚瓚字叔瑜東平相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
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
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南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
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
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集解惠上
夫謂之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
鄉佐史第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記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
五元後漢書六十七

賤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軌車過也太
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集解先謙曰官本林作公卿多舉
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兒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
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集解先謙曰楚詞曰悲
無聲集解惠棟曰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
謂之寒蟬方言曰蟬謂之寒蟬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
勝位故大夫俯伏甚於蟬蟬也風俗通密對昱曰劉
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行
問近平智力行近乎仁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

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集解惠棟曰
云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晏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
密妻妾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識切不覺坐謝
負而多伐善以為己力惟願之厚博而俗矣王補曰王厚齊攷史
云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鄉猶效張
伯松龍伯高也制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
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

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

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
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
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郡將
年可入小學而但做假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
為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請遂成學業也集解
先謙曰安國今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
保定府祁州南

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集解惠棟曰謝
辨自在臺閣陳國家事故每有奏決於口筆為羣僚所伏除任城令竟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
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
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
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再遷延熹四
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
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

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
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集解惠棟曰集解通鑑胡注固障固
山澤西羌傳規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集解惠棟曰科品謂
固二輸亦此義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集解惠棟曰科品謂
初元年詔曰舊令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
百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
廷皆屬意於祐曰譜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入無德
而稱焉和帝紀延陵高揖華夏仰風集解惠棟曰左傳吳王壽夢卒

而稱焉和帝紀延陵高揖華夏仰風集解惠棟曰左傳吳王壽夢卒
札札其至之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甯子之知愚集解惠棟曰
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微妙玄通沖而不
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而不盈三光之明未暇目天下
盈不可識也又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目天下
為事何其功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

日法言云年彌高而德彌靈帝初陳蕃輔政已祐為河南尹及蕃敗
痛劾者是孔子之徒歟靈帝初陳蕃輔政已祐為河南尹及蕃敗

祐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度尚

傳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又詣太學授五經

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

忿疾欲中之中猶倅校本改國相會九真賊起乃其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

虞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再昇

百僚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擅容集解所服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擅容

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後漢書六十七後實武等誅朗目黨被急徵行

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斯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朗被徵乃陳微曰丈

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著書數篇號魏子云集解惠棟曰乘龍上天乎海內列名八俊經籍志云魏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集解先謙曰官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

門也集解惠棟曰案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集解高士傳高氏名儉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集解

日高士傳云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陶宏景云馥雖不交少時被公府辟召應辟書案樹乃去其用懷高過如此馥雖不交

時官然曰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

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引生為乃自翦須髮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隱匿姓名為治家傭

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練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淫陽

郡縣皆屬魏郡魏郡有釜水或謂是淫水之陽秦漢末林靜追之淫陽市中為得其真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自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自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日禍

見追也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弟奈何載物相求是日禍見追也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弟奈何載物相求是日禍

有人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漢陽潛使黨禁未解而卒人以車迎馥自匿不肯見漢陽潛使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安眾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鎮

東南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

其義行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集初察孝廉歷令員丘長員丘縣屬清河郡皆曰郡守非其人辭

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實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

入問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

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曰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縣見來欽傳謝承書曰汝南細漢紀云滂汝南伊陽人案汝南無伊陽或少屬清節為州里所服

細陽之誤也先謙曰官注見光祿主簿厚賈棧選議節儉此為四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主簿厚賈棧選議節儉此為四

主事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曰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

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功也集解惠棟

入問至坐蕃不尊滂版功也集解惠棟入問至坐蕃不尊滂版功也集解惠棟

禮格之也格正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

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諸言漢官儀曰三公掾皆還條奏之是爲舉諸言也頃者舉諸言掾屬令史都督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則聲稱之不善者則默爾街枚舉諸言與

而寢息此令三府掾屬特具文而已故所劾被責於尚書也王補曰彼令三府掾屬特具文而已故所劾被責於尚書也王

書責滂所劾復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屬觀注引漢官儀甚明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

爲民害豈可汗簡札哉問曰臣迫促集解通鑑胡注會曰謂三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

國家者見惡如農忠臣除姦王道已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夫之務去草焉

不能詰滂觀時方艱集解王補曰袁紀雖下有難字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

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紀雖下有難字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

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後漢書六十七

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已頌請資資後漢書六十七

用爲吏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極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後漢書六十七

清裁猶曰利刃齒腐朽載音才今日當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責乃

止郡中中人曰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曰爲范黨後半修誣

言鉤黨鉤引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

惠棟曰擊虞集記云滂曰舉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

於帝帝謂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

曰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集解惠棟曰高誘注云格撻也遂與同郡袁忠

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曰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

塔下三木項反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餘人在前或對

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集解王

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而共造部黨自知襄舉集解王

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曰情對不得隱飾滂對

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論去疾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曰爲黨甫曰卿

更相拔舉迭爲脅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集解劉放曰

見則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文循當當作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

愧夷齊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滂曰願賜一棺于首陽山側

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一棺在足曰桎在手曰

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爲城威直六十耳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滂破

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戎車也尚書曰同囚鄉人殷

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集解惠棟曰案袁紀陶

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學家

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處不動親戚扶持曉曉莫能移之後漢書六十七

益盛由是顯名後漢書六十七辭命或云陶字仲子周妻汝南先賢傳云穆

字子敬安成人也爲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萬舉穆

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

首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遂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

之滂願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

繫獄尙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謂而不爲謝或有讓滂

者對曰昔叔向嬰罪邢公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邢老有自

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之蕭殺叔向之弟羊舌肸并因

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

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曰供養弟也仲博滂滂從龍舒君

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

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

密杜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願謂其子

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

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集

尉蘊義生風曰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以動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

激素行已恥威權立廉尚已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栗波蕩

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

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

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己地執尚人州郡連辟察孝

廉三遷郎郎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

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

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寶武等事下獄自殺

集解蘇與曰尹勳自有傳不當附見劉瑜傳中又彼云從祖睦

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鄉侯彼作宜陽鄉侯互相違謬此范氏

處疏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少明經講授曰禮讓化鄉里

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

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

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

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

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

等已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

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家世衣

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

會固被誅陟已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

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

張顗司徒樊陵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陵為太尉非司徒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

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已前太尉

劉龍司隸校尉許永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作永考證曰永毛本作

冰不知所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作永考證曰永毛本作

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

豪右京師憚之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六謝承書云陟下車禁絕豪

者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六謝承書云陟下車禁絕豪

異行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父咸

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曰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

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

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還絕章

表並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苑康傳皆云儉殺覽母此云

母生時交通覽過絕章表並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苑康傳皆云儉殺覽母此云

侯覽母案其宗黨賈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

以此傳所止督郵權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賈客恐於情事不合當

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賈客子

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

傳成書未及互審耳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

之中見門即投歸莫不重其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而止宿求感也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集解大昕曰胡注外黃縣屬陳留郡

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手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

君子集解蘇與曰此語亦見王暢傳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

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集解周壽昌曰

與此明府稱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集解惠棟曰袁紀篤

陽出塞集解一曰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目十數宗親並珍滅郡

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

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目百數建安初微為衛

尉不得已而起集解惠棟曰孔融衛尉州宰爭命辟皆不就復

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

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達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

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開齊齊急

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

聞之疑後乃出迎齊齊聞信陵君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為

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項羽將數

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脫緡布

之集解官本考證曰豫臨本作豫從宋本改曰貪叨誅死方音曰旺

惠棟曰世系云岑彭生遵豫遵之曾孫也叨誅也

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自有道見微賁客滿門曰旺非

良家子不肯見旺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

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旺有高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旺高

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集解先謙曰

是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太守弘農成瑨下

車集解惠棟曰李善音津司馬欲振威嚴聞旺高名請為功曹又

目張牧為中賊曹吏集解劉牧曰案文多瑨委心旺牧喪善刺違

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集解惠棟曰陳蕃傳作汎徐天麟引

則汎字桓帝美入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巨賂遺中官呂

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橫旺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

赦旺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

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旺與牧遁逃

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

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旺逃于江夏

陽太守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

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

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集解

惠棟曰謝承書云翔微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

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瑨之

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微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

寺獄曰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

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
太子經通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以霸賜爵關內侯就裏成君
薨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
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侯有御史孔昭
元世又史晨龔孔昭後碑有故尚書孔立元世立即昭也孔氏諸
載胡爲孔子十九世孫實刻載編云漢御史孔昭碑嘉平元年立
今傳云七世祖霸則豈爲二十世孫又豈未嘗爲御史尚書里記
闕誤但皇南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胡又皆自霸至昱爵位相
字元世所未詳也三君八俊錄云昱字世元

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大將軍梁
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
卽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集解惠棟曰魯國先賢傳云胡爲
洛陽令置水器于庭得私書皆投
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曰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集
解惠棟曰范當作苑先謙曰重合今
武定府樂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
述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

後漢書六十七

三

者先所請壽人田宅皆遽還之集解先謙曰是時山陽張儉殺常
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進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
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怒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
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
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集解惠棟曰後魏地
志云安鄉郡重合

康家

檀數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集解今兗州縣集解惠棟曰鄭元三

有檀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

不就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相

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

議郎補家令案縣屬曰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

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數與子孫同

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華縣集解注文臺
書叔林傳覽九百七十九事類賦注二十二類聚九十二類聚九十二類
漢人而官東郡太守赤烏二十事類賦注二十三類聚九十二類
先謙曰今華縣仍治陽平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
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
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
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
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
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

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

案發就發處而據吏欲引南集解劉效曰案文吏當作史說彪怒

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

後漢書六十七

三

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集解曰賈父所

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

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

自潁川至洛陽爲西行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賈武尚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曰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先是岑昞曰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公孝曰要君致尊自

遺其咎集解惠棟曰君謂成瑨也吾曰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

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曰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

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顯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東陽縣東北也

少遊學洛陽顯離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

少遊學洛陽顯離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

集解惠棟曰：顧別傳云：顧有人偷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顧友人

度偉高有父警未報而篤病將終顧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顧感其

義為復警曰：頭顧其墓顧祭勝也及陳蕃李膺之敗顧曰：與蕃膺

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

荆豫之域集解劉劭曰：案文問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

屬荆汝南則無用問字不當云：荆蓋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

州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子曰有奔附

走子曰有奔侮毛萇注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顧常私入洛

陽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居者為求援救

言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集解

曰：黨綱諸公意存矯枉夏馥賈彪較及黨綱解顧辟司空府每三

府會議莫不推顧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顧曰：為長史託病不

就集解惠棟曰：漢末名士錄云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

卓會爽薨顧曰：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集解王補曰：諸史無言

傳及何顧傳殆由或作偽以欺耳目范史摭而錄之耳袁紀言是

人臣君子以此識之或蓋病此獨計以為詭稱圖卓可解當世之

議然無可附以市重而取信於時者惟爽為顧等所薦拔又與王

允同官三府二子方以殺卓為時珍頌是足以附耳且彼皆既死

孰與明其詐此飲藥以蓋謀之智也既而并致顧屍葬爽家傍

謂合志同穴更足證成其事其虛偽益不可掩矣史通謂八龍初

之目出於家傳微彼虛譽定為實錄何與是非其有見於斯乎初

顧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曰：是嘉之嘗稱

穎川荀彧王佐之器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顧屍

而葬之爽冢傍集解劉劭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顧屍又葬冢傍

鄭太仲輒謀卓事垂就而發覺收攸顧繫獄顧憂思自殺本書鄭

太傳亦言太與顧攸共謀殺卓事洩顧等被執而顧本傳獨言與

荀爽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顧以它事為卓所繫與諸書異蓋允

手正董卓之謀爽既死而破虛美均不可言事洩因謂顧為他事

之謀并疑魏志並列顧及伍瓊為誤殆覺其詐耳先謙曰：官本家

之字上多一

贊曰：渭呂涇濁玉曰：璞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鑠音慙說文曰：鑠

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蘭猶無

並銷長相傾舊臧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

老子曰：高下相傾也集解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龔勝死有一

先謙曰：官本銷並作消是徒恨芳膏煎灼燈明老父入哭甚哀曰

膏以明自銷

虛受堂

活

後漢書六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七技補

黨錮列傳宏農成瑨但坐嘯注盤牙境界

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

陽安眾入父資有美譽

問德而至於資有美譽

乃謂承起往要之徒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

帝平冀州從至郡陳

尺松生焉柳從辰上

不畏強禦陳仲舉

李膺為河南尹集解

張成事于延熹九年

成推占當赦命子殺

萬世下獄死膺即代

注從之非是案延熹

九年侯說是也推膺

成事則必不在八年

按羊元羣罪反坐輸

不遠至棠降恕而陳

徒李膺可和其為八

南尹三月檢作左校

紀延熹二年以後四

者以修為成可也耳

四年所難解者膺之

焉錮傳謂膺者膺之

皆惡金構募

賈武劉淑陳蕃為三君

之日陳仲舉舉強於

送槐里獄掠殺之

上祿長和海注上祿

王璋字伯儀東萊曲

東北今萊州府掖縣

至義同誼與僕異

以作章為正字商之

書僕通作義述見周

朱寓沛人集解洪亮

秦河東太守單安河

治安盛中常侍單超

復字同耶案趙典之

輔錄之文詳著於下

天下清苦羊祜祖

海內忠實張元節

海內珍奇胡母李

劉淑傳永興二年司

錢大昭曰神為為司

日袁紀載延熹八年

親則君臣通君臣

夫吉凶在人水旱

觀之君其綱也臣

物能父慈子孝夫

正事所為於延熹

官大司農而傳
誤爲司徒耳

李膺傳膺性簡亢侯康曰世說賞譽篇世目李元禮讓讓如勁松下風注引李氏家傳云膺岳峙淵清峻貌貴重

華夏類如玉山
君頤頤如玉山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侯康曰商芸小說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爭之注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陳實傳按補綸輸

其見慕如此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七引袁子正書李膺言出於則名聞天下

昭美恤莅呂羣賢注新序曰至未可謀也侯從辰曰注太宗子敖微理亂之遺風今新序僅作攝案辛

齊威王答曰四臣注吾臣有盼子者官本注盼作盼從者七千餘家注千

綱前討荆蠻官本荆蠻卷六十七校補

名爲登龍門注薄集龍門下柳從辰曰御覽九百三十引無簿字案薄集猶道集

弃和取同注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官本注無

乃詣詔獄考死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膺墓在今襄城縣蔣祠鋪東

杜密傳自同寒蟬集解惠棟曰至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柳從辰曰

蟬注寒蟬也似蟬而小色青案寒蟬與寒蟬本有別蟬本鳴者也寒則不鳴寒蟬方言注云爾雅以蟬爲寒蟬月令亦曰寒蟬

蟬亦非不鳴者郭璞方注云爾雅以蟬爲寒蟬月令亦曰寒蟬蟬字人之病瘡者亦不能正言諸非並不能作聲音也然

蟬此可知月令之寒蟬鳴也後人作寒蟬鳴者今爾雅月令之寒蟬引爾雅之寒蟬此本必不鳴之蟬至鄭注禮記本雖作蟬而仍

蟬有別章感引楚詞最得確解詳楚詞王選注亦云蟬蟬而伏蟬蟬本一作蟬故又通作蟬乃借字

魏朗傳少爲縣吏侯康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會稽典略朗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史願龐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

非臣服寵不敬敕率撤去寵惠而不聽顯右手鳴鼓左手橫也簡府君喜則遂退寵以明代之期辭病不就案功曹佐書佐

從博士卻仲信官本卻從博士卻仲信

行至牛渚自殺柳從辰曰一統志朗墓在上虞縣北四十里

夏馥傳馥雖不交時宦柳從辰曰袁紀馥安貧樂道而不求當世

也馥曰東野生希游帝王之庭徑去不復顧公卿聞而追之公卿追之尤爲無事雖微夏馥豈合姑游太學與諸生周旋

喜逐聲氣馴至賈禍良可嘆也喜逐聲氣馴至賈禍良可嘆也

黨禁未解而卒柳從辰曰高士傳後詔委放張儉等皆出後獨嘆

禁已解馥仍不出從陽潛故屢迎之也與本傳異

范滂傳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錢大昭曰第五種以司徒掾清

尉清詔使荆州韓馥此皆公府清詔也滂爲光祿勳之清詔微異

遷光祿勳主事戴就俱曾爲光祿勳主事公沙穆以高第爲主事

亦郎此官卷六十七校補

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謝承書資召

日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染汚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致不召

今日甯受笞死而滂不可違侯康曰謝承書載朱零語云今日之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注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集解惠棟曰案風

俗通顯字叔矩觀風俗通載顯事顯詳末言郡舉至孝拜官爲

侯國屬廬江郡

尹勳傳勳參建大謀柳從辰曰袁紀云勳臨事明斷甚有方略

蔡衍傳汝南項人也注項今陳州項城縣也今陳州府項

張儉傳家在防東注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縣西南

陳翔傳奏事中官案文奏當爲奉之詞

孔昱傳孔昱字元世集解惠棟曰至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

皆作胡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案家碑題名御史似御史乃其
徵史失載耳聞里記以為舉孝廉即拜御史此不盡可據胡錄
多疏繆此尤不
能必其無闕誤

范康傳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哀儉殺覽母惟見此傳及

儉傳亦不云母為儉殺通鑑考異曰明著覽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
起塋墓先殺覽母而後奏其罪惡故侯康極論其非謂儉雖風
裁峻厲然覽位中常侍其母有罪自當請而誅之安得擅殺周
壽昌亦同侯說今觀儉傳云儉還家劾覽及其母罪惡誅之據
儉之罪惡而必並及其母之罪惡者明其母不應得厚葬也
若其母果為儉殺以覽之貨幸用事即以儉擅殺母誅帝儉已
無所逃罪豈有還家置殺母之仇於不問反畏儉劾其葬母逾
制而過細其章表者乎意覽母本一狂蕩婦人所為多不法宗
黨實各皆仰其勢久已無敢過問儉驟加摧折母乃忿恚自殺
當時遂直謂儉殺之耳覽雖欲報儉而無以為儉罪名因亦別
假鉤黨以陷之史家不
暇致詳沿當時之誤也

卷六十七校補

五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至是叔林廣漢人而官東

郡國志不載疑謝承書亦未可盡信也

賈彪傳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案此與

彪事而世說誤記也

延熹元年黨事起案元當作九

何伯求傳辟司空府形近而誤曰袁紀大將軍何進引天下

託病不就則似已就是官與此不合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大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原界休人也汾州今家世
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通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
取平均正直也案解惠棟曰高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
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案解惠棟曰林宗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貨五千錢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
衣不蔽形常以益幅自障出入則蔽前出則掩後續漢書曰素
年二十行學至成皋屈伯彥精虛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
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精虛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
宋冲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精虛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
徒舉太尉以疾辭見水經注也善談論美音制集解官本說言今改
即音聲僕制也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
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

盧受堂

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取賓望之巨為神仙焉案解惠棟曰商芸

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

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車上大槐板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妙若

松喬之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案解惠

傳云同郡宋子凌素服其名為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

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仕遂並不應案解惠棟曰抱朴子

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交備勿明

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隰猶恐追海橫

流其魚也況可冒衡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嚴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

類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

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

末亡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案解惠棟曰別傳云衣博帶周遊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焉為之形如帽首口治反本居士

野人所服魏武造船其巾乃廢時人乃故折巾一角目為林宗巾

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

其見幕皆如此秦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貞不絕俗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遺母憂有至孝稱

遭母憂歐血發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嚴論禮記曰疑人必

病歷年乃夢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故宦官

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

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百千數集錄曰別傳云林建

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閩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集錄王補曰袁紀三君入傳之

死郭太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

止于誰之屋與范滂以此語明年春卒于家碑集錄曰建寧二年正月

乙亥卒謝承書亦云水經注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

獨云四年正月丁亥疑誤後漢書六十八

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

來赴湯陰縣北二百里負笈荷簞路車蓋裝基塗蓋有萬數

碑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

人其餘門人著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宗集錄曰李吉甫云林

錫哀者于數碑惟禁邑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

林宗碑詔獨留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

人品乃定先言後驗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集錄曰蔣景云

師代季傳云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遇林宗則

任助難得云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遇林宗則

右供給靈場林宗宗許之別傳云林宗嘗謂人師難遇林宗則

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靈場林宗宗嘗謂人師難遇林宗則

使沙不可食為林宗一嘆怒而呵之曰高明為德公委無變容顏

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為妙士

曰歐陽本作波依宋本澄之不清潔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

改案黃憲傳波作破太昌是名聞天下集錄錢大昕曰子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

太昌是名聞天下集錄錢大昕曰子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不書姓三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己供

其母自草蔬與客同飯也草蔬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集解王

紀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白與泰素餐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曰袁

泰猶減三姓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通鑑從之因勸

令學卒曰成德集解先謙曰容又見徐程傳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

太原荷蕢墮地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蕢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

意對曰飯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之集解惠棟曰林宗別

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介決通鑑作分決譌王補曰因勸令

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集解惠棟曰別傳云三府並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門卒林宗見而

拔之勸遊學宮集解劉敬曰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曰卑第每

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集解惠棟曰由是學中曰坐下為貴

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後漢書六十八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讐為郡縣所疾

林宗乃訓之義方懼曰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敕後曰

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集解惠棟曰袁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

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

之士被赦縣不宥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咸直亦至

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

咸別傳作咸直曰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

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

許其進也五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淑聞之改過自

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淑實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將高基下難得

必失後果曰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文集解惠棟曰袁濟陰人也曰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

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

瑰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其妻

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曰展離

決之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夏侯氏謂父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援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曰此

廢於時集解通鑑胡注當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甄明識人倫雖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

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

細行為時所毀讓曰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集解惠棟曰澤即王林宗同郡晉陽縣

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曰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曰仕進

顯季道當曰經術通然違方政務亦不能至也集解惠棟曰後果

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

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

其遠近之問置之也集解惠棟曰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集解王

奇曰孟子置郵傳命似非漢改集解惠棟曰屠沽集解王

御覽八百二十八謝承書云郭泰拔申屠子慶於漆工之中嘉許

康康於屠沽之肆申屠子慶不見他書王補曰申屠婦字子龍蓋

也集解惠棟曰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

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

並曰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于師韓文布李

盧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曰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也說明

深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也帝謂堯也書
惟帝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有主乎集解先謙曰官本
為難而作姓本或作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也通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

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也絕過也

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
舉百官犯法者融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
恥為其吏而去輒絕其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舊裳談辭如雲幅巾者古以一
輒絕其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舊裳談辭如雲幅巾者古以一
輒絕其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舊裳談辭如雲幅巾者古以一

服因引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也言因此
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海之明珠未曜其光鳥之鳳皇羽時
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黃考證曰黃本
允也王補云通鑑允以此廢於時後云初允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與漢中晉文經云云意宋時無訛黃為王者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微辟不就療
吏公府掾屬雜坐三公所辟召者輒曰詢訪之隨所臧否曰為與
其門不得見也

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曰豪傑自
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
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資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

果為輕薄子並召罪廢棄融益目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
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
冉韓卓孔伋等三人他音胃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
為主簿孔伋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加餐食祭其
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集解惠棟曰江微陳留志云卓敦厚純固
以善遇社則遇見生肉不食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
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道非融不
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志作之融同
郡田盛字仲擢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曰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與音須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許氏
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微王為鄭所
滅徙居山陽昌邑因以國為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

俊名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陽
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
濟南機論云許子將衰賤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瓛曰
子昭發自賈豈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
長幼完潔然觀其搖尾樹頰自非文休蔽也汝南先賢傳云瓛始
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
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於章尚莫不賴劭顯探
榮之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後漢書六十八

求又巨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
秋反汝南先賢傳云汝南先賢傳云汝南先賢傳云汝南先賢傳云
功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發放流潔士盈朝謝承書云劭仕郡
吏如璆於清論風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
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召單車

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妻還葬鄉
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集解劉瓛曰案文

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命品藻劭鄙其人而不肯對集解惠
頌世語云橋元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操乃伺隙脅劭不得
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與此異也操乃伺隙脅劭不得
己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
訓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相作相相字季閑恒
傳有少府許相為袁紹所相目能詔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
殺床嘗為三公所未詳也

遺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

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

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擠靖不得齒教以馬磨自給劭經惠棟曰

魏文帝典論云劭與族兄靖俱選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

座至於手時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集解惠棟曰抱朴子

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議論門宗成警故汝南人士無

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文帝深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

屠滅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

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曰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

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

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

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葛士寓奇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陳留

士及孫策平吳劭與孫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集解惠棟曰

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

子門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曰子

求政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其處所遂招魂葬之文學施迺

為招魂文魏志云劭子混清兄虔亦知名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

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兄虔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向高

潔確正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虔弟

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爲不如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

爲郡功曹好發惡一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平與故城在

郡肅然年三十五卒今豫章汝陽

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漢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

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策解先謙曰詩小宛明發不寐夕至明

達旦不寐禮祭義鄭注謂夜至旦也章懷用毛傳解未晰齊風發

夕與日符融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遠巡遠巡白退

夕義同符融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遠巡不仕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八按補

郭太傳身長八尺容貌魁偉侯康曰御覽三百八十八引別

博帶周遊郡國侯康曰御覽一百九十五引別傳林宗每行宿

有道昨宿處也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注周還與服雜事注事

作字柳從辰曰與服雜事引見御

覽六百八十七官本事件字非

及黨事起案此黨事謂桓帝延熹九年李膺

既而歎曰至不知于誰之屋耳集解王補曰至與范傳以此爲哭

陳寶異案陳寶即三君之二本無所謂異且劉淑死稍後八俊

將必待三君八俊畢死而後爲此一嘆乎將聞有死者皆爲此

數語乎斯不可通矣况鈞黨禍發於建寧二年冬十月本紀及

八俊之死林宗所不及見尙何從爲是言此袁紀之失通鑑誤

取之故不容不

段干木晉國之大狙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狙柳從辰曰

師篇原作晉國之司馬唐諫曰柳從辰曰注司馬唐

茅容字季偉案偉一作瑋侯康云風俗通有黃瓊門生茅

既而曰供其母作其同

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柳從辰曰袁紀敬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

此明理也何謂之有父老董敦之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

由是學中已坐下爲貴官本坐下

叩頭謝罪官本罪

所在能治官本治作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請親

允目此廢於時官本時作世

郝禮眞等六十人柳從辰曰袁紀云其所提拔在無間之中若陳

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案陳登何伯求皆早員

時名似非無聞又終身未嘗離官不知袁紀何以云然且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何以悉在范書所舉之外也

符融傳融一見嗟服因引介於李膺融從辰曰袁紀融見泰而嘆

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今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注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至即

日免之此子神氣冲和言合規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

許劭傳少俊名節賢傳曰劭山時謂行應規實譽為注引海內先

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數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案書劭明俊德

並顯名於世注莫不賴劭顧探之榮魏志注引作顧探

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柳從辰曰魏志注引之姦雄

劭從祖敬侯康曰御覽四百七引謝承書敬字鴻卿與敬子訓訓

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至未嘗為三公所未詳也柳從辰

許訓之子四年十月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注云相字公弼平與

許相袁紀作故司空許相惠云未詳抑太疏矣今案許相中平

五年八月罷司徒司空復為司空以何進傳證之蓋即左轉少

府耳至其為河南尹靈紀謂之偽由宦官偽以詔署之亦相詔

司空亦書法之失

又與從兄靖不睦注少與從弟劭並知名官本注並作俱

此少之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萬機論云許文休者大較

蓋善人也又法正傳注裴氏自為論云友于不移失由子

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二者所論猶當時之議也

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賢傳曰謝靈運氣聰爽明識達理見

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與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時

睦則賞其心親其類步則知其道世說亦以為謝子微語

寶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寶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集解惠棟曰陶

祖時以藏枯骨為業以父奉定襄太守武少已經行著稱常教授

於大澤中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諸生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

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召為貴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武生五

女妙即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

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尉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

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

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

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

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

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承

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臣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臣暢萬端之事是曰君臣並照名奮百世也照盛臣

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

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

孫寇鄒雖或誅滅袁宏紀孫壽鄒萬代見桓紀也集解惠棟曰

民惡熟罪深云云案寇紀梁孫壽鄒萬代見桓紀也集解惠棟曰

榮未嘗有此袁紀是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譴

韓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

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聞樂近

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

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通鑑胡注謂自去年興獄至今其事終無其實也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臣

下視焉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即時也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臣

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百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集解通鑑考異案蕃廣尚書朱寓荀綽音古劉

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楊皓集解

惠棟曰謝承書云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為南郡太守坐事

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被面父繫得免其母

至婚家醉嘔吐皓恐食得毒伏地當吐仰曰吐寒耳苑康楊喬邊

韶戴恢等集解惠棟曰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養養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旨次貶黜案

罪糾擿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

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賢愛天官惟善是授集解通鑑胡注

德人不可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集解通鑑胡注是

人官本則作實集解先謙曰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

慶書奏因已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帝不許有詔

傳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曰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旬旬歸咎於此今不誅節

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曰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

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

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

請前越嵩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集解惠棟曰昱辟潁川陳寔為

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

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師章帝曰游平實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

大姓皆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屯

蕭望之令自殺也中書令謂御史大夫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

平蕃曰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已塞

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急宜退絕

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

戶主近署財物耳集解通鑑胡注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

官志云中黃門冗從僕射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

為貪暴天下何句正言此故宜悉誅廢已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

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太后

可廢耶但當誅惡耳世用事國常故何時中常侍管綽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

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曰所親小黃

門山冰代之集解惠棟曰孫福云周有山師之官掌山使冰奏素

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尙書鄭曉音立集解通鑑胡注長樂尙書蓋

文書衆事也先謀曰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

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瑯難考臧離連及曹節王甫

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集解惠棟曰百官志

官志云中尙書也先旨告長樂五官史朱瑀集解惠棟曰百官志

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宮名爲號劉瑀盜發武奏屬曰

昭云如長樂五官史朱瑀之類是史當作吏瑀盜發武奏屬曰

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

賈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

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嚼血共盟誅武等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

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殿前殿令帝拔劍踊躍

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堅信閉諸禁門集解惠棟曰凡居宮中皆施簾

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召尙書官屬督曰白刃使作詔板

爲封禁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尙書官屬督曰白刃使作詔板

惠棟曰王幼學云楊賜傳割用板之恩注詔書也史昭云謂不

加告命以板策授之王補曰通鑑胡注詔板所謂尺一也曹節蕃

夜劫帝威脅尙書官屬爲之不經尙書故何進傳亦言尙書得詔

板疑之李雲書尺一拜用不經尙書省是帝欲不誅乎楊賜金商對

斷絕尺一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

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曉還共劫太后奪璽書集解劉敞曰

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

道復音福集解惠棟曰袁紀作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

衡復俗使鄭曉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

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命

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曰少府周靖行車騎將

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

賁羽林殿騎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

且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賈武反汝

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集解通鑑胡注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惠棟曰九州春秋袁紹說

何進云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前賈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

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習中官

人而賈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滅敗於是武軍

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署盡集解惠棟曰旦平旦武紹走諸

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集解惠棟曰田一頃中有井四方

可整齊復囑今年尙可從年曉案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一囑

者法也時中常侍皆累世太盛前賈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

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羣賢衆多也時中常侍皆累世太盛前

不可理也囑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尙

誅天下大壞也囑音古教反囑猶惡也收捕宗親賈客姻屬悉

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

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鵬少師事武獨

殞歟行喪坐曰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

急胡鵬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鵬曰爲己

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

召爲從事使還賈姓曰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

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初武母產

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

廣雅曰木徑至喪所曰頭擊極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蜷音王若哀

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賈氏之祥祥音吉先見者尙書曰此探

自千令升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曰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

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

爲京師臣請曰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前陽屬荊州故請臣自同

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

後漢書六十九

四

後漢書六十九

五

都官從事掌洛陽中百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集解惠棟曰杜
姓似百官當作百姓其才悉許之謝承書云萬事既應曰此顯名案劉解官至尙書
辦一州肅然百官敬服其能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穉人也封玄鄉侯太
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答殺於市
而厭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立作互是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
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初二年貴人立
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
等起曰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曰鎮
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曰功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
也四年榮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集解惠棟曰榮殺中牟縣令
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集解官本考證曰苗朱氏子五行志
叔連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爲車騎
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曰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後漢書六十九

六

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曰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君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
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
曰吾欲令三軍之眾親其將如父母可曰威厭四方進曰爲然入
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
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
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
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集解音官振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
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曰小黃
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
鴻爲下軍校尉集解劉放曰案文漢無屯騎議郎曹操爲典軍校
尉趙融爲助軍校尉宿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集解惠棟曰

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
夏牟爲左校尉見袁紹傳注帝曰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
曰爲元帥督司隸校尉曰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
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
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
兵須紹還即戎事曰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

協羣臣請立太子帝曰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前書曰然皇
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
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
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僞道歸
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僞疾也音在覽反集解通鑑胡注天
郡總爲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
太傅袁陳輔政錄尙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
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

後漢書六十九

七

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
雲南陽人後爲交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
州刺史見吳志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
然其言又曰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爲司徒司空孫陽爲
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
術亦尙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麗紀何顯荀攸等
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集解惠棟曰袁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
但曰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集解通鑑胡注上閣省閣也急捕誅
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集解通鑑考異袁宏紀作郭勝太后
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
而曰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

進曰前賢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曰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

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

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

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中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

甫唯周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前將軍宜受

詔領禁兵案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

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曰其計曰太后太后不聽

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

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

楚楚楚意承上文言先謙曰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

曰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

陽君反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曰太后爲其障蔽又

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曰弱社稷太后疑曰爲然中官在省園

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屢因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

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

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曰晉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

稱卽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諺有掩目捕雀夫

微物尙不可欺目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已乎立乎今將軍總皇

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集解惠棟曰左傳舊注云高此猶

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

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自柄前書梅福上書

楚以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

林苑策解通鑑考異案時卓已駐河東若屯又使府掾太山王匡

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

云瑁字元偉元族子

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技而勇猛者皆

曰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已貧賤

依省內已致貴富集解通鑑胡注言何后因宦官國家之事亦何

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集解惠棟曰此致貴也後悔無及胡注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

事發則不可收拾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

構已成形執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

是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集解通鑑胡注司隸校尉本

隸始去節今假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

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

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曰守省中諸常侍小黃

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何正忠諸君耳今董卓

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集解通鑑胡注

勸進於此時悉

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

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惟思今

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

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

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曰下選三署郎

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

省效音許此意何爲賈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

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

進出因詐曰太后詔召進入坐省問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

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

何后嫡殺之帝怨欲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

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

穢濁公卿曰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向方監粟穆拔劍斬進於嘉德

殿前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渠姓

緣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許訓子

將軍出共議中黃門曰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

部曲將吳匡張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匡字

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閤會曰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青

宮欲召衛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閤

集解惠棟曰尙書省在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

從複道走北宮集解惠棟曰南宮

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

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閣下捕得趙忠等

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集解通鑑胡注時

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

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

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集解惠棟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

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曰攻省內集解通鑑胡注宮之正

張讓段珪等因迫集解何焯曰

門奔小平津集解北中門也

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

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曰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

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集解

論曰賈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

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闕豎身死功頹爲世所悲豈智不足

而權有餘乎集解惠棟曰

宋襄公所曰敗於泓也集解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

楚戰大敗於泓也集解王補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

不援則爲據史公魏世家不咎其不用信陵而曰天方令秦平海

內雖得伊衡之佐曷益此所謂讒言也劉氏史通深識之又以魚

皆與子長同病范史此論其能免劉氏之讒乎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集解惠棟曰續惟女惟

弟來儀紫房上脅下嬖人靈動忽將糾邪愿曰合人願道之屈矣

代離凶困代更

虛受堂

十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賈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九按補

賢武傳今臺閣近臣至戴恢等案陳蕃為尚書令在桓帝延熹初

侯射劉祐之補廣於延熹二年以罪廢復起曾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書令以不附梁冀出為常山相尹勳還為尚書令時劉矩還

為永康初臺閣近臣豈獨賢廣時不為令僕哉疑武職本前通

張陵等官令僕時之佐成政道後奉朱瑁等可為尚書臺官而

耳文

太尉溫之弟也錢大昭曰太尉當作衛尉案董卓傳中平三年道

於溫靈紀亦載溫三年二月為太尉注卓取溫笞殺於市而厥

之官本注

何進傳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錢大昭曰魏志注引續漢書

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案此

言屠家與后紀說合餘已詳靈紀

光和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錢大昭曰

呂功封慎侯注慎縣屬汝南郡也官本注末

乃上道袁紹擊徐充二州兵案文舉

從僂道歸營注僂疾也音在覽反官本注在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荀攸等均作逢紀此作龐議案逢

近同龐音

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官本甥作妹即從長曰袁紀作姊案作姊

諸姊遺出為讓子婦故亦可謂之妹以姊

天下憤憤柳從辰曰袁紀

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死

字柳從辰曰袁

斯宋公所以敗於泓也注天之廢商久矣官本注廢作棄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集解王補曰公業謀殺董卓北海積竹曹

反以此義褒或謬曰時不能克皆以身殉范史與荀或合傳而

管仲之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譽皆襲取范史之謬而擬不於倫

牧之之論以正其失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卿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

系云眾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繇繇生上計少有才畧

豫熙熙二子泰澤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少有才畧

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

輔政徵用名士曰公業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

人主作文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

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將

恣凶愆必危朝廷明公曰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

有罪誠不宜假卓曰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

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

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顯共說

卓曰袁紹為勃海太守曰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

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

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

詭辭更對曰詭猶非謂無用曰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

試為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

然光武曰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

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

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坐不闔堂言不安視也集先孔公緒孔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使枯者噓之使生者吹之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集先通鑑胡注謂臨兵非公之倚三也集先通鑑胡注謂臨兵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山東之士素乏精悍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震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城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顧目視船人髮施目裂舟中矢滿把不能中驅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田單攻之良平之謀可任偏師責呂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眾怙力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集先劉放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先謙曰魏呂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志鄭傳注張璠漢記作基時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呂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集先謙曰載載挾弓負矢挾持況其壯勇之士呂當妄戰之人乎集先謙曰漢記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集先謙曰案文多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呂為爪牙譬驅虎兕呂赴大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渙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呂膠固之眾膠亦當解合之執猶曰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呂亂攻理者亡呂邪攻正者亡呂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集先謙曰漢討滅豎皇忠義克立呂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左北海人故云東北海鄭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榮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辟光

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榮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呂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悅呂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贈教者甚眾乃與何顯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衛上呂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集先謙曰二或作一見三國志注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集先謙曰世說注上孫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祖尚距父宙太山都尉集先謙曰官本宙作宙碑云字季將孔子十九世孫鹿太守卒於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棟案續漢書孔融傳亦作宙後漢別有孔宙字公緒者非融父也周壽昌云案伯應正作宙裴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作宙韓敕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魏志武帝紀許靖傳宙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各本俱作宙獨毛本作融幼有異才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集先謙曰注兄弟七人宙七子融之外惟孔謙字德讓歷仕郡諸曹史見孔謙碑孔謙字文禮見史晨碑洪适云宙子載子諸錄者惟有謙謙融三人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意慕之遂過公門李固漢中李公清節直亮同也集先謙曰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時年五十六融當生於永興元年桓帝紀建和元年十一月前太尉李固下獄死呂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數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果

世邇家眾坐莫不歎息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書云府大悅引坐之體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為主之禮但欲食客須問客府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坐中曰告煒煒曰夫人不能下之
高明必為偉器集解先謙曰世說注續漢書高年十三喪父哀悴明上有長大二字似不可少
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召捕儉刊創也謂創去告人姓名集解劉放曰正文案覽何能創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周儉與融壽昌曰覽時口銜天憲詔曰彼出即判章有何不能者
兄襄有舊亡抵於襄不遇襄字文禮也融家傳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謂曰兄雖在外云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
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後事泄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後以客發洩國相召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并收襄融送獄二人未知

後漢書七十

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襄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詔書竟坐襄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巨洪陳留邊讓齊聲稱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才宏博過之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集解王補曰此當是詔書吏詰責之與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范滂事同也
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學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學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

四

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集解惠棟曰百官表云舍屬與舍不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集解劉放曰案漢官無中軍合故歸也
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曰仲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集解汪文臺曰三府年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儉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儉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舉鄭原等
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其禮賢如此郡人甄子然集解惠棟曰融集後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後因得受金廣之問以楊烈士之心與豆三解當是恤子然之告也子然高密人見第五種傳洪顯煌曰又袁宏紀有北海臨孝存集解惠棟曰孝存甄子然送張儉事而范史儉傳不載
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集解惠棟曰秦子云人有母病瘵思食新麥家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
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集解先也若青州臨朐縣東北之郡昌乃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後魏青州北海郡屬章懷益誤
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
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左丞祖者集解先謙曰官本祖上有黃字錢大昕云黃祖非融所稱有殺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作左丞祖承述古通用稱有

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開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

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遂竟在郡六年劉

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

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融也莊子曰南談笑

白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山官本作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

許微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

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集解先謙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

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

因欲逼為軍帥官本帥作帥曰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補決錄

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榮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

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磾從曰磾借節觀之因奪不

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磾之曰磾謂曰卿先代諸公辟上云何

而言促之謂公府孫可劫得乎從磾去而磾不遺既以失節屈

辱憂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曰上公之尊秉髦

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也前書有縉衣直指集解周壽昌

與下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語相背馬曰磾官太傅較縉衣直指則

輒和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率表署用輒使首名補用皆以日磾

首為附下同上前書曰附下姦臣事君左傳叔向曰秦以日磾

九篇李悝所撰六篇盜賊因捕獲具也舊何定律益事律損與廢戶三篇合為九篇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

皆應知情集解惠棟曰司馬春秋魯叔孫得臣卒曰不發揚襄仲

之罪貶不書曰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

之罪即襄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遂

仲也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朝廷從之集解王補曰阻馬曰磾之加禮劉表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生殺處杜預注龐厚

也吏端刑清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曰

古刑投之曰殘棄而棄廢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

紂而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曰紂朝涉水之腥孔安國注

紂而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曰紂朝涉水之腥孔安國注

觀之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曰紂朝涉水之腥孔安國注

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集解劉放曰案求俗休和弗可得

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

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牙少傅為少傅

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公使高厚傅牙牙少傅為少傅

後漢書七十

九

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魏融家
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

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目為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

百號證者宜稱上恩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

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初曹操攻屠鄴城

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五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

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

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

其顏色非凡太祖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曰妲己賜周公妲己

聞其意為迎取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曰妲己賜周公妲己

反又音且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眾庶武王克殷紂

新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也操

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曰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

年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楮矣國語曰昔

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楮矢石習其長尺有咫肅慎國氏

曰書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瀛大海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慎氏

說文曰楮木也今遼左有楮木狀如刺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

葉如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矣作矢是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

也後漢書七十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時年飢兵興

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

和神定人以清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太平孔非百無以堪上聖

聖人著旨酒之德竟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無以堪上聖

引屈酒無以敬其氣高祖非醇醪之無以暢其靈帝非醇醪

唐姬無以決其法故融生以高陽酒徒之功於漢原不備禮飲

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

不義及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

不義及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

秋元命苞云三酒旗主上尊酒所以脩神也又堯千鍾孔百觴

見孔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皆

正理集解錢大昕曰說文若過也先謙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實內不曰封建諸侯鄭玄注禮限也集解惠棟曰融此奏詳

潛忌正議慮頗大業山陽郡慮結漢書慮字鴻環山陽高平人少

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環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謀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環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

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之融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集解

劉放曰注融帝嘗時見慮案文時當作侍王幼學曰案史昭釋文

時音綺載反至晉元帝承望風旨曰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營

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向書曰舜以伯禹

暨皋陶以益為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

虞龍集解王補曰文選任昉王憲集序注引路粹為曹公與孔

融書證知此書亦路粹作注引書云逸一言故麟鳳來而頌聲作

之書證知此書亦路粹作注引書云逸一言故麟鳳來而頌聲作

也史記曰於是禹與九韶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

賦西漢紀信乘黃破家為國通鑑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微

屋斯楚之類也屈平悼楚受諸於叔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誘

罪賊之怨必營一餐之惠必報必償屈平悼楚受諸於叔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誘

遷禍於袁盎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蓋乃進說

請新錯以謝七國屈平悼楚受諸於叔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誘

景帝遂斬錯也後漢書七十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彭寵傾

死於秦懷王王子子叔子蘭說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

亂起自朱浮朱浮與龍不相能數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

本宗誤作宋也集解周壽昌曰案鄧禹傳宗欽作宗欽由此言之

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昔廉蔣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

文王與秦昭王會渑池歸拜蔣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

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內相負荆謝之解

與為劍頭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何嫌

交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何嫌

朱肱有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孫利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夫

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曰為小介介猶希

為希希者私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慨然中夜而

起憤音無也昔國家東遷文學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

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曰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被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集解王補曰操書意在交與魯郡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曰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宣子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吾乃今知免於罪矣三閭曰昭屈景故曰三閭智非屈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引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嚼適足遺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孫卿子曰昆蟲亦

後漢書七十

有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曰爲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負賤淮陰少年榆次之辱史記荆軻游榆次與蓋嘉論劍蓋嘉怒而目之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蚊虻之音文虻音東荆軻去爲害集解惠棟曰莊子寓言云仲尼曰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禍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司馬彪注云觀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而不覺也觀亦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面如面焉或矜執者欲曰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鑑不欲令酒酸也釐累土爲之以居酒食四邊隆作壘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粟起一而高如銀鑪故名鑪壘酒壘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問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澌澌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壺往沽狗逆齒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當言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鐵往見之曰穀堅如石厚而無破顯厥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穀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破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附吾無以此爲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它者奉亦無益人國亦堅強之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恃待待趙嚴教不敢失堅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左傳晉文趙衰曰卻穀可乃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使卻穀將中軍公與之並爲大夫僕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之同愛郗音七眷反見論語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賢吏哉慮也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集解王融各書正塵術中傳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融愛才樂酒故云與蔡邕素善

後漢書七十

邑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邑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曰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也枉狀奏融曰傳注引典略與此小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權使語諂訕朝廷訕音所諷反諂謂諂毀也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集解惠棟曰丁陳曾曰律有唐突之罪案孔融汝頑僇劣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

蕩放言也放縱無儀檢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壼中說文曰壼缶也字書曰

曰官本出則離矣集解王補曰子夏與服虔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夫及學士則知尊親矣融嘗自言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

此語路粹錄証若斯以無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

十六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墓在揚州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

男年九歲召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

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果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

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

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

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

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

從之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

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

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集解王補曰唐庚嘗言

文以為不減班揚晉武帝踐阼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諮融

既魏武之警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所欲聞

子謂魏文晉武固可取而孔融之文不可磨滅歐陽子所謂雖為

家仇人不能少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

毀而掩蔽之也二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文帝曰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

大夫前書曰樂布梁人也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時司

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恐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

文史所誣挫故上書訟之集解洪亮吉曰案此鄭昌引文子之言

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

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

晏子對曰如君之言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曰是日對曰若何對曰唯君之陳氏乎公曰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

動義舉而忤雄心忤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之期也人存

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

皆德昭遠于商而紂暴虐虐虐于周受威孔融見憤於曹操因

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故先策免以立威孔融見憤於曹操因

路粹枉狀以誘之死范史此論與陳蕃左班儒夫嚴氣正性覆折

林等論同為表揚節義垂涕而道足為綱鑒夫嚴氣正性覆折

而已豈其貧困委屈可已每其生哉國即列字音五反前書每

貪也言豈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食生也賈誼曰品庶每

生集解惠棟曰史記賈誼云取庶馮生鄉誼生本作每生漢書正

作每莊子曰無門無無毒崔譔本毒作每云食也司馬貞云每

者冒也冒貪之義案方言每字合從手益刀每音莫改反每懷

焉嗚嗚焉其與現玉秋霜比質可也言堅貞如白玉也嗚音古老

反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穎川潁陰人明陵令淑之孫也明陵縣屬

城在今豫州潁山縣西南集解錢大昕曰荀淑傳補明陵侯相漢

制縣屬侯國則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職與令長同故亦通稱焉為

而董仲舒傳稱除不其令父綰為濟南相本反綰畏憚宦官乃為

或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娶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

唐衡以恒帝延熹七年死時或曰或曰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議

議南陽何顯名知人見或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

再遷亢父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密縣西

奔復位紹待或曰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數計數也案劉劭曰此蓋有一聽字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問

操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諸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曰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集解錢大昕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據魏志操為鎮東司馬在初平三年則初平三年安得便稱鎮東司馬乎魏志或傳本云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常以司馬

從然則領兗州在此年而除鎮東司馬不在此年也范史則去領司馬為是年事矣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甄名關

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郭音集解惠棟曰縣屬濟南志作任留事會張邈陳宮呂兗州反操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

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請或魏志云邈使或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魏志云邈使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

後漢書七十

七

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十州之鎮在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

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德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德作使是

使固其守卒全三城曰待操焉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距項羽常光武據河

內皆深根固本呂制天下進可呂勝敵退足呂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呂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也集解劉劭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

軍之關河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魏志或傳云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蓋

上言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以兗州比關中河內范史刪去二字未當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執麥約

食稽穀呂貢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

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集解惠棟曰數城謂三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

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

取此曰權一時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收執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

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呂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史記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

後漢書七十

七

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下僭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漢高祖為義帝綽素而天下歸心

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

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

喪兵皆自天子蒙塵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首唱義兵

徒呂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

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在王室乃汝也今鸞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東京榛蕪義士有存

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曰從人望大順也秉

至公曰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曰致英俊集解先謙曰官本俊作雄大德也四

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

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昌或為侍中守尚書令

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集解先諫曰官本蕭何發下少一縱字引劉放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術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焉三萬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伴其功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也先人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文公臣況君奇謀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所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呂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棟曰案或別傳太祖欲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表或為三公當得其賞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呂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呂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十七

後漢書七十

年

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名文嘉曰九錫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名文嘉曰九錫陰人也衣服三日樂器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白人七日車馬八日弓矢九日拒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魯公以大輅大旗夏侯氏之瑞封公父之繁弱祝宗密曰訪或或卜史備物典策策解先謙曰官本封公父作封谷父密曰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呂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苦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呂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遺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托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穰苴願得君之寵臣國所召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患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天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咸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呂為重書奏

帝從之遂呂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在今和州縣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開操或病留壽春壽春縣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示或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豐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太祖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姓又因郭太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無道之或陽驚而告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乃齋誓卒於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議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臣曰修好遠遊祀以為祖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集解通鑑胡注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王補曰冊魏公九錫文詳載袁紀三十卷魏志武帝紀文選三十五引文章志曰魏錫潘助所作

後漢書七十

主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矣趙岐注孟蜀困荀君乃越河冀間關呂從曹氏問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措置宗明王畧曰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呂就違正之謀乎言或不肯誠仁為己任期紆民於倉卒也紆緩也及阻董昭之議呂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呂為中賢呂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呂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存魯亂齊破吳強晉子貢一出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言或豈顯顯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方時運之屯邇易曰屯如遭如連反震非雄才無呂濟其溺功高執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集解王補曰袁紹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

振亂珍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亂責漢之義功之克濟荀生之謀謀遠則助隆助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荀生為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荀生之義為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疎則荀生之功為不義也

黃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謂議辭以對揮金僚朋也擢散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選絕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響安歸高謀誰佐直響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之高欲誰佐也或之有弱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述疑心一心若可也

虛受堂

主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後漢書七十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校補

鄭太傳曰農眾之會孫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至熙二子泰渾家

鄭太傳志有傳合考世

未有孟賁之勇注舟中人盡播入河亦本注舟

乃與何順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案此載何顯被執事與

亦互異參之荀攸紀則謂為荀攸又未嘗不各異黨傳與袁紀魏志

傳載允同謀者僅黃琬鄭公業惟荀爽同謀者適如

黨細傳而黨細傳則謂顯曰公業惟荀爽同謀者適如

顯因謀卓事洩顯等被執曰公業惟荀爽同謀者適如

顯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卓與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是同黨者固被收繫獄

官稱處士無不可者袁之碑豫州從事不必其果在後也惟袁
果以建甯元年卒則刊章捕張儉事在二年袁不及見矣碑之
史如此

拜中軍侯集解劉放曰至明字有脫誤也錢大昭曰魏志崔琰傳注云果遠北軍中候此

志在靖難柳從辰曰袁紀興平元年融與陶謙謀迎天

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惠棟曰山東通鑑作東

通鑑明所據北宋本亦作山東而實未可以爲信也魏氏補注引

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是山東乃魏舉之辭魏氏補注引

可奔乎通鑑所據本作東山則知閣本自不誤

銜命直指注前書有緇衣直指官本注錦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官本時作而柳從辰曰袁紀云柳川陳紀論

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言其事故無所附矣及魏武帝

因當時百官論多附或故特引正定議也

善否不別柳從辰曰不別或作區別見

慮不念生官本念

伊戾禍宋注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騁而告曰官本注欲作

信如卡和集解先謙曰官本琴操曰三字在進賢上謹案上字下

六字凡智如孫臏注自以能不及臏官本注不能

一離刀鋸難同確或作確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注王師敗績於賁戎官本注賁戎晉人注

斷盜貢篚注厥篚元纁官本注纁作機案新盜貢篚承上遇

貢方物輒被開奪也魏雖可通機而魏無作被組者

章執甚焉注彰執甚焉官本注

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集解錢大昕曰祗乃東海恭王彊之

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冲幼此傳殆誤也案

紀自建安以下可書者僅矣乃建安五年七月書立皇太子馮

為南陽王王午南陽王馮懿十月書東海王祗薨或者據此傳

然皇太子無更封子則紀滿書立馮懿為太子立祗為東海王

十五年書太子早卒孫康立則帝太子之卒明已孫若在五

年帝年甫二十何由便有孫乎且是年正月董承謀殺重貴人

為曹探殺不能保其便帝何暇立太子諸王蓋立皇太子馮

帝年甫九字全定是為文當刪馮懿並非帝子也至東海王祗

帝年甫九字全定是為文當刪馮懿並非帝子也至東海王祗

後有東海王祗祗薨國又經而後有東海王祗祗薨國又經

者當即帝子或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

名舊史既不詳或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

陽年馮東海王祗何人乎以祗所對聖恩致睦及同產昆弟之

說祗之實皆帝之諸弟而靈帝子耳章懷太子從人妄改為獻

章懷太子從人妄改為獻

前梁懷王注梁懷王揖官本注

呂坦已賜周公注出列女傳也官本注末

後操討烏桓注建安十三年也官本注三

昔肅慎不貢楷矢官本慎下

山陽郡慮集解王幼學曰至乃音丑之反侯康曰此史昭之誤胡

之元孫豈有祖孫一姓而二音者耶

普康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注相與為刎頸之交官本注

普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注河曲之役官本注河曲

不輕公叔之升臣也注僎音七眷反官本注七

曰官本領作瓶謹案領卽缶之異文見史記李斯蘭相如傳說注文不谷諸引范書者悉作瓶則官本之誤已無論矣然字書既曰似缶而高則亦必非卽瓶字以缶瓶無別也疑本是罍字而寫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案說詳典論論文

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侯康曰四庫提要孔北海集條下云六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存三章詞多定爲真本也因此三詩古文苑已載故云舊本有之

豈其負國委出可曰每其生哉官本其負作有員案同卽楚辭列之禮謂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負荷也特同道以爲委屈也前書音義訓列國無稜角明國亦可通員則作員同於義爲室似

荀彧傳曰爲奮武司馬柳從辰曰袁紀或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終無能爲也操善之

今君爲十州之鎮官本十作一作是

計必未定官本必未作未必

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注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今曹州府范里柳從辰曰注陽當作州舊唐書貞觀八年制濟州范縣屬東

濮州天寶元年改濮州爲濮陽郡章懷太子時不待稍濮陽也

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武紀下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柳從辰曰袁紀劉備在徐州案謙死布乘虛寇暴據濮陽故兗州諸縣爲布所必爭

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侯康曰魏志注引或別傳載鍾繇之言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耶

章康爲涼州注康字元將至時人榮之引三輔決錄章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辟爲郡主簿楊彪稱曰章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又孔融與康父瑞書曰前日元將來關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則康固早有令名故或舉之

與或議欲還許官本與上言書字是

深建宜住之便官本住作往案據下文

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注高祖曰官本注云

操譬之曰官本譬作誓柳從辰曰袁紀作報今案譬論也觀下文操以魯連子臧爲說則作誓非誤

或病留壽春注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已見光武紀上及獻紀下郡字乃縣

議之

期紓民於倉卒也官本民作人未改回

權誦時偏注謂詭辭以對官本注對下有卓字

卷七十技補

五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後漢書七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王先謙集解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雁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

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太尉陳蕃大將軍實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

會議嵩亦與焉似無出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

黃老道者養弟子跪拜首過受符水呪說曰療病曰事詳劉

馬傳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曰善道

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

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

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詭言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呂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

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呂中常侍封謂徐奉

等為內應約三月五日

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曰周

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

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

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

黃巾中亦名為蛾賊

云蛾附春秋傳蛾析音蟻史記五帝紀烏蟻蟻仲秋下句蟻

書元帝紀蟻飛蔽日揚雄傳扶服蛾服皆讀為蟻殺入曰祠天

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紀梁作良考異據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寶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

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敕州郡修理政守簡練

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

尉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池水召羣臣會議嵩曰為宜解

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召班軍士

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曰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

將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孫以爲氏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

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

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

師攻城田單取千頭衣以五綵束矛盾於其角繫其夕遂大風

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

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苜蓿乘城

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

嵩都鄉侯雋尚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

於西華並破之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

已於倉亭生禽卜已

詔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

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

剋明日乃閉營休士曰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

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者中自雞鳴歷平日日出隅中食時

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者中自雞鳴歷平日日出隅中食時

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者中自雞鳴歷平日日出隅中食時

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者中自雞鳴歷平日日出隅中食時

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者中自雞鳴歷平日日出隅中食時

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者中自雞鳴歷平日日出隅中食時

日中日映
至哺時也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

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眾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

惠棟曰虞博江表傳典字君業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軍卓攻張

寶于下曲陽典作固壁而卓不肯與典受詔攻賊有死而不已使諸

將引兵東與典對西當賊之衝書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

人為之語曰郭君固壁策將不許幾令孤狸化為豺虎賴我郭君

不畏強禦轉機之閒敵為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

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集解即拜嵩為左

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合八千戶

百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已贖飢民帝

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

甫兮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

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嵩更呂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兵

必資用之也乃出錢賜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

之由是皆樂為致死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曰勸智者因幾曰發今將軍遭難

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呂保大名乎嵩

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鐵於暮春收功於

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

王作主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

之閒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呂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

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

北面庸主何呂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

不然青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自揣其喉方發

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

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

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集解惠棟曰陸賈楚漢春秋云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

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

臣王案之食巨闕之心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擄

足呂震風雲叱咤可呂與雷電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積擊也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警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闔官之

罪除羣凶之積雖僅兒可使奮拳呂致力女子可使裹裳呂用命

況屬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

帝示呂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惠棟曰九州春秋詩呼上帝推亡漢於已墜寶神機之至會風發

作乃燎於上帝寶器作神機推亡漢於已墜寶神機之至會風發

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離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

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

傳韓宣子曰同惡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目久居史記

相求如市賈焉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

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

秦項新結易散難呂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

功呂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譏不過放廢

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

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郡號

曰忠恥被眾病死事亦見卓傳彼云韓集解先諫曰官本家作擊角先呂病死乃剖棺戮

遂等因廢王國而劫忠與引英雄記不同會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明年春詔嵩迎鎮長安呂衛國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

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

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十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

鄉侯二千戶集解顧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中

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其子為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

侯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蘇與曰案漢世都鄉侯亦必有

侯趙忠居強均失封地其封鄉侯者如尹勳封鄉侯封鄉侯者

為汝陰東鄉侯封鄉侯者如興渠為高望亭侯曹騰為費鄉侯籍

輔為葉吉成侯封鄉侯者甚多而朱雋封都亭侯千五百戶未

載地名皆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集解漢書曰靈帝紀作復

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

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

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

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

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

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

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

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敝果自解去

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追司馬兵法今我追

國是迫歸眾追窮寇也因獸猶鬪蜂蟻有毒皆左氏況大眾乎嵩

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

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已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

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呂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鄭音歷集

又作麗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

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

請此逆命也又曰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

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集解通鑑胡注嵩討王杖國威呂討之

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

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集解王補曰通鑑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曰聞帝議卓卓又增怨於嵩

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

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閣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

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

陽天子來西呂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

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又集解通鑑胡注嵩前不能從兄子鄭之言今有司承旨奏嵩下吏

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

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呂大義也質正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

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

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呂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備音服說文曰備牛

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

固為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

日變為鳳凰耳集解注文臺曰魏志卓傳注張璠漢記云卓抵其

手謂嵩曰義真集解注文臺曰魏志卓傳注張璠漢記云卓抵其

之有若注刑以逞將天下皆懼及卓被誅呂嵩為征西將軍又遷

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呂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復拜光祿

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勳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當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為業雋已孝養致名

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

郡庫錢百萬已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已備雋乃竊

母繒帛為規解對會稽典錄云對雋為備錢以解其事集解惠棟曰

中常侍衛之從兄特中官錄云規字今聖治在上不容改明府以

教人之職行禁之暴鳳怒雋規于閭內鳳後果以檻車徵華

規後漢書云規除陳鳳令長沙太守移徐二月行縣教諸縣治道

去徐雋然有魏色遺功曹資印綬徵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移府

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顧移一作程汪母既失產業深患責

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

奇之薦於太守章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曰雋為主簿熹平二

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開行輕齎

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集解惠棟曰奇曰前書百官志有主遂得

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

所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

所表會交趾郡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

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雋交趾刺

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童僕之屬謂調發之集解

之卒春秋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此家兵之證也惠棟曰

案左傳宣十二年傳云楚熊負羈四知登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

預云族家兵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

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已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

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已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

黃金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為

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

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曰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

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貢補注

日官本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集解惠棟曰習鑿

貢作良史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集解惠棟曰習鑿

郡人也賊更曰趙弘為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

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

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

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

明年拔郢城後五年攻趙拔先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郢五城

以為亞卿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雋

討潁川已有功効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

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

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已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

南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集解惠棟曰時

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

無定主故賞附已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細障無已勸

善討之足已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

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

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已死

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

城忠見圍解歎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

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

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城縣南精山在其南鄧州南陽縣西北二十七里先謙曰西鄂注見陳俊傳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傳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

師召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諸不復取皆棄土石而塘以之成也此名以塘爲塘乃俗字耳下又云錢塘經注故引此惠棟曰錢塘鄉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名錢塘百姓懷德九碑塘所至今猶立此塘云云注防海大塘昔議書華信家富乃加位特進呂

母喪去官集解惠棟曰孔融會稽記云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漢太尉朱公傷爲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卜墓此土望京洛遂築咽而死葬山頂故以爲名蘇與云光祿大夫非要職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集解

曰魏志作張牛後漢書七十一張白騎劉石左髭集解先謙曰惠棟本作丈八角博陵人也集解張白騎劉石左髭集解先謙曰惠棟本作丈八角博陵人也集解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東甲復來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

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眾至伯萬號曰黑山賊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有黑山先謙曰官本作伯是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

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傳爲

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傳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已傳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傳輒止之卓雖惡傳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已爲己副使者拜傳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已成山東之費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傳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君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傳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曰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傳守洛陽而傳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召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傳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傳曰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

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傳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傳逆擊爲傳汜所破傳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傳汜作亂傳時猶在中牟陶謙曰傳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桀共推傳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傳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釗音巨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之集解劉放曰案刺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錢大昕曰是時康成避地徐州陶謙以師友待之故與謙同列名中平五年康成與荀爽韓融等並以博士徵雖未就職猶以博士稱之也惠棟曰論衡云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曰上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國家既遣董卓重召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已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曰爲自
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
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其諮議
洎國難僉曰將軍君侯集解惠棟曰如漢云漢儀注列侯爲丞相
稱君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踴躍故相率厲簡選精
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
會李催用太尉周忠尙書賈詡策徵倚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
陶謙等傳曰曰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況天子詔乎
且催汜小豎樊稠屠兒無他遠略又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
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催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
代周忠爲太尉錄尙書事明年秋曰日食免復行驍騎將軍事持
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催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
亂故傳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傳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營
郭汜令與李催和汜不肯遂留質傳等傳索剛即日發病卒子皓
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後漢書七十一

上

論曰皇甫嵩朱傳並曰上將之略受賑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
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賑宜社之內也爾雅曰及其功成師克
舉大事勳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
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穢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
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闢爲王王子
明其德也不肯助之以刃王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
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
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
授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
旅鄭玄注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夫業蹈匹夫之小
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師及袁氏也書稱
之爲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豈天之長斯亂也何
免虎口集解王補曰此與岳侯班師同歎

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
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稱時人說皇
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敏
策而已不有焉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
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集解惠棟曰以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
而能終曰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
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集解王補曰嵩爲規
人爲上將兄子而別與朱雋合傳者以董卓內逆催汜誅惡惟二
洛陽天子西來之頃陶謙等奏記同討李催奉迎天子復見拒於
董卓被誅李催繼亂之日機宜屢失大事去矣曹操起而劫持幼
主威福自由帝遂以山陽公卒於魏哀哉傳董卓而先以嵩嵩其
范史微意所在乎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傳捷陳
穎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集解何焯曰
穎亦弭于越新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
傳集解先謙曰言肅王命並遷屯蹙蹙猶
官本于並作於言肅王命並遷屯蹙蹙猶

上

皇甫嵩朱傳列傳第六十一 終

後漢書七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一校補

皇甫嵩傳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案此亦後世臨募勇所自助

田單之功可成也注衣以五綵官本綵作宋同

封尸刻石案封尸本左傳築武軍而封晉尸即指上文築京觀於城南也原尸謂爲凡已正官本不誤又魏志賈詡傳注引作封尸以封侯爲封尸

而棄三分之業注三分天下官本三作參利劍曰揣其喉官本目與前漢書合天注

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錢大昭曰魏志賈詡傳注流作賈官作宦

忠知計不行困亡去柳從辰曰袁紀注忠感傷發病死官本傷作傳又作忠忠妄人好亂見嵩一戰而勝遂進好謀不過欲假嵩

以自取利卒之爲賊所奉而尺寸不能以自伸然後知天下事未易言感忠而死宜也嵩之不爲所惑固自知甚審知河外之地自古帝邱兩漢相承咸靈近接故家遺俗差附亂人袁紹據

子以自重再世而後有之嵩如倉卒反兵取死無救矣至皆史略文案續志所稱但更封都鄉侯二千戶集解顧炎武曰

謂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是也都鄉都亭蓋猶是鄉侯亭侯加都字者疑制如古之甸侯留京郡耳但前書王子侯表有都鄉孝侯景國在東海而前志東海郡無此國惟常山郡前錄志

均有都鄉侯國則亦鄉侯非鄉侯也但嵩降封作鄉侯爲是小則困辱正官本不誤

義真備未乎注說文曰原譌由已正官本注不誤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官本又作猶是案言何朔人問服未乎音猶不作服而作備亦

是備字明卓當時驛橫故爲土俗語以戲侮嵩嵩因笑而謝之也

嵩亦病卒官本亦作以

朱雋傳朱雋官本雋皆作雋多人旁案閣本雋亦原作雋乃雋字據說文正

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柳從辰曰袁紀太守徐珪爲州所誣奏郡

命而欲行賂以穢清議是有君無臣也今州自有賊而求郡機介抱罪誣人雋具知之請詣京都無以賂爲也雋乃疾馬先

向害耶案此與雋賂主章吏以救尹端前後若相反而於雋之性剛好急人難則尤近也益事各有當且賂主

章吏使刊正州奏之過當與乞奄宦自不同

簡募家兵柳從辰曰袁紀云將家兵二千人今案漢世言家兵者亦將家史此爲最著矣雋起孤寒而爲郎令何以有此疑先世本

既到州界至降者數萬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至州界斬者稽太守

詳有陳紹遺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與本傳

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官本潁皆誤潁

已有功效官本已

雋因急擊宏斬之柳從辰曰袁紀謂切責雋雋懼謀乃急擊宏大破斬之封雋上虞侯

追至西鄂精山注在今鄧州西城縣南官本注西

更封錢塘侯注錢塘今杭州縣也唐錢塘縣今杭州府錢塘縣

解惠棟曰錢塘鄉侯也案傳不言鄉侯惠以類志不載錢塘侯

稽郡續志不載固是已省但本書獨行傳載就倉稽上虞人仕郡倉曹薛安收就於錢塘縣侯後太守劉寵舉就倉稽上虞人仕

又明有錢塘縣矣循吏傳載龍由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事在桓帝時蓋中

興初併省桓帝復置靈帝時改侯國爲縣帝遷而後地人於吳仍爲縣改屬吳郡約宋志猶以錢唐爲漢舊縣不云吳復置

可知復不自吳則錢塘侯固是縣侯續志據順帝時版御覽引籍尚未復耳惟周壽昌疑併省在順帝時則恐未確

錢唐記至亦未得也柳從辰曰此御覽七十四引錢唐記作華信家富

無象字既過絕湖魚作過絕湖

左擬集解先謙曰至已辯其非謹案惠棟補注出老聶云通鑑作

爲是則作老非丈入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作文入傳亦作

豫哉注九州春秋作緣哉通鑑作緣城

千毒案袁紹傳問本亦作千毒官本

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注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官本

集解王補曰至其范史微意所在乎案董卓惟范之亂大臣橫

所忌猶得以功名終蓋亦各有善全之道焉至於就彼不避患同爲純臣之大節范史傳二子於卓前本以著臣道之終而賊

同爲純臣之大節范史傳二子於卓前本以著臣道之終而賊

逆飢諸臣也乃又惜其智勇不終是其識出華嶠下也白公亂楚而黜惠王其數已不順且五百人不可得其為賊抑易制列國之賊又非可以語於天下之賊程義覆轍可再蹈乎蔚宗之敗筆於此矣且夫欲為曹操之事而又欲反操之所行未有能濟者也袁氏陶謙皆非可與共事之人使諸從梁衍之說而拒徵已無以異於董卓倘受陶謙之戴而迎帝亦不免卒為劉虞爾王命乎

卷七十一 按補

三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穎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集解劉放曰案注言卓與弟旻

當作穎 隴西臨洮人也性彊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

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其宴樂豪帥

感其意歸相敬得雜畜千餘頭已遺之由是召健俠知名為州兵

馬援常徵守塞下說文曰徵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徵卓膂力過人

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音義曰所謂遊微備盜賊為羌胡所畏

桓帝末已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其擊

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緣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功

者雖已共虛受堂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

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

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集解惠棟曰江表傳卓不其冬北地先零

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

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秋

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許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

令遂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

數十人金城城陷遂出因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隨西以

愛憎露布冠約允名為賊州購約允各十戶侯約允被購約改

為遂允改為章集解劉放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王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

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

誅宦官為名詔曰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已

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召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

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

立於朝故愛拜卓破虜將軍與邊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

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集呂衛

圍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

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曰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

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

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溫乃遣周慎將三

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

帝時周慎幽州刺史參司空軍事軍騎將軍張溫說慎曰賊城中

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曰大兵繼後賊必

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

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

退集解惠棟曰山陽公載記云卓謂長史劉又曰孫堅隨周慎行

退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

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溫戰而堅足以斷其運道見曹

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以計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

也而渡遠兒果斷秦園慎輒重走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

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集解通鑑胡注望垣縣屬

秦州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橋曰

爲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續漢書隴字作塋其比賊迫之決水已

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集解惠棟曰魏志云時六

全眾屯於扶風封釐鄉侯邑千戶釐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

而還屯於扶風封釐鄉侯邑千戶或作帥音台集解惠棟曰山陽

公載記云孤昔與周慎西征慎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溫又使孤

討先零叛作後駐邊韓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溫又使孤

然而不得止後果如孤策其以此封都鄉侯也三年春遣使者持

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

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

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其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

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

其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關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助忠

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爲眾所脅感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

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集解惠棟曰劉

年徵少府六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

畢粟賜斷絕謂牢直不備也公孫瓚傳錢不備單宦者張讓傳曰

或至自殺者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敵腸狗態言羌胡

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敏作慙方言云慙惡也臣不能禁止輒將

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集解通鑑胡注漢靈

上光初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上增異復上此蓋當時

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奏上

也朝廷不能制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制頗爲慮及靈帝寢

疾聖書拜卓爲并州牧令呂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

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

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目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

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曰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猶

兼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集解王補曰臣聞揚湯

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

潰痼雖痛勝於內食集解通鑑胡注言痼痼結破之難痛勝於

及溺呼船梅內食肌肉浸淫滋大也王補曰典略此下有

之無及二句昔趙鞅與晉陽之甲曰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

人焉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集解劉放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爲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鳴鐘

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與略載卓表曰張讓等宿憾
萬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
使發氣上蒸妖賊峰起請收讓等已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
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
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城西問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曰帝
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卓與言
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
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曰王爲賢且爲董太后
所養卓自己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
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
大陳旗鼓而還曰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
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英雄
原字建陽爲人嚴略有勇善射受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
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
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
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曰爲政皇帝闇弱不
可呂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
公卿曰下莫敢對卓又抗言也抗高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
沮大議皆曰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
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
繼席案劍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
不明尹放諸桐宮案劍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昌邑罪過千
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
后策廢少帝集賢王補曰此卓矯董卓太后策也范書曰皇帝在喪
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
帝又議太后靈帝何賊迫承樂太后孝仁董皇后至令憂死逆婦

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遷於永安宮集賢王
志董卓傳注引獻帝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補曰魏
起居注載此策全異遂已弒崩卓還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
鉞虎賁吏封鄜侯傳音直總反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
鈇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賈武及諸黨人曰從人望於是悉復舊
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母爲池
陽君置丞令集賢劉放曰案漢書丙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
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貨物謂
之搜牢俗有言此言集賢劉放曰案漢書丙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
義皆去聲讀此言集賢劉放曰案漢書丙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
云貴州俗云打牢周壽昌曰案上卓奏言牢直不畢注牢廩食也
是搜牢者搜掠貨物以爲廩食似不得如注言人情崩恐不保朝
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
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
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曰頭繫車轆轅呼
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
馬之屬呂充鑄焉鍾虞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云鑄鍾虞飛廉
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
有角蛇尾又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張璠
西門外蛇尾及永安館銅馬則東平所取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
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館銅馬則東平所取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
中記云秦取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置之宮漢時皆在長
安卓壞以爲錢餘二人從在青門裏東宮前鍾虞四枚皆在漢高
祖廟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卓鑄小
錢大五分無文鑄時人曰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
三輪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見臨洮身
長五丈述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徒長樂宮中
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鑄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
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聞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
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瑒侍中汝南伍

項英雄記玆作玆字仲遠武威人玆字德瑜玆音秘集解錢大昕
東漢初無此稱此花史之設子案蓋帝末梁鶴爲選部尚書見續
漢百官志注而蜀志計靖傳亦云以漢陽周志爲吏部尚書似漢
末已有吏部之稱矣章懷太子賢注引英雄記云周志爲吏部尚書
魏志云城門校知是惠棟曰袁宏紀云侍中周志魏志亦作志又
尉志云城門校尚書鄭公業范曄父名泰進其諱耳長史何嗣等

已處士苟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
之士多所顯拔呂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
爲兗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陳留孔伯爲豫州刺史英雄記伯字公緒九

州春秋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卓所親愛並不
仙爲賈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卓所親愛並不
處顯職但將校而已校謂中郎將校尉初平元年覆等到官與袁

紹之徒十餘人各與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璆陰爲內主初靈
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
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

卻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
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璆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
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

賈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璆而彪琬恐懼集解王會汾曰監本無
並言此不應獨舉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已不及
爲罪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云請不卓既殺瓊璆旋亦悔之故表彪

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
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後移

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
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
百里內無復孑遺集解劉放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又使呂布

發諸帝陵及公卿冢下家墓收其珍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

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押金鑲體骨并盡王補曰縱兵發掘帝陵滔
天之道罪莫大焉董卓之溫第也一也籍賜外於德州卓然勝於節賜
不爽矣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

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英雄記云卓攻得李蒙張安畢圭苑中
守李旻亨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

卓所得義兵士卒皆呂布縛縛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
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屯兵河陽津將呂圖卓遣疑

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
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西卓遣將胡

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
軾胡軾爲大督呂布爲騎督軾性急豫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

惠棟曰英雄記堅追擊之軾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
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

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卻屯澠
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有四門從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獯說文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獯

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引頭爲爪

彩續漢志曰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

旻為左將軍封郭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

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髡亂男皆封侯女為邑君

雄記云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

封為渭陽君卓別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鍾曹使

驕驕鳳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蝨耳

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

通云營居曰塢安古切英雄

下不成守此足已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光卓施帳幔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

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呂鑊煮之未及得死僂轉柩案問會者戰

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稱誅

關中舊族陷已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

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答溫於市殺之呂塞天變前溫出屯

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

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

則被甲聚兵而誅

之若今陳軍也

溫曰卓有威名方倚呂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

師威振天下何待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眾未有

不斷斬目示威武者也故獲其斬莊賈

爲將軍使能臣莊賈賈期魏絳戮楊干

後至棧直斬以狗三軍鄭音綱

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害字考證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集解何焯曰字與璜

疑是一人因其被害時人造此舉以歸之耳裴注同而致死亦

與字異也

兩人也

去卓起送至閭呂手撫其背字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我死

斬首乃尸卓於市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集解惠棟曰英地卓爲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

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

斤錦綺績縠素奇玩積如山初卓曰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

呂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惟郭汜張濟英雄記惟北地人劉艾

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

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曰詔命至陝討輔等輔

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

懼乃齋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

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嬰胡謂輔

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

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惟汜等呂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

後漢書七十二

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

依欲各散去惟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曰爲一歲

不可再赦集解先謙曰漢時語曰一歲不許之惟等益懷憂懼不

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惟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

牛輔屯陝詡在惟軍曰間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弃軍

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曰攻長安爲董公報仇

事濟奉國家曰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惟等然之各相謂曰

京師不赦我我當曰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

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尙可延命眾曰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

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

春秋曰胡文才揚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惟之叛

乃召文才整修使東曉諭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爾東注欲何

爲乎即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集解惠棟曰注榮戰死

揚整修即楊定也與平元年爲安西將軍二年遷後將軍

軫曰眾降惟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

蒙等合袁宏紀曰蒙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有

曳兵內反漢代謂蜀兵也引惟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

人殺衛尉种拂等集解錢大昕曰按獻帝紀种呂布戰敗出奔王

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於是大赦天

下李惟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惟等曰臣無作

等不應自拜署惟爲揚武將軍汜爲遂圍門樓其表請司徒王允

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惟等葬董卓於郿並收

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卓墓流水

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家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村中

水牛所觸等共下棺天風雨益甚遂閉戶戶閉如此者三四家中

風復破其家集解先謙曰官本天風雨作又風雨惟又遷車騎

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詔節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爲鎮東將

軍並封列侯惟汜稠共秉朝政集解先謙曰此時實五濟出屯弘

農曰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謂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

止更曰爲尙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

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惟所

枉繫者惟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情請收之詔曰

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

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

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爲天水蘭干尉失官遂騰見天下方

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

有求於惟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馬之子集解

及种邵傳皆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襲獻帝紀曰襲與賈詡

云左中郎將欲共攻惟惟令樊稠及兄子利合兵攻惟連日不決韓

騰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棄梟首

後漢書七十二

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惟既而復與騰合惟使兄子利其郭汜

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遂騰

敗斬首萬餘級種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

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

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也駢並笑語良久軍還利告惟曰樊韓

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惟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

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惟等各欲

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

惟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

白日虜掠惟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

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千萬人相食咬咬音徒

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集解惠棟曰汶字文

陰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郵有虛賦

也卹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議有司於

是尚書令已下皆詣省問謝集解劉放曰案文奏收侯汶考實詔

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惟因會刺

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惟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由是諸

將各相疑異惟汜遂復理兵相攻留汜止宿汜妻懼與惟婢妾私

而奪已愛思有以離之會惟送饋汜妻汜以鼓為樂惟將食妻

之信李公也他日惟請汜大醉汜疑惟藥之絞黃汁飲之乃解於

是遂相猜疑也集解惠棟曰韓子有度篇云毋弛而弓一樓兩雄

其關嚙齧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惟忍害乃與汜合

謀迎天子幸其營惟知其計即使兄子遷音義將數千人圍宮已車

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使虎賁王曹等三百

公卿家屬入塢棟案王曹當作王昌太尉楊彪謂遲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

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遲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惟

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惟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

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

人和惟汜不從遂質留公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尚書王隆光

廷尉宣璠大鴻臚樂邵大司農朱雋將彪謂汜曰將軍達人問

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

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集解惠

密諫汜乃止遂引兵攻惟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惟將張苞

惟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而又質惟耳惟將楊奉本

波賊帥乃將兵救惟於是汜眾乃退是日惟復移帝幸其北塢唯

皇后宋貴人俱惟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惟令門設反

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

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田之使就惟索糗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

食賜宮人左右惟不與米取久牛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陽

肉牛骨給皆已臭盡不可啖食

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黃白城在耀州三

原縣西南十五里秦梁宮在城內三原本漢池陽地王伯厚云

李惟亂政天子東遷三輔飢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

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惟汜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天子

和惟汜按鄴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惟惟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

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

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音義又汜一名多鄴曰

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惟怒呵遣鄴因令虎賁王昌

追殺之昌僞不及鄴得已免惟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惟

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

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

中郎將李國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在三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神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官本作濟從太官令考證云監本作濟使太官令王會汾云按前
書百官公卿表及劉昭百官志並無太官之名從宋本改式本
武或車駕即日發過注曰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
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文呼云是天子也乃
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何敢迫近至尊邪注曰等兵乃
御既度橋李催出屯曹陽呂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陳還郭
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召故牛輔部曲董承
為安集將軍注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
復欲脅帝幸鄴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注曰承棄軍入南
山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注曰帝紀曰帝以須書郎郭泰入南
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
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博言切意乃少喻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云詔尚書郭泰喻汜云朕遭難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
日不歎天下未定朕心不革武夫宜滅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
若近視險如夷宏宣輟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
袁宏紀曰熲與楊定有隙熲欲反上曰熲屬來等曰熲不反臣等敢以
界拜不下乃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熲不反臣等敢以
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熲
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而熲猶奉給御膳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
催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
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
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
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注曰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還還不
流而死及嬰兒隨射聲校尉沮偽被創墜馬李催謂左右曰尚可活
不偽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
之袁山松書曰雋年二十五其天子遂露次曹陽注曰王補曰是
督戰營負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注曰王補曰是
西迎大駕即宮都見紹傳補按紹傳車駕為李催所迫於曹陽
授進是謀考之袁紀通鑑實為興平二年八月庚申出報報而
迎車駕則帝已還洛陽時為建安元年八月庚申出報報而
東已已幸曹操營遂遷都許是授謀發於操未幸迎之前者且數

後漢書七十二

五

月矣格於郭圖滔于瓊之梗議紹承奉乃諱催等與連和而密遣
不果從而遂為操所先卒如授料承奉乃諱催等與連和而密遣
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
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
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催等復
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
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
奉等夜乃潛議過河注曰袁宏紀曰催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
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
劉太尉所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慮是也注曰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高十餘丈乃引緝縋而下注曰類音直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
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已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注曰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女也見獻帝起居注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
奪凍溺死者甚眾既到太陽止於人家注曰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
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嚴在義日在太河之陽也即今
棘川應劭地理風俗記云城南太河之陽也樂史云太河存集解惠
縣西北四里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注曰魏志曰楊
中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
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注曰邑字文同北地涇陽人鎮北
注北地涇陽人兩漢志北地有涇陽縣劉向碑陰門生名有離石
長北地封安邑文都則邑當為泥陽人傳寫誤耳案獻帝起居
注邑侯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
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呂錡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
飲注曰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闕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
侍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齋酒送天子
問周壽昌曰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尚有省問可詣乎省問當作
是問問壽昌曰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尚有省問可詣乎省問當作
是不必作問字也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集解惠

後漢書七十二

五

十六

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總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

論曰董卓初曰虓闖為情詩大雅曰闖如虓虎因遭崩剝之執猶

亂也左傳曰故得蹈藉奔倫毀裂載服知其義倫攸左傳曰

冠毀冕識謂王夫曰剝肝斷趾之性剝比千之心斬朝涉之脛

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屈精擢用鄭泰

蔡邕何顯荀爽等策解尚有盜竊之道焉盜亦有道乎問於

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

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

寇乘之倒山傾海發寇謂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災崑版蕩

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上帝版蕩下人卒瘁毛長注云版反也

湯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傳左

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傳左

曰人生實難其天地之不仁甚矣以萬物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

有陽尼故曰過剝成災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

三才曰象象滔天方夏崩沸云百川沸騰山家萃崩皇京烟埃

無禮雖及餘祿遂廣左傳曰多行矢延王輅兵纏魂象氏掌王之

五輅纏遠也區服傾同人神波蕩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後漢書七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二按補

董卓傳字仲穎注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奂錢大昭

記卓父有三子長卓字孟高早卒次郎卓

為州兵馬據常徵守塞下注仲穎巡徵京師仲穎官本

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注國扶以到護羌營殺之官本

此作扶無義當是扶之誤也

執金吾袁滂為副注袁宏漢記曰官本注記作紀後文由是諸將

乃拜卓前將軍柳從辰曰袁紀中平五年特進卓為驃騎將軍是

驃騎將軍位亞大將軍至前將軍則驃騎將軍也卓以前未嘗

隔車騎將軍衛將軍二位相差抑太

又無壯事官本注

策免司空劉宏注宏字于高官本注作

遂齊太后策廢少帝王補曰此卓矯董卓太后策也案廢少帝在是

崩於是年六月謂卓矯董卓太后策是矯遺詔也於說太皇太后

魏志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有廢帝策文云皇太后教無母儀統

政荒亂以為非何太后之辭似也然下又接云永樂太后暴崩

廢帝及迫何太后還政并為一時史

更封郎侯注郎今岐州縣鄠縣東北

尋進卓為相國案自孝哀改丞相為大司徒光武承之不更置相

不省司徒務自矜高於官制惛然也而司徒王允卒能以權

陰制之操為丞相並廢三公使大權歸於一己固自以為優於

卓之所為而已

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注又如豹文官本注又張璠紀

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橦官本侯

卓臨洮人也官本洮

卓臨洮人也或誤洮

侍中汝南伍瓊注瓊字德瑜侯康曰蔡中郎京兆樊惠渠瓊有伍瓊光時為京兆縣令

請目不及為罪集解劉放曰至又倒以字案請罪之辭非自請無罪也

罪也不及者自明侯康曰瓊安不足以知國家大計才識不及罪無罪則止云請不為罪足矣而云

榮遇堅於梁注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官本注末有也字梁今地已見劉盆子傳

進屯梁縣之陽人注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

梁縣西案章懷此注與上無別今汝州縣也應改云已見上又案陽人聚並見獻紀

進軍大谷注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官本注作八十五里

時人號竿摩車注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摩官本注相干摩干仍作竿今案

卓施帳幔飲設字案魏志原文本無設字此飲設當作設飲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封子萌津亭侯官本注津亭侯有人書呂字於

布上集解惠棟曰至負布者不復見侯康曰御覽七百三十五

常用取便書中上如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一舉謂卓曰可

此也卓後為呂布所殺後人乃知況呂布也今案此本一

事而所載各異惟獻帝春秋與傳文為合故惠氏取之

帝病新愈官本注作疾

布應聲持矛刺卓注挾又卓車官本注挾誤

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案獻紀初平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李惟允得安六月又大赦天下下四月誅卓五月又大赦天下

赦矣允安得無嫌是言乎且卓誅後允原無意罪其部曲故再更

并州男女數百人新有罪及輔敗從求特赦事容有之允固疑

特赦非所以安之故仍不耳

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注即往曉之官本

作卿是案即蓋本是卿字殘缺允遣卓故將往仍欲自明無猜

而適以債事坐輕敵致敗也不思惟允之來求死正死如困

獸以規其後更遣徐榮等誘降其眾賈詡雖智向安所施乎

已十餘萬原本十字殘誤不成字

於是大赦天下侯康曰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海內先賢傳王允更

案所載與傳後數日見殺異

李惟郭弘樊稠等皆為將軍注惟為揚武將軍官本注

武揚原屬揚武將軍官本注不誤

並封列侯柳從辰曰袁紀惟封池陽侯汜鄠陽侯

疑有姦情請收之官本注

要韓遂馬騰注為天水蘭干尉蘭干縣今關中李兆洛云鞏昌府境

豆麥二千萬官本注

帝使侍御史侯汶注音問官本注

汜妻懼與婢妾私柳從辰曰今袁紀

呂車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至及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

柳從辰曰袁紀云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詡左

營四月乃立貴人伏氏為皇后是車迎之時乃追稱也惠

氏舍袁紀而取此者重在與傳文合蓋補注之體宜然

十反乃許注濟使天官令孫篤校尉張式柳從辰曰袁紀作太官

皆棄其婦女輜重注遲遲不時解官本注

催使殺之注其督戰營寶柳從辰曰袁

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柳從辰曰袁

岸高十餘丈乃以網縋而下柳從辰曰袁

扶后一手挾箱十匹董承使符節孫觀馬繫帝腰時后兄伏德

不可親腰以箱為輦下柳從辰曰袁

同濟惟皇后宋貴人注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沮之女也見獻帝

起居注案此注應在上文唯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

數十人柳從辰曰據袁紀同渡者皇后貴人外有郭趙二宮人

伏完外有宗正劉艾侍中種輯羅邵尚書文楨郭浦中丞楊眾侍郎趙詠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郎侯折南郡太守左靈府數十人案伏德后兄中官也官或宮之誤百官志有中宮黃門允從僕射雖本宦職但其時大誅宦官之後必已改用士人以后兄爲之可以無嫌也

拜胡才征東將軍亦應有爲字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柳從辰曰袁紀拜胡才爲征北將軍領并州牧李樂爲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爲征東將軍領幽州牧與此異今案魏志又作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爲征北將

七月帝還至洛陽集解王補曰至卓傳以爲七月不日疑誤案獻安元年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是至洛陽本七月甲子入南宮本八月辛丑袁紀通鑑並與范書紀傳合獨此傳幸楊安殿之上畧去月日蓋專爲張楊以緒修宮殿爲己功發不重在臨幸之月日且避與獻紀複也王補乃即以帝至洛陽之日爲入宮之日實自有誤會耳

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注誅議郎侯新至東郡太守楊眾柳從辰曰今袁紀議郎作羽林郎所折東郡太守作東萊太守

曹操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吠作狹是謹案狹與吠同吠應疑卽吠之譌然廣雅釋山吠解谷釋名釋山山下根之受雷處曰吠又攷工記匠人注及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注皆云壘中曰吠書禹貢岱賦絲泉爲孔

遂縱暴揚徐問揚原譌陽依魏志正官本不誤

遲懼懼走并州官本作遲懼走還并州今案下接云道爲人所殺走還并州也懼懼當係惶懼之譌

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柳從辰曰袁紀濟至南陽爲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服案亦見本表傳

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集解錢大昕曰案獻帝紀在三年十月柳從辰曰袁紀亦屬之三年與獻紀合

二月疑傳誤也又楊醜袁紀作駐固亦異

尙有盜竊之道焉注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官本注莊子下有曰字

方夏崩沸注山家率崩官本注率作卒

兵總魏象注魏象闕也案周官象魏本謂懸象之闕范氏爲贊倒作魏象取協廣蕩蕩賁六代辭章靡敵之失

卷七十二校補

五

劉康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劉康字伯安東海鄉人也謝承書曰康父舒丹陽太守康通五經

當作祖父嘉光祿勳集解惠棟曰蔡質漢書云正月旦百官朝

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仕縣為戶曹

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

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

虞甘陵相綏撫荒餘呂蔬儉率下遷宗正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

三千突騎而牢稟通恩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前中

山相張純集解錢大昕曰南匈奴奴烏桓傳俱作前中山太守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

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

有兩主之微也子若與吾其率烏桓之眾目起兵庶幾可定大業

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剽下燔燒城郭虜

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

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集解

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

救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

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曰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

拜幽州牧康到劄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曰朝恩寬

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

政所殺送首詣康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

亮古曰此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康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

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

外集解通鑑胡注荒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日給

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

市之利集解先謙曰官通漁陽鹽鐵之饒集解通鑑胡注上谷舊

賜舊有鹽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

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

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

歸心焉夙猶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曰

自強大集解先謙曰官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

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集解王補曰通鑑公孫瓚志欲掃

與瓚有隙蓋據瓚傳也而虞傳頗云爾豈彼此各稱其美邪未可

為信史也袁紀云虞催奔居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則虞瓚之

隙灼然矣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曰朝廷

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遠隔關塞不知存否曰虞宗室長者欲立

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

舉瓚詣虞為說符命之數與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

傳與傳所據九州春秋也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吾被重恩未能

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吾被重恩未能

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其戮力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

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曰相拒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傾尚書

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於是奉

有所貢獻道路不通於是選擇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集解

皆為傳送致之京師於是選擇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集解

子春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

是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嘯等大悅時虞子和為

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集解通鑑考異案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

子思歸不云因田疇至也若爾當令與嘯俱還不應出武關出

嘯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

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

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

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

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

虞患其驢武瓚猶慢也數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

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

當音丁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

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集解通鑑

言甲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

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瓚乃築京於薊城曰備虞京高

言高築上壘以備虞數請瓚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曰告東

曹據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曰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

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

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曰攻瓚將行從事代

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

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曰武

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曰緒臨事沮議遂

斬之曰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

者瓚曰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

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數不聽

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

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集解瓚追攻

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

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督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

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曰相救時早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

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集解惠棟曰孫福云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瓚孫張逸張瓚等尾敦史記有尾生又英雄記云

忠義奮發相與就虞馬瓚極口然後同死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

虞曰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曰儉素為

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紵盛

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集解通鑑胡注字伯珪集解惠棟曰劉遺西令支人也音

力定反支家世二千石瓚曰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

音巨移反事略曰瓚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

聲言事辯慧事略曰瓚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

太守妻後漢書七十三後從涿郡盧植學於潁氏山中集解惠棟曰劉

之以女後漢書七十三後從涿郡盧植學於潁氏山中集解惠棟曰劉

又從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集解惠棟曰英坐事檻車

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

洛陽太守當徙曰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

得有先墓在北芒惠棟曰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

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瓚墜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

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賞

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

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

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曰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

討涼州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制中瓚率所領

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巨力居等寇漁陽河間

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遼州柳城縣西南集

通鑑胡注屬國遼東屬國也顧炎武曰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

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巨力居等所圍於遠西管

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櫓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

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死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劭

曰案遠當作還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

連接邊寇每聞有驚集解劉劭曰當當作驚瓚輒厲色憤怒如赴

警敵望塵奔逐或繼之曰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拒瓚常

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曰爲左右翼集解惠棟曰依英雄

安能爲左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

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

烏桓而劉虞欲召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

三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

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集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

兩奔走渡河集解惠棟曰廣宗縣東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

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

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劭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

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

紹將周昕集解官本考證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集解惠

承書云瓚非紹立劉伯安遂出軍屯槃河將曰報紹集解惠

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集解惠棟曰前書地理志云平

原有槃河師古曰即九河瓚樂也鄭元注禹貢云九河之名徒駭

太史馬相覆蓋胡蘇簡繁鈞槃河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因乃上疏

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南般往往有其遺處焉乃上疏

曰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曰導人設刑已禁暴今車騎將

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

招來不軌疑誤社稷主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

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董卓造爲

事以誅忠等爲節燒平陰河津冀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

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曰濟君父

而棄置節傳傳音丁逆竄逃亡希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

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紫然同

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衆囚杜預曰衆衆也前音

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謂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

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

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集解惠棟曰

責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

曰爲印璽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紹刻金璽遺每有所下輒

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書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早

解惠棟曰釋名後漢書七十三

檢曰署署子也題所子官號也毛晃云檢書檢也又曰書文書

昔亡新僭修漸曰即眞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

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群妖星工善星者集解周壽昌曰案與略

所遣攻圖故賂遺財貨與其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

安之將也賂遺財貨與其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

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集解惠棟曰裴松之

傳首共造兵動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曰小忿枉加誅害信用讒

惡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曰貪

林林音力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

百母責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

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

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

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集解惠棟曰吳錄云紹遣會稽周囑

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斷絕堅
乎囑字仁明周斯之弟典略以周囑為昂或云昂即周也

天子遷徙諸侯背叛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
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集解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公之信

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荆楚曰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
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誅曹衛曰章無禮八年晉侯伐

曹衛道于衛衛人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集解
惠棟曰注責其無禮也左傳無此文案左氏傳二十三傳曰晉
公子重耳過衛衛人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集解

臣雖聞其名非先賢吐盡反其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
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

大事克捷罪人斯得三年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
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呼從瓚紹懼乃召所佩勃海太守印授授

瓚從弟範遣之郡欲已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助瓚瓚乃
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

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集解惠棟曰瓚軍敗還劉紹遣將崔巨業
將兵數萬攻圍故安安縣名屬涿郡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

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通縣界流入集
城東謂之巨馬河亦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涿水東南流逕通縣故

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
楷連戰二年糧食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

喜曰室如懸磬野無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
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

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為易地當之

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鎮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
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易

京城在易城四五里今樓基尚存基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
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瓚所保也

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曰燕
國閭豪集解惠棟曰烏桓傳云柔少沒烏桓鮮卑素有恩信推為

烏桓司馬中其種人所歸信燕國後漢廣陽也柔招誘胡漢數萬人
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

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
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屯鮑屯亦名也又名

陽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白支相持歲餘麴
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

時早蝗殺貴民相食瓚待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雖職必報
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目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職分富貴

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瓚所寵
遇驕恣者若故卜數師劉緯

臺販縑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定兄弟之誓自號為所在侵
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

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曰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
歲目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集解

以繩索引之而上若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曰傳宣教
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

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
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

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曰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
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

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集解
王補曰黑山諸帥張燕等也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曰斷紹後集解

京西揭放安國卿以西諸山連嶺中山長史關靖諫曰集解惠棟之界山各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太原人靖字士起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目猶能相守者顧戀

其老小而特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人齎書告瓚曰昔周末喪亂僞屍

蔽地已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足歸人

清水陵高音五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曰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黑之中下澤起火為應吾當自

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侯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如期舉火瓚曰為救至遂便

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

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

百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公孫瓚之計與陳壽曰英雄記靖字士起太原人本縣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為賈

幸積為屠各所殺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集解惠棟曰魏志

歸命曹氏輔從其計也操曰輔為度遠將軍封都亭侯閭柔將

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郡降拜北平將軍集解陳景雲曰北平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

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劉虞守道

慕名目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

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僑糾收也集解劉放曰糾

字不成文理當有一眾字周壽昌曰案以糾人完聚為句稽字屬

私藏皆用此稽字與稽兵昭武稽修也左傳曰臨羣雄之隙舍諸

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集解王會汾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

猶綴帛為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石枹太守同縣甘

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

陶家兒遊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

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

當辭謝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

可轉轉則勝人集解惠棟曰注張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解

磐誓字子石丹陽人兒度尚傳

惠棟曰魏志云張溫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已諫為徐州刺史

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

南太祖歸咎於初平四年曹操擊破彭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
故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謙退保鄉操攻之不能克乃還謙退保鄉操攻之不能克乃還
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書云青州刺史田楷以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書云青州刺史田楷以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
睢陵今睢寧縣治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睢陵今睢寧縣治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謙之由而殘初三輔遺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謙之由而殘初三輔遺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其屬部過矣其屬部過矣馬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馬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
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年六十三年六十三子初同郡人竿融年六十三子初同郡人竿融日裴松之音壯力反聚眾數百日裴松之音壯力反聚眾數百
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
寺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謙通鑑胡注斷讀曰短又毛晃云凡謙通鑑胡注斷讀曰短又毛晃云凡
寺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寺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
委亦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委亦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
塗像依呂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塗像依呂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
且萬餘人且萬餘人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
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
貨遂乘酒酣殺昱貨遂乘酒酣殺昱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融竿融從臨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融竿融從臨
互放兵大掠因目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互放兵大掠因目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集解惠棟曰皓字集解惠棟曰皓字
俗作人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俗作人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
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
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集解洪頡煊曰种拂傳由光集解洪頡煊曰种拂傳由光
為太常獻帝紀初平三年太常种拂為太常獻帝紀初平三年太常种拂戰歿拂未嘗為太僕當是太常之謫戰歿拂未嘗為太僕當是太常之謫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仁能洽下忠目衛國伯珪疏曠武仁能洽下忠目衛國伯珪疏曠武
才趙猛才趙猛趙音去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為梗趙音去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為梗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虛受堂

十一

後漢書七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三校補

劉虞傳拜虞甘陵相錢大昭曰獻王忠之相也案甘陵即清河國改名詳清河孝王慶傳

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官本誤獲楊

陽作

朝廷曰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案魏志本作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范書著一威字殊為失真虞不知

兵前無戰功

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七引袁山松書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今案英雄記虞讓太尉因萬衛尉趙護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焉公是不僅讓位於續也傳不載當以舉趙護劉焉非其人故

署

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案魏志云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蓋混答邱為

襄賁故與范書異

於是選擇右北平田疇注魏志田疇字子春柳從辰曰今魏志及袁紀均作字子泰

歷平剛

剛字原本殘論如則已正官本不誤案今魏志作平剛注作剛亦非

會天子遣使者段訓柳從辰曰袁紀段作殷通鑑仍從范書案魏志亦作殷也

殲兵搜其內至以此疑之柳從辰曰范史著一搜字明其為殲姦若妻妾果服羅綺人必疑也殲敗虞儉德豫藏羅綺使兵搜之有見聞不待搜而始知也

公孫瓚傳遼西令支人也今支即古孤竹國地今永平府遷安縣西

太守奇其才曰女妻之注魏志曰官本注云

略見書傳案瓚好文辭而不能通大義故史誤之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

墓在北芒今案瓚既家世二千石先人卒京師者不必皆歸葬遼西且魏志原文如此何說似太泥

逆擊於東光南注東光今滄州縣今地詳

遂出軍屯滎河注卽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其枯河在

今滄州樂陵縣東南唐樂陵今武定府樂陵縣西南三十里

紹母親為傳婢地實微賤今案瓚亦曰母賤遂為郡小吏乃數紹紹罪十也錢大昭曰三國志裴注引典略載瓚袁紹罪狀辭句多非衡類也紹之罪辰雖南山之竹不能載二十八字

臣雖聞注闕猶下也茸細也柳從辰曰楚辭九歎注云闕茸驚

憲劭胡廣訓闕茸為不才引字林訓闕茸為不肖文選司馬遷

報任安書李注引張揖訓闕茸為不肖楚辭注又訓闕茸為驚

頓又前書類注賈誼傳云闕茸下材不肖之人也李夫人傳云

毛也言非豪傑之稱也隨文異訓亦所取不同

詳章懷此注闕茸分訓卽主非豪傑之義

罪人斯得注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柳從辰曰注引

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云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

為兗州案嚴剛見袁紹傳本傳僅附

田楷事不及嚴剛故不並舉其名

追擊於巨馬水注逕迺縣故城東逕原作道依水經注正官本不誤今案迺道古亦通作說文迺

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指各本同魏志

瓚自為易地當之注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

八里唐歸義縣今保定府雄縣西北

戰于路北通鑑胡注潞縣屬漁陽郡袁紀滿作蒯非蒯也屬河南也

破瓚於鮑邱注在今幽州漁陽縣唐漁陽今順天府薊州治

是時旱蝗穀貴人相食侯康曰御覽三十五引英雄記幽州歲歲以東堪為糧穀一石十萬錢

必曰法害之柳從辰曰通鑑此下有云有材秀者必擯因使在窮

樓櫓千里注上無覆室官本注室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侯康曰陳琳武軍賦序云迴天軍于易水之

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至贊決者亦難也案瓚布垂

離守且不能向安能戰況非紹布尤非操敵城出戰敗
或可以逃死於一時欲待苟且之謀以微行險之幸則鑽出而
將士必送款於紹以求全其小易京立危直如陶靖所料耳
布出而操以兵縶布與之戰仍決水以灌城陳宮又豈能支乎
糾人完聚稽保燕劉之饒集解劉劭曰至與本句饒字意尤通
人下益本有民字乃糾人民句完聚稽句保燕劉之饒句唐本
避諱省去民字遂乖文法耳劉謂人下少一字是也但不必爲
周說非

陶謙傳封深陽侯注深陽今宣州縣也今鎮江府溧陽縣
破彭城傳陽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今宣州府溧陽縣
官本注下

過拔取慮雖陵夏邱注雖陵在下邳東南亦有縣字
是歲謙病死柳從辰曰一統志謙墓在今蕭縣東陶城村案自董
誅豪桀並起跨州連郡如劉虞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劉焉袁
術呂布者皆管轄一時其權力猶足匡正帝室且斯時僅泥
相屠已就衰威朝廷播越未有所托操之勢抑尙微苟有一人
焉發至忠之忱搗撥亂之略先迎天子以爵命收攬才賢練兵
實民以次削平僭逆則權不集於操漢祚未遽亡也乃劉虞守
正雖遠勝表焉而迂闇渺通紐於平純舉之役罷兵息民欲以

儉約感人以惠愛乎眾矜情飾貌冠敝補穿已既不知兵兵又
不習戰拒戮忠諫城陷身亡非不幸也夫虞之討與與之討
紹雖曾各表其罪而憤兵自動朝廷不與知非實能奉朝命者
也特矜猶必假託朝廷謙猶能不廢職貢均有似於虞故范史
連類傳之自哀紹
以下則彌不哀矣

爲人所殺柳從辰曰一統志筆融
墓在今上海縣北亭鄉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子諱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
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松
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集解錢大昕曰華嶠漢
書作左中郎將親與袁安傳書言紹後追行父服范氏亦載幼孤追服
或信然案英雄記紹生而父死後追行父服范氏亦載幼孤追服
三年已爲佐軍校尉相距不過九年且前又歷官郎中復遭母憂
與追服父服六年後更歷付御史虎賁中郎將而爲校尉則達子
可知魏書爲衛異母兄弟亦無所徵當以陳范兩書爲是裴松之
注陳志於紹爲達子猶置疑詞蓋亦不深考也周壽昌曰華嶠書
作太尉陽考桓帝紀袁安傳俱作太尉湯其作陽者因湯字近而
誤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曰下莫不善之其父成衍紹字洪

虛受堂

亮吉曰案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勇部分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
與紹結好則此傳壯健好交結二語當屬紹父成事實下云紹少爲
好交結一句衍耳紹少爲郎除濮陽長傳稱紹爲濮陽令遺母
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家廬六年
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引獻帝春秋云董卓收紹
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觀注引紹母服時又一人之生母
修死在後而紹蕩然忘哀視人嫡母服時又一人之生母服閱徙居
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得相見又通賓客非海內
卓何伯求吳子卿計子遠皆爲奔走之友集解惠棟曰既累世台司
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
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輜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輶內官皆惡
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曉聞而呼紹曰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
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紹舉

書紹不欲為臺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曰紹為佐軍校尉

下告病求退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

軍校尉屯騎校尉都尉為助軍右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左校尉趙

於焉為右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議郎大夏侯平為左校尉文

不為集解惠棟曰諸所記入校尉互有同異案何進傳佐軍校尉

乃滔于環也此注作滔于環亦誤洪顯煌曰何進傳作中軍校尉

俱作佐軍校尉袁紹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賜太后誅

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

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

鄉里安得引軍益軍常作歸或云軍字衍洪亮吉曰信太山陽平

人也案陽平應曰魏志云信鮑宣八世孫後嗣有從上黨徙太山者

與時省惠棟曰魏志云信鮑宣八世孫後嗣有從上黨徙太山者

遂家焉又劉放說非也魏書載何進遣信歸騎兵得千餘人還到

成皋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也董卓

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

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

煥校本其字上增一及字

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董侯似

可今當立之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卓謂紹曰皇帝沖閭非萬

復知何如為當且耳棟案獻帝春秋云卓謂紹曰皇帝沖閭非萬

帝為董卓所養故云董卓侯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

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

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

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

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掛徑出英雄記曰紹攜卓去坐中驚愕

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而奔冀州董卓

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

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

收豪傑已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曰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

封郡鄉侯前書穎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

年紹遂引勃海起兵曰從弟後將軍術策翼劉放曰以從冀州牧

韓馥馥字文節豫州刺史孔伯充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

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

孔伯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

弟術字公緒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為兗州刺

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討卓

秋云劉岱怒而殺之

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伯充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通

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

誅紹叔父瓊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瓊太

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傳

之嚴理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

卓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

循越騎校尉王瓌等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海內

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

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

班王匡之妹夫臣受紹旨收班瓌欲殺之班與王匡書略曰

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鸞鼓此何忤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

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還怒何其酷

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

天夫婚姻之所福之幾今日若失愛為一體今當誓亡人二女

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臣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

死於獄集解先謙曰獻帝紀瓌曰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曰

作脩魏志亦作吳脩當以脩為正

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

不曰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思方得眾集解劉放曰方字

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

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曰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

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為

國安問袁董卓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

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據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得此
大體歸哲于惠欲斬衣屠餘官門外集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斬得不死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解劉放曰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尚書令平原鞠諱其子閻避
難改曰麴氏後遂為西平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
善姓棟案鞠與麴古字通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
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夫
舉大事非據一州無自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
孫瓚將兵南下馥間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曰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一討字緣託字謀脫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類
川荀諲等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內至延津為東向河竊為將軍危之
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

後漢書七十四上 四

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策也智勇邁於人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
如也諲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
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
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謂同盟討卓當今之計莫若
舉冀州曰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怯懦因然其計
讓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
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
秉銳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
人棄紹從之觀授之附紹意當曰必未諫也當以魏志為是冀州
雖鄆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

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呂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
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
事趙浮程璜魏志惠棟曰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
呂拒紹馥又不聽百餘萬眾萬餘人整兵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
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鬥糧各欲離散旬日之乃避位出居中
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呂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呂馥為
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
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
霸句踐非范蠡無呂存國今欲與卿勦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呂
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
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首擁一郡之卒據
冀州之眾據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

後漢書七十四上 五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
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
被創且死大會其眾告曰燕為帥牛角為帥俱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
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回師北首
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
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
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
天下誅討未服曰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
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番
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
豐在此不至於是集解惠棟曰配魏郡陰安人也見陳球碑陰
並呂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呂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
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
兒提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

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其耳語復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

如廁自殺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爾

有九河其書曰邈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

縣今名枯葉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邈屯廣宗下界橋注引九

州春秋當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

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騎

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兩校左射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

八百強弩千張弓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

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集解惠棟曰瓚還屯

爲冀州見獲甲首千餘級瓚追至橋界集解惠棟曰瓚還屯

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敕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

牙門牙門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

是也集解惠棟曰國語云執枹鼓立於軍門章昭云軍門立旌爲

門若今牙門矣後漢書七十四上六

爲餘眾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

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

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文夫當前關死而

反逃垣牆開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眾不知是紹頗稍引卻

會翅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溪挑戰集解通鑑胡

在平原界漢書春秋載紹與瓚書曰龍河之師贏兵前誘大兵未

濟而足下踞破眾敢不鼓而敗則龍溪在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溪

宜在勃海界又袁譚軍龍溪曹操攻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召

書譬紹曰趙太僕曰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召和睦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

與並出聲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

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集解惠棟曰蓋字誤紹於是引軍南還三

月上已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祓除

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雨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

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元水經注曰洛水經鉅鹿故城西謂

之洛津續漢志魏郡有薄落亭集解惠棟曰魏郡兵反口與黑

山賊千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

日英雄記云殺太守栗賊千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

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賊有陶升

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開

府門具車重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

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紹還因屯斥丘陶

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腸山若巖谷朝哥

勝山集解先謙曰官本詩作歌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

其眾萬餘級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斬毒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

賊左髭文八等皆斬之集解惠棟曰英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

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

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

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

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集解惠棟曰

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

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

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

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補士馬左傳周討不庭誰能禦之

奔於鄭孤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

業紹將從其計穎川郭圖滔于瓚曰集解惠棟曰曹瞞傳云瓚字仲簡

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

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劉通曰秦

之高才者今迎天子動輒表關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

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

者焉集解通鑑胡注紹不能從授之言果為曹操夫權不失幾功

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集解惠棟曰魏志紹

遣郭圖使馬超還說迎天紹有三子譚字顯熙字顯雍集解惠

子都郭紹不從與范書異紹有子譚字顯熙字顯雍集解惠

志云郭紹不從與范書異紹有子譚字顯熙字顯雍集解惠

及密別駕字顯雍然向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

則昭字當從魏書也向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

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曰譚繼兄後

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

定故也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

雖鄙不爭子思子尚書並載其且年均曰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詞略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具作俱且年均曰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策解惠棟曰

秋當下思逐免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

各據一州呂視其能於是呂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

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曰地廣兵

多而專自樹黨不問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

有哀歎而霜限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悲哭而崩城

者齊莊公攻莒為五乘之實而杞梁獨不領歸而不食其母曰食

有則五乘之資盡汝下也及與莒戰遂圍殺二十每讀其書

七人而死而哭城為之墮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乃

懷忠獲釐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

鄉行杞婦何能感激臣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閭士

日未能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負薪拔於陪隸之中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沿亂天常

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

怒呂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呂鷹犬之功故授臣呂督司詔臣呂

方略臣不敢畏懼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

而元帥受敗何進謂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

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棟劍翼

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

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

虞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漢帝之開杜預曰十二日

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

並當大位謂叔隗為太傅不憚一室之禍苟惟靈國之義故遂解

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時卓方食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

申呂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則臣之與卓

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荷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其泥揚其波則

進可曰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

會英雄與師百萬飲馬孟津敵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

幽州太後殺殺引農提挈幼主越還秦地殘害朝廷新列忠良焚

燒宮室悉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熾熾皇天禍福垂后土

神靈震怒無所恃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

士奮發雲興與否合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義舉力

致命以伐凶醜同盟之義舉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盟之義舉力

師無克神國集解劉放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會故冀州牧

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

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

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失喪其

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焉踴躍焉其

猶有嗚嗚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曰蕩然忘哀貌無隱戚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者臣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陷藉冀城

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復懷懼謝咎歸土

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賈融曰議郎曹操權領兗

州牧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

即星駕席捲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

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自來世作輔弼咸曰文

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曰

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盾也曷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秋爾君荀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

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荀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

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勞實庶一捷之福曰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

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弘之施獨除細故與下

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怖天威不

後漢書七十四上

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

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二端優游願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曰遠近狐疑議論紛錯

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

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曰忠臣肝腦塗地肌膚

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貴加無勞曰播有德也杜

黜忠功目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讓歷之邪說使之然也

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關覲重禮曰希

形弓袞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

千集先謙曰官本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

無戒路之服四字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

悲斯蒙恬所曰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

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眺死之遠東城萬餘里此白起獻款於

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太傅

日禪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禪字

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禪假節東征

求去而術不遺既以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

策曰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

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

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

馬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

之言樓也言樓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

外刺象也若曰臣今行權為尊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文時周

室有刺也若曰臣今行權為尊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文時周

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曰眾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

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

後漢書七十四上

歐刀裹衣就縛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也詩國

子七兮漢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

從上下善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詔

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也三者數之小終言深於是曰紹為太尉

封鄒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時曹操自為大將軍

紹恥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

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

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質意征何奴還還大將軍在公上以勳威

常例焉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

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日

器四曰朱戶五日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日斧鉞八曰弓兼

曾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

天子自近使說操曰許下埤也音婢淫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

甄城解劉放曰案文選字當屬上句惠棟曰郡國志云甄城屬濟

陰縣云云城在河南一十八里沈州舊治魏武創業始自於此

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警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

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盾宜順天意獻帝春秋

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呂從民心紹曰包白事集解通鑑胡注白示軍府僚屬議者曰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曰彌其迹

萬騎萬匹欲出攻許曰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

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後漢書七十四上

如此可坐定也集解通鑑胡注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攻之今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曰

伐曹操其執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

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矜人庶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

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曹操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前書

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集解惠棟曰禮記檀弓云陳太宰懿曰師必有

名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集解惠棟曰太公金匱文也此越之所呂霸吳之所呂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集解先謙曰官本將軍改持牢

按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持牢將軍二字傳鳥人言把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

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目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

反集解劉放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惠棟曰獻帝傳云臣與主同者昌主與

臣同者亡傳漏昌主與臣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

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曰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

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曰幾動斯其時也後漢書七十四上

紹辭曰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呂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集解王補曰

略與荀彧等而或言如石投水授豐所謀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曰既失前幾不宜便行

集解王補曰曹操擊劉備於沛豐勸紹舉軍襲其後及誅紹曰曹操敗奔紹紹進軍攻許則豐力沮之此兵機之微也誅紹曰曹

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

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者擊其乘虛迭出曰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未得安業集解先謙曰官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集解王補曰祿山間房瑒諸王分鎮之謀附庸歎曰

紹用其別駕計向未可知一謀之善足以破今釋廟勝之策集解

胡注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而決成

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許紹紹曰為沮眾

遂械繫之械繫之紹之敗形已決故探聞豐不從戎而喜也乃先

宣徽曰蓋聞明主圖危自制變忠臣慮難立權義者強秦弱主

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始皇崩

趙高為丞相胡亥夢白虎留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

水為祟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

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

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北

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

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又李善云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先謙曰

馬云於是乎下陵上替又李善云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先謙曰

官本為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發

後漢書七十四上

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為養食為父高乞勾攜養續漢志曰高帝時

官高以貨得拜大司農大為驕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高驕養子

莫能審其生也本末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高驕侯氏子悼之

叔父魏太祖於悼為從因臧買位陳琳集作假與金簪寶輪貨

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殺閻遺醜集解錢大昕曰姦當賣子

與人作奴婢名曰賣子操父高本夏侯氏為中常侍本無合德標

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操父高本夏侯氏為中常侍本無合德標

劫財物也音同幕府童統騰揚夷肉逆謂紹誅諸閹人續遇董

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集解惠棟曰東夏

巨虎文續漢志曰虎黃將冠冠虎文單衣囊邑歲獻織成虎文

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牧授

官本師作帥獎就威柄翼獲秦師一克之報秦師白乙丙伐鄭

賈公不敵出封殺戶而還事見左傳集解惠棟曰復用孟明伐

注皆作獎誠賊成也就亦而遂乘賁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

賢善善何乃急於元元哉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謝沈後漢書云

得兗州兵眾強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偶逸呂直言正色論不阿

諂身被鼻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

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為徐

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鄆會張遼與陳宮

畔迎呂布出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衍得東裔踰據無所幕府惟強幹

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幹弱枝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

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放復援席捲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

布眾破沮左傳曰振甲執兵杜預注曰振甲也前書揚雄曰雲微

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

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集

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徵反腎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死見前書道路呂曰百辟鉗口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誦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街其口也鉗或作鉗以簿書故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持以簿書故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姻誣以欲圖廢置操因睚眦被召非罪笞楚并兼五毒俱至春秋下獄劾以大逆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褻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曹瞞傳云操別人楊發梁孝王家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日文選注翰云言操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之官所身處三公之官而行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阮弃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已竟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天下無道人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莫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乃欲撓弗殺必滅若故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可畜乎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呂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帝春秋曰操引軍退屯于敖倉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助紹惠棟曰太康地志云秦建敖倉於成皋括地志云敖倉在滎陽縣

西五里石門之東北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陸車之隄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臨淄水南帶三皇山

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

街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擾右執彤虎唯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鄢之力少息夏育騁良弓勁弩之勇也集解劉敞曰注尸子黃伯曰案文力中字騁良弓勁

行紹錫高幹爲并州刺史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山而來助青州涉濟澤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濟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青州涉濟澤潔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澤猗音居驤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猗之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是也荆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

舉炎火已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慮也乃覆滄海而注燦炭黃石公必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說文燎火飛也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呂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弓拘

後漢書七十四上
七

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瑒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可而不咎也流俗春春秋載此檄後有此陳琳也集解周壽昌曰案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載此檄後有此陳琳之辭五字章懷文詳見文選范書下云云殆裕本因魏志注而誤錄有刪節又檄首選署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而通鑑但云有刪節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州縣屬東郡今滑州馬縣屬城東南爲一

東集解惠棟曰高誘云白馬津名水經注云河過黎陽城南爲白馬津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李吉甫云白馬故關在衛州黎陽縣一里後更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呂興之日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集解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鎧馬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

敵也不授曰呂曹兖州之明略又挾天子呂爲資我雖剋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快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

羸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秦姓姬周姓方言皆停

救劉延擊顏良斬之也六國恃恐侵弱周室遂為秦所併也曹操遂

莫能當遂良能蓋策馬刺良萬眾之中斬其先鋒羽望見

解白馬圍紹乃渡河壁延津南鄭東漢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

縣北有延津渠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

化不可不詳今宜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沮授臨船歎曰上盈

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不從沮授臨船歎曰上盈

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言不反也遂曰疾退紹不

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

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

中牟縣北鄭元水經云黃蕩渠經曹公壘北有紹進保陽武今鄭

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今鄭

日縣屬河南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

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曰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

後漢書七十四上

西四十里為屯操復還堅壁紹為高橋起土山射營中

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為高橋起土山射營中

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皆蒙櫓而行櫓今之旁排也楊雄

在臺之東紹營遺基並在焉皆蒙櫓而行

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謀

禽但當縛之集解劉劭曰注誠案文當作

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車

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論動而鼓說文云檣發石也於

造發石車檣案賈逵左傳注云檣發石也於

石重十二斤為機發石三百步又注云即今日飛石花蠶兵法云飛

李善云礮石今之拋石也拋石音匹孝反紹為地道欲

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壘呂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

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

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泊于瓊

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葉解惠棟曰晉

祖納許攸之策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

破袁紹軍處也去紹軍四十里

等悉斬之曹公傳曰公聞許攸來就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

道出人把東新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還兵

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

其餘殺寶貨牛馬割舌以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

帝起居注曰斬大將淳于瓊等八人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

又注雖元進雖當作莊即莊固也

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

下魏志曰張郃字儁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

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

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圍愈又更諸郃

快軍敗紹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

下把其手曰孤已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馬眾聞

紹在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

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

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

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十二年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弟應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

日紀

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

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憤自高後

平逼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已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

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

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

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問未可知也集解王補曰書採征烏桓羣臣諫之不可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負後勿難言觀袁紹既敗於官渡必殺田豐乃有賞為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子謂即操征烏桓還賞諫者紹敗官度歸殺田豐之謂乎李伯紀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集解蘇與曰紹遂召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辛毘兄也見魏志紹曰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目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集解通鑑胡注達紀能為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為國事乎惠棟曰英雄記云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蘇與曰配下當有紀

字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又為盡殺死者之家集解惠棟曰樂史云紹墓在相州臨漳西北十六里漢之鄴也未及定嗣達紀審配宿王補曰袁紹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

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已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注子譚案此小題及注當係章懷分卷時所加故與下卷小題及注歧異

袁紹傳上賜太后誅宦官官本宦官上有諸字

未有不善宣於天下柳從辰曰袁紀宣作害

封邠鄉侯注音口浪反官本注口

覆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集解王補曰至當

以魏志為是柳從辰曰據袁紀諫覆者

率兵馳還注浮等從後來注來原為來依魏志注正官本不誤

句踐非范蠡無目存國官本無目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注俱攻廩陶注攻原作收依魏志同師北

首則公孫必禽柳從辰曰袁紀作則劉虞必喪今案授欲使紹州尚屬劉虞不屬公孫瓚袁紀作劉虞似亦可通然虞不喜爭戰非紹所忌且魏志原作則公孫必喪陳書出袁紀前自可信

大會實徒於薄落津案文徒注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柳

辰曰通鑑注引此作謂之薄落津此脫薄字又據今本水經注作漳水又歷經縣城西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攻鉅鹿郡堂

陽縣嘗分為涇縣涇即經也今案薄落之名續志本兩見一即也雖同係就此律言要以屬安平者為切近故惠氏更取徐廣說補之室陽前志屬鉅鹿續志亦屬安平分堂陽為涇縣即見

疑本經之沿涇

身自并衛官本并送到斥邱注斥邱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

成安縣東南案斥邱前續志均屬魏郡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

入朝哥鹿賜山注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今衛縣東北

下思逐兔分定之議官本議

至乃懷忠獲斃官本乃

敵血漳河注登壇敵血官本注翼戴天子官本注

鳥獸之情猶知呼號注今見夫鳥獸官本注見夫作是

大與今禮記文同

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注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案公羊傳大

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引左傳誤左

若不得通注正官本不誤

其執轡若覆手官本其

且公師徒精勇發大昭曰閭

而曰嬰兒病失其會案據此則紹三子

標校鋒俠注言如其鋒之利也官本注如

獎就威柄官本就

莫府方詰外姦案上均作幕府此下幕又均作

屯據敖倉注以軍退屯于敖倉官本注

騁良弓勁弩之執注狡兔得而獵者烹官本注者

政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注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

卷七十四上校補

今縣東今衛輝府滑縣東二十里案杜預左傳注東郡白馬縣

白馬縣北三十里本傳與魏志皆但云白馬不云白馬津又舉

縣自可概津章懷釋為縣名係依傳例不必如惠氏說也如必

亦可說為津轉嫌無別矣

為羸弱姬注秦羸姓官本姓下

操還屯官度注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今開封府中

武注陽武今鄭州縣今懷慶府陽武縣

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注還兵以益備注還兵官本同魏志

注引曹瞞傳作遣兵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紹子譚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賁 注

王先謙集解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向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

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向

乃留審配守鄴集解譚志曰魏志云向欲分兵益

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城生述征記曰黎

又有一城是曹譚向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向逆擊

破操集解通鑑胡注此諸葛孔明所謂偏於黎

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

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向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

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

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向戰於外門郭譚敗乃引

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

譚集解譚志曰魏志云向字叔治北海營陵

曰計將安出向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

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議人

交關其間集解譚志曰左

臣數人復相親睦曰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向復自將攻

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

奔平原而遺顏川辛毗詣曹操請救譚志曰辛毗穎川陽翟人也

祖致譚意太祖說謂毗曰譚可信向必不可克

信與譚也直言當論其孰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

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劉表曰書諫

也集解劉表曰注直言當論其孰耳案文多一言字

譚策王補曰謝未拔於曹表以棄親卽轉爲言尙環攻譚又規其失義自亡厥後譚尙均爲操所擒而袁氏盡滅二書明戒不信乎然表竟忘覆轍長立愛以喪弱少成生談奚望同皇眉睫也范史台傳意在於斯故贊結以矜強少成坐談奚望同皇家雖身顛矣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策覽官日文義深曉疑有脫誤周壽昌曰考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書相同蓋初敘表與紹操起事非朋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俱同魏氏春秋使王室震蕩彞倫攸敎彞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敎敗也攸作尊公使王室震蕩彞倫攸敎彞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敎敗也

是目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雖楚魏絕遼山河迴遠楚荊州也勦力乃左傳曰同好惡獎王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心共獎王室室杜預曰獎助也

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積未卒太公殂賈盾承統巨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集解王補曰魏氏春秋作尊公殂賈四海悼心賢盾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膂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悟青蠅飛於秋作尊公殂賈四海悼心賢盾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膂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

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藪人罔極擣我子仇無龍於太子夜諶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使股肱分成二少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諶尙也

體旬舊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關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讐之計已決左傳季子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以相征討

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呂成王業若周公諫晉崇之類或欲呂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

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集解王補曰魏氏春秋作而能全於長世者也

世之讐公羊傳曰魏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狄滅之也齊滅之爲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代襄公復讐也何暨爾還祖也哀公京於周紀侯諸之遠祖者幾

是爲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公立子厲公公立子文公元哀公其弟靖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爲九代也

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
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
不可含樂盈曰荀偃爲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故卒而不視
夫也左傳曰齊有如河乃厭受含伯游荀偃也士句也宣子卽士句也士
嗣事於齊有孫葉襄官本考諱曰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周
壽昌曰考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言以此書刪節頗多非原文也
也有臣字對卽語更顯魏氏春秋載此書刪節頗多非原文也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杜預曰違奔亡
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
問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萬世之戒道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謂讓之言況我疾類而
不痛心邪葉襄先謙曰官本疾作族是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
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徽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無虧
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曰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
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愾於天人葉襄先謙曰官本天作夫是未若鄭莊
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
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
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諍京居之段繕甲
兵將襲鄭夫人將啟之莊公逐置姜氏於城隅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賊大隧之中其樂也祿臧姜出而重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瀉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卽名重
華父替更言而舜母死替更更娶妻生象替更愛後妻妻常欲殺
舜舜踐帝位封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以象至而已矣象國在永州營道
縣北今猶謂之鼻亭集徐應璠曰邱光庭云案虞書傲是不恭之
稱非兩字可兼稱也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尙書諫之並
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尙書曰知樊起辛郭端緒同生追闕伯賢
存若亡魏氏春秋載表遺尙書曰知樊起辛郭端緒同生追闕伯賢
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諒兄不傷己
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其
負當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粹然有
除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洗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

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其樊
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誦讓之言況我同盟復
能勤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
憤雖鶴望冀聞和之聲若其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
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案傳集解惠棟曰注唯曹
是務曹服也魏氏春秋作義王案集云唯曹氏是務此後人妄加
也王補曰表與尚書詳見章樞注本古文苑十韓元春秋僅錄其
書七百七十九字章樞注及魏志紹傳注所引魏氏春秋僅錄其
半且互有刪節蜀志孫乾傳乾為先主使袁紹與劉表皆如意指
論表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觀此則紹以偏愛致其
敗表所深惜又不能取以自鑒廢長立愛卒喪荊州哀哉曹操
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向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鄉向將呂曠高
翔畔歸曹氏集解惠棟曰魏志譚復陰刻將軍印曰假曠翔操知
譚詐乃曰子整聘譚女曰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郎侯
而引軍還集解通鑑胡注操本有伐向因而取譚之心況
謂將欲取之九年三月向使審配守鄴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復攻
必姑與之也復有誘曠翔之事乎聘其女為子婦以安之所
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

後漢書七十四下

四

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
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出有死無墮死而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
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疏一也
呂周公垂涕曰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
也或作蔽義同季友獻紱而行叔牙之誅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
蓋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則季子
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可也子無
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何則義重人
也策解劉放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何則義重人
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曰續賢兄立我將軍曰為嫡
嗣上告祖靈下書諸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書
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厄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
奪其厄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詭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龔闕沈之迹放兵鈔

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熹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
賜秦胡其財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
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發哀憤隔我州君臣監
寐悲歎誠拱默曰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
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曰及館陶之役
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
不利保于平原向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
設奇伏大破譚軍偏屍流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
性生於自然集解惠棟曰古文論語云孝于惟孝章之曰聰明行
之曰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
於巨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陸音許規反集解惠
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警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曰逞一
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

後漢書七十四下

五

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數躬布體曰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
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曰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譚不納
典略云譚得書振然登城而泣既劫以玦反人以環納
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
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實曰城百步一笑
塗其上縱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室突門旁
為橐充寇狀又置父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囊薰之也策解陳景
雲曰札當作札禮古禮字也魏志作禮篇大配覺之從城上曰大石
嘶曰聞本作馮禮先謙曰官本實作篇是配覺之從城上曰大石
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墜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
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向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
操逆擊破之向走依曲漳為營漳水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向懼追陰獲
陳琳求降不聽向還走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山與鄴相近
是操復進急圍之向將馬延等臨陣降集解惠棟曰魏志眾大潰

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鉞及衣服示城中集解惠棟曰魏志武帝上事云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印綬鉞於今尚人徒獲
武部曲喪守引兵遁亡臣軍被堅銳朱靈擊破虎士雷諫望旗
賊精聞聲喪氣投戈散甲禽尚沮授向還招奔偽節銳鉄
大將軍部鄉侯印各一枚兇鎗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
不可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堅守死戰操軍圍之旬方至何
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集解中言作反已其兄子榮爲東
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袁配操謂配曰吾近行
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
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集解曰先
縛配謂諸將下辛毗等逆以馬鞭其面罵之曰汝汝今日真死
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命汝配
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集解曰胡注袁紹下士能盡
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惠棟曰法言云越樊九眉終無撓辭
操女殺反案先賢行狀云配忿辛郭壘敗冀州還集解曰
人馳詣郭微指殺仲治家仲治辛字毗之兄集解曰
其財賈高幹曰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諱復背之因略

後漢書七十四下

六

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諱悉收
其眾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諱軍其門諱夜遁走南度臨清河
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諱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諱被髮驅馳追者
意非恆人趨奔之集解曰
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
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
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曰次敵至別
駕代郡韓珩集解曰
不能死於義關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
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曰厲事君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
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
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集解曰
有壺山口因

其隙而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集解惠棟曰魏志
鄧開焉集解曰
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
斬之集解曰
新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十二年曹操征
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
孫康於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爲
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爲功乃先
置精勇於廩中然後請尙熙熙疑不欲進尙強之遂與俱入未及
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
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
度集解惠棟曰魏志
度建寧三年以對策中平元年遷爲本郡守職敢殺伐郡中名
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

後漢書七十四下

七

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
下有三小石爲足度爲己瑞集解曰
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也里名與先初平元年乃
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
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
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
制設壇塋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旋頭羽
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
遂據遼土焉集解惠棟曰康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集解曰
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集解曰
列於八及前後不同惠棟曰黨錮傳云張儉鄉人朱並告儉與同
鄉劉表等爲八顧刻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
石立體共爲部黨也

軍何進據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諸曰
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詔書曰表為荊州刺史
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劉金飲之而死詔書曰表為荊州刺史
史策堅曰鎮南碑云遣御史中丞鍾繇討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
軍中侯在位十旬以賢能特遷拜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
其為賊集何焯曰宗常與別立宗部又南海蠻賊有五十六家
志注引江表傳云都陽民帥別立宗部又南海蠻賊有五十六家
相結聚作宗伍蓋漢末喪亂人民結聚劫略郡縣自下言之謂又
之宗部宗伍自言之謂之宗賊不必皆南蠻賊也何說未審又
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
宜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遣傅子曰越字異度魏太
威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遣祖平荆州延中或書曰
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耳策解惠棟曰司馬彪志越性豪自喜少
蒯良蒯越良字子柔也又襄陽者舊傳云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
為魏武所親蔡瑁小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袁術因
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
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
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曰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
才用威德既行權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
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
等是也策解洪亮吉曰案諸地志皆不言章陵郡何時所置
惟南陽傳黃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魏志趙儼傳太祖征荊州以
儼領章陵太守劉表傳注引傅子曰制越拜章陵太守事又在射
儼前疑郡亦建安時所立也又江陵傳作江夏表傳可傳檄而定
凡言江夏者三官儀作江夏誤江陵傳作江夏表傳可傳檄而定
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
皆斬之而襲取其眾集解惠棟曰戰略云五十五人唯江夏賊張虎陳坐
日何焯校本坐改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
惠棟曰戰略作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
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集解惠棟曰謂長沙太
也見表遂理兵襄陽曰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
相結故術其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
堅為流箭所中死餘眾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
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據山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及李催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曰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
惠棟曰鎮南碑云遣御史中丞鍾繇討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
策遣左中郎將領南表先拜安南將軍也封成武侯假節曰為已
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
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曰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
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皆服從帝春秋曰
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
陽為表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
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間
遂畔表策解周壽昌曰案魏志云表聞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
復立其子擇表遂攻作擇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擇時始能平之耳
與此於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
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
三也臨賀南消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
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
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贖皆得資全遂
起立學校策解惠棟曰王粲荊州文學記云荊州牧劉君命五等
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者德故老某母聞等負書荷器自遠
而至者三百有餘人鎮南碑曰武功侯既克廣南雍并設俎豆陳器
奏親行鄉射禮洪生巨儒朝夕講論問如也博求儒術慕母閭
之徒蓋以千數洪生巨儒朝夕講論問如也博求儒術慕母閭
宋忠等南陽書曰宋忠字仲
句謂之後定集解惠棟曰鎮南碑云君深慈末學遠本蕭直乃令
日少而孫微知機者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本故於是古典畢
集充於州閭經籍志云劉表周易章句五卷梁有宋忠往周易十
卷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別駕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
陽人少好學負不改操

明習漢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
起乘其敵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
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
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款必舉袁紹然後移兵曰向
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曰附曹操操必重
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
不斷乃遣蒯詣操觀虛實謂蒯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
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聲勢對曰蒯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
將軍若欲歸之使蒯可也如其猶豫蒯至京師天子假蒯一職不
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
也惟加重恩表曰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蒯侍中零陵太守及還
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曰爲懷貳陳兵誦蒯將

後漢書七十四下

斬之語馬也集解惠棟曰蒯不爲勳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
知蒯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蒯而已子傳
日表妻蔡氏諫之曰蒯當楚國之望且六年劉備自表紹奔荊州
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
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形
征記云表家在高平郡表子琮琬四方珍香數十石者棺中示
嘉中郡人衛照發其墓見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照懼不敢犯
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琬琬初曰琦貌類於己甚愛之
後爲琬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琬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
於表表寵就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
表又睦於琬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蔡氏稱美於而琦不自
寧嘗與瑁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
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而入吾耳可

呂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平申生晉公子
爲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懷嬴姬之譖
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爲文公遂爲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
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
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
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版擅來必見譴
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而去之眾聞而傷焉遂曰琬爲嗣琬曰侯印授琦琦怒投之
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集解通鑑胡注案
南在劉琬降後史充其終言之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
琬歸降傳子曰巽字公偉瑒瑒傳達有知人鑒識集解劉放曰正
方見因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官本考
證曰日知錄云是表卒之後琬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
釋嵩之因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之相見也何焯曰
魏志云知嵩無他意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因實勸琬降也封者十

後漢書七十四下

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書採傳子弗誅而因之說後又補釋
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
字宜存而論之琬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曰觀天下何爲
不可異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曰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曰
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曰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集解通鑑
字言不敵也 三者皆短欲曰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
劉備琬曰不若也異曰誠曰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自
自存也誠曰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
操軍到襄陽琬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主傳
夏口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集解劉放曰案韓嵩事在上
解劉放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 操曰琬爲青州刺史封列
侯劉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周
壽昌曰此因嵩與蒯越牽連書之故不呂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
書姓益證傳前本有韓嵩在內不可去呂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
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呂嵩爲大鴻臚呂交友禮待之蒯越光

祿勳劉光尚書令集解惠棟曰光義志作先即上別駕劉先也等
尚書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集解惠棟曰魏志
章度人陳景雲曰侍中當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誤錄之云義
大漸曰章懷諱治爲持此治中改持中校書者妄易爲侍耳義目
疾退終表世不仕操曰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
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已豪俠得服遠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
假巨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也悍勇深籌高議則志士傾心
盛哉乎其資也韓非曰假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嬌子輕而庶
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假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
可亡也又曰太子卑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驥三分其
而庶子尊可亡也言其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
猶木禺之於人也禺龍一音義曰禺奇也奇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龍漢雲屯冀

虛受堂

馬魚龍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龍之陳前書音
義曰船船後持地處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關國訊鼎
通天類社關國訊鼎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禮爾雅曰是類是禱
祭也社者陰類將與陽故祭之集解何焯曰關國謂紹以取包
事示僚屬也劉表祀天地事在孔融傳王補曰荆州牧劉表不
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與事見本書孔融傳而
表傳略不之載僅贊中祀天類社一語疵之此史法所謂互文
見義也注泛引國語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向書
兩雅而不及此疏矣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向書
惟時亮矜彊少成坐談笑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
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衆使劉備襲許
恐不能制嘉之則備不爲用雖遠國遠征無憂矣郭嘉之則回
皇家壁身類業喪家嫡也雙愛也劉表與袁紹合傳並以紹雄
幽冀表據荆湘謂可斷敵曹肅推其逆謀也此與高傳合傳同
爲史法所在而皆以偏愛表業覆轍相循贊未數語垂戒深矣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後漢書七十四下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下按補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注紹子譚案范書本袁劉合傳小題
譚亦應別爲紹子蓋舊題本如此至上卷小題無劉表並舉注於
但云子譚乃分卷改題之失卷雖可分上下題固不容改也
袁紹傳下譚敗乃引兵還南皮注南皮今滄州縣也今天津府南
里

或欲曰成王業注若周公誅管蔡之類官本注
未有棄親即異元其本根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案於字誤當作族
異世世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未有棄親即
異故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

忠臣死君命注又晉解揚官本注
何意凶臣郭圖比辛評郭圖與譚比當從魏志注作逢紀案逢紀審配與向
說誤也據魏志紹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與向
於范氏所載書之後半辭意尤與范書所載有異范書伏惟將
軍以下至是慰勉解釋之辭與劉表書意大同然向方攻譚
果欲譚尚釋爭當以書止向而不阻向之往攻而反獻書於譚

卷七十四下按補

勸譚無爭此何理乎及觀漢晉春秋所載譚先公謂紹
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新喪居
而將軍子將軍至望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何圖公廢立之言遠
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誣先公廢立之言遠
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順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近
先公之繼凡此全係罪狀袁譚未又云若必不校有以圖冀
罪故於向之往攻先獻此書明是爲向撤謀令其誅郭圖以
其以凶臣爲郭圖則范書必不誤志注或誤也且逢紀與配同
輔尙尙譚更親善爲譚所殺死非其罪配何至反斥爲凶臣又
間尙尙譚更親善爲譚所殺死非其罪配何至反斥爲凶臣又
與紀無涉惟志注於交配親下云將軍奮然欲得譚蓋知
軍既嫌無別奉命承旨又曰淫刑此則不知其辭何指兩言將
貴名高於邱岳位案官本高亦作位
譚夜遁走南皮官本走作奔案奔者逃亡
上洛都尉捕斬之注典論曰注引此作典略
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注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
縣西南今奉天府遼陽
州北七十里

劉表傳荆州八郡集解洪亮吉曰至官儀作江陵誤案續志劉注

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置貢之九州荆州居

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

江夏武陵長沙零陵賁陽凡十三郡據此則官儀江陵確爲江

夏之誤而章陵亦舊郡也疑光武改春陵時因爲復置備置車駕

幸親親圖陵舊升爲郡旋又并省桓靈時因爲復置備置車駕

安圖籍盡亡遂無可徵也觀表於初平元年至荆州劉越即云

荆州八郡已數章陵矣安得云郡爲建安

時立乎續志斷自孝順故荆州仍止七郡

堅爲流箭所中死注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輕騎

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案吳志注引英雄記介

作公兵下石中堅頭

應時下多腦出二字

不獲辭命云辭不獲命

表疽發背卒注代語曰鐵大昭曰代語卽世語郭頌所撰續晉襄

芬香聞數里有也本注末集解惠棟曰至熙懼不敢犯劉表墓水

經注謂在襄陽太康中爲人所發香聞三四里與章懷注所引

世語大同鎮南碑謂在高平永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香聞數

十里惠氏亦取其說入補注一統志遂兩存之從辰以爲表卒

荆州襄陽漢縣屬南郡魏屬襄陽郡今襄陽府首縣一統志載

表墓在縣東此本荆州地於理可信也高平漢縣屬安定郡晉

屬高平郡今平涼府固原州一統志亦載表墓在州西此距荆

襄千數百里琮何能葬表及表妻於此傳會無理不解惠氏

何反舍水經注而引之今案章懷注本有兼存異說之例惠氏

以從征記詳著香之由來及發墓者之姓名故特取之搜神記

載表前妻死在建安八年間魏志載表卒在建安十三年八月

琮九月卽降表前妻原葬何所不可知後妻猶存表時卒未久

操兵已逼襄陽攜香而葬當然不在是時琮以妻於蔡氏見愛

後母而與兄琦固同爲表前妻則琮求還荆州後遷改合葬宜在襄陽

爲後妻也如爲前妻則琮求還荆州後遷改合葬宜在襄陽

如爲後妻則先主得荆州琮與蔡族以降操故不自安或表極

向未葬載之出走遠至高平及後母卒遂合葬焉亦事所偶有

一妻墓在故至一事兩傳也

二子琦琮侯康曰表尚有子名修字季緒官至東安太守見魏志

建於作者而好誦阿文

章摘摭利病卽其人也

明年卒縣東水經注魯山縣中有琦墓

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注前書有木禺龍一拂從辰曰木禺龍史記

封禪書索隱注周音偶

前書郊祀志今本字皆作禺不作禺也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云偶者寓也寓於木之人也字亦作禺亦作禺同音假借是禺

之於人本謂猶木寓形於人仍以從章據說爲長

坐談奚望注萬一劉表使劉備襲許上無劉字

三

卷七十四下按補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趙之在巴中
其得眾心璋委之曰權雖因人情不輯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

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

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建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

張魯曰璋閭儒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魯母弟魯率巴夷杜獲而遣其將龐義等攻魯數為所破集解惠

志云議郎河南龐義李思等魯部曲多在巴土故曰義為巴郡太

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

致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

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

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遣兵向漢中討

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曰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

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將李嚴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臾松乃詣

先主先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領北將軍督

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口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

欲追縱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泉名曰華陽國志作號今曰部

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曰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

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曰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

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集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

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

懼禍及己乃曰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舊傳曰張肅有威儀

不持節操然議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諸葛公松不甚禮楊修深

器之曰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

此異之教諸關成勿復通備大怒遣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

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集解惠棟曰蜀志

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曰加百姓而攻

戰三載肌膚草野者曰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

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後曰病卒蜀志曰先主遷

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

公旗集解官本考證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

今益州南造符書曰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

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

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曰誠信不聽欺妄

有病但令省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皆音式殺反集解

傳注皆猶服也先謙何焯曰理本治字避高宗名何若瑤曰西城

置米肉曰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

三原後漢書七十五四

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

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九

人處其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

愈令為鬼吏主為病人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于說服罪之意作三

通其上一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

使人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

人昏思競其出米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漢中因其人信行

修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修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人信行

小過者當償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殺又禁酒移移奇

在過地者不敢不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又云何焯校中張

脩句下增昭曜致民繩法角八字張脩為五斗米道張角有妖

改角為脩又云案注中張脩裴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復增請失則

傳寫之誤又云案注中張脩裴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復增請失則

松書蓋據曹公破漢中之歲書之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書郡爲
漢中蓋得其實矣沈濤曰據魏志改漢中爲漢寧非置也且復漢
中在二十年前則漢寧之置必在通其貢賦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
其前哀書以爲二十年置亦必在通其貢賦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
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集解何焯曰米道之後云
得之猶假以欺人耶集解何焯曰米道之後云下欲尊魯爲漢宣王魯功曹闕諫曰案華陽國志
西人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
文次方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還稱王號必爲禍
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國記
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
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
降闕諫曰今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
多也於是乃奔南山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魯走巴中先主將
衛以歸之魯勃然曰南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劉左
武棟案魯本漢賊安肯附漢同惡相濟宜其甘心爲曹公奴也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五

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呂
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召魯本有善
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關中侯邑萬戶
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已客禮封魯五子及關國等皆爲列侯
子彭祖取魯女見魏志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親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貽有疾歸
貴而能貧人無庶乎見幾而作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
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
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奢之情用本逐時難及得益州意
氣漸也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處
時推移而遠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所謂羊質虎皮見
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
袁術字公路集解通鑑胡注術字公路當讀汝南汝陽人司空達

之子也少已俠氣聞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魏志云術爲長水
東袁長水今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學孝廉累遷至河
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曰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
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
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詳得
急兵奉車馬迎呼至營將山川遺所親五六百人入營言病困欲以
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言病困欲以
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新之引兵從術劉
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集解惠棟曰此已在
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集解惠棟曰此已在
不一遂有參差當非史誤集解惠棟曰此已在
卒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集解
日案文衍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爲遠者後遂兩存而傳寫遺其
之誤乃作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爲遠者後遂兩存而傳寫遺其
將會稽周所典錄云所字大明奪聖豫州術怒擊所走之紹議欲
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彈立長君託曰公義不肯同積此憂隙遂

後漢書七十五

六

成乃各外交黨援曰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
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如乎集解通鑑胡注據袁山
出後伯文成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集解惠棟
故術云然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集解惠棟
公孫瓚表紹罪云紹母親爲婢使紹賣微賤不可以爲人後損辱
袁宗臣每得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棟案類族類也詳棟所
撰九經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
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巨黑山餘賊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黑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
操戰於巨亭大敗陳留平邱有巨人亭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裴注引英雄
聚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裴注引英雄
史自病死似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裴注引英雄
不爲術所殺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裴注引英雄
催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呂左將軍假節封賜程侯初術在南
陽戶口尙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呂鈞掠爲資資悉無厭百姓患

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

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呂袁氏出陳爲舜後呂黃代赤德運之陳大夫袁氏

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漢書

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授孫堅孫堅曰討董卓

頓軍城南數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

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集解先遂拘堅妻奪之興平

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衛大曾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

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

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閭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

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

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顯奕代又曰克昌

厥後孰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衛曜然使召張範

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衛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

帝曰言若上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呂土地之廣士人之眾

欲微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

呂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眾之

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衡不悅自孫堅死子策

復領其部曲衛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衛將

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

播越左傳王子朝曰不穀震揚播越播越也越過也言失所宮廟

焚毀是呂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念縱觀元惡既斃幼主東

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優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

本當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懼非海內企望之意

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武王伐紂曰殷有重

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

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呂幼小矜於疆臣異

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天下雖未

被其恩威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與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

忠守節呂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呂悅主

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僧駁

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衛不納

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

爲是沈濤曰仲乃衛所僭國號其稱曰家猶漢氏之稱漢家耳公

孫志衛傳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亦是僭國號曰成也又呂九江太

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召竊號告呂布并爲

子聘布女布執衛使送許在許衛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

大敗而還衛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

之衛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蕲陽水經曰蕲水出江夏

口即蕲山也西南流經蕲山又南對蕲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蕲陽

夏之蕲陽也此蓋沛國之蕲縣范史外也安得至江呂拒操操擊破

新蕲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獲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無橋蕤

事當是而勳退走衛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陳

糧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衛沛相衛呂米十萬斛與爲軍

糧仲應悉散呂給飢民衛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

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

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

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召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也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太祖責紹曰孟卓吾親友也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宮因說邈下邳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東征集解通鑑胡注謂東征徐州也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

後漢書七十五

十一

問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虜及術兄基董卓殺虜及術兄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向京北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向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向依袁術術欲以術所害也集解劉牧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惠棟曰案魏志注亦作郡結志兗州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史治山陽昌邑所云之郡謂之山陽郡也將軍伐之令術復明日於還邈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已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旨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駭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

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已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卽沛縣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沛郡志云古偃陽國漢爲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爲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已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其餐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支謂胡也卽今之戟旁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戰會然後各罷

後漢書七十五

十一

術遣韓胤召備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博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操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以雞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相習操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嫁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吏人叛亡鄰國謀將與兵公乃壞臺布執胤送許曹操殺之塗乃追還絕婚集解惠棟曰一說勸布絕婚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曾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

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已相付令陰合部眾曰爲內應始布
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
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
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
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
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
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
謂陳珪曰今致衛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衛卒合之
師耳卒音七忽反謀無素定也素舊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
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襄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知
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官本考證云
官本考證云
何焯校本
扶枝拔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

五

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已軍資與之遷奉大喜遂共擊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莫破琅邪相蕭建得其資實也英雄記曰幣已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後復與布和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

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目領陳留齊陰太守加建武
 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
 爲順所
 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
 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
 若已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
 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
 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
 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
 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集解惠棟曰英
 紀王楷告雄記云布遣許
 急於術 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
 操璽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集解通鑑考異范書布傳云灌
 其城三月魏志亦曰圍之三月
 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反殺布共止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
 一季不可言三月宜從魏志武紀
 名馬而客策之曰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

十四

入諸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
呂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
乃與諸將集解患棟曰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布與麾下登白
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
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集解劉放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
文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先謙曰官本鄆上
有也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
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呂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
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
得不急乃命綏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卓
師乎操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
見其耳集解通鑑胡注巨音五感反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
備顧自稱也周壽昌曰案英雄記云主簿王必進曰布虜虜也其眾近

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操謂陳宮曰公臺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
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集解劉牧曰案文意當作竟宮指布曰是子不用
宮言已至於此若見從末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呂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願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呂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饒覆

虛受堂

五

劉焉袁術呂市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五按補

劉焉傳字君郎柳從辰曰蜀志同華江夏竟陵人也案文也字可去

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綿竹縣屬蜀

龍撫納離叛案龍字誤行各本皆未去此敘焉事與龍務存寬惠官本存作行與蜀志文同

殺州中豪彊十餘人集解惠棟曰注王威蜀志作王咸柳從辰曰云巴郡太守王咸

發疽背卒發疽乃疽發誤州大吏趙遵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案

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劉表傳劉表表焉乘輿器服案劉表表焉乘輿器服

屯兵胸膈備表注胸音蠢胸音蠢如尹反屬蜀郡傳蜀郡應改巴吳

漢傳注不誤柳從辰曰胸音蠢胸音蠢胸音蠢如尹反屬蜀郡傳蜀郡應改巴吳

志下復引十三州志胸音蠢胸音蠢胸音蠢如尹反屬蜀郡傳蜀郡應改巴吳

春臺則字當从胸胸音蠢胸音蠢胸音蠢如尹反屬蜀郡傳蜀郡應改巴吳

已極論其失至胸胸音蠢胸音蠢胸音蠢如尹反屬蜀郡傳蜀郡應改巴吳

音集韻乃謂胸俗字真大謬也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本

進攻建於江州注今渝州巴縣已詳先武紀下

而遣其將龐義等攻魯集解惠棟曰蜀志云議郎河南龐義與焉

通家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初平四年馬騰自郿與焉通謀襲

河南龐義以通家將義諸子入蜀亦見蜀志今案蜀志裴注

引英雄記義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是義所

志文作將焉諸孫自爲勝之

故目義爲巴郡太守案巴郡蜀志作巴西後先主定

兄瑁平寇將軍案蜀志此下有瑁瑁在疾物故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注先主稱尊號官本注

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注涪城故城今綿州城武紀下詳光

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案蜀志乃松合注曰此大事也不言

卒

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柳從辰曰華陽國志璋遣張裔奉使

備遷璋於公安注公安今荊州縣安縣東北歸其財寶注留駐

秭歸官本注

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錢大昭曰隸續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熹

麻道成元施延命道正一元布於伯氣定召祭酒張普題字熹

廣王盛黃長楊奉等論受微絲十二卷祭酒約施天師道法元

極耳此碑有天師道法祭酒鬼兵字而云受微絲十二卷蓋諸

張妖黨指傳授之約觀其詞以是姓胡老初入米賊社中故召

頗合史氏所載卷七十五按補

民夷信向注故號五斗米師也官本注競共事之官本注又使自

隱有小過者官本注

至陽平注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官本注

封關中侯柳從辰曰魏志同華注關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已詳公

袁術傳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遺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

案遠字可自為一讀不必加劉說周

羣豎不吾從官本注

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錢大昭曰劉備下關本有與術

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官本三作參案魏志本分天下有其二

寫脫誤耳若范氏刪節注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胡不云三分有二乎官本注

則有桓文之霸注王肅注家語曰言若邱陵之漸遂遲案此注接

為說應在上昔周室陵遲句下荀子有坐注陵遲言邱陵之勢

漸慢也與章懷引王肅說合推古字夷遲通作陵遲本即陵夷

之陵遲又皆訓為類替因文而異也

天子播越注不穀震蕩播越至言失所居官本注上有茲

遂果僭號侯康曰魏志述志令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

誘殺其王案龍敬王義曾孫

雷張勳橋樑於新陽注鄭元注云至亦謂之新陽口原本注新鄭

注正官本注集解通鑑胡注至范史行陽字耳案胡說是也前

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潯山注潯縣之山也潯今壽州霍山縣也

潯音潛已詳李憲傳案潯縣潯山是潯縣一名潯山縣非指潯縣之山

言也潯有天山山即霍山漢時以

為南嶽注云潯縣之山蓋指此

呂布傳原屯河內集解劉效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今案

魏志原文但屯上多一原字蓋本給并州句魏志

而私與傳婢情通柳從辰曰傳婢魏志袁紀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集解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反覆

拒而不受與此互異案范史史於董卓入袁術待之甚厚一節又

謂未詣袁紹之前已詣張楊楊謀之乃詣紹紹之復歸楊術

又與書皆不近事理實為大謬夫布惟見忌於紹乃往投楊術

始果先與相接故以書通耳如前已嘗受逆之招耳術亦惟

絕不復道前日之雅耶此必當從陳志者也

昔金元休南至封邱注第五文休正官本不誤私使諷之術亦

不敢強也官本注諷之下脫尚無屈意四字故文義不相屬

恐術報布成婚官本注作婚與魏志合

卿爲座上客官本座作坐同

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曰至於此案與略言宮爲布畫策布每平昔所言論耳至謀使布自以步勢出屯於外布嘗自將千餘騎出戰而敗矣其言豈可用乎

卷七十五按補

四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宋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章

懷

太

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本紀云上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及豫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藏家自以蒙恩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於市一家窮錢保五人沒入爲官奴婢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瑞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集解日東觀記云又進寶劍買兼百金詔曰馬駕鼓車有黃門鼓車前名都王國又進寶劍買兼百金詔曰馬駕鼓車集解日東觀記云又進寶劍買兼百金詔曰馬駕鼓車有黃門鼓車前書韓延壽傳云駕鼓車歌車孟康云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王幼學云鼓車載鼓之車也南齊書中記里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獵之官廢騎望弋獵之事其弓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呂諤言單辭轉易守長集解蘇輿曰此諤言猶浮言也晉語風聽謠言於市規不受民氓之謠言劉陶傳云聽民庶之謠吟故朱浮數上諫書恒帝時令三公謠言奏事則又以謠言爲公論故朱浮數上諫書帝時明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曰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帝時明蓋未盡焉自章和已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

及潁川四長謂前淑爲常望長韓韶爲廣長陳冠爲太並呂仁信

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

也鍾顯斯皆可曰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曰

輩前世趙張張頌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

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曰爲循吏篇云

衛胤字子產潁川人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集解惠棟曰經籍

言以類相從卷初史記要隨師無糧常備白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

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還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風下車修庠序之教

設婚姻之禮期年開邦俗從化先是含渰濱陽曲江三縣越之故

地含渰故城在今廣州含渰縣東濱陽今廣州縣也曲江詔州縣

也後漢書七十六德縣東曲江今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

每一吏出搖及數家百姓苦之風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

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

同之平民又奏陽縣出鐵石續漢志未陽縣有鐵官也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

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風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廣所

增入五百餘案解惠棟曰王伯厚云鐵有官自秦始理卹民

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

五年徵還案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云久留闕者太光武欲召

爲少府會蠲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蠲到即引見賜食於前敕

曰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從吏二人賜冠帟錢人五千也

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蠲爲桂陽東觀記曰充

字子河宛人

里號之曰一馬兩車又注一馬兩車案解惠棟曰注充字子河宛人

引說文有尺連之音又注一馬兩車案解惠棟曰注充字子河宛人

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桑柘麻紵之屬

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

春溫或臘清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

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

漢書云治京易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重值倉卒避兵之隴西

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延爲大司馬屬

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少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

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對於延陵集解惠

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賴稱多

士案解惠棟曰後漢書七十六書云會稽多名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

曰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已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曰

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後漢書吳有龍亡莠

者隱居太末改爲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

運華莠之隱處有一穴如窟窟中有石牀可寢處衆隱者如

謝沈書云莠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太末以耕稼爲業先諱曰

府龍游縣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

將三公謂大司徒司徒司空也並葬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案解惠棟曰謝沈書

空也並葬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案解惠棟曰謝沈書

下祭酒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

貢結駟連輪排簪翟過謝原憲設飯衣冠見子都尉堵麗其門猶

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調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

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延辭讓再三遂

署議曹祭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日郡中賢士大夫

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集解思棟曰東觀

詔書徵延民聚持車轂涕泣詔徵爲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糴

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曰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

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羅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

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集解思棟曰華陽書云

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歷代通鑑輯覽

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呂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引下各省奉祿已賑助之同時

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

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徵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侯成卒慎何也音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

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已禮義化聲侔於延後漢書七十六

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

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已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

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集解通鑑考異案高峻小史作忠臣

應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緡郡之大姓

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緡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緡

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

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集解周壽昌曰案劉祐傳故

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

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遣立校官

校學自掾吏子孫集解劉放曰案吏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

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召爲河

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郡人也誦音諾甘反郡八世祖仲本琅邪不

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

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仲懼禍及乃浮

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閼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

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

兵擊之至遼東閼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

閼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眾書又好天文

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莽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集解

爲伏莽所薦也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

景鳩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

年陽武令張汎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

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

入滑曹鄭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

內而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已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爲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

盛緣隄壘殖而瓠子河決尙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

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曰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

帝善之又曰嘗修渡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所作

河渠書太史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遺景與王吳

修渠築隄自蔡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

破砥柱尚書曰原隰底蕪注底致也嶺功也吳水經注所載吳蘇與

曰此與禹貢底蕪無涉上云鑿山阜則或云山名者亦非蘇與

砥柱山阜對文謂破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

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節省

役費然猶曰百億計先謙曰官本無注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

略編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調者秋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

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集解惠棟曰注王延代應劭漢官儀

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堤詔曰東郡決河流漂二州延世為

隄防立塞改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為

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先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

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

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繅錢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建初七年遷徐

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

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曰官廟

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乃作金

人論碩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

姓不知牛耕致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

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百里灌田萬景乃驅率吏民

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

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

官初景已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蒼龜而眾書錯

緣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不宅禁忌葬送宅之法若

集解惠棟曰家若圖墓書宅若圖堪六日相之屬與金匱十四卷

宅術之類先謙曰官本為宅鳥堪與金匱十四卷

許慎云堪天道也與地道也日相謂辰王相之法也集解惠棟

曰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日相即十有四

歲之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於本作考證云為字監本作於依宋本改

秦彭字伯平集解惠棟曰東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

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

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承平七

年曰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顏漢志城門候一

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

上頭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騎都尉都尉耿秉北

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曰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曰定六

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時

勞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四誠定父母妻子兄弟長幼之序

擇民能率農者為鄉三老選鄉常曰八月致酒肉曰勸勉之吏有

三老為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彭為民設

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十頃

官本十餘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培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踴躍無所容許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

制詔書曰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

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

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悳衰並為射聲校尉

王漢字稚子廣漢鄆人也鄆縣故城在今父順安定太守漢少

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鄆也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

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制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
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已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
渙呂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
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曰方略討擊
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其有放牛者輒云呂屬稚子終無侵犯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姓喜百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也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
令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由盡
情詐壓塞羣疑又能呂誦數發擿姦伏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或藏滿渠或伏贗下漢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又盜賊發不遠走
賣藥飲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急漢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道
京師稱歎呂爲渙有神算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杏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敎致莫釐呂千數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榮桮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
洛爲卒司所鈔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其政化懷物如此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政務
身苦勞瘁夜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
作苦勞瘁夜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
文當作祀惠棟曰注官學官當作官又注惡子符傳大論云輕
承父母教命者又注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
人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
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終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
必薦絃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

之吏國家所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
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
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
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紀
金百斤以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
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曰黃金百
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
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之性屈
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
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
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呂渙子石爲郎中呂勸
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
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
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惡其困窮自陷刑辟
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子誦鄭人也與同郡蔡子弓其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與張霸李
邵張皓陳璋爲友其師司徒魯恭顯與王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
光祿大夫侍中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
永和年中呂劇令勃海任峻補之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注述也別與通通經惠士奇曰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
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有船車休職常單步荷檐上下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故城在今常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曰二弟晏普未顯
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曰二弟晏普未顯
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集解注文選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昆
弟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昆
子故有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
而同時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其割財產曰爲三

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鄒武貪婪等已此並得選舉武乃合宗親泣曰吾為兄

不肖盜登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已求得分財自取大識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已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

稱之集解周書曰許武既白盜登為弟竊位當時宗親不取而之化怨家與感爭則一事皆以衡行之亦許武取肥田汗其與薛包也惟別有源政故足補曰許武取肥田汗其與薛包

相反卒能破賊所濟為宏未可純也周說太苛位至長樂少府判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判聞乃出門逆怨

者跪而言曰集解周書曰謝承世前無狀相犯答皆在判不能訓書云乃解劍長跪世前無狀相犯答皆在判不能訓

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判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伐因遂委去判名譽益著太守

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靡薄經薄也

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後漢書七十六嘗行春到未陽縣人

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願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

受罪謝承書曰荆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

敬集解周書曰謝承書云未陽胡紹字伯恭年十八為縣門下幹太守許荆荆足下中風使紹迎之紹視荆膝下而笑荆

怒問之紹曰見明府雖下下黑子紹亦九真零陵二郡太守病自

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越靈帝時為

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

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

弟先懷嫌忌乃誣婦惡苦供養加薦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

集解周書曰會稽典錄云因謝病去婦竟死自是郡中連旱二

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

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霍

宜戮訟者已謝冤魂庶幽枉獲中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

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已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合州郡表

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

販買羅縠食也集解周書曰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也

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

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

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爲神明曰病白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

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備鄰縣

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集解周

書曰謝承書云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集解周

書曰謝承書云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集解周

書曰謝承書云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集解周

書曰謝承書云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集解周

焉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
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曰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曰稀見為貴樂
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
之先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曰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月
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
高莫大乎富貴集解先謙曰官本無走字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
曲竊感念息亡身進賢當車以頭擊闕乃播而出曰臣生無補於
國不如死也移公感悟而用百里季泰以文化見韓詩外傳集解
汪文臺曰文選曹植求白試表注引謝承書云楊喬曰猶塵附秦
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故誠至情猶不敢數表表申語又袁淑
白馬篇注引云楊喬曰侯為意氣刻頭用侯贏事不知何指
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備耕呂
義兄嫂有閑暇則曰學文文謂道也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新都縣屬蜀郡故城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
在今益州新都縣東

後漢書七十六

張掖太守虞儼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曰救其饑吏懼譴譴責
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太守樂呂一身救
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訪從騎備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石錢界無盜盜還南陽太守去官拜

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集解錢大昕曰
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為太尉矩少有高節曰叔父遼未得仕進集解
錢大昕曰當云父叔遠傳寫傳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惠棟曰矩
叔父光字仲遠弟字叔遠傳寫傳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惠棟曰矩
人不學割去叔字也風俗通云矩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集解
父叔遠漢時叔矩稱父子故也矩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集解
徐防誤也云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遠曰此為諸公所辟拜議
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曰禮讓化之集解劉放曰化之其無
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

之言提耳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
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呂母憂去官後太尉
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曰
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曰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
相惠棟先謙曰官本無走字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
友人家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
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
與瓊反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為賢相集解王補曰瓊為誠賢相
失梁冀意其為相無可紀者寵特長者耳若以史記申屠嘉傳例
之矩寵不得立傳矣皆即所謂姬姬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
能發明功名也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呂劭三公尚書朱穆上疏
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曰余一人
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帝不省竟曰蠻夷反叛免後復
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

後漢書七十六

主

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
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呂日
食免因乞骸骨卒于家

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
孝王將開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不博學號為通儒集解
惠棟曰不一作本續漢書云本師受經傳博學少受業曰明經舉
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呂仁惠為吏民所愛集解惠棟曰續漢書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數年以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
病棄官歸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
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山
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山
乃到市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山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山
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

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

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日同

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六曰爲市交易而退故稱井田也

集解劉敞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警責當於井上案文多上

字一當顯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繁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

大匠山陰縣有五老老更老眉皓髮眉雖白黑也老者自若邪山谷開

出若邪在今越州人齋百錢曰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鄧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山谷鄧老生未嘗到郡照何焯

范古則生字句絕袁紀則生字當屬下句讀鄧生字范老字按如

數見然承上山民恩模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則袁紀爲合未

當識郡朝集解通鑑胡注郡縣事曰府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曰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

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

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集解汪文臺曰吳志劉繇傳注

守其清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曰陰霧愆陽

如是後漢書七十六

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

徒太尉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七書鈔三十八類二年曰日食

策免歸鄉里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龍三去相位輒歸寵前後歷

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集解先謙曰日本清作准引劉敞

家無貨積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

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集解王補曰袁紀劉繇公

然在朝正色不可干以私門靜居不接賓客車馬其與人交恂恂

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呂老病卒於家弟方

官至山陽太守漢書錢大昕曰此別一劉方有二子岱字公山

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史曰前平原陶正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

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權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臺騁騁駿駿於

千里不亦可乎集解陳景雲曰使明君當作明使君漢代人南州

將如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爲士人所

附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岱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

孝節仁恕處已以受人

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繇爲揚州牧振威將軍

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

收養與同儔劇集解蘇輿曰優裕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

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集解漢志考城故舊陳留風俗

也少爲書生治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捕吏集解先謙曰官

選爲蒲亭長集解官本考證曰謝承書作陽遂亭長惠棟曰蘇林

別答言不爲喜怒變聲雖同儕羣居必正色後言終身無泄洩之

交以是見稱學通三經然無知者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爲縣

主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

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曰田桑嚴設科罰躬助

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集解惠棟曰

孫元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

頓廣雅曰落居也案耕耘曰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

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不義乎母聞感

悔涕泣而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覽語云婦人守寡養孤上欲

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奈何以一旦

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

之後當何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曰禍

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集解惠棟曰覽爲縣時長好行教化人羊

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改母元覽呼元謂元少

孤爲母所誘誘道後成佳士也集解劉敞曰官本羊作陳鄉邑爲之諺

覽呼元謂元案文多一元字先謙曰官本羊作陳鄉邑爲之諺

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泉所生集解官本羊作陳鄉邑爲之諺

誤若是鳴字則注釋泉時考城令河內王渙集解王會汾曰渙

足矣何必必鳴字引之集解王會汾曰渙集解王會汾曰渙

惠棟曰內傳集字子炳謝承書云字子昌政尚嚴猛聞覽曰德

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應

鷓鴣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鷓鴣之志鷓鴣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鷓鴣之志鷓鴣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鷓鴣之志

謝遺曰根棘非鷓鴣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漢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鷓鴣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鷓鴣之志

心獨望之云云漢書云漢書云漢書云鷓鴣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鷓鴣之志

皆主簿後耳曰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卒終鷓鴣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鷓鴣之志

郡符融有高名與賈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

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

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

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曰告郭林宗林宗

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集解惠棟曰海內先

賢傳太下牀拜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下子曰郭林宗謂仇覽學

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曰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必曰禮自

整妻子有過輒免冠白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

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

知名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則童與童通蓋姓童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文臺曰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十九作琅邪姑幕人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

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

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

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

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

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

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暗疾不及恢被命

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

後舉茂才不就卒于家集解惠棟曰案范氏所載循吏猶多未備

豐字聖達為容陵太守為政嚴明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暴揚有奇謀

不決一斷於口後漢書云豐字聖達為容陵太守為政嚴明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暴揚有奇謀

經書云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為徐州刺史境內無盜嵩行部傳車所

得雨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兩口不降嵩傳車所到二縣入界即

毀壞不復改易後漢書云豐字聖達為容陵太守為政嚴明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暴揚有奇謀

又王阜詳西南夷傳註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沈豐為

南相甘肅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徵拜大鴻臚御覽二百三十二

引作白嵩字季山百說白又說里字也書鈔三

贊曰政畏張急後漢書云贊曰政畏張急後漢書云

里之理善享鮮者若子後漢書云里之理善享鮮者若子後漢書云

自獨一夫得情千室鳴弦後漢書云自獨一夫得情千室鳴弦後漢書云

我風愛永載遺賢後漢書云我風愛永載遺賢後漢書云

評觀古今著述及評論始少可得意者後漢書云評觀古今著述及評論始少可得意者後漢書云

深自不可中乙博覽已下不及之整理未畢者後漢書云深自不可中乙博覽已下不及之整理未畢者後漢書云

欲因事發論曰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後漢書云欲因事發論曰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後漢書云

甚多自古體大思精未有此也後漢書云甚多自古體大思精未有此也後漢書云

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後漢書云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後漢書云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後漢書云循吏列傳第六十六後漢書云

後漢書七十六後漢書云後漢書七十六後漢書云

後漢書七十六後漢書云後漢書七十六後漢書云

後漢書七十六後漢書云後漢書七十六後漢書云

百姓市道莫不咨嗟市官本或作市案市道

漢喪西歸沈銘葬曰漢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有石闕高三丈五尺題曰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闕

十三字見諸

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

侯康曰宋書樂志集解周壽昌曰至且示敬也案禮言薦其時

三載歌辭較詳上食字原可不改傳意本言每上食必弦歌以樂神或食上本

脫上字也若民間每食必薦又每薦必弦歌無有遠近朝夕僕

僕於廟豈有此理且立祠安陽亭西者洛陽之民也因持米感

其德設樂校於路者宏農之民也周氏奉合言之尤似不台

永和甲子劇令勃海任峻補之誤永平注劇縣名屬北海郡官

注末有也字劇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峻勃海人柳從

今地已詳張步傳本亦作條

許荆傳字少張注常單步荷檐上下官本注檐作擔案橋本通作擔會稽陽羨人

也注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五里

孟嘗傳甘澤時見注解見霍謂傳也官本無注

且南海多珠官本珠作珍

左右爲之容耳注前書鄉陽曰官本注陽下有傳字

年七十卒于家柳從辰曰一統志當墓在今上虞縣東南

第五訪傳補新都令注新都縣屬蜀郡案新都縣前續志均屬廣漢郡注誤故城在

今益州新都縣東今成都府新都縣治

拜護羌校尉柳從辰曰袁紀作拜護羌校尉

劉矩傳不與州郡交通官本州作諸

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至號爲賢相集解王補曰至矩寵不得

立傳矣案矩與瓊同輔政朱穆稱爲良輔龍清約省素謝

害自傳循吏而乃舉史記申屠嘉傳未爲丞相備員者爲比謂

矩寵且不得立傳若忘黃霸爲相雖功名損於居郡時無礙其

尤可異也

劉寵傳字榮祖官本榮祖作祖榮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字祖榮案

錢校據闕本及吳志劉繇傳注並作祖榮則此作

榮祖自係誤倒

將閭少子封牟平侯錢大昭曰

寵少受業官本業上有父字案吳志注引續漢書亦云受父業

除東平陵令注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已詳靈紀

欲息亭舍至不可得也錢大昭曰也當從吳志注作止

以老病卒於家柳從辰曰一統志寵墓在今甯海州北十里養馬島即地形志之牟平也

仇覽傳陳留考城人也注續漢志考城故舊今地詳史

童恢傳童恢字漢宗注謝承書童作憧官本注憧作憧瑯琊姑幕人也注

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已詳劉

理善亭鮮官本文注亭皆作烹古今字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注博瞻可不及之案據宋書南史可不均作不可

卷七十六按補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睦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六百九十萬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後漢書曰行後聞先刑而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甯成爲守始前數郡尉步人府因吏調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驥集解何焯曰不撓謂權指同官相陵誤違服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爲河南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說殺也至於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故乃積骸滿弄漂血十者亦何可勝言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虛受堂

里安獄穿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豪猾論報流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爲中尉窮案姦猾盡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爲中尉窮案姦猾盡首義云言其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搗挫彊執昌曰案作搗爲是搗挫也言其持其罪也推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都爲濟南守至則誅貴戚大臣將吏卒入拾遺都後竟立斬又趙廣漢爲京兆尹侵伐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尊大臣傷化不道生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解先誅曰官本跪作疏引劉放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姪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婿至使陽球傑王甫之屍張儉割曹節之墓參考乃侯覽非曹節也所當刊正丘未葬但可若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言獄不得言割

人篇劉淑李膺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已大姓公孫丹集解惠棟曰陳留舊傳云丹下工召爲當有死者起大宅占之曰宅成當出一喪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已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曰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刺獄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驛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曰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曰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

後漢書七十七

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巨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召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解惠棟曰魏漢書云南平公主乳母子白晝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召奴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曰刀盡地大言數主之失集解曰續漢書云數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曰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曰頭擊樞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集解惠棟曰說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云上令小黃門持之曰頓令叩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賊亡匿死

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
同因敕強項令出謝承書曰敕令諸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
杯食机上大官以狀問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
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
十萬宣悉召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
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
浮其字從木也
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敕車一
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曰宣嘗爲二
千石賜艾綬葬曰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
有說蔡茂
事二十五字亦有無
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噲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
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徵時嘗召事拘於新野集解惠棟
云坐文書
事見拘噲爲市吏餽餌一篇篇讀篇曰餽餽也說
文曰餽餽也餽餽也帝德之不忘

後漢書七十七

三

仍賜膳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箇餌得都尉何如噲頓首
辭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噲頓首曰小臣家恩
特見拔擢陛下不忘舊臣得竭死自効及至郡誅討大
姓馬適匡等俗本匡上有王字蓋說建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
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

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理集解先謙曰官本
下理字作術是視事十餘年

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集
解洪亮吉曰案注河南應作河內刊爲之誤先謙

日輒令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五里曉諭滅後隴右不安拜噲爲天水太守政嚴

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噲之
堂閭西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

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曰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

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勸力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
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

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集解惠棟曰額之推云江南書本穴皆
誤作六學士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著所以班超云不

探虎穴安得虎子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集解
備當論其六七乎惠棟曰府一作賊大笑期必死忿

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
宗追思噲在天水時政能召爲後人莫之反詔賜家錢百萬子融
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
士嚴彭祖

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

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
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

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集解
日所在爲
人害也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爲鳥羽以
爲衣也前

書集大爲五利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譙飲有頃手劍斬綱伏

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

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

海安巨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
士處子故有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
北海郡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止章集解
史當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
王鳳曰二千石

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因劫郡守此何可忍

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

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曰狀上帝

悉召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召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

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召長不肖使牧黎

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

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集解
先謙曰今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收考

姦賊無出獄者召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

條教辭案猶今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

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

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終廉潔無資常樂擊目自給案劉放

築所成當作甄築為垣牆壘為坑壘也先諫曰官本考證引楊慎

丹鉛錄云故本南人不知土壘也字林磚未燒曰壘壘皆刑土

為方曰壘今之土壘以木為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錢大昕云說

文整頓也洪氏隸釋有永初官壘文云眉州人掘武陽故城時

或得之傳云築壘者以壘築蕭宗閭而憐之復曰為郎再遷召陵

城垣也劉貢父故為壘非是蕭宗閭而憐之復曰為郎再遷召陵

侯相廷掾憐紆履明欲損其威蕭宗閭而憐之復曰為郎再遷召陵

手足立寺門紆問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相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恐誰載入城者悉猶門者對唯有廷

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

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

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曰對

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

吏望風旨爭已激切為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

篤從官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崔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

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曰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議

問道劍戟士集解通鑑胡注劍戟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貫

也貫市夜反集解通鑑胡注貫之為是則收之為非王補曰章帝

斥責德何異指鹿為馬而不能加罪紆之意為意在振主威張國

典既貫出詔獄旋奏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參

免實氏所以橫也參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

後漢書七十七 五

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璜猶尚在朝病疾之乃

上疏曰臣聞戚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稱

也按夏陽侯璜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議舍外

招儒徒實會姦榮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

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

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出矣而燭燭霜有漸可不懲革

易曰履霜堅冰至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

其所出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

也承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璜歸國

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還

坐左轉騎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永元五年郡國三雨雹大

刻深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本出孤微集解惠棟曰謝

實無備備居近學宮集解周壽昌曰案宮字宜數見諸生修庠序

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

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

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續漢志曰賊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

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百姓侵冤及昌到

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

諸縣疆界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

走它境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誦作機道

書鈔七十六引謝承書云未至郡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

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

後漢書七十七 六

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

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集解先謙曰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官本賊作盜

呂識黃昌郭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

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

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殺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

再遷潁川太守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二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

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武清縣東南四

里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

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集解惠棟曰春秋崇尚復

故球以此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

處斷後漢書七十七

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集解先謙曰郡守收舉舉劾

也集解先謙曰郡守收舉舉劾

之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集解先謙曰漢書云球為幽州從

事部分邊塞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

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

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

鉤之警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曰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

而可懷宿昔哉今一獨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

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顗集解

日考異云案顗先和元條奏長吏苛虐貪污者皆罷免之球坐嚴

年為太尉未嘗為司空

苦徵諸廷尉當免官靈帝曰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

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

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曰勸學者臣聞傳曰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翽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集解錢大昕曰微蔑猶言微末也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倨承臆

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入體書有鳥篆而位升郎中

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

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是呂有

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曰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曰宣明聖化集解惠棟曰漢法名臣有德諡者圖形東觀也願罷鴻都之選曰消

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

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

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

登袁赦封爵集解先謙曰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

朱禹齊盛等集解先謙曰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

滅族太尉段熲詔附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頌等送洛陽獄

王甫之姦虐發之也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

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曰楚毒假借老父集解

曰通鑑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球曰若

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益從姦紀較本書為完足

罪惡無狀若汝死不滅責集解先謙曰死有餘責故云不滅責乃欲求假借耶集解

曰官本求作球王補曰此句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

通鑑乃欲下論先後三字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

反汝主乎集解先謙曰王甫雖快人意然球本中

萌所云事吾父子如奴奴非誣也傳曰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

無瑕者可以戮人闕本事上有奉字

乃大室萌口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作土是筆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頌亦自殺

徒比景球既誅甫復欲曰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

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屈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膝

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也孔安京師叟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目鼠步而京師肅然注文臺曰文選魏都賦時順帝虞貴人葬百

官會喪還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

曹節見陳屍道次慨然投淚注拔拭也音亡粉反集解惠棟曰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

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呂九江

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曰聘毒虐帝

乃徒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集解通鑑胡注諸陵皆在司隸故司隸出謁節敕尚書令

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

橫蒙鷹犬之任集解通鑑胡注謂司隸主捕盜非猶鷹犬也

落狐狸集解王補曰袁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竭

泉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耶至於再三乃受

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

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

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

事能斷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

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劇悍

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

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名也夏月腐爛則已繩連其骨周

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

可勝數郡中惴恐惴也音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

於洛陽獄集解漢書曰案酷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自邴

於洛陽獄集解漢書曰案酷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自邴

於洛陽獄集解漢書曰案酷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自邴

於洛陽獄集解漢書曰案酷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自邴

傳未不足則此六人後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相同

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蒙其黥處而書之犯宮者蒙市中犯刺者其衣犯黥者以墨

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髻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

代也偷苟且也本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德

義不足自相洽化導不能言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

深之吏曰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

者蓋有間也皆曰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夫

斷斯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臣斷斯猶孔安

故嚴君崇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

年鳳凰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

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

出此蝗豈鳳凰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

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己咎辱加物為行未嘗咎辱人

袁安未嘗鞠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體嚴而猶惡自禁人

不欺犯何者曰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與辟法也音仁信道孚

故感被之情者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字大苟免者威隙則

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問由一邦曰言天下則

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集解惠棟曰漢謂太守為諸侯故云一邦

可以類求矣獄繁措之故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

禮云失道而後德又云失義而後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

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

用仁德化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非傳曰寬以濟猛去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暴為政化之末踴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尙爲略也案劉敞曰注夫爲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應受堂

士

後漢書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七按補

酷吏列傳故乃積骸滿弄注乃部戶曹掾吏柳從辰曰注按吏據前書吏乃史之譌

若其揣挫彊執集解周壽昌曰案作揣爲是揣挫也言控持其罪

以挫彊執也案周謂揣挫不必改字是也然訓揣爲控持與挫義不相聯屬據說文揣本一訓捶之捶者擊也老

子曰揣而銳之案簡文說揣爲治擊揣挫猶云擊挫耳

樊仲華傳窺見乳虎穴注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今案下作穴上

不應見或地詳安紀及盧芳傳窺不入冀府寺注冀天水縣也大昭曰冀爲太守治所

言冀故止

李章傳拜陽平令注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今東昌府莘縣

而據營陵城注營陵縣屬北海郡官本注末有也字

周紆傳無不僵仆注仆路也仆字原誤似什已正官本不誤

黃昌傳會稽餘姚人也注餘姚今越州縣也今紹興府餘姚縣治

陽球傳遷平原相柳從辰曰袁紀作甘陵相

蟬蛻泮濁注蛻蟬蛇所解皮也官本注蛇誤蛻

奏收甫柳從辰曰袁紀載球奏云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

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錢大昭曰甫子當作甫養子案王吉傳作王甫養子曹節傳亦但作王甫

養子不言可喻也

古者教庖官本文注庖皆作屬柳從辰曰左傳民生敦庖庖从厂爲義隸寫紛亂庖或作庖庖亦作庖字書以其承用已久因而傳會之於庖庖各爲音訓又謂可以相通本不足據也經典庖不能通屬杜注訓教庖爲厚大自廣作庖爲是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注犯官者雜屏注屏原譌屏已

與夫斷守道之吏注如有一个臣官本注个作介案比郡爲守

官本郡

作郡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集解何焯曰蓋賈乘奔得竊柄故西京後漢書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天文閣者守中

門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

宮每門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

考證曰下依朱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

本添注十八字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

也集解劉敞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注周禮文惠棟曰

仲冬命閹尹密門閹謹房室鄭玄注云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

虛受堂

政宮令誠出入開閉之屬也集解何焯曰月令召不章作故鄭詩

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

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末舊矣將已其體非全氣日文選注

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獨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已役

養乎關涉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

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貂見公羊傳曰呂卻畏偏

序曰楚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義違我禮與處不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爵之於朝也集解何焯曰勃

貂當作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貂見公羊傳曰呂卻畏偏

也惠棟曰李善云史記曰勃貂為解昭即景監綴賢著庸於秦

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李公寵臣景監曰求見又曰商相如蔣趙

如可使也者唐謂及其微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公卒易牙入

與寺人即閹官內寵曰殺羣吏而立楚客賜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

野亭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放用性加書徵之而聘告

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閱其無罪乃

享伊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呂參其選皆銀

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呂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

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音義曰

宣詔命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內之內交錯婦人之

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

事多呂宦人主之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至於

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帝黃門令史游作

巴東服志曰禁門曰黃門其後弘恭石顯曰佞險自進卒有蕭周

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皆白

石顯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皆白

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與乎益宦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

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

後漢書七十八

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

禁中終除大慈慈惡也音大對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

謂為大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已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

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呂金璫右貂兼領卿

署之職鄧后呂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

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爾雅曰宮中小不得委用刑人奇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集解惠棟曰非復掖庭承巷之職閹

房闈之任也爾雅曰小庭謂之閹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

參建桓之策續呂五侯合謀梁冀受錢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

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集解惠棟曰忠公謂丁蘭徐

衍郭賦李巡輩皆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

屏處里也也註謂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

族父族母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三族也五宗
史記有五宗世家先謀曰官本注無故字是漢之綱紀大亂矣若
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
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曰十
數直茅分虎謂中官子弟惠棟曰茅孫程傳永建元年遣十九侯
就國此南而臣人之證也下云子弟府署第館泰列於都鄙如基
之布列史記于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紆霧毅之積盈
切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刺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
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嬌嬪御馬杜預注曰妃嬪貴者婦
子日高臺深池掩鐘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
緹繡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皆剝削萌黎日萌與與通競恣奢
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後漢書七十八

呂自街達前書曰史遷燕胥曰刑章同敵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日官本可作敢所曰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
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李凡稱善士莫
不離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器怨協羣英之執力
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而己凝留不斷集解先謙曰官至於殄敗
猛朱寓之屬見實武傳而己凝留不斷集解先謙曰官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翼行交夷無餘然已暴易亂亦何云及書
日翼行天罰左傳曰艾夷蕞崇之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
也魏武因之遂遷邕邕即國之守器日論帝位也尚書曰密王
棟日古者滅國則徙其所謂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信乎其然矣謂
官官也言漢家初竊用官官其後終為官官
所滅左傳楚屈蕩日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也
鄭眾字季產南陽華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集解通鑑胡注心幾

制中有城府者為有心事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
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寶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
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
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呂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
多受少集解惠棟曰左傳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中官用權自眾
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反說文曰
南郡棘陽縣有鄉鄉集解洪亮
吉日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
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
厭曾孫石警為關內侯集解王補曰案劉知幾史通元嘉元年詔
功臣孫程郭舉及鄭眾蔡倫等傳今
鄭眾與孫均列宦者唯郭眾不傳今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曰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
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

後漢書七十八

巨弱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
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
編曰竹簡其用練帛者謂之為紙集解惠棟曰王隱晉書云王隱
隨事裁稍放數重香名幡紙張揖古今字詁云紙今帛也崔應閔
云紙字從系蔡倫作紙從巾又云倫創搗故布網抄作紙字從巾
義是其聲雖同系巾則殊不得言古紙為今帛案此則漢書舊本
紙作帛也洪頤煊曰賈逵傳建初元年書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李注竹簡及紙也說文紙絮也服練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迺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已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未陽縣北有
一石白云是倫香紙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注引湘州記未陽縣
北黃門蔡倫宅則倫桂陽未陽人惠棟曰盛宏之荆州記云蔡倫
倫始自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元初元年
鄧太后曰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
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曰經傳之文多不正定選通儒

謁者劉珍及博士夏良史

集解惠棟曰孫慆云良姓左傳鄭大夫夏魯鄭穆公之子子良之後

各營校漢家法

集解劉放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

書校其上下得誤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

為營校其上下得誤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

監典其事倫初受寶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

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國除

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安帝初年盛宏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曹孫

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

飾集解惠棟曰案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國後漢屬涿郡案劉知幾

史通云崔實曹壽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順

及鄭眾蔡倫等傳又案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陰首列延篤叔

堅名則知篤等黨於宦者故在東觀漢記中安帝時為中黃門給

筆范史於篤實諸傳不舉其失豈為之諱耶

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閭與帝乳母王

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

集解官本

考證曰何

後漢書七十八

五

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閭雍鄉

侯又小黃門江京曰譏詔進初迎帝於邸曰功封都鄉侯食邑各

三百戶閭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

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

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

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

迺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

病篤程謂濟陰王謂者長興渠曰

志王國諸者比四百石其下有

惠棟曰案傳云詔書錄徵功封與渠為高望亭侯不得如胡說也

王國竝附同於程

集解通鑑胡注附同者

閭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

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京等語誣太子

於此先諱曰

官本鍾作鍾

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

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

及李順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字誤官本作問程與王康共就斬京

安達呂李閭懼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閭曰今當

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閭曰諾於是扶閭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

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呂下從華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

省門遮扞內外閭顯時在禁中

集解通鑑胡注

憂迫不知所為小

黃門樊登勸顯發兵呂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閭

崇屯朔平門

集解通鑑胡注

呂平朔門北

呂平朔門北

呂平朔門北

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閭者五千戶

侯顯曰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

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

集解通鑑胡注

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

德門程傳召諸尚書

集解通鑑胡注

胡注呼

九故反

胡注呼

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為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草堂
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
室詔書錄功臣令宜秋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
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
自安詣黃門令白告有司奏康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
奔晉食采於苗田而氏馬東觀記云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
見詐謂黃門令白告通鑑胡注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詔之自
告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已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
讐無德不報

詩大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
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鄜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
為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集解洪亮吉日案此時平原
郡屬弘農郡無平昌縣惟北海郡有之然東平昌非西平昌也
又案西平昌縣屬弘農郡無平昌縣惟北海郡有之然東平昌非西平昌也
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集解惠棟曰張賈為祝
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

後漢書七十八

為襄信侯楊佺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集解錢大昕陳
子為下雋侯下雋縣屬長沙郡案郡志襄信侯汝南不屬南陽陳
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
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集解汪文臺曰廣韻三十線引籍李閏曰
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
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視阿侯張賢
為司隸校尉虞詡呵叱左右訪詡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
等皆與程黨入留京師益其驛溫詔免程等因悉遣十九侯就國
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甚懟直季反封還印綬符
策亡歸京師程到宜城怨恨甚懟直季反封還印綬符
禽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動悉復還京師程與
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

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劉放先謙曰官本郎上增中字引
引劉說中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
字疑誤增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
乘輿幸北部尉傳也傳音也總反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曰
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
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傳定
著乎令著集解王補曰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
黃龍楊佺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

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陷中常侍曹騰孟賁等集解
考異云案梁冀傳騰賈騰孟者乃張遂等非黃龍等也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
之一宋娥奪傳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集解通鑑胡注來長秋長趙熹丞夏
賀藥長夏珍集解通鑑胡注長秋長趙熹丞夏賀藥長夏珍
秋中官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皆已無過獲罪建

後漢書七十八

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
封東鄉侯建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順帝紀曰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謙退而厚重也集解通鑑胡注退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
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
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勳士類集解先謙曰官本勳作加昔衛鞅因
景監引見有識知其不終變人景監非所引為名也商君竟為秦
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
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安
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曰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
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
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已集解惠棟曰案州輔碑建和元年七月已

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集解錢大昕曰此與蘇不章傳之李嵩同時又同姓名不能得

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

縣屬東海集解錢大昕曰案郡國志下邳國十七城其一曰下邳故屬東海故屬東海

除超傳載徐宣為下邳令黃浮為東海相則桓帝延熹中豈其

時下邳王已徙都它邑汝南黃浮為東海相集解惠棟曰汝南先

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會為里所差至當路亭於是感激學書

慨然長歎曰黃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補尚書

令史奉公憂民曰功除昌慮長讓陽令同歲子為市掾犯罪當死

能救也遂竟治之治有告言宣者浮迺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

政清明號曰神君後漢書七十八

掾史曰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已瞑目

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曰示百姓郡中震慄瑣於是訴怨於帝

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

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瑣卒贈贈錢布賜

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桓帝因日蝕

京師整清因奏愆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

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惴惴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

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

瑣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曰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

貨遺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

租稅覽亦上嫌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曰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

衛覽珪大怨曰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

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

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曰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

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達於旅舍聞

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

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家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

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

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曰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

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為冢為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破人

居室發掘墳墓處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

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

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集解惠棟曰儉既殺覽

所遮截不得上也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

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有司舉奏覽專

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後漢書七十八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曰

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曰定策封長

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集解通鑑

共商諸侯之國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

共矯詔曰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

故瑁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

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

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
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用賜瑠錢五十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

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爲中常

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

書朱雀闕何人也言天下大亂費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

至救黨人案時覺已死恐誤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韓詩云
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於是詔司隸校尉劾孟集解惠

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琅邪人桓帝時爲丞補十日一會
猛引排書言直不肯急補月餘

宗正見桓桓傳 廷扈一日一會獨言言曰不計急扈人會
 坐名不立不得書猛坐左轉諫議大夫呂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西

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頴引他事

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言爲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

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慁謀反誅之呂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

後漢書七十八
三

御列校牧守令張布滿天下節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

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

解錢大昕曰輿服志謂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之五百伯璠書傳合五百

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
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

甫及子長樂少府蒯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

忠集解惠棟曰審姓春秋時有審友見管子前漢辟陽侯審食其己爲朱瑀等罪惡所感迺上書

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

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實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后

汪誤先謙曰陳蕃竇武傳皆載誅康霸事章懷汪誤記也
太傅

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踴省闥撞音直江反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踴胡注與踴

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

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集解通鑑胡注九列九卿三司三公不惟祿重位

尊之責而苟營私門有皮剝小民甚於狼虎多蓄財貨繕修第舍

連里竟巷盜取御水巨作魚釣爲御水車馬脂玩擬於天家羣

公卿士材口召聲莫敢有言州郡特宗元應風旨屈召選舉釋賢

取鼎古蠱強爲之凶
夷元爲之赴元
元性盈利一
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引遣戒人生
欲令覺悟誅鉏
無狀昔高宗引

雉雛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雛高宗孝德毀呂中興見荀書也近者神祇

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

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

後漢書七十八 西

尊田之數不悉殄銘胡注忍謂含忍也隱忍也昔秦信趙高

所其國步位升人具還其舟吳子餘祭觀舟闢人曰刀殺之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曰

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
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
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
今曰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

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

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已答天怒與

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己絕妄言之路章寤

不報節遂領尙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

國寶忠字公誠寧官諫後辟公府

884

人清忠奉公集解王補曰宦官良善者止東漢靈帝時例封宦者

已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適聽之因上疏陳事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引重天

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

侯節等宦官祐薄集解周壽昌曰家祿薄之祿恐應品卑人賤詔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如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

誅趙高指鹿爲馬而殺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

受茅土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授是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

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

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集解惠棟曰聿述古字通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

陛下惑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

必加榮擢集解汪文臺曰文選王資管紀總論注謝承書云強疏

陰陽乖刺稼穡荒蕪鄭玄注周禮云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

封事已行集解通鑑胡注封事詔封爵之事也言之無逮所引冒死干觸陳愚忠者

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絲女數千餘人衣食

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

賦發繁數引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

斯尼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

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

不恤恤悲愁怨嘆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乎夫天生蒸民

立君已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

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教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

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

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認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

滇之館集解惠棟曰案別部司馬張超集靈帝河間舊虛碑超上

道監平義皇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

所基修飾經緯陳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閣

雲鳥舞翔煌煌大漢令德乾剛體効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

樂鹿鳴薦觴工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疆楚辭曰國則

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九重營度之

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

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

相接丹青素望郭璞注山海經曰聖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

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矯正也佛辰也音扶拂反集解周

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穀梁傳曰

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振也與此正同振卽反音注也穀梁傳曰

財盡則怨力盡則戢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執

并誅乃亡迷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後漢書七十八

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

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旄屬也音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

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傲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

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

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告犯諫

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引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集解通鑑胡注蓋引論語迷邦之

蔡邕石經論語邦字皆作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責臣譏呵豎臣陛下不密其言

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

其領不肯爲用論大臣自念王不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

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

下同受誅集解先謙曰致邑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

忠臣哉今羣臣皆曰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

期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也集解惠棟曰豈集尚書詰狀自陳表曰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臣爲戒謹盡忠者乎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集解先謙曰陛下既已式序式序者用敘其功也位登臺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惻愴功臣失望宜徵邑更授任反頤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曰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猜私集解惠棟曰李善案字林云猜積也與畜同許六切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貢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曰爲所獻希之導引也集解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繕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集解胡注中廩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通鑑即駭駭廢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後漢書七十八七

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集解王補曰袁紹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用巧私門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詔姑息自此而進集解惠棟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詔姑息自此而進集解惠棟秋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太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王補曰袁紹此下有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自獻也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也容謀受試任用責目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尙書尙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尙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責尙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曰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曰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曰失鏡則無目願陛下詳思臣言正髮眉身失道則無目知迷惑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曰記過見疵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集解

通鑑胡注料音帝納之遁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聊量也度也帝納之遁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聊量也度也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蘭集解惠棟曰蘭濟陰句陽下邳徐衍集解惠宏紀南陽郭耽汝陽李巡集解錢大昕曰巡官中黃門即注蘭雅作演中黃門李巡注爾雅三北海趙祐等集解惠棟曰袁志云中黃門李巡注爾雅三北海趙祐等集解惠棟曰袁卷又王惜文字志載巡善書北海趙祐等集解惠棟曰袁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曰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曰合其私文者遇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曰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集解校本中改內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咸刑誼赫集解先謙曰官本刑作形扶風人孟佗佗音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迺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擡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曰珍玩賂之佗分已遺讓讓大喜遂

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諸

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唯陛下自愛皆沒可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呂嬖色取禍

妹結般呂姬已周呂褒姒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效曰正

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錢大昕云三世當爲三代章懷注范史

凡世字皆改爲代呂避唐諱宋已後校書者復改 嬴氏呂奢虐致

災秦始皇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閣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

之久矣商略謂至於毀起臣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形餘之醜先謙

曰官本形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閭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

鑒其微卽事易呂取信加漸染朝事顯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

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

厚平端懷術糾邪郭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帝不舉人也或借

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遜紹 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

眞邪竝行情貌相越越達也謂貌雖似 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

蓋亦有其理焉音茂也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

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 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謂實

諫宦者反爲 斯忠賢所已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

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已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

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 故其所由來者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遠況迺巷職遠參天機 毛詩曰寺人巷伯

寺人之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 尚書曰臣無作

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威作福臣有作

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終 後漢書七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八按補 宦者列傳聞者守中門之禁注鄭元注云 官本注 寺人掌女宮之

戒注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也 官本注 官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注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 柳

辰曰今新序作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注引異案 然而有得焉

案得文苑傳注引我死之後 官本注 我作吾案毛本文苑

同文選注引作德我死之後 傳注亦引作我 案何氏以貂

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鞞 至史記以勃鞞爲履貂也 卽刁勃鞞以貂

可作勃刁明傳文有誤惠氏據李善說史記以勃鞞爲履貂則

勃可作履鞞可作貂明傳文非有誤然何按文選亦據今本史

記係作履鞞非作履貂已將李注貂上二字改鞞字則仍不謂

鞞可作貂也抑不思范書作勃貂文選亦作勃貂則貂非誤文

證一李善引史記文選二文選觀於貂若史記本作履鞞引之於

義無取則貂非誤文證二又文選觀於貂若史記本作履鞞引之於

履鞞則貂非誤文證三似不得謂貂可通刁必不可通鞞矣

則豎刁亂齊注刁卽貂也音彫 官本注 伊戾禍宋注而聘告公

曰 至乃亨伊戾 注聘原譌聘亨原譌亭均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 案小乃之之謬

若夫高冠長劍注又曰撫長劍兮玉珥 今原譌金據楚辭

土木被緹繡注土木衣綺繡 官本注 土木衣綺繡 官本注

作土木衣綺繡 官本注 注上字蓋仍土之謬

然目暴易亂亦何云及注不知其非 官本注 末

鄭眾傳封爲鄉侯注鄭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鄉鄉

官本注 鄭 集解洪亮吉曰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 柳從辰曰

皆誤刻 訂之東陽乃隋縣名非漢所有

蔡倫傳封爲龍亭侯注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 柳從辰

縣侯也柳謂龍下亭一名龍亭以北魏名縣為龍亭證之其說
可信然在漢世仍是亭名非縣名倫所封亦仍亭侯非縣侯章
懷乃以北魏之龍亭實為大誤

飲藥而死柳從辰曰一統志倫墓在今洋縣東三十里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
安帝初年柳從辰曰初年上應補親政二

孫程傳於是遂定案當時使非有馬詩格殺樊登歸營屯守郭鎮

彭愷為西平昌侯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大

今本郡國志無此縣而西平昌三字雜入後集安國注中通鑑
胡注遂直認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乃知其誤已久今案前志
千乘郡班注但云高帝置與西平昌無涉且縣不可以為郡類
志注中此三字明係誤衍蓋本上平原縣名也惟平原本止九
城兼數西平昌則為十城
是九字亦後人誤改矣

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注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官本注

字陳子為下雋侯注下雋縣長沙郡案注縣下

而分程半案文程下卷七十八按補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侯康曰陽嘉中無此詔永和三年有之通

曹騰傳字季與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中興

次子叔興騰字季興案此引續漢書騰父名萌與類聚九十四

字元偉萌節形近莫詳孰是也

於斜谷間錢大昭曰魏志裴注引續

單超傳案此傳實五侯合傳傳目恆懷不平官本懷

金銀蜀牀施於大馬柳從辰曰前書東方朔傳狗馬被

辜較百姓柳從辰曰孝經蓋天子之孝也疏云蓋者辜較之辭辜

鄭列傳索隱云辜較亦作酷推即後張讓傳

所謂辜推財利是也惠用其音知亦主其說

曹節傳其本魏郡人錢大昭曰其

長樂謁者騰是等案字書有騰

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案皆都

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案邑下蓋脫至字此并前六百戶合為三

呂強傳再遷中常侍官本侍

節等宦官祐薄官本薄

西園引司農之藏官本藏作臧案上文私臧下文亦作

張讓傳案亦張讓趙忠合傳十分雇官本文注

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注高臺榭則下畔之官本注

又遷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遷作還疑當作於謹案御覽九十二

帝雖由河間入承大統然天

又鑄天祿蝦蟇注見

三代呂嬖色取禍注夏呂妹嬉官本注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案如單超承旨誅梁冀張讓安罪已誅之

亦豈一朝一夕哉注由辯之不早辯也官本注辯作辨蓋言慎也

蓋作亦初言履霜而堅冰至者官本注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汪

王先謙集解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受
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
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
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
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召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
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集解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時毛詩
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
矣參呂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
三家齊魯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
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遷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遷豆千戚
之容備之於列通豆禮器也竹謂之還木謂之服方領習矩步者
豆千柄也戚鉞也委它行貌也委它音於危反它音以中元
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它音於危反它音以中元
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注曰天子朝
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所常服也集解何焯曰漢承秦
故郊祀皆服衮衣至顯宗而革故統冠曰始許與服志先謙曰官
本傳衣日月積漢志曰乘輿備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
作博衣日月積漢志曰乘輿備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
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騎法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曰坐明
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曰坐明
堂而朝羣后登靈臺望雲物雲物解祖制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見明紀
五更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
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曰節觀
門也四門繞也集解惠棟曰鄭氏詩箋云辟雍者養水外故云節觀
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孔穎達云辟雍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
故得園門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已
觀之也

受其業集解劉歆曰案文此受當作授周壽昌曰案搜選高能選
功臣末屬之高能者也下詔高才生則選於學生中此受
字與下受古文向書云云相同非
選高能者爲之師不必改作授字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集解惠棟曰樊準傳云匈奴遣濟濟乎洋
伊秩營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集解惠棟曰樊準傳云匈奴遣濟濟乎洋
伊秩營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

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通

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即白
虎通

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

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曰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

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解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

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

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
凡侍坐
於大司成者遠近聞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通丈
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集解惠棟曰事見樊準傳
朋友相視忌散學舍頗微鞠爲園蔬詩小雅曰鞠爲茂牧兒莢豎
草注云鞠窮也

至於新刊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迺更修舊宇說文曰舊學也
與橫同集解錢大
昕曰案說文無此文
徐鉉曰黃爲俗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

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集解惠棟曰學虞決疑要
注云漢初治博士而無弟
士君禮儀胡廣漢官儀解詁云順帝時學生至五千人與博
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太初本考證云監本
初年號明是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
本年今改正

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此爲常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
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自
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呂浮華相尙儒者之

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

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旨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

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呂相參檢

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
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

學門外氏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史卒視之學
駢羅相接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
文象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
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載索簡紙凡二千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
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其制
散本制作謂曰官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通制為簾囊
勝也音徒恆反說文曰勝囊也集解惠棟曰說文及王允所收而
云希囊也今鹽官三斛為一希一作希居倦反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莫不泯盡焉集解王補曰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經紙凡二
十車于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燭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
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見御覽六百十九引應劭風俗
通東京學者猥眾難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曰為儒林
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
之資也故宜標名為證者迺著之云
後漢書七十九上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
讐東海孟喜項邪梁丘賀前書賀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
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贛壽前書贛字長翁別為京氏學又有
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字仲平仲平古
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承為高氏學
毋將姓也
毋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鄉屬山陽郡諸本梁
作籍者誤集解惠棟曰論衡昆作現梁
孝王之弟也少習容禮容禮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有容
為禮官大夫集解惠棟曰奇曰古者有容禮
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
謂無職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即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
為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諸魯學之子孫相傳曰為家
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

非荷焉者及其敵也樂辟雍辟雍立異褒衣大袖舒綰容潤
容辭令其節制小而不大行人曰之同邦國親諸侯長而安
不夕孟僖所病未能者不可曰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
有德必有容容其容人時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損之蓋平
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集解惠棟曰前書施氏名德趙氏名定韓
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列傳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
子日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文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
光居前風伯對壘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文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
鄒惠棟曰劉向別錄云龍氏雅琴百六篇師氏八篇趙氏七篇劉
欽七略云雅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曰自禁也雅
清許慎淮南子注云清角絃急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曰鳴音疾曰
曲而與名清
角木音也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養射常備列
典儀曰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曰射菟菟詩小雅瓠葉詩序
曰刺幽王棄禮而
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己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
君子有酒飲之言嘗之有菟斯言無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
懼禮之廢故引曰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菟之詩而為節也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云曰素木瓠葉為俎豆歌菟菟之詩曰為節也
後漢書七十九上

家詩有異同也後漢書七十九上
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
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郡國志河南建武五年
郡有負嶺山建武五年
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
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
太守先是崤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
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
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昆對曰偶然耳集解惠棟曰論衡昆
為光武之言與此異左右皆笑其質詭帝歎曰此
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迺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召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已
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傳
儒林傳作軼字君久

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

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注又音哇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

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

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

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鮒陽鴻字孟孫姓

陽名鴻也鮒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鮒從魚亦曰孟氏易教

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大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

同郡楊厚學圖識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

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集解惠棟曰華陽

徵何宗杜瓊皆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

名士至卿佐後漢書七十九上五

就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安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

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數日性自潔白爲治情自得志爲

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我取與時州牧劉焉表薦之集解

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曰任微君云州牧劉焉表薦之集解

曰益部耆舊傳云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屬節高遠揆其器量國時

之元寶宜處屬疑之輔已消非常之咎元經之禮所宜招命

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集解惠棟

錄云傳孟氏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鑿鑿楊子行東觀記云政

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教授數百人

號曰說經鑿鑿楊子行論難備備祁聖元備音希集解惠棟曰

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適肉祖呂簡貫耳東觀記時升爲

太常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

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劍之猶不

肯去旄頭又曰戟又政傷胃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

乞楊生師乞讀曰氣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乞重辭也即尺一出

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增

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礪

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

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武稱疾見政對

武徑上牀坐武帳語言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已報殊寵

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勅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

右皆大驚已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

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曰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

郎謝病去復歸縣後徙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丞

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

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若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

官子鮒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後漢書七十九上六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

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已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庸

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府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

辭皮膚之不深案文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集解劉放曰注受人訴

少一在字一外字世曰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

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譽謬之節而有狂瞽

之言不能自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

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我於側室足矣爲君問其故子

曰父言聞於君君適召還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竊於正堂

成禮而倫生苟活誠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後去郎將呂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
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呂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
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
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
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集解惠棟曰經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
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自奉養焉遠人從其學
者皆執經壘畔呂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
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
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已授楊政集解
昭曰范升傳云習梁丘易又上疏云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
羌俱修梁丘易此傳亦云楊政從升受梁丘易則此云孟氏易誤
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

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集解先謙曰官本考
孟氏二字上疑當有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集解惠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
陽生字伯和集解先謙曰官本字上多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

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集解王鳴盛曰
世相傳近人遂有自上世字屬上讀爲歐陽生子爲尚書歐陽氏
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爲世世相傳世非名爲尚書歐陽氏
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
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集解
惠棟曰劉歆七略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
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徐堅云伏生爲尚書傳四十
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又魯人孔安國傳古
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又魯人孔安國傳古
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孔氏有古文
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孔氏有古文

十餘篇蓋尚書多於是矣馬融云過十六篇絕無師說謂齊與
泅作九共六再讀益稷五子之歌周征湯詩咸有一德典寶伊訓
肆命原命武朝授膠東庸諱爲尚書古文文學未得立

歐陽欽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和帝永元七年
稱千乘人前漢書欽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始置樂安國欽卒於光武之世當
臣追書惠棟曰歐陽氏諸云歐陽欽字子敬生三子曰容曰述曰
仲同受業於伏生容爲博士生曰巨生遠遠生高生仲仁
孫今諸無生而有容疑漢世所謂歐陽生者已其經師謂自歐陽生
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從伏生受尚書傳至於欽七
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爲博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其先和
世皆爲博士欽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
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還河南

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
南縣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還汝南太守推用賢俊
政稱異迹集解惠棟曰東觀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按縣欽在郡教授
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諸生守闕爲欽求哀者千餘人集解惠棟曰王幼至有自髡剔者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自爲刑人狀曰示必獲罪也大人曰髡小
兒曰髡盡及身毛曰剔高獲傳云獲冠鐵冠帶鐵鎖諸闕請欽
平原禮震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曰公
衛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衛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爲
儒宗八世博士而臣臧咎當伏重辜欽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
之後承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
殺身已代欽命書奏而欽已死獄中欽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

切至帝通賜棺木贈印綬賻三千匹子復嗣後卒集解先謙曰
是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欽受尚書門徒三千人集解惠
遺記云曾家財巨億學徒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家
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

車轡輓輪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曾師祠及亂世家位

至諫議大夫子祖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

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新長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舂翔

本授作受是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

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也特辟拜

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武中當拜少府詔曰少府大

儒不失法度其見優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

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

句集解何焯曰不足自名家故云俗號為牟氏也蘇輿曰時業

長章句者皆謂之俗學蓋已備試策及教授皇室之用孔傳傳子

而孔大夫是謂李彥君獨治古義不能不非章句是也復徵為

中散大夫集解惠棟曰案東觀漢記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曰隱居

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

故之義高堂隆答曰問之先師物無也魏臺訪問物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

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

帝召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

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儒集解惠棟曰馴潁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

左氏傳召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

得失朝廷嘉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

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

古文集解惠棟曰陸德明案漢記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

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集解惠棟曰伏生洪範五行傳云維

洪範六用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御帝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是用咎于下

下閭則上聾且聞且聾無已相何謂察察而過斯患乎集解劉放
通安漢李殿學云聞猶暗也何謂察察而過斯患乎集解劉放
察案文謂當作爲言何故爲此察察也後人十一除郎中遷諫
不曉爲謂多相亂也先謙曰爲謂古字通

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
也集解何焯曰周總傳云自總曾祖父揚至已供過客而不受其
總孫何焯六世知名則揚亦常顯名史略之耳

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豫史試經防尤能誦讀

拜爲守丞防已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巳年
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

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

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文選
公表注引謝承書云周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集解惠棟曰連魯國魯人也自安國曰下世傳古文

尙書毛詩集解李良弼曰案此毛字亦疑衍
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謬曾祖父子建集解惠棟曰連

後漢書七十九上

義子云子建生子仁子仁子豐子豐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

生子和子建目下皆字也傳逸其名

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干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仕對曰
改日建新郡守曰大尹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衰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

從此辭遂歸終於家信與崔篆孫嗣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

因讀吳王夫差時事信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引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

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刎死

解劉放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惠棟曰王

愍云章懷太子諱非誤也唐避虎字諱改作龍前書人表虎臣

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日然普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

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帝末

斯人雖詩書所稱何引加茲也

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僖曰書傳若

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僖曰書傳若

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集解
無儂言儂音仕鑒反集解惠棟曰
曲禮云長者不及無儂言鄭氏云儂猶暫也非類雜解與言
而郁儂錯其說故云儂和案袁宏紀作遜和也先謙曰官本注仕
作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僖
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集解通鑑胡注受僖
訊謂受鞠問也

呂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爲凡言誹謗

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

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

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

言誅於人也集解
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

有過天下所具也集解
知也袁宏紀云天下所共見也臣等獨何譏

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已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

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同視易慮曰此事闕陛下心自今已後苟見

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言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

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

君之惡曰唱管仲國語
曰魯莊公束縛管仲曰與齊桓公公親迎

高位田特舉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

日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寬解何焯曰案前書秦時僭詔武安
官本注得經新莽之亂尙備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誇飾也先謙曰
諫作護大會孔氏男子二十曰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
自陳謝時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子相自陳曰臣草莽所徵才非幹
陳臺令史何倫托僑東巡先聖聖師殷帝曰今日之會豈於卿宗
旨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帝曰今日之會豈於卿宗
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題崇禮允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
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
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曰家林篋
之崔駰所作易林也集解惠棟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
日連叢子云其年十二月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
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集解惠棟曰連
叢子云之官二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
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廢疾不瘳
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竝十餘歲彥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長蒲
三

坂令許君然勒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
所不忍遂留華陰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勒使歸魯奉車二乘曰呂孫就祖於禮焉得咎曰
若呂死有知也祖猶有鄭宗族父獨留此不呂刺乎吾已定矣遂還其車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
業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長彥頗隨時爲今季彥其家業兼
之傳史漢不好諸家之書孔大夫義謂季彥曰今朝延臣下四
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
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棟謂臣圖識說經謂之章句內學何休
之於公羊鄭元之於三禮是也光武信圖識故爭談之內皆爲內
學尙詩文貴異數不乏於時門徒數百人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
章懷注云其事祕密故傳內氏好讀經兄弟諱論皆可得成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
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告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
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
聖德慮此二者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永初二年案結志水利一
傳有孔季彥對安帝語亦在延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康不就
延光元年則連叢所載爲說也

果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下邳長孫子逸爲魯相
 舉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憂遂止於家
 於家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四年四月丁丑初平帝時王莽秉政適封孔
 子後孔均爲褒成侯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關內侯福追諡孔子爲
 褒成宣尼文此少一公字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
 均子志爲褒成侯集解洪亮吉曰案紀云十四年似誤王伯厚崇
 儒攷亦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集解錢大昕曰案孔
 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年
 碑立於永壽二年洪适疑建壽卽損之字又據安帝紀延光三年
 賜褒成侯帛及二碑俱稱褒成侯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攷郡
 國志無褒成侯字薛宗因誤卽爲徒封侯爲褒亭侯禮文帝黃成
 亭侯或偶脫成字薛宗因誤卽爲徒封侯爲褒亭侯禮文帝黃成
 二年詔亦稱褒成之後紹而莫繼忠懷曰洪适云韓敕碑有褒成
 侯孔建壽卽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耳碑永壽二年立詔承
 元六十五年棟案肅宗元和二年損卒子曜嗣碑陰云曜字仲雅
 年爲七十五年則建壽非損明矣損卒子曜嗣碑陰云曜字仲雅
 徙封之說范必有據未可非也
 孔氏諸云曜爲孔曜卒子完嗣集解惠棟曰弟子魏奉議郎義爲嗣世世

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侯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李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帝改封爲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簡爲褒聖侯煬帝今見存集解惠棟曰魏修孔子廟碑云黃初元年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崇聖侯注作崇聖卿黃初元年改又注二十七葉孫乘案世系云羨生太常卿黃門侍郎震震生疑疑生豫章太守燕撫生從事中郎蒧蒧生宋崇聖侯鮮鮮生後疑疑生大秉乘周壽昌曰考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曰奉孔子之祀亦無名文獻通考調里考云三十一代孫長孫襲封崇聖侯天保元年改封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集解洪顓爐曰楊震傳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李注字仲桓謝承書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與此字仲理不同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呂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

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集解惠棟曰案楊倫傳及注並

薦明經名士楊倫五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
人各從家拜博士也

聲聞太后后其專任去職集解先謙曰官本任作提是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

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

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

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

振表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已垢臭改

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已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

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豐穢既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

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

者曰弭謗謫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曰

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

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曰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

倫探知密事集解惠棟曰周禮邦約鄭眾注云對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韓演坐從兄季朝刺探尚書

是也微旨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詔書已

倫數進忠言待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

商曰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

促發遣倫迺留河內朝歌曰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勿頸不易允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疆於三軍論語

軍可奪帥也匹夫固敢有辭帝迺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自幽谷升于喬木

夫不可奪志也

寵呂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遂徵也音絹

諸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已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

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通述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

侯尚書東海王夏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

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集解惠棟曰林所傳林

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虛受堂

去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終

後漢書七十九上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上校補

儒林列傳上朋友相祖意散官本友作徒

牧兒堯豎官本豎誤豎

小乃制為滕囊注勝亦勝也注勝原譌勝已正官本不誤

佳丹傳時中山鮎陽鴻注字或作鮎從魚者音胡佳反案胡佳反同佳或作佳者誤

承平中為少府柳從辰曰承融傳載承平十一年代鴻為大司農是鴻并嘗官大司農矣

任安傳州牧劉焉表薦之侯康曰秦必當奏記劉焉薦安其辭亦極推崇見蜀志必傳蓋焉因是又薦于朝

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侯康曰東觀記楊正為京兆功曹惟帳設祭尹車過帳買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况夷乎較或祭乃去正政字相近時代既同為京兆功曹郡望亦合其剛正之氣與本傳所載又相類疑即一人也今東觀記分正政為兩傳乃出自撰拾之餘恐非原本如是

歐陽歆傳字正思官本正誤王

為長社宰注長社今許州縣也已詳靈紀

封被陽侯注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今青州府高苑縣治

更封夜侯注夜今來州掖縣案掖屬東萊郡前續志均不作夜今萊州府掖縣治

平原禮震注謝承書曰至左遷淮陽王殿長原本及官本均在後書奏而歆已死獄中句下誤刻須正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練三千匹子復嗣案據此則歆減罪必不實而身則已死獄中矣

濟陰曹曾柳從辰曰一統志歆墓在今德平縣西北此類也柳從辰曰拾遺記云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操餅甘泉自滿今案

張馴傳光和七年案即中平元年也是年十二月始改元史因冊書舊文書之耳

尹敏傳雖意不罪官本意作竟而亦目此沈滯柳從辰曰袁紀云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

學之

自目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類也注嘗為寡人為之官本注嘗作當

孔僖傳因讀吳王夫差時事注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官本注成下衍矣字

天下所具也錢大昭曰具宜作見案據通鑑已作具則字非有誤下亦當更增見實則此具字與下當補知依惠氏引袁紀則具所具猶言所同耳天下所同謂無異辭也

命儒者講論錢大昭曰論語記孔子之言孔氏所同復習命儒者講之以孔氏男子不

皆修儒業者也柳從辰曰袁紀云僖以才學為郎校書東觀上言圖使校書東觀議非聖人之書案僖非毀先帝所用肅宗寬大雖不加罪是冬即出為縣令蓋必由此

拜臨晉令地詳楊

在縣三年卒官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

后土登龍門案肅紀元和四年七月改元章和八月南巡狩無登龍門祠后土事

遺令即葬柳從辰曰一統志僖墓在今朝邑縣東北夸谷鎮

楊倫傳咸服其誅官本服作伏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集解惠棟曰徐堅云荀卿授魯國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高詡字季同平原般人也般音卜滿反集解先謙曰曾祖父嘉呂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曰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曰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

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宿州治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曰方正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詡以文學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集解惠棟曰孫少爲諸生受業長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受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集解惠棟曰孫安王莽末嘗負笈追師爲右師其後因官爲氏漢有中郎右師諱

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迴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太守黃府君行春咸留守其邸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之曰春月不宜破也杖之二十讜遂遣子師之集解惠棟曰何晏論語集解云安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曰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焉周氏疏不詳何人裴松之以爲周生烈案舉孝廉除郎中建武

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曰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曰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

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曰論語入授和帝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呂

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集解惠棟曰漢南時會京師諸

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滄子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集解

曰前書何奴傳云天鳳二年王莽復遣王歆與五威將軍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還入塞莽遂悉封黯等曰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曰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曰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

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曰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適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曰病乞骸骨詔賜千石奉曰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曰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

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

十餘年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末年十四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摘茅爲庵

荆爲筆剝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篝篝火以自照觀者

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生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

人之言不視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友人董奉

及園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德於洛陽病亡未迺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

郡功曹辭曰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

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師亡身病齋館赴之而死遺令敕子載喪至

師門敕平生之志也陳案古叔姓皆稱父子故華陽國志不言兄

也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集解惠棟

志云少與廣漢郡伯宗蜀郡任叔本穎川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

李仲子一作胡海孟元叔遊學七州後漢書七十九下

河洛圖緯作易說集解周壽昌曰案宋袁機仲疑河洛圖書是偽

之二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贊之朱子信河洛專以義理而末取此

傳爲左驗始以其緯而非經也公沙穆傳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

是漢時專以河洛爲推步也明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日類相從

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

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

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曰壽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太守閻

微不詣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元和姓纂云薛公

也錢大昕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德子乘又其元孫

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健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集解錢大昕曰

臺湖蓋以姓得名建武承平之際吳地尚屬會稽也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中少有高才受業於薛

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中授門生千餘人後爲驃騎

功曹司徒辟不應沈靜樂道舉動必曰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

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

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

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集解劉敞曰作詩題約

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杭世駿曰案詩題約義通是杜撫所撰書

云吳陸瑒著詩草木蟲魚疏未敘四詩源流亦有此語蓋已在

范史前百餘年矣劉說誤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數應三公徵已在

撫侍送故公作詩通議說案文當云其所作詩題曰通義也學者

傳之曰杜君注云後漢書七十九下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眾

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眾

太守吏人親父建武中爲卷令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眾

受賜曰召父父建武中爲卷令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眾

陽郡漢時安得有卷陽注誤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眾

詩博通書傳曰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

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眾

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

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家

光祿勳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眾卒於官賜家

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

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鳳
應舊科限年五十以上上音時掌鳳上府議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衛士
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已緡錢及帝崩時諸馬貴
盛各爭欲入宮集解先謙曰欲仁被甲持戟嚴勅門衛莫敢輕進
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諧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加令今益
有通明經術者願之右署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
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經
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閭中令卒於官

後漢書七十九下

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集解何焯
而所從皆杜撫必一日周發傳載南陽與良事與此相類
事而傳者互異耳一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典錄云撫嘉其精
道授之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雖卒業迺歸集解
先謙曰雖卒業迺歸官本作撫卒乃歸是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
道卒於家雖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
一卷以應言詩猶詩緯之汎歷極也沈清曰改淵為泉避唐蔡邕
諱此與杜撫之詩題約義通皆五字書名或疑為二書非集解
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曰為長於論衡集解惠棟曰二書皆會稽
虞翻對王符君曰有道山陰趙應微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
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也蘇與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
日據此知謂蔡邕以論衡秘枕中查誤也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
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
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集解惠棟曰宏書斷作密鄭康少與河南

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通為其訓集解惠棟曰經
授九江陳俠陳俠傳謝曼卿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
鄭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
之旨於今傳於世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
又加潤益九經古義云六經相承謂子夏所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
魏黃初四年有曹公遠子近小人語益詩序至是而始行
聲服說同棟案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之臣戎車四牡田
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鄰序也太尉楊震疏云
朝無小明之時此小雅小雅序也李尤補刻錄云擊壺失職刺詩
在詩此齊風東方未明序也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
序服楊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耶
自范史以詩序出自衛宏後人遂有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
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儒顯由是
古學大興光武曰為議郎集解惠棟曰書斷宏作漢舊儀四篇曰

後漢書七十九下

仲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
作毛詩傳集解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係毛
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鄭玄作毛詩箋箋為也薦成毛義也張
經季長以箋為致致或云毛公嘗為日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
北海相玄是鄭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集解李良表曰案高堂陸乃三傳時
不載高堂生名惟謝承書云秦氏李季世漢興傳禮十七篇後取丘
有魯人高堂伯則高堂字伯而名未詳漢興傳禮十七篇後取丘
蕭奮曰授同郡后蒼集解洪亮吉日案前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
七字遂若蕭奮授后蒼集解洪亮吉日案前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
矣范史率略多此類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
近君聖字次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集解惠棟曰鄭元六
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集解惠棟曰鄭元六
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集解惠棟曰鄭元六皆立博士孔安
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及周官經六篇集解惠棟曰六藝論云
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書載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其各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竊意當時壁中本有六篇而李氏所獻止五篇蓋既得而復失之也
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與呂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衰遂撰漢禮事在衰傳

董鈞字文伯健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昭集解惠棟
卿表無元始中舉明經遷廉議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

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

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口議及月令

郊于洛陽四方中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北在洛陽皆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集解惠棟曰鈞嘗議三老各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定

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悉城門校尉五官中郎將以儒學繼叔孫

通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復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

後漢書七十九下

輿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集解惠棟

康成周官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夫鄭少讀名與及子

大司農仲卿師名眾故議鄭篇次仲卿子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

長皆作周官解詁元籍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

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難

達廣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

詁詁祇遺謂二鄭者正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

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算且約用玄本習小戴禮

不顯傳於世今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玄本習小戴禮

後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集解惠棟曰鄭注儀禮

別錄大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錢大昕曰此小戴禮謂儀禮

十七篇下小戴所傳禮記則今之禮記也鄭注儀禮兼取古今

文今文者小戴所授古文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集解

出於孔壁所謂禮古經也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集解

曰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

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集解

諸家同異附戴聖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通為三禮焉

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通為三禮焉

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集解惠棟曰戴宏序云子夏傳與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

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何休公羊傳注云

春秋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授東平嬴公集解惠棟曰鄭玄

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授東平嬴公集解惠棟曰鄭玄

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集解惠棟曰鄭玄

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集解惠棟曰鄭玄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畦孟畦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

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羊安樂字

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集解惠棟

左邱明授賈中曾中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集解惠棟

抄撮入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集解

錄云張蒼傳洛陽賈誼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公集解

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賈公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公集解

服虔服虔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陳元鄭眾賈逵馬融集解惠棟

序錄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鄉人也東鄉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

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

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

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

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

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

常數百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澤少修高節建武末東觀記

云建武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

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寡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

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集解惠棟曰後北地太守廖信

廖音力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信威物班諸廉吏唯澤及

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

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

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目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自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尙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召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召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十四年考異云案未至周澤行司徒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召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

後漢書七十九下 九

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

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曰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復重音直容反曰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一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上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殺鉤字復脫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集解惠

棟曰慎子云未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荀子云探等投鉤者所稍遷太子少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字清靜卒於以爲公也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曰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集解惠棟曰後漢末北海有甄子然知名早卒常與鄭康成難問周禮見鄭志當是字之後也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集解惠棟曰江徵陳留志云少習春秋於少府丁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相良之子諡曰節子然其高名遣使齋玉帛請召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集解惠棟曰前漢儒林傳諸儒論石渠者皆載本傳望與丁鴻楊終相郁成封費遠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并載也而范史闕如成封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亦無傳

後漢書七十九下 十

會葬者數千人儒家曰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集解惠棟曰奉字季鴻官至潁川太守亦見張霸傳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集解惠棟曰本誤嚴氏從諸本改兼通數家法集解惠棟曰兼嚴氏氏諸家也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召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瑁那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曉矣適逢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

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
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案前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
日前書儒林傳云堂翁惠授泰山其都與莞路又事顏安樂故
顏氏復有莞其氏之學鄭眾周禮其氏注云謂如冥氏春秋之冥
敘其春秋即冥都也傳宣氏當作冥氏字之誤也劉氏謂前後光
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幽州平縣集
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
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
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
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
也音之而多引圖識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集解
日徐彥云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故有建
亦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申公羊下云以公羊難達即是也建

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
五經於白虎觀育言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
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
未有見馬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集解
援傳四字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集解
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幸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集解
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休未諳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識
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國籍莫不咸備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
口不亡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
能說

己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適作春秋公羊解
話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曰今本不作何休此義不單思
出于己此言為允也集解何若瑤曰今本不作何休此義不單思
不閭門十有七年集解
是歲歲在戊申而休卒於光和五年壬戌者昆

僅十有五載而晚年又應公府之辟案前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
杜門大約不過十年耳光緒二年以上錄長和言令黨人禁制
小功以下皆除之傳所當禁解者當在此時至中平元年又註
大赦天下黨人則休已先卒矣惠棟曰徐彥云精學十五年又註
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集解
又曰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集解
又曰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集解
卷休善思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旨難二傳作公羊墨

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左氏音集解
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左氏音集解
四卷左傳音集解
注傳之左傳音集解
及鄭康成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而往而黨禁解又辟
如細梳之赴巨海京師康成為經師何休為學海黨禁解又辟
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適拜議郎屢陳
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集解
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集解
五十

服虔字子慎集解
服虔字子慎集解
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自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
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集解
劉義慶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虔子慎遇宿客
舍先未相識服虔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
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
以所注與君君遂為服虔注棟案服虔傳諸儒十五年遇歸妹之聯
文十二年君在師之臨皆以互體說又曰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
易與鄭氏合世說所稱為不謬矣又曰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
六十條集解
六十條集解
侍郎高平令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諒
遷九江太守

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顧容集解
顧容集解
劉隆集解
劉隆集解
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目為武陵太守不
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集解
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集解

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集解
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集解

云子嚴雖淺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

千入建安中河東人樂詳係左氏疑滯數十事曰問該皆爲通解

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

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乃從南陽太守署詳從該問難諸要今

微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稱又悉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

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率皆引類至忘疲食也集解劉放曰注微

拜博士下添疑字又今左氏問七十二事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注

經也漢書班固傳云博學多聞又學多稱下添疑字惠棟曰五業五

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

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爲

夫時前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光武中興吳耿佐

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

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通謙史記高宗崩後三年不言言乃

釋服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

飛龍翰飛又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流臨也王師電驚

因破殄始有棄弓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棄弓矢蒙所以盛弓言今

也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兼商偃之文學子夏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則字是博通羣

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

有瞻匹若遇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舉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

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陳庭史記曰有隼集於陳庭而

而食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隼集陳庭死結矢貫之矢也昔武王

克商通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於此肅慎貢楮矢石磐

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黃熊入寢晉侯有疾韓宣子

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於寢晉侯有疾韓宣子

昔克錄錄于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晉侯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

城祀者釋職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於今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有與疑年使之年曰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記問諸朝師曠曰晉叔仲伯會成

子其承匡之歲也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非夫治聞者

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有六旬非夫治聞者

莫識其端也僂不疑定北闕之前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

千石至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則遠命出奔經距也

非不稱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謂此罪人也

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

術明於大義也策劉放曰注夏侯勝辯陰險之驗然後朝士益

重儒術兩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詠曰天久陰不

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此益重儒術

實卓然比跡前列問曰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

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詩韓

後漢書七十九下

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後日當更饋樂旨鈞由余尅

反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後日當更饋樂旨鈞由余尅

像弓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穆

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

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

志焉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疑由余

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而

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而

臣愚自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

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

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

殷春而夏下賢人之國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

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

春申君文學長安令楊興復爲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匡衡

經學絕倫但以無爵朝廷故隨職在遠方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

朝廷必爲國器焉然其言辟衡爲尊儒貴學惜失賢忠書奏詔即

徵還拜議郎呂壽終

行其言也

許慎字叔

賈逵受古

爲郡功曹

卒于家酒

叔重木主
主簿錄省

多至千石
辟大司馬

長一也許

再遷設長
長否則不

五經傳說

下邳傳甘
今詩齊魯

德侯陳鑑
舒說大鴻

禮叔孫通

從今經筵

中騎都尉

王制禮儀

未癸上合
經者孝昭

口傳官無
楚莊王說

說衛宏說
王莽說尹

陽倫說志田

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

服儒衣稱先王禮記曰言必則

塾者蓋布之於邦場矣若過經

爲遠而至也。希廬書建前糧重。

開門受術者難應不下萬人皆

風格朋和旦雲其音傾矣又廣

帑說文曰帑覆衣巾也

音盤腕佩巾也音良稅
或跽無二專故通人鄙其固焉

後漢書七十

亦法言之文也譌且觀成名高

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

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

陵國隙屢啟遲也自中智以下

闕盜之謀諫而自立尚不從其

人誦先王
泰止之卓從其言
危殆以經節道行

下人嚮逆順之執 至如強溫

海之表俯仰屬助與天業可和

昔所具京紵帛無惜小勞重

拘制也
盡燒音
皇三
衆材
目者
人

獻帝爲山陽公自廢亦薨故之

至堯十四年以終

學之效乎殊猶尋也言由有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史記曰
集解先謙曰官本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為人君
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補曰司馬光云教化國家之
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
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遺漢中
興羣雄靡沸奮起布衣紹修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
經術資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
明孝章通達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
吏咸選用經明行脩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指紳
學是以致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指紳
亦見慕於風庶愚鄙汗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
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李順倒可謂亂
擅權變作無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殫般是非顛倒可謂亂
矣然猶縶縶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
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
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
不衰至有獨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
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
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
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聲袁紹之徒從
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蒸民塗炭大命隕絕
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王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
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
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案范曄氏父子排死節
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故本書闡揚節義不遺餘力如左雄
李固陳蕃孔融諸傳推明漢祚綿絕存亡之幾有味乎其言之也
及論儒林則曰跡衰敝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蓋勵學之效且
終之曰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是又垂戒來世比
於弟泣而道也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剝之上九曰碩
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大易之義視此而已淺者不察以謂
漢亡於黨人宋亡於道學誠邪曰矯始將以無禮無學趣民以
速喪亡之禍與此孟子所深懼也夫為史者鑒取覆轍以垂善治
故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陳水言曹氏久蓄無君之心加
光武明章之遺化其論正與范史相發治國聞者得此說而存之
未且附著鄙見焉先謙曰官本注無次而字儒林傳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
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疏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繼
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疏或通或闕去聖既久莫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凝澗誰能激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終

虛受堂

夫

後漢書七十九下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下按補

儒林列傳下包咸傳會稽曲阿人也注曲阿今潤州縣今鎮江府

會稽郡吳郡咸建武時人幸承平中其時曲阿固仍屬會稽史

太守黃諫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鍾離意別傳汝南黃諫拜

魏應傳十三年遷大鴻臚臚者事見宮傳是應固有威容者

景鸞傳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十原諒如才已

召馴傳父建武中為卷令集解洪亮吉曰注卷縣屬榮陽案晉泰

始中始分河南立榮陽郡漢時安得有榮陽屬河南是也惟分

河南為榮陽不始於晉洪氏三國疆域志據水經注魏正始三

楊仁傳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注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後為閭中令卒於官事見華陽國志傳不載

趙長君傳到健為資中注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今資州資

衛宏傳為作訓旨官本無

丁恭傳山陽東緡人也注東緡今兗州金鄉縣已詳馮

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柳從辰曰恭為博士議封諸侯

侯家據後漢書得封由與侯訓太子諸王侯推

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豐等皆受業於恭侯康曰恭弟

周澤傳奉公趙己已約身也案克剋趙古書皆通作官本趙作克

程曾傳遷海西令海西縣屬廣陵郡今

李育傳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案固奏記薦育

何休傳乃作春秋公羊解詁注何氏學有不解者乃宜此義

光初五年卒柳從辰曰一統志休墓

服虔傳作春秋左氏傳解字與附志所載異

謝該傳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注時前稱說詩書官本注稱

亥有二首注併三六為身官本注六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注將軍試召置幕府至辟衡為議曹吏

許慎傳舉孝廉再遷除長卒於家集解蘇與曰孫星衍許叔重

慎亦旋卒也如後病愈始除
官則史不應接書卒於家矣

至有分爭主庭官本主

又從而繡其聲貌官本注注喻學者文繁碎也繁作煩

莫之或從官本從

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案二者

之間無能確指當是概論如梁冀威權雖重然帝統屢絕不敢
闔干宦官子弟雖橫然精議所加亦多誅滅是也注乃以皇甫
嵩卓卓當之無端嵩非權彊且嵩與張溫論既於下文別言人
之則此語斷非指嵩鄭泰止卓尤非桓靈時事似均有未合人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也注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
官本夕作久案朝夕不傾危
謂猶得保朝夕也說亦可通

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注謂曹丕即位廢帝為山陽公官本
曹丕作
操不非

卷七十九下技補

三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上

宋宣城

太

守范曄撰

唐章懷

太

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集解惠棟曰杜恕篤論云杜始出帝

杜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
當舊位臥坐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游數從諸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集解惠棟曰第五
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持此交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
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也

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集解惠棟曰
傳篤曰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
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臣所欲言陛下

虛受堂

己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紀曰

殷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殷庚乃成周
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
之隆迺即中洛周成王就土洛陽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

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或據山帶
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官本衣錦作
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衣錦作

錦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雙敬說高祖都曰官本衣錦作

衣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雙敬說高祖都曰官本衣錦作

都境塢謂光武久都洛陽也燒塢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

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曰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
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升與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排闥闢入函谷關今洛州新安縣也
觀既於峭崿圖險於隴蜀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官
室傷感舊京即詔京兆適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
祖之思懷思喟然曰思諸夏之隆喟然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
航涇流胡雅曰天子造舟遊也以舟相結而濟也航舟度也音
俗不解遂與杭反方言謂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杭字在方部今流
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毅萬騎駢羅行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布
禮郊郊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
作大駕宮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殿於長安修理東都
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陵西望昆明
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規龍首撫未央觀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
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其字從木觀也音是時
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
有為篤言彼瑤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并并喻小也莊子曰瑤
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且洛邑之淳滄曷足居乎萬乘哉揚
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淵滄滄小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百示
貌也淳音天鼎反滄音烏迥反
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曰喻客意也曉喻曰昔在強秦
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辛呂并兼桀虐作亂音以戰
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
黑雲前書高祖斬蛇曰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
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

蹈滄海跨崑崙崑崙崑崙此言踰越遠大也奮光焰項軍項軍
舊布新也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彭城地也劉敬
故曰婦建策初都長安固傳太宗承流守之曰文之君以文德守之躬
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服人曰農桑率下曰約己
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麗侯邪之臣不列於
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量不鬻於市帛精正
色不鬻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帝時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鈞
內之費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鈞
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
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城澤之中長
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遂命票騎票騎將軍校平城之營
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遂命票騎將軍校平城之營
去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疾如奔星
奴割裂王庭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集解惠棟曰樂
庭席卷漠北叩勒那連名也叩擊也勒謂街勒也橫分單于屠裂
百蠻之總稱也燒燭帳布也繫關氏單于妻嬌康居灰珍奇西
音果推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音果推鳴鏑音果
阮岸獲昆彌昆彌西虜倣倣無數字諸家並曰倣倣為粟廩西域
國名也傳讀如此不也所驅驪驘馭宛馬出汗血馬鞭馭馭馭馭
出今有音特國是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擊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
音武起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擊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
泉武起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擊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
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建護推驅氏焚
狼印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推擊也
言云摩滅也摩滅也摩滅也摩滅也摩滅也摩滅也摩滅也
越也音越也音越也音越也音越也音
將軍等下水誅南夷殘夷文身海波沫血殺梁傳曰越人披髮
越也音越也音越也音越也音越也音

口南漂乘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前音義曰珠崖郡南越也此朱崖傳耳九郡漢書謂南越之也

有黃支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相近也

連綴耳瑱連綴耳瑱耳下垂即黃支國俗與朱崖相近也

子云舜攝天子有綬耳瑱瑱之民來獻珠璣擢天督國也

象犀椎蚌蛤碎瑤瑁甲瑇瑁出南海甲瑇瑁形似龜

也所屬大龜亦瑇瑁之屬於是同穴表稱之域

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以略越之俗父莫不祖耽稍頹失氣

虜伏唐賦曰虎豹豺狼失氣恐噤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

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

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

三百者謂出二百十四年涉三百也此言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

而文帝立昌邑廢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肯於咸陽宮室廢廟山陵

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

百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邰大王居霸王所行功戰士

角難之場也街廣也秦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沃野千里

原陽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積壤南山帶日涇渭號曰陸海畜

生萬類謂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

潤於水泉潤於水泉潤於水泉潤於水泉潤於水泉潤於水泉

詩曰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

期曰廣雅釋詁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

曰王德云漢書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陶陶也

千是知僕田每田田相如鑄銀株株也廣雅曰鑄銀株株也

袁反理看云鑄銀株株也廣雅曰鑄銀株株也廣雅曰鑄銀株株也

鑄銀去林木之株株也廣雅曰鑄銀株株也廣雅曰鑄銀株株也

也既有善積既既有善積既既有善積既既有善積既既有善積

谷口在今雲陽縣谷口在今雲陽縣谷口在今雲陽縣谷口在今雲陽縣

之曰汝必死於之曰汝必死於之曰汝必死於之曰汝必死於之曰汝必死於

東道窮東道窮東道窮東道窮東道窮東道窮東道窮東道窮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河之津河之津河之津河之津河之津河之津河之津河之津

網流沙期南網流沙期南網流沙期南網流沙期南網流沙期南

害關梁之險多害關梁之險多害關梁之險多害關梁之險多

奴金剛下奴金剛下奴金剛下奴金剛下奴金剛下奴金剛下

雷即雷即雷即雷即雷即雷即雷即雷即雷即雷即雷即

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過地執便利介過地執便利介過地執便利介過地執便利介

可攻遠也可攻遠也可攻遠也可攻遠也可攻遠也可攻遠也

有十二是爲有十二是爲有十二是爲有十二是爲有十二是爲

之良沃者爲之良沃者爲之良沃者爲之良沃者爲之良沃者爲

殊高祖先入殊高祖先入殊高祖先入殊高祖先入殊高祖先入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餘斯固帝王之餘斯固帝王之餘斯固帝王之餘斯固帝王之餘斯固

開固開固開固開固開固開固開固開固開固開固開固

十八誅自京十八誅自京十八誅自京十八誅自京十八誅自京

不能持其綱不能持其綱不能持其綱不能持其綱不能持其綱

海內雲擾海內雲擾海內雲擾海內雲擾海內雲擾海內雲擾

謂更始敗後謂更始敗後謂更始敗後謂更始敗後謂更始敗後

世之委世之委世之委世之委世之委世之委世之委世之委

受命於聖上獲受命於聖上獲受命於聖上獲受命於聖上獲受命於

立號高邑舉旗四座舉拔皆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

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燒絕之旅如虎如

凡六出奇計以比鄒陽吳吳漢耿弇等也燒絕之旅如虎如

螭詩闕如蛇虎注云虎之怒然也史記周武王誓眾曰如虎如

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刺蛇莫之方斯向書今文泰誓篇曰

魚入於王舟王跪取也音之竟反謂高祖斬蛇也大呼山東

響動流沙要龍淵皆鑄音莫邪謂建之於晉也吳越春秋有

此邪劍義與命騰太白親發狼狐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

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孤主司兵兵弩象也南禽公孫北背強

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迴廊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登

齊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登登也易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廖廖差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服虔云古者是以石而主

上方弓邊垂為憂忿鼓萌之不柔安謂遠人也案篇此賦每取子

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後漢書八十一上六

而遺思靡州也遺猶方躬勞聖思召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

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

衽錄鐫之君結音誓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誓

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鐵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銅音

牛于反碑蒼曰鐫鐫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

狄者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

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意旨為獲無用

之虞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潤左傳曰

地焉略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集解周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首沈易通

並序計莽之末以訖和嘉百有餘年又東觀漢紀東平王蒼上

孝亦曰文章顯莽曰為國者著頌誅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徒垂意於

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

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

謂之有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願曰弟子取水至灌之其

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遠然答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

悲中而移月盈而虧是以富貴廣大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

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

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

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潛與篤後仕郡文

學操目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

目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

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反延年並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

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讀七

言女誠及雜文凡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策解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具載著述篇數王補曰文選王

武即明世論十子碩豪俠自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召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

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能文章所

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隆集二卷

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

及四夷博物條條多所發明而本傳不載

孝亦曰文章顯莽曰為國者著頌誅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

武中興顯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崇之比則莽末
載於李集非也是字孝
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

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目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武紀建武六年初

罷郡國都尉官恭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

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少習家業著

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教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

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昂迨及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

月之過逾邁過行言日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

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

及也 在茲弱冠所庶立 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赫我

祖顯於殷國 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 阿衡平也言依倚之以

傳說曰爾尚明保予問仲阿衡專美有商故曰武丁與商伊宗皇

士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 爰作股肱

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 載重也保膺淑懿續修其道 續

也漢之中葉俊父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 中葉謂宣帝中興秩

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肩也謂傳也言漢代序殷高

義陽侯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

為汝昌侯建武中傳俊為昆陽侯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毅自言其

祖必有專指必不願引海內諸傳以修諸系也至介子北地人喜

毅不同鄉里注何所據而引之耶伊余小子穉陋靡遠懼我世烈

自茲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 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

也誰能昭闇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

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武 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

築解錢大昕曰案卿風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太子誤記爾毛

鄭遠 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 詩大雅曰秩秩大

矣也猷道也庶眾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

眾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壹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

越有黍稷 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黍稷也 誰能云作考之居息

也言誰能有所作而自安乃其間有黍稷也 誰能云作考之居息

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衡則罔所極 遵衡也如循長路也 二志靡成肆

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漏於音 勞於我心兼聽眾聲則音亂 於戲

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 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

言其速也少有行邁履稅胡能有迄 行邁也言勿從事密勿龜勉也

也密勿朝夕幸同始卒 毛詩曰密勿龜勉也言當自勉也 龜勉

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 為 激 激 激 激 激 激 激 激

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 華公

僕聞君子當世而光遠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志隆高今

公之術意亦有 所 後漢書八十一上

妙列耳目之通好原精心之性理 綰道德之綱與豈欲聞之乎公

楊萬機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

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達義

第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于懼然而與曰至乎主得

聖仰子法度王補曰七激 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曰毅為蘭

臺令史 書曰武仲以能文遷蘭臺令史 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其典

校書殺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額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

頌十篇奏之 諫議郎周舉名序文王十之德也 顯宗頌表有云帝

天統物濟南兆民見選曹植貢卿詩注引顯宗頌 由是文雅顯

有云蕩蕩川瀆既闢日清見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 由是文雅顯

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日師友之禮

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 集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傳志云梁傳殺集五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

終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其見

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父況舉孝廉為郡

五官曾無奴僕香躬勤左右盡心供養冬無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父況舉孝廉為郡

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

南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後告

休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香除郎中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

在賜臥几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以香父尚

郎適詔香殿下願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

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

惠棟曰東觀記云賜錢三百萬前自各二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賜錢三百萬前自各二端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已

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輕學行能無可

算錄遺值太平先人餘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代為冠

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間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

賢恩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疎頓孤

忝聖恩又推機密端首至為尊要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所當久奉承詔

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所當久奉承詔

乞餘恩留備冗官賜臣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日畢臣香蠲職

小志誠願目至願土灰極榮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蠲職

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機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愛公如家集解惠棟曰東

每用奏議所建章未嘗流布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所當久奉承詔

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所當久奉承詔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

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

光元年遷執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谷每太守將交代添

之器及到郡有即徹大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谷每太守將交代添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谷每太守將交代添

仕者不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谷每太守將交代添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使冰解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谷每太守將交代添

賞賜班賻賈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聚貨荒民獲全後

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墓在常熟梅里

黃香碑刻皆錄字百兩句八字中二字不可識其碑陰乃會稽都

尉張鑑文又有薛綜修刻日月題刻其可辨者八字案香卒於家

不應遠葬於吳或後漢有與香同名姓也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香有九宮賦詳古文苑藝文類聚七

十八又天子冠頌詳通典五十六初學記十四子環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北海郡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

少有文辭稱元初元年上漢德壽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珣耿尹

兒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自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明

賦銘成後百二十篇者政事論七篇帝善之王補曰嚴可均校

謂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復帝服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陳爭
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數哀典凡二
十八篇集解惠棟曰李尤集序尤好爲銘贊門階戶席莫不著述
經籍志云梁李尤集五卷華陽國志云尤孫充有文才
尤同郡李勝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勝字茂通亦有文才集解惠棟曰常璩所謂
兩李麗采文藻可觀也
爲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問曰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遇任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賦見藝文類聚三十四和帝詠見類聚十二時三輔多士扶風豐

不遇以壽終于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三輔學有俊才茂

陵馬季長同郡曹伯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胡節等文又司曹胡下印可作人作其貢四篇

冠當世也。有曹爽之知命言人作漢書四篇。

後漢書八十上 士

疑卽秋孫也或珍字祕孫而別字千秋如虞胡兩字也又注作祕

孫古秘卿字仲仙史記載侯秘立祿漢表作祿也洪臨
爐曰百官志補注引胡廣小學漢官篇注與解詁序同
一名竇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臨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

駟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訛百家藝術整齊

賦說是正文字亦盛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駱駝作建武已來名臣
 專集解惠棟曰史通云珍與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臺寺中諸爵

有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選侍中趙鳳

惠棟曰經籍志云又撰釋名二十篇言詳萬物之稱號云集解錢

珍集二卷錄一卷之書名三十一角而英下公之利三六助巨
案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釋名八卷
徵士北齊劉熙撰國朝見二十一七篇王補曰今更見其比先代

帝和帝殤帝諸敘見御覽九十九卷又上言
鄧太后宜獻廟見袁宏後漢紀十六承初五

爲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召善文記知名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

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龔龔事見笑林性慷慨

1

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潯
陰令潯陰縣名今相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
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梁魏惠棟曰經籍志云
梁葛洪集五卷錄一卷
一本七卷王補曰龔遂初臧薦黃鳳翔鄭彥薦戴玆諸文彥伯父
還傳記與梁相張府君牋咨寶章書雜見文選注御覽書鈔初學
記傳南先賢傳率皆零句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

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集解惠棟曰選自鈔云孝武帝愷所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章句逮至

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難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幾多乖異事不要撮合臣復以所職所却繕之舊章合

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其賦諫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集二卷錄一卷正部論八卷

又作漢書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又未有仙之說舊圖作靈之

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卽爲賦吾固不及

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自厲集解惠棟曰延壽夢賦云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

東方朔與臣作鵩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余夢徭人夢者諒讀以
卻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云云王補曰夢賦見藝文類聚上
十九詞伯望原廟碑見古文選卷之二十一張華博物志

苑王孫賦見初學記二十九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曰王茅山與

考一字予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予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
十一溺死於湘浦一作二十四

經籍志云梁王延壽集三卷

通判再初舉孝廉爲郎可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軌法
奇數引古今成敗昌戒之纂不能受迺作外戚議其辭曰赫

赫外威華靡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
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

之中事警腹謙讓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

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姘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
及其有身目不覩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姘者文王之妃

卷之四

號曰文母思婦太姜太姬旦夕勤勞以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
進明伊尹為之勝臣佐理內生十男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周宣王嘗
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夜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
德也故請婦子之罪王乃勤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公好淫樂衛姬
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齊桓公好淫樂衛姬
衛之音皆輔主曰禮扶君曰仁達才進善曰義濟身爰賢末葉漸
已類虧賈魚不致九御差池易曰賈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
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後而下十五夕以下皆
下始以月之初一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夕以下皆
九夕而御則女御八夕一夕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夕一夕為三夕九
嬪為一夕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常一夕故曰十五夕一夕為三夕九
晉國之難禍起於麗姬公廩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
家之索孔安國注云案盡也離代專權擅愛顯已徹人陵長問舊
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左傳曰幸伯諗周桓
圯刺至親言其亂政也也毀也竝后匹嫡左傳曰幸伯諗周桓
本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宣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見左傳
也後漢書八十上
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爾王之後親黨也幽王淫色不荷傳負乘
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都于向皇甫南王后之親黨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撫也刺字受德
向也也以向為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撫也刺字受德
為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暴辛感婦拒諫自孤暴虐也刺字受德
后親黨是以其德不也紂智足以拒諫蠅蛇其心縱毒不辜字
祖伊康叔紂不從自孤謂紂為獨夫也紂智足以拒諫蠅蛇其心縱毒不辜字
蠅蛇其心縱毒不辜字
梅伯脯鬼侯之類也紂智足以拒諫蠅蛇其心縱毒不辜字
是刺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味爽身首分離王比干紂之諸
曰紂刻剝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初為天子後為人螭
其衣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初為天子後為人螭
左傳曰蠅蛇其心縱毒不辜紂智足以拒諫蠅蛇其心縱毒不辜字
而就獎曰權先笑後號卒曰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
後號咷言初雖恃權致而家國民絕宗廟燒燔未嬉喪也末嬉笑
笑後號咷言初雖恃權致而家國民絕宗廟燒燔未嬉喪也末嬉笑
氏女笑於色薄於德女子行大夫心榮嘗置未始於膝末嬉笑
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末嬉笑

周幽王娶褒姒姐已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
為夫或所殺也姐已亡殷趙靈沙丘
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姓死何愛之生何乃廢
出幽於其後欲分趙王章於代討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
主父聞之成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衛起兵以章故圍主父即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之宮中人悉出主
父欲出不得飢渴而死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威姬
人豕呂宗呂敗後紀見皇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后以巫蠱廢霍欲鳩
子身適羅廢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
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忠生
不德福有愆機無德而貴龍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不常中
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威敢告在斯琦言不從
失意復作白鶴賦曰為風風讀梁冀見之呼琦問曰集解惠棟曰
刺已大怒幽之谷室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
漢適設書過之吏集解劉放曰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呂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
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
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遂作亂也集
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遂作亂也集
解洪亮吉曰元黃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
亂或以馬鹿為黑馬黃氏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
云注言馬鹿為黑馬黃氏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
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馬為黑馬黃氏言從
之先謙曰洪不知王翼無呂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
職解印綬去翼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
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自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
者情懷忍忍不忍也可可重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
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誅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
崔琦集二卷王補曰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崔琦七篇凡六處
即文選劉峻命論曹植王仲宣誄王康琚反招隱詩注皆引作

七獨獨傳作七言殆言獨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呂文學知名

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

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堅反音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苟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誦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也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集解惠棟曰史

贊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再遷北地

太后入拜尙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

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邊韶集一卷王補曰韶塞賦見藝文類聚七

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河激頌見水經七濟水老子銘見隸釋三

興虛受堂

六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終

後漢書八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上校補

文苑列傳上案范史總傳多設序論以發揮己意文苑其所創也

能窮竟耶抑謂風尚所存關一代之運會其間甘苦得失亦惟

傳者能自得之也夫謂別集之名東京兩漢文苑蓋文苑於斯是故

故文苑多筆少因以文苑名篇又說矣然觀選錄亦逮序

論雖龍太守疏元叔報皇甫書曼山崇和同論易爲並隸斯傳

文苑乃詩賦百六班志先已分家體勢之觀區以別易爲並隸斯傳

斷亦南書之靈言耳惟是標舉一事自爲篇翰殊異子史

有所造述悉謂之文則昭明之所已言無以易焉然其在

世崇禮官考文章雖已助於武宣而待從之易焉然其在

御而外不關史職若後漢文苑所刊多爲東觀著作之才固不

可以無傳又自光武以訖衡靈苑所刊多爲東觀著作之才固不

崇獎亦略見梗概終以補衡靈苑所刊多爲東觀著作之才固不

建安之始娶六代之靡敝莫之能潤也無亦東漢氣節之重有

以爲之質乎夫察變成化文之所

係大矣概曰文人無足觀誣也

杜篤傳卽日車駕策由一卒案文卽上亦應有或字高帝非自蜀

也漢出卽都關中則二語自月爲一事

推天時順斗極注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官本注作言

極北星運轉而行也案文選長楊賦注引服虔曰隨斗建及斗

轉也又引離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所謂斗極者本卽謂北

斗爲極故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則斗極明雅南子亦云夫

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悟矣爾雅釋天北極

謂之北辰形疏云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

北極斗極爲空桐形疏云斗北極也極者中宮天極星其一明

者泰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

故云斗極則又分斗與

極爲二乃與章懷說合

入函谷注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唐新安今河南

喟然曰思諸夏之隆官本然

瘞后土注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唐汾陰在今蒲

蹈滄海跨崑崙注乘崑崙官本注乘作標與

探冒頓之罪注孤憤之君至孤憤獨居官本注憤皆作憤案前書

也橫非

殷鸞麟注齊子期反官本注

鍾鐸林注鑄推也官本注推

北據谷口注谷口在今雲陽縣唐雲陽在今西安府

杜口絕津注絕黃河之津官本注

肇有十二錢大昭曰東文

荷天人之符注謂璽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官本注脫伏字案循

命騰太白親發狼狐案史記天官書侯在太白占於狼狐謂秦南

禽公孫北背疆胡錢大昭曰關本無此二句非此注案光武征公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王補曰至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從

辰曰御覽作卷八十八上校補

王陸傳為新汲令注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

清我濯澣注而以清泉洗濯我也官本注

沛國史岑字子孝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也案周氏此條全與侯康

傳毅傳二迹阿衡注阿衡衡平也至高宗命傳說曰爾尚明保子

注高宗原謂高祖保子原說字子均依唐注疏本尚書正官本

奕世載德注易曰積德載官本注

徂年如流注言其速也官本注無

密勿朝夕注毛詩曰密勿從事毛當作謹官

班固為中護軍錢大昭曰前書有護軍都尉尉屬大司馬平帝元

黃香傳述博學經典案此句上當有脫文蓋盡心奉養下必接敘

先人餘福注謝承書官本注承作丞今案二字雖可

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案田律不可易作丞非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劉珍傳迎珠侯康曰珍之連珠劉聰謂欲

葛翼傳拜謁陰令注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陰屬河內郡今

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官本二十

崔琦傳荷爵負乘注冠必至矣官本注

末嬉喪夏注湯伐之遂死於南巢官本注作湯遂

霍欲為子身迺羅廢注欲謀毒太子被廢也官本注末

任齊伊公注伊尹公案注公上

反復欲鉗塞士口案文反

邊韶傳後為陳相案八年八月卒官

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解王補曰至御覽七百五十四

序塞乃淵塞也案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韋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

放湯六代孫也

張綱事諱年四十九以升始生年計之放卒已一百三十餘年放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言張湯後三

放復還杜陵傳亦言杜陵人升居陳留尉氏里居亦不同范言

有脫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可謂東也鄒陽上書曰使不

牛繫同卓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

王公大人終不屈從人謂注左傳曰大常欺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意合則胡越為兄

弟仕郡為綱紀呂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

也

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哉乎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

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

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迴胎書謝恩

曰昔原大夫顯桑下絕氣傳稱其仁

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

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

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

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迴胎書謝恩

宇秦越人還就太子結脈世著其神

石以所請尸屢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鐵

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縑脯出乎車輪

爪而石之此運石為誠凡誠之法右手集

如病也山海經高氏之山多誠石郭注

法亡矣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縑脯手爪

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

晉察三命者王逸云司命御持萬民死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

之長畏禁不敢班班顯言明貌竊為窮鳥

鳥戢翼原野畢綱加上機弄在下

昇子穀左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

集作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

西協韻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曰書心

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

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

日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代德政

德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

毒苦也秦漢無目相踰越迺更加其怨

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詔日熾

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

得車之嫗嫗名執撫拍豪強矩反撫拍

多乎

雅云吟憐撫掩之也郭璞復蹇反俗立致咎殃倣蹇捷憐逐物

日富月昌捷疾也憐懼也急渾然同惑執溫執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藏原斯瘼之幽興本幽作攸是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

聽兮近習求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癢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信

猜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安危亡於旦夕肆嗜

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桅積薪而待燃施可以正船也音徒我

薪之下而履於上火未及然而榮納由於閔楡孰知辨其蚩妍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此

日案閱楸猶言陝輪曹大家女誡云勸靜輕脫視聽解錢大昕

不定貌也葉韻作陝輪從手旁惠棟曰釋名云蚩蚩蚩也故法禁屈撓

也聲類云蚩駭也廣雅云蚩蚩也說文云蚩蚩也故法禁屈撓

於族族恩澤不逮於單門論衡云充細族孤門是也當飢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

而匪存有秦客者適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侯

促河清遲也壽幾何言人壽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

錢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憐高亢肆直

見棄故倚門憐音生聞此辭繁而作歌曰秦客魯生見親故昇堂肆直者

白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鴞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

芳華蕙化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

而為茅也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

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元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

逢受計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袁逢字周陽舉其字也洪頤

屯騎校尉袁逢司空達元二年三月徒袁逢免大鴻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集解惠棟曰周禮九擇鄭

是也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

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祖書酈食其初見高

祖長揖不拜因說高

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遠畏也集解周壽

昌曰案此遽字引杜訓畏作何畏怪哉不成語王篇遽急也卒也

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遠見之皆作急卒解又本書劉宣

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官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

畏之謂也此本尚是舊注達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

問西方事大悅願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

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

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言託名者適日往到門陟自強許

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向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遇今方遇而

忽然謂死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

人遽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

奉謁通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帳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

食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落宿其傍延陟前坐

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

良璞不剖必有泣血良璞不剖必有泣血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以獻楚懷

為歎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

盡繼之以血陟遇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勸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

門吏懼曰白之規聞壹名大驚遁追書謝曰蹉跌不而企德懷風

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集解惠棟曰廣承清

誨曰釋遙懷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

為更啟週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壹待旦惟君明報平其風心當

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敬壹故謂為所天集解蘇與曰漢世推

語帖此類也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慕也應心遲仰之策解劉放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爲仁兄且亦有仁君未嘗相接何兄之博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謂兩漢未嘗相呼所以明其分也然蜀志馬良傳良稱諸葛丞相爲兄亦距漢呂貴下賤握髮垂接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集解惠棟曰高可敷既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情之志論語曰夫子八恂恂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是曰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小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庶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注云孔子不尤於時而不怨天不尤於人下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謂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氏之子焉能使余今壹自譏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不遇哉見孟子後漢書八十下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易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賤賤賤賤賤賤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矣壤潰人有四關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誦來貺永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誦書論及雜文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趙壹集二卷錄七百四十九法書要錄一卷王補曰壹有非草書見御覽六百五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密陽縣故城在今兗州縣北作一名恭先謙曰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自資常疾甯陽注見虞翻傳曰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自資常疾世多利交目邪曲相黨適著破羣論時之覽者曰爲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辭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僞之所失也是引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曰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鄭氏莫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曰可濟否謂之無所食慕無所食慕也適讀爲敵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曰劑其味左劑作齊爾雅曰劑齊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集解周壽昌曰案注劑齊齊也而引前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人凡齊事齊以齊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有清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藥齊和注與劑同食之曰平其心同如水焉若曰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齊景公辭也對是曰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周阿此爲救過爲正曰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爲敗不穀之罪也若曰宗廟之靈得保首領曰殛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謹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尹名也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謹法既過能改曰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辛尹申亥從王之欲曰殛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人罷楚財用盡焉年殺敗馬數年乃成左傳辛尹申亥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執大解劉放曰注楚靈王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曰子圍案文多一子字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曰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爲人也嗜酒而甘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使戰酣恭王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人帳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

之速道
故曰不在逆順目義爲斷不在憎愛目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
城屬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爲蜀郡太守興惠祿曰注比於魯衛依庚桑瑱隸風移礪礪之校比於魯衛也集解
前書魯衛當作齊魯
得老聃之道以老聃之山居三日礪礪大礪礪歲計之人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吾自然居之今吾日礪礪之不足歲計之人相與
庶幾其聖人乎礪音復礪音虞罪反集解錢大昕曰礪礪即畏壘
也史記云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望誤注莊子本作繁俗作
累又加石旁耳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
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敦
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集解惠棟曰經
羅志云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隋三卷王補曰梁七
舉零句雜見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書鈔無一完篇孫植亦曰文
才知名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爲平原侯庶子八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曰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辭解見漢衍傳楊雄曰辭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鄒容存孤獨出德統省刑罰此爲諷也集解惠棟曰魏脩云汝陽鄭汝陽縣有章華臺水經注云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
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
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巫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
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延目廣望聘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
斯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
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太於乾谿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
營之數年迺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
臺也國人罷羣爲財用盡焉年穀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
馬百姓煩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爲
史記曰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爲
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

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爲楚所滅也蔡隱忠懷曰子適作

斯賦已諷之胃高陽之苗裔兮承聖祖之洪澤胃也高陽帝顓

變於騰降氏女而生老童是爲建列籍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之後魯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繇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

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攽曰注與齊晉強

案文少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號國語曰商伯大彭宋

之穆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湯也佐文王也左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以來其

以忘此馳仁聲也集解王補曰文選昔懷離丁侯王集詩注馳作

飛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重王承先世仁惠

威使如雷之斷決也五服何候候要荒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婉安也婉美也婉

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秘玩爾適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

又詩云君子好逑德明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狸肉林

登糟丘池懸肉以爲林也蘭荷山椒椒酒淵流蘭荷芳若蘭也椒

菊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目回望

兮冀彌日而消憂望瑤臺而假寐於是招遠妃命湘娥必妃洛水

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揚激楚之清宮

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繁手迅於北里妙舞騰於陽

阿左傳曰繁手捷聲淫心耳乃忘和乎陽阿解金石類聚絲竹

羣分被輕鞋曳華文方言曰白木伯作淫淫名羅衣飄飄組綺縠紛

絃按也縱輕軀目迅赴若孤鶴之失羣羣羣王補曰文選振華袂

已遙邈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騰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

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傲音逝而流散振明支而紆緩兮若練繁之

垂幹忽飄飄目輕逝兮繁繁王補曰文選陸機曰似驚飛於天漢

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踈疾長袖奮而生風清

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

神化化化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咨嗟柳下惠展李也宋語曰柳下惠遇人不稱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

樂未終集解王補曰文選謝惠連詩清箭發激激楚揚風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歇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

名震一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爲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

魚初學記引韓詩云云南越孤雌感聲而鳴雄雌則鳴雌迷

謂之板魚是振海與物志云南越孤雌感聲而鳴雄雌則鳴雌迷

離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果變已盡羣樂

既考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

團吸氣還精補髓可以長生說苑宛苑門周攬西子之弱腕兮挽毛

嬪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

嬪之素肘曰官本有正文彤使娟以婢嬪兮若流風之靡草十三

字注淮南子曰今有者便娟若秋荷被風扇白芷也十八字此脫

美儀操之皎麗兮集解惠棟曰呂氏忽遺生而忘老爾遐清夜晨

妙技單收尊俎微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憫焉若醒撫劍而歎

痛慮理國之須才惜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

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

宮慕有虞之土階墨子曰虞舜土階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蓬蒿草萊之閒也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百

接時敘席績威照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向書武王伐紂八繼高陽

之絕軌樂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著好於諸侯使

之謀能淫樂禍國政所誅數難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蘇軾

齊桓公爲魯殺之會爾還育之目仁臨之目明致虔報於鬼神盡

一匡天下正也爾還育之目仁臨之目明致虔報於鬼神盡

肅希乎上京言楚尊馳潘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

問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龍目單事徵召既到署令史日大將

軍下有令史及御進言禮見之讓善占謝集解先謙曰官能辭對

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聲集解惠棟曰魚豢客略云讓占對問敏

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朗字景與魏志有傳集解惠棟曰文

讓平衡與交接議郎蔡邕深敬之邕字季高陳郡人

集解顧炎武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平六年靈帝

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邕遂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

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

則邕也惠棟曰此書載邕集中未云邕殺董卓而得奏記

吳會薦邕為國書也邕雖亡命傳稱其往來太山羊氏不必專在

舊德最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雖振驚之集西雍濟濟

之在周庭無已或加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雅也言文王之時辟

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竊見令史陳留遷讓天授逸才聰明賢

智若亂風孤不盡家訓集解惠棟曰盡集作士及就學廬便受

大興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

集解惠棟曰惠棟曰集云若復非所引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

傳曰函牛之鼎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熱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指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

曰市三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

泊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惜邑慎也怪

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櫛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

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集解惠棟曰集云願

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責行狀列於正府宗

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也蘇輿曰裁加少納疑當作少

納裁若曰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

功說苑曰子奇年十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呂高才擢進屢遷

出為九江太守不曰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

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

殺之文多遺失

鄺炎字文勝范陽人鄺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

鄺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鄺峻字文山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

官至公府掾史將軍商有功臣邑於沛

給捷多服其能理也敏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集解惠棟曰炎

君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鄺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

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

卓字子助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

無卑棲遠趾不步局窘迫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舒吾陵霄羽奮

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

貧有人籍集解惠棟曰人籍謂引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

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下言通塞若不由

相下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

貴吾自取之使平宰天韓信釣河曲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

下亦猶是見前書韓信釣河曲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斗曰鐘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

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萃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

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

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韓侯周勃及灌

解何焯曰此篇言不得志於當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安

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病恍惚性至孝遭母

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集

惠棟曰炎遺令云嗟哉邈之遺孤其熹平六年遂死獄中集解惠

名曰止孤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也熹平六年遂死獄中集解惠

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也蘇輿曰裁加少納疑當作少

任陽刀和置督軍御史專察罷

林山夕

黃令高君碑云君舉將潮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徽諡延君感綱
紀相官赴義星行載驅不日係路機不及致至以生疾光初七年
六月丙文章多亡集隱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高彪集二卷錄一子
申辛集隱惠棟曰吳錄云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
俗亦知名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為孫策

張超字子竝河開鄭人也今廣州鄭縣梁隱惠棟曰鄭當作鄭洪
後漢常山景王耳之後世居鄭縣今以為良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集隱惠棟曰續漢

部司馬案經籍志書斯皆云超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
賡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補曰超有詩青衣賦楊四公頌靈帝河間

舊文類聚見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其傳之
崔張謂不及

衛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
少有才辨而氣

尚剛做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建穎
川適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

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衛曰盡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

字伯達河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超推長云何為

內溫人衛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與略曰衛

見魏志衛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與略曰衛

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

亦深愛其才衛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
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尚書

也理旁求四方召招賢俊帝曰咨湯湯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尚書

熙載羣士嚮臻尚書帝堯曰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陛下聖

冀承基緒遺遺尼運勢諫曰王德曰自朝至於日中茂不墮服

金言不敢惟岳降神異人竝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甫及中竊見

處士平原衛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

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目衡準之誠不足

怪前書子桑弘羊雅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

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國語楚辭尹應謂子西曰大闢任座抗行史魚厲節始無已過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

君也趙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也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為累百案歷先謙曰不如一鶚都陽

有也如矢邦無道如矢也為累百案歷先謙曰不如一鶚都陽

大鳴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騰辭溢氣全涌李善云空而

寸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皆買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諸曰何

頭而制其命集隱惠棟曰李善云誼真也自責必繫單于也終軍

欲召長纓牽致動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衛宜與焉比如得能躍天

衛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呂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尚書曰賓于四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

皆備禮記曰備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

其才名不欲殺之問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問試音

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

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開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

也以魯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褲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

鼓者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

漁陽參搥蹀躞地來前蹀躞足踏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

鼓參搥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始也臣賢案搥及蹀躞並擊鼓

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紐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

曲奏之名則搥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足反參

省未周因毀呂抵地也抵擲表憮然為駭憮然怪之衡迺從求筆札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

目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

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

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

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

如衡所書莫不歎伏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射寫射時大會賓客

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曰娛嘉賓衡攬筆而

作集解王補曰鸚鵡賦見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一文無加點辭采

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

不遜順祖慙遇詞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馬言也等道

集解劉放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

語如此者多先謙曰死公云等道謂死公云何語也並無別解重

非劉說更不成語矣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欲加

箠衡方大罵祖志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跪來

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集解惠棟曰衡別傳云十月朝祖

先在衡前衡得便飲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持弄以戲時江夏有

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弄如故祖

曰處士不當博之也衡謂祖曰君子甯問車前馬後祖曰衡之衡

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惶惶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表衡時

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焉汝父作鐵錫公索何不殺衡時

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

為抽心呈貌非雕非蔚雕新也易曰君殊狀其體同聲異氣言觀

麗則永監淫費楊雄曰詩人約變其文辭麗則永監淫費

雅知名當時未神世用者入之又因不志藝文輒詳及著述篇目

順張超等十人傳特寥寥耳即其文亦未有紀者呼慕慎矣然所
傳者大率持才傲物漢中小夫未聞君子之大道異乎游夏文學
之科焉王逸以靈夢溺水死酈炎病風殞命周邊韶對嘲徒自
口給未足珍也崔琦之箴外戚近矣其賦白鶴以諷梁冀是亦自
貶其死乎邊議衡徒以辱侮曹操取快一時操既殺讓而以崔
鼠視衡一再假手斃於黃祖奸雄意忌自古所然解相釋立果
大雅所當爾邪通以長後進輕環之談而投殺士者以口實也白
後史臣載筆踵而弗失無行才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無
流宕忘返君子懼劉韋言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無
於斯者尚鑒

虛受堂

九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終

後漢書八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下校補

文苑列傳下趙壹傳為鄉黨所擯注擯斥也官本為鄉黨所擯下

擯斥也三字在乃作解擯句下今案官本依南監本轉刊惠氏
據北宋本補注引文士傳今集中有解擯賦以釋擯擯是兩宋
本皆有此四字矣且無此四字則下言後屢抵罪後字
亦成贅辭當是毛氏繕刻時涉上擯字寫注誤脫四字耳

還之於司命注文昌中星也官本注末

舉綱加上皆止作畢

羿子穀左當訓有窮之君注引淮南說近誕

捷獵逐物注急遽逐物官本注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官本皆字

蹉跌不面官本跌

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注人不知官本注作人

膝灸環漬灸原諺災依字義正官本

劉梁傳子囊曰不然注子囊楚令尹名也官本注也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詢伊依左傳正官本

盡人生之秘玩錢大昭曰闕本人人生作

繫手超於北里注左傳曰繫手惜聲官本注繁作煩與今左傳文

可通作篇中繫手屢見疑字本煩章懷有所

避故注亦改繁官本注之煩乃後人改同也

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比目魚至江東呼為板魚

駢上林賦謂之駢段氏北戶錄謂之駢臨海志名婢履魚臨海

兩片相合乃行半邊無鱗口近腹下今案比目魚明兒兩雅釋

地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雙魚今東又呼為王餘魚作江東人呼為王

記封禪書索隱引此注江東又呼為王餘魚作江東人呼為王

也版板同字章懷蓋全據當時兩雅文及郭注為說周壽昌氏

乃直云案兩雅郭注不言出小司馬所引是其疏也說文大

比目魚而作謂即此目魚鱗之鱗而魚部乃無鱗字段玉裁以兩雅

比目魚而作謂即此目魚鱗之鱗而魚部乃無鱗字段玉裁以兩雅

合又說文無鱗字鱗亦不同比目段氏並詳辨之但古說相承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注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

也官本注鳥下有也

非禮不言錢大昭曰闕本禮作

子奇終無阿宰之功錢大昭曰闕本

操告耶就殺之案御覽六百九十一引讓別傳讓才辯俊逸孔融

薦被辟不屈耶抑融知操忌讓藉薦以為之開說也魏志注引

操在兗州乃初平時事曹肅傳謂操族讓或是終言之然則操

之薦讓在後矣

案此傳所言與前書食其商傳皆不合食其前死後其

賢愚豈常類官本常

志士不相下注所不知者壽也官本注壽

為世陳四科注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官本注文學二

侯瑾傳曰譏切當時官本切

高彪傳吳郡無錫人也注無錫今常州縣無錫縣治

追謝還之官本無

六奇五問注內問者內器入而用之也官本宮作官案內其

周公大聖注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官本注大聖文合

祖於上東門注洛陽城東面北頭門官本不誤又文選阮籍詠懷

張超傳河間鄭人也注今羸州鄭縣鄭官本文注皆作鄭羸官本

郭無鄭其誤本易辨惟惠氏補注亦云鄭當作鄭是所據北宋

超又善於書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

瑗芝侯康曰庚肩吾書品列於中之上論曰子並崔是州里頗

以云妙絕時人乎

世共傳之柳從辰曰一統志引九域志超墓在今任邱縣漢末平

是後官今任邱

福衡傳平原般人也注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今濟南府

北般音卜蒲反官本蒲

昔孝武繼統凡此皆章帝世宗案

疇咨熙載注有能奮容熙帝之載官本注容

竊見處士平原福衡官本福忽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文選

前世美之文選

激楚揚阿文選

臣等區區敢不文選

之辭文選

聞衡善擊鼓文選

知其一也文選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文選

大宴賓客並會文選

衡方為漁陽參文選

搥而去文選

說亦云文選

為如王說文選

杖字引伸文選

於是先解和衣文選

聲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文選

前世美之文選

激楚揚阿文選

臣等區區敢不文選

之辭文選

聞衡善擊鼓文選

知其一也文選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文選

大宴賓客並會文選

衡方為漁陽參文選

搥而去文選

說亦云文選

為如王說文選

杖字引伸文選

於是先解和衣文選

聲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文選

前世美之文選

激楚揚阿文選

臣等區區敢不文選

之辭文選

聞衡善擊鼓文選

知其一也文選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文選

大宴賓客並會文選

衡方為漁陽參文選

搥而去文選

說亦云文選

為如王說文選

杖字引伸文選

於是先解和衣文選

聲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文選

前世美之文選

激楚揚阿文選

臣等區區敢不文選

之辭文選

聞衡善擊鼓文選

知其一也文選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文選

大宴賓客並會文選

衡方為漁陽參文選

搥而去文選

說亦云文選

為如王說文選

杖字引伸文選

於是先解和衣文選

聲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文選

前世美之文選

激楚揚阿文選

臣等區區敢不文選

之辭文選

聞衡善擊鼓文選

知其一也文選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文選

大宴賓客並會文選

衡方為漁陽參文選

搥而去文選

說亦云文選

為如王說文選

杖字引伸文選

於是先解和衣文選

聲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文選

前世美之文選

激楚揚阿文選

臣等區區敢不文選

之辭文選

聞衡善擊鼓文選

知其一也文選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文選

大宴賓客並會文選

衡方為漁陽參文選

搥而去文選

說亦云文選

為如王說文選

杖字引伸文選

於是先解和衣文選

聲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文選

前世美之文選

激楚揚阿文選

臣等區區敢不文選

之辭文選

聞衡善擊鼓文選

知其一也文選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文選

大宴賓客並會文選

衡方為漁陽參文選

搥而去文選

說亦云文選

為如王說文選

杖字引伸文選

於是先解和衣文選

聲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卷八十下校補

五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案疎粗也官本

視當如何官本如何

適厚加棺斂柳從辰曰一統志衡墓在江夏縣西鸚鵡洲

言觀麗則承監淫費集解王補曰至尚鑒於斯錄所及皆有關係

文字章華一賦亦謂終之以正僅乃存之匪是必不著所謂為

觀麗則承監淫費者也漢世文字其典重深厚本非可以偽為

乃戰邊忘生奸寇保疆是謂忠義忠義者稱績勳宜德政是謂循

良擅著作之長克伸史職是謂立言肆貨賤之志不應辟除是

謂有守而文疆之每存憂濟劉梁之儒化大行尤其卓犖可紀

者內官至尚書令衛尉外官至都尉守相抑又非卑也琦升議

衡誠則不幸亦視所遇何時所不屈者何人耳要之二十二人

中國未有潘忍苛賤求合當世以七富貴者也不得中行必也

狂狷而讓曰皆淺中大夫可乎哉矧鄭炎以母憂動疾不獲解

罪讀遺令者莫不哀其幸將有何咎延壽卒踐妖夢

以限天年乃又謀以為遠而嘗之尤論史之疏也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案疎粗也官本

視當如何官本如何

適厚加棺斂柳從辰曰一統志衡墓在江夏縣西鸚鵡洲

言觀麗則承監淫費集解王補曰至尚鑒於斯錄所及皆有關係

文字章華一賦亦謂終之以正僅乃存之匪是必不著所謂為

觀麗則承監淫費者也漢世文字其典重深厚本非可以偽為

乃戰邊忘生奸寇保疆是謂忠義忠義者稱績勳宜德政是謂循

良擅著作之長克伸史職是謂立言肆貨賤之志不應辟除是

謂有守而文疆之每存憂濟劉梁之儒化大行尤其卓犖可紀

者內官至尚書令衛尉外官至都尉守相抑又非卑也琦升議

衡誠則不幸亦視所遇何時所不屈者何人耳要之二十二人

中國未有潘忍苛賤求合當世以七富貴者也不得中行必也

狂狷而讓曰皆淺中大夫可乎哉矧鄭炎以母憂動疾不獲解

罪讀遺令者莫不哀其幸將有何咎延壽卒踐妖夢

以限天年乃又謀以為遠而嘗之尤論史之疏也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文選

前世美之文選

激楚揚阿文選

臣等區區敢不文選

之辭文選

聞衡善擊鼓文選

知其一也文選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文選

大宴賓客並會文選

衡方為漁陽參文選

搥而去文選

說亦云文選

為如王說文選

杖字引伸文選

於是先解和衣文選

聲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操笑曰本欲辱文選

衡節悲壯聽者文選

獨行傳第七十一 集解惠棟曰漢選士有獨行科依其名爲立傳也 後漢書八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與之居必也須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是錄論語者之釋狂狷之人

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

分流爲否異適矣 爲或否各有所適或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

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 謂劉茂或意嚴冬

霜而甘心於小諒 諒就陸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也張蹈義

陵險死生等節 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

與虛受堂

殊難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 措置載之

則貫序無統已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

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 集解通鑑胡注姓譙云曹大夫食菜

父隆字伯思爲上林令 譙因氏焉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元

始二年 集解沈欽韓曰成帝紀二年三年均有 有日食之災乃詔

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 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

期門之號自此始也 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

橫天 集解何焯曰案文 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

業延祚莫急於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 易曰幹父之

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

之蠱有子考无咎有子幹父事則 考无咎言考舉其終延社之義也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

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痛

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 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 臣聞之恒

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

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

於穀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

均九女之施 九女解見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

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即官 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 志成哀之世爲諫大夫後遷太常

丞召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

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 集解惠棟曰華

陽國志大中大

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 持節與太僕任憚等分行天下

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與後漢書八十一

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憚以

陳鳳等八人使行風俗又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馬陳廣

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皆與傳合惟王憚作任憚而八人內

者舊傳諸書云然非實錄也 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

者車 縱捨 變易姓名開竄歸家 開私 因呂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

蜀連聘不詣 集解洪亮吉曰案譙與李業王皓王喜任承焉信皆

業皓等尤烈建武初下詔贈官吳漢復表爲述遺使使者備禮徵

之若玄不肯起便賜呂毒藥太守乃自齋聖書至玄廬曰君高節

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

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
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
西門下空穴中掘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
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
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
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福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
節義尤高宜蒙表擢己屬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
書宗正丞一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潯陽
考異云宗元初六年鮮卑不曾犯潯陽殺長吏唯是入代郡曾
殺長吏今疑潯陽本是代郡乃史之誤也錢大昭曰鮮卑以下百
二十二字與鮮卑傳重出唯彼云延平元年此誤爲初元太守張
耳當去此存彼錢大昭曰本紀此事亦載於延平元年
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極嚴投慮有伏兵
苦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投身被十創歿於

後漢書八十一
五

陣顯拔刀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威遽起之
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
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漢法死事之子皆拜郎中 永初二年
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
縣之河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畢豪等數百乘船寇與賊合戰
平原毫與豪通古秋毫毫毛皆作豪見漢書及州輔碑與賊合戰
雄敗執雄曰矛刺之時小吏所輔事之後也漢俗通曰宋大夫華所
夫集解錢大昕曰按左氏傳有華御事之後也漢俗通曰宋大夫華所
所忠武帝之近臣乃謂輔所忠子也無所見年代相去絕遠亮吉傳
末顯云詔書追傷之除父奉爲郎中則輔事子安得云所忠子也
本惠棟曰無此五字徐位山管城侯引漢注有之未識所據引尹
更始云所者使之氏則所忠所輔皆使之後也周壽昌曰漢百官
注武帝時置諫大夫貢禹傳以諫後漢百官志始有諫議大夫補
後引胡廣云武帝元光五年詔以諫大夫爲官志始有諫議大夫
於大夫上加一議字不知何所據也 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
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豪縱雄於厭次津中 東郡太

守捕得豪等具曰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集解惠棟曰干寶云字公次又世仕州
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成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
英俊大人問弓策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
武陵都尉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集解沈欽韓曰考異
置護羌校尉牛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案前此
涼州爲亂竊竊融無庸置此官傳在六年誤矣通鑑止作校尉
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
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
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因呂節搃殺數人集解通鑑胡注反擊也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
士死節可賜弓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願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
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

後漢書八十一
六

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
三子爲郎中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序二子壽長子壽服竟爲鄧平
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
之乃反舊營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今
彭脩字子陽會稽昆陵人也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記曰昆
陸集解錢大昕曰昆陵順帝時旃屬吳郡旃與鍾離意同時旃
未置吳郡張武吳郡人高彪吳郡無錫人則皆在分郡以後
矣陸績稱會稽吳之世康在靈帝時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
也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因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
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漢
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
更名都尉集解惠棟曰孫卿云宰姓孔子弟子宰子之後鼂古朝
平沈欽韓曰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然金石錄有永昌徵過收
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郡都尉路君閭則鼂微未嘗省也

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

意怒使收縛意欲案之

據史莫敢諫脩排閭直入拜於庭曰

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詩聞其

過量曰受教三月初不奉行廢命不忠

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

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

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自非賢君焉得忠臣

今慶明府為賢君主

簿為忠臣量遂原意罰貴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

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

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

太守服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海賊丁義欲向郡

太守服也郡內驚惶不能捍禦太守祕君聞脩義勇請守吳令身

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

大賊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事在張子林前而傳不載

索盧放字君陽弟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其姓戰國時已有東

郡人也曰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苦毒王氏歸心皇

漢者實曰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明而用之

西願曰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

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曰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

曰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殺二

千斛遣歸除了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集解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

被問悉當曰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

集解劉放曰案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籬室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耳案漢除肉

出周傳記所說非理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

日世系云平王之後漢興紹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集解惠棟

漢興紹周之嗣後封烈之後仁為汝墳侯賜號正公以汝南著姓

徙於安城十子長曰球球生應應生道生約生燕燕生亮亮

曰案武帝元鼎四年行幸棠陽還至洛陽詔曰瞻望河洛巡省豫

州觀乎周室邇而無祀詢問諸耆老乃得擊子嘉其封嘉侯周子

帝紀和帝初元五年以周子嘉封正公之事周承休侯與

二字即指和帝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尚遠又女陰縣

王莽時始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汝墳縣承蓋因燕公之言附

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周公燕是其裔

故云然耳承說非也又案唐宰相世系表及杜牧降周公燕是

之說皆不足信故言周平王之烈封汝墳侯恐承之誤而更為

名豈可曰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

號碑以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

並以其葬後漢書八十一

逆以儒素退讓為業陶潛案周氏諸云重合令子與居宋里操陽

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

南里居陽令子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

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

乃擁蔽目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

其君者邪嘉請曰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

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

武引見問曰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

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

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

持性仁慈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千寶云暢少至孝獨與母居每

案陳寵傳亦有收葬死亡骸骨事彼作洛陽城南沈欽韓曰百生墓在維氏縣東十里墓有千數皆相類對列成行在洛城之東北近洛水即暢位至光祿勳之遺址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其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言白母請設饌曰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巨卿與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式仕爲郡功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升堂拜母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郡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集解惠棟曰云殷輝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謹愿之性其在襁負母育元伯臨之不少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輒進與其母未嘗先食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後漢書八十一 九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履屐而呼曰巨卿吾曰某日死當召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相爲服經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墳將窆下棺也集解惠棟曰儀禮士喪禮云屬引鄭氏云屬猶著也道引所以下棺也集解惠棟曰儀禮士喪禮云屬引鄭氏云屬猶著也之三鄭氏注周禮云在車曰紼行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道引故下云執紼而引柩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承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集解惠棟曰杜預左傳或作紼繩之別名也大夫士葬用二紼式遂留止家次沈欽

韓曰張劭墓在汝南府汝爲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曰託死吾歿後但曰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曰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曰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見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廬江太守范君碑云洪適云傳云荊州而碑云冀州友人南陽孔嵩集解沈欽韓曰水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友人南陽孔嵩集解沈欽韓曰水嵩舊居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之導引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

後漢書八十一 十

集帝學集解先謙曰官本集作息惠棟云華嶠書作遊集案學記云息焉遊焉當作息也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集解見張居九夷或曰陋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居九夷或曰陋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曰爲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集解惠棟曰嵇康高士傳贊云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式後還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其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集解先謙

曰官本隱山陽瑕三界中集解沈欽韓曰今親自哺養乳爲生重

去作亡集解沈欽韓曰今親自哺養乳爲生重

善及續疏爲太子舍人集解沈欽韓曰今親自哺養乳爲生重

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

盡哀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曰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

卒續至河間相

王槐字少林純音廣漢新都人也槐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槐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

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槐即置

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槐大

度亭長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止其日大風飄一綃被復懷槐前即言之於縣縣曰歸槐後乘

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槐入它舍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今禽盜突問槐所由得馬槐具說其狀并及緝被主人悵然良久

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槐自念有葬書

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

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曰

此章卿德耳槐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槐槐辭讓而去

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槐休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喪餘金具存槐由是顯名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釐亭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槐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

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槐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

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槐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

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日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槐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微

者也槐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自訴每夜陳冤客

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悲故殺之槐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

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微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

十餘人悉伏辜還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爲會稽太守在任武承平中則武尚屬東漢初年人吳郡之立

周壽昌曰此史臣追書當武帝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

先東方朔次人當朝時不名厥次亦是班氏追書同一例也

府嘉興縣南父業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

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酹而還太守

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閎字子春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有令德時世系作賜字思祖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單衣光武見而好之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選尚書平公主簿疾不應謝承書云自是常救會稽郡獻越布續

幼孤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守尹與使績於都亭賦民饒粥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會稽吳人則與爲會稽太守可知鑑誤王鳴盛曰唐陸廣微吳地
志都亭橋壽夢於此置驛驛北有吳縣舊城址見存宋范成大吳郡
以招賢士遺址尚存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尚存土人仍以故
名呼之在傳門內吳縣之北即陸績賦民張地也張綱李充王喬
龐清母等傳皆有都亭不獨吳魏晉宋梁書各傳亦書都亭侯知
是都邑亭名通稱也績悉簡閱其民訊已名氏事畢與問所食幾何
即太守治所亭也績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異之刺史行部見
績辟爲別駕從事官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
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
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集解惠棟曰案會稽典錄宏句章人勳
餘姚人駟姓春秋時鄭大夫公子駟之
後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
唯績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集解惠棟曰正義云五
毒或云鞭撻灼微縲
績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集解惠棟曰本特作持無緣與績相聞
母但作饋食付門卒已進之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

後漢書八十一

三

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
故泣耳使者大怒曰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績曰因食餽羹
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已知母所作乎績
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集解劉放曰案斷慈已寸爲度是已知之
文上當當作常斷慈已寸爲度是已知之
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績母果來於是陰嘉
之上書說績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集解先謙曰
事字下疑奪
文績呂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達樂安太守集解
惠棟曰世系云績三子稠達哀稠荆州刺史達尚書
右僕射樂安侯先謙曰官本中子上一績字少子衰力行好學
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衰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襄邑縣東北集解
沈欽韓曰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
里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
經其家父母曰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

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集解沈欽韓曰素問生氣通
天論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封養視
殯斂已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
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
封乃追召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
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
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
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
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
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已自焚火起而
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
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
元十二年集解惠棟曰水
經注云十三年徵拜太常卒官

後漢書八十一

西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云出入更
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呂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
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
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
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集解沈欽韓曰白
虎通謂子因妻蒸
禁不然而去之令其可嫁也君子於夫婦之間雖有大譴坐中驚
必託微譴李充荷欲自矜對眾計斥亦異乎君子之用心坐中驚
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
之集解惠棟曰陳留者舊
傳云有夜盜斫柏樹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集解惠棟
曰平魯恭
弟本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曰捐溝中因譴署縣都亭長
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
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已勸後進集解惠棟曰袁紀延平元年
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贊神明變暢萬物
泰始詩書禮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宏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

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於斯為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凌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
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音子夜反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巨匠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曰肉啖之集解惠棟曰陳留軍生鄧騭炙肉充挾箸以啖炙令復令溫之及充抵肉於地曰說溫而後食袁紀臨舉充曰君宜及溫食之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侍中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引光祿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集解先謙曰官本之計作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為國三老集解惠棟曰三老取首妻完具充既斥其妻以為三老未詳

後漢書八十一

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袁紀年八十四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儒林傳蘭陵繆生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已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蠱蛆集解惠棟曰官本蠱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填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其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

尤異集解沈欽韓曰尤異之舉是在外牧民之官非公府察舉也州所舉其科起於章帝此上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形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少與同郡雷義為友集解錢袁敬甫言向書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張俊欲舉妻之二人恐因上之雷陳雖以善交稱然與檢人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為朋私相請託難免比匪之傷矣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已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耶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文說日詭責也集解惠棟曰責讀為債重乃密以錢代還耶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宦者集解宣告也父母在誤持鄰舍郎綺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綺已償之後宣喪者歸曰綺還主其事乃顯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

後漢書八十一

義代同時人受罪曰此黜退重見義去亦已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集解沈欽韓曰知錄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謂之丁大憂親喪則曰知錄去來辭自序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姊猶去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郡陽人也集解惠棟曰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集解後漢雷義字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次公所居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已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承塵施於上承塵土也後義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已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狀自表取其罪曰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膝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

卷之十一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太尉府曰疾不行中平二年七十四卒於家

命遺令敕其子集解沈欽韓曰晉書隱逸傳丹之子馨其孫榮曰齊王芳被廢陽狂不言寢於車三十六年而卒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

於世氣絕便斂斂曰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壇中也

飯塞水飲食之物集解沈欽韓曰集解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乾或從水蔽通作干

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其高可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音義云謂人立可隱也隱首於新反

子炳也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

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

守清于集解惠棟曰累行論論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論法清白守節曰貞會葬好廉自勉曰節也

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集解惠棟曰漢有諱者景君墓表在安帝時此

始也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

守成公淫賊罪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成公祖遣部從事薛安案倉

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集解惠棟曰案郡國志會稽無錢唐縣幽囚考掠五毒參

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經銀斧使就挾於肘腋集解惠棟曰吳毛詩

何承天纂文曰面今之銀也張指字詡云面刃也銀音華按說文

字林三蒼並無銀字集解惠棟曰官本誤作銀注從吳毛詩云不

吳不赦九字在銀字下二吳字並作吳無腋下銀字周壽昌云不

吳誤文本作吳兩刀重也集解惠棟曰案郡國志會稽無錢唐縣

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音

名吳胡化反此音越舊俗也音話此作者或誤也吳語獄卒可

田夫胡化反此音越舊俗也音話此作者或誤也吳語獄卒可

熱燒斧勿令冷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就語獄卒此無火氣何不

然每上彭考彭即等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援而食之

丁活反也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懸下曰馬通薰之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曰大鍼刺指爪中使曰把土爪悉墮落

十指皆墮終無機解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主者曰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

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曰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

臣當已死報國卿雖衛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

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辭安席駭慙行無義集解惠棟曰就

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

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郡事徵浮還

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集解先謙曰自本陸

十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

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

西太守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已到官明年

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集解惠棟曰柳城今營州南屬遼西郡故城在

案續志遼西郡治陽樂縣志陽樂故城在示平府撫寧縣西關

外趙苞迎母到郡道經柳城則陽樂故城在示平府撫寧縣西關

豈魏晉時移徙河於柳城西南百里有陽樂城是也集解惠棟曰值鮮卑萬餘

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已寧郡苞率步騎二萬

與賊對陣賊出母曰示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引微祿奉

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忠

節唯當萬死無言塞罪母遂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曰虧

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自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

悉摧破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苞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敵

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鄢侯鄢今貝州縣苞葬訖謂鄉

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曰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

於天下遂歿血而死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遂自殺

向相字甫與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錄甫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先謙曰官本後下有也字尚也作尚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讀老子莊子凡御覽云者皆引范史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

髮著絳綰頭說文絳生絲也從糸自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幪音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絳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集解惠棟曰方言云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幪頭廣韻云幪髮謂之幪頭

亦作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魏明帝頌表狀云訓博覽羣籍兼好黃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客從就輓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

驢入市乞句於人或悉要諸乞兒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

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微相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

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而相更乘鮮車御良馬世始簡素

疑其始僞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

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相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

家與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允奏云太史王立說孝經六經事令朝廷行之消災邪邪有益聖

躬詔曰聞王立說孝經六經事令朝廷行之消災邪邪有益聖

周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秘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

王允與王立入爲帝講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簞書九宮伯夷上隨曰

六甲孝經易本六甲其亦六隱賊疑總書有說也御覽七百八

卷引東觀漢記中常侍張讓譏相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

記與袁紹同中常侍張讓譏相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

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季尚聲積僞成怪斯則然矣至乃藻飾門人名爲顏冉張領孝經

氏爲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

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曹功曹及諸曹事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旱太守自出新壽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

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天

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

責己爲民祈福精神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日中不雨

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茅呂自環交乾草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今日春秋考異郵云僖

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禱火其

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曰

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

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毀頓滯道路

翊見而謂曰君懷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白策

焉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放到潁陰還所假乘胡開門辭行不

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曰拂

名公之子拂曷之子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呂自營植

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和

爲之奈何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蓋爲民也禮記曰名山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呂此獲禍

責子申甫則白呂不孤也申甫拂之子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却救給之絕資其

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發獨則助喪娶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意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意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意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意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意也集解南與御覽作輔與向長字作尚也

驛稀有達者却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并議郎遷
陳留太守却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
大夫病亡道次却曰馬易相脫衣敝之又逢知故困於路不忍
委去因殺所駕牛曰救其乏眾人止之却曰視歿不救非志士也
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方考案解周壽曰今魏志亦作彥方不作彥考殆後改也太原人也少師

事陳寔曰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
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
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後

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

問其姓名曰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

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曰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

府立辟皆不就道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

公孫度接目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壽避吏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

之遺就師學為妻後舉有道除向書郎又與城子同年城見親哀

注字叔濟城當作升又訪酬政事昌邑案度官太守治遼東郡太守

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應對也徐邈議

據此似酬字義為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云充為酬

訓為占對也欲曰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漢制賈人不

得預於士工賈者及姓名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此其穢賤可知也唐六典

年七十八

費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潔果行育

獨行傳第七十一終

後漢書八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一按補

獨行列傳孔子曰至猶者有所不為也注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

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案序用孟子文注不指出非也

譙君黃傳皇太子多橫天官本天下多折字

於是縱使者車注縱捨也官本注在傳文縱字下仍出縱字誤也捨官本注作舍古今字

仕至合浦太守柳從辰曰一統志費貽登在今華陽縣東南十九里

李業傳譬猶教弓射市穀原講設依錢校正官本不誤

猜疑冠心集解沈欽韓曰此述使語不應目述為冠案冠害也謂業猜疑不決

自害其心也不當如韓說

丈夫斷之於心久矣官本丈上多字

遂飲毒而死柳從辰曰一統志業墓在今梓潼縣西五里

是時健為任承君業官本君作及非

劉茂傳再遷五原屬國候官本候誤

其暮俱奔孟縣注今并州孟縣也今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

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逮起之官本起是

溫序傳騎都尉弓里成成見序奇之官本上成同下成作成案

不著無由證其不為成原謂見已注

彭脩傳會稽毘陵人也毘陵今常州晉陵縣也

周嘉傳當下蠶室集解沈欽韓曰案漢除肉刑久矣惟死罪自募

耳案漢世刑法不與目有龜其能究言漢文除肉刑三僅黥劓

亦未復肉刑而史遷竟下蠶室其非已除可知後漢官權滋張

多自腐身薰子以求進如遷之不幸者未復有聞觀孔融之論

矣若周燕在宣帝時未必無此刑也前書刑法志云欲死耶欲

啟為流矢所中官本無所字

羣賊於是兩相視曰官本兩字重文

范式傳一名汜沈銘葬曰據范碑云長山相暨子汜孫允嗣罔繼

非據碑碑又未盡可據不得疑史誤

乃變名姓官本名姓

晨門肆志於抱關注解見張皓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沈銘葬曰范碑在濟甯州原石

鐵橋繼得正碑今皆立學宮戟門下碑字多剝蝕黃小松郡丞

有舊捐本校今捐多百餘字小松為雙鉤並考辨刻成一冊又

碑云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卒辭則似在廬江以病免官

卒於官柳從辰曰山東通志式墓在今

李善傳告奴婢於長吏吏原作史依錢

王忱傳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即鬻金一斤官本絕上多命

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官本金下

不知所住官本住

除郡令到官至釐亭沈銘葬曰詩申伯信遠王饒於鄆說文鄆右

姓所封帝譽元妃邵氏女也生棄為后稷復封於鄆前書郊祀

志后稷封釐亭讀如邵今案釐字鄆有邵亭注引徐廣曰今釐

傳部作釐舊本如此前漢扶風原有釐縣見班志後漢并省入

鄉也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案武時無吳郡書吳郡本不合惟范史必

至亡處祭釐而還官本而上有泣字是

陸續傳皆分別姓氏官本氏

呂為門卒通傳意氣官本門卒作獄

戴封傳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官本更上

行生作

光祿主事案戴就傳亦云太守劉龍舉就孝廉光祿主事彼注

由光祿卿上請殆亦猶奉賜上就為主事皆以孝廉為此官且須

領新制然以百官志不載遂莫能詳疑云東漢風俗以祖父

喪葬禮遺伯父喪去官功之喪成得棄官持服如叔父上虞

喪戴封以伯父西鄉長楊昭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

莫之義也楊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持服者尚有數人

傍父字叔矩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持服者尚有數人

多避事去官乃令自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由是期功之喪無有

李充傳貴戚傾時貴原譌責已

年八十八官本作年八十無下八字案據袁紀載充

賜目几杖卒於家柳從辰曰今袁紀賜以几杖有訪以

繆彤傳皆同財官本業

乃潛穿井旁官本旁

陳重傳豫章宜春人也注宜春今袁州縣今袁州府

拜侍御史卒柳從辰曰一統志重墓

雷義傳豫章郡陽人也注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今饒州府鄱陽

治縣

義嘗濟人死罪案文義當作又疑又

後葺理屋宇乃得之官本之

義遂為守灌謁者注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明原謁用桓

凶異制疑本作灌神墓祭非吉祭朝夕上食不灌也

范冉傳范冉字史雲集解惠棟曰服漢書及貞節先生碑皆作丹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十七引謝承書亦作冉與傳合案本書符

融傳亦作冉又融薦冉於太守馮岱當已在冉游學還家之後

謝承書謂薦為功曹傳不復及蓋冉未應辟也

與漢中李固河南王奐親善集解補履漢有兩李固至故特據古

籍以勘其誤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誤起居注乖謬尤多前已屢論之矣且起居注水經注一事李

固之年雖不與固傳符亦何從定其確為獻帝時之李固是仍

虛揣也又水經注載固弟名固圍之固此殆不能無誤獻帝時

之李固傳乃弟與否本亦不可知若太尉固則有弟名固圍

見方術傳乃弟與否本亦不可知若太尉固則有弟名固圍

相結是本固居漢中者固隨父長京師游學齊魯未嘗得還

故土故反以未見益州為慨如益州非其故土又何獨以不見

為慨乎此亦易知也太尉固卒時年已三十七固年大冉十

餘歲耳非必不可為友沈說有足取者抑雅如何豈不見水

經注起居注正以二書不足證明已說不敢輕引王氏譏之誤

矣柳從辰曰五十七幾六十矣乃髮髮應白之時固何為以為

氏以此一字偶誤而遂謂非指太尉固不知苟非太尉固水經

注將不暇引即引亦必詳載其本末矣此無可疑也況冉卒

帝中平二年明云李于堅王于反欲舉以不在而左中郎將李固

充冉之友何氏固不若是之疏謬矣

四

呂冉為萊蕪長注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官本

郡二字誤倒萊蕪今濟南府淄川縣東南

据拾自資注嘗使兒指夢下有拾字集解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六解此下當有尹臺收回一解仍送還五解之事故

冉言夢已難矣遂誓不敢受耳改取去受於說未確

或寓息客廬集解沈欽韓曰漢制鄉本有客舍丹寓宿野廬亦言

其刻苦案此錄沈說漢制上脫周禮遺人注廬者今野候徒有

廬屋無障蔽凡三十八字

遺令敕其子集解沈欽韓曰至寢於車三十六年而卒柳從辰曰

祭子喬行身不穢為物所歎

服則冉後可謂世濟其美矣

戴就傳收就於錢塘縣獄集解惠棟曰案郡國志會稽無錢塘縣

說詳宋傳

傳按補

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注張揖字詒官本注集解周壽昌曰至

或隸體也今案說文矢本从大吳訓大言古文即从口大某一

玉裁已錄之矣至官本作錄作銀者皆推本於鈐耳纂文謬說段

係斧之有雨乃者

每上彭考注彭即弩也官本注

呂馬通薰之注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官本注云作日柳從辰曰

必達嗣勝乃

趙苞傳苞率步騎二萬官本無

封鄒侯注鄒今貝州縣也今地詳

向栩傳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原譌漆依錢

諒輔傳萬物焦苦官本苦作枯案苦病也亦通枯莊子人間世

若日中不雨官本作若至日中不雨多一字

五

劉翊傳翊獨則助營妻娶案以女適人曰妻妻讀去聲詩有女同

之義皆同娶本作取謂取車序齊侯請妻之論語以其兄之子妻

人女為婦也後人多提之注無夫曰獨然乃子之誤非妻之誤

子妻死無子當更娶也

王烈傳訪酬政事集解先謙曰官本酬作州謹案度自立為遼東

傳作州固非不可但烈旅人非習知本州事者疑本是州字音

近而為也夫烈以商賈自穢度即有所問未必肯酬對且傳就

作酬於義為長恐非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八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其變以制器者尚其占也者先王所已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

明遂知來物者也生著繁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若夫

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縻於瑤壇之上者

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

止墳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書卷舒圖出水壇

下又注至云於稷讀曰下之廟日西之時箕子之術箕子說湯之

術也策解惠棟曰洪範有消災之術見伏生五行傳前師曠之書

書劉向傳云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也

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緯書中候也

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

符符長八寸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守之符符長六

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

符指留若符事聞符所告者皆誅行皆所已探抽冥贖參驗人區

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曠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

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耶頭

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

陽之音義也逢人所問元氣問陽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

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入段

法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筮音一卷孤虛者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

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虛者謂六陽之孤辰孤虛

二十卷策解惠棟曰鄭志曰錄有七政論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

云夫禮必本為元氣楊由君七政元氣是地經緯志有周易飛侯六

日七分八卷注氣關陽關當作開音開池欽韓及望雲省氣推處

日注孤虛云云虞翻易解謂甲子之旬辰巳虛者觀城郭人畜氣

祥妖時亦有昌效於事也以占之也策解惠棟曰經籍志有雲氣經

七卷望氣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語

書一卷不語怪力亂神又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

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曲辭曰章其義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或曲辭曰章其義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章章者莫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鄭玄注云由從也

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

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

裁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

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搢腕而自

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策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後漢懷挾字都作

懷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

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伏符文拜

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呂乖

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呂乖

仲倫敗各見本傳集解惠棟曰與傳以不善自是習為內學尚奇

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附諸圖識之書也其事祕密是曰通儒

碩生念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曰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

集解錢大昕曰賈逵傳會同識見本傳此序亦云逵以附同稱顯

鄭興與張衡數人賈逵附會圖識與左氏合故范於賈逵諸贊言

能附會文致最貴賈逵上云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范既誤入鄭

興與傳注又誤以逵不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

附內學與范注皆當是正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

蓋為此也陽之術太詳而眾忌使人拘而多見史記也夫物

之所偏未能無蔽官本末作不雖云大道其核或同破音五若乃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

府通江縣北思公卽子公也一會全不悉其立石起用蜀直拔

言林三伯君注兩之野人七女如數三才中正召爲山神

京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汝南舊有鴻都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集解錢大昕曰漢書作

北諸水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

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進奏鴻

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

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餘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

威芋魁芋根也前反乎覆陂當復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

書始作飯亭作羹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

昔大禹決江疎河已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

言將有徵於此誠願已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

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集解惠

永平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

所集解惠棟曰楊一無聽遂共詣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

械輒自解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獄吏恐懼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

守聞忠信可已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還歸時天大陰晦道中

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集解注文臺曰御覽七十二引謝承書

也後呂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

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集解注文臺曰御覽十爲人尼首方

面尼首首象尼丘山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歆

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請闕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

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

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攽曰王簿曰案文多一

非徑道吏迎也故曰獲聞之即去昱道追請獲獲顧曰府

非曰何目聞也曰字不可去獲聞之即去昱道追請獲獲顧曰府

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

遁甲能使鬼神昱自往問何呂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

監屬縣有三部每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集解注文臺曰御

亭里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執其間禮記曰觀之

馬尾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集解沈欽韓

也府貴池縣西七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

方詠視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者反集解惠棟曰應劭辨之云國

令丞躬親臺位國之陽口口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則四年

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

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集解沈欽

通正失篇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

思而立祠功施於民曰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

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史通雜說篇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

通移故今俗怪說既而宋末漢事旁取令升之書編簡一定膠漆

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

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

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報

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

倫擢爲督郵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夷吾爲郡功曹史太守第

倫擢爲督郵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開啟夷吾機功曹佐史門

爲害後干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也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殺長城沈欽韓曰

明統志廣柔在茂州汶川縣西七十二里

吹削哺哺當作柿音字廢反顏氏家訓曰

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

若屏障何由可轉策解惠棟曰益部書曰

酒目奉出時有客不言客去豐起欲取酒

札樸也從木出聲陳楚謂積爲柿太守曰

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數包由

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

目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闕此兵賊

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風角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

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馳行相及也須

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

守不德令將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

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曰爲無

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

郡航日舟濟水也策解錢大昕曰說文航

浦里橋引宣馬踴足是目不得速損也稜

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孝

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

衛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

名吹簫女子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

頤東郡太守太常卿武孫太尉修

之從子也始居漢中南鄭生邵曰儒學稱

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入莫

好傳產有田三十畝第宅一區至京師學

彭一作鼎足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

行各至州縣觀探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

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靈知朝

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日知之邵指星示

野故知之耳

與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

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

征匈奴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

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

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

留遲曰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

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邵歲

於是奇邵能絕五遷尚書令

有忠臣節

列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曰

衛明國體也上喜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

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

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

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

圖大計曰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邵

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

三年時人異之

仲尼既

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
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
傳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宣帝時爲前

將軍見前書也
集解洪亮吉曰案奉世未嘗爲前將軍其爲右將軍及左將軍皆在元帝時注者蓋因奉世傳有前將軍韓增舉奉世故誤曰奉世當之耳
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
周名黨在逸

民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邵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云歷弱冠拜新城令也
時天下旱縣界特兩官至奉車都尉

段繁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
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今懷安軍都府金
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

告守津吏曰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乃大渡津口也
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闕弊

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從費州
自謂略窵要術歸鄉里譬爲合膏藥並曰簡書封於筒

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蒧蒧與吏爭度
集解沈欽韓曰舊統志枯柏渡在保寧府

昭化縣東北三里即嘉陵白水二水
津吏掘破從者頭生開筒得

合流處一統志昭化縣蒧蒧縣
津吏掘破從者頭生開筒得

書言到蒧蒧與吏闕頭破者曰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

歎服乃還辛業窮遂隱居竄跡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弊常終

於家

廖扶字文起
又音力弔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尙書教授

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承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曰法

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

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

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

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

曾入城市太守謁煥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煥巴郡墊

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

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死葬北郭號曰北郭先生
三子孟舉偉舉竝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江爲武威

太守封南陽折侯因氏焉案南陽有折縣前漢屬宏
曾孫國爲鬱

農封元首持益反顏籀音先歷反字從木不從手

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

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京氏易

難曰道教授門人朋友白遠而至時人爲語云折氏客誰來平虞卿

段節門人有個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雲卿名客誰來平虞卿

平名晏巴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必厚亡也
乃散

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

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闔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語國

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已底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

富是勤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子

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子

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後漢書八十二上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論云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又注謂之幸左傳幸作貴
牆隙而

高其崩必疾也智吾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

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貲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
集解惠棟曰季齊一
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

府唐縣西北有大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

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

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

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

裁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

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

徵不行卒李昂謝承書曰炳字子然鄰人也篤行好學不義榮祿

於家也李昂謝承書曰炳字子然鄰人也篤行好學不義榮祿

應舉茂才除召陵令北海郎宗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

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給食瘠服間行人莫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

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遺諸公車將曰補察

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

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恥曰占事就徵

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陳留楊倫見儒東平王輔六人書曰

遁去終於家子願自有傳

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授神契當隱居野廬曰道曰娛辟

帝公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曰病遂安

行卒於家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竝不至永建二年順

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

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呂禮屈帝怒謂英曰

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曰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

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

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晏然自得不易

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

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

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

月致羊酒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常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

壇席集解通鑑考異曰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君設壇席及瓊

爲光祿大夫矣矣不在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與黃

瓊傳異知其事不在三年也流欽韓曰案袁紀永建二年英與黃

瓊贊純楊厚俱徵英既至天子爲設壇席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

將而范書瓊傳則刪去樊英云瓊與楊厚同徵至李固書曰

有稱疾不進之文未必與厚同時詣闕又瓊疏云永建二年特徵而瓊傳

今日則其時已非永建可知帝紀陽嘉三年詔曰永建二年特徵而瓊傳

嘉改元爲延熹則瓊兩上疏應陽嘉時事此傳在三年四年之間袁

紀四年設壇場事不相妨也袁紀云二年此傳在三年四年之間袁

事實在四年也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曰師傅之禮延

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曰爲光祿大

夫賜告歸集解惠棟曰英別傳云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

還家也令在所送穀千斛常曰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

祠曰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集解通鑑胡注有詔譬曉

英初被詔命僉曰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曰

爲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初河南張楷

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曰子之出能

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曰不嘗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

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

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集解惠棟曰洪

之術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曰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

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

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

於家孫陵靈帝時曰詔事官人爲司徒集解錢大昭曰案紀中平

尉非司徒也傳誤沈子曰此傳稱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集解沈欽韓曰太平廣記英別傳云英嘗忽被髮拔刀研擊舍中

妻怪問其故英曰鄙生道遇鈔賊鄰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

還云道遇賊賴被髮老人相救得全御覽三百七十

三英別傳云郤巡字仲信陳郡陽夏人能傳英業

高獲傳與光武有舊官本舊上

獲冠鐵冠帶鉄官本鉄

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放曰至日字不可去今案劉說雖不知故獲謂其爲主簿所欺也言獲聞者聞其事不必是問其言主簿就有言獲固無由親聞之周說殊泥且如周說曰亦當改白太守非有謀於主簿

卒於石城柳從辰曰一統志獲墓在今貴池縣西南六十里

謝夷吾傳稍遷荊州刺史注常曰勵羣臣原注羣議郡已正官本不誤

楊由傳廣柔縣蠻夷反注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

也官本注也字作西是

又有風吹削哺注哺當作柿柿原作柿已正官本不誤今案木柿柿从束今皆譌作柿从市俗遂皆寫从市糾之不勝辯矣

李南傳丹陽句容人也注句容今潤州縣也今江甯府句容縣治

先吹竈突及井集解并神名吹簫女子柳從辰曰見御覽一百八十九引白澤圖語

向度宛陵浦里航官本航作航

李邵傳有忠臣節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二引邵別傳不肯舉鄧豹爲河南尹沈欽韓已補入鄧騰傳

段駉傳津吏搥破從者頭官本搥作搥同

折像傳何爲坐自殫竭乎官本殫作殫今字

昔闕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注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官本注無之祿二字無復上後字人作入連復字讀

樊英傳七緯注七緯者至說題辭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說河洛七緯之外沈欽韓據隋志爲說亦僅足備一說耳璣璣鈴鈴原作鈴解題同據鄭君緯說正官本注不誤刑德放官本注放作收非記歷解題記作紀鄭君作汜章懷他注亦引作汜獨此注官本亦作記本無定字故仍不改計圖徵官本汁作叶古字通用

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官本術藝作藝術

李昂注炳字子然官本注炳作昂案炳昂雖同字以字子然推之从火爲長疑謝承書本作炳也北海邸

宗注前比徵命官本比作此案前比徵命者謂各致嘉禮作徵依錢校正官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官本注上上有表字案史文其本注不誤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官本若作也連上讀

所言多驗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英別傳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于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

妻遣婢拜問官本婢上英下牀答拜官本答上多奴字

賒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官本注無字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官本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官本注無人之所用容足耳官本注用上多然則側足而墊之官本注無欲字

卷八十二上技補

三

李昂注炳字子然

宗注前比徵命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

所言多驗

妻遣婢拜問

賒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

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

用上多然則側足而墊之

卷八十二上技補

三

李昂注炳字子然

宗注前比徵命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

所言多驗

妻遣婢拜問

賒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

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

用上多然則側足而墊之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睦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曰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異之應檀曰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與而在蕭牆之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蕭之言肅也肅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也誅皇是以謂之蕭牆後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陽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

虛受堂

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不云唐檀蓋別一人

唐檀蓋別一人

公沙穆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君

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集解沈欽韓沙山在平度州北十八里相傳漢公沙穆居此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闕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

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集解沈欽韓曰登州府黃縣學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集解惠棟曰魚家致產東南二十里

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已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

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已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

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

可言無病賤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

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

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實買私約亦復解錢不取穆終

不受錢而去也集解劉攽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後舉孝廉已

一人字先謙曰此事與宋穆同疑因名同而誤記也後舉孝廉已

高第爲主事遷繕相集解惠棟曰東萊縣屬琅琊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時繕侯

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

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籍有惡侯曰弔小相明侯何因

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

遠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敵所

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

苦辭諫敞微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

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

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曰

東莫不涇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

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

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

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紹字子起字允

慈格字允讓遠字義則樊字義起案公沙字事別見荀爽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

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集解惠棟曰魯相臧仲英數

狗遺御者益喜歸殺之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

因斷見風俗通怪神篇集解惠棟曰孝經援神契云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

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集解惠棟曰孝行遇道士張巨君授

弓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集解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

壽昌曰焦贛易林許峻易新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經時爲開綬筭有兩赤蛇分南北

始拜郡議郎錢大昕曰事見怪神篇集解惠棟曰開綬筭有兩赤蛇分南北

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

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召南陽宗資爲討

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曰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集解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吳越春秋計說云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沈欽韓曰續志城陽郡已省旁郡亦無安陽縣續志云城陽郡已省旁郡亦無安陽縣從孤擊虛曰討

可強解宜發五陽郡兵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曰討之資具曰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道甲教曰時進兵一戰破

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

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

師攻之可已全勝熲從之果曰破賊於是曰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詔特徵會

病終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曰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

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

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楳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

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

魏志登內黃人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

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集解惠棟曰任昉文章原始曰連珠楊雄作

稍遷侍中集解洪亮古曰蔡邕傳熹平四年議郎韓說則說益自議郎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

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

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

事免年七十卒於家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集解惠棟曰華

安祖見儒林傳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郡太守雙故時號曰北堂書鈔益部耆舊傳云扶發解抗論益

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集解惠棟曰益

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集解惠棟曰益部耆

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

收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

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

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喪秋豪之善貶纖

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勣廣漢綿竹

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略何故揚文藻見環顧乎

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

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來自飾哉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

太守夏竦請密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

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辭遷大司

農而卒集解錢大昕曰蜀志密作必密字子勣當取謹密之密世

俗借用堂密字惠棟曰謝承書云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

芥之惡采毫毛之善又谷承引周書記功忘過宜爲君王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初有老父不知何出

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廣

問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

也音直刃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診鄭氏弟子程高尋求積年

皆文必反劉氏音陳惡反司馬彪云診占也

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
側之術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上明方術伎妙用數作經方頌
論言天道六六六微三陰三陽之脈候也素問有六微旨大
節盛衰與人相應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
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
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
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
服變處一鍼卽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
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魯桓侯曰君有
病在腠理也集解惠棟曰古醫意同音故亦同調隨氣用巧鍼石
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
處尊高呂臨臣臣懷怖攝呂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
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
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言恐懼
之心加巨裁愼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呂爲不
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遊學徐士兼通數經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曰爲他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集解惠棟曰王勃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悉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扁鵲扁鵲以授秦越人秦越人授心識分銖名醫別錄云古秤惟有一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兩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集解先本此下有數七八九四十字係依南監本轉刊魏志佗傳原作七八九四壯壯乃專就灸言今范史鍼灸合言止言其處略去灸數鍼候則此裁七八九矣

字明爲誤居矣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引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曰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陀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兒年幾十見其瘡病
 狀上之候其瘡若神藥不痛創發數寸口愈已復發如此七八迴
 使視之馬大馬鞍輒易計馬夫二十餘里大不能因復令步人
 拖曳問向五十條甲乃以藥敷女女郎安臥不知人因取去
 近後細之前所點之處向創口合去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
 從創中出便以鐵鉗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
 出長三尺所純是蛇無眼而有無子又逆觀耳以齒盡者劍
 倒懸合頸地一寸許而身體合周時侯視諸脈盡出下以膏厚色
 熱汗出周市飲以亭恩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
 蒸始治八津戰欲死灌名權欲止佗令坐石槽中日用寒水濯之
 粉汁參便愈又有人病腹中牛切痛十日餘日中須臾落佗曰足
 肉半膏傅創微之藥百日平復也集解
 劉敬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旦
 佗嘗行遊見有病咽塞者
 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齋甚酸詩義疏曰痼疾水
 之類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集志
 及本草並作蒜薺也漢書先謙曰官本注者字在浮萍下無謂下
 之字引劉敬曰注蘋澹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虎欽韓曰
 陶宏景藥總訣云鋌店蒜薺乃下蛇之藥部是指此云萍薺誤
 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
 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爹也
 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弓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日陵相夫人
 視服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左則男右則女中說不欲聞
 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然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
 食而不汗出佗曰茲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剖其腹
 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計或
 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日並起者
 也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曰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
 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志吐
 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因當割破腹
 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
 遂下瘕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

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替當發遇良醫可殺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說此事云是李通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曰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甞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下相端直均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曰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調如引繩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曰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

後漢書八十二下 七

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救郡縣發遣佗侍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召活人集解惠棟曰佗爲書表衷中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集解惠棟曰佗有就要之方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集解惠棟曰佗有就要之方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子倉荷病困太祖歎曰吾海殺華佗令此兒殤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曰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感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集解劉攽曰普依準佗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

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曰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鸞顧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鸞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引挽腰體動諸關節曰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亦曰除疾兼利蹏足曰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曰善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臆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臆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曰漆葉

後漢書八十二下 八

青麴散佗別傳曰青麴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麴字相傳音女康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集解劉攽曰注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惠棟曰麴抱朴子作藟云漆葉青藟凡藥之草契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沈欽韓曰本草圖經陳藏器云青麴一名黃芝一名地節此即萎蕤別稱極似偏精補髓服之益精去三蟲輕身不老惟無熱不可服集解漆葉屑一斗集解錢大昕曰斗當依魏志作升漢兩目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麴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客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集解常惠棟曰冷水經注作靈案命當作洽又唐虞博物志作唐書屈頸鵲息鶴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鵲毛長注曰鶴雄也山海經曰女兒之山多白鶴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時死於江陵集解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

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

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

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騰鹿傳世見之云三百

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

形與之並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

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王女三十人并

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集解惠棟曰注以五岳真形案此下脫一圖字

徐登者閩中人也沈欽韓曰漢無閩中縣此史不能決其所在泛

之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不能起禁虎虎

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

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越方善禁呪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炳又抱朴

子云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燕耳孫汝澄云越方即封禪

書所謂越巫越祝者也沈欽韓曰漢亦無東陽縣始分會稽爲

東陽郡此雜鈔他書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

上鄭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曰其術療

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

復次禁枯樹樹即生黃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以爲楊柳二人相

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尙清儉禮神唯曰東流

水爲兩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

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同浦先武改爲百姓未之知也炳乃

故升茅屋梧鼎而饗主人見之驚據梧枝也據忙也集解惠棟笑

不應既而發執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俗本作知

者誤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和作計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

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長房費長房費昌費中

之徒是其後也姓氏苑云費氏禹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費

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

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集解先謙曰水經汝水注王

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往

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

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

僊之人已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

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對舉爲扛音

江翁聞笑而下樓曰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

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顧念翁乃斷一青竹度

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曰爲縊死大小

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

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曰朽索懸萬

斤石於心上眾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

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

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

至矣既至可已杖投葛陂中也陳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集解惠

棟曰水經注云葛陂方數十里水

物含靈多所苞育李又爲作一符曰已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

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曰杖投陂顧視

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

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集解惠

棟曰許慎五經異義云謹案春秋稱公社今或在它坐獨白恚怒人問其

府門推鼓者郡中患之時慙邇來而逢長房謁府君集解錢大昕
守爲府君然敘事之文當從其實此傳多采郡俗小惶懼不得退
說未及釐正若東海君爲被君之稱豈可據正史乎惶懼不得退
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
龍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曰敕葛陂
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曰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
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
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
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
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敕汝罪人間其故長房曰此狸
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吏還乃飯曰又嘗坐
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鮮謂長房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
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鬼所殺

後漢書八十二下

十一

劃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臨邑
日御覽三百七十三許遠別傳云劃子訓齊人漢武內傳云劉
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
又從軍拜騎馬都尉晚乃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
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
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
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
取乃實兒也集解惠棟曰黃朝英云軒渠者欲舉其身以就父母
不口也軒渠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
信焉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夫婦共往掘於是子訓流名京師
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榮陽
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于訓曰乃
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目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

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召下候之者坐上恒
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
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莫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
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
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鄧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從長
本考證曰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惠棟曰案搜神記乃正始
中事也又釋名云摩挲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潘岳關中記云秦
徙諸洛陽到霸城東不可致今在霸城大咸陽縣金人十二各重
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
遷霸城南已屬魏文帝黃初後事此見訓者當在魏晉時非建安
中也范史推言之可也而注乃泥定始皇至建安時年分云四百
二十餘矣願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劃先生
小住並行應之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方術一篇如徐登趙炳刺子訓
後漢書八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十一

字君安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而傳以爲潁川人似
誤獨行傳之范武陳劭諱輔列女傳之樂羊子妻起先雄亦皆取
神託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新目根
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
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
召之使太守目觀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
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
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
謝所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
知在所集解惠棟曰根別傳云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高山石室
尺願狀如
年十五時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封君
圖傳左 實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願眾責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

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

當略讀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元放於下坐集解劉放曰吳字

可得也索傳未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應曰此可得也

求銅盤貯水已竹竿餌釣於盤中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竹字

出操大拊掌笑集解劉放曰案文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

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

操使目前繪之周淡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

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遇

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

劉放曰後操使蜀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

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

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饌悉亡其酒脯矣鍾猶操

懷不喜喜音許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遂慈

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集解劉放曰案操知不可得

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

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即競往赴之而羝羊數百皆變

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集解劉放曰案操知不可得

云劉子訓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單衣入

室寢日中果死或曰計于勳即劉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

上成公者必縣人也集解劉放曰案縣人案必當作壽棟曰仲

亦兄博物志及抱朴子至理篇彼作卜成河南密縣人也沈欽韓曰

蓋誤上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

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集解惠棟

河南密有成公至長今密縣傳其仙也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抱朴

子陳元方韓元長皆穎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其父祖及兄成成仙昇天

解奴宰張紹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奴宰能變易物形曰詭幻人又河南有

魏聖卿集解惠棟曰孫卿云魏姓出西平漢有善為丹青符劾厭

殺鬼神而使命之集解惠棟曰古有劾鬼法故淮南本經云昔者

書文所劾故夜哭然則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云鬼惡為

勳鬼之法不始於東漢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集解惠棟

曰編姓永平時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

有治隱郎編武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

是也此侯失其姓名故舉其爵下云侯為劾之侯復劾之可證注

以壽為姓之誤惠棟曰見魏文帝列異傳洪顯熒曰為洪無能劾百

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

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

願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其

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韓君言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

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國兒生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

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膏尾最細游行

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執而可嗽余時問言可試不意是藥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故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

悉目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世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

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

與

虛受堂

夫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下校補

方術列傳下唐檀傳其禍發於蕭牆注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公沙穆傳學者自遠而至侯康曰金樓子全德志序曰北海公沙門人成市

目貨求位吾不忍也注語之言至告語言猪實病案文注兩言字皆云之語

遷相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自本注承作永未有也字

傲假放恣官本假作很案字書分很爲二字音讀各異而說文傳假很明德字仍作很

於是暴雨既霽官本暴雨下多不終日三字案不終日疑本注文所以釋暴雨誤入正文故爲毛本所無也

年六十六卒官柳從辰曰一統志穆墓在今平度州北公沙山陰

許曼傳君當爲邊將官有京名官本少將字

郭玉傳學方診六微之技官本微陰陽隱側之術測今案隱側謂作微非陰陽隱側之術

卷八十二下校補

隱以探之則以求之窮陰陽之變化即診候也雲笈七籤云子欲爲變化當得隱側圖

此其所召爲不愈也官本無

華佗傳鍼灸不過數處原爲灸依魏志佗集解先謙曰至明爲傳改官本作灸亦誤

誤屏矣謹案官本裁七八九李唐芸據南監本九乃作九疑指艾丸錢大昕則謂九仍當從魏志作壯顧鍼灸不過一兩處併言之也九作九固同是誤字即作壯亦是單承灸言非

於裁上更補灸處二字則文義亦不相接直是衍文耳

灸之謂是亦可備一說

一月之間皆平復注長三尺所官本注所作許案古文許所同音通假詩伐木許說文引伐木

所而無童子官本注案魏志注作童今汗穆便愈穆同燥魏志注即

因當剖破腹官本因作案魏志注傳本傳作佗云君病深當破

治故不欲其必除此病也應難可通然與當字義復

爲人性惡難得意於義其精今范書無此注不詳何本也惟多所

不可乃憎惡之惡應讀烏路反字書列於人聲下亦誤

操不從竟殺之後漢書曰一統志佗墓在今銅山縣南有碑題曰

則不知孰是與魏志同

佗不強與官本強與魏志文同

普依準佗療集解劉放曰普依準佗療案文當有一病字官本附

案文下多不全兩字

病不能生官本本作得與魏志文同

授目漆葉青麩散集解沈欽韓曰至此即萎蕤柳從辰曰本草

徐登傳又趙炳字公阿注抱朴子曰道士趙炳柳從辰曰今抱朴

炳作明文亦與章懷所引略異炳炳同字明疑即炳之譌

樹郎生黃注注云有王弼二字

炳東入章安注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今台州府臨海縣東南一百十五里

卷八十二下校補

爲立祠室於永康官本室

費長房傳而達長房官本爲字

長房復令就太守服官本服下有罪字今案魅爲作太守章服

叩頭持札必復令就太守服長房令仍就太守服爲人形乃可

太守服唐虞夏殷之制長房令仍就太守服爲人形乃可

冷壽光唐虞夏殷之制長房令仍就太守服爲人形乃可

房壽光唐虞夏殷之制長房令仍就太守服爲人形乃可

多漢後郡縣人援精少孫補史之例依倣范例安有附益故文中

傳計子勳以下其文皆其簡與傳冷壽光等三人同王喬見履左

慈羊鳴史通所議然如結以或云及書司空曹操皆具史法而

赦汝罪官本罪上

或一日之閒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柳從辰曰葛洪神仙

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傳其父母悲號怨痛官本悲

已近五百歲矣官本已上有而字

劉根傳皆返縛在前官本返作反是

不知在所旨本在所集解惠棟曰至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崢嶸

上東南下五十丈北入柳從辰曰神仙傳作入嵩高山石室磽嶮絕之上直下五十餘丈丈下無北

入二字今案上言入下止可云中不可云上兩書文字皆有脫誤嵩高山有太室少室此亦不辨何指根別傳入中嶽嵩高山

石室中此九字句自北對南言北入下版丈數耳
上蘊句言峻絕也

左慈傳皆長三尺餘時珍本草亦云長數寸安得皆長三尺餘乎

案海上鮓魚有長近尺者無四腮鄭谷詩一尺鮓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是也松江鮓魚則固無甚長者銅盆注水而引

出三尺餘大魚於談亦
室三尺疑當作三寸

行視諸餽注餽猶肆也官本猶作酒肆也字或从金前書相如傳

字則本酒釀非卽酒肆故顏籀亦不用韋說章懷謂釀猶肆語

自無病不必

改從韋也

遂莫和所取焉主議郎安平李覃
自本覃

解奴辜傳又有編盲意盲官本文注盲意名官本注

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官本無

甘始傳甘始元放延年皆爲燥所錄集解錢大昕曰至不當遞承

其文案甘始等本因傳左慈而附及非別爲傳說已具前

君達號青牛師集解劉攽曰至求見授今案原注女生二字連下

字也若如劉說則是君達雖連年請於女生求其見

我輩皆以貧賤而女生之救否告否仍未可知恐非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已堯稱則天

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陳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絮孤竹謂夷齊也自茲百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弓求其志

或回避召全其道論諸孔曰隱居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集解

惠棟曰曲文選作回御覽引范書正
作回回猶曲也先謙曰官本作曲
或靜已弓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或

去危四臨之圖其安類也或垢俗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動其槩或疵物曰

激其清梁鴻屬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

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閒暇者

盧受堂

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蹈海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爲帝則魯連

隱於適使簡易法就則不能相爲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

路曰天下有道
雖經有類
沽名者
論語曰孔子
擊磬於衛有

臣不與易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石，擊磬乎？」

然而蟬蛻蠶絲之中自致靈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子之文也集解惠棟曰昆修身請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冕拔本塞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集解惠棟曰

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也篡字諸本或作慕

纂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光

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趙王夫人去箕側席而坐昭

公孫弘贊之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集解惠棟曰漢儒曰

坎則幽後世輒曰高士為幽人失之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

於巖中矣易詩序曰干旄美善也其詩曰子干旌在淩之域

其安前書武帝曰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蓬光周黨

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論語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曰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

邪變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

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

回雖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

在室不能反集解沈欽韓曰莊子逍遙遊云淖約若處子音義云

外傷內則郭意曰為處士也同夫作者列之此篇代其大辟

地其大辟色其大辟後漢書八十三子日作者七人矣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論

封人楚狂接輿先謙曰官云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蓧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

也易云即光武問曰禽何向竝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集解

曰易道曰中和為本好通老易凡稱御覽者皆范書也下微老易

故下云云好通老易受之取足而反其餘集解惠棟曰英雉記

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云向子平有道術為

縣功曹休歸自入山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

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

人說無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

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字子夏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篇集解沈欽韓曰此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集解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蓬

海逢氏有名絲字子緒者為漢趙王傳其孫萌不仕王莽集解

當作逢劉攽已詳之逢符容切逢薄江切姓出北海洪通謂為龍

鼓逢逢之逢未詳又東觀記作子康益避清家貧給事縣為亭長

河孝王諱也先謙曰官本劉校語逢當作逢家貧給事縣為亭長

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薪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捕

云萌少有大節志意抗厲為亭長尉過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迎拜問事徵久尉去因舉盾觸地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

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

二月廿三日行入行入表外不且不藥以結頭行見作言

卷八十三 引後漢書俱作嚴遵字子陵沈濤曰嚴遵有三御覽三

西漢書八十三引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恩會稽餘姚人也

爲揚州刺史云云此又嚴遵而亦蜀人會稽餘姚人也

吳志注會稽典錄曰嚴遵字王恩會稽餘姚人也

光緒本新野人選亂會稽延傳天下新定道路未通

南者皆未還中士會稽頗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

嚴子陵皆希目師友之禮曰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

賢乃令呂物色訪之曰其形貌受業長安藝文類聚鍾離

云遺昔與光武俱爲諸生遊涉他縣同門精學暮夜宿息天寒不

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

徵道不至出傳云光武與光武同學若復有牛年一光武位後徵之

牛年遁不出傳云光武與光武同學若復有牛年一光武位後徵之

之皇甫謐喜僞造古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

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典錄曰建武五年下詔徵遺

反而後至舍於北軍集解沈欽韓曰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

集解惠棟曰會稽先賢傳云光武詔遺詣行在所遇郡縣獻橋

上令公卿曰君下各目手取遺獨不取上曰不敢取者誰遺曰君

賜無所主臣是目不取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上傳曰霸

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

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乎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

曰遺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子道微

我三乃來人主向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

化天子宿明旦大史曰問周壽昌曰御覽五引後漢書云光與

武友登陸忘之先想是時太史云天上客星耀帝帝曰豈非朕

客人履御坐乎遂命徵之夜與子陵共卧光曰恨帝腹太史

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曰前並無客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年

十月客星在與鬼東北後應光武崩此星恐范滂坐會稽典錄

續志載客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除爲諫議大夫不屈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光武嘗出南郊

別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後人名其釣

處爲嚴陵瀨焉顧晉書王與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

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集解惠棟曰云後

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顧帶山山下有建武十七年復特

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郡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井姓姜子少受業

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

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集解沈欽韓曰釋名書稱建武末沛王輔

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

后弟也曰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

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集解惠棟曰丹

推去之曰曰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

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曰人駕車坐

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曰壽終集解

曰稽康高士傳云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得

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集解王鳴盛曰讓仕莽封伯鴻之終身

不仕所曰雪其父之恥也惠棟曰王莽傳作梁護案趙惠棟曰

似疑傳寫訛也鴻時尙幼已遭亂世因卷席而葬案解惠棟曰趙

席而葬身亡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

少孤呂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

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減更然火

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遭火延

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也亡悉呂豕償之其主猶曰爲

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家

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

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呂女妻人

慮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

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

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曰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答集解惠棟曰續列女傳云七日而禮不成京房易傳適不答

恩意接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也言不曰

對之塞數夫矣今而見擇也集解沈欽韓曰家語在厄篇注擇棄

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曰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

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

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

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曰耕織爲業詠詩書

彈琴自娛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耕織織作仰慕前世高士而爲

四皓召來二十四人作頌集解惠棟曰鴻所作頌今不傳唯李善

賦卷十九補亡詩注並引梁鴻安邱嚴平頌止無營無欲鴻兩淵

清八字而雪賦注脫梁字楊慎丹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德錄因謂鴻安邱嚴成都人謬矣

日陟彼北芒兮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芒山在河陰顧覽帝京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集

惠棟曰案御覽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

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

名耀字侯光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鴻改姓運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懷

恒兮傷悴志非非兮升降爾雅注擬世憂也非非高下不定也懷

欲乘策兮縱遺疾吾俗兮作譏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噫噫

賢建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曰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

則人不履噫言延譏言捷急之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

儻云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集解通鑑胡注

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

光儀也言雖不察與季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

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

惠棟曰陳繼儒云刻本皆作含惟藝文類聚引哀茂時兮逾邁悠

之作夢舍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哀茂時兮逾邁悠

芳香兮日吳吳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也突窮也口

歸焉兮余誦嗟恒恒兮誰留誦誦也鄭玄注禮遂至吳依大家阜

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集解惠棟曰

名梁鴻質春之所近人修吳縣志曰爲伯通字奉卿此爲人質春

誤曰爲阜宏也近人之書不足信如此舉宏見桓榮傳爲人質春

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齊眉集解惠棟曰案方言

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擗自關東西謂之案故楚漢春秋焦氏易林

云玉杯大案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王自持案進食焦氏易林

器沈欽韓曰王念孫廣雅疏證引戴氏補注云案者供養之屬禮

承案而有足凡案或曰承食器或曰承用器皆與凡同類收說文

云案几屬曲禮凡奉者當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集解惠棟曰

蓋閉門吟咏書記遂疾且困苦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廣博

惠思著書十餘篇

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

吳要離家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烈士者

家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集解沈欽韓曰陸葬畢妻子

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

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

聲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愀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

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吳縣人高士傳作伯達沈

不爲官臣及友爲郡吏欽韓曰御覽四百一十東觀記鴻初與京邑諸友善約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曰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

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

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鄭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

理明衍此一業字後漢書八十三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沈欽韓曰一隣里有爭

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因請曰仁義遜讓奈

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

不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嫂作嫂蔡邕月令章句云雙字與建初

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

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

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

後生孜孜無倦後生孜孜無倦宣侯即世之父也嘗曰講道餘隙寓乎逸士

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曰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

古者隱逸其風尚矣穎陽洗耳恥問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孤

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或高棲曰違行或疾物曰矯

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

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

不其遠乎委體淵沙謂屈原懷沙嘆而自沈也鳴弦揆日稽康臨

臺修字孝威魏郡人也隱於武安山解沈欽韓曰一統

志鼓山在彰德府武安縣三十里一名蓬山即太行第四陁也

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謝修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修曰

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贄見周豐敬資之義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

何終日終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

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

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

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用藥爲乃遽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

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召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曰韓徵

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爲田叟也使奪其

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微君也使者欲奏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集解沈欽韓曰馬援傳頗良老子使得放

復不淺陶侃云武昌曰老子之妻正生君輩則貴者通自稱猶曰

老夫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集解惠棟曰因下脫已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唐諱作

矯案前書百官表有執金吾矯望東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

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

引才博顯名章曰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集解惠棟曰高士傳汝

云二人純遠不及慎汝

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

虛入冥藏身遠遜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自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規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曰待堯舜之

君孟子曰湯使人曰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已湯之幣聘焉哉既君而幡然改日與我處歟歟之中由是曰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豈若使我為堯舜之人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今官本注豈若方今明明四海開關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梅

上却無與我二字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繆公時呂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且散上紫色衝天須臾亦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亦非

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亦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

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後漢書八十三

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自免冒為事且免網也毛詩序曰免冒后不好德賢人眾多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集解沈欽

故瑤曰為事焉志馬牧澤在京北府興平縣東南二十里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

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集解惠棟曰應璩與曹公踐之昔

賦許穎人士優劣論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少誼武皇帝共揖於道中穎川士既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良少誼

節母意驢鳴記反良嘗學之曰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

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目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行播少極之老焉慕之鄉里稱神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

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

迫之乃遜辭詣府遜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曰壽終初良五女竝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

筒木屐良遺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戴良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扶風郡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少明五經兼通緯學無博通內外

常師棟案通經有家法高卿不名一家故云無常家也博通內外圖典集解通鑑胡注東漢諸儒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

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

目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集解惠棟曰本朝二字出荀子真曰曰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

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集解惠棟曰抱朴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

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同郡田君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惠棟曰通鑑作田君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自忘憂將蹈老氏

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毛詩曰褒職有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望來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

願之號曰玄德先生集解惠棟曰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言滿天

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然風舉匪遠通名不可

得而聞身雖可得而視焉義所紀也然風舉匪遠通名不可

上德論與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聲而聲我追者已漢書

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元口膺懿資宏聖典集

道機彪章家世師辭皇命確年八十九中平五年曰壽終集

移亞洪庄超由夷垂英名揚景暉集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集解惠棟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

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

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

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曰父天下邪役天下曰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曰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今子之君勞人

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後漢書八十三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

升去官歸鄉里集解惠棟曰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也班布升曰吾

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今

宜豎日亂陷害忠良賈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建人之無援

左傳曰載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皇聞廷集解惠棟曰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

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集解惠棟曰太息言曰吁二丈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

及乎毛詩曰愛其泣矣何嗟及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

終集解沈欽韓曰末一語贊文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

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

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

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

謂何者是德公名非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沔水中有俗人迷

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爲白沙曲矣

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數情自接泛舟襄陽率爾休暢蜀

志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

鏡皆龐德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集解惠棟曰襄陽耆舊傳

公語也集解惠棟曰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集解惠棟曰襄陽耆舊傳

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

棲龍窟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

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曰遺子孫乎

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爲黃門史

部郎子漢晉太康中爲梓潼太守集解劉放曰正文案若居畝畝

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三襄陽耆舊記云漢

字世文爲梓潼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

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里人龐公曰世人皆遺之曰危今獨遺

化其口德少壯皆代老者攜負集解惠棟曰龐公曰世人皆遺之曰危今獨遺

之曰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慰而去後遂攜其妻子

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

口俗因謂之鹿門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

廟遂曰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

枉遠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三校補

逸民列傳不屈潁陽之高文選上不

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文選性分

千乘莫移其情注魯逃隱於海上有官本注末

彼雖確確有類沽名者注有荷黃而過孔氏之門者論語正官本

孔子曰官本注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注拔本塞原官本注原

不相攜持而去之有也字

弋者何纂焉文選者作人案袁本茶陵

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文選民作人未回

蓋錄其絕塵不反文選反作及案注引司馬彪說又注夫子奔軾

絕塵官本注

野王二老傳路見二老者官本注

昔湯即桀於鳴條注案桀當作舜

遂萌傳不去禍將及人案上言不去則下不合言

城門案言注冠則是萌時已

乃之琅邪勞山注有大勞山小勞山沈銘舜曰齊乘大小二勞山

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得靈齊盛山是也齊記泰山自言高不如

牢盛山望遠策立馬此山遺石人驅之山牢不動蓋山之高以

其登涉之難則名勞

呂壽終柳從辰曰一統志萌墓在今昌樂縣齊乘在濰州營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集解先謙曰子雲

名墨君公名遵柳從辰曰今御覽四百九引嵇康高士傳作李

周黨傳過城不入柳從辰曰袁紀黨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

王霸傳字儒仲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及御覽五百

嚴光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注是非癡語也案文也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注七里瀨官本注上平可坐十人

十終於家柳從辰曰浙江通志光墓在

井丹傳更遺請丹不能致致原作制已

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柳從辰曰袁紀作詭說諸王鈔二萬案二

梁鴻傳同縣孟氏有女柳從辰曰東觀記亦作孟

肅宗問而非之集解惠棟曰今作非乃傳寫之誤柳從辰曰袁

而後世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稽非字不誤也夫蕭何營未央欲

來所建立肅宗雖願長有而鴻追毀先帝亦將有所不安欲竟

於心何必易姓名乎此言之作非為是

依大家皋伯通柳從辰曰一統志今蘇州

為求葬地於要離冢旁集解沈欽韓曰幾一里柳從辰曰一統

高鳳傳心名且猶不顯官本且猶

臺怪傳存神養和柳從辰曰皇甫謐高士傳此下有云不屏營於

矯慎傳章昌廉直稱官本稱上

昔伊尹不懷道目待堯舜之君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與毛多異案

注既而幡然改曰官本無此六字與我處猷之中官本
與我作豈若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官本無是字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注鳳來止其屋官本注屋作室

漢陰老父傳漢陰集解惠棟曰御覽作漢濱今案本書目錄亦作漢濱

陳留老父傳二丈夫官本文作大今案二丈夫猶云二男子耳升既去官其友亦未詳何人班卓抱泣而老父乃以二大夫稱之如前書之美二疎疑於不倫矣毛作丈夫非有誤也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堯降二女于嬌汭嬪于虞尚遠也若夫賢妃助

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濁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

則其微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述為

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嫔李姬各附家傳嫔梁嫔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

已集解惠棟曰嫌錄董祀妻已故云先謙曰官本在作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曰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虛受堂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曰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鹿車或云公乘車人傳舍假臥無憂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拜姑禮畢

所致耳蘇林云一木橫鹿車一人推之挽一作輓音晚集解王

提襄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集解王

此下宜增一句云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以不附王莽見殺子承中興初為魯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非桓出也先謙曰明承為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官前妻子後母即少君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挽鹿車時不識去聲記也對曰先姑有言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承豈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集解惠棟曰孫

卿云漢複姓有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國語云晉大夫令狐文子

即魏顆也自漢以後世本太原至邁為王莽所誅邁少子始居敬

也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

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

曲者也說文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沮喪也性慙也集解沈欽

曰宋曲木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韓曰唐書世系表荀生咸

廟碑云霸孫甲亦號微君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集

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解沈欽韓

解骨歷齒注歷猶疏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白失耳妻

曰君少修清節不願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

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集解先有是哉遂共

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後

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

羞使鄰母忌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

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

託曰行學不在姑嗜魚鮓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饔呼鄰母

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詩有田濱

國志云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鄰李吉甫云今泉在漢州德陽縣

北三十九里先謙曰宋歐陽修詩集注峽州甘泉寺在臨江山一

上與縣解相對寺有清泉一泓俗傳姜詩泉亦有姜詩祠詩廣漢

人而泉祠在此修令夷陵時有詩或詩後宦游經此人爲立祠並

附會孝泉余曾過之信不誣也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

詩里馳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公

散賊不當至蜀華陽國志是也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

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東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二年

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爲郎

中集解先謙曰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今集解先謙曰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州治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集解惠棟曰孝字阿少習儀訓

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

集解惠棟曰皇甫謐列女傳

云長平德行純粹海內知之當曰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

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

禽以謙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故君曰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

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

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集解王補曰趙阿

遂良人之應有玷女錄尤乖

婦順昭茲彤管斯爲集解先謙曰據三輔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

扶風曹世叔妻者集解先謙曰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文選

惠班一名姬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文選

學高才世叔早卒集解沈欽韓曰案下女誠云年十有四執箕帚

漸訓誨則昭適曹氏四十餘年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

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集解錢大昕曰此

致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爲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以家協恭如姑

氏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通歸歸其國而萊其家以家協恭如姑

皆轉爲古牙切獨此大家字向存古音惠棟曰今人每有貢獻異

讀大家爲大姑角里先生爲祿里此古音之僅存者

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出入之勤特封

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

閣下從昭受讀集解王鳴盛曰漢人讀書必有師傳無師不能讀

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世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後又詔融兄續

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集解何焯曰司馬彪云馬續述天

仇故歸融留續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曰母憂上書乞身太

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

唐虞之政開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謗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

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曰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

巨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

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

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太伯違邪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

之風者貪夫廉太伯違邪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

僂夫有立志太伯違邪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

居周此言邪者蓋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本其始而言之也所曰昭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

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陳也而曰方垂未靜拒

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誠恐推讓之名

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曰示蠶

蠟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陳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

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

訓得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

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

兢常懼黜辱已增父母之羞益中外之累也中內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恒恐子穀負

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

穀即成之字也集解惠棟曰案注為長垣長大家集云永初七年

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陳留長謂陳留縣之長即

長垣也沈欽韓曰前云封子成關內侯章懷因以子穀為聖恩橫

字以合之恐大家不應呼其子之字也或成一名穀耳聖恩橫

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後漢書曰陳留侯金印紫綬注誤

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曰為憂也但傷諸女

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

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問作女誠七章願諸女

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最勉之去矣猶言

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

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

毛詩傳曰宋襄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

祭祀矣子以宋襄南潤之濱子以宋襄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

及宮子以湘之維筐及釜子以奠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

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己有惡莫辭忍辱含

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也策解

注在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正色端操曰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曰供祖宗潔

也謂食也左傳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思名稱之不聞黜辱

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

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

節也是曰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

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

無曰御婦婦不賢則無曰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

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

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曰書傳殊不知夫

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

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入小學獨不

可依此曰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曰剛為德陰

曰柔為用男曰疆為貴女曰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

其虺集解惠棟曰荀子云百姓賤之如鬼楊倞云生女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選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選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選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選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選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選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蝶嬾蝶嬾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向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曰和親恩曰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鹽澆塵穢服飾鮮潔沐浴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曰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四者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終至尊在不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集解沈欽韓曰前書班婕妤傳有窈窕德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

後漢書八十四

六

不邪見集解沈欽韓曰古文易作入無廢節無聚會羣輩集解沈欽韓曰古文易作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降集解沈欽韓曰古文易作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集解沈欽韓曰古文易作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

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目恩白離者集解沈欽韓曰十二年傳集解沈欽韓曰亦有目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目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妹第七集解沈欽韓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曰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而況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聰哲之性知其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則能依義曰篤好崇恩曰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曰自高於妹則因寵曰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見君子謂夫也詩曰未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文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曰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

後漢書八十四

七

之貌也集解沈欽韓曰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之貌也

斯之謂也傳周之官也射厭也射者亦詩射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

妹曹豐生傳也亦有才惠為書曰難之集解沈欽韓曰宋女說

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辭有可觀昭年七

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

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東征賦藝文

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

家讀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還曰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

盜泉仲尼不飲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況拾遺求利曰污其行乎羊

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

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節而累弓至於寸集解沈欽韓曰說文節織絹从糸貫杼

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

積學當日知其所以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樂羊子妻

本此言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

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

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它肉始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問採刀

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

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

緘帛曰禮葬之號曰貞義

祇妻祇似文矩名以有二男集解惠棟曰華陽而前妻四子

程為陳未詳孰是集解惠棟曰華陽而前妻四子

四子與教觀豫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南陽郡四子母非所

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

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曰遠之對曰吾方已義相導

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

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自出妾集解惠棟曰

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

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

表異其母獨除家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興等自知失子道

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六子相化皆作

太守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

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令汝

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

五日於縣江溺溺迎婆娑神集解何焯曰因學紀聞云曹娥碑云

日迎伍君傳云婆娑神誤也沈欽韓曰詩正義引李巡曰婆娑

神舞也是婆娑非神名藝文類聚會稽典錄云於縣江溺迎婆

娑字也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娑迎神寫本誤入溺死不得屍骸娥

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集解

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至元嘉元年集解

更莫有紀者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集解

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則見向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向

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惠棟曰
水經注云向例郭子禮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

家業自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

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

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

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集解惠棟曰虛熊云案順帝建康榮元年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榮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營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自祭升

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集解惠棟曰列女後傳云黃巾賊陳寶欲下穰之榮踰垣走賊

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

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集解王鳴盛曰曝書亭集以為許昇妻為黃巾所殺廉府君微錢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惠棟曰列女後傳云廉府君聞榮高行遣主簿祭之即出錢助縣為家於嘉興郭里墟北名曰義婦坂虛熊云廉府君即廉約永興二年吳

郡太守後漢書八十四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

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

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

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目為笑今處姊

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

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曰

貨財為損何耶集解王補曰馬融作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對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見本書融傳

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

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猶上陵焉猶可諒也仲尼如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

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集解惠棟曰蔡邕馬

氏靈表云春秋六十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

情賦云

酒泉龐涓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涓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

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警乃喜而自賀曰為莫己報也集解

日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

百候警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

警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集解錢大昕曰福祿當解印

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

理何敢苟生目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

曰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集解惠棟

名玉也後漢書八十四

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目自誓宗婦相與慰之共謂曰若家

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已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

哉對曰昔我先君王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

男曰忠孝顯女曰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曰豫自刑

前曰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鸞曰發

縣邑有祀必膺焉肅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膳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唐張懷瓘書

規之妻也周壽昌曰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規初喪

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

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曰駢轡百

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

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

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曰其頭懸轆轤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轆長六尺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裁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爽喪妻爽曰采許之魏書爽字伯益嘉之子也爽曰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奪女志事爽爽二字必有誤沈欽韓曰此郭因詐稱病驚召采既爽或別一人非魏志所云嘉子字伯益者

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敵衛甚嚴集解王補曰文姬名節不振議者猶以是為伯喈羞荀爽守義陰氏過魯再離卒致自誓為之父母竟出

於當日號為人師之荀爽更重一時行事之便乃至於此臣道與妻進皆取象乎坤何怪哉後漢書八十四與妻進皆取象乎坤何怪哉謀與助亡魏亂晉喪與之故智以謂是家法云爾也自程子錄死事小失身事大之教行夫人皆知崇尚名義此則正學之效焉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集解惠棟曰荀氏家傳云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敬色正坐請爽人相見共談言辭不輟爽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固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

呂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自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健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貧中人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

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集解沈欽韓曰獄中夜察四當獄吏呼度道已遠乃言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道雖仕宦當世痛感濟子授命聞

李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先複姓也華陽國志作李李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先複姓也華陽國志作李李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先複姓也華陽國志作李

永建初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永建初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

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時雄年二歲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時雄年二歲

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

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靈於家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

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大亂於扶羅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等佐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三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山東牧守與兵討卓劫帝入長安遣將徐榮李蒙四出搜掠文姬爲羌胡所得後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時豈尚在故有感時念父母之語其賸歸也家門滅絕故有既至家人盡語此當爲初平年

則李郭之亂非卓與平在胡中十二年生子二子集解惠棟曰蔡琰王部中春月登胡殿感施之音懷凱風曹操素與世善痛其無嗣

乃遣使者召金壁贖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六引魏文帝祭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

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室操謂賓客曰

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

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爲改容集解惠棟曰邱光廷云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轡者謂之徒跪今

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

奈何文姬曰明公殿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

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曰頭巾履襪操因問

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

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集解惠棟曰云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載數車與王粲又邕集已郡太守謝表云詔書前後賜經素字向書章句白虎議奏議合成二百一十一

書所賜不敢藏也晉以後猶然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

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

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集解何植曰

日華卓傳卓以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以兵屯瑁輔分遣其校尉

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雋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

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

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逃南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

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釋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

禍亂疑此詩爲後人作考之不詳也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

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自自疆海內興

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

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驚拒庚反

馬邊惡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願遇冥

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失意機微問輒言斃降虜集解先謙曰要當言亭刃日亭蓋事之

誤前書劇通傳事刃于公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罵罵

之腹作亭止解不可通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罵罵

或便加桎梏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集解先謙曰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

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

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集解沈欽韓曰微當從人旁作微微端云微古堯反微倖微古弔反循也小道

也賈昌朝羣經音辨骨肉來迎己自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

經人心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天屬者追窮禍患害相收也念

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

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集解惠棟曰出草賢傳論傷云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

則愚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幕我獨

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

嗚咽去去割情戀遠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

腹子何處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集解惠棟曰中外即中表也費氏別婢云

與足下中表王宏撰注云舅姑之子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我對孤景但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979

寫本誤倒 謹案傳作迎婆娑神惠棟補注謂范本會稽典錄或

世說捷悟篇注引典錄正作婆娑樂神御覽所引恐是後人依

范書改之者耳侯說甚確蓋曹娥碑固是名碑典錄范書必兼

取資碑云迎婆娑神云迎伍君范

龐清母傳酒泉龐清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清 謹案消為誤

蓋宋本殘字毛

氏偶失審定也

十餘年不能得 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娥親龐子

以啟娥親娥親乃陰市名刀棄家事乘鹿車伺壽今案娥親父

嘗在已適人有子成立之後且伺之閱十餘年不懈可謂至艱

矣傳書消母不曰子夏

妻必子夏亦前卒矣

陰瑜妻傳後同郡郭奕妻注嘉之子也 注嘉各本皆謬

董祀妻傳又妙於音律集解沈欽韓曰 何不足知也 柳從辰曰

絕絃別傳載時年六歲故劉昭入之童幼

傳也至援引左氏出口成章恐涉傳會矣

痛其無嗣 案邕傳未嘗言邕無後此云痛其無嗣或有子未能嗣

邕有孫襲明見晉書羊祜傳固非無後也祜後母蔡同為邕女

舍已子承不養而專養祜抑又至賢而操必遠顯文姬者正以

文姬獨能傳父業耳至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充別傳云充祖睦

蔡邕孫也此則有誤睦乃邕叔父質之孫於邕為從子並見晉

書蔡

約傳

作詩二章集解何焯曰 考之不詳也 案本傳言文姬歸甯於家

略並未抵家也邕文字

亦無言及其家被禍者

焚焚對孤景 案官本作焚後追持我兮走焚

心恒絕兮死復生注列女後傳致字昭姬也 案此注應在傳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 俗通集

解惠棟曰風俗通作無又風 故天性柔順易召道御至有君子不

俗通云萬物祗觸地而出 故天性柔順易召道御至有君子不

死之國焉 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歌使二文虎在旁外國

為人黑色壽不死並說云云東夷也集解惠棟曰括地圖云君子民好

諫故為君子國說文云東夷也集解惠棟曰括地圖云君子民好

不死夷有九種 即位二年九夷來朝也 曰夷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夷夷 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夷夷白夷

年于夷來賓後少康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集解惠棟曰論語疏云

即位方夷來賓也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集解惠棟曰論語疏云

麗滿飾是夷索家 昔堯命義仲宅嵎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 孔

東屠倭人天都 昔堯命義仲宅嵎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 孔

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太康敗之

嵎夷鳴谷日之所出也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太康敗之

人事為君所逐也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

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 桀為暴虐諸夷內侵

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 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

於藍 夷也 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

漸居中土 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 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

石磐楮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 尚書武王

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 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

乃率九夷曰伐宗周西至河上 集解沈欽韓曰禮檀弓徐容居曰

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之主 博物志曰徐君宮

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大名鵲會持所棄卵而歸母復暖

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曰偃名宮人問之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

尸子曰偃王有術而無骨故曰偃集解惠棟曰竹 偃王處潢池東

書紀年云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偃王處潢池東

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犂行海表於是滅貊倭韓萬里

無前足似虎而黑此招狢連稱當言其皮可爲裘者非狢獸也說文狢鼠屬善旋從身六聲篆文作𧈧與𧈧字相類而講注誤證

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曰爲夫餘別種故言語

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案今高麗五部一日內部一名黃部即姓

也五日西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日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

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劣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

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麗掌賓主部集選先謙曰官本部優台使

者帛衣先人此字衍先人也唐志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武帝

滅朝鮮呂高句驪爲縣唐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真使屬玄菟賜鼓

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白晝莫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

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曰牛醢

也呂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饑神亦曰十月

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

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

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使稍

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

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集解沈欽韓曰案文當云依小水爲居因

名曰小水箱出好弓所謂貂耳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

別種因名之小水箱集解沈欽韓曰小水古王莽初發句驪兵曰

伐匈奴其人不欲行驅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

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驃入塞斬之傳首長安

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

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

驪寇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曰恩信招之皆復

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日能視國人懷之集解官本考證及長

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零六縣太守耿襲

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

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案後漢無華

麗縣此蓋其舊城注則因前志而誤耳縣屬濊貊建光元年春

幽州刺史馮煥集解煥先謙曰官本傳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

蔡諷等集解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

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

成因據險匿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

一千餘人集解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

漁陽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曰恩信招之皆復

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東集解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

諷等追擊於新昌集解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

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集解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

子尉仇台集解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諷先謙曰魏志

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集解

許尚書陳忠曰宮前築點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

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

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殖醢示百姓幸會赦

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勅呂千數而裁送數

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親附送

生口者皆與贖直緡人四十四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
滅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
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屬遼東
平屬遼東帶方則屬樂浪注誤惠棟曰蔡邕集云孝桓之季年鮮
卑入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渠州叛羌逼追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
並發三垂騷然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
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海州衛本沃沮國地今奉天東濱大海北與挹海城縣又奉天蓋平縣高麗國蓋牟城亦其地東濱大海北與挹婁扶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
志云地狹集解惠棟曰魏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棹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

後漢書八十五

八

骨置棹中家人皆共一棹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
言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集解惠棟曰魏志云今所謂元更言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
治而不耐城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言封其渠帥爲沃沮侯
韓曰沃沮自魏後不復著蓋百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
濟立國於其境而沃沮亡矣
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言相兼領集解何焯曰已魏責其租稅詔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憲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

日母王儉遣王順追句驪王宮

滅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

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屬遼東

平屬遼東帶方則屬樂浪注誤惠棟曰蔡邕集云孝桓之季年鮮

卑入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渠州叛羌逼追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

並發三垂騷然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

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海州衛本沃沮國地今奉天東濱大海北與挹海城縣又奉天蓋平縣高麗國蓋牟城亦其地東濱大海北與挹婁扶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

志云地狹集解惠棟曰魏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棹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

後漢書八十五

九

骨置棹中家人皆共一棹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

言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集解惠棟曰魏志云今所謂元更言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

治而不耐城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言封其渠帥爲沃沮侯

韓曰沃沮自魏後不復著蓋百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

濟立國於其境而沃沮亡矣

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言相兼領集解何焯曰已魏責其租稅詔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憲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

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

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集解惠棟曰魏志無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

之爲舞天又祠虎言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

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

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

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

持之樂浪植弓出其地又多文豹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海出玃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詩文皮既服而曰玃略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爾雅太府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有果下馬尺乘云虎豹之屬皮有條線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漢唐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曰駕車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日弁辰集解王會汾曰案晉梁下云弁辰在辰韓之南弁辰亦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曰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曰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

後漢書八十五

十

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家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蜀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瓊珠呂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足履草屨謂其人壯勇少榮統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云足履草屨謂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曰繩貫脊皮絕曰大木唯呼爲健常曰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踴地爲節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諸國各有別邑爲戲塗手足相應節奏有似舞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曰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建大木曰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集解先謙曰魏志爲上有皆字有似泰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

臣智次有倭側次有樊祗集解惠棟曰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繅布乘獨牛馬嫁娶合禮行者讓路國出鐵鍬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賈易官本賈在賈賈爲意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弓石集解先謙曰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身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集解惠棟曰及親附在國者因門姓韓氏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謐等詣樂浪貢獻也謐音是光武封蘇馬謐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州縣不能制集解先謙曰蘇馬謐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志人下有差字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

後漢書八十五

十

乘船往來貨市韓中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集解惠棟曰前書地倭人如藩云如墨委而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云倭是浪海中有用墨故謂之委師古云如藩云如墨委而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集解劉勣曰使已見上惠棟曰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名邪馬臺音之說反集解惠棟曰魏志臺樂浪郡微去其國萬二千里作堆又注邪馬堆案北史推當作堆樂浪郡微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集解惠棟曰東治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繅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鵠集解先謙曰或作鴝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曰骨爲鏃男子皆懸面文身曰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紛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粉身

音浦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
無別飲食巨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巨踴踴爲恭敬人性嗜酒多
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
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沒
其門族其門族其後率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
樂灼骨巨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

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巨財物如病疾遭害巨爲持衰不
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集解惠棟曰洪邁云成都蜀郡太
元二年六月案范史本紀建武三十一年改爲中元直書
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建武中元後放天下詔明言云已建
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
貢援據甚明而宋公作紀年通譜乃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
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巨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 倭奴國
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巨印綬安帝

後漢書八十五

三

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
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
神道能巨妖惑眾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
一人給衣食傳辭語集解惠棟曰北史云有二男子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
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
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
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
外有東鯤人鯤音達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集解沈欽
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傳言秦
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
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
市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

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
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大尾短如麕尾狀此夷婦姑子婦
息息共一大牀習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巨戰鬪摩
青石巨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巨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
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也同頑薄之俗就
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巨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
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巨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巨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
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也於是從而饒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日乃賜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遠
難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集解滿人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 眇眇
偏譯或從或畔集解虛受堂

虛受堂

三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終

後漢書八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五按補

東夷列傳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案君子不死皆設言其國雖仁而多壽君子二字始見關雎之

詩禮記始云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謂之君子之

其國以貴之是爽鳩之樂為晏子所笑矣山海經乃

曰不死民在交脛東又曰在穿胸東今果安在耶

夷有九種注后芬發即位二年官本注無發字二作三與今本竹

亦云後漢書東夷傳注二年二作郝懿行校正竹書紀年

白夷赤夷注命吠夷白夷赤夷注白夷赤夷與下赤夷復依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案范史全依許君說文

夏后氏太康失德注樂于游田十旬不反官本注樂作盤同案五

說墨子非樂篇作武觀離駘駘九辯與九歌古文與今文異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平家衛王逸注引書序云此逸篇

章懷乃引偽古文以為訓非也

命徐偃王主之注持所棄卵柳從辰曰持乃得之鶴博物志及御

皆失故曰偃官本注未

穆王後得驥驤之乘注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官本注穆

燕人衛滿避地朝鮮注自始全燕時至漢興屬燕王盧紹反入匈

奴柳從辰曰今前書始下無全字王上

王莽篡位猶人寇邊注囚犯為寇應依前書補

時遼東太守祭彤官本亦前作彤案彤一作彤字从月即丹字

漸滋曼焉通志曼作蔓案左傳無使滋蔓

夫餘傳南至掩淥水注今高麗中有蓋斯水原注高麗畜已

出名馬赤玉貂納集解洪頤煊曰至與納字相類今案章懷以納

漢律能捕豺狗獐百錢獐非奇獸不必重於海外也洪以爲是

飲字而引許書鼠屬以明之以貂亦鼠屬取從其類據魏志則

本作貂飲又曰飲白黑貂飲類楚辭九歌儵儵兮飲夜鳴

是也飲一作雖从虫如說文儵儵之作蟻然說文無儵儵二字段

玉裁以爲即飲字鼠屬善旋當改云禹屬善倒懸以蟻固禹屬

又謂字當从允散之允不从穴以鼠部有跑後多謫从穴而讀

同職故定欽亦譌字此不盡然蓋欽訓鼠屬誠爲屬之偶誤

善旋即雖能倒縣之義本非有誤自从允欽自从允均不必

改也欽雖能倒縣之義本非有誤自从允欽自从允均不必

產毛有白處可俱爲裘故足珍而與貂並言之非以同爲鼠屬

也

有馬加牛加狗加案魏志作有馬加牛

尤治惡妒婦案通志作尤治如婦此治字

死則有棹無棺案魏志作有棺無

高句驪傳主部集解先謙曰官本部作簿魏志南史同謹案通志

傳下文大加主簿皆著積毛本同

好祠鬼神社稷零星注辰之神爲零星官本注零星作靈柳從辰曰

靈今案魏志及續志亦皆作靈惟通志同作零星靈亦云靈作零

作吳仲山碑神霄有知靈已作零詩野有蔓草疏亦云靈作零

證可

其國東有大穴號祕神案魏志通

其婚姻皆就婦家案魏志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

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就

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蓋仍甥館遺意也

小水貂傳句驪一名貂耳案通志但云一名貂

居因名曰小水貂案此明高麗本有貂名故別種依小水居者

誤注魏氏春秋曰原注氏論志據通

國人懷之多混爲姪故轉寫易誤

幽州刺史馮煥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煥謹案通志作煥錢大昭據

事見魏傳毛本原亦作煥此忽作煥也

宋本字畫殘損毛繡刻時因而致誤也

攻遼隊柳從辰曰前志遼東郡遼隊莽曰順

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集解沈宇曰至其時不得復有光

也案此傳之誤已於馮緄傳校補論及之今觀魏志高句麗傳

將姚光以下六十上言事蓋范史兼采雜傳記未及致詳耳但

死子伯固立不言有遂成傳則以伯固爲遂成子此尤兩傳

不符之大者惟遂成名見安
帝詔書范氏當必實有所據

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
柳從辰日本紀載高句麗降在延光元年七月袁紀同

東沃沮傳其地東西夾南北長注夾音狹
東本注在東西夾下

刻木如主
案魏志作刻木如生形則主乃生之謬作主不須言刻也

目相兼領集解先謙曰官本兼作監
錢大昭曰閩本作監今案魏志作主領

歲傳至朝鮮侯準
魏志準作淮乃淮之誤

三老耆舊
老原譌者依魏志正官本不誤

不請句
案三字通志同魏志作不請句麗乃謬句爲句四衍出一麗字也當依本書訂正

山川各有部界
魏志界作分通志同

作綿布集解惠棟曰魏志無布字
案此魏志脫一字耳通志仍有布字觀後三韓傳言馬韓人知

田蠶作綿布
魏志亦有布字則知於此文必不單言作綿矣

有果下馬
沈銘彝曰姜西溟云定張海出班魚班原作從錢大昭

卷八十五校補
班今據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亦作班其本字當作鮪說文

鮪魚也出歲那頭國爾雅釋魚鮪鮪郭注出穢邪頭國穢穢皆
即穢也

三韓傳都目支國
案魏志及通志目均作月附載五十餘國亦有月支國則此作目支誤也

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
呼爲徒案毛本此處原印版字有補綴痕故兩半行中譌誤疊

魏志更正官
本皆不誤

凡諸質易集解先謙曰官本質作質
謹案錢校據閩本作貨易謂質者質割焉故魏都賦云質割平而交易是作質易固不誤也

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集解惠棟曰驛魏志作譯
案通志文本稽原譌籍已正傳未會稽

倭傳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
東冶人仍作稽官本不誤

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曰骨爲鏃
木弓原譌才曰已正官本不誤其矢官本其作竹今案錢

大昭辨疑云才弓其矢當從閩本作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
本合也魏志亦云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

或骨鏃似作竹矢爲可據然木才弓目形近易譌其竹則形不
類一也魏志本矛楯木弓譌斷不連竹箭爲文古言矢與箭

亦微有別二也傳本以其兵其矢相次成文魏志言木弓短下
長上此製不可強通故范史消之古矢材用竹鏃用鐵乃常法

故范史亦略之雖僅言其矢或以骨爲鏃於義
並不漏三也是知毛本之作其矢較竹矢爲長

別尊卑之差
案魏志持差原譌走鏃大昭曰安帝紀注引此傳及

名曰持衰
案魏志持衰作持衰

便其殺之
案魏志持衰作欲爲長

分爲二十餘國
錢大昭曰閩本二作三

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注事見史記
注史原譌成已正官本不誤

卷八十五校補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宋宣城

太子

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背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大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命氏以後將軍之官始於魏賦

子衛文子周夫置前後左右將軍安得高辛時先購黃金千鎰邑

有此號范氏之說本於風俗通此不經之甚者

萬家又妻曰少女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范蠡宗室夷傳皆怪誕不經案黃金周以前為斤秦以二十兩為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未始有將軍之官其以時帝有畜狗

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宰得耳疾挑之

詭傳可謂美王之服白主之站惜哉無是事多下令之後槃瓠遂

街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帝大喜而計

槃瓠不可妻之曰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友聞

之曰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呂女配槃瓠槃

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

武山黃岡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

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牀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

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

狗形猶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

著獨力之衣字為豎者妄穿鑿也結音豎帝悲思之遣使尋

求輒遇風雨震麻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呂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

有尾形千寶者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邵夷槃瓠之後也難處五溪

其母後歸曰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

蘭語言休離味離蠻夷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曰名山

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瘕內癰安土重舊曰先父有功母帝

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謂其賦役也

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有邑君長長張禪等題名有邑長

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

君蘭世與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姨徒說文

女人自稱姨我之音胡胡明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集解今長沙武

惠棟曰爾雅云印我也郭璞云印猶缺也語之轉耳

陵蠻是也集解沈欽諤曰南史諸蠻傳居武陵者又雜有夷蠻名

曰莫徠莫徠者漢書地理志長沙郡又雜有夷蠻名

功常免徭役其男子但著白布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袴履婚嫁用錢結錦為聘財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沅水入武漢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嶺州經

陵縣有故劉向城武陵縣有故劉向城武溪武溪在沅水縣向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

得上蠻氏知向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向食盡引還

蠻緣路微戰向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

常德府武陵縣西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

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

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均也并見均本傳聽悉

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蠻中蠻陳從等反

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

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漢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漢水名源

崇義縣崇義縣屬武陵郡欽韓曰舊唐志崇義省入慈利縣郡國利病書漢

水南至觀音背會澧水漢中故城在澧州安福縣西北明史土司

傳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厚連構諸攻燒零陽作唐屏陵界中

洞蠻為寇是覃氏猶世據其土地也後漢書八十六

作唐縣屬武陵郡屏陵縣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明年春發

屏音仕顏反策解沈欽韓曰作唐今澧州安鄉縣北

荆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

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衡集

西有廢充縣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沈欽

韓曰一統志洪山在辰州沅陵縣西南三十里或即此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

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

年冬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曰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

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

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澧中蠻四千餘人竝為

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屬武陵郡集解洪亮著

年武陵太守上書曰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曰為

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

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曰禮是故驕靡而殺撫之策解惠棟曰應

如牛馬之受羈靡也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

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

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

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

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

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

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

元年太守應奉召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

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殺傷長吏

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

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

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旆鳴鼓應

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通逃之人乎肅拔刀向爽曰掾促

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

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曰右校令度

向為荆州刺史計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

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武陵蠻亦更攻

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

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

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刻其

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曰遺其君君

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集解沈欽之曰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楓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說苑建本篇若梧之弟娶今烏濟人是也萬震南

妻而美好諸窟易蓋謂蒼梧以南之俗志烏濟地名在廣州之南交趾之北極出通閩伺候行旅輟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趙又取其櫛櫛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珍異以食老也集解沈欽之曰紀要交趾之烏濟山在南寧府橫州東六十里昔烏濟蠻所居之地

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呂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集解鄭元注云欲成王曰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其轉相曉也

受命吾國之黃者爾雅曰黃髮曰黃髮者老壽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

作別風注雨集解惠棟曰今尚書大傳作別風淮雨鄭元云淮暴雨之名也劉瓛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祖云別風淮雨別列淮字似潛移注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意者中國有新異傳製制謀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盡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

呂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窮而縋之垂眉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縋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口幸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

遣使封豹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曰豹為珠崖太守也即就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上也曰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徒

後漢書八十六

五

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為交州刺史徙交趾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為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即許正其官後任延守九真於祖嘉其忠節徵拜為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麓音反泠音奢集解惠棟曰杜佑云麓音麤今承化郡也又云交州外城記云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後嫁為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集解

惠棟曰杜佑云漢交趾太守蘇定曰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

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

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別號也集解洪頤煊曰究蠻夷附落名不事人謂不屬於人蠻夷水注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交州外城記交趾郡界有扶

嚴究皆是先諺曰洪以究為附落名是也以此不事人為不屬於人則上下文義隔闕究是種落大名不事又究中之附落小名耳仍以李注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

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連音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

後漢書八十六

六

三年日南徵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徵外葉調王便

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集解劉放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永

和二年日南象林徵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

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

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執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

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

帝召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集解通鑑胡

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注大將軍府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

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

二州盜賊繁結不散集解通鑑胡注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

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竟豫之人卒被

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

水土溫暑加有瘴氣集解通鑑胡注度嶺而南瘴氣甚重致死亡

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

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

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

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已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

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已赴萬里之

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

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集解惠棟曰就後爲尙書與呂兵付刺史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已爲刺史太守悉使共

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集解通鑑胡注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守既不足

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已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集解通鑑胡

帥也許已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集解

日良事載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

就加魏尙爲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尙爲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尙復以爲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尙爲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已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集解通鑑胡

帥也許已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集解

日良事載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

就加魏尙爲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尙爲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尙復以爲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尙爲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字君倩初徵爲議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宜即拜良等便道

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集解惠棟曰謂不遇

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集解惠棟曰謂不遇

義見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

入賊中設方略招召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

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

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

美方之功遷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

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

守兒式戰死兒〇五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真都尉

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眾轉彊盛延熹三年

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

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召恩信招降烏潯人

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集解沈欽韓曰晉地志桓帝立

此開置七縣集解沈欽韓曰晉地志桓帝立高涼郡靈帝改曰高涼郡

年交阯合浦烏潯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

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徵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音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

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其山有赤黑二穴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

君之先故出巫蠻也

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其山有赤黑二穴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

君之先故出巫蠻也

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其山有赤黑二穴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

君之先故出巫蠻也

山石穴中有二所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

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剽劫於石穴約能中者奉曰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數

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曰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

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溫泉古老相傳此

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鹽陽石陰石常涇陽今常涇縣之荆州

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陽于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

名鹽水出清江縣西都亭山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

色清照十丈分抄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案解劉攽曰注夷

水巴郡魚復縣案文少一經字惠棟曰世本云以土為船離文書

之又注荆州圖曰夷水常涇縣所引常云荆州圖副曰夷水縣

云云乙曰副字脫陵字又陽石常涇縣一作場盛弘之荆州記云

早則鞭陰石應時雨雨則鞭陽石俄而晴但鞭者不壽復不得稱

名人顯彈之又注夷水巴郡魚復縣依御覽夷水別出巴郡魚復

縣別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

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

地晦冥積十餘日

之通考作何其便應從之天乃開明代本日廩君使人操青樓以

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樓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樓而射

便也又注宜將去世本云弗宜將去去猶藏也言弗宜藏而不嬰

也廩君於是君乎夷城此已上見代本也案解惠棟曰錄異記

岸曲泉水亦曲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

劉攽曰注案錄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

一依秦時故事楚有大夫靳向居城切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

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河中蠻是也和帝

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南郡夷屬百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

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

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

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蠻帝建寧

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

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

餘悉降散

板橋蠻夷者

蓋即板橋之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

之境傷害于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白

鑑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

夷廖仲等射殺之也案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巴夷胸腹度仲榮

何射虎秦桀等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頭志盡搏殺羣虎

而死昭王嘉之而旨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

不租十妻不算雖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傷人者論殺人

得弓俟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俟蠻夷贖罪貨也音徒蓋反案解

侯為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

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

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襲七姓

蠻夷間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記反策解惠棟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

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集解沈欽韓曰宋史蠻夷傳渝州蠻者古板楮七姓蠻唐

建南平蠻謂即板楮七姓地案今爲重慶府綦江縣遂世世服從幸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

於中興郡守常率引征伐桓帝之世板楮數反太守蜀郡趙溫曰恩信降服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于時宕蠻帝光和三年巴

郡板楮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曰征討方

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包字元道南鄭人板楮七姓射殺曰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陽國志作漢中郡縣破壞得板楮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後漢書八十六

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建寧羌復大入寶賴板楮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

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神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于郢都漢志云南亦倚板楮引成其功近益州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朱龜以并

之無功太守李顯亦引板楮討而平之集解惠棟曰顯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

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羅酷刑故邑落相聚曰

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集解惠棟

志云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郡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微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遺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

駁議同故范史節去也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楮蠻夷因

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集解宋史蠻夷傳高州蠻故夜郎縣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廢葛彰司西六十里皆置東接交

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漢邛都縣唐爲高州越嶲縣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犍

明諸落西極同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桐東北至葉榆葉榆縣屬益州郡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焉集解惠棟曰今流俗諸本並作

顏籍云葉榆澤名後以爲布舊也集解惠棟曰章昭注葉榆縣屬益州郡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自犍東北有作都國東北有冉

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集解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澠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後漢書八十六

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曰竹爲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

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曰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曰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集解王補曰

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華陽國志云邛水通牂牁有

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是也

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集解王補曰鄧氏通志注案史記及秦滅又案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

通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誤班固循習而書范曄所記詳攻爲正又案莊王後歷五十五年而楚滅又

王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

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怵怵奢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

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

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錦有梧桐木華績呂爲布

不受垢汚先引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陽州志集解沈欽韓曰永昌府騰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

珠穴傳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大如

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

入地千年化為琥珀茯苓亦化爲虎魄今大山有茯苓而無虎

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集水精瑞瑯阿蟲蚌珠物狀曰凡採

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攫海水孔雀背翠犀象

猩猩貍獸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

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爲羣土人以酒若酸設於路其

子土人織草爲屨數十纏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麪知其設

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麪子著之若進兩三升

便大醉人出收之觸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半中人欲取者到半

邊語云猩猩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者相對而泣即左思

蜀都賦云猩猩而就食者也昔有人以狸狸餵飽竟相對而泣何物

得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狢大

如鹽狀頗似熊多力食鐵屑無害雲南縣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有

不拉廣志曰狢色蒼白其皮溫熱無毒雲南縣志曰大理府雲南縣西有

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云在熊蒼山也先是西部都尉廣

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

之即召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

鹽一斛召爲常賦吏俗安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純字長伯

歎象羣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

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牟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承

帛萬匹封爲破虜侯永元六年郡徵外蠻至益州刺史張翥

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徵外蠻及犍王雍由調記作擅字

道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承初

元年徵外僑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眾內附獻象牙水牛封

牟永寧元年犍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

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

海西即大秦也集解通鑑胡注案大秦即武犍國西南通大秦明

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

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汗澤因名爲邛

池南人曰爲邛河後漢書八十六

大邛視如戴鐵冠狀李膺益州郡縣下有一老姥家貧獨

每食輒有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嫌之始之後稍長大長丈

餘令有駿馬蛇逐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

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姥乃感人以靈言

令何殺我母常爲母報警此後每夜輒聞雷若風四十許日

經相見咸驚謂汝何能無蛇無恙說今猶存人探捕必依止宿

每有風浪土人謂之爲阿唯蛇宅無恙說今猶存人探捕必依止宿

水淺時彼土人浸水取得舊木堅貞光潔如漆今如事人以此爲枕

相贈受音制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邛河在邛崃府西昌縣東南

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召爲越嶲郡滿水出

校根太守之姓名亦作牧風調邛人長貴呂爲軍候案魏惠棟俗通云漢有越嵩太守牧風也岑彭傳亦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

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投越嶲

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

君長多釀毒酒欲先呂勞軍因襲擊尙尙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

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

人結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嶲郡集解沈欽韓曰今臨邛縣北齋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

太守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後漢書八十六

翕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安帝元初三年郡徵外夷大羊

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集解先謙曰官殺遂久

令欽韓曰今寧遠府鹽源縣西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

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棟將兵至檇榆擊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棟字子恭成

事賊盛未敢進先召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棟先以詔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

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棟乞降棟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

集解先謙曰棟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棟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守夷人懼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端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已得安集解惠棟

志云翕卒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端一作端後順桓間廣漢

馮顯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叔馮光超後又事東平度叔雅初爲蜀郡太守爲成都令遷越

嶲太守所在著稱爲衆所不害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

然終日後漢書八十六居處略與汶山夷

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別傳曰山圖隴西人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隨士問之

見六十餘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呂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徵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人也集解惠棟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

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

六百萬呂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易也行道也彼百姓

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已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

經曰嶺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花故邛人作人界也屬阻峻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

海經曰甌雞散死乃止其人能作鹿甌班劉青頓髦甌羊羴之
色有毛角鬣散死乃止
屬青頓髦羴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曰正
西民侖狗國鬼親枳已聞耳貫匈離題離已漆齒請令以丹青
白旄紕鄧錕角神龜爲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鄧也音卑
疑反望鄧紕也策通惠棟曰羴羊陽國志作羴又注正西昆侖
國鬼親枳已聞耳貫匈離題離已漆齒孔晁云九者西
戎之別名聞耳貫匈離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
特多雜藥
地有鹹土煮曰爲鹽麋羊牛馬食之皆肥
麋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
樹掛角故桓在平淺草中肉肥香美逐入林則搏之
皮可作履韃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爲牀音子兮反
其西又有三
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徼外靈帝時復分蜀
郡北部爲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曰爲武都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今同谷郡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獫抵冒貪
武都地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
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
常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山說曰仇池百頃周

後漢書八十六

三

起數十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溪自然樓閣上東西二門盤道三十六頃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峨嵋嶽今恩阿者也
 盤道上有平田百頃爲號也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龍頰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弓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集解惠棟曰詳奮本傳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爲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

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
 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雅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
 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僂耳也。獸居謂穴居巢窟惠棟曰緩金樓子作援即聾耳國也。其人
兩手聾其耳故曰援耳見海外北經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曰
 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謨匈奴中郎將及戊己校尉等編數都護部
 守之曹。集解劉攽曰案此部字合作都動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

沙棲陸之瑋寶
珠玉金碧珊瑚虎珀之類

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也書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
 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煙居火中時時
 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
 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葉莫作火浣布單衣會寬
 客行洛陽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沃之葉莫怒解衣而燒之布
 得火熾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洗也集解劉
 放曰正文韜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
 案鞅字誤當作駢字

虛受堂

西

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微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豕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微鏤體卉衣憑深阻峭羣小貌也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旣孚改襟輸寶孚信也襟衽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巴君南君蓋傳鳳君思其何因身殺之集解官本者謚曰文獻通

如復模樛枿退然涉池更作昆明志作弄棟續志利反

今作有

距越嶲本非甚遠前漢時蜀郡西部兩都尉一居旄牛豪段夷并夷本即蜀夷元初五十年秋越嶲夷及旄牛夷殺

1093

長史六年承昌益州蜀郡夷叛與越雋夷殺長史燭城邑益州

刺史張喬討破降之亦均見安紀施牛蜀郡夷既可與越雋夷

同叛又何為不可攻越雋夷道刺史主兵則太守自不必行焉

都夷傳載元初五年夷叛殺遂久合詔亦命益州刺史張喬選

堪能從事討之遂久與靈關道同為越雋夷道而紀傳皆不

及越雋太守亦可疑與靈關無涉乎沈氏好為異說非也

冉駹夷傳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六

夷羌胡羌虜白蘭蚺九種之戎也

本劄作蚺今案蚺蚺皆無考當作蚺通志云氏其種非一或

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蚺氏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名之也

為邛籠也以其高言疑即邛隆之異文

有靈羊可療毒

豐尾者是矣字從需無由有辰音靈羊之靈本作靈詳兩雅注

及說文注後人或作靈靈疑仍靈之譌辰亦即靈之誤

主療青言

其人能作旄毼班屬青頓髦毼羊羖之屬注正西昆侖狗國

依通志正官

聞耳貫甸

獸居鳥語之類

布護巴庸之外

改襟輪寶注襟衽也

社也又衽衣衽也則作衽為正矣

社也又衽衣衽也則作衽為正矣

西羌傳第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西羌之本

之別也其國近南

左傳又云先王居橐駝

苗既宅鄭元云河關及地

連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

禹貢所謂析支者也

謂之賜支也

隨水草地少五穀

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

反故國無繆穿種類繁熾

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貨

則分種為酋豪

酒酣歌呼序云西旅獻樊

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

暴已力為雄殺人償死無

持久而果於觸突

以爲不堪耐寒苦同之禽

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

爲邦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卽位乃征吠夷孫仲康之子七年
 然後來賓夷二年征風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也至於后泄始
 加爵命由是服從集解惠棟曰孫仲康之子也后桀之亂吠夷入居
 邪岐之間邪今邠州也岐卽岐州○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癸三年吠夷入於岐以叛成湯既興伐
 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季武丁西裔考集解白官本戎作羌三年乃克
 武丁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殷
 之文集解沈德潛曰按商頌殷武之詩祀高宗之樂也首章敘其
 伐荆楚功二章言昔有成湯自彼氐羌云云蓋舉成湯時遠夷慕
 化以宣荆楚非高宗時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孫無道爲偶人
 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之行天神不勝而穆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
 梁山而避於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也反子季歷遂
 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復伐
 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集解官
 本考證曰監本作武丁子也王會汾曰按武丁子爲祖庚祖庚弟
 爲祖甲祖甲子爲廩辛廩辛弟爲庚丁庚丁子爲武乙武乙子爲
 太丁則太丁乃武丁四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世孫諸本俱誤今改正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歷爲牧師李俊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自是之後
 更伐始呼李俊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自是之後
 捷其三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
 夫也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
 而成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事紂左傳
 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及武王伐商美髯率師會於牧野尚書曰肅
 叛國以事紂惟知時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
 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十
 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荒服不
 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竹書厲
 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王命
 臣漢曰槐里也

窮業乃賂戎狄通道呂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窮西戎開

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問穆公穆公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遣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為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也左謀收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也左

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

其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卽厲公二十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集解惠棟曰史記作渭南

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

後漢書八十七後漢書八十七

鄧北地名後二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秦解先謙曰涇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報四十四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郡焉戎

本無君長夏后氏未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已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

衰亡餘眾皆反晉為西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作爰劍古字通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已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

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已不死既出又與別女遇於野集解惠棟曰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

面羌人因已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二河即黃河賜支河

湟河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

事之推已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已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

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庶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

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初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獯戎獯音忍季父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

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龍牛種越犛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今梓潼縣地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

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

始皇時務并六國呂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已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已界之眾

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徒留何等

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氏音丁今反五縣並屬隴西郡今金城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

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郡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

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與匈奴通台兵十餘

萬其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枹音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缺漢遣將軍李

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

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集解

惠棟曰杜佑云今酒泉郡之北

千餘里 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呂實之至宣帝時遣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姓也規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

人所不田處呂爲畜牧安國呂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呂爲不可

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

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

豪四十餘人斬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三十餘人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

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

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多音先

所廉反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

健自後呂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已燒當爲

種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呂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其獻西海之地初開

呂爲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

漢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

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

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

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

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

置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湟水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皆

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

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呂明威防

光武從之即呂牛邯爲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郎字持節如舊及

郎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

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

和政郡地日杜佑云今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

風三郡集解惠棟曰杜佑據東觀記云徙七千口於三輔案永平

范史論仍仍前當作寇馬文淵徙七千口置三輔乃資固馬武事而

之三輔則仍據東觀記也注詳下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

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

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南音乃感反集解惠棟曰李善曰說

水爲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

落及諸雜種寇大榆中集解惠棟曰官本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

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

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集解惠棟曰

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

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

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呂方略爲渠帥二年秋

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

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銓街音階爲羌所敗殺五百餘人

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爲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

允吾唐谷允音銓吾音牙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達

縣地後漢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

爲龍支縣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爲牢姐種所

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集解惠棟曰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集解惠

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爲種人所信向皆從

取計策時爲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

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

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

年齊人伐山戎

後漢書八十七

七

後漢書八十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今國家無德恩不及

利將軍趙括
二百四十人
之功殺故不以爲功
咎由太

藥養視令招其種人
諸欲效功者皆除其

有功者永平元年復

西邯大破之事已具
三輔已謁者竇林領

是謂林降林爲下吏所

其第一豪與俱詣闕

辭等也
乃僞對曰

而免林官會涼州刺

涼州刺史奏林賊罪

入降漢乃入居塞內謹
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

之出塞安史將名種
相結爲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西太守孫純遣從事
虜數百人復拜故度

安夷二年夏迷吾遂
戰於荔谷崇兵大敗

於

恩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

水經注云遼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
逕遼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

於是遣行車騎

洮州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在隴西郡佑云案西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

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
公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

督烽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燧者

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
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集解通鑑胡注
河北逢留大河

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

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

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白領漢
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

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

伏兵三百人夜突有營中驚壞散走
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

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
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

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

也郭璞云狽伏復爲孫炎云狽怵前事

復爲也張揖雜事作伏音曳云復過度陸德明云伏又音時設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

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

乘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有一人也迷吾兵敗走因譯使

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

紆因自擊伏兵起集解劉放曰案文當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

吾等五人頭召祭育家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

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

闕等相結召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

塞太守寇肝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

胡會集附落種眾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召張掖太

守鄧訓代爲校尉稍召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

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

谷徙居頗巖谷集解惠棟曰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集解錢大昕

有永元元年此又舉永元之贊也以傳蜀郡太守薛尚代爲校

尉尙見前人累征不克徵召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

居大小榆谷集解通鑑胡注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章和二年鄧

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之作至爲道令譯田汜

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召

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尙坐徵免居延都尉賈友代爲校尉友

已迷唐難用德懷怒於叛亂乃遣譯使携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

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

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集解通鑑胡注此大河即黃河

作大航造河橋欲渡河擊迷唐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迷唐乃率

部落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

河曲集解通鑑胡注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流逕於析

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再貢析支屬雍州在河至八年友病

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

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

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其

爲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集解先謙道行征西將軍劉尚集解惠棟曰

金吾劉尚行越騎校尉趙代集解惠棟曰代趙熹子和帝紀作趙

征西將軍事趙代集解惠棟曰代趙熹子和帝紀作趙

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

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尙屯狄道代屯枹罕尙遣司馬寇

肝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集解通鑑胡

南山尙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膽肝斬虜千餘人得

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

年尙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尙營屯枹罕謁者耿譚

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

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關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

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已爲漢作河橋集解

胡注即五年賈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召種人飢餓不肯遠

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羅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

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將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

皆坐徵召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集

王補曰初累姐集解先謙曰遂擊殺其首豪由是與諸種爲

讐黨援益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

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半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集

通鑑胡注水經注曰允川去賜支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

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再貢析支屬雍州在河至八年友病

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

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

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其

爲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卷之二十一

漢中郡城

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移屯襄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

詔任尙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

都尉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曰爲虜乘勝鋒

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

下史王宗原展目身并刀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

屬隴西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段崇守禮高南鄭人也太守

河間鄭康命爲主簿承初四州羌反益入漢中產出屯襄中

虜東攻康欲戰崇諫不可願固望待之康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

下史王宗原展及于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眾寡不敵崇等皆死

羌遂得康殺之功曹程信時居任仁戰舉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

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召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

年春任尙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

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

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

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集解惠棟曰上朝廷從之遂

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集解通鑑胡注隴西郡本治狄道

傳皆然或者二郡異曰上云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

徙寄治於襄武與安定徙美陽右扶風北地徙池陽左馮翊上郡

徙衙縣名屬馬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

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

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召任尙爲侍御史擊羌於

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集解李吉甫誘殺降者

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

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

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

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枹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

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絲帛一億

已上杜季貢亡從漢零六年任尙復坐徵免漢零死子零昌代立

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曰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集

通鑑胡注案東觀記丁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

部季貢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駝馬牛羊二萬餘頭曰昇得

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

壁設鳴鼓集解通鑑胡注自太行北至恒山阻隔并冀其間多

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其脅諸種分兵鈔掠武

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羌傳有北海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

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

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集解洪亮

年所更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坡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眾僞

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遵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

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

徵自殺龐參目失期軍敗抵罪目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尙爲

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尙臨

行懷令虞詡說尙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

後漢書八十七

大

萬入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

使君危之尙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謂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

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弓步

追之勢不相及所引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

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

侯其夏尹就曰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部百姓諺曰虜來尙可尹將中郎將尹就伐羌援勳

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也百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

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尙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

王冬任尙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

七

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尙兵到高平安定郡屬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

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

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

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

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集解惠棟曰鄧傳作舞陽

後漢書八十七

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臧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沒入田廬奴婢財

物集解惠棟曰鄧傳傳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

復寇傲自羌叛十餘年閒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

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

涼二州遂至虛耗集解通鑑胡注永初元年六年春勒姐種與隴

七

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

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口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

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

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呂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

豪飢五等呂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

七

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

吏集解通鑑胡注馬賢於時爲健聞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譏

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有姑射山之

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有姑射山之

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有姑射山之

也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術而首尾兩端
首尾猶首鼠也漢書先謙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
日寢尾鼎施此後受仍作施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
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曰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
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
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漢書先謙曰衛宏
師諸亮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
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
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
段熲傳云烏音通鑑胡注鸞音鸞鳥讀曰雀田故衡云鸞鳥縣
即鸞雀樓在涼州周詩昌曰注云鸞音鸞者當是誤書鸞為鸞也
鸞音安得有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
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眾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
降集解惠棟曰即宋漢也延光中四遷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
為西河太守傳不載為涼州略也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
將種眾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
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
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
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
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
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曰奉祖為孝君
上曰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曰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
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曰為民利茲縣有
鹽官即雍州之域也集解惠棟曰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
日杜佑云在今上郡銀川之開水春河洮水春河洮水春河洮水
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引溉水春河洮水春河洮水
通運船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

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前書者義
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
云元元當作元二又王充論衡云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期
節百災萬變殆同云又云災氣有九陽陽之五陰陰之四陽陽之
吳都賦引易無妄云災氣有九陽陽之五陰陰之四陽陽之五
四陽陽之五陰陰之四陽陽之五陰陰之四陽陽之五陰陰之四
引易九陽云初九入元陽九陽陽之五陰陰之四陽陽之五陰
安字之誤九陽之說與易無妄同孟康云易傳之詳矣今易之
亦云安猶望謂無所希望雜卦云無妄也易傳之詳矣今易之
而雷無妄之卦運應劭云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
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見棟周易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
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已為
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集解惠棟曰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
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為隴西理義武捍蔽京師而
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通鑑胡注單外言無蔽障而
公卿選懦容頭過身惠棟曰史記律書選懦音軟可馬貞云謂
動身欲有進張解設難集解通鑑胡注張解者謂張其辭但計所
取之狀也後漢書八十七九
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瓚
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赦河湟渠為屯田省內
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
數年馬賢曰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
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
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曰逼羣羌集解通鑑胡注兩河謂皓復坐
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已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
解仇詛盟各自微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
安集解通鑑胡注上移屯田至陽嘉元年已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
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隴西
永初三年種羌浸復臨洮縣生得南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
部都尉今三郡既復故復置也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
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

百級四年馬賢已發隴西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實降賢解王鳴盛曰賢當賢復進擊鍾羌昌官本鍾作種昌昌等遠種十餘萬詣梁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遠將軍復召馬賢代爲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

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四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

將隴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驛羊十萬餘頭徵賢爲弘農太守召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集解惠棟曰袁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

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集解劉劭曰三君素性疾惡二字惠棟曰袁宏紀作二君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處或作庸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陳傳羅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

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召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召保聚百姓且

陳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集解惠棟曰牧師苑之馬也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

怒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順帝紀云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代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封光爲武陽亭侯袁宏紀漢安元年十二月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

塞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集解通鑑胡注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同州縣也顏音於筠反集解洪亮遺中郎將龐參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唐羌斬首四百餘級

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卒種羌千餘寇北地集解惠棟曰帝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

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召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罕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

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綠北界參綠縣名屬安定郡緣音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三年夏集解惠棟曰帝趙冲與漢陽太守

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縣屬漢陽郡集解惠棟曰案兩

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集解通鑑胡注瑤如字領也袁大昕曰

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擊羌到建威陰河縣漢書建威作武威陰縣屬安定郡集解惠棟曰前志縣屬陰縣地黃河南自蘭州金城縣界流軍渡未竟所將降

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竝稱曰恩信招誘之於是離
南狐奴等五萬餘戶詣竝降隴右復平竝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
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
諸將多斷盜牢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策解通鑑胡注
牢斷割也減割牢粟皆以珍寶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
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
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遼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
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呂南陽太守
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呂中郎將
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
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
呂濟南相胡閔代爲校尉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忠轉

後漢書八十七 主

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
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焉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其擊
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
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閔疾復
呂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
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
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
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
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
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
其九種在賜支河首呂西及在蜀漢徽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
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

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
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
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集解惠棟曰此注據廣雅類編
云無慮大計也先謙曰大計卽都凡也無二解發
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
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
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
大胖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
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
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
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
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
蠻討破之

後漢書八十七 主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集解惠棟曰
志云西平張掖之閒大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其婚姻及驃騎將軍
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
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
略與羌同亦曰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
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
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集解惠棟曰冷帝紀作冷金城太守
陳懿遂寇隴右焉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已
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驚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
忽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梓

革暫動則屬難以為驚粹擊鼓也革甲也難驚服也左傳故承

初之開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樹木為

兵負柴為械穀焉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

日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

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

急即插羽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繆

而為虜說文曰微繆也發家露齒死生塗炭齒音才自西戎作逆未

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曰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

力之損情存苟安或曰邊州難援宜見捐棄集解惠棟曰鄯驃

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集解惠棟曰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

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積積

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維

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曰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收首尾搖動

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練絲

之珍徽糧粟鹽鐵之積所目賂還賄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

巨萬或梟剋首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

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秦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

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

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鷹銳呂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

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策解惠棟曰晉諸云獻公伐翟相

負恥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珍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

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叛解於重崖

之上不可校計顏音盧廣雅曰顱顱類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

鐵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

傷和致妖是何言之狂乎集解惠棟曰案係段熲語見類本傳云

誤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其根謂盡

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

荒知夷貊殊性難目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

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集解惠

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前書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集解惠棟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建武中以馬援領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焉河

東空而與漢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饒苦漢人

羌奔駭互相扇動都尉王宏使西域調發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

略趙魏唐突輒關過及河內十年之中大夏俱弊此其所以爲害

尤甚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爲害

腹苦起則披珍爲難療瘡大連愈之故哉案永平元年馬武破滇

吾徙七千口置三輔馬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食其

三郡通典謂援徙七千口於三輔似涉武事而誤當考食其

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嗟夫識微者

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

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史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

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幸有浩歎於伊川也周平王

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戎乎後秦遷降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

患也

費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疆度劉隗北假借

陽安定郡朝勞內謀兵傲外攘應城也

西羌傳第七十七 終 後漢書八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七校補

西羌傳案范書蠻夷八傳此本惟西羌西域不題列傳官本則僅傳本皆應有列字凡西北都善車師諸國案通志都善此不同皆傳寫之失

其兵長在山谷通志亦作長已正官本不誤

賦夷入居邪岐之閒注邪今邠州也岐即岐州官本不誤又官本有岐州下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注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柳從展好時縣屬右扶風注云有梁山宮光武中興以封耿弇兼食美陽四傳至耿協無聞蓋順帝時國絕併省入美陽故續志不載也唐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

太丁之時案從辰曰竹書紀年作文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辰案鄭按本竹書紀年注據帝王世紀文丁亦曰太丁

注太丁武乙子也依武乙原本亦作武丁通志注同

於是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注冀邽縣有也字

之戎注義渠縣屬北地郡有也字

紀郡詳義渠今地已

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注事見僖二十二年字官本有

西踰汧隴注在今隴州汧源縣柳從展曰唐開源今鳳翔府隴州治

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注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案庶長見左氏襄公十一年傳杜注庶長秦爵也章懷云見左傳是惟事字當衍秦惠王時事安得見左傳乎

取郁郅注縣名屬北地郡柳從展曰今慶

取徒涇二十五城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為在山西

境柳從展曰秦伐義渠因取徒涇其地當與義渠近接義渠今地既為今甘肅慶陽府南西北界其州東南即接今之涇州傳所謂徒涇二十五城疑即在今甘肅涇州境至前漢西河郡之徒涇今地雖不可考然漢西河郡為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地相距遠矣且涇經字異章懷此注顯誤謹案前志西河郡有徒涇無徒涇就郡求縣則涇字之誤所當先正然注誤而傳文必不誤以義渠本涇北之戎其地宜言涇也又前志北地郡雖有義渠道而在七國時義渠戎地既屢為秦削及後秦滅義渠

渠猶開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其大可見章懷乃以漢之義渠縣釋秦之義渠戎亦明有不合但西河地連塞外孝武時始置都無此理故仍仍以柳說為最得其近也

羌無弋爰劍傳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已不死

其蔽火得已不死案爰劍實藏穴中道者不覺遂以為虎之不死則亦從而述之正以存其真也凡諸蠻夷傳所傳詭誕之事蹟其始皆必由其種人所自為說亦即此可通范例

河湟開少五穀注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初從辰曰今西甯府西甯縣西境

於是徙雷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

今益昌府岷州治道今秦州清水縣西南羌道今岷州西北六十里西固所之西北

築令居塞注令居縣屬金城郡柳從展曰漢令居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遂圍枹罕注枹罕縣屬金城郡柳從展曰漢枹罕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案前書趙充國傳作於是諸降羌及歸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

小種青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

納言不中就中言不就中

演良傳又數遣使官本驛作譯今案通志作驛與毛本同或作驛不絕何義門難譯者當是依劉放說改之耳然東傳序使字且譯驛古通作孝經注趙衰重譯釋文譯本作驛是也通動

靜錢大昭曰闕本

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地從柳

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集解惠棟曰徙七千口置三輔乃實

固馬武事今案建武十一年馬援破羌徙致三郡見光武紀援

置之此言破降言歸服仍與援傳合扶風為三輔之一亦非必

不可言三輔也下文永平元年寶固馬武破羌載於西耶明紀雖

武本傳亦但言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餘皆降散

未必其餘降者反多至七千口也如以此推之

則固武徙羌三輔之說恐正因援事而誤傳耳

漢吾轉教目方略為渠帥自本為下有其字今

又戰於允街注街音階原本文注街音作衙已正官本不誤今案

地已詳明紀

戰於允吾唐谷注允音鉛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明紀唐谷故城

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柳從辰曰唐湟水縣今西甯府湟水縣

云至後漢為龍書縣柳從辰曰唐龍書縣今西甯府湟水縣

吾則龍者自即龍支堆乃地名龍支堆乃地名

臨羌長收繫比銅鉗案明紀遺固武等在不誤今案通志繫亦譌擊

永平元年至大破之案明紀遺固武等在不誤今案通志繫亦譌擊

於是復省校尉官復原作後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呂父降漢乃入居塞內錢大昭曰馬防傳所云金城隴西保塞羌也

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官本復作後今案通志作復承上文省校尉官言作復是

狂伏邊利官本伏作扶從大案從犬非已詳馮異傳校補

會集附落通志亦有已補官本不誤

永元元年紆坐徵呂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案據鄧禹傳訓代紆為校尉實任在章

約二年此改二年為永和元年蓋亦就擊走述矣約言之然因此遂與下文和帝永元四年犯復矣

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案鄧禹傳降者為述唐伯父號述吾據本傳漢吾諸弟述吾弟號述唐為述

吾子則號吾其叔父非伯父也號吾亦即前為李章生得者鄧禹傳作號述吾蓋述吾即前為

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本姐下有種字謹案通志無種字

至允川川原作州依通鑑改官本不誤案通志亦作川

隴廩相曹鳳上言隴廩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見曹全碑

也注隴廩縣名屬右扶風已詳狀

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錢大昭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

恃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今案通志亦作拳勇文選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李善注

無勇拳與權同云毛詩曰無拳

侯霸復上置東西屯田五部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廩州今地已詳馬武傳官本注今

東號子麻奴傳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案各本及通志

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注縣名屬漢陽郡已詳

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注右輔都尉都郡官本注未有也字案注都字亦治字避改

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注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已詳

遂移隴西徙襄武注縣名屬隴西郡案注複

侍御史唐喜侯康曰華陽國志唐喜進討羌經年不京兆虎牙都尉耿种

京兆虎牙都尉耿种通志官本皆作兆

參兵至勇士東注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柳從辰曰今隴州府金縣東北

光並沒錢大昭曰關本光下有等字

二十人共市一馬志正官本不誤

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案說文尋理也謂從其後追尋而理之

諸營彼注云尾謂尋其後而擊之義亦同周以為誤非

永南元年春上郡沈種羌官本沈下有氏字今案通志亦作沈種

之誤官本乃別增一字矣

種眾散遁通原作逋依通志改官本不誤今案通志古通作

離河山之阻離原作離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而公卿選儒注前書音義曰官本注

恐必見圖見原作後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四年馬賢目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官本目作亦今案通志作以疑皆因

字之調如作亦則下當云擊
良封殺之不當云擊殺良封

良封親屬並諸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作賢案錢大昭說同又通志作賢可證

今三君素性疾惡案上文馬賢並徵下文機秉坐徵後賢父子亦戰歿似作三君亦可通

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案錢大昭曰本紀作令扶風漢陽隴道塢三百所據此則

作字當在
隴道上

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官本眾作種案通志作眾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繇北界繇原作總依錢校改注同官本不誤案通志及前鎮志均作繇

集解洪亮吉曰案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案前志陰均屬安定鎮志參繇屬北地鎮陰作繇陰屬武威皆云故屬安定事在順帝末年應已改屬而參繇一縣章懷紀傳兩注皆仍屬之安定故洪氏訂其誤

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鶴陰河集解惠棟曰至此處今地已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案錢說是各本皆失正中

戎帥驕然諾之信案詩不驚不崩毛傳驕也與此義合本書李固杜喬傳論專為生則驕義章懷訓驕為違又歌注驕與愆通

燔破尚積錢大昭曰皆當作積

西域傳第七十八
後漢書八十八

宋宣城太守 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 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漢曰都護

之置始自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書曰於吉也

師有前王後王國也集解先謙曰戊己二校尉前王庭漢書曰師有前王後王國也集解先謙曰戊己二校尉前王庭

割為五十五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分爲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爲烏食營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前書曰車師後國又分爲烏食營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

之乃眾建而小其力之意范云自相分割蓋誤先謙案前書云及被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明爲都護分之

周說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是為西戎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歛稅重刻諸國不堪

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集解先謙曰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

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爲鄯善所并且渠勒皮山集解先謙曰以上七爲于真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

貪訶離集解先謙曰四國附見前書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

有傳無事不書不在國之得立與否也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其寇河西郡縣城門書開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

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西州伊吾縣

志晉立伊吾郡今縣隋爲伊吾郡唐置宜禾都尉目屯田集解王

伊州附郭伊吾縣今縣置宜禾都尉目屯田集解王

正義云宜禾本城名在臨西後置縣屬涼州惠棟曰與地要覽云今低州本漢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據

十三州志云宜禾縣屬魏郡晉昌名郡在後要
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

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龜茲王遣使賀曰上
日袁宏紀悉獲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
師傳一統志招哈和屯在關展城西三百五十里亦稱交河城招

之哈刺和卓也今新疆省吐魯番屬章帝不欲疲敝中國
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

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賁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
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閼樂將二千餘騎掩

擊伊吾破之憲解惠棟曰樂和帝紀
爲都尉集解先謙曰尉當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

下文云又置戊己校尉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
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則詳足明置戊校而己後人不知妄增已

以前失之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集解惠棟曰十三
國之高昌壁也以其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歐陽志云西

州前庭縣本漢高昌壁置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先謙曰高昌壁前
至魏伯雅傳一統志張駿置高昌郡焉以關伯周爲高昌王

州元爲和卓曰土爾番又置戊校尉居車師後部候城集解先
統志關所轄連水齊克在開展城西四百里周二里許西

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書於是五十餘國悉
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

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菟集解先
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集解先謙曰西海中地也詳下皆
焉集解先謙曰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
皇帝西域叛安帝永初元年頒攻圍郡護任尙段禧等

朝廷曰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集解先謙曰
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其爲邊寇十數歲敦煌太守曹宗忠其暴

害通典作曹崇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召招撫之集解先謙曰上奏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

復率車師後部王其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
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先謙曰官復欲進取

西域鄯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
人蜀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

欲閉玉門陽關曰絕其患先謙曰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集解
十里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集解惠棟曰袁宏

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處其土地曰爲北虜呼衍
乃如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也

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集解惠棟
後漢八十八

人呼爲秦海先謙曰大秦在海西去北匈奴絕遠呼衍王不得
展轉其間張璠即不明地理上書何得任意妄言至此且大秦海

西同爲國名璠不能約大秦海西四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曰酒
字爲秦海疑何如中別有秦海再考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曰酒

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
今瓜州常樂縣東集解劉敞曰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惠

棟曰袁宏紀云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
昆侖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集解先謙曰經其因發部善兵五千

人移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
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
焉柳中今西州縣也集解先謙曰通鑑胡注柳中在後部金蒲城
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平高昌以田城爲柳中縣李吉甫
云縣西至西州五十里杜佑云平高昌以田城爲柳中縣李吉甫
二十里有長河爲關西最大聚落漢爲柳中長史所居唐柳
治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
廷下其議尙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
嘗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

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綈絮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人之主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

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遺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

直度曰當斯之役黔首限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

中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

庫單竭朽空虛算至舟車費及六畜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

得以出算船車一算商賈車二算船五丈夫豈不懷慮久故也

也遂開河西四郡已隔絕南羌

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已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

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

一作觀戎狄可已威服難已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

關者數矣集解惠棟曰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

軍師執必南攻集解惠棟曰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

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集解惠棟曰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

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

注即遼中及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

役興不貲之費發矣集解惠棟曰毛晃云嘗之為言量者但愈

西域絕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

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

無已慰勞吏民外無已威示百蠻燧燧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

有如邵公曰時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臣目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

增四郡屯兵目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

上而折衝千帝納之乃已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

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

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真莎車等十七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惠棟曰烏孫及領西六

年帝曰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曰為鈔暴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

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真所沒集解惠棟曰

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反言莫懲革

集解惠棟曰自此浸昌疏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集解惠棟曰

詳車師傳自人皆唐避大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

詩未同改者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

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

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皆南北有大

山集解惠棟曰胡注南山在干闥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

面大山今葉爾羌和闐諸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中央有河集解

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吐魯番巴里坤諸山是中央有河集解

東流亘西域中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集解惠棟曰

境南諸山東出經羅布淖爾青海甘肅涼州南又經渭水南

為武功太乙諸山又經西安府長安縣南為終南山言南山至此

而終也漢金城郡今其河有兩源集解惠棟曰涼山異物志云蔥

焉河源馮紀所謂崑崙者也一出蔥嶺東流集解惠棟曰涼山異物志云蔥

名漢曰兩河見下惠說本斷一出蔥嶺東流集解惠棟曰涼山異物志云蔥

云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一出于貢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

注蒲昌海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敦煌郡正西關外蒲昌海一名鹽

澤集解惠棟曰詳見去玉門三百餘里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敦煌郡正西關外蒲昌海一名鹽

前書云玉門關三百餘里明此玉門關此不得獨關且

注作東去玉門關一千三百餘里徐松云玉門關關二子河

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

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而前後書皆說去千

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集解惠棟曰袁

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

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集解惠棟曰滿一作蒲李光廷西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麻蒲荀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

已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蔥嶺出西諸國有兩道集解徐松曰漢時

山北為匈奴傍南山北坡河西行集解徐松曰漢時

紀故無道又注次下亦同次當作此集解徐松曰漢時

音同段玉茲以波為破之段借字班超傳注波傍也音波徐松曰

達葉爾羌境據此作破者是袁紀漢人安改次下顏注屢見惠說

非至莎車為南道集解徐松曰漢時

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集解徐松曰漢時

其南為陽省為高附更西南為烏集解徐松曰漢時

西行至疏勒為北道集解徐松曰漢時

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

今喀什噶爾境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河以注蒲

昌海故山有南北之別河則但曰波集解徐松曰漢時

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惟一大河北道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集解徐松曰漢時

西北諸國焉耆在蔥嶺後漢八十八

東明者字衍說詳前書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

彌解先謙曰前書作拘彌此更名史記作拘彌音變字詳前

拘彌國居窰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窰彌城本云居窰彌城但改城名未改國名蓋其先國城同名既

改城名傳聞以為并國名亦改耳唐書云于闐城三百里有建德

入大河東河即克勒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底雅河一作克甲雅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千七百六十人集解徐松曰漢時

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樂發二萬人擊于真破之

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至靈帝

熹平四年于真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眾戊己校

尉集解劉放曰案文多已字但是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為王時人眾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真三百九十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日東觀記云去于真三百里先謙曰前書

于真國集解徐松曰漢時

日東觀記云去于真三百里先謙曰前書

後魏書云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九千六百七十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集解先謙曰前書勝兵二千四百人新唐書勝兵四千而後漢時

兵三萬餘豈壯者盡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真徙其王

俞林為驢歸王明帝永平中于真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真

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

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蔥嶺已東

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真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

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真病難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

國與于真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真王令胡醫持毒藥害創

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王敬

代為長史達令敬隱匿其事集解徐松曰漢時

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真國人欲召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

于真設供具請建集解徐松曰漢時

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

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

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日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時

斬建集解先謙曰官本于賓侯將輪焚等遂會兵攻敬集解先謙

之侯集解先謙曰官本于賓侯將輪焚等遂會兵攻敬集解先謙

有輪國侯左右將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賓

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首於市輪焚欲自立為王

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集解先謙曰下文云輪焚死已經月

日劉說非也既欲自立為王非傳不從可了事者非國人馬達聞

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賓桓帝不聽徵達還而呂宋亮代為敦

煌太守亮到開募于賓令自斬輪焚集解先謙曰胡注開于賓國

也時輪焚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

詐而竟不能出兵于賓恃此遂驕集解先謙曰恃中國不自于真

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集解先謙曰皮山

西夜國集解先謙曰一統志裕勒阿里克在葉爾羌西南三

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去戶二千五百口

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集解先

當作傳官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集解先謙曰案漢當作西夜子

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集解先謙曰

前書亦別白言之未謂為一或當時合為一國後仍分為二如今

歐洲荷蘭與比利時瑞典與挪威之例亦未可知餘詳前書注

子合國集解先謙曰新唐書子合在葉爾羌城縣地居呼韃谷九言

反集解徐松曰新唐書子合在葉爾羌城縣地居呼韃谷九言

是疏勒傳云去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集解先謙曰戶

南與烏焉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東與漢書接

德若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東與漢書接

爾羌城在五百餘里其地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

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

子合相接其俗皆同集解先謙曰與子合接而較

烏耗集解先謙曰音義音烏耗又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音之如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末反音一作耗音直加反急音之如

作耗集解先謙曰注末反音一作耗音直加反急音之如

耗毛曰屬亦作耗集解先謙曰注末反音一作耗音直加反急音之如

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集解先謙曰前書弋山離

屬都護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云排持即今之俾路芝之名甚古也復西南馬行

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

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集解先謙曰徐繼畲瀛環志畧以條

今俄羅斯國南之撈里達黑海環其三面西海即黑海也引詳前

書條支傳語補云圖考說非也黑海北境古屬希臘國史確然可徵固無條

支之名其地亦非安息波斯所轄成周中葉波斯極盛之時西界至地

中海北界至高加索黑海皆在條支國境中葉波斯極盛之時西界至地

西界未至黑海集解先謙曰後漢八十八

順復沙土集解先謙曰後漢八十八

時必北立國建都之所且經西人闢治遂成衛路車馬暢行遐邇

程途西北向亦不盡符後書言由排持西南行若轉東乃達安息

當云西北向亦不盡符後書言由排持西南行若轉東乃達安息

密雲占條支國也城方十里河經其城西南流通亦云波斯即

條支故地則無流大入波斯海灣西紀周哀王時希臘王阿來

多沙流東南匯合而波斯海灣西紀周哀王時希臘王阿來

三得之將塞魯克而波斯海灣西紀周哀王時希臘王阿來

有東魯齊二城後漢書波斯王後裔元天方教主亦都於此

日東魯齊二城後漢書波斯王後裔元天方教主亦都於此

時阿刺伯人西來城始被波斯王後裔元天方教主亦都於此

爾西二城後漢書波斯王後裔元天方教主亦都於此

格力斯河城後漢書波斯王後裔元天方教主亦都於此

蘇亦謂波斯王居東二城後漢書波斯王後裔元天方教主亦都於此

書亦謂波斯王居東二城後漢書波斯王後裔元天方教主亦都於此

部地故漢書謂抵條支臨海欲渡... 拉克阿刺伯山古時明刻伯人... 有大湖亦流入波斯海巨泊... 域之在此今沙漠絕無西北... 得洪說益明以今國語本西... 出故阿海在條支西故稱西... 故曰海曲環其南及東北也... 下方敘入安息之道洪未達... 亂之則治土地暑溼出師子... 封牛孔雀大雀集冠先謙曰... 雀即號曰大雀轉北而東復... 而東也後役屬條支爲置大... 復舊業之前

後漢八十八

安息國居和積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 洛陽至長安多一萬四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 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 洛陽二萬里章帝元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 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 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 風而行冷然善也善風適諸好子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 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 止其船先還中志略云此波斯不欲大秦通漢故難英英聞之乃... 息魏書安息國在波斯西都尉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接去代... 二萬四千五百里波斯都尉利城在恒康西古條支國也夫代... 志略謂其地者不應有此應說考西書之紀波斯始於中國成周... 人也周顯王時希臘王阿來三得城敗波斯據其地顯王三

十

十三年阿來三得城所併施朝... 奪爲其將賽魯克斯所併施朝... 數十年波斯東境帕而特國起... 至東界波斯東境阿母河傳國... 時而波斯國與羅馬國東界阿... 時而波斯國與羅馬國東界阿... 刻伯人所滅其王卑路斯逃入... 之曰阿而所滅其王卑路斯逃... 字義爲門後書安息之即阿而... 域原非波斯所滅則與安息之... 合地產良馬故前書云波斯南... 珊木虎人亦即此馬波斯南... 結左意以明其紀年有誤然西... 在東海南山阿刺伯人先滅波... 廿英所臨之海必爲阿而海由... 海之尾蘇伊士必開紅海之中... 近程期或二載三載三國志裴... 或一歲無風或三載三國志裴... 變海中思士惡三載三國志裴... 所臨之海爲阿而海其水程最... 地也東如所言阿而海其水程... 夢以地中爲大泰更復幾時可... 直截者亦明指地中海也特安... 耳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獅...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贊... 寶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 極矣時西人老後漢書此文以... 度河必是格力斯河或哀南拉... 馬千步爲一里之數皆可徵實... 先謙案如西人所言則由斯賓

南行至于羅即今西里亞之大馬士
直指南而西而北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曰前書無一名犁鞬集解惠棟曰魏略作犁鞬案此即呂

在海西亦云海西國集解先謙曰漢書西域傳云此海國也杜預注音居言反曰
林岡占大秦舊書云東南與波斯接證補云羅馬國都在地中海

南之中入西里亞南之東接阿剌伯其東南則達波斯故曰與波斯
耳其所滅其都城名康思羅丁集解先謙曰魏略云波斯王名始建城

稱謂波斯東羅馬本國之書則稱波斯人稱之為波斯本國地名假
惟稍遠爾東羅馬本國之書則稱波斯人稱之為波斯本國地名假

為國號店時阿剌伯人滅波斯使印度環繞地悉歸波斯屬方
流播遂入中華此唐書拂林所由來也集解先謙曰魏略云波斯

說疑耶路撒冷之名路撒冷即諾發而耶乃發諸聲也地方
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邑為城郭列置郵亭皆

聖堅之壁飾也音火既反郭璞爾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
聖堅之壁飾也音火既反郭璞爾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

集解先謙曰唐書太宗諱民皆多種樹蠶桑集解先謙曰唐書
改人此未及回改者書中甚多

有航海至中國者書中甚多多種樹蠶桑集解先謙曰唐書
之利與焉如漢書言是蠶桑為歐土所固有西人豈肯讓美不居

反謂得自中國之理漢人所述或彼國也皆髡頭而衣文綺乘輶軒
夸飾之詞紀西土固當以西書為確也皆髡頭而衣文綺乘輶軒

白蓋小車集解先謙曰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輶車出入擊鼓建旌
旗幟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集解先謙曰唐書西域傳云羅馬

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集解先謙曰唐書
為食器中國人見之以為水精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

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
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集解先謙曰魏略云每歲其

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
放者甘黜不怨集解先謙曰志略云羅馬自努馬七世後不立國
帝三年唯大屋踐王位仍世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

之大秦集解先謙曰外國以中國為秦人見前書然因此而自名
之詞非其大則無是理西書國名譯義例不如此蓋通使者夸飾

日采宜斯法謂中國又案薛福成出使日記云歐洲各國英人謂中國人
之轉音為丁之音曰西奈問其何所取義則皆秦字之譯音也西奈

皇時國勢極盛其兵威未達歐州何以西奈為唐耶始追追
西北塞外呼中國為漢東南洋各國呼中國為唐耶始追追

而永指中國為秦歐洲諸國亦競沿其稱而稱之漢書西域傳云
秦而大羅馬無大秦之號且更與秦不相蒙又似因中國之稱而

知其約略猶曰亞洲大一統之國或強國云爾中國為亞洲大一統之
國羅馬亦為歐洲大一統之國或強國云爾中國為亞洲大一統之

此而史家亦誤仍之耳追溯源流大抵如斯惟俄人稱中國曰
強盛之世其時猶與西契丹之轉音蓋俄之斯國較晚正值契丹

之呼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犀有白理如
人名以盛米置雞籠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瑤琥珀琉

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蜀集解先謙曰唐書
李何傳注引袁宏後漢書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集解先謙曰唐書

西域傳注引袁宏後漢書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集解先謙曰唐書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取其毛以細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
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擻其垢自落潔白

如又有細布或言水羊羆野蠶繭所作也集解先謙曰唐書
雪香煎其汁已為蘇合集解先謙曰唐書西域傳云蘇合香出大

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併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集解先謙曰唐書
香草煎為蘇合非自然一種外國諸珍異皆出焉集解先謙曰唐書

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
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

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綰綰交市
故遮闔不得自達集解先謙曰後漢書西域傳云漢使至安息
作安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弓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集解先謙曰後漢書

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
云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月氏在犍水之北犍水卽今阿母河則月氏乃今之布哈爾鄒代鈞江漢書院課程云其先大夏國卽今
阿富汗屬都波爾克在國北境亦卽周世之拔克德里國也
高附國日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
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
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曰爲五胡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
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集解先謙曰課程云三國能屬高附月氏不連壤求可與連壤之地當在天竺之西蜀賓之南安息之東南必今
阿富汗之墟達哈爾部地志略云堪達哈爾在阿富汗國東北隅四面皆山亦大都會商賈輻湊鄒代鈞西征紀程云蜀賓國卽阿
富汗之喀布爾都城喀喇一聲之轉布爾急讀爲賓或以克什米爾當之然懸度在克什米爾之北印度喀上烏耗在懸度西北加
爾當斯尼境內對賓更有烏耗之西具爲喀什布爾無疑案圖考亦云高附阿富汗也
天竺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一名身毒隱身音乾毒音爲在月氏之東南
後漢八十八
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
於月氏修浮闐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闐卽佛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本傳補西戎造浮闐
本佛道故大國之內眾數萬小國千至東京時計謀潁生轉相合滅漢之奸猾無行好利者居守其中至東京時計謀潁生轉相合滅
習俗不可不恤所以動之哉棟案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也從月氏高附國已西南至西海東
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
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集解先謙曰今其時皆屬月氏月猶稱五印度
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士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集解
日御覽八百二引司馬彪續漢書天竺國出琉璃珠璣按本傳大秦國有夜光璧明月珠玃雜犀瑇瑁琥珀琉璃瓊珎玉與安息天竺
秦國有夜光璧明月珠玃雜犀瑇瑁琥珀琉璃瓊珎玉與安息天竺市而求珠璣者卽夜光明月珊瑚琥珀反說音登瑇瑁曰毛席也釋名
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氍毹音施之水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集
解先謙曰服虔通俗文云白氍毹細毛謂氍毹本毛登聲諸香石氍毹皆氍毹之屬益方言也氍毹从毛登聲諸香石
蜜集解先謙曰張衡七辨沙錫石蜜遠國儲珍本草石蜜生武都河源山谷及諸岩間色白如膏者良魏文帝詔云南方龍眼荔枝

蒲南比西國胡椒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
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
長大頂有光明目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惠棟曰世傳以下范氏續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云孝明時
夜夢神人身上有日光明曰傳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云孝明時
道者號曰佛身有日光明曰傳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云孝明時
秦景王太子劉氏等十二人始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
大人在金室項劉氏等十二人始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
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白馬為寺名此輪像始以神名曰佛明帝如夢見
浮圖中近世復還此寺然金光照流輪像始以神名曰佛明帝如夢見
東傳自創此矣按此於圖像為經特詳楚王英始信其術集解
曰詳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集解
並奉之權輿無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
東離國集解先謙後漢八十八
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日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
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字當作案下同往來鄰國有寇乘
象目戰
栗弋國集解先謙屬康居集解先謙曰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眾
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集解先謙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弓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積松白草前
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民俗衣服與康居同集解先謙曰
以粟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書
沙居於大澤通與粟弋粟特之西與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書
庸小國四百餘里而粟弋粟特之西與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書
蔡粟特各古餘里而粟弋粟特之西與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書
辛卑爾人馬居之集解先謙蓋今東亞種城郭而兼游牧者惟此有

神曰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粟特曰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有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敵時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別立基曼奴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
國於今基曼奴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
大將死於今基曼奴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
兩軍死於今基曼奴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
子爭死於今基曼奴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
高麗死於今基曼奴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
獨耶亦死於今基曼奴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
阿速亦死於今基曼奴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西戎引而
所併通典三州久罕見奄蔡一國粟特字故知是也郭國集解先謙
書北字可當千三粟弋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
居口時言助音西國奄蔡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
之敗其言助音西國奄蔡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
即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粟特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尼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為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泰西諸國滅之今德意志西土率日耳曼苗裔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
日耳曼苗裔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辛卑爾人馬
則如英小國如希國志西土率日耳曼苗裔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
治樂越國如希國志西土率日耳曼苗裔郭特種越海北濱自東而西奪羅人馬辛卑爾人馬
里龜城二日附墨王治附墨城三史記寇屠小里其五居書北蘇王治
宛龜城二日附墨王治附墨城三史記寇屠小里其五居書北蘇王治
國小九千餘里則必提封小南焉事月支東漢傳相地較里為孫月氏所居大
城疑有今之伊里合烏孫傳言西至康居二萬里傳相地較里為孫月氏所居大
書疑有今之伊里合烏孫傳言西至康居二萬里傳相地較里為孫月氏所居大
集居延等處之說過案漢書其地極北漢書其地極北漢書其地極北
居之後也舊居無不恒昭武城自漢以來匈奴所承西絕其地王本國安漢
月支人也舊居無不恒昭武城自漢以來匈奴所承西絕其地王本國安漢

所至者大宛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蓋北海云明
是揣度傳言秦泰東與康居接故志注引魚豢魏略曰奄蔡國一名
阿蘭陀與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臨大澤無涯岸多植
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臨大澤無涯岸多植
松白草及呂留牧逐水草蓋近北海以地望道里徵之自康居
西境實利呂留之地西北行出表南行西行二千里乃康居
海所謂大澤蓋黑海也漢時黑海爲羅馬東都故云西接大秦
俄之莫斯科皆都與羅馬版圖不相隔何論是東都羅馬其都
城蘇東則有思居阿蘭陀北帶九澤伏噶吾等版圖故云羅馬其都
林東更以西言微之戰國時東海黑海之北衆特族居之耶仄亦
族自東方來臨居東海西高喀斯山北後稱阿蘭陀曰阿蘭陀在拂
阿思亦曰阿蘭陀阿蘭陀音阿蘭思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然則漢
和韓音阿思爲阿蘭陀音阿蘭思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然則漢
奄蔡即疑阿速明史阿速城背山面川用布又云粟代商人多詣
海復矣疑則非甚遠可知惟葉謂當是二萬六千里又云粟代
京州販貨則非甚遠可知惟葉謂當是二萬六千里又云粟代
引括地志曰奄蔡酒國也黑海之西氣溫和栗代出蒲萄酒史記正義
釀美酒若北海之濱昔齊使天漢使之時窮荒未開故其地局有
酒國哉戰國之經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
奄蔡北焉奄蔡北焉奄蔡北焉奄蔡北焉奄蔡北焉奄蔡北焉奄蔡北焉
已知張蒼此語不足爲憑志略謂此大澤即鹹海楚失南鄙伊麗
得也耶律鋹雙溪醉隱集石映八珍詩駝蹄委注康居南鄙伊麗
充

後漢八十八

遼西沙磧斥鹵地往往產野驢於流注驢流馬掘也驢流奄蔡語
也國朝因之又注奄蔡雨澤野西域傳無音大宛傳宛王昧蔡注
蔡千葛切古二百里蔡雨澤見前蔡案葛切廣韻亦然奄蔡千葛
切爲是今有其種李皆從事掘馬據此則康居奄蔡人俱出其
故地奄蔡不見元史蓋特爲詳盡故備錄之按舊前書注補說
與衆奄蔡蔡連考數特爲詳盡故備錄之按舊前書注補說
莎車國新解先謙曰今西經蒲澤無雷集解先謙曰二國至大月
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匈奴單于因
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
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集解先謙曰參常勅諸子
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
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
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
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
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

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慈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曰問大司空竇融曰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曰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陽吉平侯後之先夷狄不可假曰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曰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追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浸曰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曰中國初定北邊未服集解先謙曰謂北匈奴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

後漢八十八

子

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曰示莎車言侍子見苗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曰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恐患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集解先謙曰言在所歸向自在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僞塞王自曰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僞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曰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今無都護賢即此城立國也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曰貴人爲僞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

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曰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曰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集解劉敞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夫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集解劉敞曰類聚九十四射並作搏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

後漢八十八

子

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集解先謙曰前書莎車有輔國侯諸國亦有之賢連破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曰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集解先謙曰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集解先謙曰與子同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已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集解先謙曰謂輕騎出也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

于寅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

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龜茲十五國兵

三萬餘人圍于寅廣德乞降已其太子為質約歲給餼絮冬匈奴

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集解先謙曰將送也不居

車時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

所敗口家文少一也集解先謙曰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

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集解先謙曰前

至莎車五百六十里

疏勒國集解先謙曰即新羅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

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領戶二萬一千集解先謙曰脫口數勝兵三萬

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白曰龜茲左侯

兜題為疏勒王集解先謙曰據前書疏勒王有左右將左右騎右

之或亦當集解先謙曰後漢八十八

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

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

已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支月支王親愛之集解先謙曰氏支兩

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遣腹為疏勒

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

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

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已遺腹為磐城

侯後莎車連畔于寅屬疏勒疏勒曰強故得與龜茲于寅為敵國

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

勳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關貢獻陽

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

尉集解先謙曰疏勒王漢大都尉尉臣磐也與字當衍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

自立為王集解惠棟曰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弑父篡

作德前書項王傳曰得吾為公得吾約云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集解

或作德是也弑父自立則紀載之誤云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集解

臣伯德見遺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集解

曰案文亦多已字惠棟曰曹全碑云字景完臨廩相鳳之子以孝

廉拜西域戊己司馬討疏勒無已字與劉說合而名異先謙曰范

相似故完誤為寬也其名是全則碑有確證西域長史張晏將焉

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城中城集解惠棟曰

勒王還據損中城也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集解周壽昌曰碑云和

胡注即損中城也

振旅則作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

溫宿姑墨龜茲集解先謙曰四國至焉耆

焉耆國集解先謙曰即新羅之王居南河城集解惠棟曰前書云

河南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集解先謙曰

安七千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

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市其城三十

餘里集解惠棟曰班超傳云其國有華橋之險先謙曰海水即博

斯騰淖爾也俗勒都斯河環繞焉耆城下而注於淖爾集解

前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集解先謙

班超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

危須尉黎山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山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

送京師縣蠻夷集解先謙曰前書云蠻夷皆置郡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集解惠棟

臺街蠻夷縣問陳案西京於臺街東京蓋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

為王集解先謙曰據超傳尉黎危須山國集解先謙曰三國皆更

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

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

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集解先謙曰元孟

蒲類國集解先謙曰蒲類國在伊吾北今為巴里坤地居天山西

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

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集解先謙曰能作弓矢

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合後國計之戶四百

餘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

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

餘日人口貧窶逃亡山谷間故謂爲國云集解劉攽曰案此文不

多徙人至六千餘口舊國處矣故移支國居之而徙阿惡地之人

必加其者二字移支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治天山東免虛谷先謙

勇猛敢戰已寇鈔爲事皆被髮集解先謙曰此由隨畜逐水草不

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後漢八十八

東且彌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治天山東免虛谷先謙東去長史

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

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

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

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集解

佐音之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辰校尉

索穎欲廢後部王涿靬立破虜侯細致集解先謙曰此破虜侯蓋

侯涿靬忿前王尉卑大賁已因反擊尉卑大集解惠棟曰尉卑大

同案通鑑異字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

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討涿靬集解先謙曰羌虜胡三字文

言虜又言胡且發爲兵者乃降獲首虜千餘人涿靬入北匈奴漢

軍追擊斬之立涿靬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

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成校尉所統也和帝

事謂前行長史索班集解劉攽曰案此王上校尉鎮車師後部行

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己字先謙曰官本無後字惠棟云王厚之

有立義行事蓋當時所立官名也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

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

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

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嚴皓遺餘人

先議曰謂後部所屬餘人昨阿羅多謂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

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

軍就質于卑君為後部王為班勇所斬其質子向在敦煌後阿

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閼澤慮其

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信之及告示其眾也以許復為王

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

將卑君還敦煌曰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

元碑云公拜涼州刺史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

亂公遣從事牛輔何傳舉兵討之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

正處以聞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

為美談傳載其事而不及元文不載卑君為侯者略之也先謙曰

西域諸國王下都侯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

何羅多招引來降必無收聚殺掠之事閼澤置刺史

後漢八十八

關史略國官名以正論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

總事此傳首所請雖有降首何莫德華者良世世政反謂大抵

於不實也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兼應帳故有戶有帳卑君從居

計俗稱算帳始此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

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珍

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集賢先謙曰注世宗有昌班

超奮封侯之志功超少時家貧投筆數日大夫當如傳介子張為立

終能立功西還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

而慰安息臨西海目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

摩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鎮

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且欽曰屬資本漢所立殺漢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脈脈不通之深行者

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集賢先謙曰注世宗有昌班勇所斬其

之者身熱頭痛云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向嚙吐山有青

枯瘠故可行也莫不備寫情形密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

身勇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澤乘象而戰班勇

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

開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

草木常茂神田無耕籍千地者輪地利又其上和適無冬夏之異

印度全為英國所有其地他位於北緯緯八度至三十五度

度之間距赤道甚近熱氣異常北緯緯八度至三十五度

降集賢先謙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苦勞在兜率天為諸天無

者觀見官於天何利種種遊現羅城白淨王摩訶夫人可為父母

又云四生之中何利種種遊現羅城白淨王摩訶夫人可為父母

即謂斯四生之中何利種種遊現羅城白淨王摩訶夫人可為父母

等同生為弟子等諸利弗等皆作國王與我為相現命諸人

入正又有無量諸生同歸善利弗等皆作國王與我為相現命諸人

利入又有無量諸生同歸善利弗等皆作國王與我為相現命諸人

絕人區維維解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鱗等而破大

界如陶家輪若石掌中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具中感嘆明顯則

事出天外

復如本而焉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譚異

懼何所拘忌也集解先謙曰言不循中國之禮又無聖人之書非神道易制也

之稱謹案通志注引外國圖從隅巨北有國亦名大秦其國人長大無有五六尺者又引杜還經行記拂林國在苦國西

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綵以今考之皆即古昔之馬國地羅馬既本無大秦之號則大秦二字當為中國譯音之誤據後文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疑即泰西二字也使歐人當自標大秦之稱雖不以名國羅馬古史似亦當略有故實可求今乃絕未有述及者雖泰西之稱亦非羅馬所得專而當羅馬全盛時實為泰西文明主國漢使既未能至其地宜不能詳元明後海舶交通歐人來游皆自謂泰西人中國亦概以西人目之猶不能遽詳其國籍在漢世更無論矣

合會諸香煎其汁為蘇合集解惠棟曰至乃賣其滓與賈客

辰曰此見梁書中天竺國傳未云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中國不大香也廣志并云蘇合香梵書謂之毗竭瑟

大月氏國傳分其國為休密雙摩貴霜胖頓都密凡五部

天竺國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

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頗與孫隨水草依蔥嶺塞種也按漢史所云則其國甚小自改稱天竺以後則為大國天竺亦曰身毒一名摩伽陀一名婆羅門在蔥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

一日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

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接四天竺據四

乘象而戰案以東離國乘象以戰證之正著其怯於戰恃象為助乘而戰也惟下云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乃先著乘

東至磐起國案磐起通志起作越

東離國傳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謹案通志作車離國一名

列城數十皆稱王通志別

莎車國傳不復置正集解劉敝曰案文正當作王案通志

疏勒國傳劫縛兜題官本縛

車師後王傳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集解先謙曰至

明虜字當衍謹案通志無

殺後部司馬集解劉敝曰至下不合添一己字案和帝但及僊戊

侯城至桓帝時始有戊校尉此後部司馬當為戊部候居車師後部

有添設也劉氏曲護通鑑之說欲盡改紀傳原文殆非所安或

疑本傳前言戊已校尉更互屯馬廐似早已分置屯地廣遠屯

卒非更互屯之不能偏及正明戊已校尉治無常所也如戊已

各部又何必更互乎

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至漢軍不利案此敦煌太守在順帝時

傳班勇於陽嘉二年與敦煌太守張期同攻焉耆王元孟期討

當仍守敦煌但其後亦被徵配戍後期徵下獄免期時既行功

矣沈銘錫云敦煌太守張其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

里地名石人子雍正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

年撤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中裴岑為太守領兵討其時當在

徐由之後司馬遷之前而范史不載今據帝紀陽嘉五年改元

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臨崢嶸不測之深係後人回改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八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南匈奴醯醢落尸逐鞬單于比者 醯音火兮反集解患陳曰比鳥珠
而烏鳥珠留單于與也今後書名比或別有據 呼韓邪單于之孫
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家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單于之孫
單于八代孫虛闕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僕彌山謙反父白頭
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呼韓邪單于父白頭
單于至北匈奴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代也集解劉歆
曰注單于北匈奴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 呼韓邪單于降後與
頭曼案北當作比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 呼韓邪單于降後與
漢親密見漢帝詔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
鞬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鞬也集解患陳曰烏珠留單于名義知牙
斯自呼韓邪後諸子比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集解患陳曰與

虛受堂

五 闕 氏 子 比 焉 右 輿 輶 日 逐 王 部 領 南 邊 及 烏 桓 九 言 反 下 並 同

建 武 初 彭 寵 反 畔 於 漁 陽 單 于 與 共 連 兵 因 復 權 立 盧 芳 使 入 居

五 原 東 觀 記 芳 安 定 人 屬 因 胡 數 千 年 在 參 贊 芳 從 之 弟 姓 劉 氏

奴 留 數 年 單 于 以 中 國 未 定 欲 輔 立 之 遣 母 樓 且 王 求 入 五 原 與

假 號 將 軍 李 興 等 結 謀 與 北 至 單 于 庭 迎 芳 外 倚 匈奴 內 因 興

等 故 能 無 虞 且 東 漢 書 卷 九 十 七 上 匈奴 傳 光 武 初 方 平 諸 夏

未 遑 外 事 也 至 六 年 始 令 歸 德 侯 劉 琨 使 匈奴 集 解 吳 仁 健 曰

遠 往 使 在 更 始 二 年 冬 是 歲 光 武 方 為 諸 侯 傳 文 誤 也 錢 大 昕 曰

或 云 漢 書 帝 紀 匈奴 曰 還 王 先 賢 單 于 取 降 封 歸 德 侯 其 孫 溫 襲

封 五 十 六 年 至 建 武 初 尚 存 風 雲 字 形 相 涉 即 一 人 然 據 班 表 建

武 二 年 誡 子 襄 已 嗣 侯 則 溫 當 卒 於 建 武 元 年 安 得 於 六 年 更 奉

使 乎 且 先 賢 單 于 出 於 匈奴 不 當 賜 姓 匈奴 亦 遣 使 來 獻 漢 復 令 中

郎 將 韓 統 報 命 賂 遺 金 帛 已 通 舊 好 舊 好 謂 宣 帝 和 帝 之 代 與 國

帝 官 本 作 而 單 于 驕 踞 自 比 昌 頓 冒 領 匈奴 單 于 昌 曰 子 也 注 和

元 帝 為 是 而 單 于 驕 踞 自 比 昌 頓 冒 領 匈奴 單 于 昌 曰 子 也 注 和

白 濤 維 至 頭 曼 千 有 餘 歲 昌 頓 當 始 皇 之 時 為 昌 頓 試 頭 曼 代 立

后 事 見 對 使 者 辭 語 悖 慢 前 書 更 始 二 年 冬 遣 中 郎 將 歸 德 侯 劉

璽 援 單 于 與 驕 謂 遠 颯 曰 匈奴 本 與 漢 為 兄 弟 今 漢 王 莽 篡 位 匈

亦 出 擊 莽 空 其 邊 境 今 天 下 騷 動 思 漢 莽 幸 以 敗 而 漢 復 興 亦 我

力 也 當 復 尊 我 遠 颯 與 相 定 距 單 于 終 持 此 論 語 詞 悖 慢 即 此 類

也 集 解 患 陳 曰 吳 氏 補 遺 武 六 年 此 論 語 詞 悖 慢 即 此 類

即 將 報 命 案 此 年 使 者 自 是 韓 說 不 當 引 遠 颯 事 為 證 注 文 誤 周

壽 昌 曰 注 定 即 考 工 記 弓 人 帝 待 之 如 初 初 使 命 常 通 而 匈奴

難 角 定 之 注 讀 如 窮 距 之 旁

數 與 盧 芳 共 伐 北 邊 九 年 遣 大 司 馬 吳 漢 等 擊 之 經 歲 無 功 而 匈

奴 轉 盛 鈔 暴 日 增 十 三 年 遂 寇 河 東 州 郡 不 能 禁 於 是 漸 徙 幽 并

邊 人 於 常 山 關 居 庸 關 已 東 上 谷 郡 居 庸 縣 有 關 匈奴 左 部 遠 復

轉 居 塞 內 朝 廷 患 之 增 緣 邊 兵 郡 數 千 人 大 築 亭 候 脩 烽 火 匈奴

間 漢 購 求 盧 芳 食 得 財 帛 乃 遣 芳 還 降 望 得 其 賞 而 芳 自 歸 焉

功 不 稱 匈奴 所 遣 單 于 復 恥 言 其 計 故 賞 遂 不 行 由 是 大 恨 入 寇

尤 深 二 十 年 遂 至 上 黨 扶 風 天 水 二 十 一 年 冬 復 寇 上 谷 中 山 殺

略 鈔 掠 甚 眾 北 邊 無 復 寧 歲 無 安 寧 之 郡 初 單 于 弟 右 谷 義 王 伊

屠 知 牙 師 谷 音 鹿 義 音 離 集 解 患 陳 曰 呂 次 當 左 賢 王 左 賢 王 即

是 單 于 儲 副 單 于 欲 傳 其 子 遂 殺 知 牙 師 知 牙 師 者 王 昭 君 之 子

也 昭 君 字 嬀 南 郡 人 也 前 書 曰 南 郡 種 婦 人 集 解 患 陳 曰 蔡 初 元

帝 時 曰 良 家 子 選 入 掖 庭 時 呼 韓 邪 來 朝 帝 敕 呂 宮 女 五 人 賜 之

昭 君 入 宮 數 歲 不 得 見 御 積 悲 怨 乃 請 掖 庭 令 求 行 集 解 患 陳 曰

遣 使 者 朝 賀 元 帝 陳 設 倡 樂 乃 令 後 宮 雜 出 昭 君 怨 思 曰 久 不 得

侍 焉 後 復 善 辭 盛 光 輝 而 出 俱 列 坐 元 帝 謂 使 者 曰 怨 思 于 何 所 願

樂 曰 珍 奇 物 皆 悉 自 備 惟 婦 人 輿 願 不 如 中 國 帝 乃 問 後 宮 欲

求 者 不 合 陛 下 之 心 誠 願 往 王 懸 云 如 琴 操 所 言 則 命 于 使 者 呼

韓 邪 臨 辭 大 會 帝 召 五 女 呂 示 之 昭 君 豐 容 靚 飾 光 明 漢 宮 顧 景

裴 回 疎 勒 人 右 帝 見 大 驚 意 欲 留 之 而 難 於 失 信 遂 與 匈奴 生 二

子 反 呼 韓 邪 死 其 前 閼 氏 子 代 立 欲 妻 之 昭 君 上 書 求 歸 成 帝 敕

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之言呼韓邪單于約其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與殺其弟

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

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

王烏達罷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

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

死耗太半分損二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

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

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

月大會臨林課後人畜計諸音帶又音多集解惠棟曰崔浩云西

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因白單于言莫難日逐風來欲為不善若

會處為龍龍一作龍

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集解通鑑胡注漸當作

斬問之馳言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

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召告單于單于

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

立比為呼韓邪單于呂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

五原塞願永為藩蔽并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

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二十五年春

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健左賢王生獲之又

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

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遣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召拒

匈奴樓櫓即樓也釋名曰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誠言漢九世當卻北

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閼奉藩衛臣獻

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

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集解通

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

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

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都等反

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四

注文馬書馬為文也集解惠棟曰杜注本王肅棟案周書王會云

大戎文馬文馬亦指身口若黃金名吉黃之乘邱先庭謂文馬

馬毛色有文采者此說得之先謙曰官本杜預注下有左傳曰三字

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健左賢

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集解通鑑胡注韓氏骨都侯當于骨

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健左賢王為

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

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閼賜單于冠帶衣

裳黃金璽綵綬綬益音辰草名以辰草染綬因以為名則漢諸安

車羽蓋華藻駕馴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縉布萬匹

絮萬斤樂器鼓車樂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又轉河東米糲二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呂賜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

弛刑五十人其解先漢書持符隨單于所鑒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

奉奏集解劉歆曰案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

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

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縉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

醬及橙橘龍眼荔枝集解先漢書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為常

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東觀漢記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

關案馳以為樂事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

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

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

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東觀漢記單于

焉單于姓虛連鞮前書單于姓擊鞮氏其國稱之曰控犁孤屠何

大昕曰案連鞮即擊鞮之轉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東觀漢記

氏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東觀漢記

氏棟曰官本注曰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

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

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

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

美稷東觀漢記何焯曰前書屬國都尉治美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

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東觀漢記通鑑胡注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

即漢美也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

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已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并戎使韓氏骨都侯屯北

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

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

為郡縣偵邏耳日東觀漢記反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略

漢人引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

難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

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

單于將有二心東觀漢記先謙曰官本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關貢馬及裘更

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東觀漢記

通鑑胡注三府太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

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人

其數則反為輕欺東觀漢記通鑑胡注數術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

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東觀漢記通鑑胡注合

也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內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

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

告目前世呼韓邪支行事東觀漢記呼韓邪支于前支以此二者行事

即呼韓邪支名呼韓邪自立為單于擊走呼東觀漢記呼韓邪自立為單于擊走呼

韓邪支也後漢書八十九報答之辭令必有適東觀漢記呼韓邪自立為單于擊走呼

今得所也集解通鑑胡注通當也今立桑草并上東觀漢記呼韓邪自立為單于擊走呼

桑草并上東觀漢記呼韓邪自立為單于擊走呼班固才足游此亦見漢

時制廷厚人臣得封誡於君父也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

舊約東觀漢記通鑑胡注謂欲修和親曰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

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警隙並蒙孝宣皇帝垂

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郵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

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東觀漢記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郅支

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己呼韓

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

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曰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

和親故拒而未許將已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

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

善惡之效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已通禮何必獻馬裘集解王補曰蔡世遠言置詩論惡惡反遭其侮耳無他漢強而宋弱也今齋雜綰五百匹弓韃九一矢四發遣單于韃音居言反方音云藏弓為韃日發見儀禮也集解劉效曰正文矢四發遣單于案文多一遺字緣上文已有齋字也惡士奇曰前書引一矢四發此云一矢四發誤也當云一弓四發謂作箭又一字上屬為句意說誤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維綰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注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曰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如長弓利劍故未言齋持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召問集解王補曰以帝悉上皆蒙草之詞

後漢書八十九

七

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已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集解先本弟上帝遣使者齋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親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又賜綵繒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已此為常弔祭其立者巨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于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儻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奴六七千騎入於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

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已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集解王補曰此即匈奴異姓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已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已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閭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謂者監領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已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

後漢書八十九

八

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集解惠棟曰注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已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集解錢大昕曰案范為雲中太守太守上當有雲中二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已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集解劉效曰案秉傳不為一大字又行當作焉為何焯曰下文云鄧遵始真為度遼此多遣則耿秉傳應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不當作為焉時皋林溫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召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營大人集解惠棟曰稽留斯等集解通鑑胡注稽留斯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

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

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集解劉放曰案北單于乃遣

大且渠伊莫昔王等且音于余反下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

諸王大人或前至集解劉放曰案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

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

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

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

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宜

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

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

雲上言北虜呂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

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呂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

之乃下詔曰昔獵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向矣周曰獵狁獯粥

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圻之人屢嬰塗炭境圻

苦交反狁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

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

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謂損用之也傳曰江海所呂能長百川者呂其下

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川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尙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

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敷度遠及領

中郎將龐參倍辱南部所得生口呂還北虜報也其南部斬首獲

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離日逐王師子將輕騎

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曰南部為漢所厚又聞

取降者歲數千人集解先謙曰語氣不疑奪文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

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集解劉放曰案匈奴一

匈奴二字或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集解錢大

云取其背皮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集解錢大

作厚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宜立

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居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居何章和

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已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

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

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

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

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逐逐遠去依安侯河西

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呂

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

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集解通鑑胡注謂北虜既滅南部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為念也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

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

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

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

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

集解先謙曰匈奴中及諸部胡新降精兵集解通鑑胡注故胡南諸道

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訢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

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

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曰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眾單少不足自

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遠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

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

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目示耿秉集解通鑑胡注以秉上

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

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

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耗擾不止單于

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郡得已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

義威鎮西夷漢書西夷傳曰其數如昔過美授北虜分爭引夷伐夷國家之

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引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

于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

人集解劉歆曰案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引定襄

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

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靈澤縣北廣

渾縣中渾縣中將耿种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

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

官本注右部從匈奴河水集解劉歆曰案匈奴自是名安出匈奴

臣瓚云水名去令居千里二劉皆以為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

河如字蓋據趙破奴傳止作何河也案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

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集解劉歆曰案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

于被衝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

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足時南部連剋獲納

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

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集解劉歆曰案上文上事字取

譚旨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种

所破集解錢大昕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

單于將右溫禺鞹王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

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种

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集解劉歆曰案玉劍四具非是使

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南歸北庭會

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昌千餘騎

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居何立六年薨單于

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

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居何皆愛其氣決故

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日國中盡

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

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集解通鑑胡注在塞外安國因是委計

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引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

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集解何焯曰龍

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為龍庭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

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引執金吾朱徽行度

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

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

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

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徵備和帝下

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

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集解通鑑胡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

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

其部眾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集解通鑑胡注與平若不從

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集解通鑑胡注與平亦足已

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

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慮

落人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

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

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

年集解先漢書曰單于適之師立亭獨戶逐侯驍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

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據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集解通

使匈奴中郎將置採隨事為員安集據以安集解通

集何奴為精也先武在河北亦置安集據於是新降胡遂相驚

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居何子右莫難日

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集解惠棟曰論衡

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

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

兵漢有通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烏桓校尉任尙將

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集

通鑑胡注漢遼郡有牧師苑以養馬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

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

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

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集解通鑑胡注大城塞屬胡復分

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大都護蘇拔鹿胡罪

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

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

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鹿為率眾王

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案軍法逗留畏懦者

日官本注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言致反畔皆徵

下獄死百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

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

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

萬餘口悉降自分處北邊諸郡集解先漢書曰南王居居

溫禺領王名烏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

出塞外山谷間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

降於是徙烏居戰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

遷將作大匠逢侯部眾仇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

駱驛不絕集解先漢書曰單于立萬氏尸逐鞮單

于檀索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呂朔方太守王彪行度

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呂千

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

故約和帝曰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若其使元興元

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

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時鄧太后臨朝亦不吝其使但加賜而已

永初三年安帝即位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

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

雄擊之集解劉歆曰案文少一將字惠棟曰華陽四年春檀遣千

餘騎寇常山中山呂西域校尉梁慍行度遼將軍慍音與遼東太

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慍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願讓韓

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乃遣使乞降

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辜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人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

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五年梁慍免呂雲中太守耿夔行度

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集解夔免呂烏

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

洪亮吉曰案六年應作八年注誤

桓桓尉鄧遵爲度遠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眞將軍焉置
度遠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四年遵侯爲鮮卑所破部
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遵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
奏徙遵侯於潁川郡遵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夷輿曰逐王
部眾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
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元永寧二年改爲建光
年鄧遵免復召耿夔代爲度遠將軍時鮮卑寇邊與溫禺犢王
呼尤微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新降
者屯列而耿夔微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
年竟弟拔立集解惠棟曰凡單于立皆載號諡下云烏稽侯尸逐
耿夔復免以下十五字耿夔復免召太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集
未知所屬當有脫誤耿夔復免召太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集
劉效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遠將軍惟三處烏稽侯尸逐
沒度遠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
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集解錢大昕
曰安帝紀南

後漢書八十九

去

何奴左日何奴左日有呼尤微欲與俱去呼尤微曰我老矣受漢家恩豈死
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
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
死盡所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爲將
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曰遼東太守麗參代爲將軍
先是朔方呂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何
奴左右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
中山北界黎陽先遣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接亂置屯
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
河北也黎陽何焯曰此黎陽中故屯中山北界注誤通鑑增置緣
胡注子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遇爲南部聲援耳增置緣
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竟弟休利立去特
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麗參遷大鴻臚呂東平相
宋漢代爲度遠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曰烏桓校尉耿曉代爲

後漢書八十九

去

度遠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曉病徵召護羌校尉馬續代爲
度遠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爲
度遠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集解
順帝紀作句龍大人王與大人皆匈奴酋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
嗣譯語小異惠棟曰句龍注音古侯反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
郎將梁竝集解通鑑胡注此烏桓校尉王元發錄邊兵及烏桓鮮
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
遣使責讓單于開曰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
詣竝謝學竝曰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曰單于不能
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
制下殺然不能制下卽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
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
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
集解惠棟曰死通鑑作免大將軍梁商曰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
是也案龜本傳亦作免大將軍梁商曰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
召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局因默皆知
敢死況種類繁熾不可畢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謀孔安國今轉
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遠將軍馬續素
有謀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
高壁召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龜等也
可服也集解先謙曰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虜商又
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駒野合交鋒接決勝當時
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
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短則匈奴之步不能及也
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驍騎發失道同的則匈奴之足不能
不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支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竝具
朝臣先謙曰本傳上書也字誤下則字誤也

宣示反悔集解通鑑胡注反音權宣示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請降集解惠

丁奚秋句龍吾師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

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

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殺上郡都尉及軍司

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

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

石在郡南五百九十里郡本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

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虜車紐等戰於馬

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

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

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張耽性勇

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集解通鑑

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後漢書八十九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

生財物夏馬續復免官城門校尉吳武代爲將軍漢安元年順帝

七年改爲漢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莫鞬或

安元年也前書兩字通今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

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馴駟車

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衛給綵布二千匹賜單

于闐氏目下金錦錯雜具輶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

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

頭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南

之角抵也集解劉歆曰注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實

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實字伯鸞勤

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實慕高名往存之屈暢門投刺暢不肯見使

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實留連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

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于路往而

不反哭之以爲死友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故其手掛引與入美

談畢請入見母歡宴定好而別實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委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

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袁宏紀云實扶風茂陵人畫誦

經書夜習弓兵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暢薦實于執事由是

爲匈奴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

十萬餘口皆詣實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至永壽元年

三年改爲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

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諸部

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召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

諸部悉降奐曰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

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桓帝詔曰春秋

左谷蠡王都祁連山又與上書在永康元年四月也桓帝詔曰春秋

大居正年宜大開恩有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

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君子大居

正何休云修法守正計之要者居車兒一心向化所謂居正也君

子大居正不當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遺還單于居車兒

黜之也注失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遺還單于居車兒

立二十五年薨于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

頻曰注按此是兩說無字既無典諸故某者即是其名集解劉

中當有一說二字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嘉平元年立熹平靈

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

歲單于薨于呼徵立單于呼徵集解惠棟曰袁光初元年熹平靈

政爲光立集解先謙曰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

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修曰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

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之者死張修擅斬單于呼徵故至

言當其罪也集解周壽昌曰案前書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

不得訓爲至單于羌渠集解惠棟曰袁光初二年立中平四年

單于發兵無已五平右部醜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

反漢解錢大昕曰武帝紀作休屠各案休屠之屠音儲而著亦音

讀范史者音著為一也耳垣鮮卑俱云休著屠各此必

誤以音著為一也耳垣鮮卑俱云休著屠各此必

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祖也其元海為亂晉之首持至

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

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

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

遂挫傷復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召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

年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廚泉興平二年

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集立召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

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無幾呼廚泉與白波賊帥韓

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還許然後歸

國謂歸河東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平

陽監其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通別惟詳歷帝元年及改元條悉

從略又注中時用駢體及議論疏謬處殊屬三家村學究氣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跡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善平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

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故冒頓得平城之

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擊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集

解惠棟曰平城縣屬雁門郡元云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

財用盡也言盡

漢武好征伐口減半即是宣帝值廣庭分爭呼韓那來臣乃權納

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

懷柔因為邊衛關庭分爭謂五單于曰呼韓那來臣乃權納

呼韓那為呼韓單于并呼韓那凡五單于也罷關徵之微息兵民

籍都尉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那凡五單于也罷關徵之微息兵民

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敵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渭渭之上案前

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那朝甘泉宮漢龍以殊禮位在諸侯王

贊謁者卿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自甘泉宿池陽

宮詔單于毋調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

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集劉歆曰在

贊謁者卿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自甘泉宿池陽

多一者字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既降朔方

匈奴之馬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

之蹤也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

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

庭是時邊城晏閉馬布野三無大吹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

後六十餘年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

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

也邊隙續呂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自是匈奴得

志狠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也范曄云伏侯更也及中興

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其往來不絕

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雙鸞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規望風塵雲屯鳥散塞外之患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晏然無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實惠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
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車走三千餘里
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遂破龍祠焚罽幕院十角枯閑氏城在手
空其地三千餘里也爲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單于
反督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
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漢北既空宜即若
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西虜居
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爲內地也集解陳景雲曰河西當上申
作西河時南單于屯西河美稷縣也正與上句南虜相對
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與於永嘉之年統
以上始可預其將來實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人
德庸才蓋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人
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袁安之議見從於後
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言若從耿國袁安之議即
王賢惠欲立北單于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
之弘而實惠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
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爲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實太后
臨朝單于屯居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
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邊即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元
宜權成南更請存立其何感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元
三年將軍實惠上書請立於除疑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
翼長史王竝恩兩護曰私已福棄蔑天公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
輔誘誅之竝恩兩護曰私已福棄蔑天公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
南都重存脣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即是竝恩兩護以私已福乃
招其禍斯則棄天公之尊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云云老秃翁何
爲首鼠兩端充翁即天公之尊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云云老秃翁何
悼史直筆時復存其賢言也集解何焯曰李殿學云天公非謂天
子猶太公耳困學紀聞云注引坐樹大鯁承言前載何恨憤之深
乎由實惠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自後經綸失方咩服不
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與彈同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

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使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
遂爲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驅逼魏
武雖分其眾爲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
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二帝
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北庭也南羽書稀聞鳥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
亦紛紛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爲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
待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爲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虛受堂

三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終

後漢書八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九校補

南匈奴列傳案本書小題下注五十八字官本不在小題下月於總目增三字與官本一行低二格出南匈奴三字著注於下蓋照小題下著注者體例較異微嫌未合

賂遺金帛案本書作帛官本帛作幣

殺略鈔掠甚眾通志無鈔掠二字可證二字當衍

呂次當左賢王錢大昭曰當下應有爲字案通志有爲字

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集解通鑑胡注至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至輿而始傳其子也

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至輿而始傳其子也案今胡說非也匈奴傳弟畢復以次傳諸單于嫡長故下文單于汗莫仍傳單于比之子適適薨則傳單于莫之子蘇是爲先傳弟後傳子與既殺知牙師無弟可傳次當傳比不得先自傳其子故班彪謂比次第當立而後奪失職耳設如胡說則傳弟畢將何所傳耶

時比弟漸將王集解通鑑胡注漸當作漸詳見下案本傳下列何奴大臣貴者有

卷八十九校補左右新將王字作漸後殺漸將王字仍作漸官本皆作漸通志則皆作漸前書匈奴傳記匈奴諸王號向無此王匈奴言語通字不與華同其王號非譯不曉漸將亦未嘗無義胡氏必謂漸當作漸此不然觀晉書作左漸向王右漸向王胡氏安知漸作漸耶

遂斂所主南邊八郡柳從辰曰郡當作部即下八部大人所部也匈奴安得有郡耶

將弛刑五十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十作千惟案通志亦作五千人中郎將衛護單于猶止騎二千弛刑五百人此不過隨單于所處參詳察動靜耳豈須弛刑五千人之多乎似仍誤

及悉復緣邊各郡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也

報答之辭必令有適注必令得所也注官本謂今已正官本不誤

善惡之效原本效皆作効依通志正案効効古書本通作今專以藝文志儒者已試之効據前書蘇武傳殺身自効字从力

遺驛曰聞官本驛作驛

伊伐于慮鞬單于汗案通志亦作於

遂寇雲中至原陽注原陽縣名屬雲中郡柳從辰曰原陽故城今歸化城土默特西

呂中郎將吳棠案袁紀棠作常

諸王大人或前至集解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今案諸王大人即等也或前至謂或先來郡縣與漢賈客接市生口牛馬向均在後也南單于因郡縣設官賜賈賈客待遇微知其事故遮截其在諸王大人至郡縣矣南單于何從遮略鈔掠之劉說誤

北虜眾目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集解先謙曰語氣不了疑奪文謹案下章和元年上疑本有一及字涉上人字因慕南單于之見厚於漢久懷欲降之心故因北庭大亂遂舉眾來降也

依安侯河西錢大昭曰魯恭傳作史侯

愬無報效之義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地錢大昭曰闕本作地今案通志亦作地

永元元年呂秉爲征西將軍案此不言復拜與秉傳異者以秉前有大字章和二年副實憲去之史未及詳

故紀傳於前官皆去大此猶存其真也卷八十九校補

出雞鹿塞注塞在朔方郡靈澤縣前漢靈澤縣今鄂爾多斯右部從匈奴河水集解劉攽曰至蓋據趙破奴傳止作匈奴河也

獲閼氏案據和紀此閼氏單于母也紀亦言獲而耿秉傳獨言斬

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襲所破逃亡不知所往遷走烏孫其弟右谷蠡王於除健自立爲單于至大將軍實憲上書立於除健爲北單于朝廷從之

韃爲北單于朝廷從之柳從辰曰據袁安傳憲始上書請立者於除健爲單于健即又耿襲破北單于本傳與和紀皆在永元三年而以愛傳憲傳及袁安傳推之則又皆在二年即燕然勒石之明年也至右谷蠡王於除健之自立與憲上書請立而朝廷從之此皆在三年和紀則又皆書於四年其畧如此實報而書辭尙簡要列傳則或蒙上文言之或就一事終言之故列傳敘事紀年往往不與紀傳實憲之遺耿襲蓋本在永元二年破虜金微山則已爲三年事憲聞變大捷北單于逃亡不知所及於除健款塞意知塞北餘眾已有所附其勢不能別立又因

其自立而請立之雖事亦仍在三年而朝廷遣使授璽綬已在四年正月故和紀並約其事書於四年前之請立阿修既未成爲事實例可從略特袁安持正其抗議原始於請立阿修因於安傳一著之耳本傳下亦言四年遣使即授璽綬仍可與紀也合

追擊逢侯於大城塞集解通鑑胡注大成縣至劔方郡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

呂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侯康曰東觀記鄧遵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

得鎧刀矛戟楯七首二三枚破匈奴得金銀二千枚得萬餘馬牛無算瑣屑者亦何足紀侯之引東觀記明遵爲度遼其功效僅見於此而唐駁犀之賜亦以其爲皇太后從弟也

建光元年注永甯二年改爲建光元年光原本文注皆誤元據紀正官本不誤

夔與溫禺王呼允微微案微通志作微下並同

弟拔立解惠棟曰至當有脫誤在烏稽侯口逐觀單于拔延光三年立下取變上並有是歲二字知今本皆涉上立字誤倒又脫二字也

不可單盡注猶書云謀謨官本注謀謨作謀今案尙書無謀謨訓謀也注或涉下

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而戎上無也

字謹案錢校據閩本亦注若夫平原易地至中國之長技五此

注節錄前篇錯傳言兵事書後大段突然而起末乃以數語說明之又雜以駢句故洪亮吉譏其有學究氣章棫無此體例蓋亦後人竄亂也論注並同

乃徙西河治離石注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今汾州府永甯州治

到穀城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即西河郡之穀羅縣城柳從辰曰穀羅縣在

西河郡縣後漢并省蓋始就城爲名

上通天山集解通鑑胡注通天山即土軍縣之石樓山柳從辰曰汾州府石樓縣治案土軍亦前漢西河郡舊縣後漢省

共遣還柳從辰曰袁紀作其遣還庭攝部落

熹平元年注熹平靈帝之元年柳從辰曰注欠明應云靈帝建南五年改爲熹平元年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柳從辰曰張純事已見劉虞傳中山國也

曹操因留於鄴注留呼厨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案

宣帝值虜庭分爭注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案注國上

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官本易六十餘年矣注是時邊城晏閉原作

帝方厭兵注帝厭用兵官本注厭下多其字

究掩其窟穴案究掩二字各一義躡北追奔注軍走曰北官本注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注戎羯之亂至靈可責

其謀慮別一手筆明係後人竄入當分別觀之

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注願承爲蕃蔽官本注蕃仲藩案毛詩

平易正直若此其宏也注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宏遠也

專行威惠注即宜權成南部官本注權作構

棄滅天公注秃翁即天翁也注天原作乃已

百世不磨矣注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注平原譚平已正官

終亦紛紜集解劉放曰至聊記之云今案此傳注之可疑除引前

而注者又論自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以下所書皆已具於傳
率不須注而復啓疑綫至於不可究詰疑章本皆無注而妄
人附益之且又不出一手也劉勰以爲分値非其人洪亮吉
猶惜其略實今但於其當去者痛加刊削反可不累全書

卷八十九校補

五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爲
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曰穹廬爲
舍東間向日食肉飲酪曰毛毳爲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縞細者爲毳集解惠棟曰前書匈奴列傳云匈奴父子同穹廬師古曰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寒日岸
列傳云匈奴父子同穹廬師古曰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寒日岸
勇也塞謂不通集解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曰母有族類父
惠棟曰魏志作悍爲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曰母有族類父
兄無相警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
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
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曰大人健者名字爲姓集解
思棟曰續漢書云大人曰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
曰父名字爲姓杜預注左傳曰或平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曰爲
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或平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曰爲
娉幣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然娉隨妻遣家妻家無尊卑旦且拜之
後遣媒人送馬牛羊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然娉隨妻遣家妻家無尊卑旦且拜之
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
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
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踞曰髡頭爲輕便婦人
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曰金碧猶中國有簪步搖蘭音
反字或爲桓婦人首飾也續漢書服志曰公卿列侯夫婦人能刺
人細縷綢繡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搖也婦人能刺
韋作文繡織氍毹廣雅曰氍毹也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
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榛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榛子至
十月而熟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東牆子色青黑似蓬草粒
實我白梁也說文梁也從禾梁聲見烏獸孕乳曰別四節惠棟
又云糜黍也是一物魏書作葵子

陳曰結漢書及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

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种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

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烏桓遂圍睦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

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屯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

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呼中郎將張耽

擊破斬之餘眾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呼中

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

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

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有巨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

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峭王笑反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

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呼人巨

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

四州五年呂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

中巨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頓音大總攝三

郡眾皆從其號令集解惠棟曰魏書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

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

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巨延等皆引單于印綬集解惠

詳王莽英雄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

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集解惠棟曰柔亦見公孫瓚傳少沒烏桓鮮卑中

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

因寵慰柔召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

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

烏桓歸附操即召柔為校尉集解惠棟曰案公孫瓚傳柔建安十

二年集解惠棟曰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

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十餘萬人集解惠棟曰劉向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

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眾

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集解惠棟曰應奉

之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四百餘里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

姻先髡頭晉書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營州北飲燕畢然後配合

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晉書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

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

狀如牛角善為弓胡多休國陸璣毛詩疏云李陵曾又有貂豹

目此弓遺蘇武郭璞注爾雅云角端似猪角在鼻上

颺子皮毛柔蟬郭璞注爾雅云角端似猪角在鼻上故天下目為名裘漢初

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允武

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建武

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

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

始通驛使集解劉放曰案其後都護偏何等諸祭彤求自效功因

令擊北匈奴左伊育營部集解惠棟曰祭彤傳有作秋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

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集解惠

宏紀作三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

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欲志責等集解官

日歌魏志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略偏何擊欲志責破斬之

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

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

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

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

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

如肥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

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集解王補曰延平鮮卑復寇漁

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集解通

緣邊郡曹有兵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

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

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

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呂家二人為郎授

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

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集解通鑑胡注赤車者

駕三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集

以受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

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遼東郡屬州郡合兵

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復攻扶黎營殺長吏

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集解通鑑胡注案兩漢志遼

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扶黎縣未知章懷所據何書惠棟曰謂後

漢遼東屬國無慮縣即扶黎也遼東有無慮縣屬國不應重出扶

黎誤為無慮聲之轉也遼東屬國縣名多誤字如昌黎為昌遼

交黎為天遼賓從為賓徒之類皆宋呂後人傳寫之誤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秋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

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

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

兵屯上谷召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

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

吏馬城縣名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

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

牛羊財物甚眾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承

宣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韃率眾詣鄧遵降奉貢獻集解

曰史紹釋文烏倫其至韃鮮卑種名胡氏辨誤云詔封烏倫為率

眾王其至韃為率眾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韃復叛

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目身捍嚴與俱戰

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種與幽州刺

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種

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

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

韃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栢縣名屬五

莫韃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

將王集解通鑑胡注漸將王名漸集解通鑑胡注漸將王名漸集解通鑑胡注漸將王名

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

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

尉耿種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眾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

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集解通鑑胡注什物什物集解通鑑胡注什物什物集解通鑑胡注什物

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種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

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

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救音所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

君陽嘉元年冬耿種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廩率眾王侯咄歸等

集解劉放曰案魏志此眾字作將字言率集解通鑑胡注此眾字作將字言率

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為率眾王侯長也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

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

東屬國於是耿種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集解通鑑胡注無慮城

屬國也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

後漢書九十

六

後漢書九十

七

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繅練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雷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異部大人卜貴臣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曰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飲仇水上欽定四庫全書魏反集解惠棟曰通鑑作汗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集解惠棟曰魏書又云有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

八

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雁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弓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集解爲三部從右北平弓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集解先謙曰官從右北平弓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弓西至敦煌本少弓字從右北平弓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弓西至敦煌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東晉通鑑胡注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槐蓋畫有匈奴故地皆屬檀石槐集解惠棟曰魏書云東部大人曰彌加慕容等西部大人曰置斃落羅集解日律推演宴協壽等皆爲大帥集解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集解陳景雲曰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部僭作郡

人北地太守夏青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袁宏志有北地太守夏青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
稱所歷皆有名迹遷育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集解惠棟曰袁宏志有北地太守夏青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
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昌來三十餘發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惠棟云蔡邕集作三
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
得爲將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行賄王甫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
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
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
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
策解茂德潛曰案此又誤以高宗爲湯惠棟曰湯當依集作易
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獫狁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漢有關頗瀚海之事武
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關頗山斬首萬餘級征討殊類所出尚
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
突然而時有回異孰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

九

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
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
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成陽等領天下鹽鐵故私鑄錢
賣鹽者鈇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
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呂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
告緡呂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呂貫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
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
琅邪盜徐兪等阻
山攻城道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竝出武帝直指使者景勝
等衣繡衣持斧分節爲富
路不通補也案漢書曰
官本註作造既而竊恐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爲富
人侯呂明珠休居恩富
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
父偃謀伐匈奴
之辭夫呂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集解劉放曰案富字當作
賦惠棟曰蔡邕集作財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
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已關塞不嚴
禁網多漏精金貝鐵皆爲賊有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善金貝
鐵出者莫察謂間闌出物也漢

人通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

事西羌猶十餘年集解通鑑胡注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寧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也今育

晏才策未必過頗鮮卑種眾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

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胥背之癢疽介搔音新到反癢音日癢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方今郡縣盜賊尙

頑猶惡創也集解王補曰本集鈔孫作疥癩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

詬詬也音反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

所目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誠國解見豈

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

野食乎野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野食夫專勝者未必

克挾疑者未必敢集解先謙曰官本或作敗堅請羣人不往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

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如

使越人蒙死已逆執事斯與之卒前書音義曰有一不備而歸

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已齊民易醜虜皇威辱

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有欲已況乎得

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

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

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

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已相贈

又當動兵集解惠棟曰非傷勞焉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已發德音也夫

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

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軍十

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

日匈奴爲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別秦漢

出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

三十餘年是爲下策秦始皇帝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

爲中策漢班固曰若乃征伐之當矣集解惠棟曰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

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靈王曰楚大夫遠啟疆對楚遂遣夏

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咸晏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

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

大敗喪其節傳轡重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官本考證曰數死者

十七八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是時大司農經用數十萬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

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

被毒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狗行見鳥集素

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子用反集解官本考證曰其中有魚不

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入字於是東擊倭人國集解惠棟

汗人棟謂汗當作汗與倭同音魏志云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倭人好捕魚集解惠棟曰魏書云至今烏光和中檀石槐死時

捕魚助糧食集解惠棟曰魏書云至今烏光和中檀石槐死時

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

法不平眾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射中和

連即死其子鸞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鸞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

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自立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強矣匈奴熾於陰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

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踞頓凶桀公據遼西

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靈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

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已至於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颯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集解卷九十按補

烏桓傳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為號焉案魏志桓

呂毛毳為衣注毛之縟細者為毳官本注末

猶中國有箇步搖注步則搖之也官本注末

出五阮關掩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阮作院謹案通志作阮

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比改官本依通

烏桓乘弱擊破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乘作承謹案通

絡繹而至官本釋作騾案騾騾絡繹從馬从糸固

但委主降掾吏集解先謙曰官本吏作史謹案通志亦作吏惟據

將設官府探史謹烏桓校尉有

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集解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

字案通志亦

卷九十按補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注九原縣名屬五原郡今地詳光

拜其大人戎朱鹿為親漢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及魏書朱作

末案通志

又戰於沙南注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蘭池今地

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錢

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官本脫眾字案

自稱峭王注峭七笑反官本注峭

五年目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柳從辰曰劉虞

購純虞傳在中平五年與此傳合靈紀幽州牧劉虞購斬劉虞

賊張純則在中平六年三月袁宏紀中平六年三月己丑光祿

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使公孫瓚擊純大破之純客王政斬純

首降則並虞領幽州牧亦在六年矣今案袁紀書事往往并前

紀張純之叛實始於中平四年六月公孫瓚之討純在五年九

月虞時蓋已被命到州其設賞購純雖仍在五年而王政之新

純則因為六年三月事范書諸傳特因虞之出牧在五年而經

言之自即純被誅之月日而據其所書直若虞之為司馬

領幽州之討純書日之失矣

鮮卑傳原羊集解何焯曰原羊當改羴今案官本考證云何焯校

章攷直改之矣蓋據魏書作羴與爾雅文合也然說文無羴字

必與爾雅同則此作原羊亦無庸求

合於爾雅且通志皆從范書可不改

皮毛柔蠕義欠合疑蠕之誤

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官本無下遼東二字

率種人詣關朝賀錢大昭曰魏

遼東鮮卑攻肥如縣注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今地已

遼東鮮卑圍無慮縣注無慮縣屬遼東郡官本注未有也字

鮮卑入馬城塞注馬城縣名屬代郡官本注未有也字柳從辰曰

攻南匈奴於蔓栢案通志亦作蔓

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案通志亦作種

於是耿種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官本無

永壽二年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錢大昭曰時李膺復為

應奉疏稱膺威

三十餘發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惠棟云蔡邕集作三謹案惠

乃與盛鐵酒權之利注欽左趾權專也原注欽譌誤已正官

財富充實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財賦案此亦北宋本同作富故

作財賦與

天設山河案通志山

豈與蟲蛇校寇計爭往來哉柳從辰曰蔡邕集校作校袁紀作豈

與蟲蛇之虜校往來之作傷哉今案

通志作豈與蟲蝗狄寇計往來哉其文又異蓋校狄皆役之謁蝗亦蝗之謁惟爭字當衍

挾疑者未必敢集解先謙曰官本敢作敗柳從辰曰蔡邕集亦作敗

雖得越王之首官本主

况避不嫌之辱哉柳從辰曰蔡邕集嫌作遜今案前書本作嫌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案通志守作備略作宜注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

將也官本注無又注邊無失亡也官本注無譌燕

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官本考證曰數千通鑑作數十為是今案

各將萬騎下言死者十七八則育等所餘因應各有二三千騎魏書但云三將無功還者少半仍數千騎也即魏書謂是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亦應不止數十騎且果萬騎而止餘數十騎當書悉為所沒餘者不必書又數十騎亦不得向言將通志仍作數千言將通鑑之說非也

光初元年冬又寇酒泉官本光初誤元和

見烏集秦水集解官本考證曰烏集魏志注作烏侯案通志亦作烏侯

卷九十校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

姓正合下字少翁三字亦無益閱者偶作旁記而寫者誤入正文
與上房字君明並當刪去不可以史記有解揚字子虎相比例
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徵後人乃
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
相生之法曰上生下皆三生二目下生上皆三生四目以上生下
二其實三其法故曰三生二以下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
生上四其實三其法故曰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
黃鍾四文昭曰此上算術有始於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
集解惠棟曰牛宏云執始之類皆房自造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
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
生終於南事集解惠棟曰禮記運相為宮康成云終於南呂更相
事則是京房律法先謙曰晉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
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義作易集解王先慎曰必當作
戲者密字誤也當虎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禮合文嘉伏義始別
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成伏義獻故曰伏義伏義古今字說
文大部立部並作慮義慮亦作包亦作庖庖者轉義通錢大昕
云伏扶富切鳥菴子伏菴互相訓而聲亦相轉此伏義所以又為
庖義也義或作犧或作犧說文犧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秦詛
楚文圭玉義牲當為犧字他書又作犧者釋名犧戲也書釋文
引張揖字詁云義紀陽氣之初曰為律法陰陽九六爻象所出也
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建日冬至之聲曰黃鍾為宮太蔭為商姑
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
為角南呂為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曰次運
羽則微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曰次運
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曰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
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
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
清濁之率法也史牛宏傳同盧文昭曰算術亦作統一日作一月當
義引作統北史牛宏傳同盧文昭曰算術亦作統一日作一月當
日作當月此非是案隋志黃鍾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
三十一大呂二十七律每律直一及二十七分日之本注鍾並作
六句是當作日明甚注以律官本無律字先謙曰官本注鍾並作
鍾放作效晉宋志終作統音奪各字此終字誤也當日二志同商
徵宋作商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鄭玄
角徵羽商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鄭玄
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分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徵徵數五
十四林鍾長六寸六分九分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

太族長八寸八分九分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徵徵數五十四
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
分益一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一寸之一七九六三
三又九分一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徵徵數三十三
月而變徵自此已後則隨呂六十律分替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
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呂檢攝聲音考其高下苟
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集解盧文昭曰草算術作革學記云
而己作草木者是也鼓無當於五聲悅故亦但始樂止樂
先謙曰晉志亦作革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
呂度調故作準曰定數進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呂
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中一弦下有
畫分寸曰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
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惠棟
曰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為之注其陽呂圓為形其性動陰呂方為
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曰陽生陰倍之曰陰生陽四之皆
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
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集解盧文昭曰清濁清字衍及上脫不
云是則上生不得過九寸下生不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
得藏四寸五分正解此二句也
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前書曰黃帝使伶倫
陰取竹之嶺谷生其簫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
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黃鍾之音而皆
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之風黃
正十二律乃定集解盧文昭曰通鑑注十二引作天一注以為黃
鍾之管前志管作宮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
黃鍾之音前志音作宮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
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
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
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
八十三又參之於午得六百五十九又參之於未得四千一百
六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
七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
七萬七千三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得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
布於午昧曉於未甲堅於申酉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

於甲奮軌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微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振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族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則可見矣集解惠棟曰

類族云謂之法數該案前書云以成之數材該之積孟康云成之數謂黃鍾之法數該之積為黃鍾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於律得三於寅得九者樂產云丑三分寅九分者即分之餘數也盧文昭曰注振美前志作振美甲堅作申堅大成作大盛先謙曰官本得作德是前志志微作孽孽作孽茂作孽無則字振美王氏念孫云當作振美見

又曰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司馬貞云黃鍾長九寸二九十八以三約之

又曰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集解惠棟曰林鍾長六寸以四乘六得推此上下目定六十律之實目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集解惠棟曰奇日一

九六八三為法如實得黃鍾九寸司馬貞云除實得九為黃鍾之長惠棟曰前書云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章昭云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產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寅而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之也棟案一三實也即該數也九三法也即下數是也盧文昭曰以九三之當句數當作律得算術本作得新刻依此書改作數案上下皆云得不當作律得寸集解盧文昭曰律於準為尺分於準為寸八字今案不當有下上脫於字算術有於準為尺分於準為寸八字今案不當有下

文方始言分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集解盧文昭曰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如實得黃鍾九寸司馬貞云除實得九為黃鍾之長惠棟曰前書云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章昭云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產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寅而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之也棟案一三實也即該數也九三法也即下數是也盧文昭曰以九三之當句數當作律得算術本作得新刻依此書改作數案上下皆云得不當作律得寸集解盧文昭曰律於準為尺分於準為寸八字今案不當有下上脫於字算術有於準為尺分於準為寸八字今案不當有下

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官本族作族下同

一曰集解錢大昕曰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各終一日者也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三百律九寸

準九尺

色青集解盧文昭曰色隋志及律呂新書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俱作包當是也算術正義並作色

六

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集解盧文昭曰案於律為寸亦準之所為萬也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律八寸九分小分八於數為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三有奇除之尚餘二十二有奇不及一小分故云

八微強下皆依此推之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集解惠棟曰七大強一作八弱盧文昭曰小分七大強大當作太正

弱亦相等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九集解惠棟曰

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集解盧文昭曰隋志禮運正義末作末先謙曰官本末末作未下同

下生否與質末為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集解盧文昭曰算術強上有半字是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集解盧文弨曰隋志正義凌俱作陵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後漢志一

七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族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族爲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爲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爲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爲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爲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集解盧文弨曰五算術作六是

下生夷汗形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後漢志一

八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集解盧文弨曰正義同案算術作微強是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集解錢大昕曰當作七十四脫四字盧文弨曰算術有四字

下生分烏南授爲宮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後漢志一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集解錢大昕曰此數以三除之卽有奇零不盡時息以下亦然由中呂下生不能及黃鍾之半律故又轉而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內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七變而後終六十律之數

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減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

後漢志一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丙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爲宮歸嘉商分動徵

集解惠棟曰動一作動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微強是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爲宮否與商質末徵

集解先謙曰官本末作末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爲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集解錢大昕曰案六十律終於南事南事之律固不能下生矣轉而

上生其數在大呂分否之開未始不可引而伸之也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爲宮集解錢大昕曰案十二律之變窮字之謬盧文弨曰下生當作不生甄鸞云南事下生乎疑下爲不

事之律次得上生八寸四分之管便是上生不過黃鍾之濁乃注云不生此乃苟欲充六十之數其於義理未之前聞先謙曰

宋志云凡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斗中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徵有所增方引

而伸之分呂下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隋志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

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

不悟謬爲六十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後漢志一

士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集解錢大昕曰當云一千八百一十九盧文弨曰百一二字誤衍算術無

新刻轉據此增之誤

上生凌陰離宮爲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爲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簇林鍾爲宮南呂商太簇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減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減爲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後漢志一

士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微弱是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否與爲宮夷汗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十萬盧文昭曰十下一字衍算術無

上生開時解形爲宮開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爲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後漢志一

三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七盧文昭曰八誤算術七

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集解盧文昭曰半強算術無半字案當作少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烏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集解盧文昭曰算術作微強案止當作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後漢志一

古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爲宮內盛商南中徵

庚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集解惠棟曰物一作惣先謙曰官本末作未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後漢志一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鳥集解先謙曰隋志云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偏於冬至之後分焉遲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其下文亦作分焉此作烏未知

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集解錢大昕曰當作一十

上生南事分鳥窮次無徵不爲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爲宮凌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爲律吹呂考聲列呂物氣道之本也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舉美於冷道縣舜

明故作準呂代之集解惠棟曰京房律術云上古有鍾準之聲明其次有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意

暢易達分寸又巖然弦呂緩急清濁集解張文虎曰絃呂之呂疑當作之或緩急下脫爲字先

鍾相得案畫呂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集解惠棟曰京房律術云準之狀如瑟長

大而十三絃後漢志一應黃鍾之聲然後案分寸以求諸律則皆如畫而應矣

徵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云雲臺待詔

待詔嚴崇集解惠棟曰崇晉志作嵩牛宏傳同錢大昕曰宋志亦作嵩具呂準法教子男宜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

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呂龔爲

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呂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

方爲能傳崇學耳集解先謙曰錯次謂錯雜吹之命名也晉宋志方作乃太史丞弘試十二

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

施弦集解盧文弨曰弦字句絕先謙曰晉侯部莫知復見薛瑩書

太常樂志錄至爲準而止剛施弦二字集解惠棟曰京房律術云上古有鍾準之聲明其次有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意

月鄭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

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

廢今官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

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
十二月行之所以宜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散其律誠宜
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
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發今明
詔下臣防臣觀問郡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
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族
下三公集議惠棟曰候部候鍾律之部也論衡云陽城子長作樂
經傳文昭曰復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
數見數見前志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
意光等不知歸閣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
急音不可書曰時集解先謙曰晉志作音不可書以曉宋志人知
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
其可目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
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曰景地效曰響
卽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曰日冬至夏
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注云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

後漢志一

七

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集解惠棟曰晉志度暑景候鍾律權土灰集解惠棟曰晉
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集解惠棟曰晉志炭虛文昭曰炭謗次下及注並同放陰陽集解惠棟曰放一
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
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集解惠棟曰蕤賓土灰重而衡低集解惠棟曰南
水勝故夏至淫火勝故冬至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召候狀
間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集解惠棟曰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
意得則陰陽之暑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暑如冬至之日如八
尺之表日中視其暑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暑不如度者則
歲惡人民多謫言政令爲之不平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進一尺則
歲惡日食退一尺則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
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人主與皇后從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
元注云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
又云冬至始人主與羣臣就樂五日天下之眾亦家家從樂五日
以迎日至之禮注云從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家樂五日
肆祭天園丘之樂以爲祭事莫大於此日中視其暑者向書考靈
曜云視其暑影長短以占夏至景長一尺五分冬至一尺四分
三寸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長七尺三寸六分集解惠棟曰候氣之法爲

室三重戶閉塗墍必周密布緹縵室中曰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
外高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清地理從其方位集解惠棟曰孔穎
於子位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集解惠棟曰孔穎案曆
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加律其上呂葭琴灰抑其內端集解惠棟曰
而候之集解惠棟曰文虎曰曆乃律之謁觀下注自明盧氏氣至者灰
去集解惠棟曰大昭曰曆乃律之謁觀下注自明盧氏氣至者灰
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竹與銅玉其質雖殊其達氣和聲一也故
始於竹而銅預焉先謙曰晉志引楊泉記云取安農宜陽縣金門
山竹爲管河內葭琴爲灰或云以繩殺葭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
地平以竹竿夾實律中以繩殺葭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
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君嚴暴之應也集解惠棟曰候日如其律集解惠棟曰
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法律
亦以寸分長短爲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以文祇口傳與眾共
然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祇口傳與眾共
御覽有孔字補御覽作補先謙曰官本作曆說見上

虛受堂

六

律曆志上第一終

後漢書一

續漢志集解第一校補

律厯志上律厯志上第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志依明監本式至

梁刻合劉昭補并注謹案明監本實卽承用宋乾興本舊式蓋由孫奭誤以此志爲昭所撰補漢自爲之
注故其後漢書一案毛氏在前書各志下大題題曰後漢書幾皆統於所
題亦誤因附在范書後亦題曰後漢書幾皆統於所
謂也使無此大題則續漢書之志無由與范後漢書作合無所
之限矣然自一至三十必別數之者明此乃附加之數抑嚴爲
掇而莫辨

梁刻令劉昭注補集解盧文弨曰至皆謬改之失也案以續漢志補後漢書據

注本爲補注體然昭已詳卷首述略又據史通及新舊唐志昭之
過通題曰注而已今注下復著劉昭至諒不足誚案升入校
補字正是對范二後漢書又補也劉昭至諒不足誚
樞曰振當作暗然疑損本拙字轉寫之譌

故體有長短檢呂度注十粟爲一分

長一爲一分夫黃鐘長九寸一黍之廣當黃鐘之長九十分之一亦即是一黍爲一分故知此亦一粟爲一分矣說文禾部十髮爲程一程爲分一程亦多誤作十程與此正同段玉裁已訂之

宓義作易集解王先慎曰宓當作慮至說文大部立部並作慮義

今案說文伏宓慮包庀五字均未及義皇之號至許君自敘引
易表作庀樣班書出許書之前師古敘例謂舊文多字而人
表及律麻志均作宓義師古注謂念讀與伏同藝文志宓子
瑁瑁十六篇宓戲鄭志雜子道二十篇字亦作宓是舊文本作
宓密漢氏生與出宓子賤即得姓於宓義已詳本書伏湛傳校補
宓密宓也與伏宓爲同意字處虎兒也其與伏通於義頗隔蓋
正以同音通訓耳大立兩部讀若其音皆爲密字當作宓而反
作慮說文自唐以來經李陽凝轉寫變更恐不免譌以當時經
師之說皇甫謐帝王世紀謂伏義或謂之宓義漢晉相承自爲
可據而顏之推必謂諸經史緯無宓義之號且分宓慮爲兩
緯謂慮可通伏宓不可通伏慮義慮于賤皆當作慮實則諸經
緯候無宓義亦無慮義就史而言則兩漢書確有作宓者古人
讀音伏宓本自相近包庀之言則即轉爲宓至宓子賤則古
尤無作慮于賤者故段玉裁謂爲慮說乃孔穎達陸德明由隋
入唐尊重北學故孔氏禮疏既以作宓義爲誤陸氏論語釋文
亦以作宓于賤爲非皆曰顏氏家訓說也使當時說文解字
已作慮義正可證成其說何顏氏家訓不引及故
疑今本說文之作慮義亦係唐人私改

然殊不
畫一

呂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集解惠士奇曰至不當作

數王正樞曰九三之數即九箇三連乘而得之數正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用之爲法以除六十律之實則得各律律之寸數於準則爲尺數也例如一九六八三除黃鐘之實一七七四七得九爲律九寸或準九尺又以一九六八三除色育之實一七六七七六得律入寸九分八釐強或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是也謂五十分中又以此子者謂律呂之數陳氏所引前書韋昭樂產說則不誤

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集解盧文弨曰至爲小分王正樞曰此謂如前用除法其

數則以十乘之乃以法數除之所得爲小分小分以下之奇
數則以十乘之乃以法數除之所得爲小分小分以下之奇
零則以強弱記之也盧說全非

第一校補

律曆志中第二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後漢書二

梁 刻 王先謙集解 令劉 昭注補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 史記曆書具在 三統之法作於劉歆前

書雖備載其說而當時未嘗用也 此志內章帝詔蔡邕議其有明

文無用三統曆之說 盧文弨曰後十三卷注中何承天已摘其司

馬氏以為不知而妄言其實非也 太初造術以前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為上元一元之中即有書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牽牛之

始以為太初法推行之以說尚書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牽牛之

後天 集解惠棟曰通鑑及朔先曆 集解盧文弨曰先下 朔或在晦

月見 集解惠棟曰依御覽補 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

武八年 集解惠棟曰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 集解惠棟曰

魏郡人 數上書言曆不正 集解盧文弨曰言 宜當改更 集解惠

宋志 時分度差尚微 集解先謙曰覺同較晉書蔡謏傳上 目

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食 集解盧

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

書令盛防代岑署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

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望望而已 集解先謙曰宋

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

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

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為為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 集解李

和二年乙酉入三統術甲子統一百八十八年以策餘八千八十

乘之得一百五十一萬九千四百一十如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

得大餘九百八十七小餘四十七命甲子得辛卯冬至其小餘不及大餘

於四分術入辛酉都一十七年以日餘乘之得二千八百五十六

如中法而一得大餘八十九小餘八十九命甲子得辛卯冬至其小餘不及大餘

課是三統後天四分日之三也後天課從天當改 晦朔弦望差

天一 集解惠棟曰差宋志作先李銳曰置入三統術甲子統

百八十八年八月八日食 集解盧文弨曰言 宜當改更 集解惠

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目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目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尙書琬璣

鈴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願期立象一作題盧文弨曰

日緯書所載作願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先議

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也日鈞命決云三皇步五帝驟

也日鈞命決云三皇步五帝驟況乎頑陋無已克堪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聞者曰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

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

躬信有闕矣將何曰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

律度量考在璣衡曰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

曆改憲集解惠棟曰宋均保乾圖注云三陽而陽備備史官用太

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集解錢大昕曰案

後漢志二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太初術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二百八十五

為斗分較四分又多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所謂餘分一也積至

至益後天故云行度轉差寢曰謬錯璣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

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集解盧文弨曰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曰折獄集解惠棟曰以斷大刑於氣

已近集解惠棟曰逆用望平和曆時之義集解惠棟曰曆一作蓋

亦遠矣集解惠棟曰蓋亦一今改行四分曰遵於堯曰順孔聖奉

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集解惠棟曰獲上一

同盧文弨曰南

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曰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

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識使左中郎將賈

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簡司徒嚴勛集解錢大昕曰此

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集解盧文弨曰明

曆議引更不朔必在其月也集解盧文弨曰不朔當作朔不即先大則一月再朔

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集解盧文弨曰梵等曰為當先大無文正

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朧昏晦當減而已又晦與合同時集解盧

字一行有合下脫朔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究見勅母拘曆已班天元始起

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曰九道法候望

驗無有差跌遂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達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

魯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

武王作周曆集解惠棟曰李氏云當時不知歲差

周公作魯曆冬至日在建星集解惠棟曰李氏云當時不知歲差

建星也陳大猷云案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建星即今斗星也

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建星即今斗星也

集解惠棟曰鄭元月令注云建星在斗上盧文弨曰蔡葛山云凡

紀度多以二十八宿為綱此獨言建星故釋之蓋斗并度廣故古

多舉建與孤為言有議後漢志二

其斗建無別者非是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

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

二十一度四分之度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

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

相應尚書書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集解惠棟曰其歲甲子朔

分皆蓋也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

近即曰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集解惠棟曰石當

即上文所引石氏星經謂當以石氏為主也下云其星間距度皆

矣如石氏故事文自明顯石字不誤惠氏改石為古亦未勘上下文

令兩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

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集解先謙曰宋志云黃帝以來諸

達論曰曰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曰朔二十三事集解先謙曰

食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

日曰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集解先謙曰

文昭曰其後皆在朔無二日者非有脫文也集解先謙曰

得二日一得晦曰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

得朔十八得晦曰新曆十七得朔三日晦集解先謙曰

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必齊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

曰等齊治曆者方曰七十六歲斷之集解先謙曰

李本集解先謙曰意欲以一部為差一日此即歲差之說

與也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曰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貴數千萬歲

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

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

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二百年之間故識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

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

一日合朔下至咸哀呂二日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達

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望多近史官一曰赤道度

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望至差一日曰上輒奏曰為變至曰為

日卻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為變集解先謙曰

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

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

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

北至東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

曰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與鬼集解先謙曰

鬼夏至日所在也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

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集解先謙曰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

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

井與鬼出赤道北五度集解先謙曰赤道者為中天去極

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曰搖準度日月集解先謙曰

其實行故也曰令太史官候注集解先謙曰考元和二年九月

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

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集解先謙曰

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曰圖儀

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集解先謙曰

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集解先謙曰月行十五度

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

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卻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

上中多臣校案達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

史黃道銅儀曰角為十三度亢十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

斗二十四分度之一牽牛七度女十一度虛十度危十六度室十八

東壁十度奎十七度十二度胃十五度昂十二度畢十六度觜八度井三

十度鬼四度柳十四度七度張十七度翼十九度軫十八度凡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曰郭日月行

參弦望集解先謙曰錢塘曰晉志謂課望於兩儀郭問也郭字是雖密近而

不為注曰儀黃道與度轉連難曰候是曰少循其事達論曰又今

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承
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言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
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集解惠棟曰案九六七八皆合
甲生焉故用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於十五五六三十一月之數納
少此漢法也盧文弨曰支是爻之誤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
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曰史官
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
眺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集解先謙曰官本行作在率一月移
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集解惠棟曰尚書考靈耀云萬世
不失九道謀鄭元引河圖云黃道
一青道赤道白道黑道各二也陳毅曰案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
晉志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惠說非
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知合朔弦望月
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爲分率言其術法上考建武呂來月食凡三
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課試上集解盧文弨曰宣當爲宜案史官舊有九道術

七

廢而不修嘉平中故治曆郎梁國整集解惠棟曰梁國上九道
術詔書下太史呂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集解惠棟曰時未有
太子領屬少府故云部太子舍人也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
近太史令颺集解惠棟曰單上已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
後天遠則十餘度杜預長曆曰書稱莽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
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二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有間月隱雖枝細一日官當會集此兩辰之閒所以異於他月也
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閒所以異於他月也
積此以相通四時入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徵密至矣得其精微以
合天道事敘而不悖陳騷騷曰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
作事遂與曆錯故仲尼之曰於是乎在然陰文益矯正得失因以宣
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傳十五年日
食陳騷騷曰穀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未
遽兼以明其餘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
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
未作口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

更復發傳曰非禮則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文後傳發例欲以明諸
 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文上禮制昭昭
 七年夏六月曰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
 鹿爲馬故傳曰不君君隱然知官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
 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秋曰食有甲乙者三千餘歲輒
 統曆唯一食曆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秋曰食有甲乙者三千餘歲輒
 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
 代名儒而謂之最當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
 誤故儒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合劉
 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
 指日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
 意曰天行不息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
 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
 頻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
 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向未可覓積而成多失者恆數
 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
 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爲合以驗天者也文上禮制昭昭
 前乎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微還
 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遠邈則曆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
 傳月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輒輕故輕輕
 貽貽軒軻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

八

數而徵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
 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
 大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上禮記曆十
 梓輟也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曆以驗春秋十統曆之
 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
 及失問旨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
 傳證據及失問時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
 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集解惠棟曰有霍融等漏刻等三卷
 刻率九日增減一刻集解惠棟曰劉向洪範一百八十分日晝夜
 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一刻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
 鄭康成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猶未覺誤也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漢書律曆志云
 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呂儀
 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
 符漏品集解惠棟曰長孫無忌云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
 上者爲令法編於令甲爲常符漏品文頤云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
 令甲令乙令丙師古云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孝宣皇

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日

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集解惠棟曰依日行

減一刻也四分爲增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

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刻集解惠棟曰漏下脫隨日南北為長短密

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

目節時分定昏明集解惠棟曰五經要義云昏闇也旦明也日昏

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下宋志有圖字不可目計率分

當據儀度下參曆景今官漏目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

其實至為疏數目耕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

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目景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

驗今下曆景漏刻四十八箭集解惠棟曰周禮挈壺氏分以日夜

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箭賈公彥云以

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

一刻則為一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後漢志二立成斧官府

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集

先謙曰官并黃道去極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

興也集解惠棟曰昔下係發謀於元封敗定於天鳳積百三十

年是非乃審集解李銳曰前志云自漢林初起至元鳳六年而是

天文鳳當作集解李銳曰前志云自漢林初起至元鳳六年而是

元鳳百字衍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集解張文虎曰案亦

建武而施行集解李銳曰自建武八年起然於元和也

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圖議漏

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集解錢大昕曰淮南天文訓以

麻亦云復得焉遂攝提格之歲史記曆術甲子篇云太初元年歲

名焉遂攝提格則太初本用甲寅元矣但漢初言甲寅元者乃指

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

除尚書郎能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數難誦豐或不對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

案儀注者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字衍從宋志刪考往校今目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

卿詳議太尉愷等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上侍中施延等議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

官風角應有不綜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太初過天日一度望望失正月日晦見西方食

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

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議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社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官本祖作弘即用甲寅

大為疾集解李銳曰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集解李銳曰

錢大昕曰集解李銳曰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集解李銳曰

李銳曰置一百七十一歲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四萬一千一百九十七集解李銳曰

八十五如章歲十九年一得積月二千一百一十五無間餘至朔集解李銳曰

同日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五百五十七萬九千八百七十八集解李銳曰

日法八十一而一得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小餘六十集解李銳曰

朔餘也置朔餘六十七以三以十通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集解李銳曰

之得千一百九十七即中餘也集解李銳曰

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故令益有疏闊

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聘思論之

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竇詡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

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

除尚書郎能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數難誦豐或不對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

案儀注者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字衍從宋志刪考往校今目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

卿詳議太尉愷等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上侍中施延等議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

官風角應有不綜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太初過天日一度望望失正月日晦見西方食

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

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議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社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集解惠棟曰周興字永南中陳忠上疏薦興官本祖作弘即用甲寅

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開月六直其日

或朔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

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呂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靈之文

四分曆本起圖識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

尚書令忠上奏集解惠棟曰陳忠時為尚書令三年還司隸校尉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

驗徒呂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

甚集解惠棟曰率北宋本作幸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翼正朔已通三

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

帝典集解錢大昕曰古法子在寅月迭為三統無以建亥為歲首者莫與云問月正四時成歲是四時皆可置閏而秦法置閏常在歲終此二事太宗遵修三階呂平晉龍呂至刑犴呂錯集解

皆違經而背古也日太宗文帝遵修者仍而不改三階即三台前書東方朔傳注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言天象無差忒也文紀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贊云雖數百幾致刑措詩小宛釋文引韓詩云鄉亭之繁日并此言雖米正曆不害為太平

世五者呂備洪範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備傳本異也問本汲古閣本昨曰洪範五者來備一作五者是蓋漢儒傳五氏來備氏古是字苟爽傳五禮咸備趙亦訓是惠棟曰者北宋本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病禍非一集解先謙曰

作是之妖蟲象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議者不曰成數相參考真求既及人謂之病事詳前書五行志

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眾賢所立是非已定

永平不審復革其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

而翔集遼東前造則喪其休集解盧文弨曰錢氏改喪為表近議後改則隱其福

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輿目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

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呂合春秋橫斷年數

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

太初多一日集解錢大昕曰四分術歲有小餘四分日之一太初課則四歲之中小餘皆滿一日而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兩法相

一也積至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餘分又滿一日李鏡曰六千一

後漢志二

士

百五十六歲三統術之四統歲也四分術日分四歲一終則千五

百三十九終也置三統術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四積

日又置四分術周天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為六千一百二十四積

八千四百七十九亦為六千一百五十九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

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輿前呂為九道密

近今議者呂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

假馬之名呂崇君之義集解惠棟曰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

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告宰通曰其與之乎孔

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

云必也正名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目非易是上納其言遂

改曆事集解錢大昕曰詳文義是安帝納尚書令忠言仍用四分

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僚參議正處竟不施行謂

此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

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據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

易朔行夏之正集解惠棟曰程氏考古編云漢祖入關於十月又

月者閏泰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

曆以正月為歲首師古云未正曆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

為正月是也詔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曆而改用

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先謙曰程氏謂漢初仍秦十月

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武帝也先謙曰程氏謂漢初仍秦十

歲首而正月仍秦建寅是也太初正曆以正月為歲首乃改歲首

而不改月詔云改元者謂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之說通漢初以

正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正曆之後若顏氏之說追改之大謬

辨見前書高紀程氏全未分曉而惠氏宋以入注此不可解也乾

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集解錢大昕曰一作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乾鑿度云節置一歲積日法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

之得一日命日得積月十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九分日之七十一歲以七十六

十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八十九積日五十五萬五

千一百八十一此一部節節注云此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驗

三部而一元一部節節注云此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驗

日前三志詔維條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乃孝昭元鳳三年事此

後漢志二

士

連元封七年之太初爲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目易

道目河圖帝覽雜書甄曜度集解惠棟曰乾作顛當是避太子

推廣九道集解惠棟曰九道之說見河圖帝覽雜書甄曜度

而空之矣集解惠棟曰乾作顛當是避太子

日超次即服度注左傳龍度天門之說也龍歲星也右行於天一

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辰移一

此而記之十二辰則總有一千七百八十八辰而一辰移一

故下云周天兩應也先謙曰超次即超辰也以列宿所在言之謂

會言之謂之辰與天相應少有關誤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

十歲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

十二度弦望不效換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寢

過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

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呂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

從算耦之目前更呂庚申爲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

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

望足呂知之諸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祈等議

子官至上黨太守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

然後度周天呂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

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

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集解惠棟曰大

漢志云高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

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

七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三集解惠棟曰此爲上元以來太

歲超辰之數以此數并入積算起丙子算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

爲歲在丁丑又以爲上元當在庚戌非太初不法也鄭康成注周

官曆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

辰樂說謂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

東漢太歲超九百九十三辰則歲星亦超九百九十三辰太歲相

應太歲超九百九十三辰則歲星亦超九百九十三辰太歲相

十二次除之得八十二周餘七故云八十二周有奇案歲所超於

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度四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

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節一章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小餘六十三

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習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小餘六十三

成分寸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小餘六十三

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曰九百四十集解

日考靈輿云九百四十九分爲一日或曰八十一集解惠棟曰大

十一乃乾鑿度積日法有細猶呂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

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

目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

垂分恐傷大道呂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

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目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呂月

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呂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呂

來日變二十事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小餘六十三

所明洪範五紀論曰集解惠棟曰前書律曆志云劉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義

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舛儀正眾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

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校其實孝章皇帝宣

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集解惠棟曰本曆作虛是信而徵之舉而行之

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集解惠棟曰高祖弟元字公信能

元光字相似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

賊相續為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

申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圖緯無曰庚為元者集解惠棟曰案西

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烈固集解惠棟曰案西

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

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集解惠棟曰上亦有脫文乙卯詔書下

徒府議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而校尉南而侍

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

相難問是非為集解惠棟曰府下宋志有集字鄭元周禮注今司

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共決大事徐太議郎蔡

邕議曰為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集解惠棟

行曰承泰集解惠棟曰以字誤宋志作漢承泰徐幹中論云大

以十月為歲曆用顓頊元用乙卯蔡邕合論曰顓頊曆術曰大元

首曆用顓頊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集解惠棟曰其

文志顓頊曆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曆十四卷命論未詳案惠棟曰其

月令論有之令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

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集解惠棟曰漢云改從四分元用

庚申今光晃各曰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

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識

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集解惠棟曰家上脫白黃帝始用

太初丁丑之元有集解惠棟曰黃帝宋志作昔元有二六家紛錯

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曰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

第集解惠棟曰元鳳三卒曰疏闊連見劾奏集解惠棟曰刻太

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識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

分目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集解惠棟曰

有延光元年集解惠棟曰延中謁者曹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

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

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目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

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集解惠棟曰今亦猶古術之不能下

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目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

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已酉戊子及丁

卯部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集解惠棟曰案元命苞

七十六萬歲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餘歲一千二百又以前法

收之得積部十五其餘六十則獲麟之歲入乙酉部六十一歲

此推至漢文後二年適足五部之數故次年得為元首復起甲子

部也命曆序以甲寅為元較元命苞積年少一百一十四歲以元

法部法收之正入庚午部之二十三年此云庚子當為庚午之漢

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目上上極開闢則不

在庚申集解惠棟曰自獲麟至開闢二百七十六萬歲以六十

當云元在庚申不字乃元字之謬李銳曰不在當作復讎無文

其數見存而光晃曰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

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集解惠棟曰案光晃說開闢至

麟至漢初則較命曆序少一百一十四歲依此推至高帝元則當

在壬寅而非乙未矣故蔡邕議其謬李銳曰庚申元開闢至獲麟

二百七十六萬歲獲麟至漢元年二百七十五歲作之得開闢至

漢元年二百七十六萬二百七十五歲甲寅元開闢至獲麟二百

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 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節年數... 共別者須曰望晦朔光鬼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鬼曆曰考靈曜... 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曰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

光冕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冕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曰河平癸巳為元... 七月後閏食術曰八月... 十二月... 初元年正月得五十六... 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當食而曆曰二月... 是始差到熹平三年... 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 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 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曰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曰三月官曆曰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

食而官曆自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

法光和二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郎舍人張恂等

推計行度自爲三月近四月遠誠呂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

三年誠兄整集解惠棟曰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呂四月

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集解先謙曰太史

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呂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

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集解惠棟曰孫

書堯和氏改爲就氏案無極山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上

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云云則耽四年已爲太常也

選侍中韓說集解惠棟曰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

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呂五千六百四十

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集解錢大昕曰日當作月古法百三十

術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較古法稍強李銳曰置五

萬一千四百六十六月有九百六十一食又強於恂術李銳曰置五

千六百四十月以二十三乘之得十二萬九千七百二十每百

是恂術較舊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

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

二千一百誠術呂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

目上減四十一建康目來減三十五呂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

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目相驗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

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呂亦道儀曰冬至去

極俱一百一十五度集解盧文弨曰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

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呂生進退故月行

并牛十四度目上其在角婁十二度目上皆不應率不行呂是言

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

非一未驗無呂知其是未差無呂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

之此謂尤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呂

無驗改未失是呂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二十三

食集解先謙曰官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

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

探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注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吳

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呂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

恂術吏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呂審術數呂順改易耽呂說

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

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

譴欺詔書報恂誠各呂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集解盧文

通作輸先謙曰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萬年公乘王漢上

官本通作輸月食注自章和元年至今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

河平元年月錯呂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

見食相應者二事呂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

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其補續其志

今洪其謂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集解盧文弨曰考校月食審己巳

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集解

昭曰推下元字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

經緯於呂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

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曆序云孔子爲春秋

之故退修殷之故曆己巳顯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

使其數可傳於後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識雖

有文略其年數是呂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

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

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

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

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

之三集解盧文弼曰自當作百五十分二誤倒三下脫十二兩

年置六十一歲以章月乘之得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二得積月七千五百四十四間餘九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七兩度加之得間餘二百二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入即一人正朔分加之得間餘二百二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一百一十七半即一氣積分置人正朔分加之得間餘二百二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之得一百一十七半即一氣積分置人正朔分加之得間餘二百二十八分之二至去天正朔之數以月

推則虛說三朔三百四集解李銳曰置上積月七百五十四以

下脫文非也朔三百四集解李銳曰置上積月七百五十四以

十去積日得天正朔六千二百六十六小餘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六

九小餘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度加之得入正朔六千二百六十六小餘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六

三百四集解李銳曰置上積月七百五十四以

法而一得大餘三百二十九小餘八千五百七十三度加之得立春大餘五

元首日名同而多小餘二十九是中節之餘差二十九也呂效信

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呂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

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

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呂施行效後格

而已不用集解盧文弼曰字衍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呂去事分爭

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知

無所采取遺漢歸鄉里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

郎中遷常山長史父憂去官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校尉應太史微拜

律曆志中第二終後漢書二

續漢志集解第二校補

律曆志中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錢大昭曰鮑鄴

相覺浸多錢大昭曰鮑鄴

文志斗二十一錢大昭曰鮑鄴

同音通訓覺即較然分明之謂也錢大昭曰鮑鄴

寢目謬錯錢大昭曰鮑鄴

用望平和厥時之義錢大昭曰鮑鄴

不朔必在其月也錢大昭曰鮑鄴

然是據朔定月論首月不當先大故云錢大昭曰鮑鄴

謂書朔不書晦蓋本穀梁日食之義以明例也錢大昭曰鮑鄴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錢大昭曰鮑鄴

皆謂前月之晦故云不朔必在其月謂必尚在前月未至後月

耳雖然日食固必在朔而夜食則難於取準所謂食晦日者亦

特魯史舊文如此春秋不得而改之故但不書朔而仍係之後

也月

建星即今斗星也今原謫令錢校據閩本

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集解盧文弼曰二當作一柳從辰曰此疑

校語當在上斗二十二度無餘分下案是也上

今下皆景漏刻四十八箇集解盧文弼曰立成以下二十二字宋

志無二十上有其字王正樞曰此校注當在

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一分

惠棟曰一作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乾鑿度云至一元而太歲

復於甲寅日法已難強解至惠氏引乾鑿度文則尤難可依據

今略依算法訂之當云置一歲積日以月法二十九日與八十

益州盜賊相續為集解先謙曰 至故盜賊為害 謹案今讀皆以益

為句為讀如孟子為得罪於 父之為連下二句讀之亦通

麻用顓頊注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 官本大作天是

獨所與構 官本構作 構正字

復作八元術 官本復作 官本復作

太常就耽 官本耽或 作就俗字

第二校補

律曆志下第三 曆法集解惠棟曰李云此志章節紀元之法出 六曆並用 四分歟 後漢書三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 集解李鏡曰璇璣北極璇璣也 三光之行 集解

日三光道之發斂 集解李鏡曰道謂黃 景之長短 集解李鏡曰冬

日月星綱之建 集解李鏡曰建謂 景之長短 集解李鏡曰冬

表景斗綱之建 集解李鏡曰建謂 景之長短 集解李鏡曰冬

也青龍歲星也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為太歲 參伍呂

四分術無超辰之法太歲不與歲星相應此依古法言之 參伍呂

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 集解李鏡

半至夜半天運過周 星從天而西 集解李鏡曰日遶天而東日之

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 集解李鏡曰天運而西復加正北為一日其

所東行 居日列宿 集解李鏡曰李 終于四十七 集解李鏡曰四

為一度 虛受堂 甲乙終于六旬 集解李鏡曰李云申在曆成日六旬六日月相推

日舒月速 集解李鏡曰日舒月速而云然者周曆經月度疾日度

舒月速及當其同 集解李鏡曰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

右行之說 集解李鏡曰一謂四分周天之三 謂四分周天之三

三謂之弦 集解李鏡曰一謂四分周天之三 謂四分周天之三

一謂相與為衡 集解李鏡曰一謂四分周天之三 謂四分周天之三

下弦相與為衡 集解李鏡曰一謂四分周天之三 謂四分周天之三

十五度四分一分天之中謂月去 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

日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 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

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 集解李鏡曰月之術 集解李鏡曰

謙曰官 本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曰行北陸謂之

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 集解李鏡曰此以列 日

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

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 集解李鏡曰此以赤道之表

案發斂章昭云發氣發斂氣斂發漢書以為道之 二至之中道齊

景正集解李鏡曰道齊南北之中景正長短之中春秋分焉曰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
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集解李鏡曰歲星與日同青龍移辰謂
之歲歲首至也集解李鏡曰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集解李鏡曰
首至朔同日謂之部集解李鏡曰至朔同日謂之夜半集解李鏡曰部終六句謂
之紀集解李鏡曰至朔同日謂之夜半集解李鏡曰部終六句謂
是故曰日實之月日閏之時日分之歲日周之章日明之部日
部之紀日記之元日原之集解李鏡曰故曰元三微成著三著成體故曰三微
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縮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
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曰察欽察下脫發字集解李鏡曰光道生焉集解李鏡曰
道黃道也光黃古字通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光監本作九依宋本
政齊召南云案黃道居中曰光道前古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一日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孔壺為漏浮箭
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孔壺為漏浮箭
為刻下漏數刻已考中星昏明生焉曰有光道月有九行集解李鏡曰
行謂青道二朱道二白道集解李鏡曰九行出入而交生焉集解李鏡曰孔類
二黑道二並黃道而九集解李鏡曰九行出入而交生焉集解李鏡曰孔類
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
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
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
食也李鏡曰出入出入於黃道也朔會望望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自北而南為出白南而北為入集解李鏡曰朔會望望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日食望近交則月食集解李鏡曰朔會望望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等月有弦望星有留逆集解李鏡曰朔會望望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承陽先後日下集解李鏡曰朔會望望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雷雷而後逆逆與日違集解李鏡曰朔會望望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字一連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
生焉集解李鏡曰七元見伏有日雷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
之多少均之集解李鏡曰七元見伏有日雷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
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

不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
祐術開業集解李鏡曰楚語觀射父云重黎氏世濟燿天光集解李鏡曰
日鄭語史伯云荆楚黎之世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清重黎其
燿燿大天明地德光熙四海故名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集解李鏡曰
上也集解李鏡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曰授民事立閏定
時曰成歲功義和其隆也集解李鏡曰唐虞夏商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
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集解李鏡曰命治曆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
之及王德之衰也集解李鏡曰命治曆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
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義和淫涵廢時亂日盾乃征之紂作淫虐喪
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與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
亡也忽焉窺窺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曰聖人實焉
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曰本氣者尚其體曰綜數者尚
其文曰考類者尚其象曰作事者尚其時曰占往者尚其源曰知
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曰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曰
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曰為
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
往羣品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集解李鏡曰言四分一省文去
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
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
在執徐集解李鏡曰文帝後元三年集解李鏡曰文帝後元三年
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集解李鏡曰
元之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集解李鏡曰元之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
九千一百二十從文帝後元三年推而上之九千一百二十曆數之
生也乃立儀表集解李鏡曰儀表謂圭表也集解李鏡曰儀表謂圭表也
則日遠集解李鏡曰遠謂遠於極也集解李鏡曰遠謂遠於極也
則日遠集解李鏡曰遠謂遠於極也集解李鏡曰遠謂遠於極也

[illegible]

大餘一百六十八日也案以日法除沒數即得一歲大餘五小餘四分一推冬至不以日法沒數者緣求二十四氣以中法爲母故推
 中法爲年率則日餘爲大餘率其相與之率同也每月中氣三十
 二策解錢大昕曰四當作三置日餘百六十八以三十二除之得
 日又三十二分之二十四故以三十二爲中法李銳
 萬三千三百三十五 策解李銳曰亦周月除之得三百六十五九百四十分
 之二百三十三即亦爲周天之積一度以爲法者章月通周天
 爲大周章月通日法爲節月故也以節月除之得十二萬七
 千七百五十九分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七即九分之七爲一歲月
 數是大周亦爲一歲積月分以節月爲法者周天通章月爲大周
 周天通章法爲節月故也爲算之道有繁有約繁而言之爲大周
 約而言之爲周天繁則分細如率相除大歸是一百三十五是也約
 則分簡如度通者用繁使於等策而已又以節月除節日得一
 者用約分須通者用繁使於等策而已又以節月除節日得一
 之日以節月除大歸得一歲之日則氣朔通李銳曰一節此大周若麟
 德衛以後之歲實節月 月周千一十六 周數也一章月行二百
 若日法諸日若朔實矣 五十四周爲日行一經之周數以一節章數四乘之得月周以節
 法除之得十三七十六分之二十八即十九分之七爲一歲月行
 周數約周爲度即爲一日月行度數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
 則此月周又爲一日月行積度分 之既者 策解李銳曰月食既故日記其既者
 食而復既其月食百三十五 策解錢大昕曰食字衍李銳曰月道
 黃道則有兩交日行自此交至彼交爲一食計 率之相除得五百
 一百三十五月日行二十三當交而食爲一食計 率之相除得五百
 二十三之二十而一食 策解錢大昕曰百當作月春秋正義云三
 食也四分衡亦同李銳曰日行自此交至彼交中間積五月二十
 三分月之二十而一食 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一食積月一省不乘故曰率之相除又日
 行一歲一周積月十二十九分之七半之得六月三十八分之七
 爲日行半周天月數今此日行自此交至彼交爲日行交半周得
 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課於日行半周天月數不足八百七十四
 分月之二百七十五 百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
 者緣交有遲行故也 之五十也 策解錢大昕曰五十下脫五字李銳曰置一歲月十二
 月分母二十三通之得五十四百五爲一歲積月分又置一食積
 五月分母二十三通之得五十四百五爲一歲積月分又置一食積
 歲月分母二十三通之得五十四百五爲一歲積月分又置一食積
 等得五以約一歲積月分得一千八百一爲實以約一食積月分

得五百一十三爲法法除實得二五分終其法數二千八百一十一
百一十五歲各以一百三十三通之食得一千八十一食也置五百
得五百一十三是爲五百一十三歲有一千八十一食也置五百
四十三歲以章法除之得二十七章以一千七乘章月得六千三百
百四十五是以爲六百三十五月除之得食分四十又置六
千三百四十五月以三百三十五月除之得食分四十四因呂與部相
約得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十二錢大昕云案七百十六歲爲
部以二十七乘之得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合歲數以四乘
之亦得二千五百一十二然則二千五百一十二歲而部分與會分適相直
故名之日部會也五之兩字難解闕本汲古閣本作互亦非是當
云名之日部會傳寫脫漏耳李銳謂云置五百一十三歲以四除之
不盡一是日分未終故求與部俱終之歲數置五百一十三與部
法七十二等數得十九以約部法七十六得四以約四百七十
三歲得二十七故曰得四與二十七互之者互乘之也四百七十
六約數以乘五百一十三得三千二百二十五十七爲五百一十三
約數以乘七十六亦得二千五百一十二為部會
乘之置部會二千五百一十二以二十乘之得四萬一千四百二十
案二十部爲紀則二十部會當爲紀會云元會者置四萬一千四
十以歲名六十除之亦盡是歲名日名俱復於上元故即以爲元會更無紀會也
元會四萬一千四十

後漢志三
集解李銳曰日月分分日名歲名食分俱終之歲數也二十部
會爲元會積九元二七一紀五百四十部二千五百六十章
部會三千五十三會得數二十枚云二十而與元會李銳曰月分
月分食分俱終之歲數也
歲數五百一十三食分俱終之歲數
也積二十七部一百八十章
食數千八十一集解李銳曰以歲數除之得二百五十
數又爲一歲積食分
月數百二十五集解錢大昕曰二當作三
也以食法除之得五二三三分二十爲一食月積分
此月數又爲一食之積月分食法又爲一月積分
二集解錢大昕曰常云二十三
推入部術曰呂元法除去上元集解李銳曰謂置上元庚辰以來
去者已往之積元前元與後元日分月其餘呂紀法除之集解李
分歲名日名並同數有重疊故須去之其餘呂紀法除之集解李
之亦是除其重疊前紀與後紀日分月分日名並同滿元法
經去之不計所得數故曰除去集解李銳曰紀首歲名未復故求所
數從天紀算外則所入紀也集解李銳曰紀首歲名也所得者爲已
往之紀數故算外得所求無所得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呂莒
爲天紀得一爲地紀二爲人紀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呂莒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四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五
己卯	庚子	庚申	庚辰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十二
後漢志三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十五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

蘇曰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六十去之餘三十九日命元首首甲
 此求每紀蘇首歲名法置蘇法七十六已六十去之餘十六年
 命元首庚辰算外得丙申求次部復置十六年命丙申算外得壬
 子它皆做此

推天正術置入蘇年減一

 巢解李銳曰入蘇年爲盡厥末之算積
 一者外所求也求東明者置在坤應

一術曰爲五乘冬至小餘已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復沒也集解錢大昕曰爲五當作十五以十五乘冬至小餘與通法相減餘滿沒法得一則冬至距復沒之日數也起至算外有沒沒日李銳曰一氣沒分冬至一氣日數十五通之是爲一日有沒分七冬至小餘爲前沒到年前冬至之積沒分以一氣日數乘之

一術曰朔小餘減合度分卽日夜半所在集解盧文弨曰合下脫朔字李鏡曰小餘卽夜

在度以部法為度法故更變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呂月周乘之集解李鏡曰月周為一日月行積度分故以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集解錢大昕曰十分當作十九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月周得求次

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集解李鏡曰置三十三度二十八分以部法除之得三十三度六十一分

七百五十九去之餘二千七百五十九集解李鏡曰置三十三度二十八分以部法除之得三十三度六十一分

法除之得三十三度六十一分集解李鏡曰置三十三度二十八分以部法除之得三十三度六十一分

三分十三度二十八分集解李鏡曰置三十三度二十八分以部法除之得三十三度六十一分

分滿法得一集解李鏡曰置三十三度二十八分以部法除之得三十三度六十一分

署之集解李鏡曰置三十三度二十八分以部法除之得三十三度六十一分

星房鼎虛七集解李鏡曰置三十三度二十八分以部法除之得三十三度六十一分

錢大昕曰此九字當是衍文李鏡曰案謂盡漏當作謂盡漏書漏

則注於術故乾象景初之後謂自夜上水後至夜漏盡月在張心

街並云夕在張心署之

一術呂部法除朔小餘所得呂減日半度也餘呂減分即月夜半

所在度也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朔月得十二度二十八分

夜半到合朔月行去日度小餘為不滿部月之分以部法除之得

度故合朔在夜半後合朔期日月同度合朔以前月尚在日後故以

減夜半月所在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呂部法乘之二百

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集解李鏡曰部法為一日

行分率置夜半到明刻數而今有之得夜半到明刻率部法為

漏乘部法為實夜漏為夜半到明刻數之倍故亦倍百刻得二百

法呂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為明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呂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減部法集解李鏡曰減

其餘即夜半到昏所行分也集解李鏡曰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故以減一日

日行分餘為夜半呂加夜半所在度分為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集解錢大昕曰呂月

周乘之呂二百除之為積分積分滿部法得一呂增夜半度即明

月所在度也集解李鏡曰猶上術也

求昏月所入度呂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部法得一度加夜半則

昏月所在度也集解李鏡曰亦猶上術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

分四分之三集解李鏡曰三上之字衍李鏡曰此猶推

之集解李鏡曰望日術也所加度分即一弦之大小餘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部月從度集解李鏡曰

大分二字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

六百五十三半集解李鏡曰一月月行過周及日分相并得三十七萬一

千九十四為一月月行積分四除之得九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半

為一弦月行積分滿部月得一得九十八度六百五十三半為一

弦月行度數又可置大周以四除之得八萬五千八百三十三半

分三為一弦月行去日積分滿部月得一得九十八度六百五十三半

九四三亦得九十八度六百五十三半為一弦月行度數

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部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部會年數減一呂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

積食不滿為食餘集解李鏡曰於今有術歲數為年率食數

數乘積集解李鏡曰於今有術食字滿食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月餘分

李鏡曰於今有術食字為食率月數積月呂章月除去之其餘為

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間乃呂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呂十一月

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巨爲種戶乘餘年滿章法得一爲積月不滿爲間餘

而并除章法乘周率爲月法者後法乘前法也章月乘日率者後

日率求等得五以約土日率得一千八百八十三爲土約數又以
木約數與金日率水日率求等皆得二百六十九爲土再約數又火日
率與金日率水日率求等皆得不約又以金日率與水日率求等亦得
不約約舉木得六百七十五火得一千八百七十六土得二百六十
木定數六百七十五以火定數一千八百七十六乘之得三百六十二
十六萬四千七百九十八以土定數二千六百六十一乘之得三億四
千八百八十七六億九千八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一乘之得一
千八百八十九乘之得二千九百九十九萬一千六百二十一乘之得
五千八百四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一萬三萬三千八百六十七乘之
日率除之得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八萬五千一百四十七萬七千九
以土日率除之得三千一百八十五億五千一百四十七萬七千九
二十四萬八千三百終以水日率除之得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八萬
九千八百三十三如部之數與元通集解李銳曰置五星終數與
萬六千七百終元會得七十六以乘五星終數得一千四十兆零得
五百四十四以約元會得七十六以乘五星終數得一千四十兆零得
九百三十六萬二千元會得七十六以乘五星終數得一千四百八十
月食五星終之積年以元會除之得五萬五千五百四十兆零得
香九十九萬六千三百四十五終以五星終數除之得七十六終

後漢志三

六乘故曰如部之數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集解李銳曰合分一終之合數也以日
之四千三百二十七則此周率又爲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集
一歲積合分日率又爲一合積分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集
李銳曰合分一終之歲數也計四千七百八十五年有四千三百
二十七合故以爲率置木一終三百九十八日萬四千六百四十
一分以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十八通內分得六百九十萬三千二
百二十五又置周天千四百六十一以一以日度法乘之得二千五百
二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八爲積度分與積日分求等得五千八
百四十四以約積日分得合積月十三月餘四萬一千六百
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

舊集解李銳曰一合之積月也以章月乘日率得一百一十一萬
六集解李銳曰一合之積月也以章月乘日率得一百一十一萬
三百七十五如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而一得合積月不
盡爲月餘

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大餘二十三小餘八百

四十七虛分九十三集解李銳曰置積月十三以部日乘之得
百八十三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六去積入月日十五日餘
月不盡爲大餘以小餘減部月餘爲虛分

入月日十五日餘

萬四千六百四十七集解錢大昕曰七當作一李銳曰置月餘四
萬一千六百六以部日乘之得一十一億五

千四百九十四萬九百五十四又置小餘八百四十七以月法乘之得六千九百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一十一并之得一十二億二千四百五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五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得二千七百四十七萬二千二百六十一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爲日餘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 **積度三十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

四 集解李銳曰置日率以周率減之餘三百九十八以周天乘之得五十八萬一千四百七十八以日度法除之得積度不盡爲餘度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集解李鏡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千八百七十六分之八百七十九日率

千八百七十六集解李鏡曰千八百七十六年有八百七十二分以也置火一終七百七十九日千八百七十二分以

日度法通之得二百七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爲積目分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

千九十六萬三千三百四十四爲積目分又置周天以日度法通

之得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七十六爲積度分以等數
五千八百四十四約積日分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

月二十六
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
集解李銳曰以章月乘日率得四十四萬八百六十以月

法除之得合積
月不盡爲月餘
月法萬六千七百一
大餘四十七
小餘七

百五十四
虛分二百八十六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訃日乘之得七十二萬一千七百三十四以

後漢志三

薛月陽之得七百六十七爲積曰不盡爲小餘
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小餘減薛月餘爲虛分
入月日十一

錢大明曰
一當作二
日餘千八百七十二
集解李鏡曰置月餘以蔽日乘
之得一億八千四百一十五萬

三千二百六十四并之得一億九千六百七十四萬五千七百六十二
三百六十四并之得一億九千六百七十四萬五千七百六十二
五百五十四并之得一億九千六百七十四萬五千七百六十二

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得四萬四千六十
四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爲日餘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

十六 積度四十九 度餘一百二十四 集解李銳曰置日率以周率減之餘九百九十

七以周天乘之得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一十七以日度法除之得四百一十四度以三百六十五度減之餘爲積度不盡九百

九十三以周率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九千九百一十五分合之九千九十六日率

九千四百一十五

十三分以日度法通之得一千三百七十五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又以前日之法通之得五千三百一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爲積度

分以等數五千八百四十四約積日分得田率約積度分得周率

合積月十二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集解李錡曰以章月乘日率得

1

二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以
月法除之得合積月不盡爲月餘
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二
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李銳曰置積月以菰日乘之得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以菰月除
之得三百五十四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小
餘減菰月 入月日二十三 集解錢大昕 日餘二千一百六十
餘爲虛分 入月日二十三 日三當作四 日餘二千一百六十
三 集解李銳曰置月餘以菰日乘之得三十八億四千八百四十
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三又置小餘以月法乘之得六千一百四
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并之得三十九億八千五百五十六萬七千二
百三十五法以除之得入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九
以日度法除之得入 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積度十
月日不盡爲日餘 度法除之得積度不盡爲度餘
二 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集解李銳曰置日率以周率減
得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五十九以日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 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一合四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 集解李銳曰四千六百六十一有一百六十九
十五并之有五千八百三十一合二千九百一十五夕合二千九百一
八十一分以日度法通之得六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二十一又以
日法通之得二千七百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四爲積日分又
置周天以日度法通之得三千四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爲積度分以
等數五千八百四十四約積日 合積月九 月餘九萬八千四
分得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 月餘九萬八千四
百五 集解李銳曰以月法乘日率得一百九萬五千三 月法十
百三十五以月法除之得合積月不盡爲月餘
一萬七百七十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
九 集解李銳曰置積月以菰日乘之得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
九以菰月除之得二百六十五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去積
日餘爲大餘小餘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百八十一 集解李
減菰月餘爲虛分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百八十一 集解李
月餘以菰日乘之得二十七億三千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三百九
十五又置小餘以月法乘之得八千九百七十七萬二千八百七十
之得二十八億一千二百五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法以除之得
百六十五約之得六十二萬九千九百二十一以日度法除之得
入月日不 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 積度二百九十二
盡爲日餘 度餘二百八十一 萬九千七百二十一以日度法除之得積度不
盡爲
度餘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 集解李銳曰以日率除之得歲有六合
千八百八十九分合之五百七十四

水居率萬一千九百八十八百八十九分合之五百七十四

[illegible]

之得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九
以日度法除之得積度不盡爲度餘

後漢志二

三

3

偶爲夕與乾象術合其不游居茲春月沙之會爲月夕曰積年以

推星合月曰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曰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

得一從小積爲戶餘字李銳曰當增爲積月不盡五字積戶滿紅

戶去之於甲子故滿紀月去之 僞爲入紀月每巨章閏乘之

先謙曰官本餘爲入歲司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是今所在之

月也其閏滿二百二十四日至上至一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

退官朔制之集解惠棟曰制乾象曆作御李銳曰其問下概餘字此與誰同食求人章問同

推朔日曰部日乘之入紀月集解錢大昕曰之字衍滿部月得一爲積日不

盡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命曰甲子集解李銳曰甲子紀首日名

算外星合月朔日集解李銳曰此卽推天正朔日術

後漢志三
主
惟入司曰司部曰飛司餘曰其司去飛明卜餘從之
集解惠棟曰

并
昌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
集解錢大昕曰四千四百六
十五皆章法乘帝明之數也
所得得

滿日度法得一集解錢大昕曰爲入月日不盡爲日餘曰朔命入

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曰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度餘

曰已說在上文呂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度分爲

冬至到星合加時之數故曰
冬至日所在命之得星合度

一術加退歲二日減上元集解李欽曰退歲者周率附合餘所推數也推五星盡所求年日退歲減之餘

呂來外星合年之算求星合年前冬至當外所求故須加退歲一

但減一算滿八十除去之故滿八十除去之置四歲積日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甲子六十去之不盡二十一與六十求等得三百約

六十得二十呂乘一千四百六十一日得二萬九千二百二十日
呂六十去之盡爲日復甲子積日呂一千四百六十一爲所有日

率四萬所求年率一萬九千二百一十爲所有日而今存之得八

十為所 餘呂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呂甲子

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集解李銳曰此即推二十四氣

除也 呂周率小餘并度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

也命呂冬至集解盧文弼曰周率下脫乘字李銳曰正當作至小

為母日度法為日法乘周率之數以周率乘小餘所得即日度

時度之積度分即為歲前冬至加時到星合加時之日分以周率

乘冬至小餘并之為冬至夜半到星合加時之日分即冬至後日

數也命以冬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集解

至得星合日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集解

日如木則加合積月 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

十三及月餘是也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之有閏計焉集解李銳曰有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得夕加夕得晨集解錢大昕曰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求朔日巨大小餘加今所得集解李銳曰如木則加大其月餘得

一月者又餘二十九集解錢大昕曰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 小餘滿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集解錢大昕曰二百當作三

先謙曰官本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

而見東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一度凡日數即日行度數置伏日

百一十一行相減餘得星在日後十三度有奇

凡求星去日順行與日行相減逆行則相加相減者星行少於日

行為在日後多於日行為在日前相加之者星在日後以在日前

周天相減餘即在日後度以在日後度與周天相減餘即在日前

度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集解李銳

為日率十一為度率度為實日率為法實不滿法法為母實為

子得一日星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餘者以此法為母實為

加前伏日行十六度有奇共得日行七十四度有奇以星行一

度加前伏星行二度有奇共得日行七十六度有奇以星行一

度有奇 微遲日行九分集解李銳曰以日行五十八度加前日

日行九度集解李銳曰以日行五十八度加前日 日行九度

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一百九十二度有奇 留不行二十五日集解李

後漢志三

美

四十八度奇

卷之四

4

五分之三百

五千三百一十五以等數一千四百六十一約之得九千四百一十五為分母以日度法通一終行度及分得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九以等數約之得三百一十九為分子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相加得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後二十五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四十六度為金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脫九十一日行百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

而晨伏東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

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

前九度而見西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百六十三度有奇星在日前三十一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九十一日行百六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而進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十六日行三十三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雷不行八日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行五分度之三十三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二百八十七度有奇星共行二百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

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水晨合已後夕合已前其伏順雷逆日度皆相等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凡三合一終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有五百六十二分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一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

共退八度星在日後十八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相消適盡星在日後二十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

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六度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

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十七度有奇星與日合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

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

十日行二十五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前二雷不行二日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度有奇星共行六十四度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度集解李銳曰日行五度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

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

如之通率日行一度集解李銳曰五星步法也

步術呂步法伏日度集解李銳曰日如木則伏十六

餘集解錢大昕曰如當作加惠棟曰如乾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

也集解惠棟曰如當作加惠棟曰如乾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

日如度法而一分集解惠棟曰如乾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

而日加所行分集解李銳曰日如木則伏十六

故分如故母如一也集解惠棟曰如乾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

不書度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五分爲四分五十八之一也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一作御或作遇見乾象曆李銳曰滿半以上得一爲益不其言赤

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度也日名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

後立春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

應相當乃明雨水爲正月氣與中氣不相當志云置十二中以定月位則

無中氣則其月無名是爲閏月先謙曰李本改定月名爲二月行天

十月與小雪平列各爲一行

斗二十六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危十六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不得與三統術異今本作危十六壁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

奎十六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畢十六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井三十三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張十八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角十二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心五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集解先謙曰官本

集解李銳曰右宿度下列進退數者進退赤道度爲黃道度也如

求得日在赤道度下二一度以退二減之則日在黃道度下三度是

也求進退差法四分術冬至赤道在斗二十一黃道在斗十九是

黃赤二道並起牛初距度端積度累以黃道度牛七十一之

又置五度爲黃道牛初距度端積度累以黃道度牛七十一之

等加之爲黃道牛初距度端積度累以黃道度牛七十一之

度多爲進少爲退列之如下

二十八宿

參

危

[illegible]

日所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二集解先 黃道去極八十三弱
暑景四尺一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八分三 夜漏刻四十一分七
昏中星星四大進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斗二十一半退

穀雨

日所在昂二度二十分退二 黃道去極七十七強 暑景三尺二分二
寸 晝漏刻六十五分五 夜漏刻三十九分五 昏中星張十七進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 旦中星牛六半集解先謙曰
進二李本作大進一

立夏

日所在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集解 黃道去極七十三弱
暑景二尺五寸二分 晝漏刻六十二分四 夜漏刻三十七分六
昏中星翼十七大進 旦中星女十少弱一集解先謙

小滿

日所在參四度六分退四 黃道去極六十九弱 暑景尺九寸八分
集解先謙曰 晝漏刻六十三分九 夜漏刻三十六分一 昏
中星角六弱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危進二

芒種

日所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弱 暑景尺六寸
八分 晝漏刻六十四分九 夜漏刻三十五分一 昏中星亢五分
大退 旦中星危十四強進

夏至

月令章句曰夏至之為極有三意
焉晝漏極長去極極近暑景極短
日所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強 暑景尺
五寸 晝漏刻六十五分 夜漏刻三十五分 昏中星氏十二弱

小暑

日所在室十二度三分退三集解惠棟曰北宋本

日所在柳三度七分 黃道去極六十七強 暑景尺七寸
晝漏刻六十四分七 夜漏刻三十五分三 昏中星尾一大強
旦中星奎二強

大暑

日所在星四度三分進二集解錢大昕曰三當 黃道去極七
十 暑景二尺 晝漏刻六十三分八 夜漏刻三十六分二 昏
中星尾十五半弱 旦中星婁三大退

立秋

日所在張十二度九分進一 黃道去極七十三半 暑景二尺五
寸五分 晝漏刻六十二分三 夜漏刻三十七分七 昏中星箕九大強退二集解先謙
七分集解惠棟曰 旦中星胃九日官本李本作退三
北宋本七作八 星胃九大弱退二集解先謙曰官

處暑

日所在翼九度十六分退二集解先 黃道去極七十八半
暑景三尺三寸三分 晝漏刻六十分 夜漏刻三十九分八 昏
中星斗十少退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畢三大退

白露

日所在軫六度二十三分退一集解 黃道去極八十四強
暑景四尺三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七分八 夜
漏刻四十二分二 昏中星斗二十一日李本作退二 旦中
星參五半弱

秋分

日所在角四度三十分集解惠棟 黃道去極九十半 暑景
五尺五寸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四作五 晝漏刻五十五分二 夜漏刻四

小暑

日所在室十二度三分退三集解惠棟曰北宋本

謙曰官本作退二

黃道去極九十六少強集
解先謙

夜漏刻

黃道去極

漏刻四十九

日中是星

黃道去極百

集解先謙曰

1131

景丈一

醫中星室

星翼十五

1

二十三 强大

漏刻五十四

集解先
作少弱

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一

[illegible]

景丈四寸二分誤衍
四寸二分四字耳

中星曰日所在爲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

之如法爲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爲強弱曰減節氣昏明中星而

各定矣集解李銳曰節氣昏明中星上所列昏旦中星是也昏旦中星宿度並爲節氣加時在夜半一數若節氣加時在夜半後即須減之爲定如冬至至有小餘四分之數夜半日所在向未

到斗二十一度八分而到至有二十一度其昏中星尚未到奎六弱

而在奎五大弱明中星尚未到亢二少強而在強正弱直也集解

曰直當作負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集解李銳曰如以弱減少弱亦爲少故曰同名相去如以強減少從強進少爲弱

弱爲強以弱減少強爲半弱故曰異名從之集解李銳曰如以強減少弱亦爲少故曰同名相去如以強減少從強進少爲弱

李銳曰以強加從弱退少而強集解李銳曰如以強減少弱亦爲少故曰同名相去如以強減少從強進少爲弱

強爲少弱也

庚辰曰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宋世治曆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爲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後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

愆其說探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

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歟元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

君子爲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

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而造乾

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臧平棟

曰宋書志天造黃初曆以四十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

過後當先志天造黃初曆以四十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

爲斗分斗紀法大昕曰四分術本至癸亥是也斗分即歲餘古曆起於

熹平甲寅前三百三十五年又追上兩元計九千一百二十歲以

爲上元距開闢之始二百七十五萬一千二百歲也四分術以章

帝元和中二年施行在熹平甲寅前九十年此算積年乃及熹平者

蓋劉洪撰記時附益之李銳曰案章帝施行四分月食以河平癸

巳爲元至光和三三年始用宗誠月食術月食五星之元蓋其時所

定光和三三年在熹平甲寅後六年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尙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

下也未有書計歷載爾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

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是曰五三迄於來今

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集解盧文弨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

後漢志三

律曆志下第三終

後漢書三

續漢志集解第三技補

律麻志下相與爲衡集解盧文昭曰衡疑衡下望衡同王正樞曰律麻是也

謂日月相距兩邊平均

贏胸無方官本贏作贏古字通用

日有光道官本考證曰光監本作九依宋本改是毛本與宋本合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此光道之明文也

得三百六十五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集解錢大昕曰度字衍

案下既云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是度數本印日數度字不爲衍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集解惠棟曰至故復則不望王正樞曰言麻

災歲五十七此言陰陽災變者所主也惠氏引易說以明之取存舊說究之日分月分何能歸一今案前志云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有經歲災歲之別孟康所謂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是矣

第三技補

本志以三紀爲一元則是不用前志說也即韓子謂元中有厄厄亦止論元中不必別加災歲惠氏洵可不補惟前漢言麻牽於纖緯其失則同

入月日二十六王正樞曰六當改七近粵刻本已改柳從辰曰此字均作六無作七者

穀雨至旦中星牛六集解先謙曰官本牛作斗柳從辰曰以度數推之作斗非

附注多病柳從辰曰穀音茂一作曉說文目眇也廣韻目赤也赤曰眇眇木也芒種晷長二尺四寸四分官本注種誤腫病脹耳熱不

出行官本注熱熱熱多病疾熱中官本注熱立冬晷長丈一寸二分案

注引易緯凡丈皆作一多病少氣五疸水腫痘字原殘與痘無此獨無一字係誤脫也據方書有穀疸酒疸勞疸等五名是本注不誤案說文疸黃病也據方書有穀疸酒疸勞疸等五名是本注不疸前書嚴助傳南方暑溼近夏瘴熱顏注瘴黃病音丁幹反與瘴字義並同說文無謂之豕章之次官本注韋誤掌

是呂集錄爲上下篇放續前志呂備一家據此則續漢律麻志原僅上下二篇今爲三篇

乃刻令加注時所分蓋卽就上篇分注不責臣罪集解先謙曰出中篇故中篇之起其文別無提敘

官本罪作謝王正樞曰但愚心有所不竟集解但下盧文昭曰

脫懷字王正樞曰二十年之思官本注思具以狀文官本注

謹先顛踏集解惠棟曰謹集作恐王正樞曰本書臣傳臣欲

制刪定者一集解盧文昭曰制字衍王正樞曰本奏詔書集

解盧文昭曰奏當作奉王正樞曰奏字是今案本奏詔書者臣

自非誤字

第三技補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四

夫威儀所目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

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目爲禮儀志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傳檢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

謝承作禮儀志案蔡邕志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案解先謙曰官本注

志即意見其案志注昭序言蔡邕志儀禮得於往制蓋即本周

所改定並其案志注昭序言蔡邕志儀禮得於往制蓋即本周

禮儀志則同謂本志曰如禮曰如儀乃合禮與儀併名之初不依

經指禮儀連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左襄三十一傳若自

此指禮儀連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左襄三十一傳若自

殆即周所 依據乎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

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官祭日有變割羊呂祠

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衣卑單衣絳領袖中衣絳袴絺

間鼓皆侍臣皆著赤幘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云救日儀

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初服示威武也又注巡祭守備宋書禮

志作何察守備黃山曰宋書禮志漢制太史注巡祭守備宋書禮

春立夏大暑立秋一厄杜佑通典云三時中令置案上奉以先

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令各隨上時色帝

人爲其後通典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但暑黃令明

始爲五時通典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但暑黃令明

爲五時通典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但暑黃令明

言前後魏代不見服黃之令則漢末已省諸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見其令則漢末已省諸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開元禮宋志帝頃五時令禮部尚書先讀其令則漢末已省諸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告此并三月爲一時讀之雖名月令非每月月令則漢末已省諸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矣郊特牲祭義皆言郊之祭主曰魏文帝詔漢代不拜日於東郊

月八日及臘下東西拜日亦有司自爲之非國家典制志因漢制亡

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本注引邕

通天巨桴皆如高祖廟如禮誼達而勿多也脫雍曰近於民遠於

率牲入到榜廩儀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膋太祝令總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干寶周官注曰納亨祀然也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弓書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百次耕鄭玄注卿
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
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
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
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末周禮二耜爲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代
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以九爲數伐皆三公以五爲數卿諸
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公以五爲數卿諸
田種各獲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
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而應劭風
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
之使庶人耘茅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鄆人藉稻故知藉
爲杜預注曰鄆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禮曰藉稻務農
也耕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
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
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分盃穀皆
以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分盃穀皆
二以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柔盛皇帝躬耨耒耜而耕古
旬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種粒粒早也種晚也于賈周禮注
曰種晚秠稻之屬桂陵穀黍稷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後又明
黃山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
紀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
於藉田官祠先農皆先言耕後言祠蓋耕畢而祠既祠乃頒賞賜

漢制本如此今志首正月始耕乃言執事告祠同是此義耕時
已下特補著始耕之儀賀循謂漢耕日祭先農尤可證耕祭同日
矣自劉宋文帝後乃先祠先農月日親耕一遵月令元日所穀元
辰載於文則古文之說也然周語魏文公詳言藉田之制司空
除壤於藉乃係藉壇周禮噫載芟二詩無享農之語小雅甫田
之御田祖祈甘雨又在我田既臧之後漢親耕始於文帝而前書
本紀載其詔書不遇日其間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而已
蓋先農之享固非漢初所向也志載皇后親蠶亦先蠶後鍾皆作
同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
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病曰
大夫禮鼎俎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呂特牲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
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
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郊禘天子所御之日以
禘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禘祀上帝于郊
祿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祓祀也吉事先
見之象也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字
館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獨弓衣也祀以高
禘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獨弓衣也祀以高
禘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向使得男也難驕曰簡狄在臺魯何

宜玄鳥致朕女何嘉王還曰言簡狄侍帝嘗於臺上有飛鳥墮其
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禘官嘉神祐而
立其祠虛植注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禘官嘉神祐而
有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以爲古
若有媿氏之官因以爲神晉文侯中萬禘壇上子破詁問出何種
與朝土莫知博士東哲答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禘之祠
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容集解惠棟曰明堂月令
曰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禘以諸子許慎云諸子之必以至之日書
之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萬帝少昊司分之以黃山曰前書
皋陶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爲立禘祀使東方朔枚
皋作禘祝枝乘傳乘華子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禘賦及武帝皇
祿祝皆不從故事又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禘賦及武帝皇
子已生乃望禘祀報也非新也明非用月令之文矣後漢雖有舉
其禮然帝后本紀亦記無祀禘祫子之事蓋以時使有司祠之故
不若耳

竊其也玄冠衣皮知節義性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享
 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望營邊俎皆如土制業繁周壽昌
 曰案此當時鄉社春秋常祀也前高祖紀十二年帝過魯關里以太
 牢祀孔子木書孔伋偁帝元相二年帝過魯幸關里以太牢
 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關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給
 夫酒他如此禮給米而魯相元瑒黃山曰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
 一見至鄉飲酒禮據李忠伏湛二傳光武世郡縣已行之鄉飲酒
 禮孔子祀幸關里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關里使大司空劉孔子尙
 祔親祠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
 則親祠在章帝前矣靈帝建熹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錢
 春秋行禮事由魯相史元嘉奏請亦有碑又在元瑒碑後蓋始不
 春司農給米也皆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
 領祀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值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
 司農詣米見關里志與置百石卒史詔碑同事兩見司徒掾華等
 魯前大瑒瑒所請奏行故亦名曰石瑒碑碑中大事兩見司徒掾
 作大瑒漢高帝帝過魯祠孔子以太牢後皆遵守無用大者此碑
 祀鄉飲酒禮其牲狗羊豕不用犬可知古惟祀門用犬不見於他
 代鄉飲酒原不祀牲聖先師漢禮所由起因行爵奠例用酒脯脯
 肉乾也非牲問里祀孔尤與鄉飲無涉自不用犬周氏以爲時祭
 用大始誤大酒當即大祀之酒衛五齊三酒凡祭先如是七郊
 酒後釋奠言酒脯大酒爲之有同牛酒之篇亦不類也

是月皇后崩。公卿諸侯夫人皆齋。駕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設薄。駕公卿屬。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鼓吹。五將導桑于蠶室。官綬從其官屬。從皇。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鉉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室。稱四月壬子。皇后還桑之日。令曰。禁婦人無觀。按承。祠先蠶禮。目少牢。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

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蒨厥後漢武四
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
得亦以作綾衣得以作巾祭而巳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
室方二大爲四出陞陛廣東西織室作法晉后嗣先蠶蠶高
書禮志引漢儀云皇后親桑東郊苑中又苑廩一作苑底干寶
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廩婦人先蠶者也又河南十二縣境
薄曰蒨觀在廣陽門先謙曰官本注苑中也無於字巾作境
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集解錢大昕曰絮古祿字應劭
說文無祿字惠棟曰蘇林云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除爲醯黃
山曰續漢書三月上巳官人皆絮於東流水上巳水洗祿除爲醯黃
絮也文與此同而官民作官人案作官人是也志爲朝廷明禮儀
不當僅載官民之事是五行志上皇帝祠先蠶爲文即明帝永平二
年不當僅載官民之事是五行志上皇帝祠先蠶爲文即明帝永平二
蒨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遠霸水而祓除皆其故事漢祓除之禮
自天子及官民固皆行之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
帝卽位數年無子祓祿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前書袁紹傳武
帝載有三月上巳之會鄭元女巫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足知官民相沿漢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大絮絮者
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絮之矣謂之祓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
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祓者絮也

禮儀志上第四

終

後漢書四

續漢志集解第四校補

禮儀志上釋稌絲絲原譌絲已正官本不誤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注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柳從辰曰婢雅瓜葛皆延蔓相

及故屬之絲遠者取譬瓜葛案以瓜葛喻親屬助於詩之瓜瓞葛本為雅言觀王導笑謂其子相與有瓜葛義亦第主親屬不主絲遠自後世專以疏屬集解諸侯家婦柳從辰曰今獨斷為瓜葛而雅言亦等里語矣集解諸侯家婦柳從辰曰今獨斷

注引謝承書荀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則不必限於家婦柳侯家婦與先帝后有瓜葛者不定家婦也

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注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鷹之作以切牛毛血多血字集解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

柳從辰曰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今案水沃牛肩毛切牛尾猶之可也如竟切牛尾則性體不全矣古亦無先薦尾之禮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侯康曰通典後漢仲長

大夫鄭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從齋宴樂或言

不可向書令荀或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情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

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

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冠錢大昭曰安帝以正月庚子

庚子壬子亦吉日也今案頭陽屬天而冠日用子舉甲子丙子以起筮日之例耳古之歷日吉事先近甲子不吉則筮丙子戊

子庚子壬子時其吉皆可用固非有異耳

正月始耕侯康曰南齊書禮志祀先農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

後王相承用之顧嵩之議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樓下本說此耕乙丑

田多用亥日開或參用丑耳用亥丑之義亦見南齊志文案下錄集解惠棟曰應劭漢舊儀曰至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孫輯本漢官儀作戴青幘冠青衣載青旂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互校實皆非完文

有司告事畢注漢書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侯康曰祭統天子親

東郊注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是東耕非天子禮惟白虎通云耕于東方者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管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

耕

三反之始禮記公羊相十四年注云禮天子親耕東田于畝

諸侯百畝白虎通多公羊家言故與公注合據此二說則漢用公羊禮也今案漢與雖經殘缺古文之說卒難施用中興

後言禮者多尊用漢氏其言禮必有異於二說者祭統之說則戴氏學也唐貞觀三年初議藉田孔穎達即援祭統駁東郊為

不合古禮太宗貞觀三年初議藉田孔穎達即援祭統駁東郊為矣所謂天子親耕於南郊蓋說未有用之者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官本如是作於是錢

五更南面公進供禮錢大昭曰公

祠先蠶注而皇后親桑於苑中官本親今蠶神曰苑廬婦人寓氏

公主凡二神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今作祭案黃省曾蠶絲

不同據此則作今非誤矣且上已云祠下不天地宗廟羣臣五必更言祭文主釋蠶神亦非就祭蠶神言也

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縵縵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承諸天下官皆詣蠶室

法二字今案臣作神及多皇后二字諸天下官下育下此注所引惟通考注所引又全與此注同

是月上已柳從辰曰風俗通已春社也郭氏已去祈介社也

是月上已

禮儀志中第五 立夏 黃帝 立秋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土牛 冬至 造衛士 朝會 大雉 案戶 祠星
梁 劉 昭注補 後漢書五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
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

早也公卿官長已次行零禮求雨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

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

與雩祭而雩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

早雩或雩而雩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

義也雖大雩雩而雩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

卑勝尊也以賤賤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齊之為其不

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

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云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

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

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處移市市使無

內大夫大夫無得相從伏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

而巳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雨而大

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

雩祭以山川而新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雨天地宗廟社稷山川

以賽各如其常半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天地宗廟社稷山川

而巳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雨而大

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

雩祭以山川而新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雨天地宗廟社稷山川

長入大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去八

尺小龍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去八

尺深一尺置水蠶蠶與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聞邑里

如初取一尺置水蠶蠶與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聞邑里

南門置水蠶蠶與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聞邑里

置一猪猪鬣其外鬣與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聞邑里

財足決以茅為席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龍門舉土功

更七尺植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

祝齋三日植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

居七尺植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

立一尺酒脯祭而通之闕外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其神蚩

神宇開陰陽祭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

市旁為之結蓋為酒脯祭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其神蚩尤

戊巳日為之結蓋為酒脯祭赤索七其神蚩尤祭以赤索七其神蚩

於中央皆南鄉其間黃衣而居五丈居中央皆南鄉其間黃衣而居

五尺老者亦南鄉其間黃衣而居五丈居中央皆南鄉其間黃衣而

龍之祠木為四通之壇後漢志五

祠門長九尺居中央為小龍八尺居中央為小龍八尺居中央為小

衣相長九尺居中央為小龍八尺居中央為小龍八尺居中央為小

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母壅水為四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

三尺衣黑六衣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黃衣而居五丈居中

為小龍五衣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黃衣而居五丈居中央

春四時皆黑衣而舞之於北方皆北鄉其間黃衣而居五丈居中央

讀文與此異也集韻惠棟曰漢舊儀云冊皇子請者引常拜前當爲諸侯王皆以上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
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爲某夏物策文曰緒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卿爲司徒凡取承天序惟維古建爾于位焉印官於歲實能衆國之均勞庶厥緒時亮天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能衆國之均勞庶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集解供領填口安帝紀永初三年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勃秀而往催舉夏勤拜官策爲比蓋漢典廢太子諸侯王公皆拜爵而往往催舉夏勤拜官策爲比蓋漢典廢劉他無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某再拜尚書郎曰璽印綬付侍御史可徵也

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叩綴王參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賀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俱賜鞶褱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尙書令臣某良未可了皇祭賢所記左史無臣議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剛坤助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末定親舊羣臣北庶莫不感式賜易稱受茲介福詩云百福千孫千億萬方幸甚今日吉曰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歸臣期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諫恩罔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股皇后之母周二代之隆益有內德長族宮閣中宮嬪位未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氣威容照耀德冠後庭羣寮所名僉曰宜哉結絲聯佩則小卜之著意封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絢組以彰兆民今使太后殿襲使持節本暨叔宗正卞胤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始即即位章憲威太尉使持節中散無咎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憲威太尉使持節奉西向宗正卿策文單皇后拜册臣委率住位並下東向正持節長樂太僕高郡侯覽長跪受璽授奏於殿前女史校姁好婕妤侍長跪以太僕高郡侯單皇后拜册臣委率住位並下東向正持節黃門吹三通鳴鼓單皇后出拜册臣委率住位並下東向正持節國王卽位威儀赤紱玉璽象解錢大昕曰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本紀七月癸丑立貴人宗氏爲皇后又按帝希純太尉開人裝以中免官矣此立后乃在七月或疑所書月日誤墨疎曰注尙書祖字奪先南陽人見風俗通也申承爲都鄉縣曹吏大吉之兆也注孝廉祖父春龍兒眞諦注立貴人爲皇后其后踐兩位注厥一后守從增人北宋本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惡物不楮其禮曰朱索連

董萊彌牟朴蠶鍾集解大昕曰彌牟五字未詳黃山曰正字通引郝敬說彌牟為禦止塗抹之義不知何據前
書景本紀侵牟萬民李奇注牟食苗根蟲也則牟朴蠶鍾對文益
皆指蟲生之處而名之彌之彌者以草烈之氣辟之禦使不得萌生耳
秋官庶民除蟲以說說之嘉草攻之剪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
之以莽草蠶之董萊即嘉草莽草之屬蕩致膳則用董桃菊以辟
菊用桃必兼用董也呂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
施門戶集解錢大昕曰桃印宋書禮志作桃印事稱桃印木漢志
朱索連五色剛卯為門戶飾是桃印即剛卯矣而代呂所向為飾
與服志明以卯為印則桃印亦可謂桃印非謬也
夏后氏金行作華菱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崔寔有農呂氏春
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
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播植惟艱不失其類有如崔葦菱者交
與者也殷人水德曰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曰桃
為更集解錢大昕曰更即更字下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曰五
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曰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日
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鐸消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

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後漢志五

五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
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千戚舞雲翹育
命所呂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卓領緣中衣迎氣
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漢制祀事五郊
執事者自服常服常絳衣也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曰薦陵廟其儀乘
輿御戎路白馬朱蠶躬執弩射牲牲曰鹿麋月令曰天子乃厲敕
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致兆民戰戰事也四時閑太宰令謁
習以教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
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驅送陵廟還宮集解惠棟曰還上遣使者齎
東帛呂賜武官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四武官倍於文官武官肆兵

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
名曰乘之月令孟冬講武習戰陣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
教田獵以習五戎其秋九月司馬執旗以教士諸侯無事而不
設必有以誦戎戎秋九月司馬執旗以教士諸侯無事而不
不敬田獵以誦戎戎秋九月司馬執旗以教士諸侯無事而不
館長執旗以誦戎戎秋九月司馬執旗以教士諸侯無事而不
節士執旗以誦戎戎秋九月司馬執旗以教士諸侯無事而不
以蒐田蒐教發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獵田冬教大閱以狩田
夏校獵還公卿侯士大夫秋後還宮古語曰在車馬下唯此時
下車公卿侯士大夫秋後還宮古語曰在車馬下唯此時
持校獵還公卿侯士大夫秋後還宮古語曰在車馬下唯此時
書曰建寅之月一歲之始也後還宮古語曰在車馬下唯此時
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備士民素習可南門四時講武
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集解
漢時苑中有驅劉即爾雅驅劉似劉殺也云立秋驅劉物立春遣
使者齋束帛呂賜文官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四武官倍於文官
十五匹卿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遯巡

射牲

六

射牲集解先謙曰官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古乙卯初令百官驅
白幕皆霜風俗通韓子書山居谷處者應臘而真水楚俗常以
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臘集解惠棟曰徐堅引
說文云黃州北部以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集解惠棟
秋八月紀曰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云今之八月比春
賜高年鳩杖粉案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供老人之
杖論衡云七十賜玉杖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漢制祀事五郊
著鳩于杖末不著骨鋪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
長下落九字端曰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惠棟曰風俗通云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遇薄中時有鳩
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
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集解先謙曰官
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月集解先謙曰官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迎氣
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

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

春諸王時變服

夏至陰陽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

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靜不復行役以扶

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靜不復行役以扶

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靜不復行役以扶

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靜不復行役以扶

微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靜不復行役以扶

百官靜事無刑以待陰陽之所成也

傳言五月無刑以待陰陽之所成也

約言五月無刑以待陰陽之所成也

兼言五月無刑以待陰陽之所成也

以爲行陰故使八能之士入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

六律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律呂或調五音或調律呂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郊元注云致八能

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

大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

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

一刻乘輿親臨御軒安體靜居召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

集解周詩昌曰案溜與審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下

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簷也溜亦作溜溜謂下

乘傳泰山之舉手曰八能之士目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

日諾起立少退願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諸皆旋復位正德立

命八能士曰曰次行事問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商臣角民徵事

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曰早囊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凡章表皆啟封

其言密事送西陲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

侍中常侍迎受報聞曰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集解

本曰北宋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

賜集解惠棟曰今陛者已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祭也獨斷曰冬

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盡志欲靜故不聽事迎夏

凡田獵者館娃殿解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故迎氣起迎送

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

鳴則哀故不賀鼓以動眾鐘以止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

息則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曰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

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

古禮出行有祖祭成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

者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臘而小數之學

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集解黃山曰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

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

辰臘木祖蓋本緯說而陰因之非小數也呂覽孟冬紀黃帝先

史記載始皇三十一年始更名臘曰嘉平則齊是更名後所易當

以月記秦漢不以秦當一運耳後儒據左傳虞不臘矣之文謂周

以前蜡以息老臘以勞當一運耳後儒據左傳虞不臘矣之文謂周

也王者禮有因革秦勞臘不忌老臘以代大蜡漢復臘不用蜡非禁

孟冬大享臘天子以祖祀帝官民皆祭其祖不問復及五祀又其

所草也況可以八蜡之先臘一日集解先謂行官大儺注周禮

祭天地四方繩之乎集解先謂行官大儺注周禮

云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裴駢案薛綜云振子童男女李善云假之

可切史記曰桃所以逃凶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集解惠棟

左傳者賦赤有錢取其名也

虎儀作集解惠棟曰朱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

門行之元從僕射將之僕射官名而龍切元從也

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

皆赤幘陸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振子備請逐疫集解惠棟

篇曰游局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

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聲以動其心勞其

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蕙以通五藏

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耳於是中黃門倡振子

和曰甲作食列集解惠棟曰案漢律刑即古文訓字玉篇曰列古

交昭拂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集解惠棟曰義文志有

其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集解惠棟曰一作祖明見唐志黃山

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集解惠棟曰一作祖明見唐志黃山

按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其食集解惠棟

神書磔狗鞭蠶苗說文曰泉桀死之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

鬼亦爲蠶淮南子曰傷死者其鬼號

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捐軀

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淵女魃於神潢殘魃與罔象結誓仲

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害害魃方良

象木石之怪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害害魃方良

謂之山怪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害害魃方良

云除客者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

位切薛綜注云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

指見之者黃山云志追惡因秦惠田據舊本追作造案造謂直造

絕佳。梁棟不得度。還集。鯨黃山。日泰。慈田。據舊本。門外作之外。百官官席各曰。本面默熊爲饌。人師訖設桃梗。鬱儡。韋葵。畢執事。陞者罷。山上海經曰。東海中有度。茶三里。其卑枝門。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也有大神人。一日神。黃帝法而象之。陰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書鬱儡。畢執事。以御。占之時。有神荼與鬱鬼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使者。東國之桃。更始受介。社也。蘇秦說孟嘗君曰。二人偶人。詭桃梗。使人者。東國之桃。也。削子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鸞。雉。鴝。鶩。食。羶。腥。魘。魅。者也。其習。惠。棟曰。論衡云。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門。戶。畏。虎。之。將。軍。之。門。韋戟。桃杖。曰。賜公卿將軍。時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關。牛。內。二。百。斤。梗。米。二。百。斛。時。侯。十。萬。餼。十。萬。校。尉。各。五。萬。書。丞。丞。各。萬。五。千。石。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千。郎。官。蘭。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衙。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策。解。何。焯。曰。特。侯。特。進。侯。也。黃。山。曰。鄧。通。紀。傳。事。歲。終。常。饗。遺。士。大。無。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鼓。作。樂。祿。逐。疫。疾。子。之。半。悉。罷。衆。衆。駝。皆。用。生。帝。永。初。三。年。事。也。雖。獸。十。二。有。衣。毛。角。此。作。之。者。象。衆。駝。皆。用。生。物。益。與。事。順。華。展。處。也。舊。典。說。可。疑。能。有。類。頭。徐。鍇。云。類。方。相。四。日。鄭。注。謂。如。今。魁。頭。說。文。類。處。也。今。遂。疑。有。類。頭。徐。鍇。云。類。方。相。四。日。鄭。注。謂。作。魁。詩。信。今。鄭。亦。言。今。是。魁。頤。行。儼。自。前。漢。相。承。至。後。漢。未。尙。循。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月令章句曰是月之
昏當本作建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
其物類形象以示遠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遺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齊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
 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呂詔恩問所疾苦受其
 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呂角抵樂闕罷遺勸呂農榮周禮曰府
 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安禁邑曰見客平
 樂饗衛士地倭出戰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七
 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王粲
 傳云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涿口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
 天子自臨而饗之後漢饗衛士於南宮見東平王傳黃山曰饗
 遺衛士亦勞而休息之志別大施之後饗之次日即爲勞農大享
 臘之日後漢士當之故鄭后詔牽連及之也
 益卽以遣衛士當之故鄭后詔牽連及之也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贊公
 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呂下雉獻帝起
 居注曰

舊典市長令教建百官賀正月沃疑襲汴汴曰執事
 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繼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
 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公禮古者衣皮服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
 雖朝宴衣不以絮服輕重之宜也不二千石以上殿稱萬歲
 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舉鴈御
 與三公伏皇帝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坐前司空奉羹大夫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觀酺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
 朝賀鑾輿胡立西面位定公卿大夫上食左署臣僚偃蹇御史執
 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卿大夫上食左署臣僚偃蹇御史執
 計吏中庭北弧孤負太官上食左署臣僚偃蹇御史執
 左右中郎將作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宮將住中央悉坐就
 賜作九寶微寒舍利從西方舉化爲黃龍長八丈大出水游戲於庭
 比目魚跳躍寒水作從西方舉化爲黃龍長八丈大出水游戲於庭
 炫曜日光以兩大絲懸鰓兩柱中頭角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
 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胡馬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
 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三通調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
 作聖激沼水於殿下書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屬以
 清翦翠一柱後漢志云
 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
 傳白虎通云宮城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角集解惠棟曰
 天子至宮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餽曰天子食時舉樂注陸漢官
 儀作陪侍綜西京賦注云東都殿春三王會同漢京是日也天
 侍北宋傅伯玉蒲山圖之貢珍物夏外按百寮乃盛禮樂
 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軒翠后居皇儀而皇帝賓說合是
 實千賦罷路充鉅鼓旌飾休典雖同不具樂與注引蔡質說合是
 東京賦罷路充鉅鼓旌飾休典雖同不具樂與注引蔡質說合是
 帝旌鼓於殿庭也安本紀永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微樂不陳充
 庭車乃太后以年懷省之又注太官勳食酒食酒乃酒食禁遏曰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蔡邕曰
 見之儀親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潤朔廣廣曰舊儀公卿以六月初
 月常朝先帝以朝十月朔之故以潤朔廣廣曰舊儀公卿以六月初
 省之禁豔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天子樂典節廟上陵殿諸食
 舉之樂皆降易所得而禮也宗廟樂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
 則天神樂皆降易所得而禮也宗廟樂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
 詩云肅雍相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
 大食廟命奏鍾鼓二周陽雍樂典與雅樂射六宗社稷之樂詳
 雍樂射六宗社稷之樂詳
 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鼓吹以御田祖者也指諫和洽天下
 曰大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于宗廟社稷繫館料乎山川鬼神

名曰乘之注旅帥執輦官本注

龜劉之禮至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注腰臘而實水案今風俗通實

遺以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龜臘錢大昭曰當是實字之譌食

可母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為腰

祭今案前書武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

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龜臘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亦以

劉腰劉義各通耳又本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獵時共劫

更始章懷太子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獵時共劫

言本說文今說文肉部腰下但云楚俗二月祭飲食為腰初不

為祭名龜劉字本應作劉借作腰者當由龜乃獸名而劉為帝

姓史臣意有所嫌故冊書從而改之非本義也觀鄭君周禮注

之書並劉字不敢列入非止以字形不與古案合其義抑或有

難說也是以多部龜下亦但以字形不與古案合其義抑或有

劉諸家說史強相牽合要無當也至徐堅所謂說文必猶是以

字林為說

文之類耳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先謙曰至故曰八能謹案八能所屬緯

叶圖徵謂八士或謂陰陽或謂律麻或謂五音其說未備觀易

或謂五行或謂律麻或謂陰陽

或謂五德則豈然別為八能也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錢大昭曰板書

百二十人為倂子侯康曰劉勰云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頌儒

之心倂子豈變同乎越

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至冗散也今案毛本冗作冗官本同

與今本同也此字依說文固以惠說為正顧自唐以來碑版相

承以冗為冗以冗為冗其亂久矣字書謂冗同允蓋據沈之作

設桃梗鬱偏葦莢畢注一曰神荼一曰鬱偏柳從辰曰神荼鬱偏

增訂金毘除畢官本注戲是

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注郎官蘭臺令史二千官本注二

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侯康曰南齊書禮志東京以後正

賦云皇與夙鸞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夙鸞必辨色而行事

矣案侯意此文鐘鳴當如南齊志作鳴鐘也夫羣臣辨色入朝

至當受賀時而後鳴鐘以為於說為近也然鐘固是曉鐘作鐘

鳴亦無不可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蔡邕

日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案文晚當

第五校補

三

禮儀志下第六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劉

後漢書六

梁

王先謙集解

昭注補

不豫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天子病曰不豫言不豫政也黃山曰御

案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傳世家爲不豫論衡死爲不豫政也

者惟白虎通謂不豫者不復豫政乃不豫之辭若武王不豫

明有疾不豫此亦不復豫政又願命王不豫前書麻律志亦引

之意說文釋又作念文釋詩釋樂也又釋前書麻律志亦引

馬融本傳作釋說文釋解也此亦古文不樂不念不喜不樂

謂疾其失其常度不自安耳然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

後世則皆謂知有白虎通義已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

藥監食醫掌和王食飲膳羞治之於未病也而隸於家宰猶內小

臣以下開寺內醫皆統於家宰俾大臣得制駁考察之前漢太醫

太醫太官遂主於於承和御史猶其遺意後漢少府專隸司空而

百官志章和以下所增尤前漢所無也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

告諸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

東漢後漢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宏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

東東郡廣陵太守祠五嶽四瀆建司徒僕自王莽篡亂舊典不

皇后詔三公典喪事存說見趙憲傳稽之三代夏受虞禪舜之喪

禹主之殷則高宗諒陰三年聽於冢宰周武王崩周禮九嬪大

喪從后序哭而已不問后得預政也漢自高帝崩於呂氏之手置

相大事授指婦人秘喪權亂於此雖稱諸王仍不得預京傳事

然光武受遺詔與喪禮足其謂也明章遺詔皆云如先帝法制皇后

帝崩受遺詔與喪禮足其謂也明章遺詔皆云如先帝法制皇后

亦不預可知蓋自漢中短祚中問安帝崩於乘輿遺詔不行皇后

主喪史皆有所據則斯志所

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

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尙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

將女執事黃繡緹縹金縷玉押如故事

如節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縷長一尺二寸半爲

押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請諸衣衾之凡乘輿衣服以御輦蔽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命徵以珠大士飯以珠哈以珠儀飯

知禮外有捷盧也謂其瑋瑋珠瑋之渠眉瑋瑋瑋以斂尸鄭司農曰製

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狂三太常上太宰奠太官食監中黃門

向食集解惠棟曰孝惠紀云宦官尚食應劭曰尚主也舊有次奠

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願命太子即日

即天子位於極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樞御坐策解先謙曰本坐作座北面稽

首讀策畢呂傳國玉璽綬束面跪授皇太子卽皇帝位中黃門掌

兵呂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策解黃山曰周禮

大寶器祕焉若有大祭大武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注玉鎮

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諸給及大喪陳之以畢國也顧命陳寶於

西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鄭氏云大祭之時陳之以

錫其功大喪諒之以昭其能守此玉具當卽玉鎮寶器之屬故漢

後漢志六

班固亦陳州顧命儀至告令羣臣舉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

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兵官戒山曰文帝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策解黃

帝亦不相屬注何以涉及車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

器介士如此文必有誤脫矣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

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天下吏民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

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佐史呂下布

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

無得猶武帝帝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官葬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

策解惠棟曰服虔云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部刺史二千石

廐也又注緣下有也字纖下有者字釋下脫服字部刺史二千石

列候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各形近之誤爾

鄒陽注諸書死者各於墓今謂之紙賈公廣云漢時謂諸葛為
賀循葬禮曰枉今之葬也以其布為之葬諸葛姓名而不為葬
飾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幽縹金根容車蘭臺法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重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太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集解黃山曰古之有諡本始於天子周書諡
法白虎通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制文王之諡義以垂於後作諡

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子無爵諡君父太
日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諡之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諡君父太

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
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御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

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集解黃山曰說文次不前不
郭注次車副車也廣雅釋詁三科本也次科即諡策哀策之副本

推詳漢世南郊奉策又累其功行稱諡以諡之即曾子問所謂惟天
義所以哀之哀策又累其功行稱諡以諡之即曾子問所謂惟天

子稱天以諡之也諡策稱大行皇帝哀策改稱某諡皇帝故亦曰
諡哀策二書皆以篆文故別錄耳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尉旋

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
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畫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

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綈長三十丈大七寸為
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

裳校尉三人集解錢大昕曰三下脫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
百字當依獻帝紀注

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擗歌者六十人為六
列集解錢大昕曰獻帝紀注
引此文作擗歌音徒了反

鐸司馬八人執鐸先集解惠棟曰司
馬法云百人

師執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

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

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輻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

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輦坐車少前太祝進體獻如禮司徒跪曰
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

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
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

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
節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晉書曰此明帝

節傳中策也檢校果然知是知策用此書也集解黃山曰志前帝
諡法中策也檢校果然知是知策用此書也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文兩言司徒跪請

爾雅曰大鍾謂之鐃郭璞注 磬十六無虞 禮記曰有鍾磬而無龔 曰書曰笙簧以間亦名鍾 磬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 瑟張而不平 笙備而不和 干戈各一 笙一甲一胄一 既夕謂之役器 轆車九

乘獨靈三十六匹 鄭玄注 禮記曰獨靈東茅瓦甃二瓦釜二瓦甃 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 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漿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 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

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 禮傳云薪菜干 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 贈玉珪長尺四寸薦目

紫巾廣表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 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 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

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還 容根車游載容衣 解 黃山曰容根車即金根容車游載容衣謂司徒至便殿並轡騎皆

載以游行蓋漢制日游冠衣即始於此日司徒至便殿並轡騎皆 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輿導登尚衣奉衣曰次奉器衣物

藏於便殿太祝進禮獻几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主皇帝 皇后目下皆去鑾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

不書諡虞禮畢耐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 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絲絮以鄣外以結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纒

以結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 廟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中望外生時皇

堂之上坐爲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爲人無頭坐起如生前祭 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匠器作梓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

集歷惠棟曰鄭氏祭注云案漢儀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 一尺后主七寸春秋正義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曄曰天子主長尺二 先大駕日游冠衣于 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醇大紅服

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冠小紅服纖纖服黃冠冠近臣及 二千石目下皆服黃冠 案經惠棟曰百官衣卑 集歷黃山曰

帛廣雅釋器黃冠也帛黃冠也集歷惠棟曰百官衣卑 集歷黃山曰 帛莫神也廣雅釋器黃冠也帛黃冠也集歷惠棟曰百官衣卑 集歷黃山曰

帛黑色也廣雅釋器黃冠也帛黃冠也集歷惠棟曰百官衣卑 集歷黃山曰 也改服也廣雅釋器黃冠也帛黃冠也集歷惠棟曰百官衣卑 集歷黃山曰

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附今注具載帝陵大尺頃畝今 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八寸四出司馬門後殿光武原陵山方三

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畝 明帝原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之之言察明帝之
成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無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
古及今未有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袁氏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若作陵燒取玉金銀骸骨并盡焚之則聖賢之忠孝矣
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家墓收其珍寶卓則傳曰發
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以物害生知死者以物害死也凡生於
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
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生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
莫如無利藏之義葬者藏也生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
避二害然而忘盜寇之變豈不悲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
難禁也國爾大家爾富其葬爾厚珠玉金銀不可勝計其間固
則守之爾忘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必不固矣世至為上
以此示富則不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感矣大凡死者其親視其
情固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
金寶其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固無不掘之墓此中
哉自古及今未有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袁氏以來漢氏諸
國矣白此以上亡國不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為
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
之所道而憚耕未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修食智巧窮
賈則合黨連眾而謀名通大墓上皆不能禁禁則不葬此有葬
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若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
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有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
葬矣昔季孫以瑱瑁斂孔子居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後吳仁
侯司馬公禮書云古者九升小功布十升一升鄭康成云十幾
為一升蓋當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升數久矣呂氏
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隨精儉以意定之仁侯謂今布不可謂
無升數特語轉為知陵切耳鄭謂升當為登登成也而不知以成
新為成今織具白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八成九成十成以上成
成之說相若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
陵西北上當有在雍陽三縷是六成縷三縷共一齒正合康
今織具白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八成九成十成以上成
內抽去其半朱子通解曰抽其半是一縷只用一經集韻縷具
苑均楚之語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呂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

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丁字漢儀曰永平七
日樞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鑼鼓天黃門
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縗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
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轎路青打蓋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
儀後和轎車太后魂車轎路青打蓋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
集解惠棟曰注太僕妻御之下脫女騎夾轎四字也合葬漢道開
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極前謁伏哭止
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
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
己篋笥藏宮殿後閣室集解黃山曰志不著皇后大喪儀漢東漢
然桓帝梁后之崩固當賜諡建陵雖以梁莫之諡不旋踵貶后為
貴人諡尊陵廢其自初終以諡於葬非無可諡豈和諡諡云
漢氏母氏無諡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
諡以下優劣是則后諡始於東漢本惟太后有焉故得加用帝號
諡以一字其兩字者皆追尊贈諡也梁后之諡諡獻為漢特典何
其為逾侈必有不足垂後者冀
敗聖寵遂并其文後漢志六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押銀縷大貴人長
公主銅鑲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
集解先謙曰使者治喪穿作柏梓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
官本官作棺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梓棺黑漆中二千石呂下坎侯
漆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葬黃門官者引出
宮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空中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
國二千石六百石呂至黃綬皆賜常車驛卒贈祭宜自佐史呂上
達大斂皆曰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
免經去杖不敢曰戚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
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殯則臨
哀絰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而後為之殯則
服法服端容親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
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
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自王主貴人呂下
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巨然龍首魚尾華布
牆繡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弓上有轡左龍右虎
朱鳥玄武公侯弓上加倚鹿伏熊子石弓下繡布蓋牆魚龍首尾
而已二百石黃綬弓下至于處士皆弓簞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
妻皆如之諸侯王傳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
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醇醢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
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虛受堂

士

續漢志集解第六技補

禮儀志下飯哈珠玉如禮注諸侯飯以珠哈以珠錢大昭曰下珠
徑九寸不可以哈且固玉也抑與天子無別惠氏補注謂璧一
作碧據說文碧石之青美者蓋次於玉也則注哈以珠宜即哈
以碧

安梓宮內珪璋諸物注以大斂焉加之也官本注通於天也官本
作地

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注天下吏民官本注天下上
有其令二字

佐史目下官本史作史家據後文皆
作佐史則此作史爲誤字

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注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官本注
有前漢
二字

執戈揚楯注以戈擊四隅官本注殿
作殿是

無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至兄下平底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
八引三禮圖醴無文與惠

引頗異然似有誤字惟容五斗則不誤禮器君尊瓦甒鄭注亦
云瓦甒實五斗與志言容三升者不相侔矣今案論語鄭注甒
容斗二升儀禮鄭注甒容一穀細禮記鄭注甒容五斗志所載
則其容各止三升蓋明器纔取備物制自如此非有誤也否則
甒醴百甒之死而致
生之轉陷爲不智矣

骨短衛注鄭元注曰至示不用也官本注曰上無注
字示上多亦字

牟八柳從辰曰內則敦牟厄鄭注敦牟黍稷器也陸氏釋文云
齊人呼土釜爲牟是牟形爲釜矣今案牟即釜也敦牟亦即
是兕釜兕釜本一作兕牟首鑑也廣雅釋器釜也鑄以金
爲之曰釜以土爲之曰甗內則之牟鄭本謂爲釜故釋文亦
以土釜說之其式略如冠蓋並沿爲首鑑之名荀子禮論淮南
子汜論均早以釜說冠蓋是又不必定爲軍中之冠名此如釜爲
炊器亦爲量名名同而物則異至謂軍中首鑑可爲炊具乃
傳會之失前人已辯之即此所謂牟亦專是盛物之器並非炊
器也劉注以下文自有豆簋以
盛黍稷故別取儀禮注說之
竿一官本竿字或譌
竿一竿注並同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
十九引此文三升作二
升二升
作一升

耐於廟如禮注爲雨人官本雨作備柳從辰日孫輯本漢舊儀亦作雨案此語文不可強通豈有偶人無頭而能起坐如生者太室神室尊嚴之地抑又何容有此也

備三爵如禮注世至爲邱隴集解何焯校本云至疑之今案至又當作主

注其視萬世猶一瞋也錢大昭曰今錢大昭作瞋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至皆賜器錢大昭曰賜錢之制見壽傳志不載今案二傳言賜僅及諸王其在諸侯公主公將軍特進當亦同有賜賻之事穀梁隱三年傳歸死者日昭歸生者日賻志所載皆賻之事故不及賻也

第六校補

祭祀志上第七光武卽位告天郊封禪

梁刻 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集解黃山曰前書顏注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詩魚麗孔疏義同陸佃碑雅舊說豺獮祭天或又以爲皆自祭其先是又兼有祭天一義禮王制月令周書時訓呂覽孟春紀皆有豺獮祭之文呂覽高注豺獮獸四則陳之獮取鯉魚四面陳之世謂之祭是特陳列如祭非其義惟大戴夏小正正月獮祭魚十月將祭則先以祭也其謂祭食之乃班夏所本正月獮祭魚十月將祭則先以祭也其謂祭皆殺之但殺獸又陳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埋雖則謂祭言獸列如舊祭也來道之云獮每祭必取七魚列石上使人製之少頃再故俗呼黃額魚爲魚師祭畢食諸魚而縱黃額而況人乎故人知魚於水此經目喻與陸佃說皆不以爲祭食也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

呂來所修用者呂爲祭祀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前漢祭祀志多因秦後漢祭祀志爲祭祀志卽邕之意也集解黃山曰之也莽緣飾經術仍與漢制相成故光武中興無以易之而遂爲晉魏以下相沿之定規是此志實古今得失之林矣

建武元年光武卽位於鄴爲壇營於鄴之陽春秋保乾圖曰建天亭五成陌在高邑縣西七里則選景福殿賦李注在南日陽郡國志注所指縣治已非漢舊可知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

宗羣神皆從未呂祖配天地其續餘姓尙約黃山曰元始四年辛酉葬秦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郊陽燎升氣瘞理就類上上帝禮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諸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禮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諸王所在而事祐耳 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辰海星則北辰川仰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汗卑澤

海星則北辰川仰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汗卑澤

後漢志七

後漢志七

三

酒沃地聯綴祭之節以合四百六十四醴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醴

合三百六十醴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

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

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祀志載葬元始五年奉定羣望以類相從為五部天地五帝五神

日月星風雨而巳葬位二年與神仙事遂崇鬼神地祀至其未

祀列神之多實葬居攝後所漸增不闕元始始故事也營即壇也封

封土築也背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

五獄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

星常宿中外官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

杜林上疏曰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曰高帝配

黃山曰前書平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其時高后

配地之議未興故惟依舊制以高祖配郊祀志載葬奏文十六

年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是舊制助於文帝出來已久故

杜林本之也班固以諸帝之郊或於甘泉或於南郊必著其地獨

平紀四年之郊不著葬傳又即以屬之葬此時南郊未復平帝未

加元服亦不能親郊觀元始五年冬葬因帝疾請命泰時作金膝

則四年之郊葬亦必於甘泉泰時行之以帝不親行故紀不建國

地耳居攝元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

宜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蓋至是始自行其並配之制皆

詳葬傳而漢當郊堯之說又出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

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

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雖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

內之資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

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舜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思其仰德樂承漢

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祿以興基由其神本與漢祀高帝

誠從民望得萬民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祀高帝

主不失先帝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祀高帝

達不先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成章明當尊宗廟至重故文章

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

日據光武紀平蜀在建武十二年四月益州始傳送公孫

述郊廟樂器漢郊以正月則增廣郊祀當在十四年於樂陰

配不郊高后仍不用葬議也後高后配郊成則元為帝之末年矣蓋帝亦知先

始配郊高后仍不用葬議也後高后配郊成則元為帝之末年矣蓋帝亦知先

故久而後決也位在壇上西面北上

向帷帳帳鉤命決曰自外至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

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

牛角滿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

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

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

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尊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

醴既送神煩俎實於壇南已地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此國天

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服與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

燔燎掃地祭牲饗饌或坐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

弛言郊之布席廣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

有明法焉集解惠棟曰注凡以神位者位作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

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中於天於土

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之氣於天也東觀漢記太尉趙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成治定聖司禮父修德復宗廟救萬姓命黎民報德福海內清平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也聖德廣被天下太平功

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亦漢九世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紀王莽篡位一民莫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與復祖宗集歲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規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子未小子巡祭封禪非爲蓋齊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事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益重後世知吾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識者所譏進定封禪禮見曹褒傳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建武中爲博士司空奏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是當時奏上封禪所施用司兗弘郊祀之前漢御史大夫成帝更名武十七年上大時純爲司空而傳云觀御史大夫兼掌掃除樂器更武二夫者親武帝封禪御史乘屬從行故事也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後漢書方石三枚以爲再累是漢志乃用方石三枚也後元梁松疏言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呂水銀和金呂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校方五寸玉簡厚二寸長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隨璽大小仍志作簡云玉簡厚二寸長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隨璽大小仍繼以金縷案檢封之說其別有三地官司市鄭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賈疏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是以斗形文稱詔書上加封檢也公孫瓚傳言袁紹每有令下輒卓髮封檢方檢詔書是以囊貯文書孫瓚傳言袁紹每有令下輒卓髮封檢文排擠也拊合囊口而封之也二者但可用之文書玉牒之檢則爲單簡覆璽其封之是不外露石檢矣其石檢又不加蓋若玉檢并璽封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者亦專就石檢言即印齒也玉璽一方寸說二說以封玉檢一枚方五寸者以封石檢故石檢須刻方五寸段璽裁說以封玉檢一枚方五寸者以封石檢故石檢須刻方五寸段璽以封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校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

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
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
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呂上呂刻書上呂用
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集解黃山曰石
空檢爲三事空
讀爲孔唐書禮樂志石礪刻方其中以容玉匱卽孔是也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
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范寧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呂
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呂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
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
之義集解惠棟曰命下徐
堅引司馬書有受字受命中興宜當特異呂明天意遂使秦
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集解通鑑胡注舊
用石蓋各依方色時呂
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
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

遺宗室諸劉及鄧氏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里
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
中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憲伯自云某等七十
治石二枚狀傳平置山下爲壇號五石也其一石武帝時長丈二
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壇號五石也其一石武帝時長丈二
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作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
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
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仰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
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觀浮雲其峻也石壁官窳如無道徑
遙望其人端如行朽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
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道處有泉
水曰觀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人言
向十餘里其道旁山脊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
樹鬱鬱蒼蒼若人在雲中悅觀豁谷綠嶽不見丈尺遂至天門曰
下仰視天門若窺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顏其羊腸逶迤名曰
環道往往有柵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
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拂石捫天之難
也館跡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骨慙五六步一休屢

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
 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來一里餘得木
 甲木中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立石及闕在南
 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國臺高一丈二尺方圓三
 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九丈二尺方圓三
 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詔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
 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漿酸棗狼籍散錢數百幣帛具道
 求福卽禪也泰山名曰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
 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
 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
 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者
 乃舉足隨之環至天門下衣人定矣集解惠棟曰其說即
 伯也又孔穎達云漢魏稱人主或言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
 山曰太康地記奉高者以事東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
 南四里漢武立太壇于東山以諸侯東海王疆北海王興安
 公姬常也薨成侯孔志也東方以登天示增高北海王興安
 分見范書各紀傳又壇上石二枚圓九尺距石長丈二檢石
 廣六寸均遺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
 與志文異
 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陰陽之文解石膚石而合不崇朝而徧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
 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耳
 大川五嶽四瀋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
 五嶽視三公四瀋視諸侯其餘小者卿大夫伯子男館林神上
 班于羣神黃山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廣解
 班揚雄太常箴三輔黃圖皆作班與志合徐廣晉人黃圖六朝人
 撰猶及見今文蓋據今文有作班者也史記作辯而廣以班讀之
 得江聲云羣辨同字士虞記鄭注班或爲辯家辨之一說惟近儒
 以羣無直通班之證而班氏郊祀志引書亦作羣神則意古
 今文同史記之辯仍當讀徧然古書亦止辨可通徧辯不能直通
 徧也徐議辯爲班遂觀東后從臣太尉憲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
 則辯直辨之誤耳

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番王十二
 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
 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
 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
 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

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者
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
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集解先謙曰官本
子或維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
鈞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
維命後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振機王莽
召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召篡叛僭號自立宗廟縣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降禍皇帝呂匹
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呂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
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

後漢志七

十

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集解黃山曰光武紀
辟雍及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蓋據其設庠序同
落成追書之經始當已在二月前故刻石文及之也
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
吉山軍五玉范曄曰五等諸侯片兩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
玄纁黃三牲范曄曰五等諸侯片兩也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纁白
也更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
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聽允
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
梁陰集解通鑑胡注謂梁父之陰錢大昕曰承靈瑞曰為兆民永
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承無極泰相
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
明經文百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集解惠棟曰張衡集上事曰

篇一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于貢欲去告朔之餘羊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東漢
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咸宮闕百官並見之山度
日夕牲時白氣廣一大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備
此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日高二丈所燔燎
燎燎燎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襲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儲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
高誘呂覽注曰少用筆筆者于寶則禮注曰對舉曰筆筆惠棟曰
人引車曰筆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曰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
如親耕親剝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
統升山至中觀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羣臣單就位
也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曰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
臺上北而虎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目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
賁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正牒舉持禮覆石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雜用四方五色各依其色案持禮即治禮即又曰璽上置石璽泥
累皆方五尺厚一尺置壇中刻璽上施十枚石檢東西各二檢南
北各二檢上有石蓋若今之脫子璽于先謙曰注二千官本檢南
千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目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
為璽以璽上三檢赤白西方各三檢檢中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
歲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道下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步從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口乃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起居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豈非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梁南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後漢志七

十

甲午禪祭地于梁陰后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城曰除地為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封禪儀

日功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集罷黃山曰元始五

年莽議北郊配后本與封禪無涉盜國後屢議巡狩亦未實行是

宗高后配梁陰實當時無識諸臣以意為之耳光武謂唐高

宗高后配梁陰實當時無識諸臣以意為之耳光武謂唐高

先而不當外命宰臣抗表率六宮親禪未嘗非光武武成之也四

己卯大赦天下曰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廟

勿出元年租芻橐官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

太尉行事曰特告至高廟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曰告高廟藏于

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

功大雲雨施潤則土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

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

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有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

狩至於岱宗柴而祭之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

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

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神明者也夫東方

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

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

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

禪者王者禮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治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

得禪焉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

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繼之君雖繼繼之君雖繼繼之君

蓋率復舊業增修其禮者也雖繼繼之君雖繼繼之君雖繼繼之君

真也其用不煩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匱玉牒非天地之

性也集罷黃山曰前世紀之不敢誣其先猶昭鄭重也自唐以下易

得封而後刻玉紀之不敢誣其先猶昭鄭重也自唐以下易

矣以文錦去匏瓦而尊鼎躡事增華帝封后禪金匱玉策皆預焉之

祭祀志上第七

後漢書七

續漢志集解第七技補

祭祀志上為壇於鄆之陽集解黃山曰至已非漢舊可知柳從辰

作鄆南此作鄆陽即南也劉注作西疑仍是南字之誤耳一紀

統志漢北故城在今枳縣北二十一里千秋亭五成陌在

里矣云西誤也又志沿革表漢之高邑相沿至後魏皆治舊城

北齊天保六年廢徙東保七年廢房武邑縣移高邑縣於房子縣

東北今柏鄉縣在其東通典亦謂光武即位壇在柏鄉則在高

邑不得謂西矣梁時高邑已在徒治之采元始中郊社故事

後劉注言七里自仍就漢舊縣言也

注淳汗皐澤官本注淳汗澤其時禁注汗澤水之處其五零壇去茅

營官本注去作土非案零與靈道之外徑十九步案之字衍各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邱引漢制天

萬五千四十孫星衍宋入所輯漢舊儀補遺自注云新上疑為

亡字蓋自漢武求仙偏增郊祀新莽事鬼傳會變多光武中興

祀前也又損其三十六則葬之所增必盡革矣

語在林傳注無有愚智官本注傳注引同民奉種祀至九載乃殛

案此謂縣縣與夏仍郊縣以禹治水為修縣之功實王

業所由基且親近民易知也注文有脫誤故其說不明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注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帷帳高皇帝祭

天居壇下西向紺帷帳紺席柳從辰曰注高皇帝祭天官本同

御覽五百二十六書鈔九初學記十三類聚三十八同至孫

謂此志注亦同則未知就全文言抑所見類聚三十八同至孫

獨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馬氏通考卷六十九引漢舊儀文甚

長亦作高皇帝配天又祭天祭無去耳馬附論云衛敬仲撰

帳三字此或馬氏據原文之累治去耳馬附論云衛敬仲撰

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西漢末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

帝作汶上明堂祠奉一五帝於明堂上嘗有高皇帝祠坐對之

謂高帝配天而三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高

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焉此論至明並足證志注作高皇帝

祭天之意故約載之

上至奉高注四枚檢石長三尺案通考亦作三尺不騎步牽馬案

考不作汝南召陵人陵原譌陸據錢校百官為先上柳從辰曰

同孫輯本謂續志補注無先字不知

孫所據何本也案通考引亦有先字

1990-1991

具焉官司衙署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欽之所
由生專字總字專字領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

應廟三十六戶七十二廂以四戶九廂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認而不開示天下不蔽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廡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四廂以水象四海王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隅以太室取其向明者之大禮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周清廟論之嫌下衍矣字之向明二字誤作堂字俱依宋本改又明書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嫌下脫太字俱依宋本改又明書周九之道也六九何焯校本改九惠棟曰張衡集舊注分祭北郊東有辟雍西有靈臺於其上頒教令曰日始耕議貢至分祭北郊辟雍司曆紀候節氣者曰靈臺黃山曰日始耕議貢至分祭北郊過光武志起用事袁奉正論陳氏禮書皆極詆之攷兩漢言明堂者太學異名同事袁奉正論陳氏禮書皆極詆之攷兩漢言明堂者前則申公之制未行惟存公玉帶一圖後則班固白虎通鄭元禮注及邕說說是也武帝時古文未行本不能詳其制遂教然就公玉帶之說起明堂於汶上黃圖乃載長安西南七里別有武帝明堂謂應劭注武帝立明堂王莽修飾令大今漢書實無應劭此注惟禮樂志載成帝時丞相大司馬奏請立辟雍舍行長安城南營表仍仿甘泉有竹宮諸制今明堂中亦月有通天屋高八十一尺宮仍仿甘泉有竹宮諸制今明堂中亦月有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即仿公玉帶昆侖之類皆莽所定也莽傳奏起明堂辟雍靈臺運文光武紀及此志亦連言無別建國同年又言禘祭于明堂月行大射禮于明堂義三老五更始建國同年又言禘祭于明堂

後漢志八

太廟釋官君射即辟雍也東膠養老即大學也合祭太廟即太室也皆以明堂言之明莽制本合四養老爲一明帝紀永平二年祀光武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九月踐辟雍事三老五更是後漢明堂仍沿莽制白虎通諸論五經同異別原師說三禮鄭注專主合經邕則少游長安所論皆取合當時之制故與班鄭各殊焉且邕論所刊書今多不見櫟弓樂記今亦無世所引之文後儒但據見存之書推測遷呂太后於園集解通鑑胡注氏古制以難邕安知不轉誤也

遷呂太后於園

呂太后幾宦劉氏也

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曰夫越人也而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張瑞麟補注記云城北六里之日犧牲

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尙黑耳

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末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醴及中外營門

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直共牛

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本連

文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明帝王於明堂以祀上帝故郊立上帝者

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迺後禮也

五帝坐位堂上各處

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帝之南少退西面

牲各一積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

素察妖祥迎時氣

五郊之兆自永平中曰禮識

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

有五郊迎氣服色因宋元始中故事

議羣望雖及五郊有祀無迎惟奔傳居攝元迎春於東郊始創

爲之則固非元始中所有也以謙斷郊光武慶與相譚鄭興言之

後漢志八

行帝竟賞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

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

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曰下練各有

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

亦作南郊七里接下祭黃帝后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祀志王莽議郊祀稱天神曰皇上帝而後易五帝之名爲黃靈青

靈赤靈白靈黑靈蓋欲以別於天神此志復四帝之稱黃靈蓋不

炎帝少皞軒轅顓頊同列則同名之遊亦爲莽盜國後之變制後漢因

而未祭黃帝后土

改文官本是也黃山去邑五里官本云去邑五里因土教也集解先謙曰

南郊惟五郊四言其方則南郊注亦必原作南郊七里言七里已

含有去邑之義此皆承上東見義

方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

飾皆白歌西皓

陽朱明西顓玄

孫雲呂覽有始篇

魏楚詞天白顓頊

歌朱明迎秋歌

英此本爾雅春爲

漢書當本作白藏

左翼正玄英之誤

郊迎氣前漢所無

鍾律月令通知其

帝樂歌本謂有帝

德當其一是也明

之斯爲失矣錢氏

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圓射牲

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

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用八佾皇覽曰

入乘旗旋向青

迎春之樂也自

唱之以徵舞之

子迎秋於西堂

白秋分數四十六

階六等黑歌六

舞助時生也南

時熱也北夷之

章帝即位元和

未盡其議增修

事則祀之以勞

聖王先成民而

孝文十二年令

川神祇有不舉

議增修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
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翌神如故事

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

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

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

七十二弟子廟西而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

書曰祠廟畢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

命儒者論難

靈臺十二門作詩各召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卽位元初六年召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

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召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

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

亥之地

亥之地物對曰歲月日時星辰七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

宗禮比太社也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

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上合之中助陰陽立南北郊祀復初甘泉汾陰

天地亦連六宗孝成之時國衡奏立南北郊祀復初甘泉汾陰

謂六宗易八子也建武都維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

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

六宗之議曰肆類上合之中助陰陽立南北郊祀復初甘泉汾陰

論云虞書曰肆類上合之中助陰陽立南北郊祀復初甘泉汾陰

非天不覆地不載春不榮夏不實秋不實冬不藏地

傷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立南北郊祀復初甘泉汾陰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雩祭雨也

早也祭宗廟也此之謂也孔叢曰幸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

案劉歆曰六宗謂水雷風火澤也賈逵曰後儒無復紛紛然文秉

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伯星

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伯星也星

于類則連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猶抱包山則望何殊焉

伏與欲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儀之

名陰陽之說又復特爲位五緯以爲安國案時祭暑日月星辰并

於辰風雨四方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

地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

永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

見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星之禮乎祭星之禮非正月之祭

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星之禮乎祭星之禮非正月之祭

望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師兩山兩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四

禮復不知文官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宣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通案難尼所許願此一說亦何傷乎痛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亦難而分彼五色合為六龍於下又不通禮更成疑味尋虞書所稱肆而於上帝是祭日月星辰可知也禮曰上帝是祭地地不言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不可知也禮曰上帝是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敬之謂也禮必以今之示之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政禮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以爲禮禮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極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諸社稷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太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積薪以春秋之師失其讀矣惠棟曰注行宏後為任城王相見光武十王傳麗雄字宣孟巴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郡名渠人

禮受堂八

八

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恒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集解惠棟曰東觀紀曰文廟為壇

飾道金銀器集解惠棟曰胡氏云鉞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惠棟曰東觀紀云祠用三牲太官設珍饈作倡樂以求福祥黃山

八尺一尺金瑤羽葆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有五色

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因而作華蓋也器物總論華蓋張帛為

飾於蓋前以為標識以黃纁為蓋故言屋上林賦郭注華葆也於

神坐蓋坐

續漢志集解第八校補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於之班敎曰明堂案文選辭注之字皆

之作上取其堂則曰明堂案官本注作取其向明當必皆小學

者又異取其堂則曰明堂案官本注作取其向明當必皆小學

正詔之於東序學當作樂官薦俘馘于京太室官本注不誤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柳從辰曰九

乃合乘數案柳說是東漢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

又云九室四戶二牖通考屢言之矣九牖明誤

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元始中故事謂六

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案六宗之說雖

論之要以尚書歐陽家說為得其近蓋六宗猶云六合天體本

包上下四方上帝者其中字六宗者其分可謂天神亦合禮

祀然口為上下四方之宗是也又曰在天地四方之中而以爲

上不及天下無所謂上下四方自人定之耳亦但可言上下

而不可言天地也今文尚書自有所受故明於天體而歐陽氏

師說相承不免因附益反失其真也

第八校補

禮比太社也注舉中是以該數官本注

文廟為壇飾省者蓋志原本如此合刻仍各存其真也凡志與范

書字同形異

者皆放此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社稷 靈星 後漢書九

梁 劉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

春呂正月夏呂四月秋呂七月冬呂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

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呂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

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

張純集解惠棟曰案本傳純時為虎賁中郎將也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

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集解黃山曰張純傳

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此言祖光武之興雖實

宗雖不親授之要與高祖先得之異當法宣帝也富隆今親廟四

孝宣皇帝曰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

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耶

大司徒涉等議集解惠棟曰此以代立為說謂光武繼元成哀平而立宜

今親廟集解黃山曰此以代立為說謂光武繼元成哀平而立宜

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

帝平帝於長安李注漢官儀云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

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

帝之劉歆云宣帝於光武猶是祖父然則宣帝為曾祖故追尊及

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尊為

祖父可親奉廟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帝從之據紀所祀昭宣元

帝成帝平六帝據傳所祀為宣元成哀平五帝哀平兄弟相及皆元

帝庶孫共為一世漢官儀乃謂光武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

父其誤與以宣帝為光武曾祖等此志原議則止元成哀平四帝

請別立皇考廟本以宣帝為證光武既以與帝為穆尤不容不以

宣帝為昭穆傳明有五帝四世之文宣帝則不成四世此皆可

起原議之必及宣帝矣且光武繼元廟之意昭宣元三帝皆拔

四世亦論四親廟者所當祭也惟祭昭帝本原議所無故純傳不

戴耳志謂昭帝非殷祭不祭蓋據明帝後親盡而祫言遂兄弟

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為四親不及宣帝則其失明矣兄弟

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

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

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

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

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

祭宗廟皆為侍祠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舊俗太守侍祠常以衣

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賢任顧問者以為御史注宗廟山作光

武臨祭宗廟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祭

祭下有祀字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祭

時匡衡貢禹以經義處正已定孝宣為中宗而前書元紀無之或

未實行若平紀元後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則固

嫌於黜元帝故別從功德追尊明不主故事也於是雒陽高廟四

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集解錢大昕曰前此雒陽廟祀高帝文

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

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呂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

稱皇考廟年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

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祫祀之禮

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祫禮集解黃山曰張純傳

祫祭于明堂今純云祫祭蓋祫祭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山案公羊

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

再殷祭謂一祫一輪也孔安國論語注祫祭也前書章元成傳五年

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白虎通宗廟篇祫祭及遷廟

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

是今古文之說祫祭同為殷祭祭則通廟羣廟之主皆從祫及功

臣所祭尤廣盛庚大享爾祖其從長發大禱爾祖與饗其明證也

孔子曰祫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爾祖曰祫大祭也皆明

漢始一行耳自鄭元舉春秋魯禘于莊公武宮襄公為例乃謂祫

合毀廟之主不及羣廟之主而箋雖詩遂以為祫小於祫自陸清

舉禮大傳為證乃謂祫惟追祭始祖之所自出諸廟之主皆不得

從由其所祭者尊故爲禘大於禘夫魯之禘於羣廟乃僭祀周公之禮鄭說之誤王肅已駁之矣陸氏之說則宋以後皆宗之然天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爲禘於諸侯大夫士卽爲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於上者爲禘於諸侯大夫士卽爲禘本亦合禘禘而言也若禘僅祭其始祖之所出是給亦僅祭其太祖高祖矣其義一也然則禘禘雖同爲殷祭二禮實大降尊卑可互通通典其載劉歆說賈逵皆言禘禘給一祭二祠惟以附爲股注亦謂其名可通則尤大誤考前漢宗廟歲十二祠惟以附爲股祭初無禘給之名宣帝以前亦並無毀廟之主自元帝用章元成匡衡之議罷諸廟始合祭其主定其太祖謂之禘祭無廟而合祭之謂諸光武諸宗廟處所未定且給祭高廟也給祭無廟而合祭之未毀廟之主不升其事固與古異至元始五年給祭則王莽制名爲給祭祭用禘禮上溯始祖自出於太上皇考魯禮春禘之主名爲給祭祭用禘禮上溯始祖自出於太上皇考魯禮春禘之功臣故純謂之行禘禮而提禘給爲一卽自莽始也莽制多詆所定達學亦出於歆宜其說同章懷注蓋因之也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子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西穆在東相對策解惠棟曰案說文昭從人召聲不從日也禘之爲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曰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給曰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集解黃山曰禘時以夏漢

三

集解黃山曰
稀時以夏漢

世益無異說於則毛詩閭宮傳鄭氏禘祫志及崔靈恩說皆主用
欽與純用十月異至元始五年行禘禮則依舊禮用春益王莽兼
據鄭元詩說咸王四年春禘于太祖閭公明年攝政政主欲自兼
周公也胡培崑云時祭在四仲月禘祫在孟月行之羣主合食必
待萬物純熟孟秋物尚未備不可以禘
不如冬十月爲得其正此說蓋得之
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
曰時定語在純傳上雖復立廟遂曰合祭高廟爲常後曰三年冬
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
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禘祭于孫蒞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簫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
高廟南面廟北轍望堂上西北隅堂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左右坐
尺著之以絮四五百斤曲几黃金鉦器高后右坐赤氎銀鉦六寸
白銀鉦器每半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帝后祖餘委肉積於前數
千斤各以准俎于爲昭穆爲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
高廟陳其肴各配其左肅肅坐西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
門羣臣皆牽手班爵卿皆伏大鴻臚大夫令九獻傳曰起復
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中醴林神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
嗣爵孫皇帝敬對也畢卻西面而坐昭穆之坐堂上酒子爲賜孫
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而坐昭穆之坐堂上贊登奉高祖賜壽
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左幸之左輔賜皇帝如刺其夜半入行禮平
明上九厄畢羣臣皆拜因賜酢皇帝出卽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

承丁字漢伯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存司
臣太常撫風興夜處小民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密敕用紫膠用薦
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親躬其嘉祐普濟誠建豐本明教崇隆
耐事於恭懷皇后尚享遐福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天視承致多
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
爾景福傳守爾民勿替引之左坐者再拜太牢左辨以致上帝集解
惠士奇曰漢無尸空設之左坐者再拜太牢左辨以致上帝集解
右坐蓋帝之左后之右也惟婦即僕禮所乃尸祖也又曰使爾
受祿于天云云此大夫嚴肅而天子用之非禮也惠棟曰賈逵左
傳解詁曰釋者逐也審悉昭穆又注諸葛南神下脫主字又曰
辨讀如辨具之辨足上也薛虞周易注曰辨膝下也惟祖惟一作
多前上酒上下有厄字當從者奉承承一作引太常撫或曰魯撫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曰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

祖廟 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
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白執事
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亭建武
未元和丙寅詔書下能嗣侯及諸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
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
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
爲無道之弊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諸誇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
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
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

四

外靈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
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乎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
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桓楨鈴曰有
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歲韶禹夏湯漢周武無異格鐘磬鈴不宜
以名舞詩國徵曰人樂必易詩官曰頌所登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
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成也一章十四句依舊
文始五行武德昭與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
副八佾之數十以宗廟故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節故如故序進
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秉文之成維德
帝發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國祚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躬協同本文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
舞曰故集解發大昕曰注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按下文引
桓楨鈴雖難從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于虞韶禹夏湯漢周武
無異不宜以名舞蓋言樂名大德洽作樂名于虞韶禹夏湯漢周武
舞也又引詩傳云碩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此言歌詩宜名武
德之樂不宜單稱大武也當時東平王蒼之議主武德之舞其
前云樂名宜稱大武者或然則東平王蒼之議正主武德之舞其
駁之耳沈約樂志言蒼摠定金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
襲所以明功德也亦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
薦之光武之隔此是錯合東觀書范滂所制歌詩周云武德舞不
云大武舞也近有據沈約志以譏范滂之誤者由未尋釋斯文而
意爲之說爾惠棟曰法驍騎將軍議可節子顯云永
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祭歌一章二十六句

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

集解黃山曰前漢諸帝廟皆在陵所惟

文獻通考王莽始建國二年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祖廟

廟在京師者祠焉故二年因孫建漢諸廟在京師者地

二年並毀孝武廟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遺武廟入高廟戶

陽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毀武廟二年二月起高廟

及廟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是城中高廟亦修復均見光武

紀當時兩宮各止一高廟諸帝皆四時合祭無廟可毀至莽壞

傳此言不毀時不廢其時祭而已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

儉無起寢廟立廟合祭諸帝高廟之儉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

章即位不敢違曰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

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

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追遠

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苦諫義之

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慮乃敢安之公無困我

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

後漢志九

給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舊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

給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

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舞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

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恐

隨廟堂之論誠非所當問所宜言陛下下體純德之妙舊至謙之意

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瀝腹心誠知愚鄙之言

不可以仰門門實子之議伏惟陛下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

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結下股肱貞良庶事

康臣欽仰聖化嘉美盛德危懼之備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

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振振俯視凡廷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

奉承受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

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難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忘先

世舊章明昭茲來許繼其祖武大雅文也以此茲為漢碑有

許為御以昭茲來許繼其祖武大雅文也以此茲為漢碑有

年八月事也袁宏紀曰更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

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

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

遵承是此文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尊亦遵之誤

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

集解錢大昕曰

史脫去 呂寶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

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曰尚嬰孫

袁紀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曰清河孝王子即位建

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后母曰孝德后清河嗣

王奉祭而已安帝曰諫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曰

建武曰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曰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

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

遺詔昭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墜陵損狹不起廢

履前制敬愍懷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如

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順帝天子世

獻奉藏主給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集解惠棟曰

後漢志九

敬宗敬袁 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曰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

紀作孝

祠廟訖三公分祭之集解惠棟曰鄭駁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

沖孝質皇帝以幼年在位未踰年不列于祠廟而祭於陵寢邑云見孝殤

廟太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恒帝曰河間孝王孫壽

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恒帝崩上尊

號曰威宗無嗣靈帝曰河間孝王曾孫解續侯即位亦追尊祖考

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集解錢大昕曰五主者高文武宣元 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

也此主者光武明章和安順桓也

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毀祭之歲奉

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廡之中有石函名曰宗

祠祔廟中有四時祭之盛主親盡則廟毀廟之主藏于始祔之廟一

世為祔祔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壇四世為壇五世為壇

有祔亦祭之始祔之廟則迎主出陳于壇壇而祭之

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禮也集解惠棟曰獨斷云西廟五主東

廟七主以陵寢為廟者三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是追號

為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皇太后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因而不改楊泉請辭曰古不墓祭葬于中野而廟在墓側不致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寢廟于墓漢興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東列進果實而諸給祭祀牲力強廟及婦人醵修中車相室宿止墓下連日厭祇進以威俗迄於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于土神而有靈豈肯安大敗墳納于墓葬哉黃田曰春官家人凡祭墓爲尸禮以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鄭注皆謂祭土神未備非之習子謂世子無司而居舍奠墓爲壇而以時祭韓詩外傳亦有推牛祭墓之文似古今文皆嘗言墓祭矣然復祭于墓此鄭所以不主祭墓也攷古宮廟之制生人有廟不當復祭于墓此鄭所以不主祭墓也攷古宮廟之制生人有廟不當復祭于墓此鄭所以不主祭墓也

後漢志九

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罷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王莽傳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陵是陵地統名京師而廟與園寢尤有別矣漢園寢設坐而無主主必立于廟明帝以下不起寢廟則藏主世祖廟更太極賢仲二帝就陵寢祭則並無主也惟廟本近墓故無廟祭坐而無廟者之祭廟祭耳謁陵則主園不主廟此志毀廟爲祔去祔爲壇之義仍等廟祭耳謁陵則主園不主廟此志亦未能說者已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已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已藏主已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已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已來關西諸陵已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已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禁豔表志曰宗廟送設饗奏國家大禮廣以爲賓宜在郊祀志夫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者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

案周書作洛篇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土兆於南郊以祀
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此卽土配食星也周祖后稷絲衣列
於廟王皆所稅祭也漢舊儀上帝非以配食星也周祖后稷絲衣列
爲民祈穀報功是所祀本主后稷周語涇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
在天墜月之所在辰也農星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應應劭引賈
因曰大火開伯之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應應劭引賈
達說辰星爲農星唐志歲星主農祥后稷焉爲所主辰者雖不
同要皆以農祥爲卽靈星靈星爲后稷之代名非后稷配靈星矣舊
經緯之故后稷卽馮之靈星爲后稷之代名非后稷配靈星矣舊
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祀用
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
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星靈星春秋之末卒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皮應劭曰十六
舞者象教田初爲太皞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蠶之形象其
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祀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乙地祠先農乃耕于乙地曰
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曰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
日集解先謙曰官本立孝下提行案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
以下皆言縣邑祭祀提行非也
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
迎者拜之而還三時不迎集解先謙曰官本還下有弗祭二字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曰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已來
迄今王莽集解先謙曰官本今作于是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集解黃山
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仰而鵬之於廟釋文引
司馬彪侯也爰居一名楚魯東頭高八尺樊光注仲雅世祖中興
云形似鳳皇案臧文仲事見舊語爰居雜縣釋鳥文
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
呂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
百檢森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
同罔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璜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贊不
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已來封泰山者至
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

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
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曰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
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
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饋
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
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
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
爭曰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
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目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
不問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此論可通非
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相感若
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曰爲誠矣

虛受堂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素典惟皇
紀肇自盛敬敦崖厥始集解黃山曰崖厓同字廣雅釋詁方也

續漢志集解第九校補

祭祀志下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至開祠於更衣錢大昭曰更衣藏

五月嘗麥十月嘗稻之類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案書稱帝庸
帝更衣並見本書章紀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案書稱帝庸
於上同符帝舜也官本注陛下作百姓轉似未合

廟日上飯廟疑朝

方壇錢大昭曰據光武紀注引此志方壇下有四面及中各依方
色八字今無疑脫案通考引此文已無八字則脫誤久矣

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注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
到于是祀案孔鼂社議本云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
立二社當是並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注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侯康曰白虎通祭

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
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是以時俗或廢行
而祀井又祭法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第九校補

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是漢
法于五祀之外又有司命山神二祀蓋本祭法七祀之義然鄭
注但云民家則非國制矣今案五祀之說載記所載王制祭法
之於月令即有參差周官小祝之於大宗伯亦難證合制祭法
文釋義雖舉先儒及當時之所聞見以通其說實亦莫衷一是
至行之與井則月令行一作井秦靜言以通其說實亦莫衷一是
非易與井提也然禮經殘闕要以見存之儀禮爲可據儀禮祀
行不祀井則固以祀行爲長特漢魏以來相承祀井禮家重改
當時之制不欲變更耳必謂祭竈而不祭井於事有所關於情不
類抑不思井之本義原不主水亦非井之一字所能包江
淮河漢之民不資於井者將何祀耶行猶言道路人所共由莫
能外也亦不後於井謂井水竈火相匹實則竈主烹飪老婦之
祭原不專主火若論相因而及則祭門祭戶而獨不祭井豈
於事無關於情克類耶尤不然矣後世禮教益失祀典益荒行
者亦迷失其本而別以異說主張之五祀既紛七祀何論也
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注農祥晨見而祭也柳從辰曰注晨
或省作晨晨房星也周語農祥晨正章注晨正謂立春之日晨
中於午也風俗通作辰漢舊儀亦作辰詳前書郊祀志補注

天文志上第十 王莽二 光武十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人制
但取後漢以來星辰占驗之術入之而刪五行星傳志星式
逆行諸說實則五行志之一門也此後遂為修史者之定式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十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

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

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高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并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高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并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高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并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高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并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高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并州涼州并州兗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文選屬當作闕授當作受規字屬下 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
讀難必以闕苞為黃帝臣名非也 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

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義

仲和仲 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璣

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集解惠棟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固曰火當為北北陰位也

夏有昆吾湯則巫咸 巫咸集解官本考證曰困學紀聞曰星家有廿石

贊子巫咸作咸父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

也必結神祇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

臣也馬融謂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

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周之史佚襄弘宋之子韋楚

之唐虞魯之梓慎鄭之神龜魏石申夫 申或云石 齊國甘公 集解惠

敬七略曰甘公字逢名德 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呂佐時政步

變攝微通洞密至探禍福之原視成敗之勢秦燔詩書呂愚百姓

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藝

字大角大角曰亡有大星與小星關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

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曰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

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 集解惠棟曰國三

備至許峻有作五紀皇極之論呂參往行之事 集解惠棟曰沈約

易災條二卷始詳劉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沈

廣漢洪範災條之徵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沈

書曰蔡邕撰漢武以後星驗者 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

明以續前志漢武以後星驗者 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

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之變

表象之應曰顯天戒明王事焉 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

寫載以備其理焉 惠棟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

[illegible]

道以察發敘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宜
有其器而無本書尚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欲寢伏得在憲
觀以治律未竟末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得在憲
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義義謂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
有北灰滅雨絕謂絕其義世路無出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如
澤明者之意者使逮其義以神曰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謂李占驗
著明者星其後遂解齊召南曰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謂李占驗
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案攝提地候焚惑俱屬陽故曰附於日
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惠棟曰注托蔽於
月許慎淮南子注常機拜妻也逸月中蓋虛上人星是也全無發明
他地他作地干子精於天文而所著靈臺論頗誕妄全無發明
惟指闔虛爲地影爲千古卓識宋書天文志時闔官用事邕議不
行

四 韓 19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曰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曰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鉤命決曰彗五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破滅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

四

後漢志十

星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曰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身被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曠然如擄奪謀戮如仇讐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異乎果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匪同

張爲周地星孛於張東南行卽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集解惠棟曰王常等本起兵新市後入南郡藍口爲下江兵也劉玄傳注云藍漢書印作卬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眾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眾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

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為衝車呂擅
城為雲車高十丈呂職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
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獲敗之
變見焉盡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
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營頭行大誅也是
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發號呼聲動
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
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澧水死者委積澧水為之不流殺司徒
王尋軍皆敗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
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
嬴而北入太微集解惠棟曰李鴻風是日入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

後漢志十

五

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將軍皆呂
虎為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隲李松所破進攻京師
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
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閭商人杜
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呂
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呂大兵入宮廷是其應

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
主貴親有憂建武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
月犯房第二星光武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
軒轅第二星光武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
鬼星第二星光武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
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王黃犯心火星何
政大火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集解錢大昕曰案志載五星
星辰星或稱金木水火土前後俱不盡一惠棟曰李鴻風云行而
侵之曰犯石氏云經過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古占七寸以內光芒相及軒轅
犯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軒轅
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
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

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

解惠棟曰未嘗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去而後曰出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

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

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四月庚辰星如告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

隱隱如雷柳為周輪為橐集解惠棟曰李鴻風云軫安得為橐六

見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

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

白帝黃而此遂號為白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

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

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集解齊召南曰公孫述傳作破虜

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

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

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集解惠棟曰見所

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集解惠棟曰見所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

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

者兵將怒之徵也

羊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己未小星流百枚臣昭曰上或西北或正

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

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

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移徙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集解張永

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

納閣興軍下曲陽臨平集解惠棟曰呼沱巨備胡匈奴入河東中

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

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曰東曰避胡寇是小民

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入月辛酉水

先發東井西行登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昴鬼西北黃帝占

曰焚恐守與鬼大人憂一貴人當之或曰水見憂多火災石

氏曰為旱郊胡占曰昴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集解錢大昕曰隋

書經籍志後漢中郎都胡撰後漢災異十五卷又云漢末郎中郎

春秋災異先謙曰官本注國作出十五篇謂之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

室犯離宮韓楊占曰彗出營室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

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

上璽綬一曰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歆曰事繫獄踰歲死

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

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

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

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

戊中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

未月食火星都萌曰焚惑逆行氏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

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呂

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為

水衡集解先謙曰官本衡作衡春秋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

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為喪有炎作彗彗所

呂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荆州星經曰彗在東

主當之謀緯曰後三年光武帝崩并國大人死七十日

三十一一年七月月犯心後星戊申午火在與鬼一度入鬼中出戶

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

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與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

三日與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與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

火剋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帛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

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都萌曰與鬼者

參之尸也孤射復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置尸與鬼故曰天

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與鬼大臣誅有干錢乘質者

君貴人愛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丁壯棺木倍價焚惑為凶衰與

鬼尸星主死亡焚惑入之為大喪軒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

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八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

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

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憲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

將賢固楊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天文志上第十終

後漢書十

續漢志集解第十技補

天文志上下應十二子案子疑注甲午為類川官本注州已正

宋之子章錢大昭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宋楚之唐蔑柳從辰曰楚

記荀子議兵篇楚人兵始於垂沙唐蔑死楊注即楚將唐蔑見史

書天文志云楚有唐昧年掌著天文圖驗味當作昧諸本唐昧宋

誤也今案春秋隱元年公羊傳晉先昧以師奔秦左穀梁昧皆作蔑是

皆作昧文七年公羊傳晉先昧以師奔秦左穀梁昧皆作蔑是

蔑昧本同字唐昧即唐蔑並見荀子弱民篇

目顯天戒明王事焉注靈憲曰宋據本書張衡傳注引此乃衡靈

章懷太子集無之然鄭樵天略用定靈軌衡傳注定作之案

引衡說甚備則其書固具在也則人氣左羸形左緯也案文人當作

斯為麗鴻官本注為則人氣左羸形左緯也案文人當作

言之羸即靈龜固首於後官本注固作蟄案固轉也謂靈龜

後有焉焉者官本注焉作母驚母恐官本注不誤是為蟄

官本注焉作焉案爾雅釋魚蟄蟄一切經音義十引爾雅作蟄

蟄釋文云蟄音諸本今作諸是陸本原亦作蟄也除乃俗字

於地也是謂閭虛官本注地作他又閭皆作暗今案據下文

閭虛為地影為千古卓識知所據北宋本正同毛本言天學者

自非明於天地日月五星之體不能施推步古今一也唐書儒

者類能通之觀張衡靈憲因地測天後世漢人所謂傳自異邦

託為絕學者固已莫實司主命官本注而海人之占未存焉

能外也閭暗古通作實司主命官本注而海人之占未存焉

五星之外二星當時已有發明也天道者貴順也或作大道

候見晨官本注不誤言天體者有三家天原謠言與上言字

一日周髀二日宣夜三日渾天案皆志周髀即蓋天也有圖方

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宣夜謂天無質日月星浮生虛空

之中其行止皆須氣焉渾天謂天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

殼之裏黃周圓如彈丸其形渾渾也考渾天之術原本於璣衡

實非後於周髀宣夜言天者自屬後密於前然周髀宣夜所言

究亦莫前志亦闕而不論靈憲出乃益修明之也豈時張衡所

論者自當尚存也蓋欲更推求其源耳

或謂之彗星注韓楊占曰官本注楊作使伯常禳禳之官本注

使伯常禳禳之官本注

如晏子之言學之與彗如似匪同案公羊左氏皆以為彗即星

文十四年傳云彗之為言猶彗也注謂彗星亂臣之類不謂即

彗也彗星光芒長參差引文類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彗四出

字也彗星光芒長參差引文類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彗四出

出象之彗彗上散下張而斜長彗星之光

芒偏指彗之彗主除穢字主亂義當有別

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為將帥案本書先武紀作徵天下能為

為軍吏與志略同蓋當時兵法有六十三家莽欲備其說故編

傳作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謂

紀志者字皆應在家字下似太泥

書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柳從辰曰

而賈宏宏紀亦同此流星同屬天文變徵志失載

太白羸而北入太微官本注羸作羸

皆曰虎為號號九虎將軍官本注

燒作室斧敬法案前書莽傳作燒作室門斧敬法

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柳從辰曰袁宏紀及荀悅漢紀皆作

皆小民移徙之徵官本注移徙

彗加其藩除宮之象官本注象下

在與鬼東北六尺所滅注一曰主領珠錢官本注

領誤領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牢

替滅陵斬首傳諸雒陽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

并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爲人主一日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

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

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

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

陽貫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樂汁闕微其十二

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

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眞女

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

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集解惠棟曰荆州占曰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

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曰

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今注曰歷

九至翼滅見至五十日臣有吞藥死者又占有奪地牽牛主災

越房心爲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

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與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晉灼曰鬼

爲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

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

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寶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

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爲貴相

昴爲獄事客星守之爲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

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

三年孝明帝崩集解惠棟曰袁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

日歲星守房良馬出廠古房右驂爲貴臣歲星犯之爲見誅是後

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集解惠棟曰漢律與

皆應知情四月癸未集解惠棟曰官太白犯畢畢爲邊兵集解惠

秋籍元命包曰畢七集解惠棟曰官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

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

張周地爲東郡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爲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

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

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爲邊兵

彗星出天市爲外軍牽牛爲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

反攻蕪唐城集解齊召南曰按文當作蕪唐城傳店宋昌郡屬縣也惠棟曰蕪西南夷傳作焉案永昌有焉唐縣當從

傳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檣榆安夷長宋延爲羌所殺呂武威太守

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皇陵王延與子男

飭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爲侯二月九日古注曰甲申金入

本二月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集解李食言曰案書曰例惟甲子此兼言

提行市此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二月九日安得

爲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星出考章帝紀在是初二年此二

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說也洪亮吉曰二月九日應作二年九月

凡紀志書皆舉甲子未育直舉日者又下言十二月戊寅流星過

入紫宮此亦建初二年事即此可知長數丈散爲三滅十一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

長入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

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具在

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

句曲西如文昌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

日大水都萌曰歲星守參

后當之災惡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

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雷久爲大喪

後四年孝章皇帝崩集解惠棟曰荆州占云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注曰大如

光色黃白古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事二月流星起

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集解惠棟曰格首皮章昭音剖詩

生格人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藩長三丈三月古注曰在參

辰流星起天津古注曰星大如桃起天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

東北行古注曰星大如桃起天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

軍爲兵流星起之皆爲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

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犍海斬虜首萬餘

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

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注曰十一月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

東井土在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爲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爲兵

又爲匿謀古注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百氏云多火災二

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藩西北行五丈稍滅古注曰

火在亢南端門第一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

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

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

古今注曰丁丑火

丈所消十月癸未未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

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

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紫宮天

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

子宮文昌少微爲貴臣天津爲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

少微天津文昌爲天子使出有兵誅也寶憲爲大將軍憲弟篤景

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婿郭舉爲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盛母元

俱出入宮中謀爲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集解洪亮吉曰案

北宮詔收捕憲則此志丙寅應作丙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

長爲是取誅集解惠棟曰格首皮章昭音剖詩

校尉勒兵屯南北宮官本無尉字閉城門捕舉父長樂少府璜

及壘壘弟步兵校尉嘉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

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注曰正月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

井五殺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爲水石氏曰爲早又

年古注曰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

木在與鬼

石氏曰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爲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
爲旱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爲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
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爲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爲將相其
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間月
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
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
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徽集解錢大昕曰和帝護
烏桓校尉任尙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
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
酉金火俱在參參咸占曰參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爲早太白
日注海中占藝文志海中星占十
二卷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參惑守井百
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
流國又曰雜羅貴又將相死

後漢志十一

五

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參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入而數之
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火都萌曰鎮星出入番舍軫六十日
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都萌曰太白守軫必
有死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雜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饑十二月己卯有流
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
皆爲大喪三星合軫爲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爲外兵有
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
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八年九月
孝起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
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集解錢大昕曰參
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
遣執金吾劉尙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卿侯趙世發北軍五
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氏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
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爲有使客大爲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
遲大如瓜爲近小行稍有光爲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
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集解惠棟曰薄種王唐緒
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
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
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爲後宮星出之爲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
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
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關道稍
有光色赤黃須臾東西有雷聲

後漢志十一

六

至歸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
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爲喪客星從紫宮西
行至昴爲趙與鬼爲死喪鉤陳爲皇后流星出之爲中使後一年
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集解錢大昕曰案和帝崩在十
二月此十月二日四字
應作十二月下日字衍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
迎清河孝王子卽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越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
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間月
辛亥水金俱在氏參咸占曰辰星守氏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
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
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爲燥爲大人憂

注曰七月甲申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

十八郡地震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爲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爲反臣

日房心爲明星客星在東井爲大水

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爲車騎將軍弟弘惺問皆曰校尉封侯

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謀欲開宮門捕將軍

兄弟誅常侍鄭眾禁倫劫刺尙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事

覺章自殺東井弧皆泰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驢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

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

壬寅熒惑入與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斗中

星中石氏經曰太白守垣國多淫刑也

字通惠曰安紀作天苑苑多淫刑也

晝見爲彗臣

利子心爲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

星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

正傳寫誤也主天苑爲外軍彗星出其南爲外兵是後使羌氏討

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尙護羌校尉馬賢擊羌

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

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與鬼指上階爲三公後太尉張敏免

官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張禹禹官太尉以五年正月免星變

或屬此人耳太白入與鬼爲將凶後中郎將任尙坐贓千萬檻

車徵棄市尙所感也集解洪亮吉曰後中郎將任尙坐贓千萬

此車徵棄市案尙棄市在元初五載距此幾十年安得言星變應

之驗志乃牽合任尙當之天官家之妄如此又案元初四年四月

太白入與鬼中已巳辰星入與鬼中注引石氏占曰將殺死

此或應在任尙耳志反不據書而又遠引鄧騭等死以當之可謂

前後失據先議曰官本堂作堂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與鬼

三年三月熒惑入與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日遠期四十日又曰七月甲寅歲星入與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

大臣當之亂國易主

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昂

星入虛大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後族又且

年正月丙戌歲星雷與鬼中

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都

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饑死者無數

太白入與鬼中

罪誅大臣一日后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與鬼

中戊戌犯與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與鬼質星

丙戌太白犯鉞星

六月丙戌熒惑在與鬼中

忠臣數死不丁卯鎮星在與鬼中

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

再入與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與鬼
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與鬼歲星辰星再入與鬼凡五星入與鬼
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
臣客星在虛危為喪為哭泣星占曰不一昂畢為邊兵又為獄事
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騰
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集解先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昂石氏星占太白守昂兵從門闕入主人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都萌曰太白入畢必有謀王又云入

左執法
四年太白入與鬼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

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
犯昂畢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與

鬼中為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者
客星見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

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
男集解惠棟曰順尉監郎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

北鄉侯懿代殺男古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
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閣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集解惠棟曰喜范書作燕分詣郊廟告

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閭氏為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
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

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奏

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元
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
邵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象以示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

齊桓公遺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
聽用齊以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紀單大早占有兵變趙君曰

門如共一舉乃何國也下史見月生齒紀單大早占有兵變趙君曰
天十六日入紫宮追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經積水間

稍微不見客星占曰舊星隱天市者為貴貴棟河三星備非常
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隱魯宿行度從疾應

非一端恐復有知王阿母母子殘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
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子者權柄及尊祿人天所重慎誠非

阿妾所宜干豫天故疑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
及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書部傳不載部在安帝時屢陳災異順

帝立復上此書然放此年中部反以災異策
孝順承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

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與鬼
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與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

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
集解惠棟曰兩郎姜述楊鳳等集解惠棟曰兩楊及兗州刺史鮑

尹就一中郎將郎姜述楊鳳等集解惠棟曰兩楊及兗州刺史鮑
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

泄就逃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
公主堅得闕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

民政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頭表云十七日己丑集客星氣白

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集解先謙曰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

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集解先謙曰西使疏勤王盤等兵二萬人

入于賓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舉使烏桓親漢都尉

戎末廔等出塞集解惠棟曰末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

恨鈔遠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爲寇害己馬牛起兵馬

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頭傳陽嘉元年太白

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

見五月癸巳又見十一月辛未又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見四月乙卯太白犯太

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

達遠政陽定內署令石光集解幾大昕曰陽當作楊內署當作內

者尙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

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解騰賁縛達等自知事不從

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集解幾大昕曰梁商

此云皆得免者安也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

爲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

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爲揚州熒惑犯入之爲兵喪其

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

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

墓星後漢志十一土

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

井遂歷與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今注曰五月

十一月甲午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

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崩爲邊兵又爲趙羌周

馬父子後遂爲寇又劉文劫清河相謝嵩欲立王蒜爲天子嵩不

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惡人所劫廢爲尉氏侯又

徙爲隗陽都鄉侯薨國絕集解幾大昕曰桓帝紀清河王傳歷

東井與鬼爲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爲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

故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爲周滅於軒轅

中爲後宮其後懿獻后呂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

星十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

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冲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日有白

衣之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

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

孝質帝為梁冀所鳩崩

虛受堂

三

天文志中第十一終

後漢書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十一校補

天文志中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

去錢大昭曰日本紀章懷注引伏侯古今注作彗長三尺許見二十五日乃去此百字疑當作見

賈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今案前志以北斗魁

之牢斗杓外句間十五星為賤人之牢同繫於中宮自晉史以下

則固皆以中宮北斗魁下天牢六星為賤人之牢而以中宮

垣外賈索九星為賤人之牢至續志雖未言以何星別為賤人

之牢而以梁松之獄為賈索之應松賈貴人非賤人也又志本

以天市為貴人之居故後文中平五年客星出賈索西南行人

天市其占亦為貴人喪則因賈索之繫於賈人垣謂為賈人之

牢詳本文並非有誤況以天文言休咎取證於後事乃五行家支

流餘裔其紛而莫定久矣

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案前書文帝紀注引文穎說長星光芒有

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今案上

也下與黨與也不識惠何以云衍

太白入月中案昂宿七星月一星在東星經謂女主大臣之象

張周地為東郡官本郡作都是案東亦京之譌

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官本三作二

十一月戊寅官本一作二

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注木水在東井官本注水作火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錢大昭曰日本紀作二年四月乙巳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案本書和紀承元六年七月有

旱無水納五行志亦不載是年七月水又馬光自殺紀屬二月亦不在七月

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注司其出入而數之案司讀為伺

七月樂成王宗皆薨錢大昭曰宗傳作樂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死注

古今注曰八年九月官本注八年上多承元二字

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案此卑下脫反字耳反太

遼東鮮卑者鮮卑之種別本書鮮卑傳載參沮敗事亦原作遼東鮮卑上已言遼東則太守上自不必更出遼東字史例然也

錢大昕氏
所作不當

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注西有雷聲官本注西下有北字

北西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官本五月作正月

載本書安紀據袁宏紀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志以爲後周章之應是官本誤也

弟宏惺官本闕作宏紀闕作闕與闕均於臨京惺宏義爲近闕

闕斷皆誤字而以闕闕形似求之知本字仍當爲闕

三年正月至己亥太白入斗中案本書楊厚傳作二年章懷注引

傳文說之皆不言年有異必厚傳原亦是三年今本誤耳否則二年正月太白乃書見不能辨其所入又其日爲戊子志載甚明章懷引志不應據爲正月

己亥而不著其年之異也

後太尉張敏免官集解錢大昕曰至星變或屬此人耳侯康曰敏尉盧氏羣書拾補據御覽八百七十五補

五字云後太尉張禹司空張敏皆免官

第十一校補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官本鬼下有中字

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昂注民間食貴官本注無間字

太白犯昂畢爲近兵原脫昂字錢校據闕本補查志文本承上延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自不應單言犯畢今從之官本不脫

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注公子牙謀殺君官本注殺作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集解惠棟曰案郎顗傳閏十月也今案本書

元年客星出天苑明爲閏十二月戊子郎顗傳雖作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而章懷傳注

仍云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戊子之於己丑僅先

見氣不見星故已丑專就白氣言之而顗傳之閏十月實本閏

十二月誤脫二字也否則注與傳歧元年豈當有兩閏月乎

至十餘年乃息注臣昭案郎顗傳至環繞軒轅今案據顗傳向有

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

蓋起上年八月至亥年正月其象仍如此而

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馬原謬馮據順

謝紀作射已詳卷六校補

十月甲辰太白晝見官本十月作七月

第十一校補

三

天文志下第十二

桓三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後漢書十二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雷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爲死喪質星爲戮臣入太微爲亂臣鎮星犯輿鬼爲喪彗星見天市中爲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在

市此
衍十字 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

虛受堂

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已憂死集解洪亮吉曰四月應作七月志誤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郗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燕

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贊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已上入府取銅虎符肅皆敵走不救城郭集解先謙曰官本皆作背是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賊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賊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作宗謙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已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爲兵熒惑犯質星有戮

後漢志十二

臣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集解惠棟曰襄楷傳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太白犯

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曰罪賜死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宦者傳俱作左稱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楨北鄉侯黨皆自趙岐傳中常侍左槍兄勝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宮死集解陳景雲曰祠宮當遷祠宮事見皇字益唐人避諱去之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魯集解錢大昕曰安鄉當作安陽侯鄧統清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魯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脗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

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
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與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與鬼中犯質星九
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
逆行入太微東門雷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與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爲賊
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
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與鬼皆爲死喪又犯
質星爲戮臣熒惑入太微中百一日占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
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皆坐
殺無辜集解惠棟曰瓚殺小黃門趙津瑨殺南陽大猾張汎皆誅
有罪而天殺無辜誤矣或當時坐罪之名史官不及追改
也荆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向書郎孟瑒坐受金漏言皆棄市集
解亮吉曰案隗紀瓚瑒東市承九月光祿勳周景爲太
尉下不月著月據此則太尉下應增十一月三字爲是永康元年

後漢志十二

三

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
山水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
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
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
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集解漢
亮吉曰
辛亥黨紀
作丁亥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吳其
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昭垣
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
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

爲中常侍曹節所請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熹平之世司徒
官下獄死羣當爲節之諱也白熹平二年至白氣衝北斗爲大
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首康斬首數千
級集解惠棟曰
實本紀作黃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
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
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
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
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
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復派東行至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
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後漢志十二

四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
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
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
讓郭勝孫璋等集解惠棟曰勝南陽
人一作張見袁紀竝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
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
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
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
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
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踰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
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
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

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筵五色喜惡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為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為大喪後三年而熒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為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

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

官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已已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孛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

年十一月紹軍為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集解漢亮吉曰案獻紀作十月先

曰官本連下文是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於鶉尾荊州分也時荊州牧劉表據荊州時益州從事周羣曰荊州牧將死而失土集解惠棟曰蜀志曰

也明年秋表卒曰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荊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周郡曰為西方事據土地者皆將失土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羣是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

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宋改宗明年冬曹公遣偏將軍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於羌中病死其年秋璋

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畱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集解漢亮吉曰案獻紀守帝坐五十日與此

鎮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以集解漢亮吉曰蘇林云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厯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集解惠棟曰指一作刺占曰除

舊布新之象也

漢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畱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曰為從高及下之象或曰為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天文志下第十二終

後漢書十二

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郗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涇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廢中官

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

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熹平元年

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勃海王懼謀反其

十月誅懼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

行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

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集解先謙曰以上恒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扇集解錢

光武紀作繡賜惠棟曰時智者見之曰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

崩依續漢書當作幘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墮馬髻折要步齟齬笑所謂

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墮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列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

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欲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

梁冀二世上將婚嬖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

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更卒掣頓折其要脅令髻傾邪雖強

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頗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

官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惡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

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

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實爲司隸校尉

目次誅鉏京都正清臣昭案本傳實誅左宿貶具瑗雖剋折蓋首

寅當作演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

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

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

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曰章方爲粗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

竊言章方爲郡國讞隨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

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

見文他曰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

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笙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

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

陵園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曰爲大樂於是

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曰爲騎從互相侵奪買與馬齊案

易曰時乘六龍曰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

騶駼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

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

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集解惠棟曰

爲令僕乃知此語自本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目充本朝胡夷異種

跨踏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曰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視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傅相汲引集解惠棟曰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諸關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汗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

後漢志十三

六

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其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集解惠棟曰王欲失位降在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賣婚嫁者皆作魁阜隸之徵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賣婚嫁者皆作魁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珍悼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廢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標挽歌斯之乎效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曰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書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雖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

尚未變詔曰問議郎蔡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不空格是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集解錢大昕曰平陽當作陽女立爲皇后至

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曰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政政遂致天下大亂集解何焯曰在侍中寺者北宮省臣將有唯化冠未變者至于不乃集盜也先謙曰以上雞禍

恒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史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缺各一鈎長七寸二分集解惠棟曰視東觀記作掘又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謂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集解先謙曰以上青祥

後漢志十三

七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爲太學前疑所居無前疑之

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沚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集解惠棟曰紀以爲

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曰宮瓦自墮諸侯

強陵主此皆小人顛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閣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集解洪亮吉曰案靈帝紀注引此志又云四十餘間未知誰誤先謙曰官本空

神國四早延光元年都國五並早傷稼集解
先謙曰官本永初下每空格皆提行下並同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

曰為齋借所致也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顗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

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白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策解惠棟曰注陽德殿案本傳作德陽殿

沖帝永嘉元年集解何焯曰夏旱時沖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

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

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

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竝受封寵節 延熹

元年六月旱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教也貴譴罰行寬大專兆民勞功吏賜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

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

子開三輔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史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

蘇騰案水經注蘇騰河南平縣人非平陽也蔡邕集作平原尤誤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

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統帥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李傕郭汜先謀曰以上桓賜

更始時集解先謙曰二年也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不得在河北

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竝僭專權

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

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

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

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

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

為天子遂被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集解惠棟曰漢

順帝之末京師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集解惠棟

武上表曰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陛下不察加以大

義冤感皇天痛入后土固等既沒官當受封天下咸言直如弦死

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案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

謠言之作正為於此案順帝即位李固曰為清河王雅性聰

幼曰為己功專國號令曰贈其私太尉李固曰為清河王雅性聰

明敦詩說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

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

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權者婦與姑大人

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胡集解惠棟曰李固

咽不敢誦言也後漢志十三今俗謂之胡嘯漢書金日磾

蘇軾石鐘山記南音胡今楚諺云打鼓嘯是也鼓音轉說為姑

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人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

為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

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書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嘯

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集解惠棟曰公言猶誦言也

桓帝之初京師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連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

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曰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

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為政貪也城

上烏尾畢連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其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

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

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昭

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帝作此言一往似斥桓帝帝貴在學閣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後微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類焉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釋此句云微靈帝者河間姁女工數錢一本作呂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呂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集解曰平讀為病或云姓讀為生與平叶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曰謹自殺乃呂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

後漢志十三

主

傅陳蕃合心勸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集解曰風俗通案易曰拔茅茹其葉征吉茅喻羣鳴今年尚可後年饒集解曰說文案易曰拔茅茹其葉征吉茅喻羣

賢也井者法也集解曰說文案易曰拔茅茹其葉征吉茅喻羣

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焉太常許永集解曰先謙曰向書柳分松書

賢眾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惡大熾不可整理鳴復鳴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集解曰

曰既云飲酒相強之詞則鳴當為謂言飲酒也此自漢世俗傳以雙聲致誤其正字須知否則不可通矣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嘯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寶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集解曰今俗案解續亭屬饒陽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屬安平靈帝是二音解續亭屬饒陽河間縣也饒陽本屬涿郡自是有微無侯明河間之縣為驗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續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眾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曰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問己白拜儵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後漢志十三

主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集解曰李因篤云言非侯王而儻之以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躋至尊獻帝

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集解曰京師記曰京師歌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

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

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前書賈山傳

論自下上則切臣陵君也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

也與此摩義同旋破之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

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紹其姊妹妻子引火

自焚紹兵趨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

觀時坐聽國政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

興呂來集解何焯校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集解惠棟曰又豐

樂至此逮八九年集解惠棟曰此字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

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

州也干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

華容去縣數日即道馬史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劉表死於今曰死

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孫立字建賢爲荊州

刺史集解惠棟曰注呼云有大喪有上脫荊州將三字又注去州

數日作百里又驗視表果死表上脫而劉二字周壽昌曰抱朴

子審舉篇靈獻之世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

案續五行志未載此謠宜引

此補之先謙曰以上詩妖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集解惠棟曰紀云十一望都蒲陰狼殺童

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

之深山全身集解惠棟曰厥災狼食人集解惠棟陛下覺痛比求

隱滯故狼災息全上脫以字災作妖出奉祀北嶽詔曰

食孩幼朝廷恩悼恩惟務微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扶而遂

和致災其詳思改政追復

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囓人袁山松書曰光利

樂觀又見志陵上囓衛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

暴則虎狼食人集解先謙曰以上毛蟲之孽

後漢書十三

續漢志集解第十三校補

五行志一五行傳曰田獵不宿注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官原

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天庫在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則在氏南

步天歌云陣車辰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福兩星今陣

傍將軍陣車辰下騎官在氏南騎將軍在騎官東南本皆

繫於氏騎官均在角南星曰騎官前書龍七宿角亢氐房連二星

皆在其南故舊則本不曲直注既見適於天矣官本注適作

說不免於提也則本不曲直注既見適於天矣官本注適作

咎狂注方儲對策曰方儲詳後集解今案方儲對策蓋本儲所

條封之辭也儲之卒據御覽五百二十七引謝承書以爲在章

帝時元祿李孝光集以爲在光武帝時至其入仕爲郎中在章

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實帝本初元五年夏旱安帝元初

儲對策其時皆先後於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注隅中至日跌

爲日之中官本注跌作跌是案周禮司市疏跌者差跌之言也

跌故相承有跌之訓大徐新附增之非也假今歲之朝也官本

注今作合與第十三校補

今大傳注合與無割大陵伐大木官本注

安帝元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今案元年乃元初之謬各本

元以下史無書元不著年號者况安帝元改元不書年號何以

辨之且據本書安紀亦惟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

水結而由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元初

而易見也集解惠棟曰至疑是謝承書之文書見御覽四百十

一及二百六十七洪氏據藝文類聚所引御覽亦引之又御覽

之文初不與及七百十一皆引謝承書方儲書方儲書方儲書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詔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雨暴風

聰明善天文爲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雨暴風

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令儲飲而果有疾風暴雨洛陽

係謝承之文尤彰彰可證夫寬仁如章帝何至不待言之驗否

而遂致殺戮輔風憲之官和帝儲之自殺而脂自或亦有之

其誣白勃海王惺謀反官本注

作曰非

墮馬髻官本誓下皆謂聖馬髻者作一邊原本墮右謂作童折其

要者官本誓下

檀車煌煌四牡彭彭柳從辰曰今毛詩大

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案此下言西邸賣官而不以崔烈

宣帝黃龍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不空格是錢大昭曰閣本宜

殺太師董卓三族注袁山松書曰官本注集解何焯曰占在王

允不在卓也袁書是今案本書獻紀書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

三年事皆既往豈袁山松書獨與志合故刻引之耶然范史

紀傳志又二月載四年事且觀下文與平元年十月長安市

門無故自壞既與獻紀合則此不與紀合安知非誤何氏不先

占亦論史之疏也

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集解洪亮吉日至

與此不同柳從辰曰袁宏紀有少府田芬御史鄧聘大司農張

京師士孫瑞宣播苗祀魏榮朱展沮備王中幸曹陽十二月

庚辰車駕乃進李惟等復來追戰沒者亦有少府田芬大司農

張義惟不載鄧聘等復來追戰沒者亦有少府田芬大司農

在帝未抵曹陽之前田邠等之戰沒則在帝離曹陽之後顧其

地必皆近接曹陽故志通以曹陽概之既曰數十人紀志自不

能悉著其姓名所標舉者詳略互異無足為病實非不同也

則金不從草注無故治之不銷官本注厥罰恆陽注推設其蹟推

原殘依鄭注正官本注不誤踏官本注作踏同

軍多過時注明帝永平元年五月至並旱錢大昭曰鍾離意傳永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若宮室小

狹但患人不安富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從之遂應時雨焉

據此則早不為災故古今注不載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錢大昭曰魯恭傳云三注案楊終傳建初元

年大旱穀貴錢大昭曰鮑昱傳亦載此事又東

行未還宮澍雨降注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案古今注京

此丹陽乃雒陽之案錢說非也此安帝二字衍文今

諸本皆未正安帝古今注曰

下條永初六年上之志文大字古今注曰亦即安帝下之注志

二安帝志五桓帝下皆有注可證也自轉寫錯誤以安帝二大

字誤入本條注文故下條永初上反缺二字錢氏徒欲刪此補

彼不思刪此二字則一條注中再出古今注曰又豈有此例耶

永初六年夏旱注三年郡國八下多旱字官本注

二年夏旱注三年夏旱至連十餘年今案刻令補注之例非引他

者若既引書又不言案則明是轉寫脫誤

此注三年夏旱上當有臣昭案本紀五字

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誤今案太后及兄不成文且

固時不能親言於太后固傳亦無固勸太后立長君

事當作太后兄去及字蓋本后字譌成兄及二字也

延熹元年六月旱注貫誦官本注誦謫

述欲繼之故稱曰柳從辰曰乃白之譌各本皆未正今遂被滅

官本被作破

敦詩說禮官本說作悅同

後又遣百乘車注注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今案刻令注疑

而以為徒係指帝是也至其釋徒字則又迂而近於黎夫城上

鳥尾畢通者應高而處以喻人主尾通無後喻皇嗣屢絕也公

為史子為徒者徒常畏吏不敢近貴賤懸隔喻援立疏幼入繼

大統如史以徒為子也一徒死百乘車者天子萬乘王國千乘

諸小侯不過百乘喻羣吾解讀相繼入嗣而清和王不得立也

車班班入河間者班班為車行相次聲緒繹不絕喻桓靈皆迎

書靈紀章懷注引此亦文字微異

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集解先謙曰既云飲酒相強之

詞則嚼當為齧言飲酒盡也謹案齧訓飲酒盡本說文又前書

灌之類注盡爵曰齧此志作嚼當由形近而譌

白拜檣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案本書陳球傳謂邵兄傳

俱死為曹節等所害亦無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邵

出為太山太守事與志異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邵

致位司徒邵原諱邵已正官本不誤案邵字季承靈帝光和二

與陳球等謀誅宦官事二年二月代袁滂為司徒見本書靈紀及注其年冬即

犯下獄死並見宦官傳

獻帝未有爵號案本書靈紀末章懷注引志文略同然獻帝時已

由渤海王徙封陳留王此乃云未有爵號是續漢

民當移詣冀州也注是時華容有女子官本注有字在華容上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

案本十七年順紀陽嘉元年書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
人豈是一日之事何宜書日蓋冬十一月甲申殺者乃帝下詔賜
狼所殺惠氏補注誤也又狼殺人之殺入必向在十月月中志
本不誤惠氏補注誤也又狼殺人之殺入必向在十月月中志
作狼殺女子九十七人為不禍北嶽所致女子二字誤倒耳
觀冬觀詔書言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孩兒襁褓幼則所
甲申多童兒子女不就童幼言之也則本紀女子二字當乙轉
也而志文十月月中字不當如惠氏說改甲申為癸

第十三校補

四

五行志二第十四

梁

刻

災火 羽蟲孽 羊禍 草妖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十四

五行傳曰棄瀆律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逐功臣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

七屋主衣衾張翼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

爲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殺太子。鄧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

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
將發正而立不正必毀正也
呂妾爲妻
鄭玄曰軒轅爲后妃屬
南宮其大星女主之前

女御在前妾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

高飢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

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謂火夫其性而爲災也又曰

所以感之明應轉旋從逆殊心也言以今其情而焦然也

視之不眵是言不惑不能瞠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名舍君舒

急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

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
厥亟疾鄭玄曰長氣失
時則有草妖

鄭玄曰草視之物詩則有蠹蟲之孽鄭玄曰蠹蟲之類蟲之詩

可見羗莫羗於羗明具有羗蠱之重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

具有三而遠視者也屬視甲具有赤管赤而州力注少羸盛盤音

傳巨爲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

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

儒說火已明爲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

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

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
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

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戟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宣

1165

太后在南宮明年寶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闕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宮呂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十八人永初二年

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集解錢大昕曰河陽當作阿陽燒殺三千五百七十八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食殤帝少欲自

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

曰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

後漢志十四

誅其後涼州叛羌爲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

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時羌叛大

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

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曰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

上曰讒言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

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

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太尉

李固曰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

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集解惠棟曰順帝紀云是歲起西苑修飾宮殿也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爲

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曰商

生在復更封冀爲襄邑侯追號后母爲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

六年十二月雒陽濟

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東觀書

十家不自存謂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後四年宮車比

問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

梁太后兄冀挾姦枉曰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古今注

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

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毫后因賤人得幸集解錢大昕

皇后初冒姓梁氏帝惡梁氏改姓爲薄而李雲傳云立掖庭民女

毫氏爲皇后此志亦云毫后蓋古文毫與薄通漢書地理志山陽

封禪書毫人謬忌亦稱薄忌號貴人爲后上曰后母宜爲長安

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

諫死此豈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

承善閣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

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

王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

再三發又夜有賊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度上疏諫曰古之火皆

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入春節

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入九州郡地言附雷殺春秋晉執事孫

行與木為之冰夫氣引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

然異為方來恐幸有變必於三朝惟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

不棄恩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集解洪亮吉日案本紀事在十

一月惠棟曰注劉智度誤當是劉矩劉茂

矩為司徒茂為司空陳蕃時為太尉也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謀袁山松書曰是時

起上尋無嗣陳蕃寶武為曹

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帝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諫曰楚女悲而

之所

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後漢志十四

四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中門集

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延及北闕道集

為靈臺惠棟曰案御覽八百三十三卷正作靈臺延及北闕道集

惠棟曰閣下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白上起樓題數百同

時竝然若就縣華鎗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

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

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惡變亂天常七州

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

破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已

復禮虐侈滋甚尺一兩布驕驕電激策經何焯曰驕驕電激謂左

官非其人政目賄成內嬖鴻都竝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

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於賢賞淫何曰舊典為故焚其臺門祕

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曰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為巨

墟矣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誠也唯其禮室有新龍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

又曰君高其臺火為災此上之降監故宮室不知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登於鼎皆崇人

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

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從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

吾問漢武帝時柏梁災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

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太子事如

志之言越以聖主親災責躬退以修德應之今宜罷散民役

戒人君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消諸侯之德

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消諸侯之德

處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

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

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臣昭案劉焉傳

無餘也後漢志十四

庶徵之恒煥漢書曰冬溫應之中興呂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云

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

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罰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

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

安帝元初三年集解惠棟曰符瑞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集解

曰符瑞志云東平陵有瓜異時曰為嘉瓜或曰為瓜者外延離本

處共生入瓜同蒂一當作八時曰為嘉瓜或曰為瓜者外延離本

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閭皇后初立後閭后與外親耿寶等

共譖太子廢為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續立之集解錢大昕曰

豈固名子者不以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

畜牲而改為懿歟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為八

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青也集解惠棟曰仲長統昌言曰

芝草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柏樹承南閣合歡樹議者以爲

賜此亦近草妖也

恒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椰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

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具京房傳曰至

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了董卓之亂實據胡兵催記之時充斥尤甚遂寬問宮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昭

日總是三公之象貴之也德帝授位不以德

進貪愚是升清賢斯繼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都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

陽武城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

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

也然近草妖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

將軍領兵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苗蓋冒何姓者進傳反不載錢

此此稱異父兄而前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

微弱自此始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朱衛之郊東郡太守橋

濟陰迎助謂為後漢志十四六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而生鬚魏志曰建安二

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臣昭曰桑重生權誠是木異

理死敗周泰職盡饑饉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根大極危命雖連

妖邪集解先議日以上草妖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

時曰為鳳皇或曰為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

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河母王

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慈之異

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曰為羽孽似鳳則翔

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記者曰為其後章帝崩曰為驗案宣帝

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曰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

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

惡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

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日鸛鳴鳴喙圓目身義戴信嬰

身仁戴信嬰至則早役之惑也二曰鸛鳴鳴喙圓目身義戴信嬰

尾身義戴信嬰至則早役之惑也三曰鸛鳴鳴喙圓目身義戴信嬰

大身細足腰若鰲身智戴信至則水之惑也四曰鸛鳴鳴喙圓目身義戴信嬰

周之興也鸛鳴鳴喙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

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曰為鳳皇此時

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皇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明對

太常宗正府司馬書也案此則劉昭亦注司馬紀傳也

言本傳皆據司馬書也案此則劉昭亦注司馬紀傳也

靈帝光和四年秋後漢志十四七

鳥隨之時曰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

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眾者蹴見猶

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闕相殺皆

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曰內寵外嬖積

惡日久欲悉糾黜曰隆更始允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

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

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集解惠棟曰下

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都人縣鼠食稼張璠紀

木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眾鳥數千

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鶩集鄭宮文昌殿後池集解先謙曰以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或大如手

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集解先謙曰以上赤祥

虛受堂

八

續漢志集解第十四校補

五行志二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錢大昭曰郎顗傳顗引易天人

厥安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應曰君子不思道利茲謂無澤

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廢也官本如

茂陵園寢災注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大畜官本注郡下有縣字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紀在十二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紀作承福殿火注臣昭案楊厚傳是災紀仍

愛寵隆崇案文愛

中藏府承祿署火案承祿署署名本書

延陵園災錢大昭曰

永樂太后宮署火案本書靈紀作災章懷注

己西南宮雲臺災集解何焯曰靈帝紀時燒靈臺殿成殿案靈

云己西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何氏所據乃紀注引續志文其

證成其誤均之非也蓋本紀注之誤何氏未之省慮氏反復御覽以

殿雲臺錄職安福五臣六臣本均同而李善本則文注皆誤為

靈臺遂與下乃營三宮布教頗常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岐出胡

氏考異已訂之矣范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云乃圖畫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賈逵傳亦云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與

此志言南宮雲臺正合周靈臺自舊都此言雲臺周家之

所造蓋中興初就周東都故臺成之東都賦所謂增周舊修洛

邑是也又云圖書術鑑珍玩寶性皆所藏在則明帝圖書修洛

於此賈逵論古文於此於事亦合至於靈臺則明帝圖書修洛

氣之妖祥者也與明堂辟雍並立為三後漢光武末始營建之

雖襲周家之名不得謂為周家所造祭祀志謂北郊明堂在雒

陽城北四里則左辟雍右靈臺自應皆在北郊明堂在雒

帝至明堂禮畢登靈臺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此靈

臺近接明堂同在郊外之證章紀建初三年和紀永元五年皆

大災與北郊靈臺何涉雲臺本一稱雲臺殿見宦者張讓傳靈臺則無以殿稱者誦觀覽文庚戌樂城門災案此書靈紀不字轉鈔多謬豈足為證乎則知是宮中之門非城門或殿下原有門字轉寫脫去耳惟樂城之成應從京都為邱墟矣注今案舊占官本注

有兩桐樹皆高四尺許錢大昭曰閩本許作所古字通東都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字或誤例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本

五鳳皆五色注南方曰焦明或為東南案據下文還自相害至滅亡也注禿鷲集

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官本注鄴宮文昌殿後池池作也

第十四校補

五行志三第十五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雷 後漢書十五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廢祭祀鄭玄曰奉牛時鄭玄曰日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在亥戌以爲正月在子丑時之至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議運下正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鄭玄曰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權者無不潤下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

病之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曰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海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郡治析爲水所漂沒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郡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問郡國大水有涌泉盈溢杜林無衛令得復職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若根根于野心奔馬善驚使能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之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之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充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難俗旦夕拘錄所規從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井之民萬里之統海內順安後嗣昌邑里無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國陵無以皆承宗室之福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果重者兩府造吏護送饒穀已而治益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散其口救贖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卑創兵長卒無德能道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

王食猶猶之意微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貧賤官
不過身死良兵家滅門珍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
官府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向道服二石失制御之令吏民得復
昌穢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盈溢城郭官守吏民得復
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
相害故曰樂也而復相毀蓋論失常敗百姓安居始陰下相為蠹
賊有大小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
與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殺博學明舊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
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陽水出造津城門欲奏塞
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
異人主過而不可解塞之無益昔東都金隄大決水欲沒郡令使
正其耳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不應時自消導人臣尚修
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巡乘輿欲驅鉤車蓋使疾行
御者隨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駕步則
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還為河隄講者
以病免卒於家策解惠棟曰注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五陰比一
陽下順從故性不相害雖卦曰比樂思憂故云樂也又袁宏紀永
平三年饑饉意上疏曰水泉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京房易傳

後漢志十五

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
而不損茲謂秦厥水水殺人辟邊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
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
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鄭曰陰盛臣逆是時和帝幼寶太后攝政其兄寶憲幹
民悲憤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寶太后攝政其兄寶憲幹
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虺虐當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寶
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十二年空格官本提
行下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
意陰后亦懷悲怨一日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寶太后崩後遇
改殯梁后葬西陵徵勇三人皆為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
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
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
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
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

氣上不仰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怨鬱積故陰陽不
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譎上
雨漫溢百姓穀有不升而賦稅
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
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澗
涓水盛長泛
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藏出突壞民田壞處
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言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
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
水出漂沒民人謝承書曰死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

者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
得志故涌水為災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
骨應時謝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集解惠棟曰注嘉
收葬客死骸骨案范傳乃周嘉弟鵬也注所據乃司馬書三年

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
案本紀郡國四十一雨水四年大水臣昭案本
紀云三郡五年大水臣
郡國八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
及親戚水當為血集解惠棟曰京房易傳曰君恤於酒淫於色
色賢人潛國家危厥後流血赤又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是時
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為血京房
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流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集解惠棟曰注流
水化為血流作臨血下脫不流二字先謙曰占曰之占官本作名

延光三年大水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
王聖等譏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
年專承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京房
易飛候曰小人踰躍無所畏忌陰不制于陽則水涌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
后專政春秋漢舍孽曰九卿阿黨擄排正直騎奢借害則江河潰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

喬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宋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有里數懷容水澤浸萬物今益者明在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災並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又南陽大水是時

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後漢志十五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稼穡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紀作七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七年七月大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庶幾之恒寒集解洪亮吉曰案鄭興傳今年正月繁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袁山松書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曰是時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集解洪亮吉曰案北海靈紀作東海令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

之為言合也以妄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社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集解惠棟

大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

不救為兵強臣逆謀蝗蟲傷殺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後漢志十五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二年雨雹大如雞子集解惠棟曰三年雨雹集解惠棟曰紀京大如鴈子傷稼劉向曰為雹陰翳陽也是時鄧太后呂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杆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

延光元年四月集解惠棟曰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陰乘陽之微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理德慮此二者畜難免折樹木秋盡注所稱尹敏傳亦司馬書錢大昕曰此皆日季彥事今在孔傳傳或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雨雹六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

恣專幸明年廢呂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初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集

解先諫曰以上恒寒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

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召爲君帝兄有疾封

爲平原王卒皆天無嗣古注曰光武建武十一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石隕地四臣昭案天文志末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

以重記石與雷俱者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

於是爲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隕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鑕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後漢志十五

六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

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闔此以春夏疫無辜不須冬刑致災熱

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

議獄刑賞諱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

雷以十雷集解惠棟曰注雷以十一月起黃鍾十一月復初九震也故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集解惠棟曰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

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

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

母王聖及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

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柱

殺李固杜喬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侯曰雷雨霹靂邱陵者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積數年後

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千寶曰論語擣牛响聲積數年後

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豪桀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

於江外劉表阻亂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爲爪

牙而祖與孫氏爲深讐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

年走袁向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荆州遂

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荆州遂

成帝王之業是所謂鼎足三分五裂之地荆州爲劉表所據與吳

再爭荆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荆州爲劉表所據與吳

域也集解先諫曰前志昔桓桓有聲如牛朱博延登受策有聲如鐘

鳴並入鼓妖又云無雲而雷劉向以爲雷當託於雲故無雲而雷亦

入鼓妖後又云一日易震爲雷爲貌不恭也此語並未屬之鼓妖

此雷石十

五事不合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

山王暢任城王博竝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

微靈獨二王之妖也集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

國十九蝗二十三年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

月郡國八蝗二十九年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

郡國十六蝗三十四年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

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眾征距連十餘年識曰主

案東觀記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也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

萬物自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邪
人朝無忠臣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殺也
舉有道置於位命諸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古今注曰郡
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集解惠棟曰河南及郡國十九也 是時鮮卑寇朔方

用眾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眾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

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示以蟲 二年六月京

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後漢志十五

八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養舊對策曰侯那以不正食祿費所致謝

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

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

弓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已給軍糧三

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

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

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食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

遷徙皆私上禮西園曰為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

省別歲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錢之費進清仁蠲食虐分損承安屈

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歲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集解先謙曰以上介蟲之孽

虛受堂

九

五行志三第十五終

後漢書十五

續漢志集解第十五校補

五行志三謂蝗屬也注宏農都尉治析爲水所漂殺注析原作折

書地理志音義正義大昭曰前志宏農有析縣續志析屬南陽然前志宏農無都尉析下亦不言都尉治建武六年已省諸郡

都尉不應宏農獨存且本紀但云是夏連雨故以殷氏六族分

伯禽左傳氏作民今案殷氏與下檢押其姦究官本注檢作曼

延無足當文定

京房易傳曰顯事有知至隕霜殺穀今案此文以前志校之其水

皆未正又茲謂皆陰下前志多解舍也而殺人而乃雨之譌各本其取不則皆直發氣凡二十字蓋本京易舊注誤撰入正文也

非續志之脫餘亦其兄寶憲幹事案本京易舊注誤撰入正文也

多一日字兩災字其兄寶憲幹事案本京易舊注誤撰入正文也

亦遂以謬傳謫此文幹事原文當亦是幹事承譌既久後世字書

郡國三十七大水紀大水注六州河濟渭雒水盛長書說六州

但舉水名不詳州名則六州仍無由確定疑有脫誤水盛長當讀爲漲

事覺章等被誅官本被二年大水注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注有

乃大之譌本紀可證各本皆失正錢大昭曰楊厚傳承初二年洛陽大水厚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即約舉本國鄧

太后從之注嘉收葬客死骸骨案詳觀此注實即約舉本國鄧

本是因字後人妄改未檢本傳耳既係約舉原不必定詳收葬

者何人惠氏補注因此一字之疑遂謂注所據傳文收葬上嘉字蓋

先舉本紀即范書本紀文也次舉周嘉傳又未別言司馬書然注

且嘉受知光武卒於外任其年不能逮及安帝亦無由收葬京

師客死骸骨司馬書爲嘉立傳是時鄧太后猶專政注博物記

日江河水赤占日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錢校改官本注不

誤河官本注作何今案涉蘇於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注漂害數千萬戶錢大昭曰朱穆

數千萬戶注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長同注盜賊略平

案文平下當有民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河字錢大昭

紀作濟陰東郡濟北河水襄楷上言案本書襄楷傳載楷上言

清是濟北上亦脫四字事同詞異究未知孰爲可

三年秋雒水出紀出四年夏郡國三水紀作七

庶徵之恒寒集解洪亮吉日至時建武七年也錢大昭曰桓帝延

熹七年冬大寒殺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注譴罰無法官本注譴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注譴罰無法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云誅

過深當煥而寒案前志引京易此下云盡六日亦爲電明電亦

爲元五年特起仍迄獻帝初平四年止雖附在恒寒之後實別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案官本此下二年三年併作一條書

大如杆杯杆原譌杆依本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注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案此時和

氏已廢清河母族亦無存者惟閭后黨方盛集解惠棟曰至或

是此母后本即謂后云母者臣子之詞也

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案此注引季彥事亦明爲范書孔

誤載正其誤可也而惠氏補注必謂是司馬書尹敏傳如此錢

氏大昕更爲季彥附尹敏傳之說以助之然季彥親爲孔信傳

豈有不附信傳而反附敏傳者若如所言必續漢書無孔信傳

而後可且季彥字也如附敏傳當書姓名注亦必引其姓名皆

不然則二家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官本師作都

陳雷雷有石隕地四注九月雷未爲異案據後文注引京房占言

言異穎陰石從天墜官本注

郡六冬雷注貫謫官本注謫同今案謫謫適古雖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案光武時郡國

蝗蝗幾徧中國矣桓靈之末無此奇災况九年蝗從夏至秋官中興盛時何宜有此八十蓋是十八誤例

一條是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錢大昭曰楊厚傳永建四年六州大蝗志失載

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慮案憲疑是

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官本破或謗被三道竝出錢大昭曰夏育門故云三道

雲中賊曼出

第十五校補

三

五行志四第十六地震大風拔樹山崩地陷

後漢書十六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集解惠棟曰劉向洪範五行曰王者中央爲於土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略等骨肉有恩故明主賢君修宮室之制謀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教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役人力淫佚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爲蠱蟲之孽謂螟螣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九月戊辰也郡國四十二地震南

虛受堂

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

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

集解周壽昌曰案光武本紀尚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合孽曰女主盛

臣制命則地動坼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將召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五

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

奴單于於除難難叛集解錢大昕曰難字衍惠棟曰紀無難字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

與中常侍鄭眾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

始竝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

民使征西將軍劉向擊之集解錢大昕曰此又一劉向乃南陽宗室劉向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劉向也金吾劉向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劉向也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遇

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呂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

中太后崩安帝適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

飛侯曰地動冬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明

年正月海賊張伯路反遣御史中丞王宗討破之

已郡國四地震集解洪亮吉曰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

是歲夏蝗南陽八郡饑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四年郡國十三

地震五年郡國十四地震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

地震或地圻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或地圻

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

議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

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禮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

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集解洪亮

作京師及郡國三十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紀

魏錢大昕曰安帝紀無十二字

是時曰諷免太尉楊震廢太子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

地震集解錢大昕曰順時安帝既崩閭太后攝政兄弟閭顯等竝

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圻涌

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集解惠

國先賢傳曰孔扶仲淵為司空陽嘉三年以地震免京房易飛侯

日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饑饉是年夏旱又明年春夏連

早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集解錢大昕曰是時宋娥構姦誣

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

龔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呂楊震行

事諫之止云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

多壞壓殺人閭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

為涼州害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

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集解陳景雲曰都當作都從去年九月以來

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集解洪亮吉曰日字衍惠棟曰紀山谷圻

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冲為叛胡所殺九月丙

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順帝作陵制度奢廣

多壞吏民家尚書樂巴諫事集解先謙曰太后怒免巴詔書收巴

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適出巴免為庶人集解惠棟曰

是日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

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

熹二年遇誅滅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侯曰地

後漢志十六

三

是歲任城王崇薨明年夏四月孝崇皇后區氏崩
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色立召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召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集解洪亮吉曰靈紀言在北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集解錢大昕曰靈紀作已未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

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

氏地八十餘動後漢志十六四 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

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曰時董卓地爲陰故安靖於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爲陽也明公車不當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爲絲蓋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集解惠棟曰案會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曰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曰爲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震集解惠棟曰案京

房易傳曰地震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眾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集解惠棟曰案

房易卦占曰地分裂羌夷叛

陽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集解洪亮吉曰案恒山在紀作恒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

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集解惠棟曰本紀

昭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

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

日也是時閭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

誅閭后兄弟明年閭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

時李固對策曰爲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曰附郊城者是上

帝示象曰誠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

張達遂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

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

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免則宜以續志乙巳爲是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甲戌是時上

寵恣中常侍單超等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泣工玄氏地各裂集解

洪亮吉日案桓紀作丙申又案水經注建安三年宜城縣泰山崩聲聞五六十里雒陽皆屋雖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國土將亡之兆也紀及續志於孝獻時災異俱關而不書將以是時朝臣患事當禪代故一切略之耳惠棟曰高平無考或鄉名以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賈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集解先謙曰以上水火金木土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集解惠棟曰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君賊罰

後漢志十六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教也修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風災消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曰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曰爲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譏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舊籍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二年六月京都及

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拔樹發屋京房易飛候曰角日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出兵

必起是時羌叛叛辰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任尙敗績於平襄

九十六枚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癸丑若以上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三月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承正月下不月著月丙

申復作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譏曲直不分丙辰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沾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集解先謙曰以上恒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集解周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半時恭爲中牟令也中牟河南尹屬縣傳稱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入

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虛受堂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集解先謙曰以上蠱蟲之孽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巳校尉尉固適還而西域叛集解先謙曰官本固下有等字是殺都護陳睦戊巳校尉關

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曰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曰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

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集解先謙曰以上牛疫

續漢志集解第十六校補

五行志四亦全關 思心不容 至惟金水木火土 此節失原注

補思心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為睿睿通也今依劉例查

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明聖而

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明其事

也歐陽修曰思心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明聖而

風鄭注曰思心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明聖而

內雨陽寒與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厥

極短折鄭注曰短折則有短折之妖鄭注曰短折則有短折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病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

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

然此盜賊所以不無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淫法

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

者京師地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矣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

之異自初學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

法幸而詔以能宜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舉本

而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關則遠選孝廉不若由李

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關則遠選孝廉不若由李

且郡國守相割符璽境為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以

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流民有百姓取便而以

小過免之是為尊人父母使善說也又京師舉一任三府臺閣

祕密振暴于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

災異之興不亦宜乎

時龔宗親有呂楊震行事諫之止云錢大昭曰監

凡百八十日震案日乃地之論也言震不言地則無以明九月丙

午京都地震紀作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部水涌土裂案紀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紀在六月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紀云戊寅又震今案志注標目分地震

為一事以下山崩地陷共為一事目固不足據志以地裂地

拆同為地陷而因地震致地陷裂者又將何以別於地陷乎

劉歆曰為崩猶地也崩地陷也地裂可證各本皆失正明年冬至蠻

夷反據紀至乃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紀作二月百八十二里紀注引東

廣五十

三年郡國五山崩紀在九月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胸山崩案明年改元永壽六月巴郡益

魏河南尹雖陽令悉會發所劾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卿盛夫禮
設國視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
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職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
狀公曰府不主盜賊常與諸府相候劾曰丞相吉以爲道路死
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縣所窮逐而往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
而責畜哉顧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擇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
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而吉防患太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
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謂魯司寇非常卿也折衝溢之端消
相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趨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齊公恬然謂非
已詩云侯甸文王侯國作字當爲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
報惡惡止令史謝申以重論下規應採自行之還具條奏時帝詔
夜龍事當局中非先和中也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
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雖
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
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目爲太子信讒廢之是

後漢志十七

二

皇不中故有龍寧是時多用倭媚故召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
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于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
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楊
深大儒舊名常隱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
於甲里希見長史案桓紀作七月襄楷曰爲夫龍者爲帝王
可數十丈翼亮亮書曰長可百餘丈集襄楷曰爲夫龍者爲帝王
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
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臣昭曰夫屈申雖見變
強之畜易況大聖黃龍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
占味其例斯眾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爲
非微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傳堅曰郡欲上言內白事曰
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目天熱欲就池浴

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問郡欲曰爲美故
言時史曰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地見御坐上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
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地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宜抑皇龍之權則建則有龍地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二年夏青地見御座軒前奏上疏陳奏武未破明有妖告之來
皆爲此也故燒燈寶錄作地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集解錢大
昕曰青地事張奐傳作建寧二年謝弼傳同此志及楊賜傳並作
熹平元年非也或云當作建寧二年然弼武之被害在建寧元年
九月而與弼之言災異俱有誅陳實事則非建寧元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
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
政衰缺

後漢志十七

三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
生子集解惠棟曰三公碑曰巡字季祖南陽馮巡詣三公神山請雨賽以白羊朱
君碑光和四年甘陵相南陽馮巡詣三公神山請雨賽以白羊朱
錫以爲國將亡聽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
於神者疑即人也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
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集解惠棟曰案三公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
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
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鬻殺
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以上馬服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下皆記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
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微乎河者經天巨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
也夫婦參配陰陽配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內之陽而陰承體卑
吞食尊陽非君道陰居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
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

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應厭位日實之告夫婦陰陽二儀有情雙豎之意夫噉其妻乎集解愚棟曰干寶之云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殺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營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幸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鬢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勸故往臠楮流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而視之何在其人也走漸行處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于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祿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將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中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集賢堂棟曰蔡邕集正月三日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
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

後漢志十七

四

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已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呂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順四年四月丙寅宮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梁殿收取因忽不見砌曰尙書春龍左傳曰伯益舜禹治水封於梁殿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董父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父實甚好龍董父歸之帝舜周定鼎廢帝殺后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重於主梁卓自外入因安乘而卓寵西人百官總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卓無宜爾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卓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子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拔亂不足效於大妖斯乃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博天子之稱以內臣添大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吾中黃門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臨之家尤見其謬彙歷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二年雒陽上

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弓爲不祥墮地棄之實錄
惠棟曰人鏡經曰人生兩頭者有兩主出及三年國君崩自此之後朝廷替亂政在私門上下
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弓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
之漢元弓來禍莫踰此集解惠棟曰章懷太子諱承胤引以爲中平
也誤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
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既
謹呼經亦禍廢母后

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弓爲不祥墮地棄之實錄
惠棟曰人鏡經曰人生兩頭者有兩主出及三年國君崩自此之後朝廷替亂政在私門上下
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弓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
之漢元弓來禍莫踰此集解惠棟曰章懷太子諱承胤引以爲中平
也誤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
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既
謹呼經亦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裏生男兩頭其
身集解洪亮吉日案靈紀於中平二年又載雒陽民生兒兩頭四
臂此恐屬光和中二年又覆出於此者故此志亦不載惠棟曰章
懷注靈帝紀以爲中平四年也案搜神記注誤時中
相張純曰此漢祚將衰天下有兩主之徵也見劉虔傳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

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
化爲龍龍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裏生男兩頭其
身集解洪亮吉日案靈紀於中平二年又載雒陽民生兒兩頭四
懷注靈帝紀以爲中平四年又覆出於此者故此志亦不載惠棟曰章
相張純曰此漢祚將衰天下有兩主之徵也見劉虔傳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

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
化爲龍龍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

後漢志十七

五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召其家杉木
構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千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
言曰蔡仲開護我頭瘞當有金寶盜發家所棺遂收治依法當棄
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
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兄饒伯文爲相
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曰誤見兄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不又我兄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
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召外妹幸爲便安
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輒令黑過救娥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召其家杉木
構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千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
言曰蔡仲開護我頭瘞當有金寶盜發家所棺遂收治依法當棄
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
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兄饒伯文爲相
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曰誤見兄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不又我兄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
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召外妹幸爲便安
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輒令黑過救娥

此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
可以與兒也乃表以爲蔡仲雖欲家爲鬼神所使然使天下事真不
宜加寬者語表以爲蔡仲雖欲家爲鬼神所使然使天下事真不
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伯文書與伯文書與伯文書與伯文書與
府君也表以爲蔡仲雖欲家爲鬼神所使然使天下事真不
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喧騰汝是時
故謂水使問有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
能數得汝消息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伯文曰死生異路不
汝一丸藥以塞門戶則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呼聲曰
至若武陵果大病曰日見鬼魂伯文之鬼不取去竟不得見其形
人活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內常人在左右問漢
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漢書
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集解惠棟曰家
下有字有 七年越博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
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後志書十七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瘡也人
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類廣
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爲都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類廣
先謙曰前志不記疫此因年變而類集之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
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災思死有賊戶人恐風朝廷進
臣開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祀方今道路流言食日孝
安帝南巡遊前從駕左右行應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
衣車還宮無怨凡夫私小不謂諸命臣處外官不知其然尊靈見
豈能無怨凡夫私小不謂諸命臣處外官不知其然尊靈見
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聞
家移戶令仲冬之後無作無殺無殺無殺無殺無殺無殺無殺無殺
上遷是謂發天地之房諸改過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風氣未息
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過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風氣未息
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衛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殺大
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瘡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
殞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閭門而殯
或舉族而喪者集解先謙曰以上人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
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
謂天投蜺者也蜺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曰色親
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
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稱曰演
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能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演
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稱曰演

空生占不空言 虛受堂 意對又曰意者陛下軀體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
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
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成權
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
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
州處處應角遺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
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
牧董卓欲其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
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
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 袁山松書曰是年七
集解先謙曰此謂蒙氣

五行志五第十七 後漢書十七

續漢志集解第十七校補

五行志五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注則王極象天也柳從

今尚書大傳此下有天法天元氣純則不可曰一體而言之也凡十六字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

人政也柳從辰曰今大傳道作通案則天之道於人政所謂唯

之道通於人政也厥罰恆陰注陰氣失大傳陰作養時則有射

妖注射王極之度也柳從辰曰王極之度即下朝廷度之度謂揣度

也作王度時則有下伐上之病注恆者其毒柳從辰曰今大傳

考亦多此三字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謂縮反明經

天守舍之類也柳從辰曰據大傳說曰官本曰此診天也不言

診天者至尊之辭也無能診之者難逢非診維解之功謂此也

近射妖也注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擇自行之官本注鈴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集解洪

亮吉日案桓紀作七月今案紀作七月辛卯月日皆與志異但

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其文全與志同壬子當即十三日疑紀之誤

河南夫食婦注徒隨雙豎之意官本注

中黃門桓賢等相賢注百官摠己如白衣無宜蘭入

官也官本注蘭作蘭正字袁山松曰尤見其證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辭以避時難表書劉注匡正固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當讀史者所當分別觀之也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辰曰東觀記作桓賢袁宏紀作桓賢本書靈紀注引東觀記亦

以明異文今案惠氏所據為北宋本可知官本作桓賢非無所

本毛本作桓賢與邕集東觀記合又較長也惟應助與蔡邕同

時見聞而風俗通乃作中黃門解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逸活注娥對日間謬為司命所召案文闕誤

召武陵人女李娥官本注我亡後見孫乃爾許人案文闕誤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注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案

害兼二字偽造大臣偽原謬發錢大昭據問本作偽今從之官

當作厲氣偽造大臣本注亦作偽案問后紀作偽云帝疾甚詐

事豈敢斥言朝廷為偽字亦誤疑當作爰且凡夫私小有

不獨案文夫私況呂大穢官本注太已正奏開恭陵神道開

作問已正官本注不誤案此本紀不載當因問后崩合葬恭

陵以神道狹復開之也若恭北陵之營則事在永建二年矣

民必疾疫必原謬不已正恐其殆此二年案文年自求多福也

錢大昭曰楊厚傳順帝永建四年疫氣流行本志及注俱不載

二月九江廬江大疫錢大昭曰閩

其殃禍起自何氏集解先謙曰此謂蒙氣謹案前志以蜺異附恆

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

言占至詳而終之以此皆陰雲之類是亦屬於恆陰矣今本志

是日之蒙氣然名繫前書而亂前志之例庸非失乎

第十七校補

二

五行志六第十八日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琪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十八

王先謙集解

光武帝 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辰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麻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每月光故月

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出皆關於所正相當而相

掩問諸也然聖人不食言食日而以白蝕為文關於所不見春秋

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句之蝕各以甲子

為說此偏舉一隅未為通論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

大昕曰春秋潛潭巴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集解錢

占經有之引甲子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

虧為陰所乘故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

矣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

矣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虛受堂

所宿之國 春秋漢合學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

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陰

蝕則修德月蝕則修刑之國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

刑其星見則修和 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

咎害除 孝經鉤命決曰日者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

也 集解惠棟曰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

王至五年中通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卯

草不長姦人入宮集解錢大昕曰占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

經作雷不行霜不殺草長人入宮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

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 四年五月

乙卯晦日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早

有蝕之 災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 史官不見郡邑間 謂以問 在尾八度

丙寅日蝕久旱多水微 史官不見郡邑間 謂以問 在尾八度

朱存上疏以郡縣數代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

月二 在畢五度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
中太守各舉郡降 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月十六年
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丑日蝕主疑王集解錢大
昂七度昂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
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未蝕天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庫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呂毅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
可呂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
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與鬼與鬼為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
請立近帝四廟曰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祫祭之至此
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 二十五
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使兵強一曰
主兵弱諸侯強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
後漢志十八
作地動搖當 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十月己武谿蠻夷為寇
室摧殺兵強 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十月己武谿蠻夷為寇
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 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 二十九年
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集 在東壁五
度東壁為文章一名姬嘗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
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真偽難受刑罰者子孫
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已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
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
海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酉蝕
山有兵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 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
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為廟主爵祿
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為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曰此下當

有闕文下永平十六年日蝕儒說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則

此條下當云明年宮車晏駕或蒙三十一年之占不重出也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壬申蝕水滅陽

占經誠在氏二度氏爲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古今注曰四年八月

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侯者不覺河南尹郡

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壬寅蝕天下

八年十月古今注曰王寅晦日有蝕之既苦兵大臣驕橫集解錢

大昕日占經作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

陵王荆坐謀反自殺古今注曰甲辰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日甲辰蝕四騎有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占在尾十七度京

經無大水二字晉作爵洪亮吉曰案明紀作壬辰在尾十七度房

占曰主后壽命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戊午

絕後有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在柳十五度備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

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

有蝕之在斗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庚辰蝕彗星東

占經作彗星東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

出有寇兵早又別占云庚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

經多相非毀者辛未蝕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

占經大水下有湯湯二字來朝明年正月蒼薨古今注曰元和元年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言聞日在氏四

度星占曰天下災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日壬午蝕久雨旬望集解

志等庚申是上免太后兄弟寶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壁

追自殺二十三日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辛亥蝕子爲蠅

有近臣在背觸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妒之

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妒忌

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爲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

柱捕斬匈奴溫禺犢王烏居戰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

之在翼八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爲寇十五年四月

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

職無非無議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

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

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古今注曰三年五年

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

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

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爲寇害西邊

諸郡皆至空虛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丙申蝕

引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集解錢大昕曰占經

更注乃此引諸侯相攻夷狄內侵早案本書注例日名同者不

丙申朔下引夷狄內攘句同日異占不可曉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戊子蝕宮室內姪雌

族夷滅後有大水集解惠棟曰本紀三月癸酉朔日妻欲害夫九

日蝕錢大昕曰占經引雌必成雄作必成雄有憂在尾十度尾爲

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閭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

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百狀上史官不覺案馬融集是時
申自縣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已之義勅告四月庚
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在衛以咨
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
納聖器臣伏見日蝕之占自古經典籍十之五春秋傳記漢注所
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誦誦謂詳悉備矣
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弗氣千參臣前得致朴之人
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羌侯參鳥桓北之位其於分野并州
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連羌叛服西戎北狄見三月一日合辰
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
在婁婁又西方之宿羣占蜀明者前皆龜圖身一時之辭將吏策
勤之名臣受任典牧者苟脫目眚皆龜圖身一時之辭將吏策
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和同大疾病伏惟天象不
虛老子曰國難於其易也為大無政不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
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傷二而已曰擇人用善
司安民三案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向采備
姓未破其大傷至邊郡牧伯失和差無幾其陷罪降身自取禍暨
不誠不可審擇其入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綸見列將子孫生
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厄困故能果教輕財施
與孤弱以復足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
以宣威踰益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

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
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
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
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營審得其真鎮守之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集解惠
棟曰在前得敦朴之人融傳陽嘉三年詔舉敦朴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
識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
錢大昕曰占經王命作主命 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亥蝕匿謀滿
玉堂京房占曰君臣無別 在角
五度史官不見零陵呂問案張衡為太史令表奏曰君臣無別
方斃曰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為可
勅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
固閉無令殺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
稽曰聞明年中常侍張達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達等
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己丑蝕天下暗
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

臣伐其主 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與鬼與鬼為宗廟
天下皆亡 其秋西羌為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
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曰為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

國曰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潛潭巴

蝕有早有兵潛潭巴 房占曰諸侯欲殺後有裸蟲之殃 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承元十

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

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曰

聞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 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阮籍樂論曰

槍傷心倚屋而悲慷慨長息曰 善乎哉為琴若此一而足矣

承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

山盜賊羣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承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曰

聞例在承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梁冀別傳

瑁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戊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

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

去重見輕禍召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冀對冀怒援不為隱諱使人

陰求其短發捷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冀解

惠祿曰注陳援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

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醢上送暴室令自殺家

屬被誅呂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潛潭巴

蝕臣代其主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是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
辛亥下云己酉則日辰當以續志為是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
國曰聞谷永曰為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承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子蝕妃后專恣女
謀主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壬

子曰蝕女謀王女主憂惠棟曰蘇林云日者陽精月為侯王而以
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案日食皆正朔而書晦者史官不能
定朔食 在興鬼一度儒說壬子滴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
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案集解惠棟曰盜賊誤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未冬十月甲辰

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曰聞集解洪

案靈紀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曰聞 四年三月辛

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飲酒無節君

厥咎亡靈帝好為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集解錢 大昕曰占經作辛酉日蝕女謀且與奸邪欲起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

王甫等專權禁書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

過是已事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趙相曰聞谷永上書賦

黎民百姓虛竭則日 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集解錢

占經引潛潭巴曰丙子 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

宋皇后 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已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掩曜

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動風折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

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

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其御其救之也 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

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相誅大水多死傷 在角

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久霧

決海溢久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

多流 其月浹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潛潭巴曰甲

蝕骨肉相攻集解錢大昕曰是時李傕郭汜專政袁宏紀曰未蝕
占經作雷擊殺人骨肉爭功 八刻太史令王

立奏曰日昃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馬未
哺一刻而後尚書賈誼奏曰立事候不明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
所典掌請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
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
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清潭
巴曰乙巳日庚午蝕東國發兵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火燒後
集解洪亮吉曰案十月癸未應

宮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曰占經作火燒後
集解洪亮吉曰占經作火燒後

而誤也又案災異有見於帝紀而志不載者恒靈時最多如巴郡
益州郡五原山崩海水溢人相食及生兩頭四臂等類皆微之
甚大者將由志不勝書故略之耶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曰占經作火燒後

明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
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曰占經作火燒後

人用事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曰占經作火燒後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

月二日三集解張永祚曰按此文總結日食之數月二日當連讀
晦三十七為七十二也後漢志十八

日之一也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及元初三年三月二日
辛亥是二日之三也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
古時注

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面有白虹貫暈
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已皆解也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

景歲如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畢為邊兵秋隗囂反安定德
周市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量也畢為邊兵秋隗囂反安定德

傳史曰漢書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七
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貫日丑地西北

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如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
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如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

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倚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
虹貫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

郎頭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禮傳永建五年白虹
貫日禮上便宜三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禮傳永建五年白虹

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迺有景且入西方
去地二丈亦如之京房占曰國有侯諶朝有侯臣則日薄其占曰

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丈皆赤如血者數矣
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尊羣臣以讒術色赤如炭以急見伐

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主君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
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無光地動雷降其

下變枯社稷移主集解
先謙曰官本月作日

光初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感精符曰日
朝珥則有喪孽又

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
日黑則水淫溢

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通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
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
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

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
內淫土精墳星之變易識曰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

覺悟虹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袁山松書曰三年十月丁卯
日有重兩倍吳書載韓馥與

符瑞志曰建安十九年白虹貫日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
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

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
解中興元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山松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山松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

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南西北集解周壽昌曰注引古今注袁山
松書是月暈星齒白氣貫月三事於月蝕無與且在建武中元與

平三朝於此兩朝年分亦相屬注意不可解考和帝永元元年天
以二月後閏月月蝕衛以八月十二月食應以後年正月當帝光

和二年已未三月五月皆陰宗誠奏以三月月食而官應以五月
太史令當修部舍人張衡等推計常度以為三月月食而官應以五月

此月蝕誤推可考者尚有無三事而志僅記
此兩條何也先謙曰以上日月亂行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尅端罰咎入沴逆亂浸干火下水騰木萌金酸妖豈或妄氣炎昌觀

虛受堂

十一

五行志六第十八終

後漢書十八

續漢志集解第十八校補

五行志六在危八度錢大昭曰後漢紀作十度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官本誅史

官不見郡曰聞注本紀都尉謂曰聞錢大昭曰此本紀三十一

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注有兵案占經兵下有起字

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注又別占云官本注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錢大昭曰元和當作章和閏本亦誤案錢說是也官本亦失正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日案今本二年下脫

二月二字宜依宋本增入官本亦有二月二字案此壬午下不

言日不言朔蝕晦日之例也婦人之職無非無議官本議作

合柳從辰曰列女傳引詩正作議蓋本魯詩案儀議古本通作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案春秋日蝕三傳各異

漢後朔一日者亦三自今言之月蝕多在望而日蝕必在朔其

日不在朔皆失朔也而前志引京房易傳曰凡日蝕不以晦朔

者名曰薄人君諒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七年四

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五行家因文起例豈有定乎注引夷狄內攘

月丙申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至不可曉今案錢氏以後

句爲即夷狄內侵之異文其說亦誤蓋注所引潛潭注引夷狄內攘

巴丙申蝕占驗本關夷狄內侵旱五字說月詳後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注丙申蝕夷狄內攘今案占經作庚

攘是丙申蝕乃庚申蝕之誤而此引潛潭巴日十一字應在後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蝕之下因庚申誤爲庚寅故注文

亦誤移於此錢大昕氏偶忘夷狄內攘四字本爲後二歲三月

鄧太后崩注建光二年鄧太后崩官本注無太字柳從辰曰二

據紀太后實崩於元年且建光亦無二年也今案和熹之崩實

爲永甯二年三月安帝於是年七月始改元建光則策書紀太

后之崩必仍作永甯二年或二年不誤而建光乃追改之誤也

隴西酒泉朔方各目狀上史官不覺注案馬融集至呂塞大異也

今案馬融爲許令自隴上書就書中所言對策北宮端門證以

本書融傳及傳注引續漢書明係順帝陽嘉四年三月朔方覺日蝕

言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後注引張衡表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

郡國志一第十九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十九

公百僚各上封事改元永和其三月又有日蝕之變融時在許
故四月上書言之志失載耳融延光中未嘗外宦陽嘉後由從
事郎中轉爲武都太守或嘗先爲令而後爲太守傳亦略之耳
此注乃以安帝延光四年三月日食當之則全屬錯誤注中如
臣前得敦朴之人人當作徵皆屬國身一時之權身當作仲則
各相不大疾疾不大二字當作美其馮脫不勝舉也又注以復
死生之用官本
注死生作生死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注己丑蝕官本作日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注臣代其主官本注代作伐與占經
合案桓帝崩靈帝由外
藩入繼而代其位
則作代亦自可通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趙相呂間癸酉官本作
癸丑與紀合

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注勁風折樹官本折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注行義不明仁與占經合

月二日三集解張永祚曰至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
是二日之一也今案月二日三者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
酉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及桓帝元嘉二年

七月二日庚辰是也至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當爲晦者
親以朔三十二皆具而晦三十七僅具三十六知此壬午亦晦
也張氏數月二日三而遺桓帝

秋隗囂反侵安定注臣謀反徧周曰集解先謙曰官本周作刺
辰曰據官本作刺則徧當爲僞今案此引春秋考異郵上文不
詳未知就輦抱言抑就虹言也毛本作徧周曰則是指日有虹
臣謀反亦與隗囂反應惟虹蜺同爲氣侵日應與投蜺並爲
一類與日之光氣自變者不同前志日蝕之後惟記日光氣之
異續志竊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錢大昭曰郎顗傳凡日傍色氣白而純
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
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謹在中台

五事尅端克正字

郡國志一第十九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十九

司隸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漢至晉中歷三國漢晉有志國志獨闕七郡司隸曰河南等
不復相及陽湖洪亮吉撰三國志書實效地理之助也
時胎吳增補又作三國志書實效地理之助也
國志胎吳增補又作三國志書實效地理之助也
輯之閣下已意使三朝分合繁然具陳漢晉者無時代隔
越之嫌讀國志者無疆域之難好古之士宜有取焉
家同者止載國志者無疆域之難好古之士宜有取焉
司隸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東所立之平陽縣分河南所立之平陽縣分河南所立之平陽縣分

天下其司隸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司隸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河南河內河東弘農

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歩又使豎亥步南極北垂二億三萬六千五百八十五歩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三百五十里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少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虐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百餘載其間方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冠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國又滅湯時千三百一十萬四千九百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下無事民滿以息及昭王南征人不反穆王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二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定受田者四百九十萬四千八百人其後諸侯相并當春縱橫短長之說相急於陽時殘民計力而兵動以萬計故嬴馬周之禍宋有易子之怒魯晉陽之國縣釜而炊長勁以萬計故嬴馬周之列國唯有燕衛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南面稱王衛雖得存不絕若綫然尚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餘萬推民口數向當千餘萬

後漢志十九
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什餘萬彭越之戰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民之死傷安數十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人方之以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餘歲民眾大增是以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武帝承其資畜軍征三十餘歲地廣萬里天下之取亦減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務省役至於孝平六世相承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戶口三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八百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四十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十九萬盛也二存王莽篡位賴以更改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百萬七千八百二十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四孝和順增於前永壽二年多單師屢征及靈帝還黃巾獻帝卽位千八百五十六人聖田亦多單師屢征及靈帝還黃巾獻帝卽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條條燬壞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殃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不寧天子奔流白骨盈野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彪平天下文帝伐羗人眾未定創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彪平天下文帝伐羗人眾未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

詔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終甚得通事之實後
 人是瞻足以勸懲雖春秋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不避王公無
 天下置三川府明河洛集解惠棟曰應劭云河南太守也又注秦三川郡
 改曰河南尹案郡下所載沿革皆司馬本注也下倣此又注郡府
 聽事壁諸尹勳贊連縱傳曰錄爲狀人糾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
 州刺史臨當就道從事從爲書像置聽事上劉昫經籍志曰漢明
 帝畫堂五十卷案此則諸郡皆有書畫不獨河南尹也馮與龍曰
 尹歐陽欽王梁見馬援傳范滂傳薛昭見歐陽欽傳賀安石劉張
 見光武紀宋嵩見宋弘傳范滂傳薛昭見歐陽欽傳賀安石劉張
 應順兒應奉傳蔡邕見袁安傳注觀奮見南匈奴傳周暢見宋
 傳鄧豹兒鄧后傳田欽見仲嵩傳趙戒見李固傳注梁冀榮不疑
 梁胤兒梁冀傳蔡邕見袁安傳注觀奮見南匈奴傳周暢見宋
 朱穆傳朱瑀徐灌見蔡榮傳李膺楊秉劉楨見朱穆傳朱瑀徐
 兒袁水傳趙慈見清水傳李膺楊秉劉楨見朱穆傳朱瑀徐
 麗池見鄧原傳見清水傳李膺楊秉劉楨見朱穆傳朱瑀徐
 侯淵傳呂粹阮炳見杜畿傳注李勝見曹爽傳傅叔見裴潛見魏志
 澤雙福見穀水注河南郡都尉公孫仁見曹爽傳傅叔見裴潛見
 傳又郡人召護見周都尉公孫仁見曹爽傳傅叔見裴潛見
 後漢志十九
 超傳趙建章見臧洪傳注孟軻張延見靈帝紀任棠見龐參傳
 志衛譚傳趙達見吳志達傳微崇見卿乘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河
 史尹司馬芝王肅見本傳河南太守辛敞見辛毗傳謝云稱太守
 屬豫州復置司隸曰豫州移還二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河
 末改平陰曰河陰入宏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
 農之隆渾爲二十二城集解惠棟曰李心傳云西漢戶口至盛之時
 百一萬八百二十七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
 十戶爲五十二口
 輿記縣東北山裴弘家縣北芒山道西在陰鄉魏時裴爲國丘皇
 從京有南北十步相去七里中央作大屋後道三行天子從中道
 殿崇德殿雲臺殿九龍殿廣德殿安福殿祿祿殿殿鋼馬殿敬法殿
 清涼殿鳳凰殿翔平殿竹殿黃龍千秋萬歲殿又侍中寺中黃門
 寺書堂署門署及雲臺殿諸殿皆在城南宮北宮有德陽殿永寧殿
 節殿章臺殿明殿溫殿含德殿天祿殿壽安殿迎春殿永寧殿溫
 坊皆在北宮東觀在南宮白虎觀在南宮內書閣在南宮尚方府
 開陽城門內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
 府皆在城中舊文殘缺舉其大端如此耳馬與龍曰雒陽令董宣

祭皇覽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又有甘城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
 河南城西北入洛有剏鄉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曰攻剏瑤云城在
 里有甘水北入洛有剏鄉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曰攻剏瑤云城在
 苦怪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千金塢魏明帝更修以
 振傳洛水案富作芒水明帝欲平北芒志魏省河南入雒陽晉復置
 曹植洛神賦於清浦吳云洛陽志魏省河南入雒陽晉復置
 案穀字記云應魏晉及後魏皆理於今苑城北五里梁穀解馬與
 閻陽見王霸傳注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西北五里梁穀解馬與
 人張楷子玄見張霸傳故國伯駁後不絕其祀以陽人地策解齊
 南曰晉志云戰國時謂為南梁其祀少梁也先謙曰洪云孫堅破董
 卓曰陽人聚見徐有霍陽山左傳哀四年楚為一有注城史記曰
 破虜傳於城見徐有霍陽山左傳哀四年楚為一有注城史記曰
 四十二年敗秦於注博物記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城解安
 炎曰梁國近秦注誤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城解安
 年楊奉屯梁見武紀晉志因一榮陽策解惠棟曰劉寬碑陰作榮
 禮志故城今汝州風俗通馬與龍曰有榮陽郡尉見百官志注榮
 陽今曹芳見趙否傳又縣人閻章子暢見開后紀服虔見儒林傳
 諸葛誕見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官度
 魏志誕傳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官度
 後漢志十九
 博物志一渠東南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有廣武
 之鴻溝一渠東經陽武南為官渡先謙曰官本度作渡有廣武
 城西征記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年盟于垂隴集解惠棟
 與項籍有號亭號叔國有隴城左傳文二年盟于垂隴集解惠棟
 語處有號亭號叔國有隴城左傳文二年盟于垂隴集解惠棟
 城里有故隴有薄亭有敖倉周宣王相于敖倉垂隴鄭十二年晉師
 曰詩云薄獸于敖鄭元有費澤左傳宣十二年楚蒍蕩逐麇麇及
 曰費澤無故今近榮陽有費澤左傳宣十二年楚蒍蕩逐麇麇及
 曰費澤無故今近榮陽有費澤左傳宣十二年楚蒍蕩逐麇麇及
 英澤古從火作榮者後人誤改辨詳前書榮陽以澤名前漢縣三
 國魏置郡後省還為縣洪云濟水注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焚升
 詔書考傳擬傳為榮陽關以東創建榮陽郡又孫禮傳禮在太尉時遷
 榮陽都尉蓋漢末河南郡已別建都尉正始中乃升為郡耳沈志
 晉志以為晉太始二年置登魏末暫廢晉復立耶吳云晉志榮陽
 統八縣無原武以晉初原武置登魏末暫廢晉復立耶吳云晉志榮陽
 九縣皆在河南鞏關之東知魏立榮陽當盡有晉志所載八縣及
 原武一縣又齊王芳紀云先帝即位郡國多置倉俄復還舊榮
 陽之省疑在嘉平初年也先謙案吳說是謝元置初倉武帝定
 文紀母邱儉從高句麗餘種於此見吳統徙戎論有放倉武定
 河內寇軍此見武紀有都尉城即垂隴城在榮陽東二十里穀
 魏典農都尉治見濟水注京相璠說晉志置郡以縣屬一統志

故城今開封府卷左傳成十年晉鄭盟修澤杜預曰縣東有修
武元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城之界蘇說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長
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十五年築也
古衡雍史記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者也垣雍城或曰
屋城亭左傳莊二十三年開于垣雍城解縣大昕曰垣雍城垣近
改屬陽原一統志故城原武馬興龍曰原武城春秋見傳志
今懷慶府原武縣西北原武縣志云原武城春秋見傳志
武賊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武帝使于禁別屯原武徐晃見傳
是魏省為典農中尉晉書河間王傳事魏魏志中郎將原武
太守即少帝紀咸熙中罷中尉為太守事魏魏志中郎將原武
故城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志陽武有武城城史記中郎將
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前漢縣三國魏因案曹洪擊下陽武見洪
先謙曰官本疆作疆是前漢縣三國魏因案曹洪擊下陽武見洪
傳謝云袁紹進軍陽武見志開封府志因改屬鞏陽案中平左傳宣
侯救鄭遇於北林志故城今開封府志因改屬鞏陽案中平左傳宣
中平左傳宣侯救鄭遇於北林志故城今開封府志因改屬鞏陽案中平左傳宣
薄潘業見靈帝紀又縣人王方見晉書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圃田見魏志紀注任峻于先覽見峻傳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西圃田見魏志紀注任峻于先覽見峻傳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陽西圃田見魏志紀注任峻于先覽見峻傳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有管城叔邑築解縣志曰陸德明云本或作管音義曰故管有曲遇
聚前書曹參有蔡亭集解先謙曰前漢志云文帝封弟彭越為中
略破故市城徐史漢擊蔡亭紹運車於故市鳥集見松之北征記晉
臺一名中平臺武帝紀紹於此又有曹據見裴松之北征記晉
志政屬蔡亭一統志故城在縣東北十四里逢澤有介康杜預曰
城今開封府中平縣東開封在縣東北十四里逢澤有介康杜預曰
惠棟曰注疑下諸本非字先謙曰官本有非字地作池也集解
前志馬與龍曰開封今縣志云非字地作池也集解
志世謂孫亮見傳志云非字地作池也集解
城今開封府中平縣東開封在縣東北十四里逢澤有介康杜預曰
傳作宛王元寶碑作宛宛大昕曰前志作宛宛左傳杜注作宛
本傳宛王元寶碑作宛宛大昕曰前志作宛宛左傳杜注作宛
林左傳宛王元寶碑作宛宛大昕曰前志作宛宛左傳杜注作宛
水注於宛城南諸侯會於宛宛大昕曰前志作宛宛左傳杜注作宛
苑有林鄉亭與此異也史記蘇秦曰兵固於林中徐廣云卽林

鄉也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棠林在棠之有制澤左
西葉音芳尼反又注縣東南有林鄉諸木皆脫南字
宣侯十年諸侯遷於制田成十六年諸侯之師次於制城依杜集解惠棟曰
諸侯遷於制田成十六年諸侯之師次於制城依杜集解惠棟曰
亭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之師次於制城依杜集解惠棟曰
改屬陽原一統志故城原武馬興龍曰原武城春秋見傳志
陰戎之所居在平城之南故曰平城陰戎見傳志
武元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城之界蘇說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長
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十五年築也
古衡雍史記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者也垣雍城或曰
屋城亭左傳莊二十三年開于垣雍城解縣大昕曰垣雍城垣近
改屬陽原一統志故城原武馬興龍曰原武城春秋見傳志
今懷慶府原武縣西北原武縣志云原武城春秋見傳志
武賊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武帝使于禁別屯原武徐晃見傳
是魏省為典農中尉晉書河間王傳事魏魏志中郎將原武
太守即少帝紀咸熙中罷中尉為太守事魏魏志中郎將原武
故城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志陽武有武城城史記中郎將
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前漢縣三國魏因案曹洪擊下陽武見洪
先謙曰官本疆作疆是前漢縣三國魏因案曹洪擊下陽武見洪
傳謝云袁紹進軍陽武見志開封府志因改屬鞏陽案中平左傳宣
侯救鄭遇於北林志故城今開封府志因改屬鞏陽案中平左傳宣
中平左傳宣侯救鄭遇於北林志故城今開封府志因改屬鞏陽案中平左傳宣
薄潘業見靈帝紀又縣人王方見晉書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圃田見魏志紀注任峻于先覽見峻傳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西圃田見魏志紀注任峻于先覽見峻傳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陽西圃田見魏志紀注任峻于先覽見峻傳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
有管城叔邑築解縣志曰陸德明云本或作管音義曰故管有曲遇
聚前書曹參有蔡亭集解先謙曰前漢志云文帝封弟彭越為中
略破故市城徐史漢擊蔡亭紹運車於故市鳥集見松之北征記晉
臺一名中平臺武帝紀紹於此又有曹據見裴松之北征記晉
志政屬蔡亭一統志故城在縣東北十四里逢澤有介康杜預曰
城今開封府中平縣東開封在縣東北十四里逢澤有介康杜預曰
惠棟曰注疑下諸本非字先謙曰官本有非字地作池也集解
前志馬與龍曰開封今縣志云非字地作池也集解
志世謂孫亮見傳志云非字地作池也集解
城今開封府中平縣東開封在縣東北十四里逢澤有介康杜預曰
傳作宛王元寶碑作宛宛大昕曰前志作宛宛左傳杜注作宛
本傳宛王元寶碑作宛宛大昕曰前志作宛宛左傳杜注作宛
林左傳宛王元寶碑作宛宛大昕曰前志作宛宛左傳杜注作宛
水注於宛城南諸侯會於宛宛大昕曰前志作宛宛左傳杜注作宛
苑有林鄉亭與此異也史記蘇秦曰兵固於林中徐廣云卽林

塢也清志因改尉柴陽一結**新城**左傳曰文十七年周敗戎于邲
 志故城今密縣東南三十里與陽人聚相近在縣北有垂亭史記秦
 遷西周公於患孤徐廣曰前志作咸古字通呂氏春秋韓氏城新城期
 城之問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咸古字通呂氏春秋韓氏城新城期
 十五日而成高誘云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攢子之國服虔
 左傳解詁云鄭蘇代說韓相有廣城城南十二里舊云廣成澤在
 有**高都城**國以高都與周者**有廣城**城南十二里舊云廣成澤在
 新城縣界黃阜洪順熒曰陳廣傳車駕幸廣成校獵李注廣城苑在
 名在今汝州梁縣西馬融傳作廣成十六年楚殺鄢子杜預曰縣
 苑有鄢故城古鄢氏今名中東南有有城城又祭遵復張滿也集解
 惠棟曰說文新城縣中古諱縣字或相通也成十六年陸渾蠻氏
 後宋杜注與昭七年同左諱曰前漢縣作新城帝王世紀曰昭帝
 帝紀注魏書有征西將軍新城侯昭昭帝王世紀曰昭帝
 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南醫都毀盤庚復南毫是
 爲西毫史贊曰北有皋繇祠又見有湯有湯祠李固傳注又前
 書臣作偃馬與龍曰偃師長祭形見本傳李固傳注又前
 人卻儉子揖孫有尸鄉帝王世紀曰尸鄉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二十六
 正見蜀志正傳有尸鄉帝王世紀曰尸鄉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二十六
 之師於尸氏前書田橫自殺遺書其妻曰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二十六
 洪云寰宇記縣至晉始并入洛陽則三國時有此縣也謝云有首
 陽山黃初三年表爲壽陵見文紀新鄭楊沛見魏志賈逵傳注詩
 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偃師縣治新鄭楊沛見魏志賈逵傳注詩
 鄭國祝融墟皇甫謐曰古有鄭國黃帝之所都集解惠棟曰世本
 大冢是先諺曰此與密縣注子產家復出前漢亭荀或爲亭侯見
 元初志縣晉始有謝云寰宇記魏因之有萬藏亭荀或爲亭侯見
 張傳馬與龍云韓浩爲亭侯見魏因之有萬藏亭荀或爲亭侯見
 注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新鄭縣北平下大旱縣人蘇騰字元
 成夢陟首陽以狀上天子下三府遣使者登山請雨雨即降蔡邕
 集作平陽蘇騰誤也先諺曰閭本脫今補官本有前漢縣三國魏
 因謝云陳羣爲平令兄羣傳晉
 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孟津縣東
 河內郡高帝置城陽北百二十里**集解**馬與龍曰河內太守韓歆
 河內郡見岑彭傳冠狗牟長十均任延曹夜棧樊準黃昌周景
 周舉魏朗見傳見本傳徐盛見單超傳張楊見董卓傳劉勳見華
 佗傳王毗傳劉靖見劉表傳向約郡丞郭度傳穆向魏紀辛
 威見本傳郡吏李章見本傳李奇見蔡邕傳又郡人葉崧見鍾離意
 見本傳郡吏李章見本傳李奇見蔡邕傳又郡人葉崧見鍾離意
 傅司馬直見張讓傳趙商見鄭玄傳趙承見李固傳韓浩見魏志
 復安十八年以屬冀州移還十八城集解先諺曰三國魏河內郡領漢
 復置司隸自冀州移還十八城集解先諺曰三國魏河內郡領漢
 朝魏志魏黃初中分河內郡置領朝魏武其林慮胡嘉脩武六縣
 河內故承祚書法如此元和志晉武河內修武其林慮胡嘉脩武六縣
 年置汲郡賈充傳充魏時爲汲郡典農中郎將少帝紀咸熙元年

張揚欲救呂布出兵於此見楊傳通鑑胡注在野王縣晉書太原王輔嗣未爲野王太守卽成熙中罷典農爲太守事樊云陳西王時別魏郡晉志因一統溫集解馬與龍曰初平二年封王允爲侯志故城今河內縣治見允傳又封呂布爲侯見布傳溫令王渙見本傳許續見陰溝水注張緝見魏志張既傳又縣人常洪子朗傳司馬諫志林傳趙咨司馬雋子防孫明達枯絕皇覽曰縣郭東芝見之傳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洛水南有魏公家案解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州集解惠棟曰春秋傳州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西南三十里平舉集解先諫晉平公以賜公孫段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平舉集解先諫臧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內縣東南四十里名也非因在襄國已說見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西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馬援河南郡上書云成臯令印臯字碑陰亦作平卽四下羊則如泉零二字漢時已相潰亂隸書劉寬碑陰亦作平卽四下羊則如泉零二字漢年赤狄伐晉圍邢書晉侯送女於楚送之有李城同卻泰兵趙封邢父李侯徐廣曰卽此城案解先諫曰前志作平舉山陽邑集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東南二十里山陽邑集解其父李侯徐廣曰卽此城案解先諫曰前志作平舉山陽邑集解邢曰順帝阿母宋娥封山陽君馬與龍曰張敬封山陽西鄉侯見桓帝紀注建安二十五年魏王不稱天子幸南帝爲山陽公都河鹿城魏書龍二年薨子秋立永嘉中除兕獻帝紀有雍城雍國在縣立太康十年薨子秋立永嘉中除兕獻帝紀有雍城雍國在縣

西集解惠棟曰雍伯有蔡城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案解洪爵周器有雍公雍伯有蔡城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案解洪西司馬彪郡國志山陽有鄭城京相璠云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鄭城竹書紀年梁惠王元年趙成侯假韓懿侯若伐我蔡卽此城也與劉洪云有禪陵獻帝陵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修武縣見文帝紀洪云有禪陵獻帝陵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修武縣西北十五里武德集解馬與龍曰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淑爲侯國見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獲嘉侯國見魏志文紀注又縣人王奐見范冉傳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獲嘉侯國見魏志文紀注又縣人王公主子馬與龍曰縣人楊俊見魏志趙越見清水亭侯侯新縣西南縣三國魏因晉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獲嘉侯國見魏志文紀注又縣人王十二修武集解馬與龍曰歐陽參封修武仁亭侯侯新縣西南縣三國魏因晉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獲嘉侯國見魏志文紀注又縣人王里注張範見故南陽秦始皇更有南陽城左傳見四年晉文公三國魏志故南陽秦始皇更有南陽城左傳見四年晉文公水注張範見故南陽秦始皇更有南陽城左傳見四年晉文公三國魏志故南陽秦始皇更有南陽城左傳見四年晉文公攻濟北黑山亦出道絕水山海經曰太行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修武縣北黑山亦出道絕水山海經曰太行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修武中縣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軻爲南陽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又云晉始敗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呂覽高仲故言南陽今河北陽樊溫之屬是也山南陽樊攢茅田山之所居故仲名陽樊杜預曰縣西北有攢城左傳定元年魏獻子田大陸杜預曰西北吳澤也集解先諫曰左傳下官本有曰字魏安釐王時許

單紀傳潘係見汾水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畿見魏志杜恕傳穆見管寧傳注昭郡吏上官崇見本傳又第五倫樂詳見杜恕傳掾何曾傳注鍾繇傳注都尉樊豐樊琰見本傳又第五倫樂家屬客河東見本傳郡人朱山見黃琬傳裴琰見魏志陶巨洪見史弼傳王喬兒方術傳馬適臣見樊豐傳裴琰見魏志陶巨洪見魏志管寧傳注杜恕傳見劉劭傳見魏志三國魏因分置平陽郡吳雲建安十八年以郡屬冀州復置司隸自冀州移還黃初三年以封司馬雲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王還國爲郡甘露三年以封司馬昭爲晉公謝云正始八年分河東二十城東郡領漢舊縣十一城平陽郡領漢舊縣九復置孤城爲十城洪志平陽郡領十二縣蓋據西志吳云據魏志平陽祇領十縣端氏縣在沁水東潁澤縣在沁水西皆非潁北之地潁州志云端氏漢潁二縣屬河東郡後漢此二縣裁爲近實謝云洪志孤城漢舊縣中與後省魏復置寰宇志置臨河孤城縣則縣非前漢時舊地縣實字記書魏孤城縣高平縣漢謝說是一統志故城今隰州永和縣西南戶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萬八百三

安邑 帝王世紀曰縣西有鳴條昆吾與桀同日亡地道記咸山在南集解惠忠曰韓馬居韓魏傳子從安邑先謙曰咸上脫巫字班志可證昭曰魏絳馬居龍曰安邑合毛義見鄭均傳長尹儉見潁水注閔仲叔

客居安邑見周燮等傳尹儉見潁水注閔仲叔

有鐵有鹽池 前志

在縣西南魏都賦注曰在猗氏六十四里楊恽期徕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御鹽四面刻如印齒文章字妙不可述集解惠忠曰王符云卻堅求于苦曰車轍地人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共書之曰車轍地人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又注長七十里廣七里說文云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有南有鹽池東西先謙曰注在猗氏下奪文今文選魏都賦注云猗氏南有鹽池東里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母邱儉封安邑侯見魏志儉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解州夏縣

楊有高梁亭 左傳曰倍九年晉懷公死高梁杜預曰在縣西北齊南曰志引左傳紀年多說晉文公入國而後殺懷公也高梁是信公二十四年事惠棟曰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年智伯瑤城高梁云餘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陽郡見寰宇記引晉地道記謝云餘見河東楊人見魏傳時尚仍舊晉貞子居平陽一統志故城今猗氏東南

平陽 東集解惠棟曰世本居篇韓貞子居平陽平陽在山洞縣東南

平陽 西宋忠云今平陽縣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說詳後注馬與龍曰班志自注韓武子玄孫宣子居侯國左傳曰成此說詳後注馬與龍曰班志自注韓武子玄孫宣子居侯國左傳曰成盟馬陵杜預曰爲龍也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集解先謙曰尙當作魏錢大昕曰馮奮所封平陽公八子馮衡相延篤爲侯元二年封曹參後曹湛爲侯侯奉彪傳建初平陽公主馬與龍曰建初二年封曹參後曹湛爲侯侯奉彪傳建初平陽公主馬與龍曰見本

有鐵堯都此 晉地道記曰有堯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傳

有木內有瑕城左傳文十二年秦侵晉及瑕杜預曰猗氏縣東北
作伯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恩督志因京相璠云縣西南五里有
一統志故城今臨晉縣西南五姓湖北皮氏集解馬與龍見本傳有
耿鄉博物記曰有耿城左傳周元年晉滅耿杜預曰縣東南有耿鄉
記云南有鐵有冀亭在縣東北史記蘇代說燕王曰下南陽封冀
冷水南有鐵有冀亭在縣東北史記蘇代說燕王曰下南陽封冀
傳建遇皮氏曰爭地縣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輿地廣記謝志賈述
今絳州河津問喜邑博物記曰縣治涑之川史記曰伐韓到乾河
水西傳曰僖三十一年晉寬潁源北有乾河口但有故溝處無復
和帝女聞喜公主惠棟曰劉寬碑陰作熹古字通說文有郎取有
邽邽又注乾河口河水注云今入猶謂之乾洞矣馬與龍曰寶武
邽邽又注乾河口河水注云今入猶謂之乾洞矣馬與龍曰寶武
邽邽又注乾河口河水注云今入猶謂之乾洞矣馬與龍曰寶武
邽邽又注乾河口河水注云今入猶謂之乾洞矣馬與龍曰寶武
邽邽又注乾河口河水注云今入猶謂之乾洞矣馬與龍曰寶武

有王屋山充水出東史記曰魏武侯二年城王垣博物記曰山

經王屋之山澗水出焉郭璞云澗水近始一水也棟案沈
濟也音輩錢大昕曰充即說字古人從水字或橫寫如益類
六爾充州本以流水得名非兩字也有一壺亭左傳襄公
南有壺亭縣東有邵亭通公物記曰縣東九十里有一壺
即前漢縣三國魏因之脫河字耳此壺亭因一統志故城
縣襄陵縣志曰本漢書地理志曰武公河東郡之界武公
道記說益即本漢書地理志曰武公河東郡之界武公
應若見之漢昭昭亦不應咸引若此當由後人傳寫誤脫
平陽見河東襄陵縣志曰本漢書地理志曰武公河東郡
志故城今平陽府襄陵縣志曰本漢書地理志曰武公河
陵縣東南十五里北屈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屈
是南屈北屈應稱二屈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屈
壺口山南屈北屈應稱二屈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
南有采桑津集解曰晉志曰服虔南有采桑津集解曰
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襄陵縣志曰服虔南有采桑津集
分劉龍門上曰晉志曰一統志故城今平陽府襄陵縣
左傳曰晉文公居蒲城杜預曰今蒲子縣集解先謙曰前
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襄陵縣志曰服虔南有采桑津集
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澤侯國漢
曰在縣西南集解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澤侯國漢書
吳平陽縣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
州府陽城縣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澤侯國漢書地
卒晉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
弘農郡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
此與京兆尹屬南陽郡志曰澤侯國漢書地理志曰澤侯
太守景丹劉君見楊震傳張鳳見順帝紀王宏見王允傳
齊武王傳移見楊震傳張鳳見順帝紀王宏見王允傳
見水經注見楊震傳張鳳見順帝紀王宏見王允傳
孟康見志杜恕傳見梁書注都令狐華見志杜恕傳見
林傳志見志杜恕傳見梁書注都令狐華見志杜恕傳見
以郡屬雍州復置司農建安十八年九城集解先謙曰三
改屬河東是魏承漢制屬弘農至晉始改屬洪氏從太康
政屬河東是魏承漢制屬弘農至晉始改屬洪氏從太康

東非也先謙案戶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萬九千一百一
謝說新安是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十三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見傳亦見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向雄見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桑田見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志有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連衡見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山耳燭水出前志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子於鄭北山下有桃丘聚故桃林左傳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鄉反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陽亭反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曹書食敗處曹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日自陝以西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之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有號城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杜預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河東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縣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故城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黨將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昌宗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除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傳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南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即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家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一統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宜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見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洛陽志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洛水注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見本傳縣吏張中見

[illegible]

治田 藍集縣志 竹書紀年 梁惠王三年 秦子向命爲出美玉
三秦記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出藍田谷入瀾廣倉石有鄉鄕
漢解州國魏因謝云武帝建安十七年馬超餘眾梁興等屯
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卽此晉志因一統志去城餘眾梁興等屯
長陵 集解馬與龍曰長陵今尹敏見本傳吉黃見魏志常林傳
見後傳第五元倫子穎兒孫種見倫傳呂布傳趙岐見本傳第五
勳傳第五元倫子穎兒孫種見倫傳呂布傳趙岐見本傳第五
傳允故屬馮翊蔡邕作樊陵頌云前漢戶五萬口有十七萬王莽
盈四千國陵蕃衛家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彫瘵不堪其事集解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典略趙岐京兆長陵人晉志省一
統志北城四十里成陽商從封商鄉侯蓋尚縣之鄉侯也
世紀曰吳所封也左傳哀四年將通於少習杜預曰少習縣東之
武關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月國名漢有習署陳相羅氏云先謙
郡曰一統志故城今商州東八十五里上洛集解惠棟曰地道記云
與龍曰上洛郡尉侯國集解馬與龍曰王遵封上雒有豕領山解
患棟曰淮南子丹水出高猪一作猪雘雘傳注引續漢書有豕領
猪一名豕領山丹水所出猪一作猪雘雘傳注引續漢書有豕領
出護舉之山案史記周志十九 雘雘傳注引續漢書有豕領
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百里注河謂之洛納集解惠棟曰
注護舉之山有苑和山苑和集解惠棟曰苑音義前漢縣志曰
海昭四年楚左師軍蒼野杜預曰在縣南集解惠棟曰苑音義前
國魏因據洛水注魏縣作上洛音志置郡一統志故城今商州治
陽陵集解馬與龍曰陽陵今段頗見本傳鍾繇故屬馮翊議曰前
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又縣人丁都見百官志注
城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四十里
左馮翊 秦府內史武帝分改名雒陽西六百八十八里決錄注曰
爲名魏略曰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
不載然劉玄數縣舊見本傳郤于襄益延見胡公劉焉光武紀左
丹郭伋張湛見本傳郤于襄益延見胡公劉焉光武紀左
孫紀鄭眾澤輝延魏志本傳趙諱見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於祿
帝紀鄭眾澤輝延魏志本傳趙諱見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於祿
年魏志鄭渾賈誦見魏志本傳趙諱見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於祿
見魏志鄭渾賈誦見魏志本傳趙諱見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於祿
年以郡屬雍州十三城集解去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於祿
北地郡屬雍州十三城集解去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於祿
年以郡屬雍州十三城集解去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於祿

取其王城卽此城也左傳晉陰飴甥與秦伯盟王城杜預曰後改爲武鄉在縣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焉胡郡治此吳云侯安建鍾英按郭敏封此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步兵校尉陝西同州邵陽集解馬與龍曰鄧陽令任顥永平二年復日集解先謙三國魏因謝云后妃傅齊王故城今同州府郃陽縣東南陽侯曰和帝封寶璫有梁山詩云奕奕梁山在縣西北公羊傳曰河陽當作上又注古梁國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龍門山書曰導龍采邑集解先謙生龍門章昭曰在縣北博物記曰有韓原韓武子見夏陽縣中晉書胡奮傳五等建封奮黃陽子少帝紀青龍三年傳敗秦于彭衙皇覽曰有倉頡家在利陽城南塢高六丈集解惠棟曰秦孝杜預初五年移上郡徙衙見西城羌先謙曰前漢縣三百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粟邑集解馬與龍曰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粟邑集解馬與龍曰一統志故城今白永縣西北八十里

右扶風全屬內史武帝分改名決錄曰扶風化也集解馬與龍曰石胡公劉輔見光武紀右扶風趙匡見馬異傳徐業見張衡傳王堂揚秉道典見本傳仲光韓皓見西羌傳鮑鴻見董卓傳見本傳晉郗馬援見本傳蘇謙見蘇象功曹馬援法雄馬融恭居則見本傳晉見本傳蘇謙見蘇象功曹馬援法雄馬融恭瑞子萌允傳魏齊鄭兒黨銅傳法眾見蘇順傳孟佗見張孫傳子去魏明紀注龐迪見郗原傳先謙曰三國十五城集解

安定之蜀鞏爲二城見涼州注引袁山松書洪云漢興郡魏武分置漢安郡諸雍雍等五縣漢興疑即漢安改名或中平末郡立旋廢至魏武復分置遊歷太守耿鼎起居注中六年省扶風郡尉扶風郡魏武復分置又改名也謝云三輔決錄太祖定關中以許楚爲漢興太守時爲建安十六年考通典隴州下云後漢魏晉屬扶風郡魏郡漢興縣也元和中魏文受禪無取漢興之名其廢郡無疑今隸之并入扶風郡吳云游楚人魏還隴西太守初建時關中多事漢興太守史無所見蓋漢未先耶入魏已省黃初中元年關中多置魏興郡漢興之省當在此時先謀案漢安郡立旋廢洪說是漢興併入扶風

戶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

槐里

眞見雄傳正子有邵亭史記曰封棄於邵徐寬曰報發故亭又案
穆見雄志正傳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集解惠棟曰京
者也秦是榮縣後省帝王世杞傳郿之棄亭爲陽新說曰郿在漆
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集解惠棟曰京
相璠云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李贇學在武功縣同音俱讀如地
字馬與龍曰杜預左傳昭九年李贇學在武功縣同音俱讀如地
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寰宇記後漢省釐縣復自渭水南移武功縣
傳於釐城侯即此武功城據此則郿亭與下武功縣爲一前漢卓
三國魏因吳公國建安二十一年封曹峻爲侯如字是地漢卓
洪亮亮石原水經注作積水原魏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渭南
郭淮策亮必原水原遂作積水原魏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渭南
葛亮亮悉原由斜谷口出據武功五丈原與懿對於渭南亮與步騭
高勢攻之不便是以曲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斜谷水也
渭水注有城國宋魏衛孫征蜀所聞見渭水注青龍元年穿成國
渠於陳倉至槐里見晉書亮盛兵西行郭淮有備不得上鍾英案
使官軍屯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鍾英案
蘭坑當在渭南陽遂當在渭北晉武功永平八年復集解馬與龍
蓋縣因郿縣之故城今郿縣東北晉武功永平八年復集解馬與龍
又上縣人蘇則見魏志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縣東集

解惠棟曰終南一有斜谷西征賦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
名終降見淮南子一有斜谷西征賦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
惠棟曰華陽國志世祖遣臧宮征公孫述從斜谷道入先謙曰前
漢縣三國魏亮遺孟有太白山魏略蘇則隱於小槐里城魏武
斜谷三國魏亮遺孟有太白山魏略蘇則隱於小槐里城魏武
都郡治此晉志改屬始平一統志即釐縣故城今武功縣西南三
里陳倉三秦志曰秦惠公都薛陳倉城是也雖有石鼓山將有兵此
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之雉也馬與龍
傳曰陳倉承張玄見本傳陳倉曹眞郝昭見魏志眞傳張郃郃
見魏略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上城下城魏傳將軍郃
曹公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攻居氏王寶茂見魏志建興六年承
相亮出散關圍陳倉見蜀志關居氏王寶茂見魏志建興六年承
見方輿紀要有綏陽小谷諸葛亮與吳書綏陽小谷山崖絕險
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運候往來要道今使陳倉硤治此道以爲
西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不得東行鍾英案故道在陳倉之東五丈原
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汧西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馬瑤見橋檀
傳有吳嶽山郭璞曰別名吳山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飲
同中在安定高平則非汧縣之同中矣注誤馬與龍曰來飲傳李

後漢志十九
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縣東集

毛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漢書舊儀曰司隸治所故孝武廟魏志曰曹公

分閭中置漢興郡國游楚爲太守蘇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

省扶風郡尉置漢安郡鎮雍滃廩杜陽陳倉汧五縣也渠解

馬援龍曰祭祀志立高廟于維陽注漢書儀曰故孝武廟是

司隸治維陽也校尉立重泉鮑永陽宣融孟郭霸王康見明帝紀

蘇郡李諱見光武紀王岑見董卓傳郭霸王康見明帝紀

趙典見郭鎮傳鄭據見袁安傳張敏何熙徐防宋意周勃王

无

續漢志集解第十九校補

郡國志一曰爲郡國志集解齊召南曰至今悉開字呂別之案

名下不問有無細注隔斷悉開一字即齊氏承按是書時所

者縣也然舊本相沿除郡國名下雖有注隔斷仍必開字而後

開字前志亦同非無例也今集解既依毛本舊式其細注下原

無細注已加集解先謙曰官本下細字作新錢大昭曰細閣本

者亦不復原有細字注已進爲大字今之細字注乃已所宋集

以證發本志原有細字注已進爲大字今之細字注乃已所宋集

是細注說反無別雖官本閣本互合要以毛本爲長

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注又使豎亥步南極官本注豎作

兵飢之苦官本注之案兵飢之苦四又注永壽二年二千

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侯康曰二

萬九百六十二乃戶之誤馬貴與云通典以爲戶千六百七

千九百六十二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少

知孰是案永壽二年下如無戶字則所言之數不知何屬如以

不少字相丞尉者舊聞人自更不能無遺但爲後漢郡國縣道

諸名與前志有沿革之別藉資佐證則亦無取求備非別開放

不增補周時號成周注晉元康地道記曰紀原正有秋泉在城

中注帝王世紀曰以下凡記紀互譌者悉依此例改正不悉錄

有前亭注即泉戎也官本注戎作城柳從辰曰左氏僖十一年

拒泉泉戎戎邑今伊闕北有泉亭是前亭本戎城官本注揚

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戎城而江氏考實泉亭謂今洛陽縣西南

有前城亦本合今案左昭二十二年傳取前城服注前讀曰泉

則前城亦本合今案左昭二十二年傳取前城服注前讀曰泉

邑之戎戎非無說可通也惟就前泉相通言之似注又當以作

始似更詳有太解城集解先謙曰至見曹爽傳錢大昭曰有

人葬處見清河孝王傳

有號亭號叔國侯康曰宏農郡陝下云本號仲國據賈逵說號仲

相背志蓋本世紀周興封號仲於西號封號叔於東號與此志正

疑其因始封之君以爲稱號之君字仲與賈逵當見春秋時東號之

叔二十一年

以西號爲仲則叔自北門入此號叔正西號之後若

有長城經陽武到密集解惠棟曰至十五年築也紀年郝懿行本

築長城在十二年顯王十三年即梁惠成王十五年遺龍賈築

陽池以備秦總行據太平寰宇記補案水經謂惠成王十二年

龍賈築長城於西邊與此併爲一事恐非將所見本古今不同耶

有尾城亭注左傳莊二十三年盟于尾柳從辰曰此引經

注左傳當作春秋

有圃田澤案據杜預左傳說中牟

有棐林注左傳宣元年至縣東有林鄉柳從辰曰渠水注華水又

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子家賦鴻雁者也春秋宣公元年

諸侯會于棐林曰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

也京相璠曰今蔡陽宛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東北故城北林也

道元按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北也考京服之說並爲疏矣杜預云蔡

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今是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林

鄉爲蔡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遇于此甯得知不在是而更指

他處也積古之

傳事或不謬矣

成畢集解錢大昕曰畢當作皋字形相涉而謬河內郡平皋志亦

譌爲畢柳從辰曰河內郡平皋問本實作畢即畢字也荀子王

注引孫卿子明即皋也亦有荀子已改畢他書則作畢如

荀子大略篇望其墳皋也也家語困窮篇列子天瑞篇同有是

語而皆作畢如互證參觀均知畢爲皋之或體字此作成畢蓋

偶誤缺一筆未可概指爲謬今案柳說是也說顏氏千祿子書

已載繁露九大夫畢即越皋如又列女傳皋陶亦作畢與皋

同訓爲高則似畢畢可通皋澤字從畢而自唐以來碑版文

字相承作澤從畢是畢原亦即畢字後世字書誤分爲二也

有鄧聚古鄧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鄧子柳從辰曰

六年經傳鄧均作蠻注誤又成三年傳諸侯伐鄧鄭公左昭十

師禦之使東鄧覆鄧注鄧地是杜不謂鄧公左昭十

秋昭十六年楚子武王殺之左氏穀梁同文集解惠棟曰

公羊則作戎曼子曼即鄧也此注引左傳未合

說文新城縣中古蠻蠻字或相通也書作名趙宋景公樂竹

公總錄鼎前書人表則名兜樂史記宋世家一作頭曼是樂

曼相通也志云今名蠻中蓋古本名樂中故說文作蠻中耳非

蠻蠻字

相通也

第十九校補

平柳從辰曰一統志云前漢高祖六年封工師爲平侯後爲平

縣屬河南郡後漢初廢水經注河水又東迤平縣故城北俗謂

之小平有高集解惠棟曰至蔡邕集作平陽蘇騰誤也今案五

祖講武場帝京平五年夏早注引蔡邕作伯夷叔齊碑亦云志土平陽蘇

騰似邑集非誤又首山即雷首山在蒲坂亦與平陽差近未知

孰先謙曰閣本脫今補官本有錢大昭曰閣本脫今案河南

尹二十一城無平則閣一城矣雖閣本亦無有以

確知其爲皆脫也官本原依監本轉刊故不脫

河內郡沁水集解惠棟曰至沁音狗沁之沁今案狗沁之沁兩

韓康子居平陽蓋誤宋忠云柳從辰曰今

有董亭注杜預曰縣有董亭案今左傳注作汾陰縣有董亭考晉

時亭地已改隸汾陰耳注以

其不與志合故省去縣名也

有沙丘亭官本上

大陽柳從辰曰楊震傳楊厥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章懷注太陽

作大此縣惟至北魏改屬河北郡始確定爲太陽今案前志引

應劭說大陽在大河之陽是其字本當作大范書作太疑唐後

轉寫有下陽城注左傳官本注

聞喜邑集解惠棟曰至汾水注云今人猶謂之乾澗矣柳從辰曰

紫谷水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有董池陂古董澤注左傳

史記白起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

日改菟于董董澤之蒲今案改菟于董與董澤之蒲各爲一傳

亦各異刻令連文並引頗乖體例惟據江氏考實策案汾陰今

絳州屬平陽府有董澤在聞喜東北四十里按絳州界則董澤

界地實相通也

絳邑集解惠棟曰至澮水出縣南西入汾柳從辰曰水經澮水

有祁城山官本祁

宏農郡有曹陽亭注又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曰好陽柳從辰曰

於陝縣下列有曹陽墟後漢書獻帝東還李傕郭汜追乘輿天

子幸此有曹陽關魏武攻爲好陽關謝云云和志曹陽城在陝

縣西南七里與上曹陽亭別今案前書陳勝傳周文走出關上

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宏農東十三里此即刻今注所本也

又師古曰曹水之陽也今謂之好陽關在陝縣西南四十五里

本曹陽亭曹陽陽懷注曹陽關名在今陝縣西南四十五里漢

世曹陽亭亭名其亭治本在宏農灼晉人去漢末遠故就亭釋

之陝縣縣志謂之制既廢則據地與水言之而曹陽關之水本出

於陝耳據魏紀帝敗於東關由東關入關故唐以下皆繫

而五行志直云追上到曹陽似東關即所謂曹陽關矣其戰地

魏志均有縣縣而襄縣不見於史自彪志後遂莫錄焉近人李兆洛謂卽前志江夏郡之襄縣誤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閩晉志無一統志登陸西北在今襄城左傳定四年盟黑社預曰縣東襄居之故曰襄城馬與龍曰襄城合劉方兒章帝紀衛顯見本傳亭長傅俊見後孫典農中郎將黃朗見略又襄人傅俊惠棟見本傳李脩子益孫典農有西不義陸德明云美莠音郎漢書地理志傳更字今案地理志亦作魯頌閭宮楚辭招魂與史游志就篇美與房梁縣爲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爲郎耳馬與龍曰汝水有注引東觀記馬防增封襄城美亭千二百五十戶卽此亭也

有汾城杜預云在縣南也又東氏所處襄陽忠棟曰有汾左傳襄治兵於汾杜預曰縣東北有汾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魚齒曰城縣惠棟曰汾城武行營也見紀要晉志置郡治此一統志豐都民卽此有論城魏武行營也見紀要晉志置郡治此一統志故城今許州昆陽集郭馬與龍曰若武統後爲侯見鄧傳紀有湛水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與晉黔于潁陳集解官本考禮云其浸湛音而林反又直斬反先謙曰前漢蒲城北有湛水杜預云東人汝湛音而林反又直斬反先謙曰前漢蒲城北有湛水杜預云書宣文王平公孫淵指昆陽并舞陽爲二縣昆陽卽定陵惠棟曰晉志改屬襄城郡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新野縣治

定陵惠棟曰日本傳有新安鄉馬與龍曰縣定陵新安鄉侯見丁鴻傳又縣人魏志裴傳陳有東不義高陵山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先子汝出猛山高誘云一名高陵山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先志曰前漢襄城郡一統志因吳云侯國太和元年鍾封此子毓嗣晉志改屬襄城郡一統志因吳云侯國太和元年鍾封此子毓嗣今南陽府新野縣北十五里舞陽邑集解陽公主馬與龍曰建武初封侯帝封馬光爲舞陽太守侯見西充傳又潁人常見鄧傳子毓嗣前漢輶賈孫演見樓傳韓韶子融見留傳韓覲見荀或傳先謙曰樓帝封侯光爲舞陽太守侯見西充傳又潁人常見鄧傳子毓嗣改屬襄城郡一統志卽縣是也馬與龍曰更始封尹尊爲王見劉立傳和帝封寶爲侯侯見竇憲傳卽令管書宣帝紀尹尊爲王見劉立傳和帝封寶爲侯侯見竇憲傳卽令管書宣帝紀尹尊爲王見劉增食卽縣卽此晉志因一統志臨潁縣解錢大昕曰和帝女年故城今許州郟城縣西南五里志臨潁縣解錢大昕曰和帝女年帝時十四年卽縣侯相益公主志子襲封爲侯也惠棟曰春秋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馬與龍曰曹仁屯臨潁時卽州見魏志仁傳遷見遼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閩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許

曰陽春秋鄭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鄆又成十六年晉敗楚於陽
因吳云公奇曰六國曰安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僑陵三國魏
有燕王臺魏文帝封弟燕王宇於僑陵安居此兒軫進爵謝云
因一統志故城今開長社集解馬與龍曰安帝封關顯爲侯見聞
魏志賈逵注張遼屯長社后紀長社城陽欲見本傳合楊沛見
遼傳又縣人鍾琰鍾皓子連琰餘見傳傳有長葛城宋伐鄴蘭長
葛縣本名長葛地志記有向鄉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師有蜀城有
日社中樹長葛改名有向鄉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師有蜀城有
蜀津魏世家作濁澤六國年表又作涿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晉吳云侯國晉宗室傳蘇州長葛縣志西陽城帝王世紀曰陽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許州長葛縣志西陽城帝王世紀曰陽
解惠棟曰說文澠水出陽城少室山東入潁首志云此邑爲地
中夏入潁尺五寸鄭眾周禮注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
馬立八尺之表其景實與上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山見地爲然
焉封陽城侯見蜀志焉有嵩高山外山海經謂爲太室之山禹貢有
傳又縣人杜密見本傳有嵩高山外山海經謂爲太室之山禹貢有
於箕山之陰注云嵩避禹之子潁水祭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
入潁水出潁地志記曰潁有鐵有負黍聚鄭伐負黍馮敬通賦遇
潁水出潁地志記曰潁有鐵有負黍聚鄭伐負黍馮敬通賦遇
許由於負黍山也集解齊召南曰按周本紀無此文年表是周威
烈王十九年鄭敗韓于負黍時鄭繻公十六年韓景侯二年也惠
棟曰山字衍定六年鄭伐負黍杜預云縣西南有負黍亭鄧元魏
有許由廟碑志魏武招引方術之士有陽城郗儉卽此有康城顧
因謝云博物志魏武招引方術之士有陽城郗儉卽此有康城顧
水注潁河南郡一統志故城父城集解惠棟曰本傳有光武鄉馬與龍
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父城集解惠棟曰本傳有光武鄉馬與龍
侯見浮傳父城長苗苗見馮異傳又縣人馮異子彰有應鄉杜預
訴孫善門孫良見異傳馮異以應見吳主權傳注
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志以應爲秦王太后薨地集解先謙曰
漢制屬潁川也晉志改屬襄城郡一輪氏集解惠棟曰羅泌云樂
征賦迴城今汝州寶豐縣東四十里爲車史作輪氏非安潘岳西
是輪與綸通也馬與龍曰輪氏尉弟君雅見魏志董卓傳注李唐
居輪氏教建初四年置縣不自建初卽按前志潁川郡有綸氏疑
案本書陳寔傳亦作綸縣不自建初卽按前志潁川郡有綸氏疑
汝南郡高帝置潁陽縣東南六十里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皇
李法胡處見本傳鮑昱見明帝紀韓鮑鮑氏周磐傳邵嬰見郭
傳傳謁煥見廖扶傳梁湛見穆彤傳宗資見黨錮傳王堂王觀尹

安帝封鄧陽爲侯侯侯陽傳桓帝封左伯爲侯侯侯超傳上蔡令王
逸見隗囂傳耿國見耿弇傳末漢縣本傳周相見東平王蒼傳與
融傳注本蔡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上蔡縣西晉南頓集輟馬與
傅鄧義見本傳又縣人應順令劉欽見光武紀第五節見第五倫
子瑁珠兒奉傳應志見順帝紀本頓國魏初謝云之進據南頓縣
蔡玄兒儒林傳程象兒魏志本頓國魏初謝云之進據南頓縣
傳有樂嘉城潁水注潁水又東南逕西陽縣故城東城南頓縣
北四十里王莽史名樂高陽紀正故名見元和志云志因一統
志故城今陳州府汝陰傳汝陰有胡城地道記曰有陶丘鄉謂所
項城縣北五十里杜預曰汝陰傳汝陰有胡城地道記曰有陶丘鄉
太守本胡國汝墳集解馬與龍曰史始封劉信爲王見劉玄
省爲縣洪云元和中志魏文帝初一年以汝陰縣屬汝陰郡郡當
亦此年分立沈志云石武帝分汝南置汝陰郡汝陰郡汝陰郡
廢太始二年復立沈蓋誤以復立爲始置也魏明帝景初二年以
沛郡下縣來屬謝云魏木郡廢蔡邑還屬沛國吳云袁宇記纂置
汝陰郡鄭玄出於汝陰廢郡在熹平五年春田王正始時也以汝
事不著史志疑汝陰廢郡在熹平五年春田王正始時也以汝
一統志故城汝陽集解錢大昕曰案順帝李女封汝陽公主志所
今穎州府治汝陽後漢志二十

簡幼未有封邑也惠棟曰酈元云縣城南有汝水枝流故縣得厥
稱馮與龍曰削帝封黃泉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起傳汝陽令制趙見魏志劉表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見舉傳汝陽防鍾顯見魏志劉表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曾孫賀成達陳三孫志遺紹術基忠子祿見父孫賁孫彭湯野
城魏志鄧艾爲典農時謝云晉書司馬南魏封汝陽子卽此有淮
縣橋志鄧艾爲典農時謝云晉書司馬南魏封汝陽子卽此有淮
此橋志鄧艾爲典農時謝云晉書司馬南魏封汝陽子卽此有淮
今陳州府商水縣北新息國集解錢大昕曰世本常國姬姓孔
穎達云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云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思何以
反武封字浮爲侯在馬援處而從此也玉篇作吳思力切馬援能
沈見本傳又縣人高獲見方衡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公
統志故城今北宜春集解惠棟曰章懷注澤草有宜春故此如北
光州縣志今北宜春集解惠棟曰章懷注澤草有宜春故此如北
城山入入魏王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陰陽說文作灃云灃水出陽城少
篇首於謹記侯國集解錢大昕曰陰陽說文作灃云灃水出陽城少
竊封此見魏志武紀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公
相持官渡紹遠劉備洵強見曹仁傳徐晃擊瀝強賊破

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鄆陽縣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葛賊許褚傳汝陰南葛陂賊萬餘人攻柘望諸裴松之引司馬志改舊縣東北一統志故**慎陽**集解惠棟曰索隱路史引司馬志城今新蔡縣東北七十里**慎陽**皆作演潁前志作慎陽闕駟云志作濱馬與龍曰縣人黃憲見本傳戴逵留孫良見逸民傳先謙曰里漢集解惠棟曰哀十六年吳人伐慎伯公敗府正陽縣北四邑侯西北有傳成武孝侯順傳子敬建武二年封甘里侯李注顧上縣西北有甘城案在漢慎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陳傳咸熙中封泰子溫為慎子晉志改屬汝陰一統**新蔡**集解惠棟志故城今潁州府潁上縣西北四十里江口鎮**新蔡**日王符云縣北有古鄆城馬與龍曰光武封吳國傳李吉見汝水注有大呂亭新蔡長蔡邕傳黃真見吳時傳李吉見汝水注有大呂亭地記曰故昌侯國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櫟杜預曰縣東北有櫟亭集解惠棟曰潁元西南有小呂亭故此稱大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志改屬汝陰一安陽集解惠棟曰說文義奉附轅守令見劉侯國封朱祐為侯在吳形前垣帝時封鄧會為侯侯紀后有江亭故國羸姓太解以女妻或長子後稱安陽公主即此吳志曰南安陽一統志故城今正陽縣西南**富波**侯國集解錢大昕云侯國晉書荀勗傳司馬昭弟幹封此晉**九**

武封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馬與龍曰光武建武二年封水元王霸為侯十三年更封向侯見霸傳富波相楊牧見楊震傳永元中復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元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安富波縣故曰富波案係叔放碑波與陂古字通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因謝云吳志呂蒙汝南富波人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潁州府阜陽**宜祿**永元中復集解先謙曰一統志宜祿漢縣魏志問察故城今陳州府縣南**朗陵**集解惠棟曰應劭云西南有朗陵山縣侯國左傳成六年沈邱**朗陵**以氏焉馬與龍曰朗陵侯國陳氏注云縣東有桑陸杜預曰縣東南有桑里亭集解惠棟曰案今杜氏注云縣東有桑里在下蔡西南錢大昕曰臧宮所封馬與龍曰朗陵相荀淑見叔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李通為陽安都尉趙妻伯父志故城今汝南府確**弋陽**集解惠棟曰說文津水出垂山中見郢惲傳山縣西南三十五里**弋陽**馬與龍曰鄭眾散弋陽山中見郢惲傳侯國日劉國所封有**黃亭**故黃國內有二城西面置弋陽郡見通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置郡洪云魏分江夏城南置弋陽郡見通典謝云沈志曰陽太守魏文帝分汝南立置志同洪志據田豫傳使者曰陽太守在北還說時弋陽可襲即此黃初也陸凱傳孫皓為王陵見傳有小弋陽跋賈逵為豫州刺史斷山濞長谿水道小弋陽跋見達傳與均廣記魏於弋陽置弋陽郡是弋陽郡治弋陽或謂

以固始并入殺又改寢爲固始故志於固始下不云故屬淮陽馬
與龍曰瓌人胡綜子冲見吳志綜傳先謙曰有武邱司馬昭征諸葛誕屯兵於邱
太原王瓌傳凌魏時封固始子卽此洪云有武邱司馬昭征諸葛誕屯兵於邱
軍到邱頭王凌面縛水次見穎水注司馬昭征諸葛誕屯兵於邱
頭及陷壽春統志故城高貴鄉公改邱頭名武邱見魏志晉志
改屬陰騭一統志故城陳州府沈邱縣東南三十里
國樂史云今城內有亭基陵阜高峻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
聚蘇茂奔垂惠王劉封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淮
集解志棟曰說文有揚而亭三著云有剡鄉說文作菽諱若陪崔
浩音苦懷反馬與龍曰桓帝封梁桃爲侯侯見梁冀傳城父令何夔
見魏志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夷屬陳左傳集解志棟曰城父所取在
本傳春秋前故昭九年云楚公有章華臺杜預曰章華宮在華容縣城
王乘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有章華臺內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魏改屬淮郡彭縣晉志屬譙郡一
統志故城今亳州東南城父村
梁國秦陽郡高帝改其三縣元和元年屬淮陽東南八百五十里
建初四年封劉與龍爲王傳至劉輔號禹爲侯後封高密侯禹傳
傳梁祖對承見甄宇傳張顗見靈帝紀注王瑋見汲水注袁漢見
魏志漢傳太守劉章見齊武王傳盧毓見魏志毓傳又郡人審忠
見書節傳黃就見賈琰傳車成見趙孝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
魏志元城王禮傳禮子憊太和六年改封梁九城集解先謙曰三
王寶志記自漢至晉爲梁國是也治淮陽
舊縣八城穀熟省寶志記云魏文帝時廢洪吳城國魏梁國領漢
之縣云袁漢傳注有穀熟長呂岐時在建安末
百口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下邑左傳哀七年築黍丘杜
集解馬與龍曰下邑長劉繇見吳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云元和志後漢無下邑縣魏復立今考郡國志梁國治下邑元和
志譙晉志因一統志故淮陽北征記曰城周三十七里南臨潁水
城今徐州府場山縣東淮陽凡二十四門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
十二里小鼓唱笛并下而和之稱淮陽曲集解志棟曰梁孝王
云有壇門聚離音離與龍曰注小鼓唱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
引太陳地記班固傳盧毓爲典農校尉見魏志毓傳又縣人本
宋傳陳宗兒班固傳盧毓爲典農校尉見魏志毓傳又縣人本
劉派弟防少公見永傳橋仁橋基子肅徐玄留孫羽見玄傳本
國開伯城集解惠棟曰春秋傳陶唐氏之火正有盧門亭左傳
宋伐鄭取大宮之柵爲盧門之柵昭二十一年築諸橫橫亭在縣南集解
縣東有諸口亭地道記曰昭二十一年築諸橫橫亭在縣南集解
志神曰杜預云盧門宋東城南門呂覽云楚興宋成於有魚門左
傳二十二年舍於盧門之柵則盧門當在淮陽東南四十里
應有郭城門事此亦錯簡當在魯國驕本郭國下顧炎武曰案杜

沛國秦泗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集解官本考證曰川王傳至劉校本改水惠棟曰川當作沛水獻王傳沛相孫封劉輔為傳具恭見單超傳榮巴王吉見相典傳荀昱幾情見靈帝紀注陳吳見陳球傳袁忠陳見袁閎傳裴君見魏志本傳凌統領沛相見吳志統傳太守陳脩見益延傳注韓欸見侯新傳凌統傳凌統傳向苗見桓鸞傳滿寵司馬芝之鄭渾見魏志本傳都尉杜詩見本傳史陳寵功曹桓鸞見明帝紀聞人樊豐見唐書帝紀史岑見王陵傳史孝王傳范滂見侯愔傳紀人樊豐見唐書帝紀史岑見魏見陳思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朱建平見方術傳劉陽見王朗傳注鄭札子胃孫豐見吳主權志注蔣欒見陳琨傳先謙曰三國志見沛王林傳治沛分置譙郡二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彭城之廣戚為十四城譙郡領漢舊縣三入汝南之宋城父山桑陳之苦為七城臨睢野郛穀陽郡太邱周吳氏謂明帝紀文衍一為字表列蕭相等十縣郛屬譙郡洪志周汝陰郡謝氏紀三國志注鄴譙縣戶二十萬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均政屬譙縣

三國魏因紀元初和志故相城蓋相土舊都也晉志因一統志在

今鳳陽府蕭縣集解馬與龍曰更始立光武為王見本紀韓歆封扶

初二年追封曹熊於此大和三年追進爵為王晉志因吳云王國黃

城今徐州府沛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資為侯侯沛獻王傳沛

沛縣西北沛縣馬與龍曰光武封劉資為侯侯沛獻王傳沛

朱寓見黨錮傳高相子康見儒林傳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

戴賓見劉昆傳張茂見魏志明紀注有泗水亭亭有文見固集地道

記有許城上傳定八年郭僕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

沛縣地記曰沛澤縣益取澤為名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

東豐與龍曰豐令牟融見本傳又縣人張魯子富見魏志本傳

西有大澤高祖斬白蛇於此有粉榆亭案前志注粉榆社在縣東

社戴延之西征記曰縣西北有漢祖廟為亭長所處集解惠棟曰

郡祀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有粉榆亭案前志注粉榆社在縣東

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有粉榆亭案前志注粉榆社在縣東

統志故城即今豐縣治北有棘亭襄元年鄭段末取大仁杜預

日縣東北有大丘城平王世紀曰曹騰封費亭縣有費亭是也

集解惠棟曰應劭音嗟春秋傳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費亭是也

子祖一作郎顏猛云縣本為郎祖與郎古字通說文郎沛國縣從

邑唐韓馬與龍曰光武封城宮為侯侯見宮傳都令王觀陳羣劉放

集解 惠棟曰孟康闕韻音多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建平集
龍口光武封號跳縣為侯見鍾期傳邑縣西南七里志司馬芝傳
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永城
縣西臨睢故芒光武更名見集解馬與龍曰芒長郭憚芒守承韓
府志首志無一統志北竹邑侯國所封馬與龍曰彭城靖王周子該詔
故城今永城縣東北竹邑侯國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首志改曰
茂陵魏志胡質傳志北薛琮集邑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志改曰
北二十公本膠國杜預曰在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案宋忠世本
五里沛郡公巨本志亦云公滕國膠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曰
是也先謙曰官本膠為滕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曰魯龍亢
記郡在成三年一統志故城今交州府膠縣西南四里道
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傅昌為侯國
龍亢之封史偶失載又縣人桓鬱桓榮子郁善初中徙焉呂氏
甯允佐孫彬見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曰向集解
甯允佐孫彬見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曰向集解
光武封王爵本國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西北十五里符
為侯見寧傳本國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西北十五里符
符離長高詡見後漢志二十左
魏因莊縣首志因一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曰
惠棟曰案前志作瑱音貢又紅亭在泰山奉高縣注引王隱記非
故城今泗州太丘前志當作大邱馬與龍曰地理志敬邱明帝更
五河縣西太丘前志當作大邱馬與龍曰地理志敬邱明帝更
光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曰向集解
統志故城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二十里
明帝以屬沛杆置舒小顏音倉汝反有澗淵聚左傳襄二十年盟
昕也案春秋之滑濮杜云在頻邱縣南有鄭昭鄒渾為沛郡太守與
非也
跋閭開稻田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見渾傳晉
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碭山縣東六十里
陳國 高帝置為淮陽章和二年改淮陽東南七百里集解惠棟曰
前趙詔張仲封為陳王章帝崩於章和二年郡國志是也馬與龍曰
紀皆在陳散王羨前陳相朱顓兒朱暉傳黃昌見本傳羊昌見橋
遠部孔璽見陰陳放王傳張歆見歐陽傳欽傳許場見劉志許靖傳
武紀孫珍見魏志劉劭傳胡軫見吳志孫資傳傳尉封守潘窋見光
仲信見魏朗傳節巡見樊英傳薛漢見儒林傳計約見陰溝水注

和帝時汝南袁帝時陳逸皆稱魯相而曲阜孔廟永興永壽建宮
 諸石刻皆有魯相之稱初不稱太強也洪頤煊曰後志有禮故壯麗
 以爲國之譌案合海恭王傳初魯恭王好宮室過去就光祿故後
 大封兼食魯郡東海恭王傳初魯恭王好宮室過去就光祿故後
 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是疆封東海而國都在魯故終東京之世
 魯稱國置相而東海仍爲郡錢說非也惠棟曰世爲郡然終東京
 宋忠云今魯國馬與龍曰疆都錢說非也惠棟曰世爲郡然終東
 之世亦不別置守矣強傳位至劉羨魏受禪以爲崇德侯見強傳
 太守梁邱壽見益廷傳注鮑永見本傳魯相王堂鍾離意見本傳
 溫越張遼孫寶傳又魏志本傳畢諶見志紀功曹曹陳逸見本傳
 孔昕見鍾離意傳又郡人劉茂見蜀志本傳先謙曰三國魏廢
 郡六城魯郡領漢舊縣六城戶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
 萬一千五百九十魯國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
 左傳曰伯禽封少昊之墟僖二十九年介葛盧處于昌衡杜預曰
 縣東南有昌平城皇覽曰奄里伯公家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
 公遠徙奄里伯公葬其宅集解惠棟曰尙書大傳奄君蒲姑又云張
 華云卽魯之奄里先謙曰奄里伯公命以伯禽史記奄君蒲姑又云張
 日縣人簪髻見黨錮傳孔扶兒順帝紀孔昱見本傳孔佃子融襲
 見融傳孔于建留孫傳僖子長彥季彥見儒林傳孔囑見汝水注
 增志倉慈傳有大庭氏庫杜預曰大庭氏古國行在城內魯於其
 有大庭氏之庫春秋有焚之庫故戎馬于野之甥都有鐵有闕里孔
 賦云載武器庫有秋焚之庫故戎馬于野之甥都有鐵有闕里孔
 子所居漢晉春秋曰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額毀會諸生於廟中
 之周觀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聞也意登廟之得古文策
 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中庭治地得六壁之上意曰此有七何以不
 伯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壁之上意曰此有七何以不
 行權意曰謹吾履鍾離意之直諫魯民治之意蓋有孔子小車乘皆
 中素書曰謹吾履鍾離意之直諫魯民治之意蓋有孔子小車乘皆
 頃墓墳南北墓在魯城門北使之外泗水一丈二尺墓前有領賢爲祠壇
 方六尺與地平坐中異木以百數魯人莫能識墓前有領賢爲祠壇
 祠堂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塚在孔子家東與孔子家近
 小相望子思家在孔子驕南案有牛首亭鄭玄傳牛首亭當大
 今墓小相望子思家在孔子驕南案有牛首亭鄭玄傳牛首亭當大
 所日案左傳之牛首杜元凱以爲鄭邑劉昭以魯之牛首亭當大
 非也林氏傳之牛首杜元凱以爲鄭邑劉昭以魯之牛首亭當大
 有日字有五父衢地志因一統志東萊集解先謙曰府漢縣三國魏
 集解馬與龍曰駟本邦國駟山記曰郛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
 令鄭弘見本傳

廣平陽平郡謝云建安十八年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洪云黃初二年以魏郡廣平郡魏郡東郭門屬平陽縣吳文紀黃初二年以魏郡國除爲郡廣平郡治曲梁見地形志陽平郡後魏因之洪志吳表並以統爲陽平郡治因之石趙移治廣平後魏因之洪志吳表並以爲魏非也十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郡領漢舊縣八分置長安陽平郡今陽平縣故城在陽平縣北

肥鄉人立元初二年年分鄆縣入廣平郡中興初并漳縣是邯鄲列人縣立見元和志按晉書地理記康中立肥鄉縣是鄆縣非魏縣吉甫說不足據洪志魏廣平郡又有列入唐年斥漳縣蓋撤晉志吳裴周謝云一統志魏郡廣平郡今案一人統志列人晉縣廣平廣年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鹿野仍屬廣平章首日斥均屬鉅鹿謝引爲誤

千六百六鄆帝王世紀曰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魏都賦注曰縣西北有鼓山時自鳴鳴則兵又交

谷水在縣南案本傳有水唐山又鄆北太行山西北去亦不知山所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水所窮盡也集解洪亮吉日寰宇記後漢桓靈之間冀州刺史常理於此馬與龍曰冀州刺史羊陟禁行王李紹見魏志荀爽傳賈詡見皇祐見本傳王芳見志武紀史耿武別駕閔純沮授田豐韓琦從事趙浮程渙治中審配劉翹見袁紹督守鄆城見高堂隆傳袁紹封鄆侯見紹傳又聯有故人霍諸子萬見蜀傳李膺見李固傳買達楊沛見逢傳又聯有故大河有滏水魏都賦曰北臨漳溢則冬夏異涖注有汗水有汗城史日項羽破秦軍汴水上集解惠棟曰酈元云汴有平陽城史記別下水出陽安縣東南經汴城北入潁川音于有武城有九侯城徐廣曰成王元年鄭師敗郕師于平陽有武城有九侯城作鬼侯與有三爲銅雀三公集解先謙曰前漢臺三國魏因爲五都一洪云文王墓銅雀中壘也金虎冰井南臺北空也謝云建安十三年公還邇作元武帝池以肄舟師見武紀明永樂中漳河自張固村決入因水成化中漳水復挾產東南出水之苦流陳絕兒祀娶曾志彰德府臨漳縣西繁陽集解馬與龍曰繁陽令陳珠兒祀娶曾志孫卞玄孫留見勤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太和二年立

下穆爲王三年國除晉志改屬頓邱郡一統志故城今內黃縣

郡東八十里前志及有葛杜預曰有乾侯魯昭公所處集解先
 國居陰邱皆作略傳皆志因一統武安長尹楷見魏志武紀
 志故城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一統武安長尹楷見魏志武紀
 縣有欽口山先封此山集解惠棟曰秦伐孝威見魏志武紀
 正始元年曹爽封此山集解惠棟曰秦伐孝威見魏志武紀
 本郡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曲梁集解馬與龍曰曲
 傳侯國敗赤狄於曲梁故屬廣平有雜澤洋社預曰在縣西南集
 晉志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曲梁集解馬與龍曰曲
 記作梁漢入王故事作梁漢地理風俗記鄴北八十里先議
 曰前漢秦置建武十三年省縣平國一統志故城今磁州東
 鉅鹿郡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劉恭為王侯紀張讓傳典見皇
 見明帝紀諸夷王注並昭李郡傳司馬直見張讓傳典見皇
 南當傳張昭夷王注並昭李郡傳司馬直見張讓傳典見皇
 甯見蜀鹿統傳注承彭參孫叶騰曾孫忠又孫緒歆所敗
 植荀或傳耿艾子純純子卓孫叶騰曾孫忠又孫緒歆所敗
 志取寧傳張泰見威原傳李林宗傳韓伯高見孫緒歆所敗
 謙曰三十五城集解先議曰三國魏鉅鹿郡領漢舊縣十城任南
 國魏因十五城和後漢志二十
 有大陸縣據左傳定元年杜注鉅鹿大陸戶十萬九千五百一十
 縣疑魏時立然今地無考當卽鉅鹿縣也
 七口六十萬二千九十六慶陶或音於郢切者非也馬與龍曰
 桓帝封劉惔為王見千乘貞有薄落亭魏集解先議曰前漢縣三國
 王傳慶陶謝吳並云魏志紀建安十七年以縣移入魏郡未知何
 時還屬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趙州南晉縣西南二十五里
 鉅鹿故大鹿讀爲秦也鄭玄毛詩箋云山海經作秦陸之北數爲九有
 大陸澤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數道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
 大橋也鉅鹿南有棘原章邯所軍處前書曰沙丘亭在縣東北七
 十里集解惠棟曰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阿澤阿作河非
 先議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統志故城今趙州南晉縣西南二十五里
 因一統志故城今趙州南晉縣西南二十五里
 也馬與龍曰縣志縣晉見郭林宗傳先議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統
 惠晉志省一統志縣晉見郭林宗傳先議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統
 與郭同古字通也鄭元作郭非說交郭鉅鹿縣從邑泉聲先議曰
 前漢縣作郭鉅鹿縣從邑泉聲先議曰
 表一統志縣晉見郭林宗傳先議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統
 典晉志作郭鉅鹿縣從邑泉聲先議曰前漢縣三國魏因一統
 之說故城今保定府東鹿縣東下曲陽集解馬與龍曰建武十

集解志補曰變當作絲案說文絲字亦有作絲者或古字通又廣平縣有南曲也作曲也馬與龍曰光武封鄧晨為侯後徙封西華
作南縣三國魏因見袁字紀首志先一統志故城今即鹿澤縣
常山國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國以其縣屬集解馬與龍曰
淮陽相光武封劉惔為真定王見本紀明帝封劉賜為侯後徙封
常山相劉惔見本傳太守鄧晨伏恭見本傳章王見郭丹傳宋淑
見童卓傳注華周見魏志華歆傳注胡質見本傳長安除為郡見
歷志又郡人張顥見魏志華歆傳注胡質見本傳長安除為郡見
國魏因三城集解先志曰先志曰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國以其縣屬
氏高帝平缺改屬趙國三城集解先志曰先志曰建武十三年省真定
據晉志今考一統志上艾縣同都中關之上下曲陽為十城房子益
云首改屬樂平則魏承漢舊戶九萬七千五百以上又屬樂平郡蓋
一百八十四元氏晉地理志有石堽三公案集解志棟曰漢有
鄧三公案白石山碑三公山碑三公山碑三公山碑三公山碑三公
山暨三公案白石山碑三公山碑三公山碑三公山碑三公山碑三公
今張況見張禹傳先志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趙國吳云見
輿地廣記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正定府元氏縣西北
邑故鄆光武更名林音火沃反韋昭音呼告反閭闕云讀若曉陸
刺史治漢官曰去維陽一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冀州刺史竇融見
見度向傳丁紹從事有千秋亭五成陌七里光武即位於此矣
趙徵王球見漳水注有千秋亭五成陌七里光武即位於此矣
先謙曰前漢縣水注有三國魏因改屬趙國吳云見
錢大昕曰東京封都鄉侯者甚多都鄉者近郭之鄉班在鄉侯
論之非皆常山之鄉也熊芳年表詳於郡鄉侯皆注云常山非是
建武九年朱祐屯南行唐拒匈奴兒祐傳有石曰谷集解先志曰
南行唐長周初見本傳邢顯見魏志馬與龍曰光武貴皇山南六十
緣因晉志因一統志故房子集解馬與龍曰光武貴皇山南六十
城今正定府行唐縣北房子集解馬與龍曰光武貴皇山南六十
里濟水所出水出地迤迤有礫塞中谷塞集解馬與龍曰光武貴
山泉水出充一作沈李學士云劉洸水也孔安國云泉源為洸流
出縣濟水出充一作沈李學士云劉洸水也孔安國云泉源為洸流
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趙國風俗通志云見鄧字記引太原平棘有塞
志晉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高邑縣西南平棘有塞集解
吉志志屬趙國一統志故城今趙州高邑縣西南平棘有塞集解
位即此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趙國風俗通志云見鄧字記引太原
志故城今平棘縣志無此縣惠棟曰哀五年國夏伐晉取欒杜預云
趙州南欒城志無此縣惠棟曰哀五年國夏伐晉取欒杜預云

樂城在平棘縣西北此脫平棘二字故何焯疑在有案下矣馬與
龍一統志前漢傳禹祖父況傳武初為常山關長其時尚未改置也
先一統志前漢傳禹祖父況傳武初為常山關長其時尚未改置也
城九門山戰國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府
南晉志因山戰國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府
城今秦城縣西北志云在縣界東與龍山武公居焉
見形衛水出首縣志云在縣界東與龍山武公居焉
晉之蒲邑也古志曰蒲邑長平十年作常山呼龍山蒲邑
因解縣志云蒲邑長平十年作常山呼龍山蒲邑
故城今平山縣東南志云蒲邑長平十年作常山呼龍山蒲邑
志九塞之一太行入陘之第五陘見元和真定集解馬與龍山
縣人趙雲子統志故城今井陘縣北前漢縣屬真定三國魏因
正定府志云子統志故城今井陘縣北前漢縣屬真定三國魏因
正定府志云子統志故城今井陘縣北前漢縣屬真定三國魏因
上艾故屬太原見一統志晉志改屬樂平郡一統志故
中山國高帝置郡陽北一千四百里集解洪亮吉曰案高帝置中
定州境

渡馬濟是山之要害也馬與龍山望都長班見本傳先
漢唐書三國志馬與龍山望都長班見本傳先
左列人子日趙襄子使新穆子政翟取有中人亭北百里中
唐入西入集解先志曰左人唐山北四百里集解先志曰左人
名豆山博物記曰左人唐山北四百里集解先志曰左人
魏城晉志因山戰國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府
侯見蒲邑志云蒲邑長平十年作常山呼龍山蒲邑
高柔封此晉志改屬蒲邑一統志故城今平山縣東南
光武主除安熹尉見蒲邑志云蒲邑長平十年作常山呼龍山蒲邑
山前漢縣志云蒲邑長平十年作常山呼龍山蒲邑
志故城今平山縣東南志云蒲邑長平十年作常山呼龍山蒲邑
今正定府志云子統志故城今井陘縣北前漢縣屬真定三國魏因
極父也故屬太原見一統志晉志改屬樂平郡一統志故
陽故屬常山集解馬與龍山望都長班見本傳先
西四百二十五里恒山在西北有泉水于吉得神書
縣四百二十五里恒山在西北有泉水于吉得神書
作四百二十五里恒山在西北有泉水于吉得神書
曲陽常山吳恒山恒山恒山恒山恒山恒山恒山恒山恒山恒山
章西蒲陰王顯才為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別有曲如行巡北岳以西流為名五臣注陸機功之改晉注在縣東南
音率陽見高紀有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
安陽完陽集解先志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
定府志云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
縣集解先志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
郡集解先志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
廣昌志云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
誤晉志云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
安平國志云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陽城水出也
總孝沖為帝追尊曰漢高祖六年置李公緒趙記云趙孝

也案兩漢志無昌城縣惟劉植傳云植鉅鹿昌城人乃知應氏則
趙世家之昌與龍史志阜城故昌城即前志應氏說國昌成陽縣北
趙屬鉅鹿之昌帝封廣川王子元為侯國始信都光武以封劉植
其時殆仍屬鉅鹿故植傳云鉅鹿昌城人後改曰阜城故屬鉅鹿
復屬樂成國也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楊阜初中為堂陽長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楊阜初中為堂陽長
后妃傳郭后母董封堂陽君即此晉志省馬與龍云據地形志晉
應有堂陽南宮二縣晉地理志蓋武遂先解縣作武誌故屬河
間案解先謙曰前漢縣作武遂三國魏因晉志因一饒陽集解馬
統志魏屬安平北逕縣吾縣故城南即古陸成漢貨帝本初元年
饒水注也東北逕博陵縣故城南即古陸成漢貨帝本初元年
鄉孝冲為帝建武安平越縣故城南即古陸成漢貨帝本初元年
郡劉錫封博陵王見趙孝王傳常博陵為博陵太守饒陽樊建安
守見魏志林傳亦在建安時益尚未罷郡也故名饒陽屬集解
見沈初志云案地理志澤惟年有饒陽無饒縣志顧瑄曰行光武紀
史記趙悼襄王六年封長安君以饒即此縣有無蕪亭弼光武案
見一統志縣故帝名饒前漢馬融志曰靈帝紀云祖淑父長世封解
嶺亭侯帝哀侯賜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十六年曹
林封此見魏志晉志改屬博陵安平故屬涿梁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燕延
郡一統志故城今饒陽縣東安平故屬涿梁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燕延
舒孫發篆晉孫殺元孫駟駟子瑗孫實實從兄烈子鈞見明傳崔
琦見文苑傳趙忠見宦者傳先謙曰前漢縣屬安平三國魏因晉
志改屬博陵一統志縣自晉至北齊皆南深國故屬涿梁解錢大
為博陵郡治故城今深州安平縣治南深國故屬涿梁解錢大
作澤案前志涿郡中山皆有深澤縣而涿郡加南字續志有南深
澤郡無深澤先謙曰官本國作澤是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博
陵郡一統志故城今
定州深澤縣東南
河間國文帝置世祖首屬信都而帝永元三年復故雒陽北二千
帝以封河間王開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也馬與龍曰河間相李
簡見李善傳王隆見百官志沈景見河間王傳趙成侯見吳志
曹鼎見李善傳王隆見百官志沈景見河間王傳趙成侯見吳志
度劉傳陳延見魏志常林傳傳先謙曰三國魏為郡吳云黃初三
年晉封此五年改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為郡吳云黃初三
郡樂成國還為郡部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為郡吳云黃初三
郡後旋省至晉復置也地形志高陽國晉置洪云文安東州東平
符三縣屬章武郡蓋據晉志謝從之吳云章武郡省亦據晉志
按沈志章武令太康地志屬章武不云晉初屬渤海今從洪志
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一十一樂成集解

見魏志輅傳又國人戴涉見侯霸傳王忠見靈帝紀崔琰見鄭元
傳周福房植見黨錮傳吳侯見呂強傳地議曰建安十一年國除
爲郡見獻帝紀三封曹真爲清河郡見吳傳又廣記吳七城一集解
黃初三年封曹真爲清河郡見吳傳又廣記吳七城一集解
清河郡領漢昌縣六城廣川移屬勃海郡洪志據寰宇記魏復
立東強縣縣治縣城六城廣川移屬勃海郡洪志據寰宇記魏復
十二地理風俗記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與龍曰甘陵
日地理風俗記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與龍曰甘陵
令章義見本傳丞文叔良見河水注清河令徐李龍見魏志管轄
傳又郡人李雲見本故厝安帝更名改集解見清河吳云曹問封爲王
傳李梵見明志謝云太祖劉夫人生清河長子吳主曹問封爲王
國旋略見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清平縣南貝丘集解志棟
見魏略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清平縣南貝丘集解志棟
劉寬碑陰皆作貝應劭以爲春秋之貝邱家安樂博昌有貝邱聚
應說非也馬與龍曰貝邱長巴秋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有貝邱聚
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武城南七十里鄆元云定襄有武城故加
東馬與龍曰光武封劉德爲侯見濟南前漢縣又縣人趙苞見獨
行傳在瑤崔林光武封劉德爲侯見濟南前漢縣又縣人趙苞見獨
城今清平縣西南東武城南七十里鄆元云定襄有武城故加
臨清又縣志故城今鄆集解志棟曰音庚娛切又音輸馬與龍曰光
臨清又縣志故城今鄆集解志棟曰音庚娛切又音輸馬與龍曰光
武苞又縣志故城今鄆集解志棟曰音庚娛切又音輸馬與龍曰光
吳云黃初中朱靈封此見徐晃傳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濟南
府平原縣集解志棟曰音庚娛切又音輸馬與龍曰光
縣西南靈集解志棟曰音庚娛切又音輸馬與龍曰光
年復地道記曰有鳴憤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
州西南靈集解志棟曰音庚娛切又音輸馬與龍曰光
里有關陽亭故縣也馬與龍曰安公封劉向常保信云縣西南六十
令溫故傳見故屬信都有棘津城非此城也案承初元年鄧太后分
魏志故傳見故屬信都有棘津城非此城也案承初元年鄧太后分
置廣川王國後王薨國除太后崩還益清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
三國魏因改屬勃海郡一統志云文選應璩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即此
晉志屬勃海郡一統志
故城今冀州東強縣東
趙國秦叔鄆郡高帝國見趙孝王傳趙相魯宋登向胡見本傳
郭濟見郭丹傳韓輔見韓後傳李益見李膺傳杜恕見魏志志愍傳
太守張承見魏志志愍傳李益見李膺傳杜恕見魏志志愍傳
況見張禹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吳云太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
和六年曹幹封此治房子見一統志
入常山之元氏高邑房子平棘爲戶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一
六城郡鄆易陽襄國移屬廣平郡爲戶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一
十八萬八千三百八十一邯鄲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西山在

浮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光武封劉植從兄欲順帝封中黃門掾魏因謝云應程從封宜城死又封其養子壽先謙曰胡蘇亭見前漢縣志**東光**有名見胡蘇亭胡蘇河之統志故城今天津府滄州東南四十里

下也蘇流也孫炎爾雅注云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馬與龍日光武封耿純為侯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吳云正元中石邑封此見晉書也傳音志同

一統志故城今河間府東光縣東二章武置郡十二其一章武杜畿傳子恕嘉平元年免官徙章武郡晉志復云太始元年置益張台志屬章**陽信**延光元年復集解

武國一統志故城今大津府滄州東北

日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樂陵國見元和志**修**集解惠棟曰音志屬樂陵國一統志故城今武定府海豐縣界條州郡志作隋

十三里有脩市城又六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馬與龍曰光武封杜茂為侯見茂傳和帝時有脩侯劉巡見樂成靖王傳故屬信都

靈帝時有脩侯董重見董卓后紀脩令徐淑見左雄傳注故屬信都拜時為衛令即此晉志因作修一統志故城今河間府景州府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百**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冀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

魏牟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勃海分魏郡置廣平以趙殷之程表而縣新臨陽平武陽陽北之樂平東勃海廣平

武人州刺史部入青州之平原分置樂陵為郡國十四縣

邑侯國一百二十四

後漢書二十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校補

郡國志二潁川郡陽翟先謙曰至此特就其地言之也謹案史記

韓王成因故都而後陽翟則陽翟之邑為韓故都班固確有據史文先言故都而後補出陽翟之邑以爲後名定前地也禹所都案前志班注但云夏禹國處陽翟以爲後名定前地也禹蓋如相承朝諸侯之處

襄有養陰里集解馬與龍曰至近人李兆洛謂即前志江夏郡之

襄縣誤今案志言襄有養陰里而京相璠謂在襄城郊縣西南

實不可易乃因鄭注引志誤襄爲襄城而爲里在襄城與在

襄縣西南微有不合遂疑後漢中葉省郊縣就養陰里立襄縣

漢末復置郊縣別反失之襄與襄城然各爲一縣志既明載

引本文何容增字其爲誤衍一城字無可疑也志云之爲之解

也郊縣至建武十七年猶見於紀自不在建武六年併省之列

當係順帝前偶易名爲襄縣因襄之桓帝後旋復其舊爲時未

久故紀傳均無襄縣事實可言養陰里在郊縣西南改襄縣時

亦應在襄縣西南未必在城以汝水近在城南如里果在城養

水可以直注汝水無用又東北入東長湖而後注汝矣且謂就

養陰立襄縣漢末復置郊縣里又以忽移於郊縣西南此於

建置離合舉無一書一事可資證明而徒爲鄭注一誤衍之城

非汝養二水流域李氏之說固不免近誤

類陰注跪受璽綬以進官本注進下

春秋時曰隔注春秋鄭其叔所保官本注無春秋二

有長葛城注園長葛柳從辰曰杜預

有嵩高山錢大昭曰本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注

汝南郡西平集解馬與龍曰至和洽子禽音離則仍爲嵩之誤

本胡國注地道記曰官本注

北宜春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宜春柳從辰曰前漢本侯國梁章

而自可辨後漢常爲縣故雖以封關楊爲侯國仍故不必加北

道亭故國注袁山松曰官本注

固始侯國故縣也光武中興更有名寢邱集解惠棟曰至故志於

固始下不云故屬淮陽柳從辰曰寢邱前志淮陽固始下顏

從水顏注音子枉反乃寢作復即寢字故南郡則作寢以爲

固始并入於寢又收寢爲固始實則二縣地城是否毗連史無

明文可證未改寢也光武并省郡縣而淮陽之固始固無涉

二年是實先改寢爲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

省蓋即陳國陽夏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

以固始說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

晉灼既誤淮陽爲汝南顏注又誤以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

縣耳知顏注爲誤則可不煩言而解矣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

作寢前書田粉傳粉爲人貌侵即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

推據史記自以

作有陽梁聚注左傳襄十二年官本注

梁國有陽梁聚注左傳襄十二年官本注

有蒙澤注左傳宋萬殺宋閔公子蒙澤柳從辰曰左傳殺作弑無

然就多改殺則有所避忌也又注貫字與貫字相近官本注

有新城注帝王世紀曰官本注

沛國注秦泗川郡柳從辰曰沛國泗川郡

相集解先謙曰至元和志故相城蓋相土舊都也柳從辰曰水經

陳國陳注邛地在縣北柳從辰曰邛當作

春秋時曰相有賴鄉注老子也錢大昭曰邊韶老子銘云老子

在賴鄉之東楚相縣人也今屬苦板城猶在

魯國注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今案前志班注云故秦許都高

前世已屬豫州非光武時始改屬也惟東海郡本屬徐州光武

耳順帝時東海郡屬國以都重或東海郡改屬豫州此注誤言之

爲郡屬徐州而東海郡王實僅有王都魯國之地名東海而實

益東海及淮陽東南若千里錢大昭氏以爲有脫誤是也

閔里孔子所居注漢晉春秋曰至護吾履鍾離意

別傳載意此事甚詳此注所引漢晉春秋自仲尼以來莫之開

也上脫懸費事又云尋案未了而卒與傳不符所引意別傳亦

與章懷引有異兩舉裴中書辭皆不完蓋亦兼轉寫失

汝陽注地道記爲妄官本注此

縣邑侯國九十九錢大昭曰兗州作縣邑公侯國八十以有東郡

亦當有

魏郡館陶案漢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

爲子求郎則固有襲封

鉅鹿郡南蠻集解惠棟曰至或作曲也柳從辰曰光武紀王郎遣

鉅鹿光武逆戰於南蠻是范書亦作錄矣今案通典鉅鹿下云

漢南樂縣地知錄亦作樂光武紀注亦云左傳齊國夏伐晉取

樂卽其地也其後南從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也則錄

本卽是樂縣樂古通作說已詳第十六校補此南蠻明是南樂

轉寫之誤與南曲無涉常山嘗另置樂城或卽春秋時樂故地

唐有樂城無南樂俗呼倫城似本指樂城章懷借以通俗音耳

常山國有千秋亭五成陌注縣西七里柳從辰曰西當作南

樂城集解馬與龍曰至晉省見一統志柳從辰曰後漢樂城縣元

要謂魏省此以晉志不載據爲晉省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

實則三國魏已無微非必晉始省也

失考晉志不列謹案通典樂城下云漢之閭縣地不云後漢更

樂城遂著版籍未幾復廢故范書

紀傳已無事實可徵不獨魏志也

中山國母極母原作母已正官本不

望都注晉地道記曰官本注

有陽城集解惠棟曰至作安陽關云安陽都尉治柳從辰曰趙刻

安平國津名薄落津注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官本注吾作晉柳

河開國國原作郡已注和帝永元三年復故官本注三十一城集

解先謙曰三國魏河開郡謹案通典云漢屬承郡後爲河開郡不數

趙國有檀臺注魏獻榮椽椽原譌椽官本

注同依史記正

第二十校補

四

倒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桓八年齊侯師入首止應作僭五
年齊侯曾于首止杜預注一統志故考城案賢馬與龍曰考城令王漢無
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考城案賢馬與龍曰考城令王漢無
城今歸德府甯陵縣西南仇覽傳與龍曰考城令王漢無
寬見前志云甯陵故戴國孔穎達云古者苗棘葦相章帝更名故屬
陳郡元許箋謂似戴為戴國稱云有科亭章帝更名故屬
近故鄭志曰有箕子祠有錄亭古句讀之亡案本傳有蒲亨集解
梁陳諸志曰官本蒲作蕭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初官
故城今衛輝府南修干戈于境以虔其忠故曰固馬與龍曰固之難
曹襄邑傳董宜子並兒宣傳高柔傳注及縣人蔡邕撰式樣孫靖孫
昌孫傳董宜子並兒宣傳高柔傳注及縣人蔡邕撰式樣孫靖孫
孫惲見魏志孟仲故屬淮陽有高陽亭破曹義積尸處前聚王邑
又云鄆食其高陽鄉人史記沛公至高陽傳徐廣曰今在罔縣
罷也地志志晉志一統志故城今開封府尉城縣南扶溝棣柳周
稱云小扶亭有清水溝因以名縣有鄉鄉亭馬與龍曰光武封
扶溝縣之平岡亭和帝永元中封陳敬王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城即
侯國亦見陳敬王傳注及縣人郭晴見靈帝紀四

日前漢縣三國魏因漢志二十一
益太康後所省謝云洪字記縣魏屬許昌郡考魏志以許昌為都
未嘗立郡樂史說誤案東魏以縣屬許昌郡一統志晉志省馬
與龍云據宋魏二志晉陳留郡應有扶溝縣一統志故城今陳州
北五十里

東郡秦置去雒陽八百里案賢馬與龍曰太守王閎見張步傳
行志曹紹見伏恭傳百餘里案賢馬與龍曰太守王閎見張步傳
本傳劉延見武紀嚴幹韓宣見裴潛傳注任昭見王昶傳注門下
按案盧放見本傳功曹王隆史王青見張輔傳傳成見魏志趙
原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曹植十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東
黃初六年令有東郡太守王機
陽平郡博平城移屬平陽郡魏都武陽平陽平陽郡左
傳莊十四年杜預注東郡瑷城吳云成九年杜注東郡瑷城吳字
慶範兗州是
縣屬東郡也戶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口六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濮陽集解惠棟曰世布為充州牧濮陽見布傳檀陽令袁

紹見古昆吾國杜預曰古衛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聚徙商丘
紹傳古昆吾國左傳曰衛顓頊之墟杜預曰帝仁昆吾氏困之微

日昆吾之墟城內有顓頊家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
物記曰桑中在其中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
嬃生子六人其一曰樊是為昆吾昆吾春秋時曰濮有鹹城或曰古
鹹國年同會于鹹有清丘左傳曰宣十二年盟清丘在縣東南三
十里魏有鉅城漢縣志云在縣東南十五里後改封中前
晉志云今大名府開州西南志云魏集解馬與龍封侯侯子見
故城今趙傳子本南燕國集解惠棟曰伯明帝封侯侯子見
書曰赤眉有昨城古昨國集解惠棟曰伯明帝封侯侯子見
攻雍縣平陽集解惠棟曰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字杜預云平陽集解惠棟曰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縣東三十里集解惠棟曰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東都縣志云平陽集解惠棟曰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津縣志云平陽集解惠棟曰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有章鄉注作園東馬集解惠棟曰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阿六十里馬與龍曰順帝封王道侯侯孫程傳程望為有秦亭
東平相屯范范令新允見魏志昱傳劉雄見蜀先主志為
左傳莊三十一一年築臺于秦地道志昱傳劉雄見蜀先主志為
洪平范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東平范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鍾英按河注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則太守治東武陽後領兗州牧張邈迎呂布郡縣初平
新允曰君必固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東平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考證山南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贊皇山南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濟北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下集解馬與龍曰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郡改屬平陽集解惠棟曰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府博一統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見張有夷儀聚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十里有夷儀聚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亭左
云見與地廣記謝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范志云

安民亭汶水注汶水西南至安民亭入濟李典屯須昌集解馬與
長安見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西南集解惠棟曰須昌
童侯傳故屬東郡杜預曰須句古國在西北集解惠棟曰元常
在壽張杜說非也京相璠云須臾有一致密城古中都集解惠棟
國二城兩名益遷都須昌胸是其本一有致密城古中都集解惠棟
宰之邑所陽穀城諫曰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于禁傳禁別破高雅
於須昌卽此晉志因東北平都治此一宣陽集解孫慎兒文苑傳故
統志故城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集解孫慎兒文苑傳故
屬泰山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南二十里集解馬
任城國章帝元和年分平爲任城雒陽南二十里集解馬
爲崇德侯任城相行弘兄任城孝王傳楊秉到儒兄傳橋羽見
橋玄傳鄭遂見劉寵傳太守徐瑋見魏志武紀鄧粲見傳
又邳人孫該見劉寵傳注棧徐瑋見魏志武紀鄧粲見傳
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任城王彭傅彰子皆太和六年改封任
城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任城王彭傅彰子皆太和六年改封任
王彰傳改封任城國食五縣青龍二年削縣二其二縣無考
戶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萬四千一百五十六任城集解
馬與龍曰任城令袁安劉祐長周善見本傳本任國春秋傳云任
又縣人鄭仲弟均見均傳魏應見儒林傳八
宿須何杜預云任城縣司馬貞云春秋經桓五年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殺聲經傳並作叔任叔任貞并相近則東平任古仍國
也有桃聚光武破龐萌於桃鄉集解錢大昕曰漢書王氏東平新
貞王安母弟福爲桃鄉侯卽此故城今濟甯州治亢父左傳實十
村預曰縣有郛亭哀六年城郛取杜預曰縣北有郛瑕城集解惠
詩曰伯莊包攷並音苦浪反集解馬貞云舊言剛父武甫到注郭
侯降傳父令荀或見杜注傳先謙曰戰國策蘇秦曰亢父之險
車不得父執勢不得乘險要我而屯濮陽知其能無爲也卽據東
平斷亢父泰山之道兼險要呂布屯濮陽與之無能爲也卽據東
漢縣屬東平三國魏因晉志因一樊儒林傳何約兒休傳先謙曰
統志故城今濟甯州南五十里集解樊儒林傳何約兒休傳先謙曰
從封陶丘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滋陽縣西南
泰山郡高帝置雒陽東千四百里集解馬與龍曰泰山太守任峻
皇甫規見王渙傳抗徐見五行志張舉見史記陳應龍曰康杜密李固
茂呂虔薛梯見魏志本傳都示諸葛珪見蜀志諸葛亮傳都尉夏
班見袁紹傳注蒙陵人高堂隆子琰鮑信志注東平陽人羊俊子胡孫
竊見紹傳平陽人高堂隆子琰鮑信志注東平陽人羊俊子胡孫
日恒帝紀永壽元年置泰山琅邪郡都尉官志琅邪國下占木紀承

杜預言黃龍見無秦字謝引誤晉志因云杜山
 在東北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北
 之萊北邑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北
 故名馬與龍曰萊蕪長記丹見本傳
 許潘水出杜預曰汶水出集解惠棟曰潘水無
 縣至晉始廢晉志因一統志前漢縣三國魏因
 有故城今淄川縣東南六十里蓋集解馬與龍曰
 晉防杜預曰在縣東南有防城集解惠棟曰潘水
 出臨樂山北入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志
 東莞謝引一統志表為證今按一統志云晉屬東
 舊也晉志因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南武陽周集
 城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
 侯國有顓臾城集解惠棟曰杜預云在縣東北
 七十南城集解馬與龍曰杜預云在縣東北
 里山左傳哀八年克東陽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
 莒邱司馬遷八年克東陽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
 薛即與諸本脫牛字先謙曰前漢縣有輿城集解
 晉志因作南武城一統志故城今費縣西南九十
 德明侯國曹騰封費是都故屬東海有祊亭杜
 音祕侯國縣費亭非此國故屬東海有祊亭杜
 二年估人歸其仲及密有台亭左傳襄十二年
 杜預曰縣有密如亭有台亭南有台亭集解惠
 又音臺一音翼之亭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傳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趙一漢縣晉志改屬
 統志故城今費縣西南四十里
 縣高誘云山名也或斯阜也俗謂之胡廬堆南
 國魏因洪志作東牟斯阜也俗謂之胡廬堆南
 康後所改吳志云左傳隱六年杜注亦作牟洪
 因作東牟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萊蕪縣東北
 濟北國經并泰山復分雒陽東千一百五十里
 除濟北國為北安縣屬泰山故志無濟北國本
 為國馬與龍曰和帝封皇帝弟壽為王建安十
 王傳建安十七年立皇子遼為王見魏帝紀濟
 滕延見侯覽傳絕信見袁紹傳又郡人顏斐見
 臨傳植子志徙封濟北王五城集解先謙曰三
 植傳植子志徙封濟北王五城集解先謙曰三
 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
 廬之盟杜預曰今縣故城有邾山在縣北成二
 窮杜預曰縣東有地名石窮集解惠棟曰晉志
 見魏志謙傳有平陰城集解惠棟曰京相璠
 有防門左傳襄十

萬邑令王淞見楊震傳又縣人刺史治集解馬與龍曰刺史趙承
 乘兒本傳涼茂見魏志本傳額見皇甫布傳楊叔恭薛季偉孟堅
 見袁紹傳劉岱見臧洪傳金尚見呂布傳楊叔恭薛季偉孟堅
 見濟水注從事衛胤見第五種傳孫亮別駕馬巡察問程主簿華有梁丘
 城左傳莊三十二年遇子梁丘武紀別駕馬巡察問程主簿華有梁丘
 防杜預曰梁丘在西陽城諸本脫下西字案本傳劉不將俊疆所
 之鼎又注縣西有西陽城諸本脫下西字案本傳劉不將俊疆所
 據郡案前志山陽有西陽縣永元中徙封西陽侯之諺也先謙曰前
 漢縣三國志因洪有侯國潁川卓信謂陽為防之誤也先謙曰前
 志一統志云故城今濟南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徐人賂將以甲父
 平鄒衍云昌邑東陸氏音亡都帑音見司馬貞云小顏音昌非也
 杜預云在昌邑東南陸氏音亡都帑音見司馬貞云小顏音昌非也
 見安帝紀二十三年齊圍鄒魯宣帝宣傳水經濟水注春秋時曰緡
 左傳晉紀二十三齊圍鄒魯宣帝宣傳水經濟水注春秋時曰緡
 省紀要恒省縣入金鄉一統志故城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巨
 野傳北野凌鄭元云鉅大也野鳥數今咸陽集解惠棟曰尚書大
 西傳伯陵與龍元云鉅大也野鳥數今咸陽集解惠棟曰尚書大
 李典作南馬與龍元云鉅大也野鳥數今咸陽集解惠棟曰尚書大
 後漢志二十一有大野澤敷畝有大野杜預曰縣西南
 有郎亭定十三年齊伐晉之所集解惠棟曰郎古閭字先謙曰前
 漢志郎亭定十三年齊伐晉之所集解惠棟曰郎古閭字先謙曰前
 通志涿州鉅野三國魏因謝云清水注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
 改屬高平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鉅野縣南高平集解惠棟曰鄧
 孫康曾孫馬與龍口高平令滿寵見魏志寵傳又縣人王龔于楊
 見水傳都慮見孔融傳李剛侯國故章帝更名曰高平章帝復
 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棗州郡志作棗縣案東平有柳亭有茅鄉
 城杜預曰茅鄉在昌邑西南築罷惠棟曰京相璠二縣三十里
 置縣以縣前一統志故城今曹州府鉅野縣南高平集解惠棟曰鄧
 城今兖州府鉅野縣西南湖陸倫傳又縣人度向單曉見本傳故
 湖陵章帝更名水出地志道記湖陵蓋自光武中興郡縣名皆復其
 舊召南帝又改湖陵為湖陸也惠棟曰鄧展云元和年改安元
 案費亭乃費縣故封將軍遷鎮東道記馬封費亭侯不云紹封知別
 年天子拜太祖父德將軍還鎮東道記馬封費亭侯不云紹封知別
 魏因謝云呂虔封費亭已見鄒縣注何說非是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城今濟甯州魚臺南平陽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九
 城南六十里

也。有三饒亭湯伐三饒孔安國曰今定陶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志
即此吳云魏志黃初中濟陰王據封此太和六年徙封彭城
志屬濟陽郡案晉志濟陽郡即濟陰之說一統志故城今彭州府
北四里西宛句集解惠棟曰小顏音勛馬與龍曰盧有煮棗城史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南有潁水東南有蕘山
南河之域但小許其處耳姚寬案宛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
清河之域但小許其處耳姚寬案宛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
句令即此昔志屬濟陽郡作宛句一統志故城今荷澤縣西南
陽采輯惠棟曰帝下世殺葬所西北也郭緣生述記云城陽縣
城南六里堯母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類間有印文謂之印鰲魚
非告祠者捕不得馬與龍曰成陽令管遵見水經瓠子河注有
美家靈臺有雷澤禹貢曰雷夏既澤帝曰前漢縣志田獵因山漁
說同晉志屬濟陽郡作成城一統志集解馬與龍曰乘氏合梁
志故城今濮州東南與曹州接壤乘氏集解馬與龍曰乘氏合梁
志李典傳侯國博物記曰古乘上集解錢有泗水鄭元為河
有鹿城鄉集解惠棟曰鄆元春秋之鹿上也杜預以鹿上為河
陵王茂黃初三年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邱句陽集解惠棟曰句
古志屬濟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鉅野縣界句陽集解惠棟曰句
日縣本傳有垂亭左傳隱五年遇于垂史記無垂說魏安僖王曰
霸兒本傳有垂亭左傳隱五年遇于垂史記無垂說魏安僖王曰
京相璠云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先謙曰前漢縣三
魏因吳云魏志范陽王敏懷初五年封此太和六年改封瑕邪一
薛縣故城今荷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先謙曰前漢縣三
齊侯于郕杜預云今甄城荀或袁紹傳皆作甄注云今濮州縣音
循孫楠曰後漢獻帝治郕城刺史治此陸氏曰或音真馮與龍志曰興
從事薛悝領程昱傳毛玠呂虔見魏志傳別駕單湛見魏志郕城
年郭或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故屬東郡吳云黃初六
作羊里晉志改屬濮陽國一統志故城今濮州東二十里離狐
故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故屬東郡吳云黃初六
一統志故城今大廉見寶字記刺史夏侯威見魏志夏侯淵傳
名尉東明縣東南康仁集解馬與龍曰魏宛旋自郕城移治廩丘
高葛延夏侯惇兄桓範見曹爽傳注凌傅恩兄慈傳吳志泰然
傳徵兗州牧後以兗州在蜀分解放職蜀志鄧芝宗預胡濟均
兗州牧廩丘令溫恢見魏志恢傳又縣人王觀子攄見觀傳

右兗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先虞傳王朗子肅孫憚朗兄子詳見魏志朗傳本國刺史治

一年郡黑肱以濫來奔杜預曰縣所治城東北有
國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魏志建

泉也俗謂此山謂懲父山集解先謙曰注下謂官

[illegible]

又郡人蔡載子條機見吳志張昭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
云彭城王據傳太和六年據由定陶改封此以郡爲國
舊縣七城廣城移屬沛國
三千二十七 彭城 古大彭邑北征記城西北二十里有山臨淮
有宋桓鑣石椁皆青石隱起遠龍鳳之象集解馬與龍曰彭城
令楊統見楊厚傳魏顯見本傳又縣人劉子般孫愷志三國魏
符傳呂虔見殷傳樊阿見華有鐵因書云有呂布城地苑志有曹
統志城見元和志晉志治一武原集解馬與龍曰桓帝封徐璜爲侯
縣人劉授見楊震傳先謙曰前漢魏超楚三原合蘇章見本傳又
魏因彭城晉志治一統志故城今邳州西北一傳陽有粗水左傳
西北有粗水溝去卽陽縣也集解志曰左傳襄子年逐伐卽陽設
梁作傳陽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彭城志呂集解思棟曰春秋
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嶧縣南五里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
梁馬與龍曰左傳襄元年杜預注呂雷二縣今屬彭城郡先謙曰
前漢魏超楚三國魏因彭城志呂集解思棟曰春秋
統志故城今徐州府銅山縣北一雷前漢魏超楚三國魏因彭城
故城今沛縣東南一統志因地利開李兆洛云當在今徐州府境
巨集解馬與龍曰先武封劉殷爲侯見殷傳卽郎長劉平見本傳
志故城今鳳陽府廣城集解馬與龍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
南州志北六十里廣城集解馬與龍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
紀前志爲沛郡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沛國見魏志明
考徐州諸郡無廣城縣卽徐州攻廣城拔之李典傳攻廣城拔之
屬彭城國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沛縣東
廣陵 郡景帝置爲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曹泗水國以其縣屬
志廣陵後漢海陵郡今廣陵十里集解思棟曰沈約云海陵縣前漢
志爲廣陵王後封荆子元壽爲侯見廣陵思王傳太帝橋基見橋
句雲見荀爽傳張翊見顧帝紀陸闕見陸績傳王喜見賢帝紀
傳范曄見吳志孫登傳衛旌見步騭傳又郡人陳琳見魏志王粲
傳發廣陵太守治射陽後徙東城太守見魏志陳登吳志孫策傳
登建安末吳主權以孫韶爲廣陵太守使衛尉朝城廣陵功竟
鳳二見孫亮孫峻傳案此則使衛尉朝城廣陵功竟
先謙曰三國魏制置廣陵郡領漢舊縣堂邑泗二縣地餘縣廢洪志
沛爲泗城吳割置廣陵郡領漢舊縣堂邑泗二縣地餘縣廢洪志

[illegible]

本作城考證曰城當作成錢大昕曰當云故屬九江馬與龍曰縣人魯肅爲東城長肅子淑孫睦兒吳志肅傳先謙曰前漢縣屬九江兵衝遂廢晉志復置作東城改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當兵衝遂廢晉志復置作東城改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東南曲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留川王子鳳所封故屬東海集解東南曲陽侯國集解錢大昕曰留川王子鳳所封故屬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長陳俊見本傳封故屬東海集解茂改封曲陽王卽此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海州西南司吾惠陳曰鄆元子春秋左傳楚侯國故屬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鍾吾子春秋左傳楚侯國故屬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徐州府宿遷縣北良成集解先謙曰官本成作城馬與龍曰縣人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前漢昭十三年晉會吳於良集解先謙曰統志故城今邳州北夏丘故屬沛國於此故名見寰宇記前漢縣三國魏因太祖征陶謙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邱卽此見曹洪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泗州治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魏氏春秋曰初平爲城陽新城縣解馬融說田豫州無新縣解馬融說田豫州無新縣志曰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昌慮并東海集解錢大昕曰魏志太祖紀建安三年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以減霸傳考之蓋禽呂布後所置魏氏春秋以爲初平三年

分者誤先謙曰袁宇記魏明帝復城陽郡據魏志知樂史誤也道鑑胡注城陽置卽時屬徐州後移屬青州利城郡魏廢見紀要三國魏徐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之凌海西下邳之淮以北十三縣爲郡國五縣邑侯國四十三首縣二縣吳割屬縣二

郡國志三第二十一 終

後漢書二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一校補

郡國志三陳留郡有匡城注孔子囚此案因當是有祭城注注曰

近濮水官本注注曰

東郡有竿城集解惠棟曰至官本注城作縣今案注言前書故發

前書則固非指前志之發干蓋前志之發干城不曰前志而曰竿城即前漢故發干城其地至後漢已併入於衛也如即前志

之發干城則既言前不必更言故矣前書衛青傳封青子登為發干侯或即在此是則故發干乃侯國城一作縣非也

東平國有闕亭案前志東平陸應劭云古厥國今有厥亭是與此

故聚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柳從辰曰吳云曹徽

曹魏時壽張亦當為王國矣但後既遂為東平屬縣仍當以縣論

泰山郡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一官本末一作七

山陽郡故豪章帝更名官本豪注王莽改曰高平官本注

濟陰郡有煮棗城注東有淮穎煮棗官本注穎作穎是

東海郡有伊盧鄉注鍾離昧冢在伊盧官本注家作冢

承集解徐松云承縣曰承水得名作承誤今案承字雖見晉書然

丞為三合字不從承也玉篇引聲類謂承即拊考說文無義可言

易證以釋文及今字惟通承丞極易文未有作承者集韻謂拊承橙極丞五形同字承即承之或體亦分別言之承為縣名前

志同莽曰承治可知尚讀如字徐必謂作承為誤類於知今而不知

古矣

祝其有羽山注即羽泉也今案羽泉亦當作羽淵

琅邪國緇集解惠棟曰至陸氏云本或作緇案穀梁節

廣陵郡有江水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謹案通典

郡魏為重鎮後屬吳注載文帝黃初六年征吳使張遼乘舟與

曹休至海陵是歲遼薨於江都是廣陵先屬魏有江都也吳志

孫峻傳又云使呂據等自江都入淮泗是後屬吳亦有江都矣疑晉滅吳時當省之後復置而沈志失考

海西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東海無海西有海曲縣當作曲也柳從

前書李廣利傳廣利封海西侯又疑前志海曲本海西之誤今

能涉流沙通西海因封為海西侯班表不著侯國地所屬師古亦未言是否即東海海西縣仍難確定耳

第二十一校補

郡國志四第二十二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二十二

青州

北海平原齊安集解惠棟曰青州其地記云東

十年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通鑑胡三省注魏青州統郡

濟南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通鑑胡三省注魏青州統郡

自移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通鑑胡三省注魏青州統郡

分北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通鑑胡三省注魏青州統郡

得梁故曰大較言之也先謙曰案建安十三年劉琨降州志云魏

長沙主領江陵以西立案建安十三年劉琨降州志云魏

魏遂不置南郡惟立襄陽郡十五年先曹仁又得江陵郡志云魏

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通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志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營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城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始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揚州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武陽郡志云魏

傳先謙曰郡人潘干嘉見獻帝紀公玉帶見張純傳注徐巡見衛

城王楷從封官本郡作國是三國魏因吳云魏初為郡正始七年任

之縣也增置戶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萬三千三百八

東平陵集解馬與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天山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南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平陵集解令劉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地理志魏武置郡十二其一樂陵元和志棣州曹魏時屬樂陵國
沈志以爲晉武分置郡恐誤謝云陳矯韓琦爲樂陵太守見魏志並
在建安中是魏武置郡之明證蜀九年費詩傳王冲降魏爲樂陵郡
守以李嚴傳考之冲降魏在建興九年詩是魏太和中有樂陵郡
魏志正始五年徙封曲陽王茂爲樂陵王即此一統志晉樂陵郡
徙治厭次是魏郡治樂陵洪志從晉志治厭次非晉志屬樂陵郡
樂陵縣西南三十里 **濕陰** 集解今濕亭曰地理風俗記平原濕陰
杜預注左傳又作濕也宗俱碑陰亦作濕陰濟南安王傳作濕陰
馬通鑑建安八年帝諱將劉祐起兵濕陰即此馬與龍云左哀十
年傳杜注濟南有濕陰縣是晉初改屬濟南郡也晉志省一統志
府城邑濟南安德侯國 輟傳先謙曰前漢縣令安惠仁見魏志晉
志因一統志故 **厭次** 本富平明帝更名帝永平五年改案史記有
厭次陵縣治 **厭次** 本富平明帝更名帝永平五年改案史記有
舊名明帝蓋復古耳馬與龍曰光武封張純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見純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樂陵郡寰宇記曹魏屬樂
陵晉志屬樂陵國一統志故城云武定府屬信縣郡寰宇記曹魏屬樂
樂安國 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永元十一年更名縣東南五百二
里其爲衍字無疑後讀宦者傳彭熒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縣
屬平原郡乃悟此後漢志二十二
城因此三字錯入樂安注中校書者遂改十爲九以合見存之數
耳魏志明帝封皇子建嗣和帝改國名樂安千乘王傳章帝封皇
子伉爲千乘王薨子龍嗣和帝改國名樂安千乘王傳章帝封皇
千乘貞王傳千乘太守崔恭李尤兄本傳太陸逢沛見賈逵傳
陳章見本傳樂安相魯恭李尤兄本傳太陸逢沛見賈逵傳
侯惠見本傳樂安相魯恭李尤兄本傳太陸逢沛見賈逵傳
厭兒鄭玄傳任樂見魏志倉慈傳周宣 **九城** 樂安郡魏漢舊縣九
城見志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氏國引一統志淹之案一統志 **戶七萬**
東鄒漢置屬千乘後漢省晉復置去東字謝引誤今不從 **戶七萬**
四千四百口四十二萬四千七十五 **臨濟** 集解馬與龍曰縣周
穆見陳 **本狄安帝更名** 地道記曰狄伐衛諡公集解惠棟曰東觀
漢傳曰狄三國魏因晉志西一統 **千乘** 縣在齊城東北一百五十
里隔會水地理風俗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濕沃城故
縣也馬與龍曰縣人歌馮欲子復見儒林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高苑** 集解前志作高苑
有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 **樂安** 集解馬與龍曰樂安長韓當
有二在今濟南府新城縣

縣七入東萊之黔陬琅邪之東武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口
姑幕爲十城東安平移屬齊郡
八十五萬三千六百四
七達謂之劇郭璞云今北海劇有連子駒劇之人揀者也南雅道間
傳任峻見王漢傳又縣人滕撫漆延見漢賢博勝賈耽弟曹恭見本
見吳志有紀亭古紀國集縣魏屬東莞吳夷表魏屬琅邪蓋據沈志
府傳志康志謝志魏志徐幹吳志陸瑁並水孔融射人于傳隱元年
引注東莞郡志與融相拒兩郡涉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見
上卷台志春秋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昌樂縣志五
九州春秋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青州府昌樂縣志五
城今昌樂平壽有斟城杜預曰京相璠云故斟尋國故縣後省集解惠
縣東南平壽有斟城杜預曰京相璠云故斟尋國故縣後省集解惠
反前志作斟音同有寒亭集解惠棟曰杜預斟尋國故縣後省集解惠
扶風反徐齊音在角反先謙曰晉志改屬濟南郡馬與龍云據杜
預左傳注晉初屬北海吳云晉志濟南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卽堅
是謂改濟南爲濟岷也然五縣中惟祝阿一郡平壽等四縣漢時屬北
四縣東西相距四百五十里安得同縣一郡平壽等四縣漢時屬北
海知晉初改北海爲濟岷非改濟南也至祝阿一縣則誤爲屬入
非濟岷所得屬北海爲濟岷非改濟南也至祝阿一縣則誤爲屬入
改正家沈志濟南太守下引晉世濟岷郡云魏平獨立此郡案晉
濟岷志志濟南則濟岷之說說無據非都昌之部城也馬與龍曰
是一統志故城今萊州府濰縣西南
城在相孔融志都昌縣志漢都昌縣志晉志故城今昌邑縣西二里
縣注北海郡昌邑縣志漢都昌縣志晉志故城今昌邑縣西二里
杜注北海郡昌邑縣志漢都昌縣志晉志故城今昌邑縣西二里
兒解傳卽魏見光武傳周澤見侯侯傳頭字普孫承見宇傳有渠
巨亭地記卽見光武傳周澤見侯侯傳頭字普孫承見宇傳有渠
注詣安邱縣志卽見光武傳周澤見侯侯傳頭字普孫承見宇傳有渠
改安邱爲渠邱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昌邑縣西二里
復有密鄉故縣志卽見光武傳周澤見侯侯傳頭字普孫承見宇傳有渠
海賊管承屯洙約見武高密志卽見光武傳周澤見侯侯傳頭字普孫承見宇傳有渠
東北三平昌侯國故屬琅邪有婁鄉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西南
十里

密太守領夷安晉志省一統
性故城今萊陽縣南高密縣治
公沙穆子字兒穆傳侯國集解東大昕曰賈復所封前志有膠東
本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因謝至觀子懷熙初封膠東即墨集
惠棟曰前志有天寶山管志有天山祠侯國賈復錢大昕曰有棠
馬與龍曰即墨令王簡見魏志脩傳也集解齊召南曰案左傳注原
鄉左傳襄公六年閼婁杜預曰棠園也集解齊召南曰案左傳注原
郡一統志故城今平度州東南康王城壯武安帝復傳隱元年
紀伐夷集解先謙曰前漢屬膠東三國魏因改屬城西陽下密集
惠棟曰晉志有三石祠馬與龍安帝復集解先謙曰前漢屬膠
守下密丞劉備見蜀先主志北海縣東巨屯道記曰蓋澤在北海
改屬濟南後漢晉太康地志屬北海縣東巨屯道記曰蓋澤在北海
解錢大昕曰當作挺宋書州郡志挺令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
形偏旁亦異故知非也注所引地道記即前志志琅邪東長廣文義
澤上當有奚字後漢長廣政屬東萊劉氏不注於東萊之長廣而
注於北海之拒末詳其故先謙曰官本注主府王是一統志登州
麻矩縣故城漢置後漢屬北海萊州府拒縣故城漢置周

琅琊後漢屬北海所謂屬北海者並指此拒縣蓋兩存其說案漢
廷縣今萊陽縣南漢長廣縣今萊陽縣東元和志獫狴澤在昌陽
故劉氏引四里道里記於拒縣下拒縣當在東鎮養澤在此三縣之西
新縣之內南枕之故城與拒縣同音故城今萊陽縣南漢長廣縣今萊陽縣東元和志獫狴澤在昌陽
膠縣南三國魏因晉志作挺皮廣郡一統志故城今登州府萊
陽縣南觀陽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在觀水之陽先謙曰前漢屬萊
伯即此有成山太和六年田豫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之見明紀
齊志成山在文登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旁多礁島海道極險處也
今萊陽縣東七十餘里

東萊郡高帝置雖陽東三千二百八十八里集解馬與龍曰膠東令何顯則
高柔傳注管統見阮祐傳王忠見王脩傳公沙穆隱居東萊張儉流
轉東萊兄本傳又郡人司馬均見賈逵傳王基見鄭玄傳王頌見
諡志母邱儉傳先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一城陷陟移三國魏東萊郡領漢萬壽
東萊郡領縣六別立長廣郡吳云洪志據魏何夔傳遷長廣太守
顧六縣有長廣牟平東牟昌陽其三縣當即其疑當時因黃
甯起青徐間郡縣寥闊難治故置長廣郡魏末郡或旋廢至晉咸
甯三年復置太康地志不其長廣延三縣俱云屬長廣則知咸甯
三年前本有長廣郡今考咸甯在太康前太康地志所云不其等
縣屬長廣者即指咸甯三年事也長廣太守見史者惟一何夔時

在延安初年十八年獻帝起居注所載青州屬郡已無長廣蓋
是時已省又洪志引管輅傳注前長廣太守陳承祜授城門陳承祜為魏有長廣蓋
書表考輅傳前長廣太守陳承祜授城門陳承祜為魏有長廣蓋
還長廣太守陳承祜授城門陳承祜為魏有長廣蓋
謝云劉繇傳云承祜明為承祜之訛亦遠長廣還入東萊故承祜書
法說並是吳戶十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萬四千三百九
十三黃地記曰縣東二百三十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百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曾孫廣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百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入見云有八城司馬懿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濟南
龍見光武封耿舒為侯見耿舒傳今登州府黃縣東南此平
龍見光武封耿舒為侯見耿舒傳今登州府黃縣東南此平
省龍一統志故城今嶧侯國地記曰有百枝萊君祠三國魏因
黃縣東南十五里嶧侯國地記曰有百枝萊君祠三國魏因
此山志云百支萊王祠又黃縣有萊山松萊君祠神劉龍三齊記曰南
黃縣東南十五里嶧侯國地記曰有百枝萊君祠三國魏因
漢志云百支萊王祠又黃縣有萊山松萊君祠神劉龍三齊記曰南
統志云百支萊王祠又黃縣有萊山松萊君祠神劉龍三齊記曰南
傳志侯國劉建書嶧里沙曲成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
傳志侯國劉建書嶧里沙曲成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
見律志注先漢志三國志東晉志宋志齊志梁志陳志隋志唐志
因作曲城一統志故城今萊州府掖縣東北掖集解馬與忠傳太
按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百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人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百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日惠棟曰過音戈寒泥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國除夜侯有過鄉國
先謙曰前漢志三國志東晉志宋志齊志梁志陳志隋志唐志
晉省入牟平故城今掖縣西昌陽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
登州府文登縣西北昌陽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
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掖縣西昌陽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
府平度府志云李典擊管承於長廣郡此為縣說見劉意前漢志三
琅邪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百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廣郡一統志故城今掖縣西昌陽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
傳州府志云李典擊管承於長廣郡此為縣說見劉意前漢志三
侯國故城今掖縣西昌陽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
州府志云李典擊管承於長廣郡此為縣說見劉意前漢志三
州府志云李典擊管承於長廣郡此為縣說見劉意前漢志三

萊州不期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百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府境有萬歲水北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南有傳王仲見王景傳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傳王仲見王景傳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鄉土人各名曰康成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常士人各名曰康成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國志云故城今即墨縣東南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統志云故城今即墨縣東南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齊國志云故城今即墨縣東南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見東平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
曹世叔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
江革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傳董度見王建安傳
晉書二年封先謙曰三國志魏明帝紀初三年芳明帝紀初三年芳明帝紀初三年芳明帝紀
青龍二年封先謙曰三國志魏明帝紀初三年芳明帝紀初三年芳明帝紀初三年芳明帝紀
政為齊國六城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百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新齊志云故城今即墨縣東南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波志云故城今即墨縣東南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洪志云故城今即墨縣東南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以證之魏志齊國有廣饒縣東莞蓋郡志齊國有廣饒縣東莞蓋郡志齊國有廣饒縣東莞蓋郡
齊郡志云故城今即墨縣東南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不其縣侯國與龍解錢宋鄧封
百六十五臨菑集解馬與忠傳太史公又縣志二百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
齊刺史治兩難十數齊有海陽郭璞曰呂尚家在海陽郭璞曰呂尚家在海陽郭璞曰呂尚家
在齊桓公物記曰在縣西有海陽郭璞曰呂尚家在海陽郭璞曰呂尚家在海陽郭璞曰呂尚家
曰南山博物志云齊桓公物記曰在縣西有海陽郭璞曰呂尚家在海陽郭璞曰呂尚家在海陽郭璞曰呂尚家
城南山博物志云齊桓公物記曰在縣西有海陽郭璞曰呂尚家在海陽郭璞曰呂尚家在海陽郭璞曰呂尚家
傳召亮見召馴傳法雄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
田楷見召馴傳法雄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
典傳程喜兒管南傳鍾毓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
宇別駕見管南傳鍾毓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劉琨見洪傳
謝州府志云李典擊管承於長廣郡此為縣說見劉意前漢志三
縣北里古渠巨前漢志三國志魏志齊志梁志陳志隋志唐志
達里古渠巨前漢志三國志魏志齊志梁志陳志隋志唐志

縣八城山都改屬襄陽郡成都關洪志義陽郡從太康地志及寧
宇記入江夏之平春郡謝氏據魏元年分襄陽之郡棗縣屬義陽
當屬江夏洪志不能越南陽而初元年襄陽之郡棗縣屬義陽
郡謝氏江夏洪志不能越南陽而初元年襄陽之郡棗縣屬義陽
越南陽而有棗縣是棗縣無緣自襄陽來周明紀疑衍戶五十二
葉字詁義疏載石碣誌疑義疏載石碣誌疑義疏載石碣誌疑義
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宛集
惠棟曰羅泌云武丁子封宛城爲宛侯始封劉賜爲王見劉光武
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宛城龍曰更始封劉賜爲王見劉光武
宛令杜安見樂侯傳夏勤見樊儼傳神拂黃昌見本傳吳樹見梁
冀傳通典魏荆州刺史治宛曹仁屯宛見魏志仁傳夏侯尚
裴潛胡爽鍾繇母邱儉治宛楊儀傳楊肇見吳志陸抗傳從事劉望
之見魏志劉廙傳桓階見本傳魏末荆州徙治新野又縣人趙匡
見馬異傳彭宏見先傳邢穆見明帝紀董班見李固傳卓茂孔
雄音子定孫黃曾孫壽見通傳孔喬見樊英傳李軾孫勝玄孫世
光傳吳尉子形吳漢子成國孫旦臣曾孫勝見漢傳任延子悅見
延傳朱祐子商紀漢子成國孫旦臣曾孫勝見漢傳任延子悅見
傳何真見何紀何進弟苗見進傳趙思子軾孫勝玄孫世
見暉傳張羨見劉表傳茂充見衛鳳傳州泰見魏志鄧艾傳文聘
子岱休孫武見聘傳王連子山見蜀志連傳許慈本申伯國記
子助見慈傳張否見吳主權傳謝景見孫登傳士
郡城周三十六里博物記有南就聚集解惠棟曰郢元有瓜里
申東觀武昌郡注有玉池澤袁山松書曰賈復從有東武亭棟曰春
津拒光武郢里有夕陽聚擊郢奉追至夕陽聚擊郢奉追至夕陽
秋之武城也杜預云在縣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
降元年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死從子緡領其眾二年魏武到安
從討章陵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治冠軍邑集解錢太
第二女冠軍公主馬與龍曰光武封賈復爲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守見當傳又縣人賈復子忠郎宗孫敏曾參晉孫建復傳杜茂
子元孫奉見茂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
見郢哀王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治冠軍邑集解錢太
故城今郢州西北四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安帝封鄧綰爲侯
王喬見本傳又縣有長山曰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屈完曰
北去城三里葉公諸梁家近縣祠之曰葉君以爲城官本考證曰
推尋文義當里左傳屈完曰楚國之方城以爲城城官本考證曰
縣南今此文誤倒惠棟曰前志及無水注皆云葉有長城號曰方
始晉縣東有觀城山號曰陽城南北盛宏之荊州記云葉東界有故
城則長山當作長城也又唐韋士論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
則方城本萬城轉作万字遂訛爲方也有卷城楚子使季然郭卷

見陽三馬魏陳郭屋縣府雲黃左縣先楚式郡越
杜泉國因俊亭知東二初傳陵謙子人魏
詩鄉魏晉俊馬耕霜陽二二傳此曹武董
傳盛龍晉俊馬耕霜陽二二傳此曹武董
陽弘晉俊馬耕霜陽二二傳此曹武董
泉志因紀張早則常郭有精山朱偽晉改
鄉云長堂要堪西郭遊清冷之淵出西郭
佐其紀故孫鄧皇鳴清冷之淵出西郭
張地云堂要堪西郭皇鳴清冷之淵出
宗受故城今衡見杜義見朝物有光見
見險城邑陽傳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本楚蔡陽傳南陽魏魏魏魏魏魏魏
傳南陽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陽塞北陽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太守馬前漢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袁與龍里三縣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術治魯陽集水出物後說南有
魯陽集水出物後說南有
孫長傳集水出物後說南有
望董傳集水出物後說南有
鎮崇有棟解淫紀有都

從古黃玄說所出陽義陽日集南見馬斯縣今
所云淳聚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滅廖聚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與者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此解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別救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先反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謙左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曰氏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前傳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漢作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縣慶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三其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國音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因耳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政理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屬志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義在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郡湖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謝國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云陵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洪後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志師集昌福謂射義陽西整陽集南見馬斯縣今

城臨宛晉志改屬義陽山都侯國黃門楊俊馬與龍曰順帝封中
郡馬武侯後城更封鄧見武傳山都侯國龍因述屬襄陽韓暨沈志
封都屬襄陽郡一統志前漢縣三都侯國龍因述屬襄陽韓暨沈志
晉志屬襄陽郡一統志前漢縣三都侯國龍因述屬襄陽韓暨沈志
故城北襄陽縣西北源旁悉芳菊水極甘者猶以爲天漢
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又中有三十家
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
食之甘胡廣父袁胤南陽收其質種之京師遂處此菊植之策解
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即改仰錢志周穰解惠棟曰說文作鄧馬
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內鄉縣東北左傳劉茂封壤侯見泗水羊鄧
與龍曰更始封廖港爲王見劉左傳劉茂封壤侯見泗水羊鄧
堯封壤侯見資憲傳縣人張溫弟敞見資憲傳郭稚子丹孫宇清鄧
領丹傳洪云有魏武縣建安三年征張繡所築野太守晉分南陽立
屬義陽郡一統志武初改朝陽南都賦陳下注鉅盧李善引杜預表
故城今鄧州城南南陽郡所近鉅盧陳下注鉅盧李善引杜預表
帝從封劉游爲侯居南鄉水所近鉅盧陳下注鉅盧李善引杜預表
三國魏因晉志改屬義陽郡一統志武初改朝陽南都賦陳下注鉅盧
統志晉初改故城今鄧州城南南陽郡所近鉅盧陳下注鉅盧李善引
苑侯國襄陽舊傳曰有松子亭下有神碑中多魚人捕不可得
傳侯國襄陽舊傳曰有松子亭下有神碑中多魚人捕不可得
封馬武侯永平五年徙封平竟陵侯見城陽恭王平所封後徙竟
神陽立何志有蔡陽龍曰前漢縣三都侯國龍因述屬襄陽韓暨沈志
陽縣安聚見集解傳劉宣見安聚傳劉弘均傳均孫宗資見靈帝紀劉
孫條均族子意傳劉宣見安聚傳劉弘均傳均孫宗資見靈帝紀劉
俱宗字宗預見蜀志原傳劉望侯國博物記曰有土魯山出紫石
侯表安聚侯丹以長沙定王子封傳六世崇爲王莽所滅建武二
龍以崇武父弟從紹封三年安聚侯侯卓茂傳曰前漢縣三國魏
注光武封劉嵩爲白牛侯見安城侯侯卓茂傳曰前漢縣三國魏
因謝云晉國志劉冀宗預並云南陽府鎮平縣東南筑陽縣解惠
音一統志晉國志劉冀宗預並云南陽府鎮平縣東南筑陽縣解惠
竹侯國吳漢子吁後徙封平春有涉都鄉物記曰穀國在縣北博
侯國吳漢子吁後徙封平春有涉都鄉物記曰穀國在縣北博
注縣北博有開林山西三國魏因改屬南鄉郡與龍曰李卻封涉都
統志故城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武當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鄧

[illegible]

鯉不取弄戲入便殺入八月月中好在墳上自縊膝頭如虎掌爪小兒不知欲
 見號五部兵見案廣漢志先謙曰官本注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也
 故號便一作使木盧城今編有藍口聚三國魏因改據襄陽水注作鯀
 襄陽郡襄陽縣志西南城有權晉志因城郡楚遷於那處杜預曰縣東
 襄陽郡襄陽縣志西南城有權晉志因城郡楚遷於那處杜預曰縣東
 先謙曰襄陽郡襄陽縣志西南城有權晉志因城郡楚遷於那處杜預曰縣東
 官集縣城東有盧城沮水南有權城諸城伍所剋州記曰縣東南門
 城集縣城東有盧城沮水南有權城諸城伍所剋州記曰縣東南門
 西陽城杜預曰縣東有盧城沮水南有權城諸城伍所剋州記曰縣東南門
 長夜輕騎行其故城在及於常陽之長坂城曹公追先主常陽
 長坂輕騎行其故城在及於常陽之長坂城曹公追先主常陽
 謝文所破在今陽縣東南五十里西北之東主傳沮水注常陽
 謝文所破在今陽縣東南五十里西北之東主傳沮水注常陽
 見杜預志云有章華宮馬與龍胡廣子貢見侯國曰集解錢封中
 魏志劉表傳注又縣人胡剛胡廣子貢見侯國曰集解錢封中
 黃門王康馬與龍曰靈雲夢澤在南杜預曰州國在縣東枝江縣
 帝時朱禹見華容縣東南亦有雲夢澤在南杜預曰州國在縣東枝江縣
 雍有雲夢城或曰華容縣東南亦有雲夢澤在南杜預曰州國在縣東枝江縣
 雍有雲夢城或曰華容縣東南亦有雲夢澤在南杜預曰州國在縣東枝江縣
 貢反又注州國在縣東南諸本脫南字依注遷先謙曰前漢縣
 三國志又注州國在縣東南諸本脫南字依注遷先謙曰前漢縣
 容東劉熙曰華容漢安陸縣志劉表改分房陵兵從華容道步歸
 荆州武帝置縣西北樂史當說紀皆非晉志利縣一統志故城今
 荆州武帝置縣西北樂史當說紀皆非晉志利縣一統志故城今
 陽集縣志與龍曰襄陽侯曹郁見龍公傳注荆州刺史劉表治襄
 陽集縣志與龍曰襄陽侯曹郁見龍公傳注荆州刺史劉表治襄
 史治陽事韓嵩別駕劉先東曹掾傅異見表傳注荆州刺史劉表治襄
 史治陽事韓嵩別駕劉先東曹掾傅異見表傳注荆州刺史劉表治襄
 龐山進州泰德初關之潘偉胡烈劉表傅統弟林統子宏見縣人
 龐山進州泰德初關之潘偉胡烈劉表傅統弟林統子宏見縣人
 兄統傳楊侯見本傳蔡瑁兒劉表傅統弟林統子宏見縣人
 兄統傳楊侯見本傳蔡瑁兒劉表傅統弟林統子宏見縣人
 傳羅志孫皓傳郡人董恢見董傳有阿頭山傳彭破楊襄陽有
 傳羅志孫皓傳郡人董恢見董傳有阿頭山傳彭破楊襄陽有
 方山父老傳云交南所見王女游處北山之下曲隈是也荆州記
 方山父老傳云交南所見王女游處北山之下曲隈是也荆州記
 道襄陽舊楚之北津從襄陽縣東通經南齊州之道集解前
 道襄陽舊楚之北津從襄陽縣東通經南齊州之道集解前
 漢縣三國魏因置郡治此見紀要洪志治宜城謝云洪有樊城
 漢縣三國魏因置郡治此見紀要洪志治宜城謝云洪有樊城
 樊在今襄陽縣北與襄陽隔水對峙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曹仁於
 樊在今襄陽縣北與襄陽隔水對峙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曹仁於

縣志
江縣先謙曰日本云楚蜀熊居丹陽武王徙鄧宋忠云丹陽在南郡
枝江縣西去郡一百里輿地紀勝縣在百里洲首曰岑頭後漢出
里越西因名案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荆州夷道西北有宜陽縣
並雲南郡枝江人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荆州夷道西北有宜陽縣
府東南有羊腸山集解惠林曰志陸遜傳王岐飛廖化見劉志本傳孟達見劉
東四百步馬與龍山集解惠林曰志陸遜傳王岐飛廖化見劉志本傳孟達見劉
封傳樊侯三國吳因改屬宜都太守張飛廖化見劉志本傳孟達見劉
枝江縣以西爲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備敗魏武平荆州分南郡
韓玄以爲縣置郡取宜都太守張飛廖化見劉志本傳孟達見劉
四年陸遜別立宜都太守張飛廖化見劉志本傳孟達見劉
傳雷緒虞翻傳子記吳錄顧雍子裕並爲宜都太守有據亭先
西伐吳百仲歸緣一截嶺於夷道號爲宜都太守有據亭先
城晉荆州府宜都郡縣西北故夷陵集解馬良與龍紀要地順帝封魏猛爲
吳志本傳有荆門田成處虎牙山刺句文曰荊門牙關前上江北
開集解恩棟曰荆州圖記石文黃白有似虎牙先諱曰前漢縣三
國吳改曰西陵屬宜都郡兒孫權傳亦見沈志陸抗稱西陵國之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守此以備蜀江水注江山水又東徑夷陵之

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峽三十里其一也荆州記自夷
陵至江二十里洪口有步陞城有赤谿陸抗於西陵築園自赤谿
至於故市內以厨閣外以禦寇胡三省云故市即步陞城紀要亦
治焉陸抗水注江東經陸抗城北城卽山爲壘四面天險北對
陸抗水注江東經陸抗城北城卽山爲壘四面天險北對
神亡諒有馬鞍山劉備爲陸遜所敗升馬鞍山陳兵故城今宜昌
宣州府西北六十里晉志作夷陵屬宜都郡一統志疑是吳所省案
縣志周瑜傳以州陵等四縣爲奉邑亦爲呂蒙邑見吳傳但山
是吳有此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陽府沔陽州東南
集解惠林曰故屬武陵郡謝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宜都
蜀郡此晉志屬宜都郡紀要故
城今宜昌府當陽縣西南五十里

江夏郡高帝置雒陽西六十五里策解馬良與龍曰太守侯登見空
秦傳張成見張儉傳田明見梁冀傳到祥見蜀志劉巴傳都尉
紹逃入江夏山中曹本傳又郡人孟仁見吳志孫皓傳先謙曰十
三國魏吳分據漢郡廢魏吳並置江夏郡吳又分置衡春郡

本循一古英易至阮郡費阮即山水所之注志漢志
傳關在邨向宜義平大也並觀或此縣之注西陽縣志
見今邨東先陽靖隨晉言謙在也故漢縣十曰爲山廢城舊
侯羅一之關攻靖隨晉言謙在也故漢縣十曰爲山廢城舊
陽集縣西元統和志又如義興傳三國魏作林晉縣志
恭祝西元統和志又如義興傳三國魏作林晉縣志
王錢九志又如義興傳三國魏作林晉縣志
子大十志又如義興傳三國魏作林晉縣志
平听里志又如義興傳三國魏作林晉縣志
所曰有天靖其石城紀四國魏作林晉縣志
封城鄧下關併手與勝年時因龍馬盲說縣志
有故九因力若三大吳謝馬盲說縣志
鄧城塞山於克關伐屬云與說縣志
鄉之爲東一相即楚江蜀龍文秦史故城杜亦一統陽
縣陵竟陵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解桓劉營華關梁關涉志祿武龍攻無忌漢一大邱縣城
愿十馬驍溪向自天直漢從及封聲吳忌漢一大邱縣城
棟一子馬驍溪向自天直漢從及封聲吳忌漢一大邱縣城
日年範與史關攻八郎左康部記之魏縣志曰在東水
鄧鄧誕龍記分難年武司輔爲音塞案故城霸南經謙書
本人璋曰正其不魏陽馬臣侯義徐據城霸南經謙書
亦軍璋義兵如元關戎義賢見云廣王水今子有江東
作藩子人即勢攻冥英請陽陽冥云日經簡符邨水又前道

志漢林僅口以云沙武省俱西江水沙山策有溪說襄沔
政陽在督守吳義昌武當南水溪東傳印水集不在陽州
陽陽有河而江省沈是承江年口里烏也夏琦沙水棟氏西竟
屬經北南移北者志承江年口里烏也夏琦沙水棟氏西竟
昌皆岸之守媽非江吳江年口里烏也夏琦沙水棟氏西竟
郡譚魏地江縣也夏舊夏復見陸林夏口城蜀縣東晉吳郡
一元武又南江有太屬太置本溪南口城蜀縣東晉吳郡
統和爲分縣下晉元孫先吳東魯權諸黃魯音城城漢漢
志志周沙嶺即謝前更年權謙孫吳東魯權諸黃魯音城城漢漢
故在瑜義縣即謝前更年權謙孫吳東魯權諸黃魯音城城漢漢
城蒲所置江縣後沙又分江漢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今折敗蒲江縣後沙又分江漢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武縣處圻諸縣見名江夏漢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昌西謝縣之田禾並沙夏爲武三守口肅入程山城安謂當
府一云洪履赤中云陽爲武昌國魯即漢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江百社云船爲遺漢則武昌國魯即漢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夏三佑有郡中陸舊縣昌郡吳肅陸津見黃山沔漢縣今
縣十謂赤吳城遜縣未見領因呂口肅入程山城安謂當
西里赤壁之沙諸省可志義漢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南晉壁在兵義屬焉知而見廣遜即傳夏江漢水口與府石門
鄉所江勢以薩屬焉知而見廣遜即傳夏江漢水口與府石門
楚地在南不孫等異漢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滅道俗岸能都志辭志義漢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鄉記說有越爲河祇仍吳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徙曰及烏沔口前一屬未吳昌蒲志岸周江翼有爲祖禹

[illegible]

南五里**沔陽**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承旨丞馬與龍侯國故屬長沙
千里**衡陽郡**紀要在三國吳因蜀志劉巴零陵丞湯人晉志
桂陽郡高帝置見鍾山傳張陸見安成侯傳史充喬翼龍曰太
邵陽郡守縣見鍾山傳第五倫傳文藝見順帝紀任涓
趙越見清水注胡瑒見比水傳趙範趙雲見蜀志雲傳見呂範傳
吳郡胡勝見寶武傳魏傑見蓋勳傳劉登見梁冀傳先謙曰三
國吳因建安十四年郡入蜀吳十年屬吳見蜀志先主志分置始興
郡十一城漢舊縣四分置始興陽山交州南海之六城始興領
陰山省沈志廣與公相吳孫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為
始興郡宋改明帝泰始六年割始興之桂陽屬縣始興與郡屬
豫元年復志吳立元和志始興與之桂陽屬縣始興與郡屬
今南雄州始興縣東北偏北誌云陽山沈志廣與公相下立陽
江漢舊縣後漢又經陽山屬桂陽始興與之桂陽屬縣始興與郡屬
也鶴通蟻姓號驛所駘結細之野光據此吳未有陽山縣沈志
遠引漢書而近遺吳立沙孝王初二元陽山縣東陽山故城漢書王
子侯表陽山侯宗長沙王子宗之邑此是漢縣無疑馬融謠云
東北有陽山故城即長沙王子宗之邑此是漢縣無疑馬融謠云
老紐隸歸州楊山之嶺鐵釘龍潭和瀝縣數族餘其在沅水側
因之不改耳今從之戶十三萬五千二十九口五十萬一千四百
三郴縣集解惠棟曰十三州志曰華水出縣華山西至湘南有客
嶺山湘中記曰頂籍從義帝於郴州而舍之關澤見吳志澤傳
嶺北有溫泉其下流有數十畝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正月新穀便
登一年三收集解惠棟曰注收何焯定二月下種明年正月新穀便
吳因爲楚粵之關在縣南八十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郴州治
騎解西平諱曰前漢縣北又過便縣三縣說同謝水注晉志源烏龍白
故城據郴江上舟楫往來未陽集解惠棟曰說文作都從邑未聲
賈易相近即今永興縣治世駿馬案龍目未陽合羅統緒見漢志
傳又縣人蔡有鐵集解治世駿馬案龍目未陽合羅統緒見漢志
倫見縣人蔡有鐵集解治世駿馬案龍目未陽合羅統緒見漢志
陽縣東南入於湘谷助碑朗桂陽未陽人未水注未水西北過
州府治陰山集解惠棟曰沈石鰲山口漢舊縣後漢志陰山案前
陽應劭云今陰山顏注以應說爲非沈志從應說而誤沈謙曰前
漢縣三國吳省沈約云陰山吳始興郡無此縣按據沈志漢縣吳

郡十二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武陵郡領漢陽縣七改漢壽曰吳
縣二分置漢中為三城陵陽復置舞陽為一城天門郡領漢舊
志有沱洲襄陽記云衡於龍興之汎洲作宅種日橘語其子曰
洲上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即此晉志因紀要今常德
府龍陽縣治汎洲在縣西北五十里黔陽志北屬武陵元和志
後漢省入辰陽沈志云太康地志有洪中汎志二誤無太康地志
謝云在今沅州府城北瀾水北澗中汎志二誤無太康地志有
疑是吳立普陵五溪要令溆州慈利縣西洪志攷懷寧志又引蜀志
陽非漢縣地附錄侯考謝云二國志無黔安郡事章武時武陵
屬吳後主無由增縣劉涪與吳武陵接界府境相去五百餘里
而樂史謂宋主於今彭水縣西吳武陵郡即今黔州黔州去五溪
一道里未邇何知郡縣洪氏不釋其妄反獻疑焉亦信古之過也
說部戶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萬九百一十三臨沅
荆州記曰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群荆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故
因有三谿蠻獠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廖立見蜀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
漢三國吳同案解馬與龍曰縣人廖立見蜀志本傳先謙曰前漢縣
辰州下云沅溪在後漢志二十二

漢次東南即溪熊開二溪與水經注不同惟其次第相當五溪盡
在辰州界鍾英按元利志與鄧注異者不獨熊明二溪試辨其非
以明志增沅溪是不可易鄧注不數沅溪以沅為經流五溪皆入沅達
湖也在五溪之列會同縣志九溪次始有明武溪強為增易其誤二
不在辰州第辰州之合其誤三次向辰溪次無沅溪次東南熊明志
就論次第辰州之合其誤三次向辰溪次無沅溪次東南熊明志
水經注武陵有五溪雄辯西然所以致誤者熊明作明撫作武引
鄭注熊溪南帶移山下注沅水移山在今靖州北百里紀要曾問
縣在靖州不得混熊為熊都北百里無水有洪江即雄溪是在熊東北百
數十里不得混熊為熊都北百里無水有洪江即雄溪是在熊東北百
施溪縣西百八十里其蘭為今平越州治北距武水幾五百里中
水長常德府不得混武為無楊溪為今明溪在辰州府東北明溪今朗
為斷後人妄說不中隔據也若夫混沅之序滿則其次當以西為今北
河次辰次無為今鎮陽江次雅為今洪江惟長溪仍舊名晉志因
一統志故城今常德府武陵縣西七十漢海集解先謙曰獻帝時關故索
西郭安豐云在縣西南七十漢海集解先謙曰獻帝時關故索
陽嘉三年更名刺史治漢官儀曰去雒陽二千里集解馬與龍曰
夷吾范氏見本傳李周趙或立兒聞傳高舒揚處楊虞見蔡茂傳謝
見馮寵傳李曉見天文志或立兒聞傳高舒揚處楊虞見蔡茂傳謝
見皇帝紀王叔見獻帝紀尹珍見西南夷傳士子香見江水注李
顯見濟水注從事資輔兒裔武傅又縣人潘濬子潛祕兄吳志洛

[illegible]

侯見徐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又北過下雋
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又北至巴邱山入江注湘水左會清水
得資水也湘水注左徑鹿角山東右徑蓋亭或西又北合香浦又北
經石浦浦微水注也湘水左東右謂之橫湖口湘水對微湖北
卽經所謂微水鍾下雋者也西流注於江謂之棗湖口湘水凡此四水同
注洞庭巴邱入江名之五渚巴邱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
本吳之巴邱縣郡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于此案洪志據元
和志謂吳分下雋立巴陵縣今觀郡注其誤自見謝山郭嘉傳太
祖征荊州還於巴邱以禦諱於丹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傳建
安十八年呂蒙督巴邱以禦諱於丹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傳建
康國志吳未嘗改巴邱爲巴陵縣也紀要巴邱今岳州府上鎮巴邱之
縣西卽岳州府巴陵縣東北境縣亦云二紀之神劉表爲之立碑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又北過下雋縣西卽岳州府
志同卽一統志故城今巴陵縣東北境縣亦云二紀之神劉表爲之立碑
道士學仙北六十里合沙之白室觀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湘
水注湘水又北過醴陵縣西澧水從東南來注之注續漢書五行
志曰建安八年浪雷奔沅陵縣有大山如牛吼聲湘水又北經建甯
縣有空冷峽驚浪雷奔沅陵縣有大山如牛吼聲湘水又北經建甯
觀張嶷新誌嶷後漢志二十二謝云呂岱傳岱攻醴陵縣治縣上
漢嶷嶷袁龍卽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醴陵縣治縣上
百餘里山下注涿水謂之容口縣或以水氏疑吳置陰山縣時省
今地限

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魏氏春秋建安二
十三年吳分巫秭
歸爲固陵郡二十五年分南郡之巫秭歸夷陵臨川并房陵
固陵郡旋省併入建平郡說見南郡秭歸縣下臨沮屬襄
陽郡說見南郡七縣下並秭歸夷陵三縣建安二十五年
地皆屬吳說已見前蓋陳橋立並秭歸夷陵三縣建安二十五年
新郡上庸三郡地也荊州刺史部三國魏吳分據吳荊州部
得漢舊郡零陵桂陽武陵長沙荆南新縣分屬之
零陵置營陽郡昭陵置宜都郡長沙置湘鄉郡桂陽置臨武郡
之南縣分武陵置天門縣長沙置湘鄉郡桂陽置臨武郡
十六縣邑侯國一百七十七 漢舊郡南陽分屬之
陽之南郡割置襄陽郡南郡得漢舊郡南陽分屬之
十上庸西城錫分置魏興新城上庸郡爲郡八縣邑侯國五

預注曰在縣東南案宋均傳唐有唐后二山集解惠棟曰浚一作
 遼又見沈一山風俗通作唐居吳所修邑北晉成德集康
 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魏出廬山府志北晉成德集康
 志志經有廣陽鄉前漢肥水所出廬山府志北晉成德集康
 魏志經有廣陽鄉前漢肥水所出廬山府志北晉成德集康
 龍史合肥城長顧雍見魏志雍傳魏先帝東置合肥南鎮安中
 字曲陽城在芍陂東南屬壽春郡一統志合肥南鎮安中
 南謝云當在芍陂東南屬壽春郡一統志合肥南鎮安中
 志謝云當在芍陂東南屬壽春郡一統志合肥南鎮安中
 志謝云當在芍陂東南屬壽春郡一統志合肥南鎮安中
 漢縣三國魏因施水注施水受肥於廣陽縣南流徑合肥縣應
 郡父夏水出城父東南接此水與派別無沿注也理方應肥水
 城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無沿注也理方應肥水
 非淮而施水東南入漢湖已自分流惟夏水暴漲溢則二水合
 注淮而施水東南入漢湖已自分流惟夏水暴漲溢則二水合
 水居肥縣界東南入漢湖已自分流惟夏水暴漲溢則二水合
 餘里洪集縣地後陷為湖以此統志在合肥縣東南乎有徵謝周
 超渡即此在合肥縣後漢志五里無板橋張遼以縣東南擊追吳
 滿龍表於縣城西北三十里立城明年吳主皓出東關丁奉至合
 郡即合肥縣東北金斗城一統志即合肥縣東北金斗城一統志
 郡即合肥縣東北金斗城一統志即合肥縣東北金斗城一統志
 府合肥縣東北金斗城一統志即合肥縣東北金斗城一統志
 聖勤見彭傳鄧晨傳注歐陽欽見李憲傳觀恂見劉殷傳
 劉祐陳翔見傅昇見李憲傳觀恂見劉殷傳
 靖傳從事陳翔見傅昇見李憲傳觀恂見劉殷傳
 欽周充見傅昇見李憲傳觀恂見劉殷傳
 傅策至見傅昇見李憲傳觀恂見劉殷傳
 言是印陽遺使以千江表傳皓傳天聖元年陽山縣北廢非是
 有昭陽縣志吳洪太宰祭孫皓傳天聖元年陽山縣北廢非是
 字昭陽縣志吳洪太宰祭孫皓傳天聖元年陽山縣北廢非是
 巢湖東南口有石梁鑿開渡水實守扼此年復立山縣北廢非是
 吳陽城湖岸魏置柵梁鑿開渡水實守扼此年復立山縣北廢非是
 即濡須口謂之依關七寶山城破魏將諸葛於東關東南口
 流經梁鑿石通水經七寶山城破魏將諸葛於東關東南口
 權拒曹公於濡須水立濡須關亦名天關兩山對峙中
 十里濡須水立濡須關亦名天關兩山對峙中
 東興更築塢之北謝云有東興隄黃龍二山間曰東關水縣西南七
 守東興更築塢之北謝云有東興隄黃龍二山間曰東關水縣西南七

[illegible]

二十五年前建業徙都武昌黃龍元年自武昌徙都此見權傳
曹孫策黃初二年擊擒牛渚破之孫皓傳晉安東將軍橫江
牛渚杜佑云即當塗縣采石胡三省云統志平治三十里有牛渚
山山下有牛渚磯與和州橫江渡相對一統志和州牛渚山在太平府
五里山下突入江北處名采石磯古津渡處也寶字記石頭故楚金
陵邑建安中吳大帝修理改名石頭用貯軍糧器械謝云諸葛亮
所謂龍蟠虎踞在今江甯府西岸謝屯此其水從今洲通大江內有寶
門湖洪云有大桑浦吳將呂範屯此其水從今洲通大江內有寶
記胡三省云蔡洲在石頭南岸謝屯此其水從今洲通大江內有寶
堪泊船以避烈風故名王濬伐吳宿於此見寶字記即今江甯方
理之水當移據之小兒權傳自鍾山西南流通城北至青溪入江
紀盛吳赤烏四年鑿東梁自鍾山西南流通城北至青溪入江
武湖水南吳張昭遙達十五里周曰青溪入江甯府城東北元
隔有淝湖吳泰昭遙達十五里周曰青溪入江甯府城東北元
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胡孰三國吳省沈約云湖州熟吳爲
據傳蓋農龍後省晉志屬丹陽熱相集解傅與朱拔領兵屯湖熟見
郡一統志故城今上元縣東南陽句容方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
吳因祀龍傳係和何姬八月陽句容人謝云有小其爲句容中道自小
陽之運道孫權傳亦後漢志二十二

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耶閣此繫茅山之麓以通運道也王鳴
陵空施力城辛壯野屬丹陽西北至丹徒阿舍山水道自常州府城外
經奔牛呂城以至丹陽縣再西北至丹徒阿舍山水道自常州府城外
壑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鍾英按孫權傳明言自句容無涉地
氏因自小雲陽至丹徒爲一鑿丹徒或鎮七里與句容縣接界吳時
志延陵縣西有東陽臺西陽臺城相去七里與句容縣接界吳時
所鑿號破岡閘漬自延陵至江南上下各七埭梁武帝爲句容縣江乘
諱廢破岡閘漬自延陵至江南上下各七埭梁武帝爲句容縣江乘
先謙曰前漢縣上容潰晉沈約云江乘志屬丹陽楊郡一統志故城今
盛傳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即此晉志屬丹陽楊郡一統志故城今
六旬里北春穀集解馬與龍曰春秋穀長周喻洪蒼蓋周秦志故城今
置屯處見元和志謝云桓溫表稱春穀縣諸圻城在江東岸臨江所
西當濡須口二十里今繁昌縣西四十里緒圻城在江東岸臨江所
城鄧紀要故城南太石城集解惠棟曰吳都尉注云晉志故城今
陽都尉程普居石城見吳志普傳石城長黃蓋見蓋傳先謙曰前
漢陽都尉程普居石城見吳志普傳石城長黃蓋見蓋傳先謙曰前
補注洪云有石城寔志記貴池之源有兩石橫亘溪上因名李吉
甫云韓當封石城侯因置石城縣韓當傳封石城侯城字誤謝云

丹陽郡無石城縣李說非有武林城吳大帝所築見輿地志吳志

仙人之處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迴垂三五百里其南
 崩臨香亭湖下有神廟石門前有雙關壁立於徐南而瀑布流其
 氣氤若香煙西南中石門前有雙關壁立於徐南而瀑布流其
 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豫章舊志匡俗字君
 平夏禹之苗裔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國基周迴垂三五百里何
 燭枝本滅去三字張棟曰尋陽圖云一江蚌江鳥白嘉廬江歌
 江嘉廬江四曰蔭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里始干鄧江八
 沙提江會于桑落洲因改廬縣春郡沈約云吳立斬春郡尋陽縣
 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廬縣春郡沈約云吳立斬春郡尋陽縣
 謝云周瑜明帝紀黃初七年劉勔呂蒙傳蒙破江立屯曹仁退步
 大和二年休向尋陽深入不利衛旆諸權攻合肥帝自東征到尋
 陽權退尋陽是終魏也尋陽傳格圖起曰於尋陽書太康元年上
 克吳尋陽是終魏也尋陽傳格圖起曰於尋陽書太康元年上
 奮爲半州都督燭江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紀要晉志屬廬江郡一統志故城在黃州府蒲圻縣南九十里見
 吳人侵楚夷侯淩淩六楚沈尹戊師師救潛是也潛有天柱山集
 解惠棟曰舊志作潛淩古潛字杜預云漢縣在六縣西南風俗魏
 衡山一名廬江太守領淩舒並云漢縣拔其地望皆魏吳交界境
 地沈沈名廬江太守領淩舒並云漢縣拔其地望皆魏吳交界境
 亦爲棄地無疑張遵伯廬中有天柱山高二十里道陰侯陳簡
 等壁其上遠攻軼之卽此晉志屬廬江郡一統志故城在黃州
 在廬縣臨湖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故樂成王長所封故城今六安
 東北無功而還因名見紀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有新附城諸葛
 於此無功而還因名見紀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有新附城諸葛
 居新附者因名見紀要晉志因一統志故城有新附城諸葛
 南里龍舒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儂舒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前漢
 馬與龍舒舒參胡良舒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前漢
 三國廢舒三國時爲際地晉志因一統志今廬州府舒城縣治
 舒後人以舒城助見吳志孫瑜傳以舒城舒城西南有龍
 龍舒後人以舒城助見吳志孫瑜傳以舒城舒城西南有龍
 吳懷安長統助見吳志孫瑜傳以舒城舒城西南有龍
 惠棟曰羅泌云統伯古滅爲侯馬與龍舒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前漢
 袁術傳注徐盛見吳志孫瑜傳以舒城舒城西南有龍
 主權傳注徐盛見吳志孫瑜傳以舒城舒城西南有龍
 吳以南建安八年廬江權克皖城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江郡蓋從尋陽遙領謝云建安四年孫策拔廬江縣治五年權
 政李衡於皖城吳術守將權克皖城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理六年曹休斬吳術首於皖城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石亭嘉禾六年諸葛恪屯廬江赤烏六年恪自皖遷於柴桑是吳
 廬江郡治皖洪氏謂遙領非也天紀二年吳人大田皖城王渾攻

[illegible]

龍邱裴見仕延傳督鄭弘鍾離意謝夷吾見本傳馮敷見陳忠
傳泉驍侯微見桓榮郎承王珍見吳本傳張溫傳先謙曰景見三國吳因分
靜見顧雍傳徐原見呂岱傳王暨見吳郡領漢縣置錢城分置
置吳十三城武進改曲阿曰雲陽吳改郡領漢縣置錢城分置
建德安廬新武進之故郡於潛分置安吉原鄉爲九城無錫省安
縣德安分屬太康元年更名海鹽郡治縣後改鹽昌吳分置立
建德吳分屬太康元年更名海鹽郡治縣後改鹽昌吳分置立
水經注吳分屬太康元年更名海鹽郡治縣後改鹽昌吳分置立
春立鹽官縣屬太康元年更名海鹽郡治縣後改鹽昌吳分置立
記立鹽官縣屬太康元年更名海鹽郡治縣後改鹽昌吳分置立
合立鹽官縣屬太康元年更名海鹽郡治縣後改鹽昌吳分置立
康又立鹽官縣屬太康元年更名海鹽郡治縣後改鹽昌吳分置立
縣隸毗陵郡以農謝氏據吳郡西書華嚴吳郡進省都尉吳郡雲陽
人蓋嘉禾中之以沈承謂吳郡西書華嚴吳郡進省都尉吳郡雲陽
社還屬吳郡又孫皓傳寶鼎元年分吳郡爲吳郡吳郡吳郡吳郡
今吳郡陽羨永又孫皓傳寶鼎元年分吳郡爲吳郡吳郡吳郡吳郡
縣吳郡陽羨永又孫皓傳寶鼎元年分吳郡爲吳郡吳郡吳郡吳郡
及丹陽故郡安吉後漢志中平二年分吳郡爲吳郡吳郡吳郡
九縣爲吳郡安吉後漢志中平二年分吳郡爲吳郡吳郡吳郡
郡治烏程興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萬七百八十二
吳集解馬與龍曰孫策封吳侯見吳志吳岱傳陸遜陸績顧曾孫
梁鴻至吳依太傅孟宗見吳志吳岱傳陸遜陸績顧曾孫
稱哀立孫康見續傳康子綰孫宏從子駿吳志陸績顧曾孫
延抗喜曾孫晏景朱機雲雖玩見遜傳陸績顧曾孫
禮謙祗允溫祗見溫傳吳景子奮孫安纂見妃嬪傳
傳張允吳大城閭門外造周家虎七里宮一十步二尺又有伍
超晉城居樂城閭門外造周家虎七里宮一十步二尺又有伍
去縣二十里有鹿湖歷溪城又石城閭門置美山虞山巫咸山皇
賢曰縣東門外孫武家也懷溪城閭門置美山虞山巫咸山皇
錄石城閭門置美山虞城閭門置美山虞城閭門置美山虞城
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
水底去無所不通號爲太湖越絕書曰湖山下有洞庭穴道潛大
雷山小雷山周處風土記曰舜漁澤之所臣昭案此僻在成陽是
也吳伐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太湖中椒山是也吳先謙曰前漢縣
三國吳因洪云侯國謝云孫英封吳侯國除見孫登傳孫基封吳

傳曰越敗吳于檣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千寶搜神記曰秦
 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
 萬人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敗之曰由拳縣集解愚棟曰構音醉
 萬與龍汗縣人張業子武見獨行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改曰
 嘉興孫權傳黃龍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五年改為嘉興
 陸凱封嘉興太守領嘉興洪云侯國謝云朱桓封嘉興侯恒傳
 志故城今嘉興府嘉興縣南五里一統安越經曰以前春秋家越王孫
 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集解錢大昕曰前漢晉宋志皆無此縣本
 志而為安核者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於無錫之說因婁脫其
 半而為安核者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於無錫之說因婁脫其
 城為十三盧熊蘇州府志遂謂東漢省錢塘而增安縣又謂建安
 中孫權以安縣屬田典農校尉當在無錫以西然沈約志初無
 此說未審虛何所據監本無婁字新刊有南武城閭閻所起以備
 未說是監本末必非也漢志婁縣下刊有備敵遺迹安必婁之謬矣
 越此志安縣下引越絕云云兩志俱有備敵遺迹安必婁之謬矣
 悉婁縣解見其富春虞翻見吳志曰富春長李永見魏志典韋傳
 查子都安縣績孫苗旅速曾孫惠兒傳輔子興昭偉昕兒輔傳靜
 靜子昌瑜咬英謙孫綽超恭肅熙耀曼絃膺臨否滿儀承壹曾孫
 峻琳兒靜傳堅子策權却匡兒堅傳榮子紹孫奉兒策傳權子登
 越與奕舛兒紹傳詔伯父河河子秦孫秀曾孫俊兒河傳孫真子璵
 驕許兒徐夫人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孫權黃武五年置東
 安郡以全琮為太守治富春七年廢見權傳注漸江水注浙江又
 東北徑富陽縣南故富春也洪云沈志吳黃武四年以為東安郡
 誤謝云寶字記黃武五年於富春置臨武縣亦非孫峻故富春侯
 見孫亮傳有孫洲縣前過江中自沙漲孫堅為太守後果如父老言
 以長沙太守起兵為吳始祖遂名此洲為孫洲見吳錄今富陽縣
 東有陽山孫堅故居見寰宇記今富陽縣西北隅晉陽羨集
 志改曰富陽一統志故城今杭州府富陽縣志西北隅晉陽羨集
 馬與龍曰陽羨一統志故城今杭州府富陽縣志西北隅晉陽羨集
 孫荆荆孫城見荆傳周勛子處見吳志勳傳張柬兒顧邵傳曰瑛
 曰縣有張公山曰洞密有周處風土記一名蝦蟆城見寰宇記沈約
 云義興太守晉分吳興丹楊立領陽羨洪云有國山本名離里山
 謝云太元二年陽羨離里山大小石伯立見孫亮傳孫皓天璽元年
 錄晉志閭一統志故城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侯見吳錄錫與龍馬
 縣人高彪子岱兒文苑侯國史記曰春申君城故吳墟以白為都
 傅顏連兒吳志孫瑜傳侯國史記曰春申君城故吳墟以白為都
 東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臣昭以
 初即宅以置廟不如皇覽所說也越絕曰縣西龍尾陵道春中君
 道縣三國吳臣沈志晉見太守下是山名無錫吳陵道春中君
 年復立晉志故屬毗陵郡一統志故城今無錫縣治

永修縣並中立豫章縣建安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集解
錢大昕曰注豫章縣建安案宋書州郡志豫章縣漢獻帝建安中
豫章晉初改爲豫章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卽謂此縣也據此注似本年
立修水所經也州郡志仍作永修又注一作永循蓋亦注本脫中字
要安郡志又當有漢平縣亦注可證蓋南昌豫章記曰江隄唯
謂漢末置豫章吳改西安晉又改豫南南昌豫章及吳臨湘三
縣是也集解錢大昕曰案應劭漢官制萬戶以上爲縣以下爲長
江南七郡唯與應氏合當是外戶口雖繁祇從小縣之例不得置爲豫
章所云正與應氏何湯見桓榮傳注徐穉子肩負云本傳程曾見儒
林傳唐范見方術劉繇前曲阿奔豫章城自侯景豫章記呂
範邱城洪云吳桓王所築見豫章記謝國策在檣邱遺虞翻
有椒邱城洪云吳桓王所築見豫章記謝國策在檣邱遺虞翻
說華歆見方術劉繇前曲阿奔豫章城自侯景豫章記呂
籍諸葛恪居江北爲津步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之處也
紀要章灌城鄉十里橋石頭渚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昌府豫
昌縣張俊於城東造雙關亦曰五鳳門建城章記地立名上蔡者豫
石炭二頃可燃以爨集解齊召南曰注此地立名上蔡者案上文下偏
豫章郡戶口下分注後漢志二十二條三十二至

檢本志引書必有所指上文豫章記言上蔡民分徙此地卽此地
立名上蔡之注解也不知何以將豫章記一條移置於其後人遂
無糾正者先謙曰晉志細馬與龍日輿地志失分新淦石陽二縣置
淦巴邱郡蓋旋省嶺北邱復新淦日輿地志失分新淦石陽二縣置
城今臨江府清江縣東北六十里清河鎮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昌府
集解馬與龍曰劉匡封宜春侯見泗水王欽傳宜春長周泰見吳
城泰傳又縣人陳重見獨行傳領宜陽縣今宜春縣治廬陵興
更名晉志屬安城郡一統志故城今宜春縣治廬陵興
志年孫策分立廬陵郡集解吳興高昌郡太守孫輔治廬陵平
元太守高昌男相吳立一統志晉宋二志無廬陵縣諸書所載紛然
太守高昌男相吳立一統志晉宋二志無廬陵縣諸書所載紛然
書後漢改廬陵爲廬陵縣太守高昌男相吳立一統志晉宋二志無廬陵縣諸書所載紛然
蓋當時廢廬陵別置高昌也舊唐志所云後漢當亦指孫策之時而
西昌疑卽高昌之說耳又晉志廬陵郡西昌縣當爲西也晉志曰
和志言考時治石初郡治當在高昌晉志亦說高昌爲西也晉志曰
陵之說考則晉初郡治當在高昌晉志亦說高昌爲西也晉志曰
高昌一統志故城今吉安府廬陵縣贛有豫章水漢縣三國吳因

亭湖卽彭蠡湖在彭澤縣西謝云周倫傳建安十一年瑜討廬
保千屯梟其渠帥還備宮亭湖送吳榮桑爲吳祖遺將鄧龍江越境
故城今九江府艾左傳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所居集解惠棟曰
德化縣西南說文水出縣西入湘左議曰前漢縣三海吳
州北志因一統志今南昌府甯海集解馬與石六縣以孫策分海
建昌郡尉治海昏見吳志慈傳程普代慈侯國在昌邑城豫章記
而還故謂之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轍憤慨
位絕建武初復封上謙曰前漢縣三國不受發穀水注練水又徑海
晉志謂之上練水謝云海昏上練宗民不受發穀水注練水又徑海
晉南康府建昌縣治平都侯國故安平集解先謙曰此三國吳置
今安城太守孫皓立領平都侯國故安平集解先謙曰此三國吳置
晉志屬安城太守孫皓立領平都侯國故安平集解先謙曰此三國吳置
約守餘輔興吳志孫策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史又東北過廬陽
縣西漢獻帝初年分豫章爲廬陵郡王廬陵郡治此沈攸之廬陽
太守孫策分豫章立領石陽前漢無後漢有晉志臨汝永元八年
廬陵郡一統志虛受堂

雷集解馬與龍曰臨川太守蔡機見吳志張昭傳注先謙曰前漢
郡東部立一統志吳臨川郡治此沈攸之廬陽郡內史吳孫亮分豫章
縣置洪志據記纂淵海吳臨川郡治此沈攸之廬陽郡內史吳孫亮分豫章
郡治洪志據記纂淵海吳臨川郡治此沈攸之廬陽郡內史吳孫亮分豫章
長志屬臨川郡一統志故城今撫州府臨川縣西建昌縣屬焉與
傅藩瑄兒妃嬪傳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無
爲建昌郡尉見慈傳寰宇記有大史城在奉新縣西四十里太史
慈基址尚存蓋卽建昌故城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昌府
奉新縣西鄉安豐云昌奉新城舊百四十二里謝云卽太史城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集解先謙曰揚州刺
魏揚州郡得漢舊郡九江廬江之地濱淮以北三國魏淮南慮
江爲郡二縣一十四縣賦職一縣計江准之間諸縣多爲
陸地吳楊州郡得漢舊郡九江廬江之地濱淮以北三國魏淮南慮
郡分會稽陽臨海建安陳陽安東南部分吳郡置興寧丹陽置新
章置會稽陽臨海建安陳陽安東南部分吳郡置興寧丹陽置新
臧縣陸廣陵爲郡十五都尉一縣邑侯國一百五十一縣
牂牁縣一分或隸前州駐三省入牂牁縣二

郡國志四第二十二終

後漢書二十二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二校補

郡國志四平原郡平原集解謝云故城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

十里柳從辰曰李兆洛云縣南二十里案縣志有古

鬲侯國集解馬與龍曰鬲令袁毅見魏志王肅傳注漢傳時鬲縣

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守謂太原守長謂

北海國注建武十三年有苗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今案有

譌各本皆未正建武十三年定封鄧禹為高密侯而故高密國

之昌安夷安及故北海郡之治于均皆入高密定封賈復為膠

東侯而故膠東之郡秩武下密即墨挺觀陽均皆入膠東然

劇集解惠棟曰至北海劇有此路案前志北海郡有劇魁又有

後漢苗川亦併北海而北海止存一劇為郡治蓋劇魁與二劇

地本相接遂亦併三為一而前志封域已莫能詳辨也然則謂

後漢北海之劇即前漢北海之劇可即謂是前漢苗川之劇北

海之劇魁亦無不可其在三國魏疑亦始仍漢舊屬北海故徐

幹滕胤仍云北海劇人繼屬琅邪及分琅邪北海置東莞又屬

東莞晉始亦仍舊屬東莞後復還屬北海故杜預注左傳云

東莞劇縣郭璞注爾雅復稱今北海劇此亦可互證而明也至

又昌樂縣西五十里有廢劇縣城內有紀臺城疑為漢苗川國

所治之劇而在壽光縣東南者則漢北海郡之劇然以地理論

則與劇魁故城同在昌樂境內宜為漢北海之劇國且前志苗

川國劇注云義山縣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通典壽光注云古

紀國城在縣西南漢劇縣故城在縣南

東萊郡十三城柳從辰曰平昌昌樂虛鄉三縣永平二年曾改屬

案京傳永平二年以泰山之益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

平昌縣益琅邪後京以華蓋南武陽厚邱嶺榆五縣易東海之

遂與厚邱並附東海志於東海縣榆下云本屬琅邪建初四年

齊國臨胸集解洪亮吉曰案應云故屬東萊志脫四字今案東萊

注云齊郡已有臨胸而東萊又有此縣蓋各以所近為名也又

齊郡臨胸下引應劭說臨胸山有伯氏駢邑今志東萊無臨胸

自係中興併省至齊國之臨胸有三亭錢大昭曰三字

本即前志齊郡之臨胸洪說誤有官本注

南陽郡有瓜里津注東觀書曰官本注

故新都注王莽封也柳從辰曰莽封新都侯在永始元年見前書

都令疑誤或

雉注博物記澧水出柳從辰曰說文澧水出縣衡山東入汝今案

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澧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前志亦云

至郡入汝澧水

經說同明此注誤

順陽侯國注上壽百二十官本注二十下

順陽侯國柳從辰曰本書劉陶傳作順陽長說已見陶傳集解及

蓋其時國復為縣矣

南郡中盧侯國注膝頭如虎掌爪官本注

有阿頭山注岑彭破張楊楊原作王據岑彭

印乃郎之謬官本不誤柳從辰曰惠氏北宋本亦謬

都集解惠棟曰案今兩漢志皆作郡沈所見本異也

江夏郡立章山本內方集解惠棟曰案前志及晉志立字衍今案

章字有涉下

沙羨柳從辰曰宋郭忠恕佩觿義作羨以脂切云江夏地與羨異

今忽出一从次之字無義可求佩觿安也羨餘也因餘地以置

沙羨之羨音夷故段玉裁之陽羨館驛驛字本皆作羨晉灼獨謂

次古書隸寫沿譌義或作羨猶盜亦作盜非別一字

案原本郡上

南新市侯國注案本傳有離鄉聚縣林林原諱村已正官本注不

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案前志作陽海山說文同水

注有汨水原

諱伯官本注
亦謫今正
集解惠棟曰至
官本洮作桃
柳從辰曰注引湘中
劉雋當
作鴻

營道南有九疑山注湘州營陽郡記曰營原作衆後同均據

始安侯國注縣東有駁樂山柳從辰曰駁樂山一名福祿山皆聲之轉

昭陽侯國注荊州記曰官本注無曰字

桂陽郡含涯集解惠棟曰至說文涯水出桂陽盧聚山涯浦關爲

桂水柳從辰曰水經作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涯縣南出涯

水解字注亦改從水經並補南字作南出惟上言出盧聚是涯

就出關言即不補南

曲江錢大昭曰洪景伯云周景碑陰宰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

皆云水流屈曲故曰曲江惟水經漆水注云

武陵郡注先賢傳曰至不知此對何據而出今案此引先賢傳先

第二十二校補

作共議又前志武陵郡尚有義陽縣中與始省併似傳說實有

臨沅注故曰五溪蠻官本注

長沙郡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官本注

攸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收柳從辰曰前志作收惠見本同

益陽注輒成井官本注輒

九江郡壽春注去雒陽千二百里官本注

浚道注杜預注曰官本注

丹陽郡欽集解先謙曰至何焯校本又減去三字謹案欽縣玉山

且毛仿宋本即作玉山無三字則何校

廬江郡潛注昭三十一年官本注

皖官本注

會稽郡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立郡吳當改吳立郡今案立郡吳謂

餘姚柳從辰曰周處風土記舜支

吳郡吳本國注有鹿湖麗溪城官本注

餘杭注顧夷曰夷原作錢大昭據閩本

豫章郡歷陵有傳易山傳易原譌傳易據前

臨汝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吳因置臨川郡治此柳從辰曰一

以南城臨汝二縣立是則郡地僅得前漢南城一縣也

第二十二校補

四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上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二十三

益州

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爲永昌

屬漢國郡越廣漢蜀郡犍爲永昌

日應助地理屬國郡越廣漢蜀郡犍爲永昌

云禹貢漢武分梁州立所治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史下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陰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典案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西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東平益州見後主傳定漢中見先主傳建興七年先主

并州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漢部之京兆扶風漢末分置南安新平魏郡

尉合九郡
一都尉

[illegible]

注龍亭縣故城今洋州興勢縣東明月池在其側元和志輿勢畱烽火樓處通照王平傳魏曹爽向漢川前鋒已出駱谷或勢據輿守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真山斜谷攻漢中丞後亮侍劉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費金平臨之魏軍還相亮待魏於城固赤坂天南道絕眞等皆還通鑑胡注龍亭山坂色正赤按戎亭縣今洋縣東北十八里與勢坡二十里見一統志爲墟在西北書曰在西城帝北世紀亦云姚墟在西北有舜祠解惠棟曰世本舜居姚西注云在西城說文有旬鄉義隸田家說文有旬鄉義隸洪傳建興七年丞相亮築漢樂二城鄭恭諤曰前漢縣有三樂蜀成監軍王含所築維傳景耀二年維令諸圍皆歛兵退就漢樂二志故城南劉封所築城景耀二年維令諸圍皆歛兵退就漢樂二志三國魏因改屬魏興文帝改志魏興郡魏興初以漢中都遺民在東垂者置河公傳漢中之安陽西城爲魏興治西城謝云魏武紀建安二十年曹公傳漢中之安陽西城爲魏興治西城謝云魏武紀建安卅劉封傳封乘河水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封孟達守是爲西城立

元上庸太守耿弟嚴爲西城太守是爲西城屬尉始魏文帝初假儀魏興太守屯洵口是爲西城還魏改名魏興之始有木蘭塞晉書宣帝紀孟達叛吳蜀各遣其將向木蘭塞近安橋魏以救達通鑑胡注吳兵向安橋蜀兵在今向陽縣東南吳達平今秦康縣近圖遠兵勢不合胡氏吳蜀二字宜互易晉志襄中華陽國唐公防蜀集解錢大昕曰注防當作房漢人隸書房或作防因爲爲自旁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唐公房祠漢碑亦書房或作防因爲防叟高曰隸法善字具戶皆在側或與防古字通馬宗原展見賦四年漢中太守鄧勤移屯褒中曲主簿毀崇門史王宗原展見初年漢中太守鄧勤移屯褒中曲主簿毀崇門史王宗原展見西羌傳先謙曰官本注制作祠是前漢縣三國蜀因沔水注哀水東南又東南逕石門應故校道下穴良木掘起子龍退軍燒壞東南得兩水道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掘起子龍退軍燒壞東南得兩水道謂北之西褒之中北又東南感縣故城東褒之南口也北口門在漢中帝元鳳六年置括地志衰水與斜水同源而派分紀要大石門富即斜谷口在郿縣西南二十里小石門在箕山進發谷口在褒城縣縣北十里總計川陝相通之道長四百七十里洪武中袁城李包題宇魏景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始通此關道謝云李包題宇在褒

字亭章將中軍木工二千入始通此關道謝云李包題宇在褒

[illegible]

十里說文作胸臆云地下多此縣因以爲名阿又作胸音蠢小顏
音劬注勢者字衍馬與龍曰趙避屯兵胸忍兒劉焉傳先謙曰
前漢縣三國蜀改屬巴東郡謝承書宣帝紀曹真伐蜀帝自西
城新山開道而上下於謝承其新豐縣志屬巴東郡一縣之遺
統志故城在夔州府雲陽縣西四十里萬戶壩一閭中案本傳有
志本傳劉幹呂父見又傳聞芝都吏馬忠見忠傳功普馬齊從事
義祿任楊文公見又縣人譙權誰子邑崇馬忠子修佐楊孫周犇父
任子巨見蜀志本傳方術黃權姚仲程畿子郁弘見楊戲傳注先
許子前漢縣三國蜀巴西郡治此常志關水迂曲逕其三面臨
處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是師也集解官南本考證曰張堪傳
復是文公十六年事此脫六字馬與龍曰魚復長樊顯見張堪傳
東閣見志禽傳固鎮永安守劉嚴陳玟傳巴東太守羅憲督士仁
見楊戲扞水有扞關史記曰楚王爲扞關以拒蜀集解惠棟曰章懷
傳以爲在陝州巴山縣詳見公孫述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改爲
永安巴東郡治此常志初平元年魏主入益州改名江關都尉
復爲固陵建安六年以固陵爲巴東先主入益州改名江關都尉
建安二十年以胸忍後漢志二十三上

洋賦註續綱目武康立爲太守章武元年復爲
巴東先生傳章武二年先生白虎亭還柳師收合離散由步道還
魚復改江山復迴曰永安江水注江永東還承安宮甯其間平地可
圖壘白石砥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鼓臺皆聚細
石師魚不覆敗皆高兵勢二尺下處磨滅殆盡不能了今夏
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
又東還赤岷城西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圍七百里又東還
魚復岷山城南半孫名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步又東傍東
接赤岷山以爲障西南臨大江闕之賸曰晉志曰魚復屬巴東郡一
漢溪即以其地理志漢魚復縣亦甲城是也故城臨江集解恩棟
統志唐書地理志東北至漢江大江北城是也故城臨江集解恩棟
今夔州府奉節縣東白帝城今本節縣東臨江集解恩棟
志曰枳城東南節縣東白帝城今本節縣東臨江集解恩棟
改永寧爲巴東縣魏志甘肅巴郡臨江集解恩棟
漢縣三國蜀一統志吳志甘肅巴郡臨江集解恩棟
江州東四百里治治陵水會土地傾瘠宜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涪
月峽廣德嶼者是也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常志在巴郡
涪陵集解馬良治治陵水會土地傾瘠宜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涪
帝分涪陵置永寧縣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部從枳南入折丹日
涪水本與楚商於之地接漢時赤田軍常取其民集解恩棟曰華

100

11

晉志改周新郡紀要
竹從新事買龍竹令升見焉傳馬龍見蜀志馬良傳呂又見本傳
又縣人杜真見崔簡傳任安見傳馬龍見蜀志馬良傳呂又見本傳
主於治敗保縣竹後漢主傳諸葛亮拒鄧艾至涪前鋒敗退往等拒先
戰死皆一統志蜀志古國吳班封成此見楊顯臣贊又為志改屬新
所經當在綿州德陽之間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什邡縣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方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郡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子見蜀志後主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潼關見志後主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劉潼關見志後主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郡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安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王連見蜀志後主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屬梓潼郡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水今在縣東解後漢志二十三上
水注白水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艾伐白水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名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關東接志平北連文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亮出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推先主自白水關今保南府昭化
謝雲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推先主自白水關今保南府昭化
關雲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推先主自白水關今保南府昭化
舍即此志志通於漢川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華陽志有通於漢川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日華陽志有通於漢川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注華陽志有通於漢川一統志蜀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漢水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石亭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州福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傳福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使福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府福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於福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中福又東南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西注白水縣志

善之善者也紀要今昭化縣北百里謝云有閬水霍峻傳峻守
有符筆善者也紀要今昭化縣北百里謝云有閬水霍峻傳峻守
見紀要善者也紀要今昭化縣北百里謝云有閬水霍峻傳峻守
縣東南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五里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傳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陽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集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經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宜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府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南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白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志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出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今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蜀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傳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都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見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追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嘉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楊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舊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氏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又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觀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後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山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縣本傳志連郭從之方紀要故城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爲導江李正居臨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觀寄馬與龍曰公孫述有
 鐵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作道與漢溪分水至蜀郡臨江水
 進兵攻縣前有兩石岷山在西徼外北注于海今岷山江出焉東
 本紀曰縣前岷山岷山在西徼外北注于海今岷山江出焉東
 金玉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多異物今岷山江出焉東
 千斤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多異物今岷山江出焉東
 以之者集解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曰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
 與龍曰建寧益州建寧屬犍為郡水經岷山在蜀郡岷山江出焉東
 山下說與此異然犍為郡水經岷山在蜀郡岷山江出焉東
 漢縣三蜀後漢帝分蜀郡北道案岷山郡以統之氏道縣本秦始皇
 置之爲犍為郡武帝分蜀郡北道案岷山郡以統之氏道縣本秦始皇
 疑凍不釋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集解謝鍾英曰郡國志
 縣曰汶水爲斷無汶山郡是汶山郡非安帝所立常說非先諫曰前漢
 見下江水注江又逕汶江道汶水出徼外岷山西至輪坂下而說
 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於大江縣志改置廣陽縣屬汶山郡一
 統志廣陽隋改曰汶山本漢汶江縣地見元和志晉置廣陽縣於
 汶江城西北五十里見宋白八陵集解錢大昕曰前志有犍陵無
 帝通典汶江犍陵廣柔三縣置汶山郡八陵當志作犍陵惠棟曰靈
 縣作犍陵三國蜀改屬汶山郡八陵當志作犍陵惠棟曰靈
 山郡十餘里至龍圖縣又松潘廳南二百餘里犍陵縣晉志犍陵屬汶
 世紀曰禹生石紐縣有石紐邑華陽國志曰夷人營其地方百里王
 則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蜀神能藏三年爲人所
 分爲二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於江縣志曰華陽國
 山郡犍周蜀記禹本所出故城今茂州茂州縣志曰汶山郡北道
 此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治
 蜀三年宣帝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治
 治山太守益靈帝置郡後復爲郡而蜀復置之玉壘山縣即保縣南
 犍爲郡武帝置犍爲郡後復爲郡而蜀復置之玉壘山縣即保縣南
 犍爲郡武帝置犍爲郡後復爲郡而蜀復置之玉壘山縣即保縣南

[illegible]

水出律高縣南監山... 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蘭... 政西豐建南談泉... 故且蘭... 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蘭... 政西豐建南談泉...

地談... 先謙曰... 水注溫曰... 故且蘭... 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蘭... 政西豐建南談泉... 故且蘭... 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蘭... 政西豐建南談泉...

海經稱嶺東山出碧亦玉類華陽國志曰故漢人邑也今有濮人
家不閉戶其中多珠人不可取或產駿駒云元馬河元馬也今其
有元馬逕厥迹存焉河中有銅船今在祠以羊可取也河中見子
土地特產好羣牛東山出青碧集解惠棟曰劉伯莊曰濮在楚南
濮人也南至濮鉉陽周書王會篇云人丹砂孔泥云西夷之蠻益
似元者故誤作元見無極山碑又今其有天馬逕其字衍又今在
祠以羊一作今以羊祠之又河中見子華陽國志作見存案文不
縣重出當有舛誤又產好羣牛華陽國志作產牝牛也馬與龍不
初六年詔越嵩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見安帝紀皆馬苑也長利
苑今會理州界見一統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郡司馬相如定
又逕會理縣有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三國蜀郡司馬相如定
西南夷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家孫水即今安甯
河見一統志有瀘水諸葛亮曰五月渡瀘即此洪云寰宇記今昆
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又有大家諸葛軍此土名寰宇記以瀘
皆葬此謝云案沙江合打沖河家諸葛軍此土名寰宇記以瀘
水隸會川縣下即指今會理州西南之金沙江而言新唐書由會
川渡瀘水經袁州維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姚州通典武陽
南征渡瀘蓋在此處今會理州西一百五十里馬與龍云按華陽
國志會無縣路通靈州度瀘得任狼縣又三縫縣度瀘得南始縣
又定荏縣在郡西度瀘水是金沙江會打沖河即有瀘水之名又
健爲朱提縣西有瀘水管姚岳追李驥至此見若水注在今昭通
府西是至馬湖江止以上通稱瀘水
定荏華陽國志縣在郡西度
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會理州治
有鹽坑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白鹽漢末夷等皆越之集解
惠棟曰常璩云荏水灌而後焚之成白鹽漢末夷等皆越之集解
蜀曰瑯琊夷種也說文荏從草作聲馬與龍曰定荏帥豪狼岑見
蜀志張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元和志凡言荏者夷人於
置荏橋處置志因一統志定荏大犴皆是近水
闕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南漢舊縣屬越嶲前志作闕華陽國志作
闕未詳先謙曰前漢縣作闕三國蜀因元和志凡言荏者夷人於
統志故縣今越嶲北一蘇示集解惠棟曰蘇示當作市與闕同馬
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沈志作蘇示蘇示見蜀志
前漢舊縣志自晉一統志故縣今西昌縣北二十里
未自晉志無一統志故縣今見鹽縣西
荏秦三國蜀省李冰洛云今姑復地道記鹽池澤在南集解先謙
郡志當在南遠府境志云姑復地道記鹽池澤在南集解先謙
屬越嶲晉太康地志屬雲南並云姑復淹水注淹水東南至青蛉
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管志屬雲南郡注
土鍾云故縣今謀縣西謝云富在大姚縣東北
益州郡武帝置故滇王國維陽西五千六百里諸葛亮表有耽文
山澤山司彌陸山婁山辟龍山此等並皆未詳所在縣集

頭從孔面谷一統志孔面谷今在龍州入北道欲出緒後緒間之
卸還一不里維入北道三十里間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載維
由那徑經漢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維未掩其空虛破之宜從陰平
油江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橋閣至江
作棧會通江油陰平漢武縣南見紀要謝行軍至此東馬懸轡
道鍾會傳蜀至陰平從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橋道諸縣竹華陽
覽自唐左宗有步道經江油百五十里北入蜀所經也方輿勝
所負故志石門成與氏羌分界去仇池四百餘里袁守記有石壁相
對如門陰平郡一統志按在平武縣東南治曲水縣北漢之北
也雲字記唐建中三年以舊城在平武縣東南治曲水縣北漢之北
麻關谷口鄭氏維城置即今階州文縣治也漢陰平郡城四里
西北旬氏道旬氏維城置即今階州文縣治也漢陰平郡城四里
平郡晉志省一統志旬氏道旬氏維城置即今階州文縣治也漢陰平郡城四里
志故道今文縣西剛氏道華陽國志曰前漢縣屬廣漢郡有金銀銅鐵
屬陰平郡案旬氏剛氏二道洪志不錄吳表志通典感於鄧艾傳
之說遂以龍川為漢魏無人之地賜境元志和志通典感於鄧艾傳
後人又以府為漢陰平縣之地皆誤今據一統志補錄晉志省一統志

統志故道今龍

安平武縣東

蜀郡屬國故屬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四城集

主志先謙曰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三國蜀志見蜀先
章武元年置吳表同謝云靈帝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三國蜀志見蜀先
謝氏從晉志及胡三省說非也按戶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八口
四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九 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集解惠

經注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為郡
安帝置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改曰漢嘉
嘉得此良臣也馬與龍衣青衣道長邑長內附順帝改曰漢嘉
青侯向舉見蜀先主志又漢嘉縣人王謀見楊賜傳注有蒙
山華陽國志曰有清水從西來出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入江合郡
末也地在縣南集解惠棟曰青衣水華陽國志注水青水又音
山先謙曰前漢縣屬蜀郡曰青衣水華陽國志注水青水又音
山青衣水所發東逕其縣晉志因一統志自晉李雄亂後縣廢宋
齊志晉原郡領漢嘉縣乃僑置於崇慶州非故地也漢嘉故城今
雅州府雅嚴道集解惠棟曰蜀志曰嚴道縣人衛繼見蜀志此故
州縣北

有邛夔九折坂者邛刻置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道至陰有長嶺若

棟入渡之難楊母閣之峻昔楊盾造作閣故名焉邱嶸山本名邱
作故邱人作界此退集解惠棟曰案邱嶸山本名邱嶸山本名邱
劇寒王陽行步至此退集解惠棟曰案邱嶸山本名邱嶸山本名邱
廣置名故城徙華陽國志曰前漢縣屬蜀郡三國蜀志見蜀先
步當從華陽行步至此退集解惠棟曰案邱嶸山本名邱嶸山本名邱
郵置名故城徙華陽國志曰前漢縣屬蜀郡三國蜀志見蜀先
在統志故城徙華陽國志曰前漢縣屬蜀郡三國蜀志見蜀先
奇云從音斯蓋斯徒聲相近志出前漢縣屬蜀郡三國蜀志見蜀先
僑置今崇慶州非故地也 旄牛山表陽國志曰有旄牛山表陽
越蕩南人毒之故名今全州東也 旄牛山表陽國志曰有旄牛山表陽
夷帥狼路為旄牛山表陽國志曰有旄牛山表陽國志曰有旄牛山表陽
牛縣北晉志因一統志旄牛山表陽國志曰有旄牛山表陽國志曰有旄牛山表陽

犍為屬國故屬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二城集
戲傳注先謙曰犍為郡屬國都尉永初元年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二城集
入蜀郡既定為犍為郡屬國都尉永初元年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二城集
軍降都督考案犍為郡屬國都尉永初元年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二城集
陽國志水經注作後漢志二十三年為晉志章武元年置則朱提立郡當從華

南征時置皆誤按洪說是今從之蜀朱提郡屬犍為郡分置堂
琅南志朱提郡屬犍為郡分置堂
九百三十八口三萬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郡屬犍為郡分置堂
西注曰有靈池在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水名曰池
賦注曰有靈池在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水名曰池
志作堂靈池在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水名曰池
白銅雞藥有堂靈池在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水名曰池

銀探之不中食集解惠棟曰前漢縣屬犍為郡分置堂
得所管堂靈池在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水名曰池
欄江而升或牽索而上紀要西北行郡高治城曲八十餘里或
北江而升或牽索而上紀要西北行郡高治城曲八十餘里或
注即朱提郡屬犍為郡分置堂
故縣也漢陽集解惠棟曰前漢縣屬犍為郡分置堂

千餘里山道廣文餘深三四尺墜鑿之跡猶存案石門山在今慶
自焚道指牂牁江秦時常類蜀通五尺墜鑿之跡猶存案石門山在今慶
史記西南夷傳秦時常類蜀通五尺墜鑿之跡猶存案石門山在今慶
千餘里山道廣文餘深三四尺墜鑿之跡猶存案石門山在今慶

百一十三口十三萬一百三十八
溫傳馬超閬州所治冀城楊阜傳惟章集解馬與固守是靈帝中平以後迄建安末涼州治冀也刺史郭剛聞京郡規敗鄧見靈帝紀仲幼周洪見魏志龐消傳注趙仲臺見傳變問溫傳韋康見庶或傅成就兒董卓傳注治中程璜兄弟岳係豹妻敘有朱圀山姜詔尹奉姚瓊孔信見卓傳姜維父罔兄蜀志維傳前書曰有緹羣山吳門鑿大昕曰五行志王莽未天水童謠出在縣南

有雒門聚來欲破陝關處集解惠棟曰本傳皆作落門縣有落門又東過冀陳泰解開至洛門維糧盡退還胡三省云即冀縣落門圍南也晉志屬天水郡一統志望恒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望垣故城今華昌府伏羌縣南望恒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望垣故城今秦州西北阿陽動見馬與龍曰阿陽侯相宋意長史都日前三漢縣故城因改屬天水郡地形志言罷渭水注黑水即南城也晉志省李北浴云故略陽有街泉亭考證曰街水故縣當作街泉故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魏郡渭水注略陽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建武八年來飲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

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自安民縣之楊城從番須回中伐木開道至略陽襲擊守將金梁等因深其城隄散水灌燭光武親賜救之翼走保懷寧守將白金城注川一水二川蓋葛所竭以灌略陽也謝公郭淮傳姜維圖王經於狄道陳泰曰維若以戰克之威遣兵來向據樂陽積穀之實胡三省云檉陽乃略陽之訛時屬廣魏城當與街亭相近案街亭即街泉亭也在今秦安縣東北晉志政屬略陽郡一統志故城今秦州秦安縣西北九十里勇士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見一統志表河水注苑川水出虜馬之子城南山北水逕牧師苑故漢苑之地范豪迷吾等抄志無李兆浴云故城今蘭州府金縣東北晉成紀翟氏生于成紀魏因改屬天水郡人隗崔隱序弟美見郤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離水謝玄夏侯淵傳淵擊長饒諸羌韓遂來救大破之卽隴州此晉志屬天水郡鄆安堡云故城今秦安縣北八十里隴州集解棟曰刺史治後陳慶去雒陽二千一百里集解馬與龍曰雍州刺史治刺史牧陳慶見陸贄傳千仞見帑集解馬與龍曰雍州刺史治對恭見羊陟傳祝良見陳邁傳梁鶴左昌果臬楊飛從事蘇正和傳韓遂兵馬拔董卓見西域有大坂水大坂也倅自龍營名隴抵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虛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

史記曰秦武公伐冀戎縣集解馬與固守是靈帝中平以後迄建安末涼州治冀也刺史郭剛聞京郡規敗鄧見靈帝紀仲幼周洪見魏志龐消傳注趙仲臺見傳變問溫傳韋康見庶或傅成就兒董卓傳注治中程璜兄弟岳係豹妻敘有朱圀山姜詔尹奉姚瓊孔信見卓傳姜維父罔兄蜀志維傳前書曰有緹羣山吳門鑿大昕曰五行志王莽未天水童謠出在縣南

有雒門聚來欲破陝關處集解惠棟曰本傳皆作落門縣有落門又東過冀陳泰解開至洛門維糧盡退還胡三省云即冀縣落門圍南也晉志屬天水郡一統志望恒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望垣故城今華昌府伏羌縣南望恒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望垣故城今秦州西北阿陽動見馬與龍曰阿陽侯相宋意長史都日前三漢縣故城因改屬天水郡地形志言罷渭水注黑水即南城也晉志省李北浴云故略陽有街泉亭考證曰街水故縣當作街泉故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魏郡渭水注略陽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建武八年來飲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

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自安民縣之楊城從番須回中伐木開道至略陽襲擊守將金梁等因深其城隄散水灌燭光武親賜救之翼走保懷寧守將白金城注川一水二川蓋葛所竭以灌略陽也謝公郭淮傳姜維圖王經於狄道陳泰曰維若以戰克之威遣兵來向據樂陽積穀之實胡三省云檉陽乃略陽之訛時屬廣魏城當與街亭相近案街亭即街泉亭也在今秦安縣東北晉志政屬略陽郡一統志故城今秦州秦安縣西北九十里勇士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見一統志表河水注苑川水出虜馬之子城南山北水逕牧師苑故漢苑之地范豪迷吾等抄志無李兆浴云故城今蘭州府金縣東北晉成紀翟氏生于成紀魏因改屬天水郡人隗崔隱序弟美見郤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離水謝玄夏侯淵傳淵擊長饒諸羌韓遂來救大破之卽隴州此晉志屬天水郡鄆安堡云故城今秦安縣北八十里隴州集解棟曰刺史治後陳慶去雒陽二千一百里集解馬與龍曰雍州刺史治對恭見羊陟傳祝良見陳邁傳梁鶴左昌果臬楊飛從事蘇正和傳韓遂兵馬拔董卓見西域有大坂水大坂也倅自龍營名隴抵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虛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

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泚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
悲思故歌曰陝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飄野登高遠望
涕零雙墜度河隴無疊桑 魏氏聚有秦亭 秦之先封起於此集解
八月乃夢五月乃陳解 魏氏聚有秦亭 秦之先封起於此集解
東天水乃夢五月乃陳解 魏氏聚有秦亭 秦之先封起於此集解
榮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城山又西與秦水合水出
秦川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秦水清下水城謂之 魏氏聚有秦亭
解惠棟曰前漢又郡人趙衡龐恭見楊阜傳又縣人龐惠子會見惠
傳先謙曰前漢又郡人趙衡龐恭見楊阜傳又縣人龐惠子會見惠
東漢武城水入焉城山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已有備乃同
從董亭南晉志屬南秦郡謝安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已有備乃同
今鞏昌府南晉志屬南秦郡謝安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已有備乃同
志無紀要三國志晉志屬南秦郡謝安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已有備乃同
蓋志見紀要三國志晉志屬南秦郡謝安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已有備乃同
晉志見紀要三國志晉志屬南秦郡謝安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已有備乃同
魏志見紀要三國志晉志屬南秦郡謝安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已有備乃同
故城東南謝安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已有備乃同

司馬懿至南城皆西城之記沈志南天水太守下云魏晉屬天水
晉志百二一統志晉改置始昌縣而縣廢都安堡云故城今秦州西
南百二一統志晉改置始昌縣而縣廢都安堡云故城今秦州西
武都郡武帝置雋陽西千九百六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孔奮
又郡人李俊王靈見魏志楊阜傳先謙曰三國蜀因諸葛亮平武
謝云建安二十二年夏劉備擊武都先謙曰三國蜀因諸葛亮平武
解見夏侯惲傳二十二年夏劉備擊武都先謙曰三國蜀因諸葛亮平武
逼年曹魏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置太守以魏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
有赤亭集解惠棟曰洪適云李翕碑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則志
關一道字案前志本有武都字劉翕碑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則志
志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
年諸葛亮平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遂平二郡見志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志故城今秦州西 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宋本亦作天馬與龍曰太守孔奮
陰雲高望之形若覆壺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絕壁峭前
險關之仇夷之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山上豐泉漢武帝開山以
圖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太守馬超
一名伏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氏矣建安中居河水
氏陽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氏矣建安中居河水
紀成縣西八十里前集解西漢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十里成縣西八十里前集解西漢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後百成縣西八十里前集解西漢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極爲嚴固昔年立立漢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郡太守馬超
亮故壘漢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北畎爲有餘水諸葛亮南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郡太守馬超
南信爲有餘水諸葛亮南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郡太守馬超
西諸葛亮南陽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
出祁山馬超吳蘭等見武都郡太守馬超吳蘭等見武都郡太守馬超
道特寶搜神記曰文帝無紀要故城今秦州西 武都郡太守馬超
因見史記注水注文帝無紀要故城今秦州西 武都郡太守馬超

廢故城今番縣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河水注閼南接皋蘭縣界金城驛曰河至梁泉注謂之金城阿隨地異名也水東南界金城縣故城北有梁泉注者舊傳梁曜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其祖父爲羌帥暉將移居枹罕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輸糧豐地以南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謝志有沃干坂姜維軍解惠棟曰水經注昔蒙恬爲秦北逐因一統志故城今皋中戎人開榆中之地阮嗣宗所謂榆中以蘭縣西南四十里

榆中

志因紀要杜佑謂榆中卽故大小榆谷誤也一統志寰宇記謂即古志者也崔浩云蒙恬樹榆以爲塞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南郡皆設故城今蘭州府金縣西北臨美有昆崙山集解馬與龍百里皆誤故城今蘭州府金縣西北臨美有昆崙山集解馬與龍充吳校尉傅育徙治臨羌校尉張紆隸韓詡鄠訓導貢友史見魏志載傳西海太守陳永兒槐賢傳案地理志金城都尉監羌傳安傳云永元十三年拜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首見羌卽龍支今鄯州縣與龍案唐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地卽今碾伯縣南在東遼東三百里章懷太子諷允當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築五縣曲又青海西海南王莽派允州而歷大榆小榆杏北海郡築五縣周海亭燧相望河水又東逕允州而歷大榆小榆杏北海郡築五縣運龍夷城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言

後漢志二十三上

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河北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據此漢西海郡本治龍夷城曹鳳言建復西海郡縣規圖二榆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則所屯在那舊治龍耆當卽龍夷也綠穰城屬西海氐蠻雜處焉又魏志郭淮傳涼州名胡治無戴園武威家屬河西海氐進軍趣西海治無戴折回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卽此龍夷也謝鍾英錄龍夷於魏西海郡居延靑海不知魏西海郡漢武帝所立在于居延海側已廢故治無戴得以雷家境相去千數百英里萃立之西海郡漢末已廢故治無戴得以雷家屬准與戰於龍夷之北卽故西海郡之北謝氏誤以魏西海郡當三國魏因改屬西平故處矣臨羌水傳又見西羌傳先謙曰前漢東瀘溪水注之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縣在郡西八十里有東醴醁山仲編督邊外國爾雅畢察畢河入湟水處斷云魏臨羌今西甯縣西鎮海堡邊外國爾雅畢察畢河入湟水處斷云魏臨羌特左翼未旗之南界破羌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平縣當在今和碩破羌集解馬與龍曰破羌長肅清見魏志疑縣當屬西平今據補苴志省一統志破羌晉書爲安夷縣地是魏有此章僕云在湟水縣而其說不同蓋二城相去不安夷集解惠棟曰遠案樂都卽唐之湟水縣然富以鄭注爲正安夷水經注城有吳索頭讓羌校尉居安夷里四十里闞駰云四里馬延龍曰建初元年日南漢縣三國魏因改屬西平郡三隊晉志允街集解惠棟曰孟屬西平郡一統志故城今西甯縣東七十里

康云允音鉉先

水又東南漢縣三國魏因城今涼州府

平定郡武帝置雒陽西千七百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順帝紀孫傳傳注蘇則見傳崔見張既傳孟達見崔林傳魏都

尉傳裴州謝云郭淮傳史傳則見傳都人梁覽見傳孟達見崔林傳魏都

改隸雍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居安定之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陰密州高平涼此魏安八城集解縣五改三國魏安郡領

于陰密山海經曰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郭璞曰

水常溫集解惠棟曰前志及本傳皆作繁先謙曰注定安官本

安定是前漢縣漢末廢吳云靈帝末徙繁寄治京兆新豐此城

廢見彭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平涼府鎮原縣東

西北彭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平涼府鎮原縣東

里十鵠故屬北地集解惠棟曰周圖記云鵠故城今平涼府鎮原縣東

築城遂以鵠故屬北地集解惠棟曰周圖記云鵠故城今平涼府鎮原縣東

諫曰前漢縣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平涼府鎮原縣東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北地郡秦漢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一城并姑蘇等十三縣數之爲十四也至張掖屬國則領五城以志無李兆洛

云今地闕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二百里獻帝分置西郡集解馬融龍曰永初四年讓友校尉侯霸移居張掖見西羌傳太守任仲史苞輟聽見寶融傳鄧訓第五詁李恂見本傳鄧鴻見南匈奴傳馬續見西羌傳杜通見魏志母邱儉傳注先謀曰三國魏入城舊縣先謙曰三國魏張掖郡領漢戶六千五百因西郡同

五十二口二萬六千四十

獐得集解惠棟曰獐孟康音鹿得一謂恩見廣韻又謙曰右營縣地

國魏因初爲匈奴石地漢武帝翟張掖郡以屬匈奴曰前漢縣地理志晉志因改曰永平一統志故城在今州府張掖縣城西北昭武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玄璽書西域傳康居王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卽此晉志改曰臨澤一統志故城今舊掖縣刪漢集解惠棟曰杜弱水出集解惠棟曰在張掖北塞水也先西北刪漢集解惠棟曰杜弱水出集解惠棟曰在張掖北塞水也先

七十里謝玄璽書翟張掖郡山一名窮石在剛紀注吳表同晉志改屬西郡一統氏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玄璽書翟張掖郡山一名窮石在剛紀注吳表

志故城今山丹縣治

明紀注引漢晉春秋氏池縣大柳古

口激波湧溢吳志崔遊魏末爲氏池長人縣晉西南屋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

傳晉志無一統志晉初省故城今山丹縣晉西南

後漢志二十三上

三國魏因郡縣晉志因一日勒集解惠棟曰日前志作曰先謙曰

統志故城今山丹縣西北日勒集解惠棟曰日前志作曰先謙曰

見一統志吳云輿地廣記西郡後漢分張掖曰驪軒集解惠棟曰

勒置晉志屬西郡一統志故城今山丹縣東南驪軒集解惠棟曰

干聲李奇音虔說文又麗軒屬武威誤也先謙曰前漢縣從革魏因洪志從晉志屬武威云非也謝玄璽書母邱儉傳注引魏名臣奏張既表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史故民是二州魏屬張掖吳表番和集解

同晉志改屬武威郡一統志故城今涼州魏屬張掖吳表番和集解

日番不改屬武威郡一統志故城今永昌縣西

酒泉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里見聖駕傳段彭見章帝紀耿秉見

耿恭傳崔駰見父賈融傳祭牛百兒祭還鄉見彭變傳戴宏見吳祐傳許楊見父傳梁騰見渠梁傳王惠陽見裴君傳注蘇則見則傳集黃華見魏文帝紀楊阿若見閭溫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因九城集解

先謙曰三國魏酒泉戶萬二千七百六

福祿集解錢大昕曰前

郡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城市云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祿福長則知作福祿者誤也惠棟曰

前漢縣作福祿誤馬融能曰范書列女傳云福祿祿言長尹嘉生見少帝紀謝云有左城今肅州南晉表氏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表是

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治

表氏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表是

是氏古通用也靈帝紀光

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八分金城置西平分張掖置西郡爲郡
八縣四十六縣屬國置西海八分金城置西平分張掖置西郡爲郡
道河池武都沮羌道六縣別隸益州

虛受堂

聖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上

後漢書二十三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三上 校補

郡國志五 重析爲兩篇僅注上下字於旁明與原分者有別

涼州 案惠氏於各州州名輒引舊說補釋其義聞有未備或原書

幽州 案春秋元命包云幽之爲言幽也言窈出入窈冥故曰幽

交州 案漢初置交趾郡方二郡其後開方爲并州交趾亦爲交州

漢中郡春秋時曰錫穴 已正官本不誤

夷中集解錢大昕曰 至皆誤也 沈銘彝曰水經注智水川有唐公

巴郡臨江注華陽國志曰 官本注

涪陵 錢大昭曰有黃石灘 集解馬與龍曰 至涪陵太守龐宏見龐

統傳 錢大昭曰隸續有漢故涪陵太守 出丹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曰縣人多慙勇 志無多字 齊召南曰 至析誤作折 柳從辰

漢昌永元中置注分宕渠之北而置之 官本注未

蜀郡汶江道注多水 柳從辰曰水俗字當作冰

犍爲郡有魚泣津注昔唐蒙所造 段玉裁曰唐蒙所造之道在樊

武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樊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

樊道注李冰燒之 水原亦譌水已 集解惠棟曰 至今華陽國志作

兵欄也 柳從辰曰今志

胖胗郡母斂 母原譌母官本同據前志改今案母本同無母斂

母單蓋皆因無水得名莽政有斂亦對無言之也

談養官本奏

母單母原謄母亦據前志正有本不誤

越嶲郡官本注都注河有嘖嶺山官本注

會無出鐵注河中有銅船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廖寅本船作胎蓋

鑄銅為船在江潮退時見此銅船似不誤故惠氏正誤

定花注漢末夷等皆銅之國志亦作銅謂封禁之也作銅非

益州郡裴山出銅注華陽國志官本注

監町山出銀鉛集解惠棟曰監音呼鷄反北宋本作呵柳從辰曰字書無呵

母掇母原謄母據前志正官本不誤

蜀郡屬國有蒙山注有洙水從西來官本注西作耶柳從辰

隴西郡渭水出集解東南入河柳從辰曰汲古閣四刻說文本作

案江漢在渭東南河在渭東故禹貢皆曰

白石故屬金城集解先謙曰關本全脫此縣並注今補官本不脫

謹案錢大昭云關本南監本均有此縣又惠氏補注不言脫則

惟以脫此一縣不足十一城乃於河關故屬金城失審寫脫

漢陽郡有朱圉山注前書曰官本注

勇士柳從辰曰西羌東號子麻奴

平襄柳從辰曰西羌東號子麻奴傳任向

武都郡下辨案本書光武紀下

金城郡枝陽官本陽作楊與前志合

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注高峻所據案峻據高平第一見本書寇

破馮惜於高平西羌傳任

武威郡姑臧注地道記曰官本注

鸞鳥柳從辰曰通鑑胡注鸞鳥音獲雀

酒泉郡延壽注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官本注集解先謙曰官

本筥作筥是謹案筥即筥之俗體古書相承有此字五音集韻

盛飯簾以飯牛皆竹器之能澆水者方言或以筥通筥月

令亦以通代筥皆非說文正義此蓋謂泉出石隙類之也

敦煌郡注華戎所支案支當

張掖居延屬國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官本末

右涼州刺史部郡十二官本郡下

第二十三上校補 三

果見郭太傅張懿見靈帝紀祝良見南蠻傳來機見西羌傳鄧盛
見渭水注張陟原見呂布傳董卓見鄭太傅高幹見仲孫統傳趙祗
本傳廖化遙領并州見蜀志化傳從事溫序王允見孫傳張瑒見
威洪傳張景見魏志梁習傳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
國謝云張遼封此志遼傳習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原府太原縣
治界休又縣人郭太賈淑見太傳有界山有轡上聚左傳曰晉
上爲介之推田界山推焚死之山故太原府有寒食集解惠棟曰
袁山松郡國志縣有介山有轡上聚有子推廟俗有寒食集解惠棟曰
有千畝聚國魏因改屬西河郡三縣晉志曰介休屬西河郡一統
志故城今汾州榆次左傳曰春秋傳昭二十八年封徐吾塗水
府介休縣東南榆次左傳曰春秋傳昭二十八年封徐吾塗水
大夫杜預云榆次也前志作涂又左傳云石言於晉總有鑿臺史
榆服虔云魏伯理於鑿臺之下策解惠棟曰即縣之榆次有鑿臺注
曰韓魏祿智伯理於鑿臺也戰國策亦作鑿臺高誘云晉陽下臺
縣南側水有鑿臺皆作臺也戰國策亦作鑿臺高誘云晉陽下臺
名鑿臺地作臺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先
謙曰前漢縣晉志因一統志中郡杜預曰界休縣南無字于中都
故城今太原府榆次縣西志中郡杜預曰界休縣南無字于中都
築解先謙曰前漢縣榆次縣西志中郡杜預曰界休縣南無字于中都
劉放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平遙縣西北見于離先謙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高奴集解先謙曰前漢
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延安府宜川縣西北水地理志謂之廢水也故
同河水注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志云故城今府施縣東
言高奴縣有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志謂之廢水也故
龜茲屬國集解馬融與龍曰永元二年復置南匈奴都尉見和帝
之安定屬國紀張奐進屯長城因據寇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見
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榆林
府榆林侯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
縣北西河郡武帝置雒陽北千二百里也洛集解馬融與龍曰太守宗育見
奴傳又郡人王欽見明帝紀上李然見郭太傅先謙曰建安十八
年西河郡屬冀州見獻帝紀居注漢末郡廢三國魏僑置郡治太原之
置郡於太原茲氏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僑置郡治太原之
徙廢戶五千六百九十八日二萬八百三十八離石集解惠棟曰
司馬彪云呂梁在縣西馬與龍曰永和五年徙西河郡居離石見
順帝紀見先謙曰前漢縣後漢木郡縣俱廢為國單于庭左國城案
在今永甯州東北二十里見一統志謝云孫資封離石子見資傳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平定集解馬融與龍曰順帝紀徙西河郡居離
今汾州府永甯州治平定石注西河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

六

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美稷集解惠棟曰河水
李北羌人因水以氏之神帝時羌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左得與
水口差入因水以氏之神帝時羌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左得與
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匈奴單于徙居美稷見本傳使匈奴中
郎將薛鳳麟段邯麗奮歌譚任尙杜崇榮並張奐見南匈奴傳
鄧張班馬援規神廟見本傳歌譚任尙杜崇榮並張奐見南匈奴傳
太傅燕瑗見楊秉傳祇受張脩見靈帝紀將兵長史馬嚴見本傳
副校尉王郁騎都尉秦彭來苗見南匈奴傳外間使者何日還假計
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出迎拜復送郭外間使者何日還假計
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晉志無一統
志漢縣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東南按通典臨城縣有美稷
鄉在山西平定州界縣志載美稷山後漢中平中所徙置
非漢舊樂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
縣說文沔水出縣北南入河馬融與龍曰志始封鮑叔爲侯見忠
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徙置晉志更始封鮑叔爲侯見忠
鄭元云中陽縣故城東翼汾水不漬於河不知西河郡前漢治富
昌後漢治離石所領諸縣皆夾黃河南岸從無曹魏移水者洪未
故郡荒廢曹魏移郡也漢縣故城今汾州府附郭縣西舉獫狁集解
中陽於茲界是也漢縣故城今汾州府附郭縣西舉獫狁集解
日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平周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
無一統志故城今永甯州西北平周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

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關馬與龍曰據河水注五原郡地求之當在今鄂爾多斯旗北接烏喇忒旗南兩界境李兆洛謂在今陝西境

河陰 縣解錢大昕曰當作河陰同隸水官本伐是前漢故城北晉志無案河水注所列五原郡屬縣惟河陰縣在大武都集解李詠曰前漢縣志云故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界內

志無今地關李兆洛云當在今烏喇忒境宜梁縣集解李詠曰前漢里今世謂之石崖晉志無案故城在故五原郡九原縣西南六十

曼柏 萬馬與龍曰度遼將軍吳棠來苗耿乘部鴻臚朱徽龍匈奴傳徐淑見徐珍傳法度陳屯麗齊皇甫耽張鳳綏吳武庫見本傳鮮于輔見公孫瓚傳校尉來苗閭章張國兒南匈奴傳先漢五原郡地未廢朔方郡之東北二房交通是今套北黃河東流處兩岸郡地漢置度遼營以防南越交通是今套北黃河東流

遠北洛謂在今榆林府府谷縣北境寧懷注曼柏今勝州銀城縣成宜李兆洛謂在今榆林府府谷縣北境寧懷注曼柏今勝州銀城縣成宜城南地理志云故西部郡尉治也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案建武二十六年道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其庭去五原縣城西塞八十里見南匈奴傳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西

西安陽 北有陰山 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與龍曰黎豈徙居安陽即臨邑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西安陽縣故城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南

雲中郡 秦置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呼行明帝紀咸陽侯屯布兒安布兒見南匈奴傳太守高扈見先武紀廉范見鮮卑傳又郡人張楊兒董卓傳師士智都禮貢巴郭太傅先謙口建安二十年郡首十一城集解先謙曰漢末郡地荒戶五千三百見魏志三國魏同十一城廢見輿地廣記三國魏同戶五千三百

五十日一口二萬六千四百三十 雲中 策解馬與龍曰魏黃初中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虞氏記云趙武侯白五原河曲水注長城東至陰山又于河西迤一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轉焉晝見羣鳥遊于云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于此矣榮城今雲中城是也泰先雲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縣曰遠服矣又有芒干水出塞外黑點結於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榮帶長城青山而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涉路遂遠古事始知信矣每讀韋操云飲馬長城窟及其道崎嶇途維士穢古事始知信矣每讀韋操云飲馬長城窟及其道崎嶇途維士穢古事始知信矣每讀韋操云

北右突城十三州志云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
陵縣晉志無一統志故縣今朔平府平魯縣北境
鴈門郡秦置雁門北故縣今朔平府馬與龍口建武二十六年詔
鳩見本傳太守郭涼見杜茂傳龐奮見南匈奴傳皇甫節見皇甫
嵩傳郭經見魏志郭淮傳又郡人賈胤在匡解解先謙曰三國魏
注漢末郡荒廢三國魏移郡南度十四城雁門郡領漢舊縣三
注見寰宇記治廣武見魏志牽招傳十四城雁門郡領漢舊縣三
城隳縣廢無越臺過元年保赤歸卑步度根叛救屯州刺史畢軌
出師擊之於樓煩敗沒見明紀太和二年牽招與畢軌議欲使新
尙董弼戰於樓煩敗沒見明紀太和二年牽招與畢軌議欲使新
典雁門二牙門出屯陝北未及行而卒兄招傳通鑑胡注魏自歷
祖謝氏補樓煩劇陽二縣吳表有繁峙崞二縣接魏以故後入晉復
史有明文各縣在戶三萬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萬九千
陰館史記曰漢蘇意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縣爾雅八陵西隘
其間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前漢作觀後漢作館今案前昌亦作館
未詳句伏應音俱包燈音錡服虔音拘案呂覽九塞之一也先謙
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咸寧元年分別內外也漢高祖伐
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漢高祖伐
匈奴臨句注困於平城謂此地也以李璋河東記句注以山形句轉
水勢注流而名亦曰陝嶺自雁門以南謂之陝南以北謂之陝北
漢中平以後陝北之地皆爲荒外魏晉中並以句注爲塞分別內
外實南北巨防案句注在今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上爲太和嶺具
後白草溝見一統志宋白云後漢雁門郡理陰館今句注築時
山北下館城是言志無一統志後漢雁門郡理陰館今句注築時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屬雁樓煩集解先謙
門郡一統志晉復置志無一統志大同府渾源州西樓煩集解先謙
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大同府渾源州西樓煩集解先謙
在今雁門關北魏書穆帝紀帝從劉琨求句注陝北之地琨乃徙
馬邑陰館樓煩繁峙五縣之民於陝南更立城邑地形志雁武
門郡原平縣有樓煩城括地志今在呼縣東北益晉時所徙雁武
州武部語訛如入武州土地記云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先謙
注武部水上官本有前書二字是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南
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王陶集解惠棟曰前志
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朔平府西雲縣南注陶集解惠棟曰前志
永嘉後廢三國魏因晉志無一統志晉書魏舒傳舒以文帝相國
志云在陰館縣東北一百三里謝云晉書魏舒傳舒以文帝相國
參軍封刺陽州案漢劇陽縣在陝北非魏縣武部地舒所封地未
故城今應州東北志亭集解陽縣在陝北非魏縣武部地舒所封地未
縣地子魏魏改曰崢山孝宗以後陝北之地盡陷崢山徙於今代
州西南而故城廢地形志屬繁峙郡者已非舊治矣漢縣故城今

縣故城北晉志無一統志據水經注故三封集解先諺曰前漢縣
城在故朔方城西黃河向北流之東岸三封集解先諺曰前漢縣
水注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外黃河南岸今志云在臨邑縣西北四
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河套外黃河南岸今志云在臨邑縣西北四
後旗正朔方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田獵見盧芳傳先諺曰前漢縣
東南逕朔方故城東魏同詩小雅城彼朔方河水注河水又
西河外朔方故城秦遂匈奴地記縣有地從民以實之謂之新秦
也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今河套內鄂爾多斯沃野集解先諺曰前
右翼後旗境歸順州紅旗縣屬今河套內鄂爾多斯沃野集解先諺曰前
國南故城東注河水又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逕西溢于麻
城南故城東注河水又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逕西溢于麻
澤縣故城東注河水又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逕西溢于麻
城今套外黃河北流而為居申澤一戰時各晉志無一統志故
套外廣牧集解先諺曰前漢朔方郡惟三封沃野集解先諺曰前
南逕朔方縣故城北逕河西無一統志故城在套內故臨戎城東
故朔方大城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煒校本咸字去土勞馬與能故
城西無一統志故城在套內鄂爾多斯左翼前旌界志
屬西河無一統志故城在套內鄂爾多斯左翼前旌界志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色侯國九十八年十月西河上郡屬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縣領其
民合以爲新朔方并集解錢大昕曰魏字誤按光武紀建武十是
始屬并州耳出史馬野王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史肅言奏封
事薦之是上郡屬朔方部之證也注文當有脫漏又因下引
魏志而衍一盡雲中雁門之間遂立建安中丞相曹公集遼
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雁門之間遂立建安中丞相曹公集遼
郡之戶以爲縣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九原等縣屬并
州樂平分太原置新興僑置西河郡以舊郡徙置雁門漢
爲郡六縣四十縣置新興僑置西河郡以舊郡徙置雁門漢
五原上郡雲中定襄東八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張豐見光
高帝置陽東八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張豐見光
涿郡武紀張況見魏志溫恢傳朱英敗賊傳楊震見本傳呂虔見陰
滿水注溫恕見魏志溫恢傳朱英敗賊傳楊震見本傳呂虔見陰
觀綱紀到放見本傳又蜀志本岑見李浮傳三國魏因謝云志郭特
見魏少帝志注簡雍兄鄧志本岑見李浮傳三國魏因謝云志郭特
明帝時爲涿郡太守孫禮盧毓劉放並書涿郡人永經注晉太始
元陽改爲范陽郡太守孫禮盧毓劉放並書涿郡人永經注晉太始
范陽改爲范陽郡太守孫禮盧毓劉放並書涿郡人永經注晉太始
涿郡領漢舊縣七復置容城城屬縣仲興縣志云長鄉無北新城謝云陽鄉
後漢省晉復置爲長鄉縣見寰宇記洪志有長鄉無北新城謝云陽鄉
魏縣也吳表有北新城蓋據一統志今從之戶十萬二千二百一

十八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

分爲縣馬與龍曰孫令膝撫見本傳公孫瓚見魏志瓚傳又縣人

盧蜀先主志張飛子統孫權孫亮孫芳孫資孫尚孫休孫夫人

國魏因晉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史記漢武帝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故安縣志屬范陽郡度道一統志故城見魏志前漢縣三

水前說文作都讀若都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日魏陽東北二百里集解馬與龍曰獻帝封公孫

國柔治廣甯是魏石廣甯縣又云據一統志補南縣按鮮卑傳云
以爲校尉持漢使節尉府南代之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歸附因
車圖於馬城馬城相繼爲校尉府南從屯昌平太和中國孫出塞爲鮮
相偏近焉城爲室內外則廣甯甯縣非魏所能有知已棄爲荒外故
於三國魏不列廣甯甯縣今從之戶萬三百五十二口五萬一千

二百四 沮陽 集解惠棟曰孟康音祖魏土地記云城東八十里
小翻山馬與龍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東北六十里有大翻山
國魏因之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今宣化府懷來縣南

十一年復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今宣化府懷來縣南
因之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今宣化府懷來縣南

統志故城官保安州東南甯甯通魏土地記云在廣甯西二十
漢應劭漢官云永平八年初置烏桓校尉武此何焯定作書密與
尉於上谷甯城校尉文穆見資固傳鄧訓今將張奐見本傳任尙
見帝紀宗吳徐常兄文帝紀取賈王元順帝紀夏育公暴稠
漂水注于延水兄還小甯縣故城南魏土地記云大甯城西二十
里有小甯城地理志甯縣也晉志廣甯魏土地記云在下洛西北
無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西北三十下

百三十里馬與龍口後漢志西北三十下
代之治廣甯見鮮卑傳及魏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漂水注
于延水遼東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北居肅集解惠棟曰
志改置廣甯都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西北三十下

在沮陽之東連運都關九塞之一也鄭元云居肅關在沮陽城東
南六百里先謙曰前漢縣一國魏因之 集解惠棟曰孟康音居
州西北去延唐州今五十里確者集解惠棟曰孟康音居肅關在沮陽城東
今一統志故城 涿鹿 帝世紀曰黃帝所都有豷尤城阪泉地黃帝
五帝位上黃帝祠世戰于阪泉城東南六十里豷尤城在城東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黃帝在下洛城東南六十里豷尤城在城東
南六百里先謙曰前漢縣一國魏因之 集解惠棟曰孟康音居
字彭城者中山人漢書注百官職彭城也故當作彭張襄常小顏
標姚察皆曰干發未詳孰是先謙曰官本注妄作晏是前漢縣三
郡魏因之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今宣化府懷來縣南

漢縣一統志故城官保安州東南甯甯通魏土地記云在廣甯西二十
郡作下洛城今保安州西

漁陽郡 秦置雜陽東北二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彭宏見彭寵
郭丹傳郭伋張堪李膺王暢見本傳張顯見賜帝紀廉范見南匈奴
如傅都尉嚴宣郭伋見哭羨傳兵馬操嚴授主簿衛胤功曹徐威

見劉茂傳又邵人益延王梁見本傳千輔見公孫瓚傳王松見
魏志劉放傳又邵人益延王梁見本傳千輔見公孫瓚傳王松見
陽之雍奴縣傳又邵人益延王梁見本傳千輔見公孫瓚傳王松見
塞外晉書張華傳又邵人益延王梁見本傳千輔見公孫瓚傳王松見
見其說今居之九城吳郡建寧太守清惠侯侯景初二年有漁陽
謝吳說今居之九城吳郡建寧太守清惠侯侯景初二年有漁陽
百五十六口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漁陽有鐵戶六萬八千四
沽河注候南水東南流逕城北城在居庸關西西北三百里故
名云候南水東南流逕城北城在居庸關西西北三百里故
志省一統志又城今順天府孤奴縣西三十里孤奴縣西三十里
奴今王梁一統志又城今順天府孤奴縣西三十里孤奴縣西三十里
城今王梁一統志又城今順天府孤奴縣西三十里孤奴縣西三十里
路今王梁一統志又城今順天府孤奴縣西三十里孤奴縣西三十里
十里有河見也水注有南逕縣城為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灌田有河見也水注有南逕縣城為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戰國於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縣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奴三國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改屬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泉州有鐵集解洪亮志曰前漢志有東郡通河海者也今無水見
故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東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前漢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令吳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公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故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義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北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此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雲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右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郡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右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四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四百七十五土垠先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程普子志因一統志故傳
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志省一統志又城今順天府孤奴縣西三十里孤奴縣西三十里
奴今王梁一統志又城今順天府孤奴縣西三十里孤奴縣西三十里
城今王梁一統志又城今順天府孤奴縣西三十里孤奴縣西三十里
路今王梁一統志又城今順天府孤奴縣西三十里孤奴縣西三十里
十里有河見也水注有南逕縣城為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灌田有河見也水注有南逕縣城為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戰國於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縣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奴三國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改屬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泉州有鐵集解洪亮志曰前漢志有東郡通河海者也今無水見
故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東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前漢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令吳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公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故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義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北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此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雲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右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郡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右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四城今通志大破之即此見馬與龍案辰陵過平河魏先將北地太守劉靖

故城今奉天府蓋平郭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紀要
 平縣東北七十里晉省縣而城存春秋云魏文帝封小孫
 恭爲侯臣公孫度傳志省西安平流入境海句驛別種因名之小
 一統志故城今蓋平縣南西安平流入境海句驛別種因名之小
 水貊聚解何焯曰沃平縣有安平故此加西遼州縣復加麗王宮爲驛
 于陶等到西安口即此縣海口也見吳志謝玄正始九年高句驛
 王宮寇西安平東傳晉志四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城本考
 言故城當在今蓋平縣東南馬與龍江北一統志謂汶集解何焯校
 本減去先謙曰前志作文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北
 豐縣民流徙渡海見少帝紀晉志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北
 云益番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注故城在今李郭洛
 鮮疑郡眞番故城南朝晉氏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民吳海
 居齊郡界然略作沓不日東沓亦不以沓氏疑漢末去氏爲沓
 魏以齊郡立有新沓故於遼東之沓加東以別之案一統志仍作
 沓氏通鑑嘉禾三年欲攻公孫淵陸南臨海沓諸今從之謝云尙遠
 者吳志案公孫淵居襄平吳師航海遼東登白沓諸在
 見吳志案公孫淵居襄平吳師航海遼東登白沓諸在
 今遼陽故武帝置維揚志省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界
 玄菟郡宋傅注姚光耿臨見安帝紀公孫越見王烈傳注王順見宣
 後漢志二十三下
 魏志母邱儉傳王贊見吳志孫權傳注郡吏公孫度見袁紹傳公
 孫延見王烈傳注王贊見吳志孫權傳注郡吏公孫度見袁紹傳公
 二百里通鑑胡注此非玄菟郡舊治也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
 吳志漢末玄菟郡屢被寇故徙近遼東玄菟郡領洩陰縣三
 入遼東之望平爲四城戶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萬三千一百六
 十三高句驛遼山遼水出山海經曰遼水出小白遼水所出集
 解官本考證曰注出塞外御白山御當作街諺縮雞惠棟曰
 案今山海經云遼水出高泉東衡泰山名轉寫既久因析爲白
 平復誤爲御桑欽水經一作白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經大遼水出塞外衛白水經一作白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遼京千里漢沿縣取其名西蓋鳥集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西蓋
 馬齊召南曰案本書東沃沮在
 高句驛蓋馬大山之東知此作鳥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魏省三家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奉天府益平縣治上股台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北
 長鄭無地開李兆洛云當在今盛京境高顯故遼遼東集解馬與
 國魏因晉志四今地圖徐養原云疑在今開原縣境候城故屬
 遼東集解齊召南曰按顧炎武說文格論云候城復出玄菟而遼
 有一馬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少二城矣馬與龍曰陳禪傳禪爲
 玄菟候城校尉是玄菟有候城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覽駭

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遼陽故屬遼東東觀漢記安帝即位之年分
今奉天府承德縣北遼陽故屬遼東東觀漢記安帝即位之年分
遼陽縣志遼陽縣志遼陽縣志遼陽縣志遼陽縣志遼陽縣志遼陽縣志

樂浪郡武帝置確陽東北五千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劉憲見王
見魏志茂傳劉茂鮮于輔見吳傳吳傳吳傳吳傳吳傳吳傳吳傳吳傳

王景傳先王景傳先王景傳先王景傳先王景傳先王景傳先王景傳先王景傳

以南傳先王以南傳先王以南傳先王以南傳先王以南傳先王以南傳先王以南傳

集解先王集解先王集解先王集解先王集解先王集解先王集解先王集解

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百朝解集解集解集解集解集解集解集解集解

前漢縣三國魏因應劭云箕子故都晉志因一統志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文作三國魏因應劭云箕子故都晉志因一統志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縣三國魏因應劭云箕子故都晉志因一統志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與龍云當在今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平壤城東北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一統志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京畿道城南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故城今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漢書遼東郡

政屬始興郡見沈志洪云吳孫皓分四會之北鄉立見漆水注晉
志屬始興郡一統志據水經注益漢末廢入四會吳復置也故城
在廣州府清遠縣西龍川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
北六十里池水鄉龍川一統志故城今惠州府龍川縣西北
四會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揭陽集解惠棟曰周書
羅泌云漢揭陽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揭陽王會云海陽大蟹
合稽典錄云揭陽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揭陽王會云海陽大蟹
潮州一統志故城今增城有勞嶺山集解先謙曰前漢無三漢末縣
廢至吳復立謝云通典增城縣下云漢番禺縣地武置東莞郡於
此有增江今考沈志東莞郡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通典說非晉志
府增城縣東北五十里

蒼梧郡武帝置雒陽南六百四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劉
魏步鍾繇傳注劉曜見蜀志到巴傳注史墳見雷義傳陳稚叔見
魏志鍾繇傳注劉曜見蜀志到巴傳注史墳見雷義傳陳稚叔見
三國吳因廣州府志廣內史吳分蒼梧立為臨賀郡屬廣州晉成帝
晉志謝安沈志案謝說是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志梧州領漢
度宜從沈志案謝說是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志梧州領漢
分宜從沈志案謝說是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志梧州領漢
蒼梧郡武帝置雒陽南六百四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劉
魏步鍾繇傳注劉曜見蜀志到巴傳注史墳見雷義傳陳稚叔見
魏志鍾繇傳注劉曜見蜀志到巴傳注史墳見雷義傳陳稚叔見
三國吳因廣州府志廣內史吳分蒼梧立為臨賀郡屬廣州晉成帝
晉志謝安沈志案謝說是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志梧州領漢
度宜從沈志案謝說是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吳志梧州領漢

移治於此見沈志刺史張津見襄楷傳注顧泰見吳志士燮傳又
諫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固一謝沐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臨賀郡一統志故城今梧州府蒼梧縣治一高要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永明地理志縣東南去郡五百里王氏交廣春秋步陸殺吳巨區景
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殺錢博與軍逆騰於蒼
梧百丈峽口兩軍相逢投水死袁字記雲羊峽一名高要峽山
東江流爲郡鎭鑰紀要峽在肇慶府高要縣三十餘里與烟柯山對峙來
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治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治
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治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治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治
舊縣焉蒼梧吳新渡晉志屬臨賀郡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治一統志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治

[illegible]

[illegible]

盧領其土耳今姑存洪志周濟云郡境北界九德鄒代鈞五城解
先謙曰三國魏吳日南郡領漢舊縣五分置詩道是其故地
今與馬界一正統九年林州所屬水至韓以治縣界人木大
分今與馬界一正統九年林州所屬水至韓以治縣界人木大
省今與馬界一正統九年林州所屬水至韓以治縣界人木大
十萬六百七十六西卷從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先謙曰前
漢縣作在西捲三國吳因晉志周濟云在又安府東南朱吾記曰
其民依海際居不食米止資魚菜解惠棟曰晉書地道記云去郡
二百里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周濟云在又安府東南朱吾記曰
虛容往扶南諸國有探金浦穴口出也康泰扶南記云從日南發
晉志周李兆洛云象林今之林邑國集解馬與龍日和帝紀永元
南末初平之亂象林區達政縣殺按此則漢以後象林縣未能
交士與之鄰接遂使詩冷以為騎界故此則漢以後象林縣未能
全有故土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周濟云在又安府東南朱吾記曰
記有四國出野林漢置此為界其狀品且白纁袒無衣袴集解惠
棟曰閩駟云比請蔭庇之底影在已下言爲身所庇也先謙曰前
漢縣三國吳因晉志因
周濟云在占城國北境

後漢志二十三下
右交州刺史部都七縣五十六王純文廣春秋曰交州治寧
信縣東漢書地理志曰交州治寧信縣陵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
年仲夏節由交州治寧信縣東漢書地理志曰交州治寧信縣陵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
縣東漢書地理志曰交州治寧信縣陵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
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儀集解先謙曰案晉地理志
表立爲州乃拜律爲交州牧宋書郡志云交趾刺史建安
年改曰交州後漢書建安以前皆稱交趾本志以永和五
或司馬氏依志分列也交州三國吳分爲交廣二州吳交州
部得漢舊部六吳廣州郡得漢舊部南新昌鬱林分合浦置
梧置臨賀分鬱林置桂林分合浦置南寧高涼興合浦北
部都尉爲郡九部尉一縣九十縣三縣一縣一縣一縣一縣
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
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
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海
三邊陲蕭條靡有子遺郡塞破壞亭隊絕滅建武二十一年始遣
中郎將焉援調者分築烽候堡壁消興立郡縣十餘萬戶或空置

[illegible]

紛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虛受堂

三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下

後漢書二十二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三下 校補

郡國志五下 上黨郡有龍山晉水所出注杜預曰預原謂凱已正

有界山注界山推焚死之山官本注界作介柳從辰曰列仙傳介

餘年及還介山從伯子常遊文公禮之不出是介山乃推隱居之山也

上郡膚施官本膚

西河郡注雅陽北千二百里也官本注末

五原郡宜梁集解先謙曰至案故城在故五原郡九原縣西南六

十里柳從辰曰孫星衍云在五原西

西安陽集解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西陰山南柳從辰曰董

陰山南臨河南北距

雲中郡原陽柳從辰曰本善南匈奴

雁門郡注陶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淫案淫即注

馬邑注有馬馳走其地官本注

涿郡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官本五

廣陽郡昌平故屬上谷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在薊城東

上谷郡甯甯及廣甯之甯原皆作甯官本同即甯之俗寫

右北平郡土垠書土垠原作上依前志及本

俊靡集解惠棟曰依說文當作浚錢大昭曰耿

元菟郡遼陽故屬遼東注安帝即位之年官本注

南海郡番禺注郭璞曰官本注

交趾郡羸樓集解先謙曰至云力知反

謂即因孟音製字廣韻載之為誤今案羸達音相近孟康讀羸

為達不過方音稍異耳羸後起字不足據故沈志亦不從也毛

引王範交廣春秋同

日南郡盧容錢大昭曰閩

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錢大昭曰馬援傳援與楊廣書云前拔與

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然則建武比孝平時多三郡國矣蓋

王莽時分置今案據此則光武所省郡國十僅就孝平時所有

之言也

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

二十注沖帝永嘉元年至百八步又注質帝本初元年

至三十

八畝侯康曰馬貴與云沖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

教損于永嘉五十八

萬有奇殊不可曉

第二十三下 校補

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三公通練

爭之世祖即位為大司馬漢官儀曰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禮

人司馬故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漢書惠棟曰韋昭

辨釋名云大司馬者馬武也馬武大將軍也馬武大將軍也

也大司馬掌軍馬者武也馬武大將軍也馬武大將軍也

祖太尉蔡質漢書曰府開闢王莽初起大司馬後漢書建武二十七年改

為太尉府時去其闕漢書曰府開闢王莽初起大司馬後漢書建武二十七年改

太尉府時去其闕漢書曰府開闢王莽初起大司馬後漢書建武二十七年改

北宮整飾宮寺早魁為庶民不堪命皆無所歸名節以爲朝廷新造

其冬臨幸館陶公主第舍員職既少不足相容意表陳之即聽許

曰推牛解酒勿令乞兒爲害壯時意正爲侍中駱賓王具白東顧慈恩

爲恨頻詔貴均自劾去道發病亡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

太尉司徒司空府開闢城門內與此不同臣昭案劉度此又一司馬

而與太尉並置焉集解曰建武七年十月北宮成丙子臨辟雍行太尉

事也李祖曰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十月北宮成丙子臨辟雍行太尉

復置而位在三公之右後以張楊爲大司馬去大司馬改太尉罷太

置長史一人千石盧植注曰如周小宰案解李祖曰本注曰署

後漢志二十四

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曹掾比四百石餘

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

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棟曰崔寔政論曰後漢品秩爲下優

禮甚宏三公乃天子之股肱皆屬則三公之喉舌故三公掾乃言

行之本禍福之主及其遷除或替月而長王龔杜喬南齊西曹

李祖曰太尉屬見周傳律麻志太尉東曹掾屬見南齊西曹

南齊傳太尉屬見周傳律麻志太尉東曹掾屬見南齊西曹

主府史署用西曹掾見儒林傳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

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

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集解李祖曰

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諸四科辟召及刺史
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賢選擇賢良吏行廉潔
端正不阿如欲受試以職者非其正舉者又舊不問官世祖改
謂者世祖以爲州兵騎定天下放於情態順帝改用公解府錄
騎千名復除其守馬漢官各二人光祿武庫才四行各一人
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御史各二人光祿武庫才四行各一人
康察廉吏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光祿武庫才四行各一人
陳錄廉吏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光祿武庫才四行各一人
李祖曰太尉大司馬主簿見朱浮傳太尉主簿見朱浮傳
薄見李祖曰太尉大司馬主簿見朱浮傳太尉主簿見朱浮傳
馬令史見李祖曰太尉大司馬主簿見朱浮傳太尉主簿見朱浮傳
不說石數御屬主爲公御荷綽百官表注閣下令史主閣下威
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補注先謙曰官門令史主府門
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應劭漢官儀有
司徒公一人孔安國曰司徒古官也司徒主官人眾也案劉昭用
僞孔安國尚書注以解漢官儀書出自東晉殊不足據李祖曰
曰前書秦置丞相省司徒漢官儀書出自東晉殊不足據李祖曰
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
建其度秦曰漢故事魏名臣奏黃門杜恕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
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大喪則掌奉安
梓宮集解李祖曰明紀世祖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
卽位爲大司徒漢官儀曰司徒主官人眾也案劉昭用
蔡質漢書曰司徒主官人眾也案劉昭用
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
迫西王侯以下更爲安府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
條奏之是爲之舉諸言者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會駁大
較皆取無名勢其或中何愛惜微裁黜陟之閑味也若乃中山祝
活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忘憂謂之節憚首尾之識懸髮提擗朝
千寶清其與司徒府中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周禮外事朝
朝之存者集解惠棟曰齊職儀云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
寔同太尉住提擗當作括擗淮南子云兩牌在上燭營指天高誘

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已爲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曰冠之
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
世祖中興吳漢呂大將軍爲大司馬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公
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魏略曰曹公
驃騎將軍呂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帝即位西羌反故呂舅
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呂舅竇憲爲車騎將軍
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
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呂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
將軍位在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呂舅耿种爲大將
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呂皇后父兄弟相繼爲大將軍如三公
焉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長史司
馬皆一人千石東觀漢記曰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
馬嚴吳祐王暢儒林傳車騎將軍長史見陳福趙岐傳本注曰司
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班固傳李膺傳曰從事中郎
固荀爽王允鄧騭朱穆班固傳本注曰職參謀議東觀漢記曰大將
軍一人袁紹劉表循吏文苑傳班固傳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爲護
軍即其證也中護軍見班固傳護軍見馬成傳變彭寵部再平彭
吳漢耿种傳有左稱見文苑傳掾屬二十九人驃騎掾史四十人
護軍是護軍有左稱見文苑傳掾屬二十九人驃騎掾史四十人
集解李祖琳曰將軍武見吳良崔駰陳寔應令史及御屬三十一
人集解李祖琳曰合史何進應劭文苑傳令史及御屬三十一
及鼓吹應劭漢官儀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員舍人十其領軍皆有
部曲集解李祖琳曰領軍建武初常以名官如岑彭傳所稱領軍
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相以韓浩爲護軍史與爲領軍建
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見魏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
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大將軍校尉軍司馬一人比千石班固曰

軍司馬掌行軍之事凡有征伐則署之還則免有時但稱司馬然
與前司馬異軍司馬見賈逵耿恭梁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
傳但稱司馬見賈逵耿恭梁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
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
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集解李祖琳曰假司馬見章紀耿其
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集解李祖琳曰別部司馬見安靈傳其兵多
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呂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
馬軍候呂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
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明帝初置度
遼將軍呂衛南單于眾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爲常守
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行度遼
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眞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
石東觀漢記云司馬二人集解惠棟曰本傳永和元年顯宗思耿國
之言遂置度遼將軍李祖琳曰度遼將軍見明和安順紀賈琮龐
參陳杞橋玄种嵩皇甫規張奐黨錮西羌南匈奴烏桓鮮卑傳
見賈周鄧騭應劭云度遼者當渡遼水往擊之故以爲官號云
八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四校補

百官志一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注越騎校尉劉千秋官本

注千或又注無記錄者官本注又注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柳從

孫星衍解又注爲作柳從辰曰孫輯又注進退升降不以

太傅上公一人注賈生曰柳從辰曰見今賈又注進退升降不以

禮官本注又注寢起早寢無常官本注又注進退升降不以

太尉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爲大司馬注元狩六年罷太尉今案前

公卿表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注

明帝更司馬司空府官本注以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注有官騎

三十人柳從辰曰孫輯又注千寶注

司徒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爲大司徒注其與申屠須賈鄧通陳景

須賈作顯或作顯錢大昕曰頓字義較長今案此又注千寶注

曰千或爲于官本注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詔書殿下錢大

亦作詔書殿下蓋謂御殿下詔重其事也殿似不誤又注丞

史歸告二千石不勝任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丞史歸告

捷上有今俗二字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丞史歸告

更尤過度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丞史歸告

相國陳景雲曰十掾屬三十一人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丞史歸告

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

司空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爲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多不究

官本注又注守長史到郡至郡國有茂才不願者言柳從辰曰

舊儀長史上有丞字言上有上字

將軍不常置至如三公高柳從辰曰大將軍之名建自孝武前世

公卿表敘列官名乃僅有前後左右將軍而無大將軍及驍騎

將軍驍騎善大自此始而書鈔五十一引漢官趙李牧破秦始
受大名則以爲大將軍自戰國此與通典謂秦敗楚虜其大
將軍屈匄及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皆以大將軍之而實非
當時已建大將軍之官又前表大將軍位次丞相通典亦謂漢
書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而書鈔引漢官乃謂漢
興置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則九無據又引辨釋名謂位在三公
上奏在丞相下然漢興之初本無司徒官孝哀置大司徒省丞
相其時又已無大將軍司馬則即將軍兼司徒官司徒省丞
將軍下是仍非在丞相上矣馬防爲車騎將軍書鈔六十四引
漢官儀不過銀印青綬位次卿上與漢雜事言防位在九卿上
絕席說正合此其位亦止如三公耳至賈逵遷大將軍而始位
在公上及後梁冀繼之官屬皆倍倍府府衰世權宜之事亦非常
制故志掾屬二十九人注案本傳東平王作驍騎掾史四十人
不取也柳從辰曰東平憲王蒼傳章懷引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
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與此注異今案范書東平王傳文
引蓋是續漢書本傳文明帝初置度遠將軍注明帝十八年柳
紀年不著年號者蓋注實闕永字平字亦殘其半遂譌爲十字

第二十四校補

百官志第二十五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後漢書二十五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

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集解惠棟曰鄭眾

與其祭禮之太常是也漢官儀曰太常古官也常與典之禮

禮也與典帝曰帝伯夷改作秩宗典三禮故令國家盛大社稷常

存故曰太常漢常以列侯爲之重宗廟也崔浩曰中猶滿也漢制

九卿以上秩一歲滿二千斛漢官儀云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儀曰

贊贊一人秩六百石掌贊天子集解惠棟曰常依注及袁山松曰

官志當作掌衛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

上種下畫華蟲七章胡廣漢官解詁曰太常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漢官曰員吏八

十六人守學事臣昭曰凡漢官所載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星二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二人

候日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集解李祖楙曰太史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

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舊說以爲示

有先集解錢大昕曰本僕射上當有本注曰祭于地舊說以爲示

學編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李祖楙曰博士僕射見史博

記始皇紀中興爲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學者解見劉寬傳注博

士十四人比六百石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博士僕射見史博

和桓紀承宮魯恭趙普賈祖璋楊終寒賈延本注曰易四施

李法鍾皓范升盧植儒林獨行方術傳律麻志

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

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

石宣帝增秩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集解惠棟曰決疑要

五百漢末至千人漢官儀祕書監一人秩六百石掌典圖書古今

文字考合同異杜佑云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置祕書監後省李

祖楙曰祕書監見荀悅傳案桓帝以前益以侍中監祕書儒林傳

張巡以待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後漢祕書有東觀漢記

此或東觀之監也漢官云祕書監秩六百石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論衡曰太史太祝職在文書本

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二人

有秩百五十人斗食二十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九人丞一人本注

曰掌祝小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太

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漢官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

在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辛二百丞一人

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
治者以為舞人集解惠棟曰漢官名秩簿曰斗食月俸十一斛注
大樂律案康成注周禮引大丞一人虞翻注曰大樂丞如古小
樂律與此同則鄭本虛說矣丞一人虞翻注曰大樂丞如古小
見律風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漢官曰員吏四人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人衛上二十人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校長主

兵戎盜賊事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
先帝陵每陵食官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時節祭祀祀官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
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呂來省前凡十官案前書十官者太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
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曰勳署郎更

職掌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勳也勳功也言光祿勳
同又與閭通詩雨無愆云若此無罪言以勳漢書敘傳曰烏

翻本傳云為之故楚靈王云齊韓魯詩作蒸棟謂蒸九三屬蒸心成
室易動蒸陽三等同物也蒸得以此痛者蒸腐刑也言骨蒸也前

祀之事掌三獻人斗食二人佐六人薪吏八人學事十三人守學
事一人官醫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五官中郎將見章紀

注曰主五官郎應劭曰漢官儀曰秦官也三署郎屬五官中郎

場延篤陳紀備林方術傳附見中郎將置五官中郎將見章紀
案魏志志帝命曹丕為五官中郎將置五官中郎將見章紀

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郎年五十以屬五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
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

戰衛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蔡質漢儀曰三署郎

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地放用郎官而郎非三公諸卿無敬集解李祖楙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行傳附見張騫傳本注曰主左署郎解其府府次五官中郎比六

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日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

武二十郎集解李祖楙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班固紀各帝紀來欽實同王梁馬防馬成劉隆馬武趙熲熲度向

期門馬成傳光武以成爲期門從征伐又銘傳帝嘗輕與期門
近出是當時有期門之證後史不再見蓋亦如武帝改爲虎賁矣
左右僕射左右驍長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僕射主虎賁郎習

射陸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漢官曰陸長墨綬印策解李祖
門僕射與將武騎從征伐此僕射猶用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
武帝舊號也虎賁左右之稱亦後改定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

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荀爽晉書曰官表注曰虎賁諸
李祖林曰虎賁見光節從虎賁比二百石本注曰皆無負掌宿
武安順桓靈皇后紀節從虎賁比二百石本注曰皆無負掌宿

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集解李祖林曰羽林中郎將見桓典傳附見比二千

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師範征伐不知何
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集解李祖林曰漢末中郎將有號者如
朱傳征伐之羽林郎比三百石集解李祖林曰羽林郎比三百石

事還則免焉羽林郎比三百石見安順桓靈紀董卓傳本注曰無
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

補良家子爲羽林郎後漢志二十五五
殿陛嚴下室中故號嚴郎前書曰初置爲建章營騎後更名出補

嚴厲整銳也案此則爲嚴郎與志不同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二
十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集解惠棟曰程大昌據李祖林曰安
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擔謂之廡廡廡謂之嚴李祖林曰安

紀順帝踐阼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注云光武中興以征伐
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羽林左監見皇后紀本注
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羽林右監見皇后紀本注
曰主羽林右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丞一人

騎集解李祖林曰左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人集解李祖林曰奉

臣者方衛傳附見寶掌御乘輿車案解惠棟曰劉昭釋名曰奉
乘輿車尊不致言主故信奉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人集解李祖林曰駙
馬都尉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林曰駙馬都尉比二千石

騎都尉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林曰騎都尉比二千石

中興初騎都尉有以侍中兼者見臧宮馬武傳集解李祖林曰

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一人本注曰無員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大夫屬光祿勳

光祿大夫古官也職掌言議職亮論道獻可替否贊揚德化李祖

林曰光祿大夫見安順桓靈紀董卓傳附見楊厚黃瓊王允傳本注

日無員三人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

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堂弔集解李祖林曰元和三年楚王

行疾是光祿掌弔之證又安順桓靈紀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大醫循

是唯詔命所使無常事之證

太中大夫千石集解李祖林曰太中大夫見光武桓靈獻皇后紀

中散大夫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中散大夫見皇后紀本注曰無員

諫議大夫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諫議大夫見皇后紀本注曰無員

議郎六百石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榮桓楊璇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法翟璜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融蔡邕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陰陳蕃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安杜根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拜郎中也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本注曰為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曰督

錄之故曰僕射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古重武事故設主射以督課之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石冠高山言其矜莊高故以高山為號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本注曰主殿上時節威儀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謁者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

者皆細帳大冠白絹單衣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

三百石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夫曰下之喪掌使弔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人集解李祖楸曰議郎見和桓靈皇后紀魯恭魯丕蔡

廉年五十威容嚴格能賓者為之明帝詔曰謁者乃克之尊官所

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昔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變起

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

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

漢儀曰出府丞長史陵令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

右屬光祿勳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

七署自奉車都尉至謁者呂文屬焉舊有左右曹秩呂二千

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

集解李祖楸曰中興初左曹亦常置如本傳車駕出給黃

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轍車迎白示重慎中

興但曰郎兼事訖罷又省車戶騎凡三將集解李祖楸曰中興初左曹亦常置如本傳

集解李祖楸曰中興初左曹亦常置如本傳車駕出給黃

集解李祖楸曰中興初左曹亦常置如本傳車駕出給黃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楸曰衛尉卿見明和安順桓靈趙

典陰興鴻鮒集解李祖楸曰衛尉卿見明和安順桓靈趙

附見寶融集解李祖楸曰衛尉卿見明和安順桓靈趙

中微循事集解李祖楸曰衛尉卿見明和安順桓靈趙

衛士六千人集解李祖楸曰衛尉卿見明和安順桓靈趙

官也漢因之景帝更名中大夫令尋復舊集解李祖楸曰衛尉卿見明和安順桓靈趙

附見來應傳集解李祖楸曰衛尉卿見明和安順桓靈趙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楸曰公車司馬令見光武和本注曰

掌宮南關門集解李祖楸曰公車司馬令見光武和本注曰

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集解李祖楸曰公車司馬令見光武和本注曰

大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自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

林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周官也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

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關門兵禁戒非常集解李祖楸曰公車司馬令見光武和本注曰

武交戟以進集解李祖楸曰公車司馬令見光武和本注曰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楸曰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不分南北之職列傳本注曰掌南宮衛士集解李祖楸曰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丞一人集解李祖楸曰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楸曰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衛士集解李祖楸曰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楸曰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士微循官及天子有所收考集解李祖楸曰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集解李祖楸曰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書僕射尚書皆執丞各一人集解李祖楸曰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板拜見丞郎皆執丞各一人集解李祖楸曰北宮衛士令見賈逵朱碑傳

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漢官曰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司馬

東明司馬主東門漢官曰員吏百八十三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百八十七人凡七門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

屬官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胡廣曰符用木長尺二寸鐵印以符之若

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爲封榮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

官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官目錄曰右三卿太尉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太僕見光武明章和安順

淨馬筋梁松張純鄧彪袁安袁敞張韓韓稜周景楊震楊秉楊彪

王龔黃瓊黃琬陳紀趙岐王允黨錮朱雋傳附見鄧禹馬防魯恭

侯霸宋弘崔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

駟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其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八人百石

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人假佐三十一人學事一人官

醫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僕卿周丞一人比千石集解李

穆王所置也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丞一人比千石祖楙曰

前書丞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

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漢官曰員吏百九人左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車本注曰主乘輿諸車員

吏二十丞一人

未央殿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未央殿令本注曰主乘輿

及廢中諸馬漢官曰員吏七十人長樂殿丞一人人卒騎二十人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廢皆六百石令前書曰有大廢未

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已

羽林郎監領石集解李祖楙曰順紀東觀記注云漢安時以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風俗通曰兵獄同制故稱廷尉集解惠棟曰

也春秋魯毀中軍成于臧氏臧氏爲司寇故兵事亦成于司寇前

書刑法志先刑而後賞臧氏爲司寇故兵事亦成于司寇前

馬曉郭躬郭舉郭舉郭舉郭舉郭舉郭舉郭舉郭舉郭舉郭舉

張皓陳球傳附見梁冀班勇傳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

讞疑罪皆處當官報胡廣曰獄實也漢官曰員吏百四十人其十

百石十三人獄吏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

官醫集解惠棟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胡廣漢官解詁曰廷尉

亦時遣王者吏詣廷尉議者李祖楙曰廷尉史如左卿國正左監

各一人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見左集解李祖楙曰前

尉正見鍾皓郭躬陳忠傳獻帝時鍾繇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

爲廷尉正見鍾皓郭躬陳忠傳獻帝時鍾繇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

掌平決詔獄集解惠棟曰衛展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

掌平決詔獄集解惠棟曰衛展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曰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

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蔡質漢儀曰正

光祿勳劉嘉廷尉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

空文武之位關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敢禮傷

廷尉故轉屬他官集解惠棟曰嘉東海郡人恭王之後賜後

爲南陽太守見李固傳李祖楙曰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

而舍逆旅崎嶇私館直裝衣物嚴朽暴露朝會選遊事不肅給昔
霸國盟主耳合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
無平創帝嘉納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
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
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案解李祖琳曰大行令見律歷志本注曰主諸郎漢官曰員

鴻臚奏議列侯薨則大行奏議案解李祖琳曰大行令見律歷志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漢官曰員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

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如舊曰漢

獄令官主及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漢官曰錄曰右

虛受堂

士

百官志第二十五終

後漢書二十五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五校補

百官志二太常卿一人至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注此宏模不可闕

者也錢大昭曰闕本此下有則字

太史令一人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注漢官曰官本注官

史待詔三十七人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五引應劭靈臺掌

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柳從辰

本注四十

博士祭酒一人柳從辰曰書鈔六十七引漢舊儀博士祭酒選有

今秩比六百石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

帝後稍增至十四員取應明成宣者一

太祝令一人柳從辰曰東觀記陰猛好學溫

太宰令一人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注一人斗食

孫輯漢官亦作一然以員吏

光祿勳卿一人注宦寺主殿宮門戶之職官本注官本注官

宦寺二字郊祀之事掌三獻注員吏四十四人柳從辰曰據下所列

丞一人比千石柳從辰曰本書張霸傳霸爲光祿主事注謂光

儀光祿勳有主簿志皆不載今案官簿於公卿掾屬皆略不及

光祿勳之有主事早見前書張湯子安世傳而前表亦不載主

簿固其類也並已詳

左中郎將至主左署郎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一

右中郎將至主右署郎柳從辰曰御覽引漢舊儀

羽林中郎將至主羽林郎注獻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陳景雲曰

見魏志故號嚴郎注羽林郎百二十八人官本注二作一柳從

儀傳儀作二與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注漢官曰五十人柳從辰曰書鈔五十

正左監各一人錢大昭曰各字疑衍馮緄碑爲廷尉左監正今案錢說是也通典廷尉正後漢一人其非各一人甚明注前漢有左右監平漢原調各已正官本注不誤

111

百官志第三十六

宗正 少府

大司農

後漢書二十六

梁

刻

王先謙集解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宗正古官也

官漢之宗正也李祖楨曰宗正見安順志紀四王侯劉寬

劉平黨劉處循吏儒林苑傳附見來歷馬嚴桓彬傳

日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

室名籍別鄭氏云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若有犯法當繫

官上先上諸宗正宗正官問乃報決

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諸

一人其六人學事一人官備集解惠棟曰前書平帝紀曰元始元

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鄭丞一人比千石

司農周禮注曰今時宗室有罪先請鄭丞一人比千石

集解李祖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楨曰主丞一人三百石

本注曰其餘屬吏增減無常

漢官曰主簿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

丞一人三百石直吏三人從官三人東觀漢記曰其主簿無子置傅

儀曰長公主家集解李祖楨曰漢時長公主官屬異於諸公主漢官

私府長食官長丞令家令各一人所注不同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

時二十二官并爲后稷播時百穀蓋其任也初秦置治粟內史掌

又改爲納言東漢復爲大司農李祖楨曰大司農見各紀李通耿

國馬勒尹勳黃瓊李固杜鄴第五倫鄧禹徐防胡廣陳寵何

鄧陽卓茂伏湛趙典鄭玄鄭眾第五倫鄧禹徐防胡廣陳寵何

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進未畢各具別

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

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斗食十六人二百石文學丞一人比千

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督藏月爲大司農置丞一人

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督藏月爲大司農置丞一人

秩千石別主督藏則部丞應是而

秩不同應劭漢官秩亦云二千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周司徒屬官有廩人

附見梁費傳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

通丞一人

集解惠棟曰傳與轉古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楨曰靈帝熹平

主練染作采色

漢官曰員吏百九十八人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云

并云主平物丞一人

價使相依準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楨曰導

繡導擇也

漢官曰員吏百一十二人集解惠棟曰司馬相如傳導

丁度云以粟爲米丞一人

日渠漢有渠官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

縣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別

而少爲校尉丞集解李祖楨曰和帝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

故鹽鐵官蓋中興後各郡縣鹽鐵官置省不常故曰復置涿郡

書云郡縣有鹽官錢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皆如縣見和紀

又有廩犧令六百石

集解惠棟曰掌祭祀犧牲雁鶩之屬

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

見儒林傳令掌祭祀犧牲雁鶩之屬

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兩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織室中興後馬后置織室於濯龍中見皇后紀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祀漢官曰從官吏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銅盾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銅盾見杜預紀宦者傳附見皇

遊觀之處漢官曰吏從官四十丞丞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

官者承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各有殿觀苑中丞丞丞鴻池丞南園

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集解

見和紀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漢書地理志曰水經注池東

近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集解李祖樞曰杜預傳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中藏府見類本注曰掌中

幣帛金銀諸貨物人史從官六人丞一人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應劭漢官儀曰內者署名宣

見梁書附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漢官曰從官祿土一人員史

物誤作衣也應劭漢官儀曰內者令主雜貨左右丞各一人

向方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向方令見後漢書紀宦者傳

史從官六人丞一人本注曰掌上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吏十二人

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杜預云漢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源

言謁者省文也宣帝任中書謁者令宏石顯皆宦者爲令顯

爲謁者元帝即位位罷死顯代爲中書令貴幸顯朝成帝改中書

書令曰中書省令宦者爲之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

文書衆事故自佩劍印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降奏事增秩二千石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令主贊奏事總典紀無所不統天子所服

五時衣賜尚書令每朝會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皆尊席故

冬無也先錄曰官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尚書僕射見馮勤鄧禹楊

黃瓊虞詡傳附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殿事僕射主

封門掌授讀錄錄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榮校尉行復道中選

不得違臺官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

以榮邵爲尚書左僕射是也獻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贈執金吾

傳安帝時忠拜尚書居三公曹又董奉傳

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

蔡質漢儀曰主事傳黃門御史世祖改曰史曹案二千石曹尚

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漢書儀曰亦云主刺史蔡質漢儀

主凡吏上書事功作監池苑園盜賊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

尚書能作納言出入帝命應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

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蔡質漢儀曰天子出凡六曹周禮天官有

若今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集解李祖祿曰尚書左丞見文苑傳附見

有司丞皆佐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駟伯史

蔡質漢儀曰總典臺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禁

中綱紀無所不統授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凡中宮漏夜

日右丞與僕射對掌授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凡中宮漏夜

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散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

五吏衛士傳言五吏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鍾丞郎趨殿上臺不

畜宮中雞放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于宮中應劭

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初始創陽

公安鄉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閣下歌之今雞鳴是也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集解李祖祿曰尚書侍郎見黨錮傳胡廣

仲長統杜桐鄉太文苑獨行傳禮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

起卿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

千石或制史其公遷為郎二年稱侍郎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刺選二

臺丞郎官則否治嚴一月準調占鄉陵廟乃發遠乃去尚書郎

書丞郎官則否治嚴一月準調占鄉陵廟乃發遠乃去尚書郎

左丞郎官則否治嚴一月準調占鄉陵廟乃發遠乃去尚書郎

承郎見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

解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離惠棟曰一任于建禮門內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儀曰尚書郎

書郎試然後得為之其在職自資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

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制斷才優李

祖祿曰漢書制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制斷才優李

書令奏以爲臺職尊卑而酬賞甚薄至於承選尉章帝時郎請使向

補二千石令臺職尊卑而酬賞甚薄至於承選尉章帝時郎請使向

向書郎中也後帝以爲能令總向書郎中給事尚書蓋郎守

也

令史十八人集解先謙曰官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書後增劇

曹三人合二十一人古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補者以補小縣聖授禁注曰皆選

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爲御史臺率風俗通曰尚書御史

主殿舍凡守其門戶禁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還侍御史

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爲

二千石官解詔建安以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兼解

獄曰漢官解詔建安以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兼解

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

官得舉非其權次尙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樞曰治書侍御史見祭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凡

廷傳附見來應到馬傳治一作持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凡

天下諸議疑事掌其法律當其是非之胡廣曰孝宣感路溫舒言

秋李後請議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尙書侍御史二人治書御史

起此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與符節郎其平廷尉奏事

罪當輕重尙經平治備位而已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集解李祖

惠帝以後無所平治備位而已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集解李祖

史見和安順桓靈獻紀魯恭杜林申屠剛杜詩杜典寒朗何敞朱

穆李洵楊秉章八王張皓張綱神葛陳球杜根禁豈王允黨錮鄭

附見陸康法雄楊震黃琬竇武董卓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

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

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

屬高第補之初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

見中丞執板指集經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周爲

柱下史老聃爲之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侍御史之任也

冠法冠一名曰柱後以鐵爲柱言其固不撓常清峻也或曰古

有解多職主驛郵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秦事云始

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趙主驛郵李祖樞曰中

與刑征伐四方權置御史監軍曰督軍御史以他官監軍曰監軍

使者事訖罷至桓靈後兵事日多復置之督軍御史見宋均劉焉

傳附見馬武馮異傳前書御史有繡衣直指本書

四王三侯傳有繡衣御史中丞建是也中興後無

蘭臺令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蘭臺令史本注曰掌奏及印工

文書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掌書劾奏王充論衡曰蘭臺令

云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宿衛之士之官儒生所由

與也李祖樞曰漢官云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見班固傳注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

至御史皆臣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

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輒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

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

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昆臺本名甘泉飲飛依飛本

武帝三令二十一丞集解李祖樞曰宦者昆臺依飛三令又

改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旨下中官稍廣加嘗

藥太官御者鉤盾尙方考工別作監集解李祖樞曰嘗藥監

尙方監附見何進傳宦者傳有長皆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

藥太官丞或即此太官監之類兼副或省故錄本官持板都官從事

志曰不豫太醫令將醫入嘗藥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

過量十二

盧受堂

盧受堂

主

百官志三第二十六終

後漢書二十六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六校補

百官志三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注從官

三人官本注三作二集解李祖楙曰至所注不同皇從后

紀注引漢官儀有卿公主傳一人秩六百石

大司農一人至取相給足注漢書曰卿從后注書當

平準令一人錢大昭曰本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平使官者為

紀知熹平五年後漢已無平準令矣紀注引漢官儀平準令

及雒陽市長注又有檄擢丞至水官主水渠官本注擢作提

餘均輸等皆省注準平則民不失職官本注準作平準又注必

苦女工蘭稅蘭稅今本鹽又注閭閻擅市官本注不誤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注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

人案員醫蓋或稱集解惠棟曰至此云六百石不與應說同

辰曰本書安紀注引漢官儀第二十六校補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注漢制太官令秩千石

辰曰御覽二百二十九引應劭漢官儀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

丞四人案目錄又與全書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柳從辰曰本

無存莫能究竟也官目錄又與全書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柳從辰曰本

百石此後置故志不載然據注可知漢官儀所載多贗制

侍中至或置或否注由是侍中復出外官本注由是二

黃門侍郎至引王就坐注衛瓊注吳都賦曰權字伯與見魏志衛

孫傳又注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

員各六人今案此並見本書注引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

與志合案此並見本書注引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曰三字是此誤脫

中黃門充從僕射一人後漢曰漢景伯云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

右史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黃門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等是屬吏從官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門充從僕射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衛直守戶行明騎從僕射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射領見書鈔六十三其文雖不完大要是黃門子弟皆乞養者蓋

者也又禮儀志大體選道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

下百二十人為假子弟亦充從僕射將之宦官子弟皆乞養者蓋

即此佩刀童子之屬與服志亦載世祖以中黃門童子佩刀賜

南單千也

永巷令一人至典官婢侍使官本注婢作婢錢大昭曰周禮酒

典官婢字不作宮則此宮字明誤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今案侍使亦當依禮注作侍史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助軍糧出濕龍中藏錢還之是濕龍亦有幣帛金銀注漢官秩

諸貨物矣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曰有應劭二字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至秩千石柳從辰曰御覽二百

守宮禁內署令秩千石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者之禁秩亦與秩千石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又前文守宮令以守宮為名而所主亦非守宮之事本士人職

桓帝始以小黃門為之究非常制與巴所謂省內用中人省外

士人之說亦不合漢又別無守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宮禁內署令之官疑莫能明也本注曰掌中布諸衣物集解惠

棟曰至誤作衣也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尚方令一人至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注員吏十二人官本注

盜賊辭訟罪管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左右丞各一人案左右丞丞侍郎合史皆尚書屬官不應

印綬及紙筆墨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侍郎三十六人至主作文書起艸集解蔡漢官典職曰至給護衣

服案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充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

令史十八人案本書韋彪傳云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是令史明帝時始置也合二十一人

注治有名迹官本注名誤古

御史中丞一人至有違失舉劾之謫刻官本劾

第二十六校補

三

百官志四第二十七

執金吾

太子少傅

太子太傅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後漢書二十七

梁

刻

王先謙集解

令劉昭注補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漢官秩云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韋昭辨武帝更名金吾爲外卿不見九卿之列李祖暉曰執金吾見光武順靈獻紀來歷恂恂賈復耿秉王梁陰識朱浮梁商梁冀馮魴劉般官者西南夷傳附見賈憲馬防陰興袁安傳變王允董卓傳先謙曰前書百官公卿表有執金吾翟方進自執金吾遷丞相非不見九卿之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中則金吾微於外相列也

爲表裏以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應劭曰執金吾以擒姦討猾

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丞一人比千石漢官秩云三百石集解李祖暉曰前書有三百石文學丞一人比千石

六百石集解李祖暉曰前書有三百石文學丞一人比千石漢官秩云六百石集解李祖暉曰前書有三百石文學丞一人比千石

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與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集解惠棟曰緹衣武士之服字林曰緹

帛丹黃色他述切又注五百二十人之上脫執戟二字北堂書鈔帛丹黃色他述切又注五百二十人之上脫執戟二字北堂書鈔

引應劭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二百人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李祖暉曰古今注兩漢執金吾司隸校尉京兆河南尹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

違者則射之又云五百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曰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置一伯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服

赤幘纁衣素鞵說文緹帛黃蓋教金吾騎以此帛爲服故名緹騎見安桓紀賈憲張輔傳五百見官者傳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暉曰武庫見桓靈紀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有三丞前書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

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

常置每出曰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

寺互都船令丞尉集解李祖暉曰前書都船三及左右京輔

都尉集解李祖暉曰前書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

爲京輔都尉建武六年省

爲京輔都尉建武六年省

爲京輔都尉建武六年省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太子太傅見張堪王本

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官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

也杜佑云漢魏故事太子于二傅執弟子禮皆爲書不曰令少傅傳不臣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大長秋本注曰承秦將行宦

者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

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闕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

日劉熙釋名曰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卿釋云長秋主宮中凡物

次春生秋成欲使中宮之祔如之故爲名章昭辨曰皇后陰宮秋

者陰之始長者願其久也周禮世婦每宮士八人鄭元注漢始大

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十八人漢吳郡承武開明碑曰永和

二年舉孝廉除諸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太僕丞一人六

百石集解李祖樞曰長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

省太減秩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下注字衍謂本名太僕後省太

周禮內宰注云今稱皇后曰中宮李祖樞曰呂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先謙曰下文宮謁者稱中謁者

之也前書武帝時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禮

帝改令中謁者令即此中宮謁者令矣又有中謁者僕射見禮

儀志長樂謁者僕射見章八王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

者見安靈紀賈惠章八王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傳禮儀志又有長樂謁者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前百官表不載此官惟後

自中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傳傳有中尚書官蓋即中宮尚書也是不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

補浣者皆主之府令集解李祖樞曰私府令如周內司服丞一人

本注曰宦者

者集解李祖樞曰黃門承長也宮中之長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

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一人比尚書郎官者爲之給事黃門

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

人承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集解李祖樞曰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

主中諸官成帝省之曰其職并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

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

職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署少府一人職如長

秋及餘吏皆曰宮名爲號員數秩次如中宮長樂五官吏朱

附見賈武儒林宦者傳諸傳吏皆作史本注曰帝祖母稱

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集解李祖樞曰中興無長信宮案長

名矣桓帝和平元年立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少府太僕以

下皆如長樂故事後有司奏太后所居之宮皆以永樂爲稱

永樂少府見靈紀劉寬楊彪陳長樂少府見李祖樞曰長

球酷吏傳永樂太僕見皇后紀長樂少府見和順

靈皇后紀趙典桓郁劉般黨錮傳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

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衛尉集解李祖樞曰長樂衛尉見

趙孝張奮王暢循吏官僕爲太僕集解李祖樞曰長樂衛尉

者傳附見陰興班超傳僕爲太僕集解李祖樞曰長樂衛尉

千石在少府上承六百石其崩則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太子少傅見王

導爲職悉主太子官屬後漢官曰員吏十三人集解惠棟曰沈約云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集解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集解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徼循集解李祖樞曰中盾前表同班彪傳別作

典張奮舊寢寶武黨錮皇甫嵩朱雋傳附本
見寶融寶憲馬防孔奮崔寔傳發馬融傳

注曰掌雒陽城門士

二所周禮司門千黃注曰如今校尉集經洪亮吉曰案鄭注周禮

又有僕射惠棟曰鄭元周禮司門注曰

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與司門注同

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城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

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六百石見校尉集經洪亮吉曰案鄭注周禮

千寶曰如令門候六百石見校尉集經洪亮吉曰案鄭注周禮

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漢官秋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

午厥位處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開平城門集解惠棟曰

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應劭漢官曰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

月惟成策解惠棟雍門銘曰雍門處廣陽門孟昭月在中陽門

津名自定位季月未集解李小苑門集解惠棟曰樂開陽門應劭

祖開陽門始成未有名衛帝有一柱在樓上瓊郭間陽縣上言

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視樓上瓊郭間陽縣上言

年有九子母像國家常往祈禱李祖琳曰中東門候見張湛鄧惲傳

耗門季月位在辰中東門祖琳曰中東門候見張湛鄧惲傳

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集解惠棟曰漢舊儀冊皇子為諸

見鄧穀門銘曰穀門北中位光于子策解惠棟曰樂夏門門銘曰孟

在亥凡十二門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二十四街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北軍中候見本注曰掌監

五營漢官曰高誘云中候侯望者也李祖琳曰孔融傳一人斗食集解惠

案中與無此官准大將軍部下有曲曲有軍候比六百石秋次中

候傳上下文融以司空掾拜中軍候由公府掾遷此亦由司空掾

拜則中軍候當即北軍中候之尊文倒亂也它傳不見附記於此

以備

稽攷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屯騎校尉見桓靈皇后

傳附見鄧騭來本注曰掌宿衛兵八人領士七百二十司馬一人

應伏盧梁黃傳曰五營司

千石集解李祖琳曰五營司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校

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為允策解惠棟曰

注右當見左青中左校尉建武三年置十五年改也李祖琳曰越

騎校尉見左青中左校尉建武三年置十五年改也李祖琳曰越

勤宦者文苑傳附見鄧騭馬援馬防趙熹袁紹董卓傳本注曰掌

宿衛兵蔡質漢儀亦曰掌越騎漢官曰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

司馬見順紀鄭眾

傳附見馬援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初置掌山林苑門屯兵見前書集解李

翼桓馬方衡傳附見來歷任曉寶本注曰掌宿衛兵七十三人領

士七人司馬一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長水胡名也章昭曰長水校尉

小水名集解惠棟曰此據辨釋名也劉熙云長水校尉長于水蓋中

用船之事故昭辨之又沈約引辨釋名云蓋關中水名也司馬

貞曰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本注曰掌宿衛兵蔡質漢儀

宣曲水也先謙曰章注中上奪關字本注曰掌宿衛兵蔡質漢儀

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

曰掌宿衛主烏桓騎後漢志二十七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服虔曰工射也其冀中開射則射中之

和獻皇后紀來歷國曹褒丁鴻班超循吏傳附見資固資憲馬

成董卓傳光武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十五年復置

本注曰掌宿衛兵蔡質漢儀亦曰掌越騎漢官曰司馬一人千石

本注曰掌宿衛兵八人領士七百二十司馬一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集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

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

法治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呂

監五營胡騎并長水集解李祖琳曰前書胡騎校尉掌池陽

子恂入侍以為胡騎校尉虎賁主輕車并射聲蔡質漢儀

有鼓吹中興初有此官虎賁主輕車并射聲蔡質漢儀

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於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

七年詔罷之蓋光武一意休息故供罷之也

秩官本置作署集解先謙曰

後漢志二十七

八

100

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

更司隸所部郡七

虛受堂

九

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百官志四第二十七 終

後漢書二十七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七校補

百官志四執金吾一人至及主兵器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四引漢官儀執金吾中與以來但專

通典作不預他政案注注緹騎官本注注作主是柳從辰曰緹騎二百

人集解李祖楸曰至五百見宦者傳者傳注引辨釋名說五百

義與古今注異并詳與服志上集解

中宮僕一人至中興省太減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至當云減千

石今案本條與後中尉條錢皆改本注曰爲本日其實非也下

出本注曰非衍惟減

中宮冗從僕射一人至主中黃門冗從注比尙書郎比原諺封錢

今從之官

中宮永巷令一人官本中字

職如長秋如原諺知據錢

太子率更令一人至職似光祿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續

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凡多十六字今案此御覽所據本異也又通典亦作似光祿勳掌宮殿

太子舍人案前表舍人無說此據通典補

太子家令一人至職似司農少府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

太子洗馬至太子出則當直者在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

作一人二字末亦多蓋洗馬之義也六字今案此與前條擬廷尉也句均說明之辭不類本注文疑御覽有誤

城門校尉一人至主兵案司馬一人千石本注城門每門候一人

案城字應提行六百石注執板下拜官本注下作不是柳從辰曰孫觀

不其餘上西門注位月惟戊官本注不誤津門陽南面西門

開陽門錢大昭曰南面耗門注銘曰耗門值季月位在辰柳從

御覽一百八十三引李尤此銘下有順陽布惠貧乏是振二句

劉注所引各門銘皆止二句本節錄以辨門位非其全也又耗

故沈銘以貧乏爲言緣音近遂轉爲旄耳穀門注位光于子

官本注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錢大昕曰漢官制以委

寡五營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候以六百石監之郡國守相皆

石而權任乃在三公之上矣

屯騎校尉一人至司馬一人千石司字原誤提行

長水校尉一人錢大昭曰建武七

司隸校尉一人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注都官主雒陽

百官主原諺武錢校據閣本集解惠棟曰注百官官當作姓今

注下引博物記言都官從事主爲雄刺主察百官之犯法者惠乃

也通典亦云都官從事主爲雄刺主察百官之犯法者惠乃

謂百官當改百姓誤矣主維陽百姓者自有雒陽令非司隸從

事以都官名固自有說前書藝文志顏注神官小官則未思此從事

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神官各減十三是也據此可

知都官在神官上而出公卿大夫下亦小官而非朝官胡應麟

於桓帝得自此都官從事遂作鶴頭召大將軍西曹掾掾至膝

行辭謝則當時都官從事之職權可見主雒陽百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illegible]

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政治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觀宗廟之靈土自是制吏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爲一當輪戡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大夫無事者罷其兵刺史重監司清峻如漢氏故事出頒部條入奏首州城二十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如漢氏故事出頒部條入奏首州牧晉武帝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繼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所司廣袤兼遠乎強虎視鷹瞵之長遷鼎革終之日未嘗不藉藩兵之權挾軍之威逼迫何隙陵奪神功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戰野民弟榮懸伯叔屠戮未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傾軋愈變莫或途滅致離京有銜璧之痛秦臺有不守之酷胡羌延興氏鮮更起滯斯逮靈長之終當有神算不然則雄捍凡拒之聖王必不久濡事懼甚於此心憑彊作害之謀方盛於後意

都置尹一人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案京都置尹一人志正文也當作部以上文云每州郡國若千因改部字義以丞一人每郡足成之當云凡州所監爲部字譌又僕倒其文耳

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戌者丞爲長史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棄解惠棟曰漢官曰太守秦官也秦滅諸侯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李祖楙曰太守丞見順紀桓譚孔奮羊續劉平謝弼咸洪西南夷傳邊郡丞稱長史如索班爲敦煌長史魏霸益勦爲漢陽長史魏霸田瓠爲隴西長史上官鴻爲金城長史魏霸馬襄爲西河長史魏霸是也前書郡有長史掌兵

馬秩六百石安國之相亦如是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

集解李祖楙曰安定屬國都尉見延祐現張奐傳張掖屬國都尉見寶祿馬勤儒林傳張掖居延屬國都尉見劉鋹傳廣漢屬國都尉見馬彪傳遼東屬國都尉見安紀段熲方術傳蜀郡屬國初置頗注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丞一人集解李祖楙爲屬國人居延屬國等是居延匈奴中也故曰丞一人

遼東屬國長史蓋卽都尉丞如上登郡稱長史例也見增傳

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曰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遺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辜法論課殿最案律有無辜都吏如今言公平何以文無生歲盡遣吏上計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泰以十月爲沛主吏掾歲盡遣吏上計爲正故也集解惠棟曰此文苑獨行

人秋獻功也李祖楙曰上計吏使節尚楊乘承歲計詣京師上行東夷傳律歷儀志計者計簿也舊制度使都丞奉歲計詣京師上行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耕出職乃襄饑糴千戈截揚四方莫當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
切無辦餉首謀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與雷震燎然盡敵
猶鳩鵲捕鵬鷂焉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亡一旅不振張角懷
妖僞還遜搖蕩入州并發燔炎絳天牧守皇裂流血成川兩乃遠
徵士遺殊俗之兵非我族類思驚縱獲多而破是謂棄己功財禍
費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烈出在茲不致而暇是謂棄己功財禍
敗豈虛也哉存秋家不戒甲所以一國咸仰私力也今雖四海
壞上命未洽可折衝屢難若指於掌故置石扶風集解李志紹曰
城北虎牙尉屬見皇甫規西羌傳漢官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都尉將扶
風郭尉見皇甫規西羌傳漢官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都尉將皆
兵義園林秩比二千石解見西羌傳先謙曰官本於掌作以掌將皆
置諸曹掾史新論事一曰爲四西海二歲而還補本注曰諸曹
尹如公府曹無東西曹蔡質漢書曰河南尹掾出考察與從有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集解李祖樞曰部功曹史見皇后紀宋彪龍公孫
杜詩廉臣王堂樊準處延周章碑橋玄王翼賊洪濤鍾皓陳寔
安袁閼范疇韓陵及處王康碑橋玄王翼賊洪濤鍾皓陳寔
吳祐皇甫規黨綱詩勸賢武術吏儒林獨行有五官掾著功曹及
列女東夷傳載綱目部五官掾見任光鄧其監屬縣有五部督
諸曹事形缺不詳李雲詒史獨行西羌傳

六

郵曹掾一人集解李祖樞曰郡督郵見馮異馬嚴伏陸瑁彈蘇不
黨細儒林獨正門有亭長一人集解李祖樞曰門亭主記室史主
行方劭傳

錄記書催期會集解李祖樞曰主無令史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
幹主文書漢官曰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四百督郵吏二百
六十人案獄仁恕口三人監津梁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十
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廨行二百三十人幹小
史魯恭傳有仁恕解親忠是也百石卒吏錫鬯云黃霸傳勿切
馮邛二百石卒吏益秩有不同故事石卒吏之多寡以刑之卒粗勿切
又書佐漢律郡卒吏書佐各十人北海相景君碑陰載故吏白都
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案北衙相景君碑陰載故吏白都
昌召邱遲而下十九人皆作修行豈南脩二字君相類遂至訛謬
從事然而而不召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部脩行之能歷州
此則循行常作脩行無疑矣李祖樞曰郡曹掾見蜀行傳高戶曹
掾見邱遲傳史儒林獨行方衡傳決曹掾見王肅郭躬應奉周嬰
浮乘吏更濁水掾見方衡傳兄玃朝黨綱魏魯史傅文學掾見杜茂崔
顯陳寔傳儒林文苑方衡傳門下掾見公孫述寇恂察遼吳良鄧惲
袁安崔駰種嵩獨行傳主簿見王堂袁安神禹朱雋循吏獨行南

老見各紀循吏傳汝行微見越宮獨行傳之注

亭爲行旅宿會之地可知矣

里魁民有什伍善惡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呂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告監官風俗通曰周禮舊欽通其所也集解李祖樞曰官本舊欽作春秋

邊縣有障塞尉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謂之候城即障也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勇應助南本注曰掌禁備夷犯塞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武王問吏之重罪也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力迫脅之吏五吏與吏合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爲耳曰吏之重罪也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勝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也民長富領國三大也民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恩行於吏八人也民服信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絕吏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吏明其資審其謀則吏不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則都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徵事集解惠棟曰注賤買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爲器械當鑄治之時居鐵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弓馬距勝他物百餘萬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今漢使者擁節屯中步鄭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命此皆以中郎將權其事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或稱護匈奴府令人居雲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六百石並領鮮卑客賜爵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胡作互李祖樞曰烏桓校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武帝初置秩二千石擁節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建武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見盧植傳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允董卓循吏獨行西羌傳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集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乃置校尉持節護羌王莽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耶爲之一如舊制耶辛官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車吳棠領校尉棠免後以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羌傳又有護西域都尉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見西羌傳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域傳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八王杜林何相一人集解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敬儒林傳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陳寵王扶劉劉劉劉劉劉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衛黃琬荀爽荀爽荀爽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僑劉虞呂布荀爽荀爽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王石本注曰傳王善禮如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融傳常山王長史劉洪見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里又其官職傳爲太傅相集解李祖樞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障塞尉即障塞尉也建武初匈奴塞尉胡人守塞候望

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爲置丞相
其御史大夫目下皆自置之適曰如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
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自作亂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
帝憊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政丞相曰相省御史
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書
曰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爲置不得
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漢舊儀曰大司馬何武
尉如都尉參職是後中尉太傅但曰傅臣昭曰觀乎高祖之創業
生藩與主相參是後中尉太傅但曰傅臣昭曰觀乎高祖之創業
固規謀宏遠及於三趙不終燕靈天絕齊代淮楚皆爲外重故宋
昌曰外畏齊楚淮南斯非效與事過則齊代淮楚皆爲外重故宋
固財物之富作衛之益亦既得之於前矣故魏或以杖用息姦謀
嗣限局下怨生有以連連帥構兵父梁閣聖傳推寵僅自密威
景帝遂削藩國之權刻削骨肉之接封爲君而不聽治其民置爲主
吳楚之叛奔侯王恆借以受諸故賈誼欲眾建以少其力列虛以
後漢志二十八

實隆重嫌猜畏過身受其弊覆滅分體若梟仇寇齋粉同氣有過
他逆忠貞之士橫罹其凶志節以愈思排天齊休以賢明謝世杜豈
珍矣冤孫就盡不有國書趙倫以恩恩排天齊休以賢明謝世杜豈
事愈甚其情益甚勢使然也四海爲此構賊矣林懸懸曰官聖帝
英君欲反斯敗必當更開同姓之路反乎全安之敵也集解惠
棟曰注比壽松晉松晉亦松王子晉也先謙曰官本威作或
考證云注或力強齊聲晉亦松王子晉也先謙曰官本威作或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中尉見光本注曰職如郡都
尉主盜賊東觀漢記其初封制削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郎中
令一人集解李祖樞曰郎中令僕一人集解李祖樞曰郎中令僕
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衛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并
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曰僕
錢大昕曰注字衍此言王國之僕其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
初亦稱太僕武帝時始去太字耳集解李祖樞曰中大夫
本注曰治書本尙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見宗室四王三侯光武
十王章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
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集解李祖樞曰本注曰掌冠長冠
本員十六人後減集解錢大昕曰此句疑有脫誤據太子洗馬注
十六人矣漢朝謁者掌贊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則王國之謁者亦宜有
掌得若上冠之也或云掌冠長冠別是一官如禮樂長衛士長之類則員
先謙曰上冠之也或云掌冠長冠別是一官如禮樂長衛士長之類則員
醫工長集解李祖樞曰第五倫傳建本注曰主醫藥丞長本注
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長至此
皆四郎中二百石集解李祖樞曰郎中見安紀劉盆本注曰無員
衛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集解李祖
注武帝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集解李祖樞曰建武二年封
公集解李祖樞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集解李祖樞
孔集解李祖樞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集解李祖樞
曰爲漢實在三公上曰王昌存二代而封及五郡天用天子禮以

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敬其先聖封其後

而已無殊異者也集解惠棟曰本紀在十三年此云十四年漢

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金印紫綬曰

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

為列侯集解李祖林曰前表亦曰通侯通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諸

王得推恩分取子土國家為封亦為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

者位次三公中興呂來唯曰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漢制

賜位特進三公下不在車騎下賜位朝侯集解先謙曰次五校尉

賜位侍祠侯集解李祖林曰侍祠侯次大夫其餘曰肺腑附及公主

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曰是為侯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曰立社稷禮也胡廣曰諸王受封皆受茅

自宮室各隨貧富裁制祭庶以守其寵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

執璧云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長不

臣也但納租于侯曰戶數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集解

林曰列侯家丞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

大夫凡五官中興百來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

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集解李祖林曰前表惟

洗馬行人

後漢志二十八

主

封之例蓋

始此也

後漢志二十八

古

四夷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集解惠棟曰

禪等題名有邑長三人

百官受奉例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

月詔增百官奉其千石以上減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

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

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

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

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

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漢書音義曰斗

計佐史奉月八斛古注曰永和三年初與河南尹食祿曰以斗為

其安乎若人奉四十五斛則四百石秩為大凡諸受奉皆千錢

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

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開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

山西以開內為王畿故曰開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

也然則卿大夫士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

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士爵曰大夫爵曰

爵為公士爵曰大夫爵曰大夫爵曰大夫爵曰大夫爵曰大夫爵曰

武程是司徒寧民康國

大虛受堂

士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終

後漢書二十八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八校補

百官志五外十有二州至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注以六條問事至

割損政令今案六條據前表顏注引漢官典職儀喜則任賞任作淫煩擾苛暴剝戮黎元苛作刻戮作截估恃榮勢

枯特作恃枯割損政令政作正通典注惟喜則任賞與此注同
餘皆與師古引同又割損政令御覽二百五十四引作割剝民

又注今并得河南滎陽都尉官本注世祖并

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注斬得自重之路官本注凡

州所監都爲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

字譌又與到其文耳 今案後文凡縣亦以凡字起謂上六字爲

亦不能以京都爲刺史部也此不過監都之都爲郡字之寫譌

耳凡郡爲京師則置尹兩漢皆如此晉請師是以變言京都

崩盡還吏上言治困秦以十月爲正故也無也字中興楚西

六年嘗諸君屬無都試之役注每有虞則都尉本以備盜賊

邪都尉卽是因有劇賊置有功曹史十四引辨釋名曹羣也

功曹吏所
有五部督郵曹象一人
柳從辰曰後漢以郡督郵題

幸羈也。有三音。音督。持一。名。杜。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輶。車。督。郵。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

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人稱許子伯哭
世又太尉聞人襲初爲郡督郵行則負擔臥則無被連麕皮裘

以自覆不受人一浪之費均見御覽二百五十三引謝承書

官秘本亦如之注并揚江南七君官本注亦誤

縣主蠶夷曰道監鄉五部五字及學士爲民法式者集解

惠棟曰及作爲但通典亦作及則及字不誤又有鄉佐屬鄉主

民收賦稅注大率十里一鄉
案此當是十里一亭
十亭一鄉注有脫誤

遼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注五吏與史合姦注史本

六吏與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

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兼習八志又注民勝吏滄大臣官本注滄作厚

尉一人至本注曰掌冠長冠官本中字不提行是集解錢大昕曰至則員

不若是之多也

今案漢制諸王不得交通賓客自無賓贊報問之事通典載後漢王侯官屬亦無掌長冠官名

錢氏疑非所疑皆誤也與服志明云唯長冠諸王國諸者以為
常朝服此不過常字沿上文偶為辜耳太子洗馬員十六人
入其職務自亦同於太子洗馬主為王導威儀不必更以光祿
勳屬之謂者為比況即謂者臺諸謂者亦以天子出奉引及主殿上時節威儀為常職也

百官受奉例至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集解先謙曰至考證云舉
當作奉謹案此注下文皆以月計似奉舉皆月之謬否則奉下脫月字

第二十八校補

二

與服志上第二十九

輕車 大車 早益車 夫人安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青蓋車

後漢書二十九

梁

剡

令劉 昭補注

王先謙集解

書曰明試弓功孔安國曰政試其君車服弓庸孔安國曰賜以車
任也又一通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化之言明試其君以要其功
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其能集解黃山曰白虎通巡狩篇引不
書大傳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
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削以地宗廟有不
服制度為畔畔者削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削以地宗廟有不
說文試用也廣書曰明試其功山案許君說試為用並引經文當
為此試字塙詰猶云顯用其功耳惟顯用之故以車服表彰之與
伏生說義亦相成上文試可乃已我其試試均言用偽傳皆說
為嘗試之試非也惟此注引孔安國說今孔疏本但有又一通三
十二字前兩說不許何出近儒考證孔傳亦獨遺此今就以一通三
為言之差次也夏官鄭注考校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先鄭據故書試
為考禮大傳考文章鄭注考校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先鄭據故書試
有差義也視又一通明試其言以要其功連言與功提說益有得
失之殊志引書不及敷奏以言與書大傳白虎通引同必非據此
本明矣問若此謂真古文亡於西晉之亂然郭璞注兩雅於釋鳥
釋獸均引有尚書孔氏傳裴駰注史記於五帝紀夏紀亦均引有
遺文今注引前說為考其政差其功引後說為試其言以要其
功是前說亦與後說絕無異或言昔者聖人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
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
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言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
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
作宮室上棟下宇已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
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已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
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已為之盡其情也奕世已祀
之明其功也是言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
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

材以辨民器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異物已時六材皆謂之百工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興方法地蓋自此至孤旌枉矢皆出周禮鄭玄曰卽是周禮注輿方地地蓋圓象天三十幅呂象日月鄭玄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方也以象地也賈疏據輿方而言不言宿葉解黃山曰考工軋之舉加軋與轅馬注言軋方鄭於此無注而疏云據輿方而言者即上篇證近儒攷之詳矣說文以軋爲車後橫木就車後一方此可見其指名之耳鄭於記車軋四尺已同許說於加軋之軋必改訓爲輿者軋加於軋非一方本所可通不得不別爲說諒謂鄭義實則本不能直訓爲輿鄭益蕭軋爲輿也宋玉大言賦地方爲輿員天爲蓋知鄭義亦蓋弓二十八呂象列星龍旂九旒七仞齊軋鄭玄曰自有所本

後橫木集解惠士奇曰七仞齊軋以下呂象大火鄭玄曰交龍爲皆見緯書惠棟曰說文旂旌旗之流也呂象大火斡諸侯之所建其屬有尾九星鳥旛七旒五仞齊軋也葉解黃山曰攷工以尺五寸賈疏引左斷十年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鉶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得至於較大夫旌至較案禮諸侯旗齊軋大夫齊較軋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謂後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可服君誤山案賈引服注疑爲誤而謂不重較之車較止於三尺此臆說也尊卑之等辨於旂旌諸經言車本無單較明文尤無諸侯車不重較之制漢無毛傳以重較爲卿士之車大夫車毛序以大車爲周大夫之車而無旄傳又謂大卓爲小人之車將初無定說然毛意固以單較屬大車也大東不以服箱毛云服箱服也箱大車箱長且遠逾五大車北服鄭注杜預服長八尺之較乎此志後注引服較其路總名如今駕駟高車尊卑俱乘之采飾有差服因罔信諸侯之車其較不殊於天子矣左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脫局杜注局車兵閭釋文引服注非局橫木校輪問鄭珍云校即較也禮緯易旗齊較卽齊此較並肩輿車內兩轡上出於此之較較鄭注禮緯易較爲車高檣木釋名檻車上施闌檻鄭所謂檻杜所謂闌皆卽此木施於車外與內較相承爲重較者也雖古車制訖難推詳而以鄭此注觀彼明矣

巨象鵝火鄭玄曰烏牛爲廬州里之所建熊旗鄭此注觀彼明矣

六旉五仞齊肩呂象參伐鄭玄曰熊虎爲旗師部之所建伐屬白虎旉與參連體而六星集解惠棟曰字爲期于其下故曰旗也

龜旒四旒四仞齊首呂象營室鄭玄曰旒旒部之所建營室玄武武孤旌枉矢巨象弧也鄭玄曰觀禮曰侯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孤旌枉矢巨象弧也鄭玄曰觀禮曰侯孤旌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玄

1345

本傳作著徐蓋據他文駢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呂乘之故曰王
書蓋為說文餘詳後
青蓋車為是特賜非侍中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
得乘金路與天子同
此自錄有非特賜也
皇孫綠車曰從皆左右驛駕三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公列侯安車
朱班輪倚鹿較伏龍軾卓綰蓋黑轡右驛車有轡者謂之軒集經
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
龍軾者車前橫軾為伏龍之形也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早蓋朱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轡長六
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
示不敢自滿也案本傳舊典傳車驛駕乘赤帷裳唯郭賀為冀州
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轡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
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何謂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微
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
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集
解惠棟曰此制見前書景帝令也應劭云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轡
屏轡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轡以轡為之或用革如
清云轡音反小車兩屏也案藩轡古字通見竹邑侯相碑亦作轡
說文轡車耳反出也從車反亦聲又注郭賀疑是賈琮屏星廣
雅作屏星玉篇曰屏星轡也黃山曰釋詁業大也釋器大版謂之
業荀子禮論棺槨其須象版楊注版謂車上障蔽者說文版大也
反出也義正合業即轡是矣志云上業明惟轡之屬上處如大版
也轡本車耳反出於外之主名自內為之則近車耳為轡近轡較
為轡其兩旁如堵牆為轡轡間如窗為轡其當車前如屏為轡轡
則藩蔽之總名矣雖轡車以轡反出為貴言版言轡而論車制則當
荀子以版該轡楊雄太元亦以藩測車耳轡則轡而論車制則當
有別說文轡車兩旁也轡車兩轡也轡車轡轡不若以轡轡之重文
車轡間橫木轡車轡轡也轡車轡轡也轡車轡轡也轡車轡轡也
席轡也與轡為車轡轡尤合是以轡轡轡不若以轡轡之重文
當仍指車當明說文之轡車當謂之屏星說文版無此語既曰車
前舊有屏星即明矣舉屏星以說轡不過如言版言轡也如謂
轡蓋反與董卓傳李音不合且以轡為轡則轡本字為轡之義
轉失顏籍已駁之矣竹邑侯相碑自言轡轡不必即為轡也十二
古蓋家十二月朱轡不當復虛未詳何指疑志文有奪誤謙即轡
足也先謙曰官本一寸作二寸注惟作轡是景帝中元五年始詔
六百石以上施車轡得銅五末轡有吉陽甯中二千石以上石轡
三百石以上卓布蓋千石以上卓綰蓋二百石以上白布蓋皆

有四維紅衣買人不得乘馬車集經惠棟曰徐除吏赤畫杠其餘
皆青云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臣朱輪特虎居前
左兒右康小國朱輪畫特能居前寢康居左右卿車者也
集經惠棟曰徐廣云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黃山曰晉天文
志大上七星曰華蓋下九星曰紅華蓋之柄也釋名釋車杠公
也眾又所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魯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驛
加交路帷裳皆早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轡轡車銅五末
集經惠棟曰會朝一作會廟晉志加作早黃山曰劉盆子傳絳繡
絡李注引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轡轡也案儀制令言
一品車朱轡轡轡此志惟后夫人車及公列侯車不連言李注所引
侯車無言轡者說本不同又志王與公列侯車不連言李注所引
似即約舉此條之文復衍一王字耳亦眉立盆子為帝劉侯卿為
製車有轡轡交轡亦更始諸將服諸于轡轡之類志于交轡本言
既明言皆早上安得先言早乎
乘輿大駕公卿率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
相連屬也皆偏千乘萬騎四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四官本作西
在後為三行備千乘萬騎四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四官本作西
是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函簿蔡邕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函僻蔽
書函大槓也字亦作櫓又作櫓音義皆同函以甲馬之所以并載
賈誼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南是也甲馬有先後部伍之次
皆著之簿天子出入則按次導從故謂之函簿耳侯衛具五兵今
不言他兵但以甲櫓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櫓居外餘兵在內但言
函簿是舉凡也五禮精義曰函大槓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
也以大槓領一都之人故言函簿
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八卿不在函簿中河南尹執
金吾權陽令率引集經惠棟曰周禮小司寇前王時辟鄭司農曰
令尉奉率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秋曰率車都尉執轡
引矣又曰四末志作三幾大前驅有九旂雲罕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
所曰當作三十六乘前驅有九旂雲罕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東漢書曰雲罕九旂旂曰旂旂名集經惠
棟曰沈約案魏命晉王建天子旂旗旌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旌
旗也雲罕旌旗非也案中朝南簿圖曰雲罕駕馬不兼言九旂罕車
與九旂旌旗非也案中朝南簿圖曰雲罕駕馬不兼言九旂罕車
車別九旂旌旗非也案中朝南簿圖曰雲罕駕馬不兼言九旂罕車
也與此引詳說異史記薛綜云云案東漢書載轡轡轡轡則古
不函於車邊正義說謂引顧野王云轡也與薛綜注合今玉篇開

戰名亦與正義引顧說異史記何奴傳索隱鍾小矛鐵鈴是與戰
爲二物矣兩義不見他書志言鳳皇開戰則似與戰各二也
皮軒爲旗應劭漢官簿圖曰乘與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爲
注屬車有軒皆大夫載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郭璞曰虎皮爲
藩者曰軒皆大夫載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郭璞曰虎皮爲
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建民或謂之雞翅非也以銅作鳥
車衡上與本志不同集解惠棟曰顏師後有金鉦黃鉦說文曰鉦
古急就章注曰雞翅雞尾之曲垂者也此車載黃門鼓吹樂
執白鼓周執黃鉦黃門鼓車集解黃山曰此車載黃門鼓吹樂
樂志鼓車亦曰鼓車實即鼓吹車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
龍流蘇引一里一棧引南簿令有記里車晉志並言其制置木人執
非此黃門鼓車也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
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早蓋赤裏集解官本考證曰
前注徐廣曰翠羽蓋黃雲所謂木轎集解惠棟曰戈矛弩箠尙書御
黃屋車也則早蓋亦裏非誤木轎集解惠棟曰戈矛弩箠尙書御
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與服志曰侍御史載之集解惠棟曰侍
尾目前比省中道後漢志二十九爲省中故須過後屯園乃得解皆
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車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敬禮記前載
虎皮亦此之義類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以下見徐廣車服注似皆
漢官解行祠天郊曰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尙省謂之小
駕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每出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每太僕奉駕上
駕小駕減損副車也出營蹕清道建五旗太僕奉駕上
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尙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
集解惠棟曰漢記集解惠棟曰注謂曰督整車騎謂之護
所御史乘屬也皆執注儀注即鹵簿也呂督整車騎謂之護
駕集解惠棟曰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春秋上陵
尤省於小駕直事尙書一人從其餘令史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牙戟幢麾輶輅輶徐
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集解惠棟曰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
作箭轡作軾上駕兩馬也集解惠棟曰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
說文班車鉞間皮篋古者使奉玉皮篋盛弩也儀音側事反班音服
黃山曰顏引續漢書無輶輶二字惠棟未及已詳上排車條藏在
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呂次屬車在鹵簿中諸
車有牙戟其飾幡旂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中

有益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爲後殿
惠棟曰徐廣云駕一馬史記衛
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爲營是也
大使車立乘駕馬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
皆兩大車伍百環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卒辟車之屬集解惠棟曰
立司馬書作五導一作道環一作道環一作道環集解惠棟曰
伍百作五百注引韋昭辨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
引當道附中以驅除也案據韋說本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當作伍伍附五借字百伯亦借字說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小使車集解先謙曰小使不立乘有驛赤屏泥油集解黃山曰屏
盆子傳乘車大馬赤屏泥注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也廣韻韓泥
前即車前屏泥名義蓋同障泥障亦作鞵下篇鞵泥也廣韻韓泥
馬飾屏泥皆從鞵得義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集解黃
謂蘭輿說文蘭門遮也通作蘭前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注蘭
謂蘭輿之若牛馬蘭輿也釋名釋車車上施蘭輿以格猛獸亦因
禁罪人之車也近小使車赤殺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
捕考案有所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其
送葬白室已下灑車而後還集解先謙曰灑官本作洒是也說公
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
乘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壁交絡四角金龍首銜壁垂
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機文畫曲轡長縣車等太僕御
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泊白駱馬也呂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旣下
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
禮吉凶不相干也集解惠棟曰徐廣云載輶輶車也懸徐廣作輿
長縣車等官本縣作
懸輿徐廣校木合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
帶劍三車從導主簿上記兩車爲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
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集解先謙曰前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

前後兵車亭長纂要雜陽亭設右驂駕兩璣警車前伍伯公八人

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

人黃綬武官伍百文官辟車集解錢大昕曰謂黃綬武官導從用

石至二百石皆黃綬先轡下侍閤門關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

多少隨所典領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作鈐

驛馬三十里一置臣昭案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傍郡縣文書

皆條所受書每月言館林上州郡風俗通曰口今吏郵書掾府督

郵職掌此集解惠棟曰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章昭

造書上督上上官所下過之書也卒皆赤幘絳幘集解黃山

云承上走卒卒驛卒幘幘皆同也云卒總結上文驛馬與多少隨

應提行走卒即郵卒之屬故注郵驛並舉郡官志太尉屬官有法

曹主郵驛程事則二者皆掌於太尉郡都督郵書掾僅主郵事

宗室長史因郵驛儀志大喪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

奏可是郵有常郵驛馬必臨時奏請矣東平王蒼古者軍出師旅

傳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亦本無特置之證古者軍出師旅

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

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榮戟為前列建弓鬪九韃

通俗文曰弓鬪謂之健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鬪弓鬪也陳

景雲曰九當作丸左傳注積丸箭箭也南匈奴傳弓鬪丸一矢

舉物也此為承之義上林賦建鏑持尾郭注捷舉也唐韻以肩

以手持之壯子庚桑楚夫外獲者不可繫提將內捷郭注捷關捷

也釋文引徐說謂之健此則弓有鬪丸藏矢而又言捷釋名釋兵

馬主曰捷捷建也當為閉而建之謂上示異於又言捷釋名釋兵

既皆帶劍持榮戟手持固不給肩承亦不便矣說文謂諸侯王法

弓衣也韃弓衣也注引通俗文以健為報與韃疑誤諸侯王法

象有鮮明騎惠棟曰魯峻石壁殘畫有鮮明騎備其威儀導從事

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集解黃山曰諸車之文至轡皆有吉陽箭

王不應分提後諸馬之文集解黃山曰諸車之文至轡皆有吉陽箭

總論馬文亦自為一條應提行乘輿倚龍伏虎幟文畫轡龍首

驚衛重牙斑輪升龍飛輪薛綜曰飛輪以提油頭八寸長亦然注

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輪轡頭也楚辭云荷結轡今太息王逸注

曰重輪也李尤小車銘曰輪之嚙嚙疏達問通案二家之言不

綜注所記集解黃山曰曲禮侯展輪效駕釋文引盧注轡頭也

也孔疏引舊解轡車間也向書大傳木重文作轡轡車箱交錯也

注如今商車也說文轡車轡間橫木重文作轡轡車箱交錯也

故轡問作轡與轡同意云轡格于車轡交錯轡轡轡轡轡轡

壹傳轡轡出平車轡李注皆引說文為解轡轡轡轡轡轡轡轡

注引盧說轡轡字盧與薛說不合者為王注李銘月主車轡轡

自不能合前文五勿齊較注引鄭注較為車較李銘月主車轡轡

亦即說文所謂車轡也注謂不如綜注所記提而莫辨狀先謙曰斑

官本作班古字通用注重轡官本作重轡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幟文畫轡轡吉陽箭朱斑輪鹿文飛輪

旂旗九旂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幟朱斑輪鹿文飛輪九旂降

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三千石以下各從科品集解惠棟曰安帝

舊令制度各諸轡車上輒皆有吉陽箭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銀

有科品也方鉞插翟象鑣兩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牙象鑣黃山曰

之至堅者為之山鑣鑣可以為角為宜亦可以象角為之是物以象

角鑣鑣可以解結內則鄭注鑣貌如鑣以象角為之是物以象

得者其字亦龍畫總升龍赤扇汗詩云朱轡轡轡汗且以為鑣飾

集解黃山曰中車王后之五路重程錫而朱轡轡轡汗且以為鑣飾

龍赤扇汗申說上文之龍畫總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汝應
作沫惠棟云洙一作洙注人君以朱曠扇汗官本曠作術
披薦尾附馬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附應左右赤珥流蘇飛鳥
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本解先謙曰官本亦有或字王公列侯鏤錫又髦朱
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披薦尾卿已下有駢者縱扇汗青披尾當
廬又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駢駕云

六

後漢書二十九

九校補

綠原謔緣已
正官本亦謔

試其君國爲政

從是仁管子見
蓬轉而知爲車

世本云奚仲始作車

仲奚生吉光始以木爲車郭璞注云世
光明其父子共創意首稱也今案左傳言辭

以爲夏車正杜注謂爲禹亭車大夫似不謂

則其先本以手推挽卽就易文服牛乘馬推

自乘或其一時亦止駕牛以引重而馬車則自奚
夏統爲一篇禹乘四載以治水陸行乘車是

唐虞之際且旂旄未建等級未分亦不
卽謂車服以庸亦緣仲始殆無不可

云飛輪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三尺

東京陸軍引蔡邕獨斷作飛輪以緹紬廣入
謂帛丹黃色也惟儀制令一品青油繅鹵簾

第二十九按補
又本書劉益子等注以緹由弄尼於貳前字

之細字今案前出循吏傳別駕主簿車緹油

以赤油亦與沈約說合又云阜蓋車加青油

禮儀志翟車黃油幢黃裏通幃唐書車服

引文可證前史。乾無說。明然觀李商隱文云。

紅則油明即車飾中塗澤之品爲轆轤輪幹

此油也

金鑊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在馬

爲馬文髦梅衍旂子遷京縣注引蘇詩

馬鬣作馬鬣不書馬鬣作金髮而拖王

之類飛但疎翅古人多以鳥喻馬馬行則疎

四寸五華玉華說均可通無取深求矣

又文髦北宋本文作又志金罍以鐵爲之

1

以金爲文鹿據此則作又作又皆非今案柳說是也通典亦載
又其文字漫漶有難定也則疑
之作尾五之字三又無論矣

所御駕六注濼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官本注濼作虞柳從辰日又

注其此非一也比原論此已正

耕車注東耕于籍官本注不誤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至加交路帳裳加原論如已黃金塗五末

錢坫曰五末應是五束之譌今案大貴人等車亦金塗五末後
又屢言第五末且鄭君說玉路謂以玉飾諸末則志文言末自
必非誤徐氏特未
詳五者爲何耳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駟車至故曰王青蓋車注魏武

帝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官本注問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轎至示不敢自滿也集解惠棟曰

又注郭賀疑是賈琮侯康曰郭賀見蔡茂傳不必改爲賈琮
至又注郭賀疑是賈琮侯康曰郭賀見蔡茂傳不必改爲賈琮
至又注郭賀疑是賈琮侯康曰郭賀見蔡茂傳不必改爲賈琮
至

疑何也惟注誤以荆州爲冀州此則當改注蓋涉

賈琮事而誤然琮自命御者裴車帷裳非鈐去也

乘輿大駕至八卿不在鹵簿中錢大昭曰八卿獨斷作公
卿儒林傳注作公脫卿字春秋上

陵尤省於小駕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應劭漢官儀天
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車春二月青龍車在前秋

八月白虎

輕車至吳孫兵法云官本吳孫作孫吳案本書皇甫規傳勦明吳
孫未若奉法是作吳孫不誤也惟章懷注以

爲指吳起孫武而通典注則作孫子兵法而不及吳起夫二子
不共爲書其書又不皆言武剛車制志文何爲並舉疑吳孫云

者仍專指

大使車至辟車四人注周禮獫狁氏官本注濼作條
與今本周禮合

大行載車至析羽流蘇析原譌折已
正官本不誤

驛馬至捷弓鞬九韃官本捷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本志作
皇太子諸王不與諸侯同今案本文皇太子諸侯倚虎伏鹿
鹿公列侯倚鹿伏熊亦各爲一等也下既有列侯則上侯字亦

當衍矣御覽單言
伏虎仍有脫誤

第二十九技補

三

輿服志下第三十

進賢冠 爵弁冠 通天冠 委貌冠 皮弁冠
巧士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高山冠
黑經 黃赤綬 赤綬 緣綬 紫綬 青綬
棟曰此與董巴輿服志同司馬氏採其文而後漢書三十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三十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

後世聖人易之曰絲麻觀羣翟之文榮華之色集解惠棟曰徐

之乃染帛呂效之始作五采成曰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顛胡之制

集解官本考證云顛監遂作冠冕纓鞶曰爲首飾集解惠棟凡十

二章行入言上公以下冕服有九章七章五章三等其章復無考

鄭元說虞書作服乃分日月至黼黻爲十二章除日月星辰爲九

章其說與尚書大傳史記夏本紀僞孔傳皆有不合鄭復援以說

禮此志皆本之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引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曰乾曰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龍華蟲雉

伯自華蟲曰下子男自藻火曰下卿大夫自粉米曰下至周而變

之曰三辰爲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鄭眾曰大裘羔裘服以

日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章華蟲作龍宗彝藻火山龍諸侯

作績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諸侯

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

服五諸侯服四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鄭元曰元或疑焉公

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曰下鄭玄曰華蟲五色之蟲周禮人職

謂是也王者相變至周而初一日月星辰書於旂旗所謂三辰旂

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月星辰書於旂旗所謂三辰旂

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

九曰黻皆繡以爲繡則衰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鄭玄曰

華蟲也其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鄭玄曰華蟲五色之蟲周禮

裳二章凡五也繡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

之詩書以光之選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鏘吾無以

三雍

正兆

七郊

後漢志

三十

二

三

雍

治平

天子

三公

九卿

特進

侯伯

采大佩赤鳥絢履弓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
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祔祠皆約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
不執事各服常冠約玄弓從

冕冠垂旒前後遂延遂垂也延冕上覆集解惠棟曰叔孫通漢禮

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練繩貫玉藻周禮曰五采練十有二就皆

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延延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延

玄注玉垂于延前後謂之延延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延

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絃以朱組爲絃也絃一條屬兩端於武此

爲衾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旒衣之冕九旒用玉

百二十旒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旒解惠棟曰周禮弁師綴旒

鄭眾注曰綴當爲藻纁纁古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

禮記尚書皋陶篇陶謨故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文爲皋陶篇

也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曰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集解先謙曰

夏侯說者前此無文可徵宋陳祥道禮書引大傳虞氏傳文惠氏已

全錄見上天子至土其服章以華蟲作繡宗彝藻火山龍逕省不

言日月星辰史記夏紀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其引書不

以日月星辰並括於文繡服色之內日月星辰之用伏既不古

義遂晦莫知篇特姓王制鄭注言古天子日月星辰畫衣皆本

於此黃山曰志述顯宗章服乘輿備十二章即歐陽氏說三公諸

侯九章九卿以下七章僅二等而皆備五采即大小夏侯氏說二

家必有詳略異同明矣鄭謂周制變古見虞書孔疏引鄭注及鄭

禮之奇尤極論其不經東京古學爭鳴既兼宋周官禮記而仍斷

以今文以古文向書猶未大顯也楊林推求經義特以證明周制

天子亦備十二章耳山謂虞書止言五服五章本無十二章之名

大傳以作禮宗彝章章說與古文迥別而大傳文之見陳氏禮書

引者則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繡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見隋

志引者則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繡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見隋

不皆備五采隋志所引但云以此相問而成五采明不備不成是

小夏侯家說也顯宗家說不可通於此相問而成五采明不備不成是

長尺六寸者諸侯之冕廣前圓後方朱緣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
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廣前圓後方朱緣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弓其綬采色爲組纁說文曰組纁屬也

禮記曰玄冠朱組纁纁天子之服是也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

爲珠周禮曰三公九卿七旒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七旒縣玉五旒縣玉三旒縣玉一旒

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皆有前無後各目其綬采色爲組纁

垂纁纁呂忱曰纁黃也黃纁纁爲之纁纁曰旒垂耳纁纁耳王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璆璆毛長傳曰充耳謂之璆璆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服之史記鄭生初見高祖備衣而冠側注漢舊儀曰垂與冠高山

案此則亦通于天子集解惠棟曰晉志曰傳

日桓公好高冠大帶先謙曰官本且作耳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古字

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衣玄端之衣冠九服之冕其盛

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當三

梁冠卑單衣其歸國流黃衣早云晉公卿禮秩曰太傅司空司徒

冠進賢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

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獨斷曰漢制禮無

注曰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為令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冠百官表

孟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位雖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

臣伏惟太官職在鼎俎不列位雖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

之義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嚴口實之御防有敗

信金虎故位從大夫車有韜折冠有兩梁所以殊親疏別內外也

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為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為最煩多令又高選

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秩卑

以其傳先王之訓故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冠猶此言之兩梁冠

非必列於位也建初中太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於復古如

後漢志三十

堪言合典可施行克服帝心即聽用之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

令三府長史兩梁冠五時衣袍事位從千石六百石集解惠棟曰

注孟希希作布漢隸帝印布字故誤作希也黃山曰晉志緇布冠

秦世四形一似武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其冠也其

制有方下進賢冠古緇布進賢其上方其下加幘幘其冠也其

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

五梁進賢三公及封公縣公郡侯縣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大夫八座尚書中郎中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重

祕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重

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始博士兩梁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監無正平也彼注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監平制
正監亦止一人左右監平各二人世祖省右而猶曰左監平制
亦曰正監平實一人耳前書張敞傳且當以杜後惠文之耳
今約史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緇裏緇柱卷束制執法服
為展前然則展前者即一號柱後惠文以緇裏緇柱卷束制執法服
法冠與志略異言今御史服不及廷尉等者雖有不備或晉說為
也或謂之獬豸獬豸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曰為冠異物
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關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
昨不正者楚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不存其豎飾令兩角為冠解惠
棟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豸冠國效之為論云獬豸之冠如
常官本作符是也胡廣說曰太傅胡公說曰春秋左氏傳有
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已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一云古緇布冠之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晉公卿禮秩
軍尉驃騎車騎衛軍諸大將軍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瑞附蟬為文
開府從公者著武冠冠上幘又名駿冠集解惠棟曰徐胡廣說曰
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又名駿冠集解惠棟曰徐胡廣說曰
趙武靈王效胡服已金瑞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曰其君
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悍居高飲潔
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即趙而用之說者卿取其清高飲潔而不
食貂紫綈柔潤而毛采不彰灼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
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連變成飾集解惠棟曰注此
世物生義義下脫非其寶三字黃山曰趙惠文王武靈王子也趙
為比其初制也甚麗簡金玉之飾當即惠文之金瑞之武靈王也
武冠者武靈王也其冠本胡服耳遂以惠文之名歸之武靈王也
兼惠文之名也法冠本楚冠乃亦曰柱後惠文疑楚制仿建武時
趙以其近似名之不名楚冠者或選竹皮楚制之嫌耳建武時
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曰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
刀云

與冠制略同耳後翠爲華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以翡翠爲華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
蕤琇句承上鄭女曼姬言乃婦人首飾或亦纓鹿之類與
錯翡翠句承上鄭女曼姬言乃婦人首飾或亦纓鹿之類與
知天者冠述修爾雅通白也孫炎如韋詩草修厥德漢書引作述
亦爲述也惠棟曰師古云逸周書曰知地者履約說文約讀若
鳩康信春秋穀梁傳曰約者著履
鳥之頭卽周禮約臆及純是也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鵠冠前
圓目爲此則是也說文曰鵠鳥赤足黃文天將雨鳥也鵠冠章昭曰鵠今翠鳥
也李巡爾雅注曰鵠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天地五郊明堂有
樊光曰青羽出交州聶宗義曰鵠音聿亦音衡

方山冠似進賢

之祠宗廟大予

今案太子本樂作天子太子末帝所作也文治

始者舞人執羽

巧士冠高七寸

從官四人集解
官作

星云獨斷曰
禮無文

卻非冠制似長

惠棟曰三禮圖
服之高三寸晉

之獨斷曰
禮無文

卻敵冠前高四

豐本誤作以
依宋本改
稿

樊噲冠漢將樊

各四寸 各一作

漢王翁覓頁月

治三才補功手

衛氏冠集解惠棟曰與服志云有五采衣青元裳前圓吳制差池邇邇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復讐冠者是本復作服考證云注服監本誤作復依宋本改惠棟云注其說未聞或曰楚王鮮冠是也黃山曰錢氏引禮圖鶴冠爲衛氏冠是差池邇邇四重亦言翠華與建華冠富略同矣衛述古通作衛氏者蓋以烏爲氏如左傳邾子所言諸冠皆有纓黹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武冠俗謂之大冠集解黃山曰此約舉前條武官一曰武弁大冠

故雖名武冠而纓則環緹則青系卽加鶚尾易名爲鶚冠仍是環

皆不先標冠名者也今誤從武冠分提則與前條武冠標名提複

環纓一條屬兩端於武則無垂者卽古冕弁之紃也 環纓無紃

巨書系爲組加雙翬尾暨左右爲翬冠之服是也集解黃山曰

麤纓無文理也案說文縵縵無文也是注仍以縵說之古字通用也秦風竹閉緄膝毛傳訓緄爲繩說文織帶也後文公主五十三

封君以上采組爲緄乃有文理者系純青則無文理矣
 後漢志三十 十 五官左

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

上脫
虎賁將虎文綵白虎文劒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
著字

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鶚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

王弓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曰鸛似黑知出于上黨苞紉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鸛鶯鳥之暴疏者也每所

戴鵬集解先謙曰官本之焉作安焉惠棟云安焉一作用之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諱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

馬冠高山龍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輿時皆冠一梁不宜巨爲

常服專一有言何書陳忠奏門大夫聃如諫大夫汝無聃如諫者
故皆服其服集解先謙曰官本故下先帝之舊也方言可褒奏可

古昔月其有忠字考證云忠字衍空云育也乃言可無麥可
謁者古者一名洗馬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初令令長皆小冠獨

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爲朝臣集解黃山曰百官志太子門大

夫六百石舊職上國將太子浚黑山六百石舊職如諸君諫議大夫常侍謁者比六百石主引漢官云謁者三十人其二公

卷之二十一

蜀服糾幘集解惠棟曰徐廣云始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爲別介
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冠進賢者宜長耳徐廣曰今介幘也冠

於庶人咸皆帶劒劒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諺何劒屬
殿不稱爲刀而此志言不及劒如爲未備集解惠棟曰注人之盛

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諡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

貴人助釐服純纁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璫瑱又加簪珥

二條應連本文為一條前志言車制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
共為一條與上長公主連文互證益明此下長公主及自公主封
行皆誤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集解
曰晉先蠶儀注曰皇后十二簪步搖大手髻即大手結亦作紒也
鄭元云大手結謂露紒也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聶
崇義云大手結者謂不用他髮
為髮同合已髮紒為紒者也

白公主封君曰上皆帶綬曰采組為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
首為帶飾曰白珠集解惠棟曰應劭云
組者今綬綬條是也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
璽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夏傳曰東海魚須魚目鄭元云魚須
璽今以為魚目今以雜珠廣氏禮記注曰魚須鮫魚須也長
一尺為璽耳入廟佐祭者卑綈上下助蠶者繅綈上下集解惠棟
曰繅一作

青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曰上至皇后皆曰蠶衣為朝服公
主貴人妃曰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集解惠棟
曰緣

主貴人妃曰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集解惠棟
曰緣

青絳黃紅綠二百石曰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繒繅而已博物記
則赤黃之色也集解惠棟曰劉書云白似細細似黃黃似朱朱似
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袁孝政云公列侯曰下皆單緣襪
細淺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細帛淺黃色也

制文繡為祭服自皇后曰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繡閒緣加上之
服司馬相如李夫人賦重旬始以為繡注曰葆下疏也則繡之容
也如旌旗也集解惠棟曰緣亦當作緣釋名漢撰也青絳為之緣
也鄭元云今絳袍重緣也玉篇曰縹緣也仕眷切周禮司服
繒衣榆狄闕狄鄭元云今世有主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賈公彥云
漢時有主衣刻為圭形綴于衣是曲禮有翟三翟別制綴于衣
漢俗尚有故衣三翟遺俗江充傳曲禮後垂交輸如清云交輸割
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
逵謂之衣圭蘇林云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緡角割注云人
賦夫作人又重甸重作垂始以為繡繡當作繡下同師古云繡
者所銜反黃山曰注誤大賦為李夫人賦誤不僕一夫字惠說
未了前書楊雄甘泉賦繡序繡文選李善本繡作繡木華海賦
繡羽繡之繡繡同古字通用惟大人賦為繡並不指衣注引仍誤

青絳黃紅綠二百石曰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繒繅而已博物記
則赤黃之色也集解惠棟曰劉書云白似細細似黃黃似朱朱似
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袁孝政云公列侯曰下皆單緣襪
細淺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細帛淺黃色也

制文繡為祭服自皇后曰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繡閒緣加上之
服司馬相如李夫人賦重旬始以為繡注曰葆下疏也則繡之容
也如旌旗也集解惠棟曰緣亦當作緣釋名漢撰也青絳為之緣
也鄭元云今絳袍重緣也玉篇曰縹緣也仕眷切周禮司服
繒衣榆狄闕狄鄭元云今世有主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賈公彥云
漢時有主衣刻為圭形綴于衣是曲禮有翟三翟別制綴于衣
漢俗尚有故衣三翟遺俗江充傳曲禮後垂交輸如清云交輸割
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
逵謂之衣圭蘇林云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緡角割注云人
賦夫作人又重甸重作垂始以為繡繡當作繡下同師古云繡
者所銜反黃山曰注誤大賦為李夫人賦誤不僕一夫字惠說
未了前書楊雄甘泉賦繡序繡文選李善本繡作繡木華海賦
繡羽繡之繡繡同古字通用惟大人賦為繡並不指衣注引仍誤

青絳黃紅綠二百石曰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繒繅而已博物記
則赤黃之色也集解惠棟曰劉書云白似細細似黃黃似朱朱似
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袁孝政云公列侯曰下皆單緣襪
細淺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細帛淺黃色也

制文繡為祭服自皇后曰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繡閒緣加上之
服司馬相如李夫人賦重旬始以為繡注曰葆下疏也則繡之容
也如旌旗也集解惠棟曰緣亦當作緣釋名漢撰也青絳為之緣
也鄭元云今絳袍重緣也玉篇曰縹緣也仕眷切周禮司服
繒衣榆狄闕狄鄭元云今世有主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賈公彥云
漢時有主衣刻為圭形綴于衣是曲禮有翟三翟別制綴于衣
漢俗尚有故衣三翟遺俗江充傳曲禮後垂交輸如清云交輸割
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
逵謂之衣圭蘇林云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緡角割注云人
賦夫作人又重甸重作垂始以為繡繡當作繡下同師古云繡
者所銜反黃山曰注誤大賦為李夫人賦誤不僕一夫字惠說
未了前書楊雄甘泉賦繡序繡文選李善本繡作繡木華海賦
繡羽繡之繡繡同古字通用惟大人賦為繡並不指衣注引仍誤

青絳黃紅綠二百石曰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繒繅而已博物記
則赤黃之色也集解惠棟曰劉書云白似細細似黃黃似朱朱似
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袁孝政云公列侯曰下皆單緣襪
細淺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細帛淺黃色也

案魏夕禮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之禪襖以禪
襖為婦人明衣是襖為女服之禪者圭繡即司服注之圭衣矣建
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
遂絕矣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
士庶嫁娶被服各有供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以為宜集舊事
儀注本奏以成志也集解惠棟曰注各春秋品秩北宋本作科黃
山曰又復中重或謂從中制之以為重或謂中世重之皆曲為解
耳明紀永平十二年詔云有司其申明科禁和紀永元十一年詔
云命荀子富國為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王霸篇案申重之以貴賤
申形近之說

凡冠衣諸服疏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
赤舄服絢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
謁者曰為常朝服云宗廟曰下祠祀皆冠長冠卑繒袍單衣絳緣
領袖中衣絳綺練五郊各從其色集解惠棟曰袖下脫赤心三字
寶曰車輅各庸旌旗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王敬敬報情尊尊下

欲執夸華文匪蒙麗縟
虛受堂三十

輿服志下第三十
後漢書三十

續漢志集解第三十校補

輿服志下於始致治平矣昭曰始開本作時錢大注東觀記曰至宜如

明堂之制柳從辰曰袁紀永平二年正月幸禮部光武於明堂

徵至戰國時或為鹿盧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下供至尊

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廢矣漢初文學既興時亦尊

制與服制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

禮記制度冕冕衣服佩玉乘輿擬古式矣今案明帝服諸制

本肇自祀明堂東觀書言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足證議定南北郊在明堂禮成之後也袁紀所言仍專就明堂

而發本書明紀永平二年詔書亦先言宗祀光武皇帝於明

堂次言恭祀天地志首重祠祀天地自是隸事之體應爾

冕冠至王藻注合五采絲謂之繩官本注謂冕皆廣七寸長尺二

寸集解惠棟曰至長八寸者大夫之冕柳從辰曰御覽六百八

禮器作冕冠長六寸廣八寸此長下明脫尺字也應劭說見左

傳桓二年正義長六寸廣六寸八寸不為長其前後亦不能施

達延也沈重乃云大夫冕長八寸是其制僅當天子之半則士

本志與服依董巴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自應與董說合禮器

制度所言長廣雖異亦通制也惟文選東京賦注引鄭義又作

長一尺七寸廣八寸至章懷明紀注引三禮圖及蔡茂傳注均

作廣八寸長尺六寸與漢禮器制度合要皆乘輿刺史下織成

無天子諸侯異制之說沈重後說自不可從乘輿刺史下織成

言刺史蓋刺繡之謂書益稷鄭注刺者為繡前書賈誼傳美者

繡繡是古天子之服飾古注繡者刺為眾文今作刺史列乘輿

上明誤下公侯

委貌冠至所謂夏之母追母各本皆為母今正柳從辰曰白虎通

釋名作牟鄭注作牟

通天冠至乘輿所常服錢大昭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遠遊冠至諸王所服也柳從辰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徐廣與服雜注亦云天子雜服介幘五梁進賢冠太子諸王三

梁進賢冠此與遠遊冠同為天子雜服故雖天子所有志亦不

有常服也及以天子自

武冠至秦滅趙曰其君冠賜近臣注貂紫蔚柔潤柔原誤采已正

建華冠目鐵為柱卷錢太昭曰東京賦冠華乘翟列舞八佾舞

人頭戴疑此是矣今案冠華冠之於首或即冠此建華冠省言

華耳乘翟乘之以手辭謂以翟尾飾冠冠似翟冠當以翟尾

巧士冠至呂備宦者四星云柳從辰曰三禮圖云巧士冠掃

古者有冠無幘至尚書曠收方三寸錢大昭曰曠

古者君臣佩玉至乘輿落曰白珠白原誤白已公卿諸侯曰采絲

其視冕旒為祭服云柳從辰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董巴輿服

服志云孝明帝作幘志作其玉視冕旒此服玉字又引蔡邕輿

珠之佩以郊祀天地至二百四十首注紫綬名編綱音瓜官本

諸國貴人相國皆綬綬至二百四十首注紫綬名編綱音瓜官本

綱作綬連上綱字為句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綬長丈二尺注諸王綬四采至長一丈

二尺官本注作長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至簪珥耳璫垂珠錢大昭曰闕本珥下

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注重綰原練原作厚

後漢書集解附續志集解校補跋

葵園先生刊所著後漢書集解及續志集解共百二十卷未畢兩卷卒所居涼塘老屋其前已就印出者屬某君總校既卒訪之并書無存矣先生副室宋大家奉遺命經理未完書乃重印屬山總校溯甲寅秋山從先生涼塘校刊三家詩義集疏是書尙餘列傳數卷未定葉八志馬君與龍任邵國李君祖楙任百官聞皆寫定而禮儀祭祀與服未備并命輯補嘗爲說撰著大指究未睹全書也及從事總校始悉原板寫刻謬奪紕繆百出底藁十亡三四所采摭諸家書先生因亂播遷亦多不在弁首僅先生一序篇目猶闕遂述所聞於先生者遵前漢書補注例鈔補篇目更覈羣籍比校推攷分別改錯而篇幅固定集解漏刊者莫由悉補則別爲校記系於每卷之後愚覺所及開加案

跋

語亦附著焉名曰校補不敢亂原書也畢三十卷屬有杭州之行大家復延柳君從辰續校勘并釐剔得失疏其異同密杭州俾山覆勘策入校記山更與柳君往復函商然後決定大家補刊先生詩文集本設書局葵園中爰自督促手民且改且補又三涉寒暑而後觀成蓋先生晚歲所著諸書兼營並進日力全耗於編纂此書雖付刊未及自校將竣某君總校畢再自釐正而已不逮也時更多故先生高第弟子荅落已甚在遠者復不相聞山嘗乞助於同門左君震黃君逢元王君正樞劉君嵩比來杭而左君旋歿抑無由再從諸君請益惟柳君終共是役蒐討之功爲獨多焉迴思先生於是書遠跡荒寒寂寞之區口手一編雖病不少休所爲憊心罷精不知老至者豈惟是發粹旁通藉存一家之學亦以建武續統克迪前光援末葉之分崩

而求中興盛軌於以楊梁治亂之迹歟夫窮而思返者得所鑒以爲折衷也而大家卒能承先生遺志俾是書與前漢書補注并傳其爲賢勤古豈多得哉山實思冥客中又乏書卷之助強自拊於識小尙賴四方淹雅傳先生學者從而救正之斯小子之幸矣校補既畢先生長嗣與祖湘閣與弟祖陶祖恩請識其事以無忘大家之勤於是乎書癸亥季冬月朔門人同邑黃山謹跋於杭州旅次

跋

统一书号: 11018·1178

定 价: 26.70 元